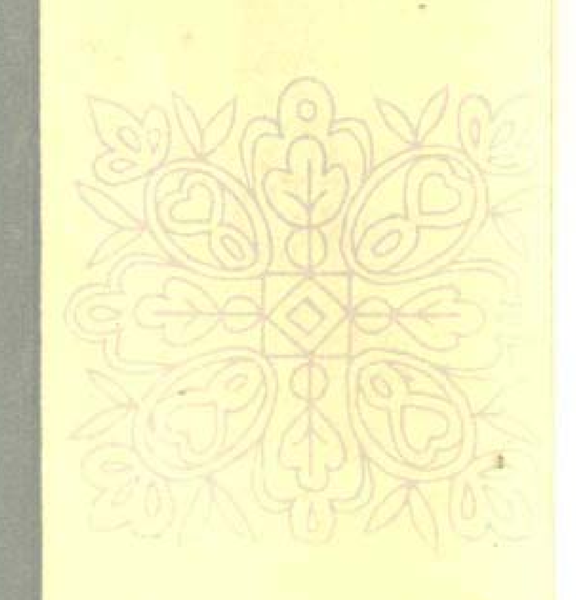




萨特戏剧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萨特戏剧集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萨特戏剧集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JEAN-PAUL SARTRE

THÉATRE

Editions Gallimard, 1962.

封面设计：徐中益

萨特戏剧集（共两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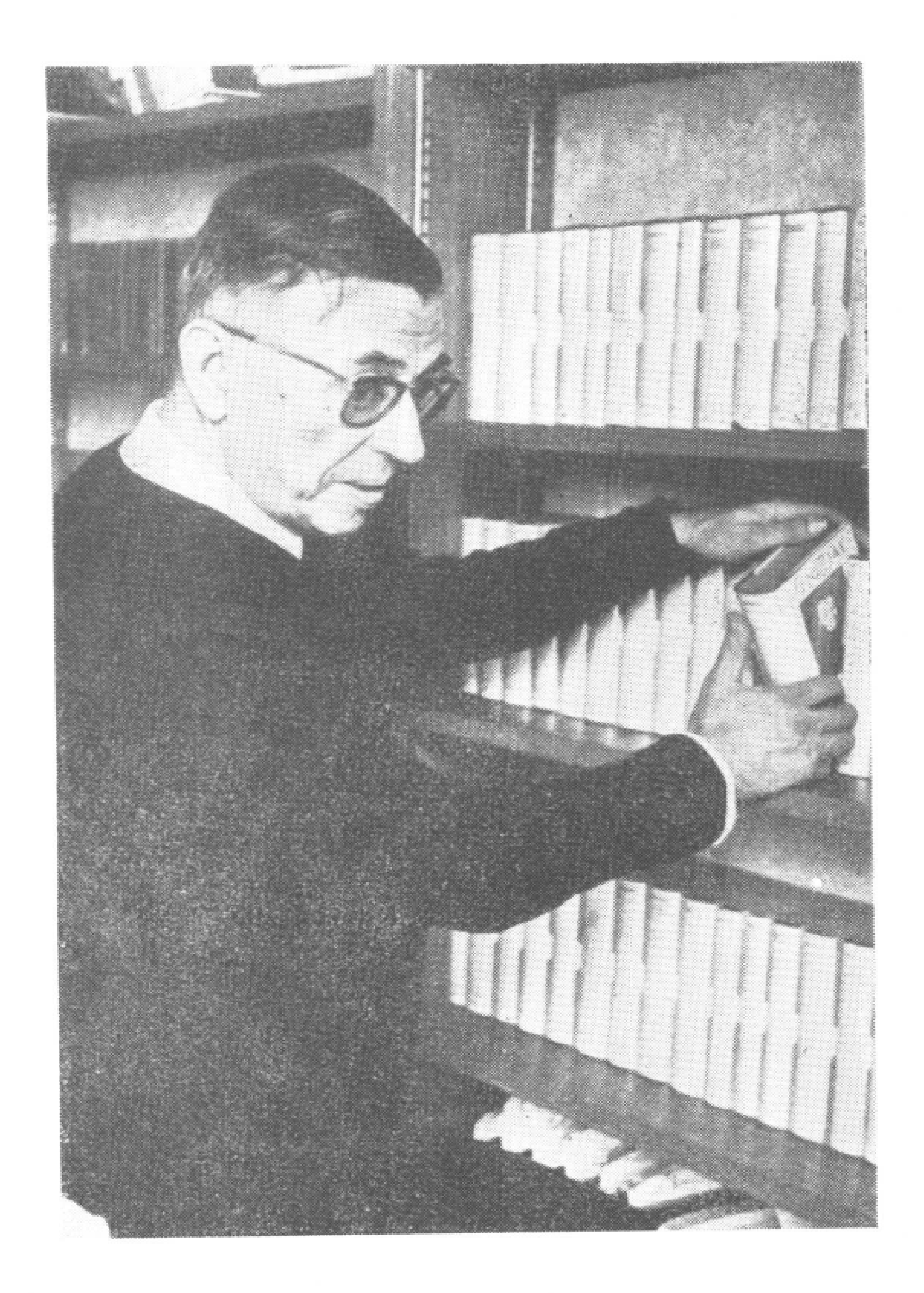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704,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32 $\frac{1}{16}$　插页 5

1985年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000

书号 10019·3764　定价 6.35 元



作 者 像

出 版 说 明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思想文化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作为哲学家，他是战后风行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作为文艺理论家，他针对文坛上“为艺术而艺术”的普遍倾向提出了“介入文学”的口号，主张文学家介入时代，“为改变周围的社会出一分力”；作为小说家和剧作家，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介入同时代一切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同时为他的哲学作出了通俗而形象的图解，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群众。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萨特之所以在战后声誉鹊起，其奥秘在于他把握住了战争创伤和战后的冷战局面给人们造成的怀疑悲观、彷徨苦闷的心理状态，并且仿佛以自己的存在主义学说给人们指出了一条精神上的出路。特别是对于那些既不满资产阶级的统治、又对共产党持保留态度的知识分子，萨特的理论似乎标志着一种忠于个人信念的独立不羁精神，因而具有格外强烈的吸引力。

萨特师承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关于“个人存在”的学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存在主义理论体系，把“人的存在”，首先是人的主观世界的存在，当作全部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作为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萨特的基本命题是：“存在先于本质”，人首先存在，然后按照自己的

意志造就自身。萨特既不承认上帝，也不承认先验的人性或任何客观规律，他坚信个人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人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而且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来创造自己的"本质"。在他看来，意识到这种自由，才是达到"真实"存在的先决条件。因而"自由选择"、"重在行动"，就成为他的无神论存在主义的最大特色。不过，存在主义哲学尽管在不同哲学家的笔下出现不同的特色，但因他们一致地把个人意志视为世界观的中心，这种哲学便始终脱离不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萨特的生活和思想的重要转折点。这场浩劫迫使他走出了书斋，开始意识到世界的存在与个人存在之间的联系，唤起了他的历史责任感和对世界大事的关注。从此萨特成为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并随之创立了"介入文学"的理论。然而，"介入"社会现实的结果，却使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暴露出种种破绽，不能不经常予以重新解释或修正；到五十年代，萨特甚至曾幻想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分歧、谋求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然而实际上，萨特在哲学上始终坚持以个人主观意志论为核心的主观唯心主义，在政治上从未超越无政府主义，因而必然处处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终于完全分道扬镳。

萨特的文学活动首先是他介入现实斗争的手段，同时也是其哲学思想的体现。在萨特看来，"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召唤"，即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写作既是"揭露世界"，也是启发读者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以改变这个世界。他战前的第一部小说《恶心》(1938)，是以文学形式阐述存在主义思想的尝试。小说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个丑恶、荒谬的世界，并召唤人们摆脱"自在"状态，设法创造个人生命的价

值；到了长篇小说《自由之路》(1945—1949)，他开始试图揭示个人生活与世界大事的联系，召唤人们对战争与和平之类重大问题作出认真的思考与抉择。

萨特的小说情节松散，充塞着各种偶然的、荒诞的意念和心理感受，被视为法国新小说派小说的前驱。然而他的戏剧却十分注意逻辑性和结构的完整，善于巧妙地安排戏剧冲突和剧情的波澜起伏。和小说相比，萨特戏剧的影响更为广泛，在读者中间引起的反应也更为强烈。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萨特的戏剧几乎统治了法国的舞台。第二次大战以后，萨特的影响正是首先通过戏剧，很快地遍及全欧。就艺术手法而言，萨特的戏剧对于法国戏剧传统并无重大突破，但它强调对情境的刻画，而不着力于性格的塑造（但不等于说萨特没有进行成功的性格塑造），因此一般被称作"情境剧"。这种戏剧试图展示当代人面临的问题、普遍的忧虑，召唤人们作出"自由选择"，同时表现了人们进行选择时的情境和感到左右为难的时刻。它所以能够吸引战后的欧洲观众，除内容的强烈现实性外，艺术上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萨特一生创作和改编的剧本共十一种，本书所收的是他的八部主要的剧作。这些剧作同时体现了萨特思想中进步的一面和谬误的一面，对了解他的政治倾向及哲学思想有重要的意义。这八个剧本是萨特思想最形象的图解，而且都和现实斗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苍蝇》(1943)一剧借古喻今，召唤法国人民摆脱灰心丧气、悔恨交加的精神状态，奋起反抗德国法西斯的统治。但剧中的主人公是个孤独的英雄，他通过复仇的行动获得了自己的价值，也解救了阿耳戈斯城，却受到城中居民的唾骂和驱逐。《死无葬身之地》(1946)以法国抵抗运动为背景，提出了

在严酷考验面前的自我选择问题。剧中的英雄不止一人，而且有共同的事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此剧较之《苍蝇》有所发展；但就剧中每一单个人的"选择"而言，维护个人尊严、创造个人的本质仍是作出英雄抉择的关键。《恭顺的妓女》(1946)揭露美国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矛头明确指向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官僚政客，而同时也批评剧中的受迫害者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放弃了反抗斗争。《涅克拉索夫》(1955)是揭露资产阶级反共宣传的讽刺剧，风格辛辣犀利，活泼明快，在萨特戏剧中别具一格。《阿尔托纳的隐居者》(1959)通过刻画一个不敢正视战争罪责的法西斯走卒在精神上所受的折磨，不仅重温了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历史教训，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启发法国人民抵制阿尔及利亚战争，并力图探讨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还有几个剧，带有思想探索的性质，《禁闭》(1944)一剧，以荒诞的形式探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召唤人们摆脱他人定见对自己精神上的禁锢，冲向彼岸的自由。但彼岸在何处，作者却无可奉告。《脏手》和《魔鬼与上帝》主要是探索知识分子的种种思想矛盾，如个人与集体、自由与纪律、目的与手段、暴力与人道等。《脏手》(1948)一剧，就政治斗争中的目的与手段问题，阐发了作者本人的一些见解；但萨特将剧情安放在共产党党内斗争的背景上，还按照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塑造共产党人的形象，这就必然造成某种程度的歪曲并受到资产阶级的喝采，客观上给资产阶级提供了冷战的武器。这一违背作者本人意愿的后果使萨特十分不快，所以自一九五二年起，他决定此剧如未得到所在国共产党的同意，一律不予上演。《魔鬼与上帝》(1951)被作者解释为《脏手》一剧的补充，该剧以历史传奇剧的形式探讨了善与恶的问题。主人公格茨本想背叛上帝，立志作恶，后又想顺从上

帝，立志行善，最后发现：根本不存在上帝，也不存在绝对的“善”或“恶”，衡量善恶不能离开具体的目的。格茨终于摆脱了对抽象道德的追求，做到了作者未能做到的事：与人民相结合，投入农民的武装斗争。这个剧表现了作者思想上的某些进步和转折，同时充分显示了存在主义的主观色彩。

总之，萨特的戏剧既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某些进步倾向，也处处渗透着以个人主观意志论为基础的存在主义哲理。为了帮助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萨特戏剧的历史内容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比较切实地分析萨特戏剧中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因素，我们除编选以上几部代表性剧作外，还增补了作者本人为这些剧作发表的谈话或文章摘要，作为附录，供读者或研究者参考。

编　者

一九八二年

目　次

苍蝇……………………………………………………袁树仁译(1)
禁闭……………………………………冯汉津　张月楠译(101)
死无葬身之地………………………………………沈志明译(155)
恭顺的妓女…………………………………………罗大冈译(231)
脏手……………………………………………………林秀清译(271)
魔鬼与上帝…………………………吴丹丽译　王振孙校(419)
涅克拉索夫…………………………………………郭安定译(587)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沈志明译(783)

萨特谈“萨特戏剧”…………………………沈志明选译(967)

三 幕 剧

苍 蝇

（一九四三年）

袁树仁译

献　给

查理·杜兰*

以表衷心谢意及友好情谊

* 查理·杜兰(1885—1949),法国著名演员及导演。

人　　物

朱庇特①

俄瑞斯忒斯②

埃癸斯托斯③

保傅

卫士甲、乙

大祭司

厄勒克特拉④

---

① 朱庇特本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主宰一切。本剧中朱庇特即宙斯。

② 阿伽门农与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子。据希腊神话，阿伽门农被杀害时，俄瑞斯忒斯才十一、二岁。阿伽门农从前的保傅为使俄瑞斯忒斯免遭埃癸斯托斯的毒手，秘密地将他送往斯特洛菲俄斯（福喀斯王，俄瑞斯忒斯的姑父）家中寄养。八年后，俄瑞斯忒斯刚刚成人，回家为父报仇，将母亲和埃癸斯托斯杀死。后为复仇女神所追逐，终至发狂。

③ 堤厄斯忒斯之子。据希腊神话，堤厄斯忒斯与阿伽门农之父阿特柔斯系兄弟，因争夺王位互相仇视。阿特柔斯杀了堤厄斯忒斯的两个儿子。另一儿子埃癸斯托斯在阿伽门农出征特洛伊期间，与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通奸。阿伽门农胜利归来后，埃癸斯托斯与克吕泰涅斯特拉合谋杀害了阿伽门农，为其父报仇。后僭位七年，至第八年为俄瑞斯忒斯所杀。

④ 据希腊神话传说，厄勒克特拉是阿伽门农与克吕泰涅斯特拉之次女，俄瑞斯忒斯的姐姐。

克吕泰涅斯特拉[1]
复仇女神甲
一年轻妇女
一老年妇女

男女群众若干
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2]
众仆人
宫廷侍卫

---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克吕泰涅斯特拉是斯巴达国王廷达瑞俄斯的女儿，与海伦是姐妹。她声称与埃癸斯托斯合谋杀害阿伽门农，是因为憎恨阿伽门农出征时杀了他们的长女伊菲革涅亚献祭。她与埃癸斯托斯的关系，当然也是重要因素。

② 大地或黑夜的三个女儿（一说不只三人），头缠毒蛇，眼滴鲜血。她们惩罚一切罪行，特别是弑亲罪。她们追逐凶手，逼得他无处藏身。

第　一　幕

〔阿耳戈斯①的一个广场。苍蝇及死亡之神朱庇特的雕像一尊：白着两眼，面带血污。

第　一　场

〔一群身着黑色丧服的老年妇女，按宗教仪式列队入场，在神像前奠酒。一个白痴在舞台深处席地而坐。俄瑞斯忒斯和保傅出场，朱庇特尾随而上。

俄瑞斯忒斯　喂，妇女们！

〔老年妇女都转过身来，齐声惊叫。

保傅　请问……

〔老年妇女都后退一步，并往地上啐一口唾沫。

保傅　请听我说，我们是路过这里，迷了路。我只向你们打听一件事。

〔老年妇女纷纷逃散，捧着的骨灰罐失手落地。

保傅　这些老东西！还以为我对她们有点意思怎么着？啊！老爷，多么令人愉快的旅行啊！不论是希腊，还是意大利，都有五百座以上的都城。那里有香醇的美酒，服务周到的旅

① 在伯罗奔尼撒东北部阿耳戈利斯境内，为阿伽门农及其兄弟墨涅拉俄斯的都城。

馆，熙熙攘攘的街道。可你倒好，灵机一动，偏要到这里来！这些山里人似乎从来没见过游客。这该死的小镇，烈日当头，我问路已经问了不下一百遍。人人都是这样，一见了你，就惊慌得大喊大叫，四散而逃。街上阳光耀眼，令人头晕目眩。黑压压的一片，人们步履沉重，狂奔快跑。呸！这空荡荡的街道，颤抖的空气，还有这太阳……难道有比这太阳更晦气的么？

俄瑞斯忒斯　我是在这里出生的……

保傅　据说是。可是我要是你，我才不拿这个炫耀呢。

俄瑞斯忒斯　我出生在这里，可是我必须象过往行人那样问路。去敲敲这家的门！

保傅　你还指望什么？指望有人回答你么？你仔细瞧瞧这些房子，你说，都是什么模样！窗户在哪里？我估计，窗户都朝着与外界隔绝的、阴暗的内院开着，倒让屋子背面朝街……（俄瑞斯忒斯作手势）好，好，我去敲。不过，肯定没有希望。

〔保傅敲门。无声。再敲。门微启，露出一道狭缝。

语声　干什么呀？

保傅　打听一件事。您知道……

〔房门骤然关上。

保傅　他妈的，你们全去找死吧！俄瑞斯忒斯老爷，你该满意了吧，滋味尝够了吗？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挨家挨户去敲。

俄瑞斯忒斯　不用，算了。

保傅　瞧！这儿倒有个人。（走近白痴）大人！

白痴　哦！

保傅　（再次施礼）大人！

白痴　哦！

保傅　您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指埃癸斯托斯的家？

白痴　哦！

保傅　阿耳戈斯的王，埃癸斯托斯。

白痴　哦！哦！

〔朱庇特从舞台深处走过。

保傅　真倒霉！好容易碰上一个不逃走的，却是个白痴。（朱庇特再次走过）啊?！这家伙一直跟随我们到了这儿！

俄瑞斯忒斯　谁？

保傅　那个长胡子的人。

俄瑞斯忒斯　你在作梦吧！

保傅　我刚刚看见他走过去。

俄瑞斯忒斯　你大概认错人了吧！

保傅　绝不会。除了巴勒莫①的朱庇特铜像面部的铜胡子外，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胡子哩。你看，他又从这儿过去了。他到底打我们什么主意？

俄瑞斯忒斯　他也在旅行，和我们一样。

保傅　嘿！去得尔福②的路上，我们遇到过他。我们在伊特亚上船的时候，他那把大胡子早摊在船上了。到了瑙普利亚③，我们处处都碰上他。现在，他又在这里。在你看

---

① 意大利城市。

② 得尔福在福喀斯境内，是阿波罗颁发神示的地方。据希腊神话，俄瑞斯忒斯来到得尔福，求签于阿波罗庙，神示令他杀母报仇。萨特反其意而用之，将俄瑞斯忒斯描写成不受神意左右的"自由的人"。

③ 阿耳戈斯地方的一个海港。欧里庇得斯在悲剧《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中，都提到阿伽门农的兄弟墨涅拉俄斯从特洛伊班师回国时在这里上岸。

来，这无疑是偶然的巧合了？（用手驱赶苍蝇）嗳！我看这阿耳戈斯的苍蝇倒好象比这儿的人热情好客得多。你看看这些苍蝇，快看哪！（指着白痴的眼睛）他一只眼睛上叮着十二只苍蝇，就象叮在涂了果酱的面包片上一样。可是他，他还傻乎乎地笑呐，好象很乐意苍蝇啜他的眼睛。是啊，你瞧他眼睛里渗出的白水如同酸奶一般。（驱赶苍蝇）好啦，快滚开！好啦好啦！咦！这些苍蝇又落到你身上去了！（驱赶苍蝇）你看，这可使你感到宾至如归了；你总是抱怨到了你的故国仍是外邦人，你看这些小动物不是热烈地欢迎你吗！它们好象认出你来了。（驱赶苍蝇）去，去，去，安静！安静点吧！不要跟我这么亲热！这苍蝇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比红隼鸟声音还响，比蜻蜓个头还大！

朱庇特 （已走到他们跟前）这无非是吃得比较肥的绿头苍蝇罢了。十五年前，死尸腐烂的那股恶心味，把这些苍蝇吸引到这个城市来。自那以后，它们就一天比一天肥起来。再过十五年，个头怕要抵得上小青蛙呢！

〔静场。

保傅 请问，您是哪一位？

朱庇特 我叫得墨特里奥斯，从雅典来。

俄瑞斯忒斯 半个月以前，我好象在船上见过您。

朱庇特 我也见过你们。

〔从王宫中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号。

保傅 嗳呀，这可不是吉兆。老爷，依我看，咱们最好还是走吧！

俄瑞斯忒斯 住嘴！

朱庇特 你们完全不必害怕。今天是亡人节。这呼号的声音标志着祭祀的开始。

俄瑞斯忒斯　看来您对阿耳戈斯的事情了如指掌。

朱庇特　我经常到此地来。你们知道吗，希腊人凯旋而归的船队在瑙普利亚海湾停泊，阿伽门农王归来的时候，我正在这里。站在城墙高处，可以远远看见雪白的船帆。（驱赶苍蝇）那时还没有苍蝇。那时的阿耳戈斯还只是一座外省小城，在阳光照耀下显出无精打采、寂寞烦闷的模样。此后数日，我和别人一起登上城墙上的巡查道，久久地凝视着在平原上行进的国王的行列。第二天傍晚时分，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由现国王埃癸斯托斯陪同，出现在城堡围墙上。阿耳戈斯人看见，落日映红了他们的面孔，看见他们俯身雉堞，向海上久久凝望。大家心想："要有好戏看啦！"然而他们一言不发。这个埃癸斯托斯，你们大概知道，他是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情夫。这个淫棍，那时就有了忧郁症。怎么，您好象累了？

俄瑞斯忒斯　这是因为长途跋涉和天气酷热的缘故。不过您的话使我很感兴趣。

朱庇特　阿伽门农是个好人。可是，你们看，他也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以前不准在大庭广众之下处人极刑。很可惜。其实，在外省，来个绞刑，会给人增加几分乐趣，也会使人对死感到无所谓。这里的居民一言不发，因为他们生活烦闷，盼望看看暴死的惨状。他们看到国王出现在城门口的时候，一言不发。他们看到克吕泰涅斯特拉向国王伸出美丽而香喷喷的双臂，还是一言不发。那时，只要说一个字就足够了，但是他们缄默无语。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浮现出一个形象，一具死尸，身材高大，满脸开花。

俄瑞斯忒斯　那您呢，您也一言未发么？

朱庇特　这使您很恼火么，年轻人？我对此倒很坦然。这证明您有高尚的感情。对啦，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本地人，而且这事与我无关。那些阿耳戈斯人，第二天当他们听到他们的国王在王宫里痛得惨叫时，他们还是一言不发。他们眼睑低垂，遮住他们那双被欲火烧得骨碌碌直转的眼珠，整座城市犹如一个发情的女人。

俄瑞斯忒斯　于是杀人凶手称王，享受了十五年的幸福。我算相信众神主持正义了！

朱庇特　嗳！不要这么快就指责众神嘛！难道非得惩罚不可么？将这场喧嚣混乱转化为有益于推行道德的局面，岂不更好？

俄瑞斯忒斯　众神这样做了么？

朱庇特　他们派来了苍蝇。

保傅　苍蝇在这里面起什么作用呢？

朱庇特　噢！这是一个象征。众神做的事，你们可以从这件事上判断一二：你们瞧那边的那个老木虱子，贴着墙壁，用那黑色的小爪子，轻快地爬着。它就是这种丛生于缝隙之中的黑色而扁平的小生物的美妙标本。我扑向小虫，把它逮住，拿来给你们看看。（朱庇特向老妇人猛扑过去，将她带到台前）这是我逮住的鱼。瞧，她那惊恐不安的神情！呸！你眨巴眼，可是你们这群人对于太阳这把白热化的利刃已经习惯了，你们看这鱼儿在钓竿头上还跳来跳去。喂，老太婆，告诉我：你一定死了好几十个儿子了吧，不然怎么从头到脚都着黑呢？好，快说！说了，我说不定会放了你。你为谁服丧啊？

老妇人　这是阿耳戈斯人穿的衣服。

朱庇特　阿耳戈斯人穿的衣服？噢，我懂了。你是为你们的国王，被人谋杀的国王服丧。

老妇人　不要说了！看在上帝面上，住嘴吧！

朱庇特　象你这个岁数，想必听到了那天整整一上午在城中街道回荡的震天动地的呼号声。那你干什么了？

老妇人　我丈夫下地去了，我能做什么呢？我把门闩上了。

朱庇特　对啦，你将窗子半开，好听得更真切一些。你屏住呼吸躲在窗帘后面向外窥视，脊梁沟里有什么东西奇异地发痒。

老妇人　不要说了！

朱庇特　肯定你那天晚上大享床第之乐。过节嘛，嗯？

老妇人　噢，老爷，那是……一个可怕的节日。

朱庇特　一个血红的节日，一个你们无法忘却的节日。

老妇人　老爷！您是一位亡人么？

朱庇特　亡人？去，去，这个疯女人！我是谁，你不要管。最好管好你自己，设法以忏悔得到上苍的饶恕吧！

老妇人　唉！忏悔，老爷，您要是知道我是怎样忏悔的就好了。我的女儿也忏悔，我的女婿每年献祭一头母牛。就连我快七岁的小外孙，我们一直用悔悟的精神抚养教育他：这孩子乖极了，满头金发，原罪的思想已经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朱庇特　好，你这个老下流胚，滚开吧！设法在悔悟中死去，唯有如此，你的灵魂方能得救。（老妇逃走）二位大人，要么是我大错特错，要么这就是牢固地建筑在恐怖之上的旧式的真心的虔诚。

俄瑞斯忒斯　您是什么人？

朱庇特　谁把我放在心上？我们刚才谈到众神。那么，应该让

埃癸斯托斯挨五雷轰顶才对？

俄瑞斯忒斯　当然应该……唉！我也不知道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关我什么事！我不是此地人。埃癸斯托斯悔悟了么？

朱庇特　埃癸斯托斯？他若是悔悟了，那我倒要十分奇怪。不过，这没关系。整个城市替他悔悟。悔悟，这是可以称出分量的。（王宫中传来的号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你们听！为了使他们永远不忘记国王临终的呼号，挑选了一个嗓门特别大的放牛的，每逢忌辰，让他在王宫大厅中这样喊叫。（俄瑞斯忒斯作一手势，表示厌恶）唔！这是小事一桩。等会儿把死人放出来的时候，不知你们会说什么呢！十五年以前，就是今天，阿伽门农被谋杀了。啊！从那以后，轻浮的阿耳戈斯百姓变化多大啊！现在这里的百姓与我的心贴得多么近！

俄瑞斯忒斯　和你的心？

朱庇特　算了，算了，年轻人。我这是自言自语。我本应该说：与众神的心贴得多么近。

俄瑞斯忒斯　真的吗？血迹斑斑的墙壁，数百万的苍蝇，屠宰场的腥味，鼠妇①般的酷热，空荡荡的街道，一尊神像满面血污，活象个被谋杀的人；一些被吓得魂不附体的可怜虫，躲在家里捶胸顿足，——还有这呼号的声音，令人无法忍受的叫喊，讨朱庇特欢心的，难道正是这些么？

朱庇特　啊！不要对众神妄加评断吧，年轻人，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呢！

---

① 一种甲壳类动物。此处形容酷热闷人。

〔静场。

俄瑞斯忒斯　我记得，阿伽门农有一个女儿，是吧？一个叫厄勒克特拉的女儿？

朱庇特　对，她在这儿。就住在埃癸斯托斯的王宫里。——那就是王宫。

俄瑞斯忒斯　啊？！那就是埃癸斯托斯的宫殿？——那厄勒克特拉对这一切怎么看呢？

朱庇特　唉！她还是个孩子。阿伽门农还有一个儿子，叫什么俄瑞斯忒斯。人们说他死了。

俄瑞斯忒斯　死了！是呀……

保傅　对，对，老爷，您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是死了。瑙普利亚人对我们讲过，阿伽门农死后不久，埃癸斯托斯下令将俄瑞斯忒斯也杀害了。

朱庇特　有人认为他还活着。据说，去杀他的人动了恻隐之心，没杀他，把他扔在森林里了。他可能被雅典富有的自由民收容养大。对我来说，我倒希望他已经死了。

俄瑞斯忒斯　请问，那是为什么？

朱庇特　您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他出现在这座城市的城门口……

俄瑞斯忒斯　那又怎么样？

朱庇特　唉！对了，那时倘若我遇到他，我就要对他说……我就要对他这么说："年轻人……"我叫他"年轻人"，因为如果他活着，差不多是您这个年纪。对了，大人，请问尊姓大名？

俄瑞斯忒斯　我叫菲勒勃，科任托斯①人。我周游四方，增长见

---

① 伊斯特摩斯地峡旁的古城，在伯罗奔尼撒东北部。

识，带着一个家奴，他从前是我的保傅。

朱庇特　太好了。我就要对他说："年轻人，走开吧！你到这里来寻求什么？你想行使你的权利么？嗨！我看你精力充沛，身体健壮，到一支善战的军队里，可以当一员猛将。比起统治一座半死不活的城市，一座象一具腐尸一样招满苍蝇的城市来，你更可以大有作为。这里的人触犯神灵犯了大罪，不过现在走上了赎罪的道路。随他们去吧，年轻人，随他们去吧，不要去干扰他们摆脱苦海，踮起脚尖轻轻地走开吧！你不可能分担他们的悔悟，因为他们的罪过里，没有你的份。而且你那对他们说来很不得体的清白无邪，会象一条鸿沟一般将你与他们分隔开来。倘若你多少有些爱他们之心，你就走开吧！走开吧，否则你很快会失去民心：只要你在路上拦住他们，使他们的注意力从悔恨上移开，哪怕只是一瞬间，他们的全部过失就要永远凝固在身，有如油脂遇冷凝固一样。他们感到内疚，他们心怀恐惧——而内疚和恐惧，对众神的鼻孔来说是挺好闻的。是的，这些可怜的灵魂，众神很喜欢。你想夺走神祇对他们的宠爱么？那你又能给他们什么来代替呢？是饱食终日，是外省忧郁的宁静和厌倦，啊，幸福之中司空见惯的厌倦么？一路顺风，年轻人，祝你一路顺风。一座城邦的秩序和人们心灵的平静是不稳定的：如果你触动了它，你就会引起大灾大难。（凝视着俄瑞斯忒斯）一场可怕的灾难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俄瑞斯忒斯　真的吗？您要说的就是这些么？好，那么，如果我是这位年轻人，我就要回答您……（二人对视，各不相让。保傅咳嗽）噢！我不知道会回答您什么。也许您言之有理。再说，反正这与我毫不相干。

朱庇特　那太好了。但愿俄瑞斯忒斯也这样通情达理。走吧，祝您平安无事。我也该办我自己的事去了。

俄瑞斯忒斯　祝您平安无事。

朱庇特　对了，我忘了告诉您：如果这苍蝇惹您讨厌，有个办法可以摆脱。您看这一群苍蝇，在您周围嗡嗡叫。我一挥腕，一抬胳膊，嘴里念道："阿布拉克萨斯，加拉，加拉，啐，啐。"现在您再瞧，苍蝇立刻掉下来，象青虫一样在地上爬。

俄瑞斯忒斯　感谢朱庇特！

朱庇特　这没什么。一点处世小技嘛！我会对苍蝇施展魔力。再见！我会和您再见的。（下）

第　二　场

〔俄瑞斯忒斯，保傅。

保傅　你要当心！这个人知道你是谁。

俄瑞斯忒斯　他是人吗？

保傅　嗳呀！我的老爷，你真叫我伤心！我给你上的那些课，我以前教过你的微笑的怀疑主义，你都学到哪儿去了？"他是人吗？"当然罗！只能是人，这已经够受的了。这个大胡子是个人，是埃癸斯托斯的密探。

俄瑞斯忒斯　算了吧！你那套哲学可把我害苦了！

保傅　害了你？！难道使人能够独立思考是有害的么？啊，你变得太厉害了！从前我能看到你心眼里去……你跟我说说，你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你想在这儿干什么？

俄瑞斯忒斯　我跟你说过我来这儿是要干什么事吗？算了

吧！少废话。（走近王宫）这是我的宫殿。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里。就在这里，一个淫妇和她的主子，把我的父亲谋害了。我也出生在这里。埃癸斯托斯的大兵们将我带走的时候，我还不到三岁[①]。我们肯定是从这扇门走出来的。一个大兵将我抱在怀里，我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定在哭……啊！一点都记不起来了。现在我看见一座寂静无声的大建筑，好一番外省的庄严气派，显得盛气凌人。我是第一次看见它。

保傅　一点都回忆不起来了！忘恩负义的老爷，我可是花了十年心血让你记住这一切的啊！那我们到各处的旅行呢？那我们游览过的各地城市呢？那我专门为你一人开设的考古课呢？也都回忆不起来了么？不久以前，你的脑海里还装满许许多多的宫殿、庙宇和寺院。你本可以象地理学家泡萨尼阿斯[②]一样，写一本希腊指南的呀！

俄瑞斯忒斯　宫殿！对，对！宫殿，石柱，雕像！我头脑中有这么多石头，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比以前更重些呢？还有厄斐索斯神庙[③]的三百八十七级石阶呢，你怎么没提到啊？我一级一级地爬上去，每一级我都记得。第十七级，我想，有破损。啊！一只狗，一只躺在炉灶旁取暖的老狗，主人走进来时它就微微抬起身、轻声哼哼着向主人致意，一条狗也比

---

① 根据希腊神话传说，俄瑞斯忒斯在阿伽门农出征时是一、二岁。其父十年征战归来被杀，其时俄瑞斯忒斯应为十一、二岁。如果其父被害时他只有三岁，那么他就是阿伽门农出征七年以后生的，这不大可能。

② 公元一至二世纪希腊著名地理学家，著有《希腊游记》等。

③ 可能指的是厄斐索斯地方著名的阿耳忒弥斯庙。见《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我的记性好：它能认出自己的主人。它的主人。可是什么是属于我的呢？

保傅　你把学问弄到哪里去了，先生？你的学问是属于你的。我怀着真挚的爱，精心为你选择你该学的东西，就好象要扎成一束鲜花一般，把我本人智慧的结晶和我的宝贵经验调配在一起。我不是自你幼年起，就让你阅读各种书籍，使你熟悉人类各种不同的思想见解，让你漫游上百个城邦，在每一个场合都向你反复指出人的风习是多么变化无常么！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家财万贯，又仪表堂堂，深思熟虑有如一位长者，摆脱了各种奴役和信仰的羁绊，没有家庭，没有祖国，没有宗教，没有职业，可以自由自在地承担各种义务；同时你也懂得，绝不应该承受诺言的约束。总之，你是一个才智超群的人，甚至完全可以在一座著名的大学城里讲授哲学或建筑学。就这样，你还怨天尤人！

俄瑞斯忒斯　不，我并不抱怨。我不能抱怨：你给了我自由。风儿从蛛网上吹落几根蛛丝，那几根蛛丝就在离地面十尺的地方飘荡着。我的自由就如同这几根蛛丝一样。我并不比一根蛛丝分量更重，我生活在空中。我知道这是一种幸运，我充分地珍惜这样的机会。（稍停）有的人生来就是承受某种约束的：他们无法选择，人们已将他们引向某一条道路。道路的尽头，一个行动在等待着他们，这就是他们的行动。他们向前走去，赤裸的双脚沉重地踩在土地上，在碎石上擦破了皮肉。到什么地方去的欢乐，对你来说，显得庸俗不堪吧？还有别的人，沉默寡言的人，他们在心灵深处感觉到模糊不清的尘世形象的重压。因为在他们的孩提时代，五岁或七岁的时候，有一天……于是，他们的生活就变

了。他们不是才智超群的人，这很好。我七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是流亡他乡的人。各种气味，各种声响，雨点拍打屋顶的声音，光线的颤动，我任凭这一切洒满我的全身，落在我的周围。我知道那都是属于别人的，我永远也不会将这些变成我的往事。对于那些拥有房产、牲畜、奴仆和田地的人来说，往事是丰盛精美的食物。可是我……我是自由的，感谢上天。啊！我是多么自由！我的灵魂又是多么美妙的空虚！（走近王宫）本来我应该生活在这里的。你那些书，我也可以一本都不读，很可能我根本就目不识丁；王子识文断字，是很罕见的。然而，从这道大门，我本当已经出出进进一万次了。我小的时候，也许会拿这门扇玩耍，我会用力把身体顶在门扇上，门扇会吱嘎作响，却并不开启，我的手臂则会体会到它的阻力。大了以后，我会在夜间偷偷把门推开，走出去与姑娘们幽会。再以后，到我长大成人的那一天，奴隶们会将这道门大大敞开，我会骑着马跨出门去。我古老的木头大门啊，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到你的钥匙孔。那里，下面，那块门槛上划破的痕迹，可能是我弄的。头一天我持长矛，不会用，划出来的。（变动一下位置）小多利安风格[1]，对不？你觉得那些金银镶嵌怎么样？我在多多涅[2]看见过类似的镶嵌：多么精美的手艺！好，走吧，我要让你高兴：这不是我的宫殿，也不是我的大门。我们在这儿无事可做。

---

[1] 古希腊的一种建筑风格。

[2] 地名，在厄珀洛斯，是宙斯颁发神示的圣地。多多涅的祭司借橡树上的风声来推测宙斯的意思。

保傅　嗳，这才叫通情达理嘛！在这儿生活，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你的灵魂，此时此刻，或许已被可耻的悔悟搞得惊恐万分了呢！

俄瑞斯忒斯　（响亮地）那至少这悔悟是属于我的。这将我的头发烤焦的酷热，会属于我。这苍蝇的嗡嗡叫声，会属于我。这时候，我会赤身露体地呆在王宫中一间阴暗的房间里，从护窗板的缝隙中，观察着落日的红光，我会等待着夕阳西下，等待着阿耳戈斯傍晚凉爽的阴影，有如一股芳香，从地上冉冉升起。这样的傍晚与千千万万的傍晚完全类似，但却总是新鲜的，因为这傍晚的阴影属于我。保傅，咱们走吧。你没看见我们正在属于别人的酷热之中腐烂发臭吗？

保傅　啊，老爷！这回你可叫我放心了！最近这几个月——更确切地说，自从我向你揭示了你的身世之后——我见你一天比一天变样，我就睡不着觉。我怕……

俄瑞斯忒斯　怕什么？

保傅　我说了，你会生气的。

俄瑞斯忒斯　我不生气。你说吧！

保傅　我怕——虽然你自幼受熏陶养成了怀疑一切、奚落一切的处世态度，恐怕也是无济于事，有时你还会产生荒唐的念头——总之，我心想你是不是在考虑将埃癸斯托斯赶走，由你取而代之。

俄瑞斯忒斯　（缓慢地）赶走埃癸斯托斯？（稍停）你可以放心，老人家，现在已为时太晚了。揪住这玷污圣殿的淫夫的胡子，把他从我父亲的宝座上拉下来，我并非没有这种愿望。但是，和这里的百姓一起，我能干出什么事业来呢？我从未见过他们哪家的孩子出生，从未参加过他们哪家女儿的婚

礼，我也不分担他们的悔悟，他们的名字我一个也叫不上来。还是那个大胡子说得对：一个国王应该与他的臣民有共同的回忆。随他们去吧，老人家，咱们走吧！踮着脚尖走开。啊！如果通过一个什么行动，你明白么，通过一个什么行动可以让我在他们当中站住脚；如果我能据有他们的回忆，即使是通过犯罪的手段，据有他们的恐怖心情和他们的期望，以填补我内心的空虚，即使要我杀死我的生身母亲……

保傅 老爷！

俄瑞斯忒斯 是啊，这都是幻梦。我们走吧！你去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搞几匹马，我们径直上斯巴达去，那里我有些朋友。

〔厄勒克特拉上。

第三场

〔前场人物，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扛着一个箱子，没有看见场上人物，走近朱庇特的雕像）下流胚！你盯着我干嘛？去你的！两只眼睛瞪得溜圆，脸上沾满红果汁，你吓唬不了我。喂，今天早晨，她们来了，是不是？那些女圣徒，穿黑袍子的老婆子们。她们穿的大笨鞋在你四周噼啪作响。嗯，你这个妖怪就高兴了，你就喜欢那帮老婆子，她们越象幽灵，你就越喜欢她们。今天是你的节日，她们在你脚下浇洒最珍贵的美酒，霉臭味从她们裙子底下直冲上你的鼻子。你的鼻孔到现在还因这可心的芳香而美滋滋的。（往神像上蹭几下）那好，现在你闻闻我吧，闻闻我这新鲜肉的味道。我年轻，充满活力，这

大概使你讨厌。全城都在祈祷，我也来向你献上我的供品。你接着：这是果皮菜叶和炉灰渣，长满蛆的臭肉块，一块弄脏了的面包。这些东西，我家的猪都不吃，可是你的苍蝇却喜欢。祝你节日快乐，节日快乐，但愿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劲还不够大，不能把你摔倒在地。但我可以往你身上啐唾沫，我也只能这样。我等待的那个人，他一定会带着利剑来到的。他会望着你发笑，象我这样，双手插腰，笑得前仰后合。然后他抽出利刃，将你从上到下劈成两半，就这样！于是朱庇特成了两半，刷地倾倒下来，一半朝左，一半朝右。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他原来是白木头做的。亡人之神，是白呲呲的木头做的。脸上血迹斑斑，表情吓人，墨绿的眼睛，只不过是一层彩釉而已，难道不是吗？你自己知道，你里头全是白的，就象一个吃奶的婴儿一样白。你知道一刀就能将你劈开。你甚至连血都流不出来。白木头！上好的白木头：真好烧。（瞥见俄瑞斯忒斯）啊？！

俄瑞斯忒斯　不要害怕。

厄勒克特拉　我不害怕。一点都不怕。你是谁？

俄瑞斯忒斯　一个外邦人。

厄勒克特拉　欢迎你。凡属不是这个城市的，我都觉得很珍贵。你叫什么名字？

俄瑞斯忒斯　我叫菲勒勃，科任托斯人。

厄勒克特拉　啊？科任托斯人？我嘛，人家叫我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向保傅）请你回避一下，让我们单独谈谈。

〔保傅下。

第 四 场

〔俄瑞斯忒斯，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为什么你这样看着我？

俄瑞斯忒斯　你很漂亮。你与这里的人不相象。

厄勒克特拉　漂亮？你肯定我很漂亮么？和科任托斯的少女一样漂亮么？

俄瑞斯忒斯　是的。

厄勒克特拉　这里的人都不当面说我漂亮。他们不愿意让我知道。再说，我漂亮又有什么用呢，我只不过是个女仆。

俄瑞斯忒斯　你？你是女仆？

厄勒克特拉　最下等的女仆。我给国王和王后洗衣裳。这些衣裳污秽不堪，上面什么脏东西都有。所有他们的内衣内裤，裹着他们腐烂身躯的衬衣，国王与克吕泰涅斯特拉同房时她穿的衬衣，这些全由我洗。我闭着眼睛，拚命地搓。我也洗碗碟。你不相信我的话？看看我的手吧！那么些大大小小的裂口，是不是？你那神情多古怪！你说，我的手会不会碰巧象公主的手？

俄瑞斯忒斯　可怜的手。不，这不象公主的手。不过，你讲下去吧。他们还让你干什么？

厄勒克特拉　对，每天早晨，我得倒垃圾。我把垃圾箱拖到王宫外面，然后……我怎么处理这些垃圾，你已经看见了。我都给他，这个木头人，这个朱庇特，这个亡人和苍蝇之神。那天，大祭司来向神像顶礼膜拜，一脚踩在菜帮子、萝卜缨子、蚌壳上，气得都快晕过去了。喂，你会去告发我吗？

俄瑞斯忒斯　不会。

厄勒克特拉　要告发，尽管去，我不在乎。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呢？打我吗？已经打过了。把我关在大塔楼顶上么？这主意还真不错，我就再也不用看他们的嘴脸了。你想象一下，每天晚上，我把活干完，他们就要奖赏我：我得走到一个滚圆肥胖、身材高大、染了头发的女人跟前去。她的嘴唇油腻腻的，双手雪白雪白的，那是一双散发着蜂蜜芳香的王后的手。她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把她的嘴唇往我的额头上一贴，说道："晚安，厄勒克特拉。"每晚如此。每天晚上，我感受到那热呼呼的贪婪的肥肉，紧贴着我的皮肤。但是我经受得住，从来没有倒下。这是我的母亲，你明白吗？如果把我关在塔楼上，她也就不用亲吻我了。

俄瑞斯忒斯　你从来没想过要逃走吗？

厄勒克特拉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孤单单一个人上路，我会害怕的。

俄瑞斯忒斯　你就没有可以陪伴你的女友么？

厄勒克特拉　没有，我只有我自己。我是癞子，我是瘟疫：这里的人会告诉你的。我没有女友。

俄瑞斯忒斯　怎么，甚至连一个奶妈，一位亲眼见你出生并且多少还喜欢你的老太太，也没有么？

厄勒克特拉　没有。你去问问我母亲吧，她会说，即使那些心肠最软的人见了我也会感到失望的。

俄瑞斯忒斯　那么，你就在这里呆一辈子？

厄勒克特拉　（喊道）啊，不，不是一辈子！不，你听我说，我在等待。

俄瑞斯忒斯　等待什么事，还是等待什么人？

厄勒克特拉　我不告诉你。还是你说说吧。你也很漂亮。你要在这里呆很久么？

俄瑞斯忒斯　我本来今天就要走。可是现在……

厄勒克特拉　现在？

俄瑞斯忒斯　我说不准了。

厄勒克特拉　科任托斯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么？

俄瑞斯忒斯　很美。

厄勒克特拉　你很喜欢那个城市，为它感到骄傲吗？

俄瑞斯忒斯　是的。

厄勒克特拉　对我来说，为我出生的城市感到骄傲，似乎很荒唐可笑。你给我解释解释吧。

俄瑞斯忒斯　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我没法给你解释。

厄勒克特拉　你没法？（稍停）是不是科任托斯真有浓荫覆盖的广场？真有傍晚人们可以散步的广场？

俄瑞斯忒斯　是真的。

厄勒克特拉　晚上，大家都出来吗？大家都散步吗？

俄瑞斯忒斯　对，大家。

厄勒克特拉　年轻小伙子和姑娘在一起？

俄瑞斯忒斯　年轻小伙子和姑娘在一起。

厄勒克特拉　他们彼此总有话说吗？他们很喜欢呆在一起吗？夜深了，还能听见他们在一起谈笑吗？

俄瑞斯忒斯　是的。

厄勒克特拉　你觉得我很幼稚可笑吧？因为我很难想象散步、歌唱、微笑这些事是什么样子。这里的人被恐惧折磨得痛苦不堪。而我……

俄瑞斯忒斯　而你？

厄勒克特拉　是仇恨折磨我。科任托斯的姑娘们，她们整天做什么？

俄瑞斯忒斯　她们梳妆打扮，唱歌或弹琴，然后互相串门，晚上，她们参加舞会。

厄勒克特拉　她们无忧无虑么？

俄瑞斯忒斯　她们也有小忧小虑。

厄勒克特拉　是吗？你听我说，科任托斯的人，他们也有悔恨吗？

俄瑞斯忒斯　偶尔也有。不常有。

厄勒克特拉　那么，他们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过后就不再想这些事了？

俄瑞斯忒斯　是这样。

厄勒克特拉　这倒挺有意思。（稍停）你再告诉我一件事，因为我需要了解，为了一个人……为了一个我等待着的人，我要了解。假设有一个科任托斯的小伙子，就是每天晚上和姑娘们一起谈笑的一个小伙子，出门回来，发现他的父亲被人谋害了，他的母亲与杀父凶手同床共枕，他的姐姐沦为奴隶。这个科任托斯小伙子，他会忍气吞声吗？他是卑躬屈膝地打着恭儿退出来，到他的女友身边去寻求安慰呢，还是抽出利剑，向杀人凶手猛砍猛劈，直到他脑袋开花为止呢？——你怎么不回答？

俄瑞斯忒斯　我不知道。

厄勒克特拉　怎么？你不知道？

〔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声音：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嘘！

俄瑞斯忒斯　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这是我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王后。

第　五　场

〔俄瑞斯忒斯，厄勒克特拉，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　怎么，菲勒勃，你见她害怕么？

俄瑞斯忒斯　这张脸，我曾经上百次地极力想象它是什么模样，现在，我终于见到了。虽有脂粉的光泽，仍然显得疲惫、无精打采。然而，她的眼睛这样呆滞无神，我真没想到。

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国王命你穿戴齐整参加大典。你去穿上黑衣裙，戴上首饰。怎么？你垂下眼皮是什么意思？胳膊肘紧紧夹着骨瘦如柴的腰身，手足无措的样子……你在我面前常常摆出这副模样。你装得倒象，可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刚才我从窗子里看到的厄勒克特拉，与你现在判若两人，你手舞足蹈，眼睛放射出热情的光芒……你敢抬起头来看着我？你倒是回答不回答我的话？

厄勒克特拉　你们难道需要一个脏丫头，为你们的节日增添光彩么？

克吕泰涅斯特拉　别装蒜了！厄勒克特拉，你是公主。和往年一样，百姓在等着你。

厄勒克特拉　我是公主，真的吗？你们每年也就这么一次，当老百姓要求看见我们全家在一起的情景以受教益的时候，你们就想起还有我这么个公主，是吗？美丽的公主，给你们洗碗、放猪的公主！埃癸斯托斯是不是还和去年一样，用手臂搂住我的肩膀，贴着我的脸露出笑容，同时在我的耳边低声道出威胁我的话语呢？

克吕泰涅斯特拉　要让他不这样，那就看你了。

厄勒克特拉　对了，如果我听任你们的悔恨也毒害我的心灵，为了我没有犯的罪祈求众神宽恕的话。对了，如果我亲吻埃癸斯托斯的手，管他叫爸爸的话。呸！他的指甲下面有干了的血迹！

克吕泰涅斯特拉　随你便吧！我已经好久不以我的名义给你下命令了。我向你转达国王的命令。

厄勒克特拉　埃癸斯托斯的命令关我什么事？我的母亲，他是你的丈夫，你亲爱的丈夫，可不是我的。

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我看得出来，你是要把你自己毁了，也要把我们毁了。可是，一朝之间毁了自己一生的我，又怎能规劝你呢？你恨我，我的孩子。但更使我忧虑不安的，是你长得象我；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尖尖的脸，焦虑不安的性格，狡黠的眼睛——这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厄勒克特拉　我不愿意象你！喂，菲勒勃，我们两人都在你面前，一个挨着一个，你都看见了。我不象她，是不是？

俄瑞斯忒斯　我说什么呢？她的面容有如霹雳击过和冰雹打过，而你的面孔似乎预示着狂风暴雨的到来；有一天，激情会将这面容完全烧毁的。

厄勒克特拉　预示着狂风暴雨？好吧。这种比拟，我可以接受。但愿你能说中。

克吕泰涅斯特拉　咦？你这样打量着人家，你是什么人？让我也来端详端详你。你在这儿干什么？

厄勒克特拉　（急切地）他是科任托斯人，名字叫菲勒勃。他来旅行。

克吕泰涅斯特拉　菲勒勃？啊！

厄勒克特拉　你好象害怕他叫别的名字？

克吕泰涅斯特拉　害怕？如果说我毁了自己，还得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我现在什么都不会怕了。你过来，外邦人，欢迎你。你好年轻啊！你多大了？

俄瑞斯忒斯　十八岁。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你父母都还健在么？

俄瑞斯忒斯　我父亲去世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那你母亲呢？她大概岁数跟我差不多吧？你怎么不说话？可能你觉得你的母亲比我年轻，她还能陪你谈笑歌唱吧！你爱她吗？回答呀！为什么你离开了她？

俄瑞斯忒斯　我前往斯巴达投军去，去当雇佣军。

克吕泰涅斯特拉　过往的游人一般都绕行八十公里，避开我们的城市。没有人告诉过你么？平原上的人把我们孤立起来了；他们视我们的悔恨如瘟疫，生怕被传染上。

俄瑞斯忒斯　我知道。

克吕泰涅斯特拉　十五年前犯下的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他们告诉你了吗？

俄瑞斯忒斯　告诉我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说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罪大恶极，她的名字被众人咒骂，对不对？

俄瑞斯忒斯　对，他们告诉我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那你怎么还是来了呢？……外邦人，我就是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　菲勒勃，你不要心软呐。王后搞了个我们举国一致的把戏来寻开心；这就是所谓公开忏悔的把戏。在我们这

里，每个人都必须当着大家的面高喊自己的罪孽。节日的时候，某个商人，关了店下了板以后，跪行长街，用地上的尘土揉搓着自己的头发，声嘶力竭地叫喊，说自己是杀人凶手，是奸夫或者是渎职者。这种事屡见不鲜。然而阿耳戈斯人对这些已经开始厌倦了：每个人对别人的罪行都能倒背如流。王后的罪行更是如此，再也不能使任何人感兴趣了，可以说这是正式公开的罪行，奠基的罪行。你可以想象一下，她看见了你，年纪轻轻，新来乍到，一无所知，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她是多么高兴呀！对她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于是，她装出彷佛是第一次忏悔的模样。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住嘴！随便谁都可以朝我脸上啐唾沫，叫我罪犯和娼妓。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对我的悔恨说三道四。

厄勒克特拉　菲勒勃，你看见了吧，这是规矩。人们向你苦苦哀求，请你谴责他们。但是，你要注意，只能根据他们向你承认的过失来评断他们；其它的过失则与任何人无关。倘若你知道了，他们就要对你不满。

克吕泰涅斯特拉　十五年前，我是全希腊最美丽的女子。你看看我的脸，就可以断定我经受了多少痛苦。我毫不掩饰地告诉你：我引以为憾的，并不是那个老公羊[1]的死！当我看见他在浴盆里血流如注的时候[2]，我高兴得唱起歌，跳起舞来。直到今天，十五年过去了，每当我忆起那副情景的时

---

① 指阿伽门农。

② 据传说，阿伽门农从特洛伊归来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埃癸斯托斯趁他蹲在窄小的浴盆里沐浴的时候，把一件没有领口、没有袖口的浴后长袍罩在他身上，向他刺了三剑，将他杀死。

候，仍然有一种快感使我浑身战栗。但是，我有一个儿子——他大概也是你这个岁数。埃癸斯托斯将他交给雇佣兵的时候，我……

厄勒克特拉　好象你也有一个女儿，我的母亲。你叫她当了洗碗的女佣。然而这一过失却并不使你怎样痛苦。

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你还年轻。处置一个年纪轻轻还没有来得及作恶的人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不过，不要着急；有那么一天，你也要拖着一桩无法弥补的罪行的包袱。每走一步，你以为离它远一些了，然而它依然那样沉重地拖累着你。你回头望去，只见它在你身后，够又够不着它，暗淡而又纯净，有如一块黑色的水晶。甚至你都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会说："不是我，这不是我干的。"然而，它在那里，你千百次否认，它仍在那里，将你向后拉去。最后你终于明白了：你将你的一生孤注一掷，一失足成千古恨。现在，除了拖着你罪行的重担直到死去，你已别无出路。这就是悔恨的法律，既公平也不公平。看你这青春的傲气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吧！

厄勒克特拉　我青春的傲气？你追悔你的青春年华，远远甚于你的罪行。你憎恨我的青春年华，远远甚于我的清白无辜。

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在你身上我憎恨的，是我自己。并不是你的青春年华——唉，不是！——而是我自己的青春年华。

厄勒克特拉　可是我，我恨的是你，正是你。

克吕泰涅斯特拉　不害羞吗！！我们两人在这儿对骂，就象两个年龄相仿的女人争风吃醋变成了仇敌一般。而我是你的母

亲呀。年轻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你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但是你的到来是不祥之兆。厄勒克特拉厌恶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是十五年来，我们保持着沉默，只有彼此的眼神泄露出我们内心的秘密。你来了，和我们说了几句话，于是我们就忽然张牙舞爪象两只母狗一般对吠起来。城邦的法律规定我们有义务接待你。可是，我坦率地对你说，我希望你走开。至于你，我的孩子，你太象我了，我不喜欢你，这是事实。但我宁愿断去右手，也不愿加害于你。你对这一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你利用了我的弱点。不过我还是劝你，不要将你那小小的毒蛇头伸向埃癸斯托斯：他举棍一击，就会打断毒蛇的脊梁骨。相信我的话，遵照他的命令去行事，否则你会后悔的。

厄勒克特拉　你可以给国王回话，说我节日典礼上不露面。菲勒勃，你知道他们搞什么名堂吗？城市后山上有一个岩洞，我们城里的年轻人从来没有找到岩洞的尽头。有人说这岩洞通往地狱，大祭司让人拿一块大石头把洞口堵上了。你相信吗？每到我父亲的忌辰，百姓聚集在岩洞前，士兵从旁将堵塞洞口的巨石推开。据说，我们那些亡灵就从地狱里上来，四散在城内。餐桌上给他们放上一份餐具，给他们准备好椅子和床铺，晚上守夜时大家坐紧些给他们腾出位置。他们无处不去，人们的全部时间都花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猜想到活人的哀诉：“我亲爱的亡灵，我亲爱的死鬼，我并不想冒犯你，宽恕我吧！”第二天清晨，鸡啼的时候，他们又回到地下去了，再把巨石推回岩洞口。这就算结束，下一年再来。我不愿意参与这种虚情假义的仪式。死人是他们的，又不是我的。

克吕泰涅斯特拉　如果你不心甘情愿地服从，国王已经下令强拉也要拉你去。

厄勒克特拉　强拉我去？……哈哈！强拉我去？太好了！我的好妈妈，请你告诉国王放心，我服从就是了。既然百姓希望见到我，我就在节日典礼上露露面，不让他们失望。你，菲勒勃，我请你晚一些走吧，参加一下我们的节日活动。说不定你会遇到好玩的事。一会儿见，我去装扮一下。（下）

克吕泰涅斯特拉　（对俄瑞斯忒斯）你走开吧。我确信你将给我们带来不幸。你不能怪我们，我们没有做任何冒犯你的事情。走开吧！我以你母亲的名义乞求你，走开吧！（下）

俄瑞斯忒斯　以我母亲的名义……

〔朱庇特上。

第　六　场

〔俄瑞斯忒斯，朱庇特。

朱庇特　您的仆人告诉我，你们就要走了。他到处寻找马匹，跑遍全城，一无所获。我可以给你们搞两匹备有鞍具的母马，价钱也不贵。

俄瑞斯忒斯　我不走了。

朱庇特　（缓慢地）您不走了？（稍停。急切地）那么我也不离开您，您是我的客人。在城市下方，有一家相当不错的旅店，咱们可以一起到那里去住。找我这么个伴，您是不会后悔的。首先——阿布拉克萨斯，加拉，加拉，唪，唪——我可以帮您摆脱苍蝇。其次，我这么大年岁的人，有时可以出些好主意；我可以作您的父亲呢！您给我讲讲您的身世。来吧，

年轻人，听凭安排吧；这一类的邂逅相遇有时比最初设想的还更有益处。就以忒勒马科斯为例，您是知道的，他是俄底修斯王[1]的儿子。有一天，忒勒马科斯遇到一位老人，名叫门托尔[2]。此后，老人便与他的命运紧密相连，到处跟随着他。对了，您知道这位门托尔是谁吗？

〔朱庇特一面说着，一面将俄瑞斯忒斯带下。

——幕落

① 俄底修斯为伊塔刻王。他参加特洛伊战争归来时，中途遇风，在海上漂流十年，历尽艰险，最后终于回到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讲述的就是他的故事。

② 这段故事见《奥德赛》第二卷。为帮助忒勒马科斯，雅典娜化作俄底修斯的老臣门托尔，陪他到异乡去寻找父亲。

第　二　幕

第　一　景

〔山中一处平地。右侧为一岩洞，一块黑色巨石堵住洞口。左侧，几级台阶通向一座神庙。

第　一　场

〔群众，然后上场的是朱庇特、俄瑞斯忒斯和保傅。

一妇人　（跪在小儿子面前）瞧瞧你的领带。我已经给你打了三次了。（用手掸灰尘）这儿。好，现在干净了。乖点啊，叫你哭的时候，你就和别人一起哭。听见了吗？

孩子　他们是从这儿出来吗？

妇人　对。

孩子　我害怕。

妇人　应该害怕，我的宝贝。应该怕极了。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男甲　他们今天倒碰上好天气。

男乙　幸亏如此！应该说他们还是喜欢太阳的光和热的。去年正赶上下雨，他们那样子可……真可怕。

男甲　是可怕。

男乙　唉！

男丙　等他们回到洞内，就剩我们留在这儿的时候，我要爬上去，仔细瞧瞧这块石头。心想："这回，又能过一年安稳日子了。"

男丁　是吗？就是这样也无法宽慰我的心。从明天开始，我心里又要开始嘀咕："明年他们会是什么模样呢？"他们一年比一年凶恶了。

男乙　住嘴，该死的！说不定他们已经有人从石头缝里钻出来，在咱们当中游荡了……有些死人是提前到的。

〔几人面面相觑，心神不安。

一少妇　哪怕马上开始也好啊！这些王宫里的人，他们干什么去了？现在还不到。我可是觉得这么等着最难受了：全到了，大家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着急得直跺脚，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块黑石头……啊！他们就在那儿呢，石头后面。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在等待，想着出来怎么祸害我们，心里暗暗高兴。

一老妇　算了吧，你这个臭女人！谁都知道你为什么害怕，你男人今年春上刚死，可是你已经叫他当了十年王八。

少妇　对对，我承认我是想方设法欺骗他来着。可是我很爱他，我使他生活得愉快。他一点也没起疑，临死的时候还象感恩戴德的狗那样温情脉脉地望了我一眼。现在，他什么都知道了，是别人破坏了他的心绪。如今他恨我，他痛苦不堪。过一会儿，他会挨着我，他那轻烟一般的身躯会紧紧贴在我的身上，比任何活人都贴得紧。啊！我要把他象皮围领一样绕在脖子上，把他带回家去。我已经给他准备了几样他爱吃的美味小菜，白面糕点，还有小吃。可是，恐怕什

么都无法平息他的怨恨。而且今天夜里……今天夜里，他要和我同床。

男戊　对，她说得对。埃癸斯托斯在做什么？他在想什么？再这么等下去，我受不了啦！

男己　随你怎么怨天尤人吧！你以为埃癸斯托斯不象我们这么害怕吗？你愿意象他那样跟阿伽门农面对面呆上二十四小时吗？

少妇　多么可怕的等待啊，太可怕啦！我仿佛觉得你们大家都慢慢地离开我走了。巨石还没有挪开，可每个人都象孤单单的一滴雨水一样，已经在受着自家亡人的折磨了！

〔朱庇特、俄瑞斯忒斯、保傅上。

朱庇特　从这儿过来，这地方好。

俄瑞斯忒斯　这就是阿耳戈斯的公民，阿伽门农王最忠诚的百姓么？

保傅　他们长得可真丑！老爷，你看看，一个个面色蜡黄，眼窝塌陷。一个个吓得要死。这可是迷信的结果。你看看他们，看看他们吧！你如果还需要证据，来证明我的人生哲学是多么高超，那你看看他们，然后再看看我的满面红光。

朱庇特　妙不可言的满面红光！我的好好先生，在朱庇特的眼光看来，即使几片罂粟花瓣贴在你脸上，你仍然和这些人一样，不失为粪土。瞧瞧吧，你都发臭了，自己还不知道呢！可是他们，鼻孔里充满了自己的臭味。他们比起你来，颇有些自知之明。

〔人群中怨声鼎沸。

男庚　（登上神庙的台阶，对人群讲话）他们存心要逼我们发疯吗？同伴们，咱们一齐喊，把埃癸斯托斯叫出来：我们不能

再让他拖延大典了。

众人　埃癸斯托斯！埃癸斯托斯！可怜可怜我们吧！

一妇人　是啊！可怜可怜吧！可是谁也不会可怜我！我切齿痛恨的那个人，他就要来了，带着他那割断的脖子！他要用那看不见的、粘乎乎的手臂紧紧搂住我，整整一夜，他要与我睡觉，整整一夜。啊！（昏厥过去）

俄瑞斯忒斯　简直发疯了！应该告诉这些人……

朱庇特　哎，怎么，年轻人，一个女人一时翻白眼，值得这么大惊小怪么？您要见识的多啦！

男辛　（跪倒在地）我臭气冲天！我遗臭万年！我是一个卑鄙无耻之徒！你们看，苍蝇象乌鸦一样落在我身上。复仇的苍蝇！叮吧，抠吧，挖吧，到我的皮肉，直到我污秽下流的心里去找食吃吧。我有罪，我万恶不赦，我比下水道、比化粪池还肮脏……

朱庇特　老实人！

数名男子　（将男辛扶起）行啦，行啦。过一会儿，等他们来了，你再讲吧！

〔男辛依然痴痴呆呆，翻着白眼，喘着粗气。

众人　埃癸斯托斯！埃癸斯托斯！可怜可怜我们吧，快下令开始吧！我们坚持不住啦！

〔埃癸斯托斯出现在神庙的台阶上，身后是克吕泰涅斯特拉、大祭司和众卫士。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埃癸斯托斯，克吕泰涅斯特拉，大祭司，众

卫士。

埃癸斯托斯 狗男女们！你们竟然口出怨言，真是胆大包天！你们干的卑鄙勾当，都忘记了么？按照朱庇特的神意，我要使你们对过去记忆犹新。（转身向克吕泰涅斯特拉）咱们只能决定开始，不等她了。不过，叫她小心点。我要对她进行惩罚，以儆效尤。

克吕泰涅斯特拉 她答应我服从命令。我敢肯定，她正在装扮。她大概梳妆打扮的时间太长，耽误了。

埃癸斯托斯 （对众卫士）去，到王宫把厄勒克特拉给我找来，把她带到这里来，不愿来就强拉来！（卫士下。向群众）各就各位。男人在我右首，女人和孩子在我左首。好。

〔静场。埃癸斯托斯等待。

大祭司 这些人受不了啦！

埃癸斯托斯 我知道。如果卫士们……

〔卫士返场。

卫士甲 老爷，我们到处寻找公主。可是王宫里空无一人。

埃癸斯托斯 那好，明天我们再跟她算账。（向大祭司）开始吧！

大祭司 移开大石头。

众人 啊！

〔卫士移开巨石。大祭司向前，直走到岩洞口。

大祭司 你们这些被遗忘的人、被抛弃的人、失望的人，你们象死火山的喷烟一样在地底下、在黑暗中飘飘荡荡，你们除了满腹的怨恨就一无所有了，亡人们，起来吧，今天是你们的节日！来吧，就象风儿驱赶着巨大的硫磺蒸气，从地下升腾起来吧！从世界的脏腑中上来吧！啊，死过上百次的亡人们，我们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使你们复苏，变得如同刚刚死

去一样。以愤怒、辛酸和复仇精神的名义，我召唤你们，来把你们的仇恨发泄在活人身上吧！来吧，如浓雾一般布满我们的街道，成群地拥挤着混进母亲和孩子、情夫与情妇之间，让我们为不是亡人而懊恼吧！起来，夜里人人害怕的吸血鬼，恶鬼，幽灵和哈尔比亚们①！起来，因说了亵渎神明的言语而死去的士兵们！起来，命运多乖的人，受尽屈辱的人！起来，饥饿而死的人们，你们临终的呼喊就是一声诅咒。你们看，活着的人们已经在这里了，肥美的活生生的猎物已在这里了！起来吧，象旋风一般扑向他们，把他们啃得只剩下骨头！起来！起来！起来！

〔鼓声大作。大祭司在岩洞口前面舞蹈，最初缓慢，后越来越快，直至精疲力尽，倒地。

埃癸斯托斯　他们来了！

众人　太可怕了！

俄瑞斯忒斯　这太不象话了！我要……

朱庇特　看着我，年轻人，正面看着我。好，你明白了。现在，请你不要作声。

俄瑞斯忒斯　您是什么人？

朱庇特　以后你就会知道。

〔埃癸斯托斯缓步走下神庙的台阶。

埃癸斯托斯　他们已经来了。（停顿）阿瑞西，被你嘲弄的丈夫，他来了，他就在这里，紧挨着你，拥抱着你。啊，他抱得多么紧，他多么爱你，他多么恨你！尼西阿斯，你的母亲，她来了，她在这里，你那因无人照料而死去的母亲。还有你，谢

① 希腊神话中司暴风的有翅女怪。

盖斯特斯，无耻的高利贷者，他们来了，这些不幸的负债者，因贫困而死以及被你搞得破产而上吊自杀的人。他们就在这里，今天该他们向你讨债了。还有你们，做父母的，充满柔情的父母们，眼睛向下点，往下看，往地上看；他们来了，你们死去的孩子，伸着小手；你们往日拒绝给予他们的快乐，你们往日使他们遭受的痛苦，现在都象铅块一样，沉重地压在他们痛苦失望、充满仇恨的小小心灵上。

众人　可怜可怜吧！

埃癸斯托斯　啊，是啊！可怜可怜吧！你们难道不知道，死人从来没有恻隐之心吗？他们的苦衷永远不会消失，因为他们的阳世账已经终结，不能更改了。尼西阿斯，你难道打算用积善积德来抹去从前你给母亲造成的痛苦么？然而你想想，什么样的善行才能够打动她呢？她的灵魂有如赤日炎炎的正午，没有一丝风，一切都静止不动，一切都万古不变，什么都不生长，只有无情的烈日、纹丝不动的太阳永不停歇地炙烤着它。死去的人再也不能复活——你们懂么，这个无情的字眼——他们再也不能复活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了腐蚀不了的看守，看守你们的罪行。

众人　可怜可怜我们吧！

埃癸斯托斯　怜悯你们？啊，蹩脚的演员们，你们今天可有观众了！这千万只眼睛，目不转睛，带着绝望的眼光，注视着你们的面孔和双手，你们感觉到它的分量了吗？他们看得见我们，他们望着我们，在聚集起来的亡灵面前，我们就象赤身露体一样别想掩饰。哈哈！你们现在已经相当局促不安了！这看不见的、清澈的目光，比你们记得起来的任何目光都要持久，它在炙烤着你们。

众人　可怜可怜我们吧！

众男　饶恕我们吧，我们还活着，你们却死去了。

众女　可怜我们吧！我们的周围是你们的面容和过去属于你们的东西，我们永生永世为你们服丧，我们从黎明号哭到夜晚，再从夜晚号哭到黎明。我们再怎样做也是无济于事，对你们的记忆已散成丝缕，从手指缝中漏走了。每天，记忆总要淡薄一点，于是我们的罪过就增加一分。你们离开我们，你们离开我们，你们从我们身边流逝，有如流出的血一样。然而，倘若这话能够平息你们灵魂中的激愤的话，啊，我们亲爱的亡人，我愿告诉你们，你们已经毁了我们的生活。

众男　饶恕我们吧，我们还活着，你们却死去了。

众儿童　可怜我们吧！我们生出来，原非本意。我们一个个都因长大了而感到羞耻。我们怎么会冒犯了你们呢？你们看，我们勉勉强强维持着生命，骨瘦如柴，面色苍白，身躯弱小。我们一点声都不出，悄悄溜来溜去，甚至不震动我们周围的空气。我们害怕你们，噢，怕得要命！

众男　饶恕我们吧，我们还活着，你们却死去了。

埃癸斯托斯　肃静！肃静！你们这样哀叹不止，身为你们的国王，我，我该说什么呢？对我的惩罚已经开始：大地颤抖，天空阴暗。亡人中最大的人物就要出现，他就是我亲手杀死的阿伽门农。

俄瑞斯忒斯　（拔剑出鞘）淫棍！我不许你将我父亲的名字和你的鬼把戏搅和在一起！

朱庇特　（拦腰抱住俄瑞斯忒斯）住手，年轻人，住手！

埃癸斯托斯　（转身）谁敢？（厄勒克特拉出现在神庙台阶上，身

着白色裙袍。埃癸斯托斯瞥见了她）厄勒克特拉！

众人　厄勒克特拉！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厄勒克特拉。

埃癸斯托斯　厄勒克特拉，你说，穿这身衣服是什么意思？

厄勒克特拉　我穿上了我最漂亮的衣服。今天难道不是过节吗？

大祭司　你这是来嘲弄亡人吗？今天是他们的节日，你知道得清清楚楚，你应该穿丧服出现。

厄勒克特拉　丧服？为什么要着丧服？我不害怕我的亡人，你们的亡人与我又有什么相干！

埃癸斯托斯　你说的是实话，你的亡人不是我们的亡人。你们瞧瞧她，这个阿特柔斯的孙女，那身妓女打扮。阿特柔斯曾经卑鄙地杀害了他的侄子①。你是什么东西！无非是这个被诅咒的家族最后的子孙罢了！我可怜你，才让你留在王宫里。可是今天，我承认我错了，因为在你的血管里流的，一直是阿特柔斯家族肮脏的血液！如果我不好好整治整治你，就要把我们都传染上！畜生，你等着，瞧我会不会惩罚你。到那

---

① 阿特柔斯为阿伽门农之父。他的兄弟堤厄斯忒斯曾诱奸他的妻子，并与之争夺王位，被阿特柔斯放逐。堤厄斯忒斯走时，将阿特柔斯的一个儿子带走，将他养大，让他去杀他的父亲阿特柔斯，结果反被阿特柔斯杀死。后来阿特柔斯假意同堤厄斯忒斯和好，请他赴宴，将堤厄斯忒斯两个儿子的肉给他吃。众神为此诅咒阿特柔斯一家不得好报。埃癸斯托斯也是堤厄斯忒斯的儿子，他后来杀死阿伽门农，也算是为父报仇。

时，两只眼睛都还不够你哭呢。

众人　亵渎神明啊！

埃癸斯托斯　听见了吧，无耻的东西！你冒犯了百姓，他们在骂你，你听到了吗？他们叫你什么，你听到了吗？倘若没有我在这里抑制着他们的愤怒，他们会就地把你撕成碎片！

众人　亵渎神明啊！

厄勒克特拉　难道快活就是亵渎神明吗？为什么他们不快活呢？谁不让他们快活呢？

埃癸斯托斯　她死去的父亲，就在这里，脸上血迹犹存。而她却在笑……

厄勒克特拉　你竟然胆敢提起阿伽门农？你知道他夜里是否曾来到我身旁，轻轻地和我说话？你知道他用嘶哑和疲惫的声音对我说些什么爱抚和怀念的话语？我放声大笑，这倒不假。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大笑，我感到幸福。难道你们认为，我的幸福不会使我父亲的心感到快慰么？啊！如果他在这里，如果他看见他女儿身穿雪白的长裙，看到他那沦为下贱女奴的女儿高昂着头，苦难不幸并没有压垮她的自尊心，我确信，他绝不想诅咒我；在他饱受痛苦折磨的脸上，双眼会闪射出光芒，淌血的双唇会露出笑容。

少妇　说不定她说的是真话？

众人　（七嘴八舌）不对，她在骗人，她疯了。厄勒克特拉，求求你，你快走开吧！否则你这样亵渎神明，会给我们招来祸殃的。

厄勒克特拉　你们到底怕什么呢？我向你们四周看看，除了你们的影子，并没有其它的东西。不过，请你们听听我刚刚得知的事情，可能你们还不知道：在希腊，有着幸福的城市。

雪白而宁静的城市，如蜥蜴一般，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就在此时此刻，就在这个天底下，在科任托斯的广场上，孩子们在玩耍。他们的母亲，根本无需为生了这些孩子而请求宽恕。她们微笑着，看着孩子，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啊，阿耳戈斯的母亲们，你们理解吗？一个女人望着她的孩子，心中想道："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他啊！"这种作母亲的骄傲心情，你们还能理解吗？

埃癸斯托斯　你到底住嘴不？否则我要把你的话塞回你的喉咙！

群众中有人叫喊　对！对！叫她住嘴。够了！够了！

也有人叫喊　不！不！让她说！让她说！这是阿伽门农在她身上显灵了。

厄勒克特拉　天气晴朗。平原上到处有人抬头望着天空说道："天气不错。"他们高高兴兴。啊，你们这些自己折磨自己的人！农民们走在自己的田地上，说着："天气不错。"这种朴实的悠然自得，你们已经忘记了么？瞧你们现在这副模样，垂着胳膊，耷拉着脑袋，粗气都不敢出。你们家的亡灵紧贴在你们身上，你们吓得动也不敢动，生怕稍一动弹会把他们挤着碰着。倘若你们的手忽然从一小股潮湿的蒸汽中挥过，这气体就是你们亡父或祖先的灵魂，这该多么可怕，是吗？——你们看我：我伸出手臂，舒展身体，象刚刚睡醒的人一样伸伸懒腰，我占据着我在阳光下应有的位置，该占多少就占多少。难道天会塌下来，砸到我的头顶上么？我还要跳舞。你们瞧，我跳舞。我只感到风儿在吹动着我的头发，别的什么也感不到。亡灵在哪里？你们相信他们随着节拍和我一起跳舞么？

大祭司　阿耳戈斯的百姓们，我告诉你们，这个女人亵渎神明。

她和你们当中听她胡言乱语的人，要遭祸殃的！

厄勒克特拉　啊，我死去的亲人，伊菲革涅亚，我的姐姐①，阿伽门农，我的父亲，我唯一的国王，请你们倾听我的祈祷吧！如果我亵渎神明，如果我冒犯了你们痛苦的亡灵，就请你们示意给我吧！赶快示意给我，好让我知道。但是，我的亲人，如果你们认为我说得对，那么，就请你们不要作声，不要让一片树叶、一茎青草晃动，不要让任何声响来打扰我神圣的舞蹈：因为我为欢乐而舞，为人类的安宁而舞，为幸福和生活而舞。啊，我的亲人，我要求你们保持肃静，以便让我周围的人知道，你们的心是和我在一起的。

〔舞蹈。

人群中声音　她跳了！看她，轻盈得如同跳动的火焰；她在阳光下舞蹈，有如风展旗帜飒飒作响。——而且亡灵们默不作声！

少妇　你们看她那心醉神迷的样子——不，亵渎神明的人绝不会有这样的面庞。对啦！埃癸斯托斯，埃癸斯托斯！你一言不发——为什么你不回答？

埃癸斯托斯　跟臭畜生有什么可争论的？把它们杀了就是！以前我饶了她一命，真是大错特错了。不过，这个错误还可以挽回：不要怕，我立即把她砸死在地上，她的整个家族也就随之灭绝了！

众人　威胁不等于回答，埃癸斯托斯！除此以外，你就对我们

---

① 伊菲革涅亚为阿伽门农与克吕泰涅斯特拉所生之长女。希腊联军将开赴特洛伊时，阿尔忒弥斯女神发怒，使海上起逆风，无法航行。阿伽门农依照先知卡尔卡斯的话，杀了伊菲革涅亚来献祭，以平息女神的愤怒。

说不出什么别的了么？

少妇　她跳着舞着，笑容满面，幸福得很，而且亡灵似乎在保护着她。啊，厄勒克特拉，太令人羡慕了！你看我，我也象你一样，伸开双臂，将我的胸脯敞向太阳！

人群中声音　亡人保持着沉默；埃癸斯托斯，你欺骗了我们！

俄瑞斯忒斯　亲爱的厄勒克特拉！

朱庇特　他妈的，我要挫挫这女孩的傲气。（伸出手臂）波济东，卡里布，卡里邦，吕拉比。

〔堵塞岩洞口的巨石沿神庙台阶滚下，轰然作响。厄勒克特拉停止舞蹈。

众人　太可怕了！

〔静场。长久的沉默。

大祭司　噢，卑怯轻浮的百姓们；亡灵们报复了！你们看，苍蝇有如滚滚烟尘向我们扑来！你们听了亵渎神明的话语，我们遭到了诅咒！

众人　我们什么事也没干，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她来了，用她包藏祸心的话语诱惑了我们！把这个女巫扔到河里去，把她扔到河里去！烧死她！

一位老妇　（指着那位少妇）还有她！她听那番话就象吃蜜糖一样舒服！把她的衣服扒下来，让她赤身露体，拿鞭子抽得她皮开肉绽！

〔众人抓住了少妇，几个男人登上台阶，朝厄勒克特拉扑去。

埃癸斯托斯　（重又挺直身板）肃静，狗男女们！挨着个儿回到你们的位置上去，让我来处置她。（静场）怎么样？你们看见了吧，不服从我是什么下场？现在，你们还怀疑你们的首

领吗？回家去吧，亡灵会陪伴着你们，整个白天和整整一夜，他们是你们的客人。在餐桌上，炉灶边，在床上，给他们让出个位置来，尽量用你们堪称典范的行动，使他们忘掉这一切。至于我本人，虽然你们对我的怀疑触犯了我，但是，我宽恕你们。可是你，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怎么样？我这次没成功。下次我要搞好些。

埃癸斯托斯　我不会给你下一次的机会！城邦的法律不允许我在这节日期间惩处人。你知道这一点，所以你滥用了这条规定。但是，你不再是城邦的一员了，我驱逐你出去。你就穿着这件不要脸的衣裙光着脚离开，不许携带行李。如果明天黎明时，你还在我们的城垣内，我要下令，任何遇到你的人，都可以象杀死一只癞皮羊一样杀死你。

〔埃癸斯托斯下，卫士随下。人群列队从厄勒克特拉身旁走过，向她挥舞拳头。

朱庇特　（向俄瑞斯忒斯）怎么样，我的主人？你受感化了吧？这是一段道德教育，或者是我完全搞错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指着厄勒克特拉）这个女人……

俄瑞斯忒斯　这位女子是我的姐姐，老家伙！走开，我要和她说几句话。

朱庇特　（凝视他好一会，然后，耸耸肩膀）随您便吧！

〔朱庇特下，保傅随下。

第 四 场

〔厄勒克特拉(站在神庙的台阶上),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抬起头,注视着他)啊!是你,菲勒勃?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你再不能在这城市里呆下去了。你有危险。

厄勒克特拉　有危险?啊,真的!你看见了,我败得好惨。这多少是你的过错,你要知道。不过,我不怪你!

俄瑞斯忒斯　我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你骗了我。(下台阶,向俄瑞斯忒斯走去)让我看看你的脸。是的,我上了你眼睛的当。

俄瑞斯忒斯　时间紧迫,厄勒克特拉。听我说:咱们一起逃走。有个人正在给我搞马匹,我骑马带着你,你坐在我身后。

厄勒克特拉　不!

俄瑞斯忒斯　你不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厄勒克特拉　我不愿意逃走。

俄瑞斯忒斯　我带你到科任托斯去。

厄勒克特拉　(笑)哈哈!科任托斯……你看,虽然你是无意的,但你还在骗我。我,到科任托斯我能干些什么呢?我还是应该冷静些。昨天我依然有着不高的愿望:当我低垂着眼帘服侍他们用饭的时候,我从睫毛间注视着国王夫妻。那上了年纪的美人,面孔呆滞死板;那男的,肥胖而苍白,干瘪的嘴巴,黑黑的连腮胡子从这边耳朵长到那边耳朵,好象连成一串的蜘蛛。我想着能有一天,看见一股热气,一小股笔

直的热气，有如严寒的早晨呼出的一口气一样，从他们豁开的腹部升起。我向你发誓，这就是我的全部夙愿，菲勒勃。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我不应当相信你：你的目光并不那么诚实。你知道我认识你以前想过什么吗？我想，一个聪明人在世上，除了有一天能够对其所受之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外，恐怕再也不能期望别的了。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如果你跟我走，你就会看到，人们还可以期望很多很多别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一个聪明人。

厄勒克特拉　我再也不愿意听你说了。你把我害苦了。你来到这里，细腻得有如少女的脸上，眼睛发出如饥似渴的光芒；你使我忘记了仇恨。我松开了攥紧的双手，让我唯一的珍宝滑到了脚下。我本来以为用说教可以治好这里的人们。事情的经过，你已经看见了：他们喜欢他们的痛苦，他们需要有个老伤口，他们用肮脏的指甲去抓挠，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它。其实应该用暴力来医治他们，只能以毒攻毒。永别了，菲勒勃，走开吧，让我和我可怕的幻梦为伴吧！

俄瑞斯忒斯　他们要杀死你的。

厄勒克特拉　这里有一座庙宇，阿波罗[①]神庙。有时罪犯躲在庙内。只要他们呆在里面不出来，谁也休想触动他们一根毫毛。我就藏身庙内好了。

俄瑞斯忒斯　你为什么拒绝我的帮助呢？

厄勒克特拉　应该帮助我的不是你。会有别的人来解救我的。（稍停）我的弟弟没有死，我知道。我等待着他。

俄瑞斯忒斯　如果他不来呢？

① 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又是诗歌、音乐、预言之神，亦能救苦救难，又称“拯救之神”。

厄勒克特拉　他会来的，他不会不来。他属于我们的家族，你懂吗？他和我一样，生下来血液里就带有犯罪和不幸。他是一位伟大的武士。两只血红的大眼睛，和我们的父亲一模一样，总是蕴含着愤怒。他受着痛苦的折磨，对自己的命运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就象被剖了腹的马，四蹄与五脏六腑搅成一团。现在，只要稍微一动，他就会把五脏六腑掏出来。我敢肯定，他会来的，这个城市吸引着他。因为在这里他能制造最大的灾祸，并且自食最大的恶果。他要来的，低垂着头，痛苦不堪，急不可耐。他使我感到害怕：每天夜里我在睡梦中都看见他，并惊叫着醒过来。然而我等着他，我爱他。我必须留在这里，以引导他的怒火——我是有头脑的——并亲手将罪人指给他看，对他说："刺吧，俄瑞斯忒斯，砍吧，罪人就在这里！"

俄瑞斯忒斯　如果你弟弟并非你所想象的那样呢？

厄勒克特拉　那你说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儿子该怎么样？

俄瑞斯忒斯　如果他在一个幸福的城邦中长大，不愿意再报效他的家族了呢？

厄勒克特拉　那我就朝他脸上啐一口唾沫，对他说："滚开吧，你这只狗，滚到女人堆里去。你简直是个女人胚。然而，你打错了算盘，你是阿特柔斯的孙子，你逃不脱阿特柔斯家人的命运！你宁愿蒙受耻辱，不愿犯罪，随你的便吧！但是，命运要找上门来，那时你就要先蒙受耻辱，然后身不由己地犯下罪孽！"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我就是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叫喊失声）你说谎！

俄瑞斯忒斯　凭我父亲阿伽门农的亡灵，我向你发誓：我是俄瑞斯忒斯。（沉默片刻）怎么？还等什么，干嘛不往我脸上啐呀！

厄勒克特拉　我怎么能这样做呢？（看着俄瑞斯忒斯）这漂亮的额头，是我弟弟的额头。这闪闪发光的眼睛，是我弟弟的眼睛。俄瑞斯忒斯啊！我倒宁愿我弟弟死了，让你还是菲勒勃。（腼腆地）你真的在科任托斯生活过吗？

俄瑞斯忒斯　不，是雅典的市民将我抚育成人。

厄勒克特拉　看上去，你真年轻！你打过仗吗？你身旁佩的剑，你使用过吗？

俄瑞斯忒斯　从来没有。

厄勒克特拉　当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并不太孤独：我在等待着另外一个人。我只想着他的力量，而从不想我自己的弱小。现在，你就在我眼前了。俄瑞斯忒斯曾经是你。我望着你，我明白了，我们是两个孤儿。（稍停）可是你知道，我爱你。比起想象中的俄瑞斯忒斯来，我更爱你。

俄瑞斯忒斯　如果你爱我，那就来吧：我们一道逃走。

厄勒克特拉　逃走？和你？不。阿特柔斯家族的命运应该在这里决定。我是阿特柔斯家族的一员。我对你一无所求。我再也不愿意向菲勒勃要求什么了。但是我留在这里。

〔朱庇特出现在舞台后部，躲藏起来偷听他们谈话。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我是俄瑞斯忒斯，你的弟弟。我也是阿特莱家族的一员，你的位置是在我身旁。

厄勒克特拉　不，你不是我弟弟，我也不认识你。俄瑞斯忒斯已经死了，这对他实在是再好也不过了。从今以后，我要在祭奠我父亲和我姐姐的亡灵时，一道祭奠他的亡灵。可是你，

你来索取阿特柔斯家族的姓氏，你是什么人，可以自称是我们家族的人呢？难道你曾经在谋杀阴影的笼罩下生活过么？你应是个文静的孩子，神态温柔端庄，带有你养父的高傲神态，一个干干净净的孩子，两眼充满自信，闪闪发光。你相信人们，因为他们在餐桌上，在床榻边，在楼梯上，都对你笑容可掬，因为他们是人的忠实奴仆。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因为你有万贯家财，你的玩具数不胜数。可能有时你想过，人世并不那么丑恶。你认为在生活中随波逐流是一种乐趣，就象洗一个舒舒服服的温水澡，发出惬意的呻吟那样。而我，六岁时便沦为女仆①，我对一切都不相信了。（稍停）走开吧，好心人。好心人对我毫无用处：我需要的是一个同谋。

俄瑞斯忒斯　你想，我会抛下你孤单单一个人么？既然你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希望，你留在这儿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厄勒克特拉　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永别了，菲勒勃。

俄瑞斯忒斯　你赶我走么？（走了几步又停下）你等待着一个气势汹汹的武士，我与他并不相象，难道这是我的过错么？如果来的果然是那样的人，你会抓住他的手，对他说："砍吧！刺吧！"而对我，你什么要求也没有。上帝啊，我是什么人啊，连我的亲姐姐，竟然都不考验我一下，就不认我了？

厄勒克特拉　啊！菲勒勃，我不能在你没有仇恨的心灵上压这样一副重担！

俄瑞斯忒斯　（痛苦不堪）你说得真好：没有仇恨。也没有爱。你，我本来可以爱你的。本来可以……然而，为了爱，为了

---

① 按照希腊神话传说，这是不可能的。阿伽门农出征特洛伊十年。厄勒克特拉与俄瑞斯忒斯均应为出征前所生。

恨，应该献出自己。一个人，出生富裕之家，稳稳地置身于他的财富之中，某一天，他把自己奉献给了爱，奉献给了恨，并且和自己一起，把他的土地、房屋和往昔的回忆都献出去了。这个人是美的。而我是什么人，我又有什么可以献出来呢？我不过是苟活于世：今天在城中游荡的幽灵，我比任何一个都更虚无缥缈。我体会过幽灵的爱情，有如轻烟一般捉摸不定，稀疏淡薄；但是我没有体验过活人炽热的感情。(稍停)耻辱啊！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我的姐姐却不肯认我。现在，我该走向何方？哪一个城邦该是我的落脚之处呢？

厄勒克特拉　难道没有这么一个城邦，那儿有美丽的姑娘等待着你么？

俄瑞斯忒斯　没有任何人等待着我。我从这个城市走到那个城市，对于别人也好，对我自己也好，都是外邦人。我走过之后，城门随即关闭，犹如涟漪消失后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我离开阿耳戈斯之后，除了在你心头留下幻想破灭的辛酸以外，此行还能留下什么呢？

厄勒克特拉　你向我说过有幸福的城市……

俄瑞斯忒斯　对幸福我是朝思暮想的。我希望有我自己对往昔的回忆，有我自己的土地，在阿耳戈斯人中间有我自己的地位。(静场)厄勒克特拉，我不离开这里。

厄勒克特拉　菲利勃，走吧，我求求你：我真可怜你。如果我是你心目中的亲人，你就走吧。你只会遭到不幸，而且你清白的心地，说不定会使我的计划遭到失败。

俄瑞斯忒斯　我不走。

厄勒克特拉　你以为在这儿我会让你那讨厌的纯洁保持下去，

让你留下作吓人的无言的法官，审判我的行动么？为什么你还固执己见呢？这里没有一个人要你。

俄瑞斯忒斯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厄勒克特拉，你不能拒绝给我这个机会。请你理解我：我要成为某一个地方的人，众人中的一员。就说一个奴隶吧，当他走过的时候虽然疲惫不堪，心情抑郁，背负重物，步履艰难，为使自己不跌倒，望着自己的脚，只能看到自己的脚，但他是走在他的城市之中，有如一片树叶长在绿叶丛中，有如一棵树长在森林之中。虽然令人压抑而且灼热，但阿耳戈斯就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阿耳戈斯的一切。厄勒克特拉，我愿意当这个奴隶，我多么希望将城市拉在我的身旁，裹在我的身上，就象裹在毯子里一样。我不走了。

厄勒克特拉　即使你在我们当中呆上一百年，你也永远是个外邦人，比在大路上游荡还要孤单。人们将垂下眼帘，用眼角乜斜你。如果你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说话也要放低嗓门。

俄瑞斯忒斯　为你们效劳真的如此之难吗？我可以保卫城池，我也有黄金，可以赒济你们的穷苦人。

厄勒克特拉　我们既不缺少将校，也不缺乏乐善好施的慈善人。

俄瑞斯忒斯　那……

〔低头走了几步。朱庇特出现，搓手注视着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重又抬起头）至少让我看明白也好啊！啊，宙斯①，宙斯，上天之王，我很少有求于你，你也很少垂青于我。但你可以为我作证，我从来是与人为善的。现在，我厌

① 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主宰一切。

倦了，我再也不分善与恶，我需要的是给我指出一条我应走的路。宙斯，难道一个国王的儿子，被赶出他出生的城市，就真的该虔诚地忍受放逐之苦，低垂着头，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离开他的家乡么？这就是你的意愿么？我实在不能相信。然而……然而你又不许杀生……啊！谁在谈起杀生？我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宙斯，我向你祈求：如果忍气吞声和甘受胯下之辱是你强加给我的天条，就请你向我显圣吧，因为我对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朱庇特 （自言自语）怎么办？对，为你效劳！阿布拉克萨斯，加拉，加拉，啐，啐！

〔巨石周围光芒四射。

厄勒克特拉 （笑出声来）哈！哈！今天圣迹接二连三出现！你看，虔诚的菲勒勃，你看，求教众神得到的就是这个！（狂笑不止）善良的年轻人……虔诚的菲勒勃："向我显圣吧，宙斯，向我显圣吧！"于是，神圣的巨石周围光芒四射。走开吧！到科任托斯去吧！到科任托斯去吧！走吧！

俄瑞斯忒斯 （注视巨石）那么……这就是善么？（稍停，久久注视巨石）乖乖地听话。乖乖地。总是说"对不起"和"谢谢"……是么？（稍停，一直注视着巨石）善。他们的善……（稍停）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快走，快走吧！不要让这位贤哲的奶娘失望，她正从奥林匹斯山顶①向你俯下身来。（戛然而止，目瞪口呆）你怎么啦？

---

① 奥林匹斯山在希腊北部马其顿与忒萨利亚之间，高约三千二百公尺，是希腊半岛最高的山。古人相信它的顶巅直入云中，认为它是众神居住的地方。

俄瑞斯忒斯　（声音变了）还有一条路。

厄勒克特拉　（惊恐万状）不要违抗了，菲勒勃。你已经请示过众神的旨意了；那好啦！你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了。

俄瑞斯忒斯　旨意？……是的……你是指这巨石四周的光芒么？这光芒并不是为我闪射的。现在谁也不能再对我发号施令了。

厄勒克特拉　你说话叫人摸不着头脑。

俄瑞斯忒斯　你现在忽然间距离我多么遥远啊……一切都改变了，变得多么厉害啊！在我周围，以前存在着有生机的、热乎乎的东西。现在有什么东西刚刚死去了。一切都是多么空虚……啊！茫茫的空间，漫无边际……（走了几步）黑夜降临了……你不觉得天冷了吗？……可是，是什么……是什么刚刚死去了？

厄勒克特拉　菲勒勃……

俄瑞斯忒斯　我告诉你还有一条路……我的路。你没有看见吗？这条路从这里开始，下坡通向城里。应该下去，你懂吗，一直下到你们那里去。你们是在一个洞穴的尽头，最里头……（向前，朝厄勒克特拉走去）你是我的姐姐，厄勒克特拉，这座城市是我的城市。我的姐姐！

〔抓住厄勒克特拉的手臂。

厄勒克特拉　放开我！你弄得我好疼，你使我害怕——而且我不属于你。

俄瑞斯忒斯　我知道。还不属于我，我还太轻。我必须用一个重大的罪行作为我的压舱之物，使我直沉下去，直沉到阿耳戈斯的渊底。

厄勒克特拉　你准备干什么？

俄瑞斯忒斯　等等。让我向这个无瑕的轻薄之物告别，它就是我过去的形象。让我向我的青春年华告别。科任托斯或雅典的傍晚，充满歌声、芳香四溢的夜晚，将永远不再属于我了。清晨，充满希望的清晨……好了，永别了！永别了！（朝厄勒克特拉走去）来，厄勒克特拉，好好看看我们的城市。它就在那边，在阳光映照下通红一片，人和苍蝇嗡嗡作响。夏日的午后，它处于不能自拔的麻木之中。它的每一堵墙壁，每一个屋顶，每一扇关闭的门扉，都不欢迎我。然而，必须征服这个城市，从今天早上我就感觉到了这一点。你也一样，厄勒克特拉，也要征服你。我会征服你们的。我要变作一把利斧，将这顽固的城墙劈作两半。我要把这些笃信宗教的人家砸烂，从它们开裂的伤口会散发出饲料和焚香的气味。我要变作一把大斧，砍进这座城市的心脏，就象一把大斧砍进橡树树心一般。

厄勒克特拉　你变得多么厉害！你的眼睛不再闪闪发亮，而变得暗淡无光了。唉！菲勒勃，你从前那样温柔！而现在，你跟我讲话，就象我梦中的那个人和我讲话一样。

俄瑞斯忒斯　听我说：这些人被他们死去的亲人包围，在他们阴暗的房间里瑟瑟发抖。假如说，我将他们全部的罪行都承担起来，假如说我想作一个名副其实的"盗窃悔恨的人"，将他们的全部悔恨都放在我的心上：欺骗了她丈夫的那位女子的悔恨，让他母亲死去的那位商人的悔恨，将欠他债的人搜括至死的高利贷者的悔恨。到了那一天，我心头的悔恨将比阿耳戈斯的苍蝇还要多，全城的悔恨都将集中在我的身上，你说，我不是就获得了城邦公民权，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了吗？到那时候，在你们血迹斑斑的城墙之中，我不是

也和呆在自己家里一样了吗？不是正象那个围着红色围裙的屠夫，四周挂着他刚刚宰完的带血的牛肉，呆在自己的铺子里一样吗？

厄勒克特拉　你想为我们抵罪么？

俄瑞斯忒斯　抵罪？我说要把你们的悔恨放在我的心头，但我并没有说将这些聒噪的飞禽如何处置：说不定我要拧断它们的脖子。

厄勒克特拉　你怎么能承担起我们的痛苦呢？

俄瑞斯忒斯　你们只要要求摆脱痛苦就行了。事实上，强迫你们在心中保留这些痛苦的，就是国王和王后。

厄勒克特拉　国王和王后……菲勒勃。

俄瑞斯忒斯　众神为我作证，我本来是不愿让他们流血的。

〔静场良久。

厄勒克特拉　你太年轻，太软弱了……

俄瑞斯忒斯　怎么，现在你要后退了么？把我藏在王宫里，今天晚上带我到国王王后的床榻跟前，你就会看到我是不是太软弱。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这是你第一次叫我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是的。果真是你。你是俄瑞斯忒斯。我认不出你来了，因为我等待着的你不是这个样子。然而，我口中这股苦味，这股发烧的味道，我在梦中已经尝到过千百次了，我辨别得出来。你终于来了，俄瑞斯忒斯，你决心已下。我现在，就象在梦中一样，正处于一个无法弥补的行动的起点上，我害怕——就象在梦中一样。啊，日夜盼望的时刻、又怕它到来的时刻啊！现在，每时每刻都息息相关，有如一台机

器上的大小齿轮互相咬紧一样。我们一刻也不能怠慢，直到让他们两人都四脚朝天躺在地上，面孔就象被踩了一脚的桑葚。让他们血流满地！正是你要结果他们。从前你的眼光多么温柔！唉！我永远不会再看见那柔和的目光了，永远也不会再看见菲勒勃了。俄瑞斯忒斯，你是我的兄长，你是咱们家的家长[1]，拥抱我吧，保护我吧！我们正在迎接极大的苦痛。

〔俄瑞斯忒斯将厄勒克特拉抱在怀里。朱庇特从藏身之处走出，悄然离开。

——幕 落

第 二 景

〔王宫中。宝座大殿。一尊朱庇特雕像，表情可怖，血迹斑斑。日暮时分。

第 一 场

〔厄勒克特拉首先上场，然后向俄瑞斯忒斯摆手示意，俄瑞斯忒斯上。

俄瑞斯忒斯　有人来了！（拔剑在手）

厄勒克特拉　是巡逻的士兵。跟我来，我们藏在这里。

〔二人藏身于宝座之后。

---

① 古希腊习俗，父死后，子为家长。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隐藏),士兵二人。

士兵甲　这苍蝇今天不知道怎么了,跟疯了一样。

士兵乙　苍蝇闻到了死人味道,高兴了。我连呵欠都不敢打,怕一张嘴,苍蝇就冲进来,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地飞进我的嗓子眼。(厄勒克特拉猛一露头,又隐藏起来)咦,有什么响动。

士兵甲　是阿伽门农坐在宝座上。

士兵乙　是他那大屁股压得宝座板嘎嘎直响?不可能,伙计,死人可没有分量。

士兵甲　一般平民百姓是没有分量的。可是他,成为王室死人以前,可是一位活生生的国王啊!不管年头好坏,平均总有一百二十五公斤吧!若是他剩不下几斤重,那才稀奇呢!

士兵乙　那么……你确信他在这儿?

士兵甲　那你说他在哪儿?我要是一位故去的国王,嘿,要是每年有二十四小时可以还阳,我肯定回来坐在我的宝座上。坐上一整天,追忆以前的大好时光,不去祸害任何人。

士兵乙　你现在活着,你才这么说。你要是死了,大概也和别的死人一样干坏事。(士兵甲给了士兵乙一个嘴巴)嗬嗬!这还了得!

士兵甲　这是为你好。你看,我一下子就打死了七个,简直是一群。

士兵乙　一群死人?

士兵甲　不是。一群苍蝇。哎呀,我满手都是血。(往军裤上擦

手）该死的苍蝇！

士兵乙　上帝让它们生出来就是死的那该有多好！你看这儿这些死人，一个个全都一声不吭，规规矩矩呆着，毫不碍事。苍蝇死了，大概也差不多。

士兵甲　住嘴！我捉摸呀，说不定这儿还得加上苍蝇的幽灵……

士兵乙　谁说不是呢！

士兵甲　你想想看！这些小玩艺儿，每天上百万地死去。要是把去年夏天以来死的苍蝇都在城里放出来，有一个活的，就得有三百六十五只死的，围着我们嗡嗡转。呸！那空气都得腻乎乎的，全是苍蝇。到那时，一张嘴就得吃苍蝇，一呼吸就得进苍蝇，一股一股的苍蝇粘乎乎的，钻到我们的气管和肠胃里去……喂，你说，说不定这间屋子有怪味，就是因为这个。

士兵乙　唔！象这么大的一千平方尺的大殿，有几个死人就能熏臭了。人说死人有口臭。

士兵甲　我告诉你，这些死人相互吸血呢……

士兵乙　我跟你说，有点不对劲：木板直响。

〔士兵甲乙从右边走到宝座后面观察。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从左边绕到前面，绕过宝座台阶。等士兵从左边出来时，他们已从右边回到藏身之处。

士兵甲　你看，明明白白没人嘛！这是阿伽门农，我告诉你，这是神圣的阿伽门农！他大概坐在这几层坐垫上，身子挺得笔直，象根竹竿一样，正瞧着我们；除了瞧瞧我们，他那时间可怎么打发呀！

士兵乙　那咱们最好改改姿势，苍蝇弄得鼻子直痒痒，也只好

认了。

士兵甲　我倒宁愿呆在哨所里，来上一盘棋，那该多美！在那儿，回来的死鬼是咱们的伙伴，也和咱们一样，是普通一兵。可在这儿，我一想到先王坐在上边，数着我上衣上缺几颗钮扣，就象将领检阅我们似的，我就觉得不自在。

〔埃癸斯托斯、克吕泰涅斯特拉上，仆人掌灯随上。

埃癸斯托斯　下去！

第　三　场

〔埃癸斯托斯，克吕泰涅斯特拉，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隐藏）。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你怎么啦？

埃癸斯托斯　你看见了么？要不是我用恐怖吓住他们，转眼之间，他们就会把悔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使你心神不安的，难道就是这个么？在必要的时候，你总是有办法使他们那股反叛劲顿然消失的。

埃癸斯托斯　可能。这套把戏对我真是易如反掌。（稍停）我后悔不该惩处厄勒克特拉。

克吕泰涅斯特拉　是因为她是我生的么？既然你高兴那么做，那就行了。凡是你做的事，我都觉得做得好。

埃癸斯托斯　夫人，我感到后悔并不是因为你。

克吕泰涅斯特拉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你并不喜欢厄勒克特拉。

埃癸斯托斯　我受够了。我用手臂，将全国百姓的悔恨托在空中，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我穿得象个吓唬人的稻草人，

这些黑衣服最后把我的灵魂也给染黑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可是，老爷，我自己……

埃癸斯托斯　我知道，夫人，我知道：你马上要向我提起你的悔恨。真的，我很羡慕你，这悔恨充实了你的生活。我呢，我没有悔恨，因此阿耳戈斯没有一个人象我这样忧伤。

克吕泰涅斯特拉　我亲爱的老爷……（挨近埃癸斯托斯）

埃癸斯托斯　别过来，你这轻浮的女人！他在看着，你不感到羞耻吗？

克吕泰涅斯特拉　他在看着？谁能看见我们？

埃癸斯托斯　怎么？国王呀！今天早晨把死鬼放出来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老爷，我求求你……死鬼在地底下，不会这么快就妨碍我们。难道你忘了，这套鬼把戏是你自己为老百姓编出来的？

埃癸斯托斯　夫人言之有理。你瞧我很累了，你走开吧，我要一个人好好想想。

〔克吕泰涅斯特拉下。

第　四　场

〔埃癸斯托斯，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隐藏）。

埃癸斯托斯　朱庇特，难道你需要的阿耳戈斯王就是如此模样么？我去，我来，我会高声叫喊，我到处摆出这副盛气凌人的可怕的架势，凡是瞥见我的人都感到自己罪孽深重。然而我是一个空空的躯壳：一头野兽在我不知不觉中吞食了我的五脏六腑。此刻，我顾影自怜，发现我比死去的阿伽门农更加是个死人。我说过我很忧伤吗？那我是说谎。一片

茫茫沙漠，在清澄虚无的天空之下，无数虚无的黄沙，这既不是忧伤，也不是快乐，它是阴森可怖的。啊！只要我能流下一滴眼泪，就是送掉我的王国，也在所不惜啊！

〔朱庇特上。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朱庇特。

朱庇特　诉说你的愁怨吧，你是一个与其他国王差不多的国王。

埃癸斯托斯　你是什么人？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朱庇特　你认不出我来啦？

埃癸斯托斯　滚出去，否则我要叫卫士痛打你一顿。

朱庇特　你认不出我来啦？可是你见过我。梦中见过。对，我那时模样比现在可怕。（雷鸣电闪，朱庇特现出可怖神情）是这模样？

埃癸斯托斯　朱庇特！

朱庇特　这就对了。（又变得笑容可掬，走近雕像）这是我吧？阿耳戈斯的居民们，他们祈祷时看见的我，是这样的吧？当然喽，一位天神能这样面对面端详自己的形象，是难得的事。（稍停）我长得真是丑陋不堪！他们大概不会很喜欢我。

埃癸斯托斯　他们怕您。

朱庇特　太妙了！我要人家喜欢我有什么用！你呢，你喜欢我吗？

埃癸斯托斯　您要我怎么样呢？我难道不是已经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了吗？

朱庇特　永远不够！

埃癸斯托斯　我要累死了！

朱庇特　不要夸大其辞吧！你身体不错，又肥又胖。这我倒不怪你。这是上等的王室油脂，黄黄的就象蜡油。这倒是需要的。你注定还要活上二十年。

埃癸斯托斯　还要二十年！

朱庇特　你希望死么？

埃癸斯托斯　是的。

朱庇特　如果有一个人走进这里，手执出鞘的利剑，你会引颈待毙么？

埃癸斯托斯　我不知道。

朱庇特　好好听我说。如果你象小牛一样任人宰割，我们就要惩处你，惩一儆百，叫你永生永世作鞑靼人的王。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

埃癸斯托斯　有人要杀我？

朱庇特　似乎如此。

埃癸斯托斯　厄勒克特拉？

朱庇特　还有一个人。

埃癸斯托斯　谁？

朱庇特　俄瑞斯忒斯。

埃癸斯托斯　啊！（稍停）那好，这是在劫难逃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朱庇特　“我有什么办法呢？”（改变口气）立即下令，逮住一个年轻的自称名叫菲勒勃的外邦人。叫人把他和厄勒克特拉关进地牢——我准你把他们永世扔在地牢里。好啦！你还等什么？叫卫士吧！

埃癸斯托斯　不。

朱庇特　请问你能否把拒绝的理由告诉我？

埃癸斯托斯　我疲倦了。

朱庇特　为什么盯着你的脚尖？你布满血丝的大眼睛，转过来望着我！看这，看这！你出身高贵，却象一匹马一样愚蠢。不过，你的这种抗命不从与那些使我激怒的违抗有所不同，这好比是一点调味的辣子，过一会儿，会使你的俯首听命显得更加有味。我知道你最后会接受的。

埃癸斯托斯　告诉您，我不愿意按您的意图行事了。我过去干得太多了！

朱庇特　加油！顶吧！顶吧！啊！我喜欢你这样的心灵！你双眼闪射出炯炯的光芒，握紧拳头，当着朱庇特的面拒绝服从。然而，你这没有头脑的家伙，你这匹小马驹，不听话的小马驹，你心里早就跟我说同意了。好，你得服从。你以为我会无缘无故离开奥林匹斯山么？我是想预先给你报个凶信，希望阻止这场凶杀。

埃癸斯托斯　给我报个信！……这真奇怪呀！

朱庇特　相反，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想使你避开这个危险。

埃癸斯托斯　谁要求您这样做的？阿伽门农，那时您给他报信了么？他可是很想活的！

朱庇特　啊，你这天生忘恩负义的家伙！啊，你这个讨厌的人！我对你，比对阿伽门农更亲，我向你证明了这一点，你反倒怨气冲天。

埃癸斯托斯　比阿伽门农更亲？我？您亲的是俄瑞斯忒斯。您容许我毁掉自己，任凭我手执斧头，直奔国王的浴盆——那时肯定您在神山之巅舐着嘴唇，心中暗想，罪人的灵魂是多

么令人惬意。可是今天，您保护着俄瑞斯忒斯，不让他犯罪——而我，您促使我杀了父亲；您又选中了我，拉住要报仇的儿子的胳膊。我大概只配当一个杀人凶手。而他，对不起，肯定您对他另有打算了。

朱庇特　多么奇怪的嫉妒！放心吧；我喜欢他并不胜于喜欢你。我谁都不喜欢。

埃癸斯托斯　那么，不公平的神明，请您看看你们叫我成了什么人！您说，如果您今天要阻止俄瑞斯忒斯蓄谋的凶杀，那您从前为什么又允许我杀人？

朱庇特　并不是所有的罪行都同样地令我讨厌。埃癸斯托斯，你我都是王，我坦率地对你讲：第一件罪行，是我犯的，因为我创造出的人是会死的。自那以后，你们这些杀人凶手，又有什么办法呢？要杀死你们的受害者吗？好吧，反正受害者本身就已孕育着死亡。你们最多是加速了这个死的发展过程而已。如果你不杀死阿伽门农，你知道他后来的遭遇如何吗？三个月以后，他应该患中风，死于一位美丽的女奴的怀抱之中。可是你的罪行帮了我的忙。

埃癸斯托斯　帮了您的忙？十五年来，我一直在赎罪，这罪行反倒帮了您的忙？真是倒霉透了！

朱庇特　怎么？正是因为你赎罪，这才帮了我的忙呀！我喜欢付出代价的犯罪。我很喜欢你的罪行，因为那场凶杀是缺乏理智的，昏头昏脑的，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老式的，与其说是人祸，不如说更象天灾。你对我不曾有一瞬间的对抗，你在极度疯狂和恐惧之中猛砍下去。等到狂热平息下来，你带着恐惧的心理反复考虑你的行为，于是你不想承认了。然而我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死了一个人，却有两

万人堕入悔恨之中，这就是结论。我这笔买卖做得合算！

埃癸斯托斯　我明白了您这番话的涵义：俄瑞斯忒斯是不会懊悔的。

朱庇特　毫无疑义。此刻他正在头脑冷静地、稳稳当当地、颇为得法地设计他的计划。一场毫无悔恨、肆无忌惮、平静无波的凶杀，在杀人凶手心灵中这事如雾气一般轻盈，毫无压力，这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我一定要阻止！啊，我痛恨新的一代所犯的这些罪；这些罪有如稗子一样，徒劳无益。这个温柔的年轻人，会象宰小鸡一样将你杀死，然后走开。双手沾满鲜血，良心却不受谴责。我如果处在你的地位，我真的会感到受了羞辱。来！叫你的卫士吧！

埃癸斯托斯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不叫。正在酝酿的这场凶杀令您那样不快，因此它反而使我高兴。

朱庇特　（改换口气）埃癸斯托斯，你是国王，我这是向你作为国王的良心说话，因为你喜欢统治。

埃癸斯托斯　那又怎么样？

朱庇特　你恨我。但是咱们是亲戚。我按照我的形象塑造了你：一个国王，他就是一位地上的神明，象神明一样高贵和阴森可怕。

埃癸斯托斯　阴森可怕？您？

朱庇特　你看看我！（静场良久）我跟你说了，你是按照我的形象塑造的。我们两个人都要使天下安宁。你在阿耳戈斯，我在全世界。在我们的心头，沉重地压着同一个秘密。

埃癸斯托斯　我没有秘密。

朱庇特　有。跟我有同样的秘密。使众神和众国王痛苦的秘密，这就是：人是自由的。埃癸斯托斯，他们是自由的。这

一点，你知道，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埃癸斯托斯　那当然喽！如果他们知道，还不在我王宫四周放火，把它付之一炬！十五年来，我一直搞这套把戏，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力量。

朱庇特　你很明白，咱们都一样。

埃癸斯托斯　一样？一位天神说他和我一样，这不是天大的滑稽吗？自我上台以来，我的全部言行都旨在塑造我的形象，我要使我的形象深深印在每个臣民的心中，即使他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感到我严厉的目光透入他的思想深处。然而第一个受害者竟是我自己；我也只会用他们看我的眼光来看我自己了。我俯身于他们心灵的井口，在井底看见了我自己的形象。它使我感到厌恶，把我吓得目瞪口呆。万能的神啊，无非别人对我心怀恐惧罢了，除此之外，我是个什么呢？

朱庇特　那你以为我又是个什么呢？（指着雕像）我也一样，我有我的形象。你以为我见了它不感到头晕目眩么？十万年来，我在世人面前舞蹈。一种缓慢、阴沉的舞蹈。必须让他们瞧着我：只要他们的眼睛盯在我身上，就会忘了看他们自己。如果我稍微一走神，如果让他们的目光移开的话……

埃癸斯托斯　怎么样？

朱庇特　算了。这只跟我有关系。你疲倦了，埃癸斯托斯，但是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你会死去。我则不会。只要这大地上有人类，我就非得在他们面前跳舞不可。

埃癸斯托斯　唉！可是，是谁迫使我们非这样做不可呢？

朱庇特　没有谁，无非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着同样的嗜好。你喜欢"治"，埃癸斯托斯。

埃癸斯托斯　治。这是真话。正是为这个，我引诱了克吕泰涅斯特拉；正是为这个我杀死了国王。我希望到处有治，并且通过我来体现。我没有欲望，没有爱情，没有希望地活了这么多年，我做到了有治。噢，这可怕的神圣的嗜好啊！

朱庇特　我们不可能有别的嗜好：我是天神，而你天生就是要当国王的。

埃癸斯托斯　天哪！

朱庇特　埃癸斯托斯，我的创造物，我的会死的兄弟啊，以我们两人为之效劳的治的名义，我命令你：把俄瑞斯忒斯和他的姐姐抓起来。

埃癸斯托斯　他们真的那么危险么？

朱庇特　俄瑞斯忒斯知道他是自由的。

埃癸斯托斯　（急切地）他知道他是自由的。那么，将他关进铁窗这还不够。一个自由人呆在一座城市里，恰如一头癞皮羊呆在羊群里一样。他要把我的整个王国传染上，毁了我的事业。万能的天神啊，您还等什么，还不叫雷劈死他？

朱庇特　（缓慢地）叫雷劈死他？（稍停。疲倦，弓起背）埃癸斯托斯，众神还有一个秘密……

埃癸斯托斯　您又要对我说什么？

朱庇特　一个人的灵魂中，一旦自由爆发出来，众神对他就毫无办法了。因为这是人间的事情，应该由其他的人——也只能由其他的人来决定，是让他到处走呢，还是将他扼杀。

埃癸斯托斯　（注视朱庇特）将他扼杀？……很好。我一定服从您的命令。可是，请您再不要说什么了，也不要再呆在这儿了，因为我受不了。

〔朱庇特下。

第 六 场

〔埃癸斯托斯独自一人呆了片刻；然后，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出现。

厄勒克特拉 （跳至门边）刺死他！别让他喊出声！我把住门。

埃癸斯托斯 原来是你，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看剑！

埃癸斯托斯 我不自卫。现在我叫人也太晚了，我感到庆幸的是为时太晚了。我不自卫；我愿意你把我杀死。

俄瑞斯忒斯 那好。用什么方式无关紧要。我反正要当杀人凶手。

〔剑击埃癸斯托斯。

埃癸斯托斯 （踉跄）你刺得很准。（拚命抓住俄瑞斯忒斯）让我看看你。你真的不懊悔吗？

俄瑞斯忒斯 懊悔？为什么？我干的是正义的事。

埃癸斯托斯 正义的事，这正是朱庇特希望的事。你藏身这里，听到了他的话。

俄瑞斯忒斯 朱庇特关我什么事？正义是人的事，我不需要一位天神来指教我。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杀死你是正义之举，摧毁你对阿耳戈斯人进行统治的王国是正义之举，将他们自尊的情感还给他们是正义之举。

〔俄瑞斯忒斯将埃癸斯托斯推开。

埃癸斯托斯 疼啊！

厄勒克特拉 他站不稳了，面色苍白。太可怕了！一个人死的

时候，真难看啊！

俄瑞斯忒斯　住嘴！不要让他将别的记忆带进坟墓，只要他记住我们的快乐！

埃癸斯托斯　让你们两人都受到诅咒吧！

俄瑞斯忒斯　你这口气还没咽完？（又刺埃癸斯托斯一剑，埃癸斯托斯倒地）

埃癸斯托斯　当心苍蝇，俄瑞斯忒斯，当心苍蝇！事情还没完呢！（死去）

俄瑞斯忒斯　（用脚碰碰埃癸斯托斯）不管怎么说，对他来说，是全部完结了。领我到王后的卧室去！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她再也无法加害于我们了……

俄瑞斯忒斯　那又怎么样？……我认不出你来了。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话的。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我也认不出你来了。

俄瑞斯忒斯　那好，我一个人去。（下）

第　七　场

〔厄勒克特拉独自一人。

厄勒克特拉　她马上要喊叫了吧？（稍停。侧耳细听）他正在走廊上行走。等他打开第四扇门……啊！我曾经希望如此！我现在也是这样希望，我必须还希望如此。（注视埃癸斯托斯）这个已经死了。我所希望的原来是这个。真没想到。（走近埃癸斯托斯）我在梦中曾经上百次地看见他，就是躺

在这个地方，心口上插着一把剑，他闭着眼睛，好象睡着了。我是多么恨他，我从对他的憎恨中感到多么快乐。可现在他不象睡着的样子，他睁着眼睛，瞧着我。他死了——我心中的仇恨也和他一起死了。我在这里等待着。另外一个，在她的卧室深处，还活着。她马上就要叫喊起来。她会象野兽一样号叫。啊！这眼光我受不了。（跪下，将一件外套扔在埃癸斯托斯脸上）我所希望的到底是什么？（静场。传来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喊声）他把她刺杀了。她是我们的母亲，他把她杀死了。（立起）好了，我的仇敌全死了。几年当中，我预先享受了他们的死带给我的快乐。而现在，我的心仿佛被钳子夹住了。难道十五年之中我一直在欺骗自己吗？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我并不懦弱！我曾经期望着这个时刻的到来，我现在仍然这样希望。我曾经期望看到这只肮脏的胖猪躺在我的脚下。（扯过外套）你这死鱼一般的目光，没什么了不起！我曾经期望有朝一日看到它，现在看到了，感到欣慰。（传来克吕泰涅斯特拉较前微弱的呼喊声）让她喊吧！让她叫吧！我愿意听她恐怖的呼喊，我愿意她受痛苦折磨。（喊声停止）快乐啊！快乐啊！我快乐得流出了眼泪，我的仇敌死了，我父亲的仇报了！

〔俄瑞斯忒斯返场，手握血迹斑斑的利剑。厄勒克特拉向他奔去。

第 八 场

〔厄勒克特拉，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扑在俄瑞斯忒斯的怀里）

俄瑞斯忒斯　你怕什么？

厄勒克特拉　我不是害怕，我是陶醉了。陶醉在快乐之中。她说什么了？她有好长时间乞求你宽恕么？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我做的事，不会懊悔。然而我觉得不该谈起这些事；有些回忆是不能分享的。你知道她死了，这就行了。

厄勒克特拉　死的时候诅咒了我们吗？你只告诉我这一点：诅咒了我们吗？

俄瑞斯忒斯　是的，诅咒了我们。

厄勒克特拉　把我搂在你的怀里，我心爱的人，用尽全力紧紧地拥抱我吧！夜色是多么浓，火把的光芒都很难照透！你爱我吗？

俄瑞斯忒斯　这不是夜晚，这是晨曦。我们自由了，厄勒克特拉。我仿佛觉得我使你诞生于世，我自己也刚刚和你一起诞生。我爱你，你是属于我的。昨天我还是孤身一人，今天你属于我了。鲜血双重地将我们联结在一起：我们是同一血统，我们又共同让别人流了血。

厄勒克特拉　把你的剑扔掉！把这只手给我！（握住俄瑞斯忒斯的手亲吻）你的手指短短的，方方的。天生是双夺权和掌权的手。亲爱的手！它比我的手还要洁白。为了砍杀那杀死我们父亲的凶手，它又变得多么沉重！等等！（厄勒克特拉找来一个火把，将火把挨近俄瑞斯忒斯）我要照照你的面庞，因为夜色深沉，我看不清你。我需要看看你：我看不见你的时候，我很怕你。我的眼睛绝不能离开你。我爱你。我应该想着我爱你。你的神情好奇怪啊！

俄瑞斯忒斯　我自由了，厄勒克特拉。自由象雷一样打到了我的头上。

厄勒克特拉　自由了？我，我不觉得我自由了。你能使得这一切都不发生么？一件事情临到头上，我们就再也无法自由地使它不发生。我们从今以后永远是杀害我们母亲的凶手了，难道你能阻止它么？

俄瑞斯忒斯　你以为我愿意阻止它么？我完成了我的行动，厄勒克特拉，这一行动好。象背人过河的驮夫一样，我要把它背在肩上。我要将它背到河的那边，我才感觉到分量。背的越沉，我就越高兴，因为我的自由，就是它。昨天，我还在大地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成千上万条道路从我脚下飞逝而过，因为这些路都属于别人。这千万条道路我都走过，纤夫沿着河岸走的路，赶骡子的人走的崎岖山路，赶车人走的石板路，我全都走过。但是没有一条路是属于我的。今天，只剩下了一条路，而且上帝知道它通向哪里，然而这却是我的道路。你怎么啦？

厄勒克斯拉　我看不见你啦！灯火不亮了。我听到你的声音，但是这声音使我难受，就好象刀子割我一样。难道从今以后天空就总是这么昏暗了么，连白天也这样吗？俄瑞斯忒斯，它们来了！

俄瑞斯忒斯　谁来了？

厄勒克特拉　它们来啦！它们从哪儿来的？它们吊在天花板上，就象一串串黑葡萄，正是它们黑压压地一片把墙变成了黑色。它们挤到光线和我的眼睛之间，正是它们的影子遮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见你的脸。

俄瑞斯忒斯　苍蝇……

厄勒克特拉　你听！……你听苍蝇振动翅膀的声音，仿佛铁匠铺风箱的轰鸣！俄瑞斯忒斯，苍蝇把我们包围了。苍蝇盯住我们。过一会儿就要落在我们身上，我就会感到千百只粘乎乎的苍蝇腿在我身上爬行。俄瑞斯忒斯，往哪里逃啊？眼看着苍蝇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现在已经有蜜蜂那么大了。苍蝇要结成厚厚实实的一团团，到处跟随着我们。太可怕了！我看见了苍蝇的眼睛，成百万只眼睛在注视着我们。

俄瑞斯忒斯　小小的苍蝇能把我们怎么样？

厄勒克特拉　这是厄里倪厄斯，俄瑞斯忒斯，这是复仇女神。

人声　（在门后）开门！开门！要是不开门，就把大门撞开！

〔沉重的击门声。

俄瑞斯忒斯　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喊声引来了卫士。来！领我到阿波罗神庙去。我们在那里过夜，避开这群人和苍蝇。明天我要向我的臣民讲话。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阿波罗神庙。半明半暗。舞台中央一尊阿波罗雕像。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睡在神像脚下，手臂环抱着神像的大腿。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在他们四周围成一圈。复仇女神如同长脚鹭鸶那样站着睡觉。尽头是一扇沉重的铜门。

复仇女神甲　（伸懒腰）呵！我站着睡着了，怒火满腔，作了好些令人生气的梦。啊！美丽的狂热之花啊，我心上美丽的红花！（绕着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转）他们睡着了。他们长得多么白净，性情多么温柔！我要到他们的肚子上和胸脯上滚上一滚，恰如溪流在卵石上跳跃一样。我要耐心地在这细嫩的皮肉上磨擦，揉搓，刮磨，直到刨出骨头来。（踱了几步）啊，纯洁的仇恨之晨！多么壮丽的苏醒！他们睡着了，浑身湿漉漉的，散发出灼热的气味。而我，精神爽朗，表情严峻，我看管着。我是铁石心肠——我感到自己神圣无比。

厄勒克特拉　（酣睡中）唉！

复仇女神甲　她在叹息。喂，耐心点，你马上就会体验到我们叮咬的滋味。我们要让你在我们的抚摸下号叫不止。我要象

雄性与雌性交尾那样刺入你的体内。因为你就是我的配偶，你会感受到我的情爱的分量。厄勒克特拉，你很漂亮，比我漂亮。不过，你等着吧，我的亲吻使人衰老。不出六个月，我就会把你变成个老太婆，而我依然年轻。（俯身凝望二人）这美妙的猎物，鲜美可口，却容易腐败变质。我凝视着他们，呼吸着他们的气息，怒不可遏。啾，感觉到复仇解恨的时刻已经到来该有多么快乐！感觉到自己能张牙舞爪，凶猛异常，血管中怒火在燃烧，是多么快乐！仇恨充满我的全身，仇恨压抑着我，仇恨象乳汁一样涨满我的乳房。醒来吧，我的姐妹们，醒来吧：清晨已来临。

复仇女神乙　我梦见我咬，我叮！

复仇女神甲　别着急，今天有一位天神在保佑着他们。但是长不了，口渴和饥饿就会使他们离开这个避难地。到那时，你们就大嚼特嚼吧！

复仇女神丙　啊：我要抓他一爪！

复仇女神甲　稍等片刻，不久你的利爪就会在罪人的皮肉上划出千百条血印。过来，姐妹们，来端详端详他们。

一复仇女神　他们多么年轻！

另一复仇女神　他们多么漂亮！

复仇女神甲　享受一番吧，大多数情况下，罪人都是又老又丑的。毁坏美好的东西，这种令人如醉如痴的快乐，是千载难逢的啊！

众复仇女神　哎呀！哎呀！

复仇女神丙　俄瑞斯忒斯还几乎是个孩子。我的仇恨对他要表现出母爱的温存。我要把他苍白的脸放在我的膝上，抚摩他的头发。

复仇女神甲　然后呢？

复仇女神丙　然后我就猛然间将这两个手指头戳进他的眼睛。

〔三人齐声哈哈大笑。

复仇女神甲　他们在叹息，在焦躁不安。他们就要醒了。来，姐妹们，苍蝇姐妹们，让我们用歌声把罪犯们唤醒。

复仇女神合唱　勃兹，勃兹，勃兹，勃兹。

象那苍蝇扑上涂了果酱的面包，

我们要落在你们腐烂的心胸。

腐烂的心，出血的心，鲜美的心，

我们要采集你心上的脓血，

就象那小蜜蜂。

看吧，我们要酿成蜜，酿成美好的青蜜。

仇恨充满我们的心，还有什么样的爱情能与它抗争。

兹勃，兹勃，勃兹，勃兹。

我们将是监视各家各户的耳目，

我们将是看家的大狗，你走过时，呲着牙，面目狰狞。

我们将是天空中的嗡嗡声，飞过你的头顶，

我们将是森林中的声响，

我们将是哨音，格格的响声，嘘嘘的声音，猫头鹰的叫声，

我们将是黑夜，

你心灵上深沉的夜空。

勃兹，勃兹，勃兹，勃兹，

哎呀！哎呀！哎呀哈！

勃兹，勃兹，勃兹，勃兹，

我们吮吸脓血，是一群苍蝇，

我们和你分享一切，

我们到你口中寻觅食物，到你眼睛深处寻觅光明，

我们伴随你，直到坟墓，

到那时，我们才让位给蛆虫。

勃兹，勃兹，勃兹，勃兹。

〔舞蹈。

厄勒克特拉　（醒来）谁在说话？你们是谁？

众复仇女神　勃兹，勃兹，勃兹。

厄勒克特拉　啊！你们来了！怎么？我们确实把他们俩杀死了么？

俄瑞斯忒斯　（醒来）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你，你是谁？啊！你是俄瑞斯忒斯。走开！

俄瑞斯忒斯　你这是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你叫我见了害怕。我梦见我们的母亲仰面倒地，血流如注。她的血汇成细流，从王宫中每一扇门下流淌出来。你摸摸我的手，冰凉。不，放开我！别碰我！她流血多么？

俄瑞斯忒斯　住嘴！

厄勒克特拉　（完全清醒过来）让我看看你：你杀死了他们。是你杀死了他们。你在这里，你刚刚醒过来，你脸上什么痕迹也没有，然而，你杀死了他们。

俄瑞斯忒斯　那又怎么样？是的，我杀死了他们！（稍停）你叫我见了也害怕。昨天你是那么漂亮。好象一头野兽今天用利爪毁了你的面容。

厄勒克特拉　一头野兽？那是你的罪行。它扯下了我的双颊和眼皮，我仿佛觉得我的眼睛和牙齿都裸露在外。咦，这些人，这些人是谁？

俄瑞斯忒斯　不要理她们。她们丝毫不能加害于你。

复仇女神甲　要是她有胆量，叫她到我们中间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对她无能为力。

俄瑞斯忒斯　安静，母狗们！滚回窝里去！（众复仇女神嘟嘟哝哝）昨天身着白色长裙，在庙宇台阶上欢舞的，是你么？这怎么可能呢？

厄勒克特拉　一夜之间，我衰老了。

俄瑞斯忒斯　你还很漂亮，不过……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无神的眼睛呢？厄勒克特拉，你象她。你象克吕泰涅斯特拉。杀死她，值得吗？我在你的眼睛里看见了我的罪行，这罪行使我厌恶自己。

复仇女神甲　这是因为她厌恶你。

俄瑞斯忒斯　真的吗？我真的使你厌恶吗？

厄勒克特拉　不要问我吧！

复仇女神甲　怎么样？你还有什么好怀疑么？她怎么能不恨你呢？她怀着幻想，平静地生活着。你突然来了，带来了杀戮，触犯了神灵。现在，她分担了你的过失，紧紧抱住这底座，这是她剩下的唯一的一方土地了。

俄瑞斯忒斯　不要听她胡说八道。

复仇女神甲　往后站！往后站！赶走他，厄勒克特拉，不要让他的手触到你。他是屠夫！他身上散发出鲜血的腥味。他极其野蛮地杀害了老太太，你知道，翻来覆去砍了好几刀。

厄勒克特拉　你不是骗人吧？

复仇女神甲　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当时我在场，我在他们四周嗡嗡地叫。

厄勒克特拉　他砍了好几刀？

复仇女神甲　足有十几刀。而且，每一剑下去，伤口都嚓嚓作响。她用双手护住面孔和腹部，他却将她的双手砍成一道一道的。

厄勒克特拉　她受了很多罪么？她不是当场死掉的么？

俄瑞斯忒斯　再不要看她们，堵住你的耳朵，尤其不要再问她们了。你问她们，你就完了！

复仇女神甲　她受的罪惨不可言！

厄勒克特拉　（以手掩面）啊！

俄瑞斯忒斯　她想分裂我们，在你周围竖起孤独的高墙。当心啊！当你孤身一人，完全孤立无援的时候，她们就会向你猛扑过来。厄勒克特拉，我们共同决定了这次谋杀，我们也应当共同承受它的后果。

厄勒克特拉　你以为我是愿意的么？

俄瑞斯忒斯　难道事实不是如此么？

厄勒克特拉　不，不是这么回事……等一等……是的，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搞不清了。我曾经幻想过要除掉他们。但是，是你，是你干的！你是杀害生母的刽子手！

众复仇女神　（哈哈大笑，高声叫喊）刽子手！刽子手！屠夫！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这扇门后面就是世界。那里有人世和清晨。外面，太阳在大路上升起。我们一会儿走出去，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这些黑夜的女儿①就会失去她们的

---

① 根据希腊神话，复仇女神是大地或黑夜的女儿。

威力；白昼的阳光有如利剑，将穿透她们的胸膛。

厄勒克特拉　阳光……

复仇女神甲　你永远也见不到阳光了，厄勒克特拉。我们就象遮天盖地的蝗虫群一样遮住你的阳光。你走到哪里，在你的头上都是漆黑一片。

厄勒克特拉　放开我吧！不要再折磨我啦！

俄瑞斯忒斯　正是你的软弱造成了她们的强大。你看，她们什么都不敢对我说。你听着：一种无名的厌恶落在了你的头上，并且分裂了我们。可是，有什么你经历过的，我不曾经历过呢？母亲的呻吟，难道你以为我的耳朵永远也听不见了么？她惨白的脸上睁得大大的两只眼睛——波涛汹涌的两大海洋——难道你以为我的眼睛永远也看不见了吗？折磨你的恐惧不安的心情，难道你以为永远也不折磨我了吗？不过，我不怕，我是自由的。我可以超越恐惧不安和可怕的回忆，我是自由的。我认为我做得对。不应该恨你自己，厄勒克特拉。把你的手给我：我不会抛弃你的。

厄勒克特拉　放开我的手！四周这些黑糊糊的母夜叉叫我害怕，但是比起你来，你更骇人。

复仇女神甲　你看！你看！小囡儿，我们还不如他那样叫你害怕，是不是？厄勒克特拉，你需要我们，你是我们的孩子。你需要我们的指甲挖你的皮肉，你需要我们的牙齿叮咬你的胸口，你需要我们吃人的爱使你忘却背负的仇恨，你需要肉体受苦以忘却心灵上的痛苦。来吧！来吧！你只要走下两级台阶，我们就会将你迎进我们的怀抱，我们的亲吻就会撕裂你细嫩的皮肉，那时你就会忘却，在纯净的苦痛之火上获得忘却！

众复仇女神　来吧！来吧！

〔众复仇女神缓缓舞蹈，仿佛要使厄勒克特拉沉醉入迷。厄勒克特拉站起。

俄瑞斯忒斯　（拉住厄勒克特拉的手臂）不要去，我求求你，那你就毁了自己！

厄勒克特拉　（猛力挣脱）啊！我恨你！

〔厄勒克特拉走下台阶，众报仇女神一拥而上，向她猛扑过来。

厄勒克特拉　救命啊！

〔朱庇特上。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朱庇特。

朱庇特　滚回狗窝里去！

复仇女神甲　主人！

〔复仇女神遗憾地闪开，留下厄勒克特拉躺在地上。

朱庇特　可怜的孩子们！（向厄勒克特拉走去）你们竟然落到这个地步？愤怒和怜悯使我内心矛盾。起来吧，厄勒克特拉，只要我在这里，我这些母夜叉们就不会加害于你。（朱庇特搀扶厄勒克特拉站起）你的脸真吓人！一夜之间！仅仅一夜之间！你那农家姑娘般的鲜艳哪里去了？一夜之间，你的肝，你的肺，你的脾都已衰竭，你的躯体只叫人生怜。啊！高傲疯狂的年轻人啊，你们给自己制造了多少苦痛！

俄瑞斯忒斯　不要用这种善良的语气说话，这对诸神之王很不合适。

朱庇特　你，你也不要用这种高傲的语气说话，这对一个正在赎罪的罪人也不怎么合适。

俄瑞斯忒斯　我不是罪人，你也不能让我补赎我不承认是罪行的罪行。

朱庇特　你大概搞错了。不过，耐心一些，我不会让你长期不醒悟。

俄瑞斯忒斯　你想折磨我多久就折磨多久；但我对我的行为毫不悔恨。

朱庇特　由于你的过错，你姐姐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你竟然不懊悔么？

俄瑞斯忒斯　不懊悔。

朱庇特　厄勒克特拉，你听见了么？这就是那个自称爱你的人！

俄瑞斯忒斯　我爱她胜过爱我自己。但是她的痛苦来自她自己，也只有她自己才能从中解脱出来：她是自由的。

朱庇特　那你呢？你大概也是自由的吧？

俄瑞斯忒斯　这你知道得很清楚。

朱庇特　厚颜无耻、愚昧无知的家伙，你拿镜子照照自己吧：你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实际上，你不过蜷缩在一位乐于助人的天神①双腿之中，被饿狗包围着。此情此景，如果你还敢宣称你是自由的，那么，身戴镣铐、关在牢房的囚犯，饱受折磨的奴隶，也应该吹嘘他们是自由的了？

俄瑞斯忒斯　那为什么不可以？

朱庇特　你当心点：现在你气壮如牛，无非是阿波罗在保护着

---

① 指阿波罗。

你。可是，阿波罗是我俯首帖耳的奴仆。我只要手指动一动，他就会抛弃你。

俄瑞斯忒斯　好吧，你动动手指好了，干脆把你整只手都举起来得了。

朱庇特　那又何必？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不愿意惩罚人？我是来拯救你们的。

厄勒克特拉　拯救我们？复仇和死亡之神，别开玩笑了！给受苦的人以徒然的希望，是不允许的，哪怕他是一位天神也不允许。

朱庇特　一刻钟以后，你可以离开这里。

厄勒克特拉　安然无恙地离开这里？

朱庇特　我说话算数！

厄勒克特拉　那你反过来对我有什么要求呢？

朱庇特　对你，我什么要求也没有，我的孩子。

厄勒克特拉　什么要求也没有？善良的天神，可爱的天神，我没听错吧？

朱庇特　或者说，几乎什么要求也没有。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给我的东西，就是一点点懊悔。

俄瑞斯忒斯　当心，厄勒克特拉：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将象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你的心上。

朱庇特　（对厄勒克特拉）别听他的！你还是回答我吧：你怎么能拒绝否认这个犯罪行为呢！犯下这罪行的是别人。最多也只能说你是他的同谋吧！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你要否认你十五年的仇恨和希望么？

朱庇特　谁说要否认那个了？但是，她从来不愿意干这种亵渎

神明的事情。

厄勒克特拉　唉！

朱庇特　来吧！你可以相信我。难道我看不到人的内心深处么？

厄勒克特拉　（怀疑地）十五年来，我日夜梦想着杀掉他们和复仇，而你在我内心深处看到的，是我不愿意这样做么？

朱庇特　唉！你梦想流血报仇，这使你感到安慰，但也有它无罪的一面：它掩盖了你受奴役的一面，它医治着你骄傲的自尊心所受的创伤。然而你从未考虑过要把梦想付诸行动。难道我错了么？

厄勒克特拉　啊！我的天神，我亲爱的天神，我多么希望你没有错啊！

朱庇特　你还是个小姑娘，厄勒克特拉。别的姑娘期望成为女子中最富有的或者最美丽的人。而你，在你的家族可怕命运的诱惑之下，却期望成为最痛苦和罪孽最深重的女人。你从来不想作恶，你只希望你自己受苦。在你那小小的年纪，别的孩子还在玩娃娃或者跳房子；而你，可怜的小姑娘，你没有玩具，你没有小朋友，你就玩谋杀，因为这是可以一个人玩的游戏。

厄勒克特拉　唉！唉！听你这一席话，我对自己反倒看清楚了。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厄勒克特拉！你现在是有罪之人了。你期望什么，除了你自己，谁能知晓？难道你让别人为你作主？为什么要歪曲过去，因为无法为自己辩护了吗？厄勒克特拉，过去你曾经是愤怒的，你为什么要否认你自己呢？过去，你是一个年轻的复仇女神，我是多么看重你这一点呀，你为什么否认你自己呢？你难道看不出，这残酷的天

神在耍弄你吗？

朱庇特　我在耍弄你？你们最好听一听我向你们提出的条件吧，如果你们不再坚持你们的罪行，我把你们二人都扶上阿耳戈斯的宝座。

俄瑞斯忒斯　接替我们的受害者？

朱庇特　这很必要。

俄瑞斯忒斯　我要穿上已故国王余温尚存的衣服。

朱庇特　穿这身衣服或者穿别的衣服，这倒无关紧要。

俄瑞斯忒斯　对，只要是黑的就行，是不是？

朱庇特　你不是在服丧么？

俄瑞斯忒斯　对，我忘了，为我母亲服丧。那我的臣民呢，我也必须让他们穿黑衣服么？

朱庇特　他们已经身着黑衣了。

俄瑞斯忒斯　是这样。让他们把旧衣裳慢慢穿破吧！怎么样，你懂了么，厄勒克特拉？如果你流上几滴眼泪，就会给你送上克吕泰涅斯特拉的裙子和衣衫——你十五年来亲手洗涤的臭气冲天、污秽不堪的衣衫。她的角色也等待着你，你只要照她的样子扮演一番就可以了。视觉效果一定十分完美，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你的母亲转世了，因为你已经长得跟她一模一样。我可比较挑剔：我杀死了那小丑，他的裤子，我绝不穿。

朱庇特　你高昂着头，你杀死了一个毫不自卫的男子和一个求饶的老太婆。不认识你，光听你讲话的人可能还以为，你以一当十，浴血奋战，拯救了你出生的城市呢！

俄瑞斯忒斯　说不定我确实拯救了我出生的城市。

朱庇特　你？你知道这门后面是什么吗？阿耳戈斯的居民——

阿耳戈斯的全体居民。他们手拿石头、叉子和棍棒，正等待着他们的救星，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你如同麻风病患者一样是孤独一人。

俄瑞斯忒斯　是的。

朱庇特　去吧，别得意。最卑鄙无耻的杀人凶手，他们蔑视你、厌恶你，已把你抛进孤独的境遇之中。

俄瑞斯忒斯　最卑鄙无耻的杀人凶手，是那干完了又懊悔的人。

朱庇特　俄瑞斯忒斯！我创造了你，我创造了一切。你看！（神庙墙壁打开。天空显现，转动的群星闪烁。朱庇特出现在舞台深处，声音变得震天动地——用扩音器——但是看不真切）你看这日月星辰，旋转井然有序，从不相互碰撞；这是我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调节了它们的运行。你听这群星和谐的声音，这优雅而雄壮的矿物界歌声，在天空的各个角落里回荡。（音乐）由我主宰，各类物种蕃衍不息。我下令，人生人，狗下狗；由我主宰，海浪伸出柔软的舌头舐着细沙，并按时退回；我使万物生长，我的气息指引着淡黄花粉般的烟云环绕着地球旋转。不速之客，这并非在你家。你存在于世界上，就象刺扎在肉中一样，就象偷猎者闯入禁猎的领主森林一样：因为世界是善良的。我按照我的意志创造了世界，我就是善的化身。而你，你作了恶，世上万物以茫然的声音在控告你：善乃无所不在，它是植物的精髓，它是泉水的清新，它是组成火石的颗粒，它是岩石的重量。善无所不在，甚至在火与光的自然状态中，你都可以找到善。你的躯体本身也违背你的意志，因为它服从我的规定。善在你身内，也在你身外：它如同刮刀刺入你体内；它有如高山压在你的身上；它有如大海冲带着你，席卷着你。是它使你的肮脏勾

当得逞，因为它是蜡烛的光亮，你刀剑的利刃，臂膀的力量。你为之自豪的恶，你自诩为创造者的恶，它不是存在的反映，巧妙的遁词，骗人的假象，又是什么呢？就连这假象的存在本身，也是要由善来支持的。回到你的本来面目吧，俄瑞斯忒斯：宇宙认为你错了，而你在宇宙中不过是个渺小的小虫。返回本性之中吧，反常的孩子，承认你的过失，痛恨你的过失，如同拔掉一颗发臭的龋齿那样，把过失从你身上拔除吧！否则你可要当心，大海会在你面前后退，你路过之处泉水会枯竭，你走的路上石块和岩石会滚出道外，大地会在你脚下化成灰烬。

俄瑞斯忒斯　让大地化成灰烬好了！让岩石怒骂我好了！让我所经之处花草凋谢好了！要归罪于我，搬出你的整个宇宙都不够！你是诸神之王，朱庇特，你是岩石、群星之王，你是大海波涛之王，但你不是人间之王。

〔四壁合拢，朱庇特重又出现，疲惫不堪，背驼腰弯。又恢复了自然的声调。

朱庇特　我不是你的王，无耻小儿，那么是谁创造了你？

俄瑞斯忒斯　是你。但你不应该把我造成自由的人。

朱庇特　我给你自由，是为了替我效劳。

俄瑞斯忒斯　那倒很可能。不过，这自由反过来对抗你了。无论是你，还是我，对此都无能为力。

朱庇特　终于有了道歉的话了。

俄瑞斯忒斯　我不道歉。

朱庇特　真的么？你自称成了自由的奴隶，这很象是一句道歉的话，你知道么？

俄瑞斯忒斯　我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朱庇特。我就是我的

自由。你一旦把我创造出来，我就不再属于你了。

厄勒克特拉　看在咱们父亲的份上，俄瑞斯忒斯，我恳求你，不要在犯罪之上又加上亵渎神明吧！

朱庇特　听她的话吧。别想以你的理由说服她。你的这些话她可能没听到过，似乎相当新颖——但也相当刺耳。

俄瑞斯忒斯　朱庇特，对我的耳朵也是如此。对发音的喉咙和对吐字的舌头，也是如此；我很难理解自己说的话。昨天，你还是蒙着我眼的一块布，堵着我耳的蜡塞。昨天，我还有一个借口：我存在的借口就是你，因为你把我生出来是为你的意图服务。人世是个老媒婆，不断向我提到你。后来，你抛弃了我。

朱庇特　抛弃了你，我？

俄瑞斯忒斯　昨天，我在厄勒克特拉身旁。你的整个大自然簇拥在我的周围。这赛壬①，她歌唱着你的善德，给我出了很多主意。为了使我软下心来，炽热的阳光变得温和，有如薄雾遮挡住视线。为了鼓动我忘掉所受的屈辱，天空变得明媚迷人，仿佛给人以宽恕。我的青春听从你的命令觉醒了，它站在我的眼前，那副哀求的样子就象一个就要被人抛弃的未婚妻：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我的青春年华。突然间，自由落在我的头上，使我浑身麻木，大自然向后逃去。这时，我再也没有年龄了，我感到在你那宽宏大量的小小的世界上自己是孤单一人，如同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影子。在天上，一切都消失了，既没有善，也没有恶，也没有任何人对我发号施令了。

---

① 希腊神话中的海妖，长着女人的头，身躯似鸟。躲在海岛上，每当船只通过时，便用美妙的歌声引诱船员，使船只触礁沉没，然后吞食遇难的人。

朱庇特　如此说来，我应该高度赞赏从羊群中除去的癞皮羊，或者关在检疫所里的麻风病患者喽？俄瑞斯忒斯，你回想一下，你曾是我的羊群的一分子，你曾和我的羊一起啃过我田里的青草。你的自由只不过是使你浑身发痒的疥癣，只不过是遭到放逐而已。

俄瑞斯忒斯　你说的确是实话：一种流亡。

朱庇特　恶还不是那么深远：它始于昨天。回到我们中间来吧！回来吧！看你是多么孤单，连你的姐姐也抛弃了你。你面色苍白，忧虑不安，眼睛瞪得老大。你希望活着么？但你现在被不人道的恶行折磨着，这恶行与我的本性格格不入，与你自己也格格不入。回来吧！我就是忘却，我就是安宁。

俄瑞斯忒斯　与我格格不入，我知道。超出天性，违反天性，无法辩解，除了靠我自己，不能再依赖别人。但是，我不会回到你的法律之下，我命中注定除了我自己的意愿以外，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我不会返回你的自然之中：尽管有千百条道路引导我返回你的自然，我却只能走我自己的路。因为我是一个人，朱庇特，每个人都应该开创自己的路。自然是怕人的，你，你，诸神之王，人类也使你害怕。

朱庇特　你说的不假：当人象你这样时，我憎恨他们。

俄瑞斯忒斯　当心，你刚才承认了你的弱点。我呢，我并不憎恨你。你我有何相干呢？我们两人如同两只船，顺流而下，挨得很紧，但互不相撞。你是一位天神，我是自由的人：我们孤独的状况极为相似，我们的苦恼也极为相似。有谁告诉你，我不曾在这漫漫长夜中寻觅悔恨呢？悔恨。困倦。而我再也不能悔恨了，也不能安眠了。

〔静场。

朱庇特　你打算怎么办？

俄瑞斯忒斯　阿耳戈斯人是我的百姓。我必须使他们睁开眼睛。

朱庇特　可怜的人们！你赐给他们的是孤独和羞耻，你将把我遮盖他们的布帛撕下，你会猛然使他们看到他们的生活，淫秽的枯燥乏味的生活，白白送给他们的生活。

俄瑞斯忒斯　既然绝望是他们的命运，为什么我要拒绝把我心中的绝望给予他们呢？

朱庇特　他们要来何用？

俄瑞斯忒斯　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是自由的，而人类的生活恰恰应从绝望的彼岸开始。

〔静场。

朱庇特　好吧，俄瑞斯忒斯，这一切本在预料之中。总该有人来宣告我的失势。这就是你喽？昨天见到你少女般的面庞时，谁会相信这个人就是你呢？

俄瑞斯忒斯　难道我自己会想到么？我吐出的字眼对我的嘴说来都太大，把我的嘴都撕破了。我肩负的命运对于青春年少的我过于沉重，把我的青春都压毁了。

朱庇特　我并不怎么喜欢你，但我可怜你。

俄瑞斯忒斯　我也可怜你。

朱庇特　再见，俄瑞斯忒斯。（走了几步）至于你，厄勒克特拉，你要记住：我的统治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且我也不愿意放弃斗争。你是和我站在一边还是反对我，走着瞧吧！再见。

俄瑞斯忒斯　再见。

〔朱庇特下。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除朱庇特)。厄勒克特拉缓缓站起。

俄瑞斯忒斯　你到哪里去?

厄勒克特拉　别管我。我跟你没什么话说。

俄瑞斯忒斯　我昨天刚刚认出你,难道必须永远失去你么?

厄勒克特拉　但愿我从来就不认识你。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我的姐姐,我亲爱的厄勒克特拉!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生活中唯一的温暖,不要把我一个人丢下,跟我一起留下吧!

厄勒克特拉　贼!从前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只有一点点平静和若干幻梦。现在你夺走了我的一切,你盗窃一个穷人。你是我的弟弟,一家之长。你本应当保护我,你却将我投入血泊之中。我满身通红,如同剥了皮的牛一般。贪婪成性的苍蝇紧追着我,我的心已成了苍蝇的破窝!

俄瑞斯忒斯　我心爱的人,真是这样,我夺走了你的一切,除了我的罪过,我什么也不能给你。可是,这是一件极大的礼物。你以为它不象铅块一样也压在我的心灵上么?我们以前太轻飘飘了,厄勒克特拉。现在我们的双脚踩在泥土里,正象大车的车轮深陷在车辙里一样。来,我们马上动身,弯着腰,背起我们宝贵的重担,脚步沉重地向前走去。把你的手给我,我们朝……

厄勒克特拉　哪里走?

俄瑞斯忒斯　我不知道。朝我们自己走。在江河和高山的彼端,有另一个俄瑞斯忒斯和另一个厄勒克特拉在等待着我

们。必须耐心地找寻他们。

厄勒克特拉　我再也不愿意听你说教了。你给我的无非是不幸和厌恶。(厄勒克特拉跳到台上。众复仇女神缓缓靠近)救命啊！朱庇特，众神之王和人类之王，抱着我，把我带走吧，保护我吧！我将遵循你的法规，我要作你的奴隶任你驱使，我要亲吻你的双脚、你的双膝。保护我，防着苍蝇，防着我弟弟，防着我自己！不要让我孤独一人，我要终生赎罪。我悔过，朱庇特，我悔过。(跪下)

第　四　场

〔俄瑞斯忒斯，众复仇女神。

〔众复仇女神欲追赶厄勒克特拉。复仇女神甲拦住她们。

复仇女神甲　让她去吧，姐妹们。她从我们手里逃掉了。不过，这一个还在。我估计还要呆很长时间，别看他年纪轻轻，心眼可够死的呢！让他抵两个人的罪！

〔众复仇女神开始嗡嗡作响，靠近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我是孤单一人。

复仇女神甲　不，噢，最俊俏的杀人凶手，我还陪伴着你呢：你瞧我将用什么样的游戏逗你高兴吧！

俄瑞斯忒斯　直到死我都是孤零零的。然后……

复仇女神甲　干啊，姐妹们，他软下来了。你们看，他的眼睛越睁越大，不久，他的神经就要象竖琴的琴弦一样绷得紧紧的，在恐怖的美妙指法下，发出回响。

复仇女神乙　不久饥饿就会驱使他离开避难所，不出今天晚上，

我们就能尝到他的鲜血味道了！

俄瑞斯忒斯　可怜的厄勒克特拉！

〔保傅上。

第　五　场

〔俄瑞斯忒斯，众复仇女神，保傅。

保傅　喂，我的老爷，你在哪儿呀？怎么一点也瞧不见！我给你送来点吃的：阿耳戈斯人包围了神庙，你就别想从这儿出去。今天夜里，咱们再设法逃走。趁这会工夫，吃点东西吧。（众复仇女神拦住他的去路）啊！这是些什么人？又是迷信。我多么留恋阿提刻①这个甜蜜的国度啊，在那儿我的道理是对的。

俄瑞斯忒斯　不要靠近我，她们要把你活活撕碎的！

保傅　轻点轻点，我的美人们。来，要是我的供品能使你们安静下来，请吃这些肉和果品吧！

俄瑞斯忒斯　你是说，阿耳戈斯人已聚集在神庙前面了吗？

保傅　对啦！到底谁心眼最坏、最疯狂，要加害于你，是这些美人儿，还是你亲爱的百姓，我真还说不准呢！

俄瑞斯忒斯　那好。（对保傅）把这门打开。

保傅　你疯了？他们手执武器，就在门后呢！

俄瑞斯忒斯　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保傅　请允许我违抗你，就这一次。我告诉你，他们会用石块把

---

① 阿提刻为雅典所在的一部分地方。原名阿克忒，意为海边。克刺那俄斯为王时，为纪念他的女儿阿提斯，将这地方改称阿提刻。

你砸死①。

俄瑞斯忒斯　我是你的主人。老头子，我命令你打开大门。

〔保傅将门稍稍打开。

保傅　哎呀呀！不得了！

俄瑞斯忒斯　把两扇门都打开！

〔保傅打开大门，躲藏在一扇门后。人群猛力推开两扇门，在门槛处停住，目瞪口呆。阳光耀眼。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群众。

〔人群中叫喊声：打死他！打死他！砸死他！撕碎他！打死他！

俄瑞斯忒斯　（完全没有听到叫喊）啊，阳光！

众人　亵渎神明的家伙！杀人凶手！屠夫！要把你四马分尸！要把滚烫的铅水浇在你的伤口上！

一妇女　我要抠你的眼睛！

一男子　我要吃你的心肝！

俄瑞斯忒斯　（挺起身来）我十分忠诚的百姓，你们来啦？我是俄瑞斯忒斯，你们的国王，阿伽门农的儿子。今天是我加冕的日子。（人群低声嘟哝，不知所措）你们怎么不大喊大叫啦？（人群沉默不语）我知道：我叫你们害怕。十五年前的今天，另一个杀人凶手站在你们面前，他的手套沾满鲜血，

---

① 在古希腊，群众可以把那些引起公愤的人用石头砸死，一面扔石头，一面诅咒，这种惩罚叫"石击刑"。

一直红到肘部。然而你们没有怕他，你们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没有勇气承担自己的行为，和你们是同样的人。罪犯承担不住的罪恶，就不再是谁的罪恶了，是不是？那就几乎等于一场偶然的灾祸。你们欢迎了杀人凶手作你们的国王。过去的罪恶如同丧家之犬，轻声呻吟着，开始在城垣内到处游荡。阿耳戈斯的居民们，你们瞧着我，你们明白，我的罪行确确实实由我承担。我面对着太阳郑重表示，我愿意承担这罪行的责任，它正是我活着的目的，我的骄傲。你们既不能惩罚我，也无法怜悯我，正因为如此，你们才害怕我。可是，我的臣民们，我爱你们，正是为了你们我才杀人的。为了你们。我来讨还我的王位，你们不要我，因为我和你们不是同样的人。现在，我是你们的一员了。噢，我的臣民们，鲜血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我有资格当你们的国王。你们的过错，你们的悔恨，你们深夜的苦恼和忧虑，埃癸斯托斯的罪行，这一切都是我的，我承担一切。再不要惧怕你们的亡人了，现在他们是**我的**亡人了。你们看：你们忠实的苍蝇离开了你们朝我扑来。不过阿耳戈斯人，请你们不要害怕，我不会浑身沾满鲜血就坐上被我杀死的人的宝座：一位天神将这宝座奉献给我，我说不要。我要作没有领土、没有臣民的国王。再见了，我的臣民，设法活下去吧：这里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有待开始。对我来说，也是如此，生活刚刚开始。奇异的生活。你们再听着：一年夏天，斯库洛斯[1]岛老鼠成灾，肆虐猖獗，把什么都咬坏了。城中居民以为只有死路一条了。一天，来了一个风笛手。他高高挺立在城中

---

① 希腊东面的一个小岛，周围一百公里，距欧玻亚不到五十公里。

央——就这样。（站起）他开始吹奏风笛，所有的老鼠都来聚集在他的周围。然后他大步走去，就这样（走下神像底座），一面向斯库洛斯人喊道："闪开！"（人群闪开）所有的老鼠都犹豫不决地昂着头——就象苍蝇那样。你们快看！你们看那苍蝇！然后，猛然间，老鼠扑到他的脚印上去。于是风笛手和老鼠就永远地消逝了。就象这样。

〔俄瑞斯忒斯下。众复仇女神在他身后吼叫着，奔过去。

——幕落



独 幕 剧

禁　　闭

（一九四五年）

冯汉津　张月楠 译

人　物

伊内丝

艾丝黛尔

加尔散

听差

第 一 场

〔加尔散，听差。

〔一间第二帝国时代款式的客厅，壁炉上放着一尊青铜像。

加尔散 （进门，环顾）哦，就是这儿啦。

听差 就是这儿。

加尔散 原来是这个样子……

听差 是这个样子。

加尔散 我……我想时间长了，人们对家具就会习惯了。

听差 那要看什么人了。

加尔散 所有的房间都是一个样吗？

听差 亏您想得出。上我们这儿来的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您想他们要这第二帝国时代式样的椅子干什么？

加尔散 那我呢，您要我拿它干什么呢？您知道我是谁？不谈了！这无关紧要。总之，我房间里总是摆设着不合我胃口的家具，我是生活在一个虚假的环境里；我倒喜欢这样。在路易-菲力浦式的餐厅里，置身在一个虚假的环境里，您难道不喜欢吗？

听差 往后您就知道了，在第二帝国时代的客厅里过日子也挺不错呢。

加尔散 啊！好，好，好，好。（环顾四周）不过，我也许没有料想到……您不会不知道世上的人在谈论些什么吧。

听差 谈论些什么？

加尔散 喏……（做了个用意不明的大幅度手势）谈所有这一切呀。

听差 您怎么可以相信那些蠢话？那些人从来没有跨进过这个地方。因为，说到头，要是他们来过这儿的话……

加尔散 对。

〔两人一齐笑起来。

加尔散 （突然又严肃起来）尖桩刑具在哪儿？

听差 什么东西？

加尔散 尖桩刑具，烤刑架，皮革漏斗。

听差 您想开玩笑吗？

加尔散 （看着他）啊？啊，好。不，我不想开玩笑。（稍停。来回踱步）当然喽，这儿没有镜子，没有窗户，没有任何容易打碎的东西。（突然声色俱厉）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的牙刷拿走？

听差 您这又来了。您的人类尊严又死灰复燃了，这真不可思议。

加尔散 （怒气冲冲地拍击着椅子扶手）我请您少跟我来这套热乎劲儿。我对自己的处境并非不清楚，可我不容许您……

听差 好啦！好啦！请您原谅我吧。您说怎么办，所有顾客提的全是同一个问题。他们一来就问："尖桩刑具在哪儿？"这种时候，我向您担保，他们是不会想到梳洗的。但是，一旦他们定下心来，就要什么牙刷了。可是，看在上帝分上，您就不会仔细想想吗？因为，我倒要问问您，您要刷牙齿干什么呢？

加尔散 （平静下来）对，这倒也是的，为什么要刷牙？（环顾四周）一个人为什么要照镜子呢？至于青铜像嘛，好极了……

我想，有些时候，我会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它。全神贯注地，嗯？算了，算了，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告诉您，我并非不明白自己的处境。我把那件事的经过讲给您听听，好不好？那个家伙出不来气，往下沉，淹没了，只剩下眼睛还露在水面上，他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一尊巴尔布迪安纳青铜像。真是在做恶梦呀！算了，人家大概不许您回答我的问题，我不勉强了。但您要记住，人家没办法使我措手不及的；您别跟我吹嘘，说您曾经耍弄了我。我正视自己的处境。（又踱步）这样说来，既没有牙刷，又没有床。因为大家永远不睡觉，不是吗？

听差　那还用说！

加尔散　我早就预料到了。人为什么要睡觉呢？瞌睡虫从耳朵背后向您袭来。您感到您的眼睛合上了，但干吗要睡觉呢？您在躺椅上躺下来，呜呼呼……瞌睡虫飞走了。您只好擦擦眼睛，又站起来，于是一切又周而复始了。

听差　您多么善于想象呀！

加尔散　住嘴！我不叫喊，也不唉声叹气，但我要正视自己的处境，我不愿它从背后扑到我身上来，而我却没法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说我善于想象？那是因为大家根本不需要睡觉的缘故。一个人毫无倦意，干吗还要睡觉呢？好极了。等一等……等一等，这又有什么难受的呢？为什么这肯定是不好受的呢？我知道了，因为这种生活是没有休止的。

听差　什么休止呀？

加尔散　（模仿地）什么休止吗？（怀疑地）您瞧着我。我早就料到的嘛！您的目光这么不知趣，令人难受，原因就在这儿。真的，它们都萎缩了。

听差　您说的是什么呀？

加尔散　说的是您的眼皮。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眼皮是要眨巴眨巴的。这么一下叫做一眨眼。一道黑色的小闪电一闪，一块眼睑垂下又睁开；这便是一次休止。眼珠子润一润，世界就无影无踪了。您不知道这是多么舒心惬意！一个小时这么休息四千次，等于四千次散心排遣。而当我说四千次时……又怎么样呢？我将不用眼皮过日子了，是吧？别装傻了。没有眼皮就是没有瞌睡，这是一回事。我再也不能睡觉了……可我怎么受得了呢？您努一把力，设身处地想一想：我天性爱逗乐，您瞧，……我总爱开玩笑。但是，我……我总不能无休止地逗乐呀。在人世间，昼夜分明，我该睡则睡。我打个甜甜的盹儿，这就得到了补偿。我做一些简简单单的清梦，比方说，梦见一处草地……一处草地，这就是全部的梦境。我梦见自己在草地上散步。请问，现在是白天吗？

听差　您明明看见，灯全都亮着。

加尔散　可不是。这就是你们这儿的白天了。那么，外面又怎么样呢？

听差　（目瞪口呆）外面吗？

加尔散　是外面呀！这四壁之外的地方呀，怎么样？

听差　外边有条走廊。

加尔散　走廊尽头呢？

听差　走廊尽头是别的房间和别的走廊，还有楼梯。

加尔散　还有什么？

听差　没有了。

加尔散　您总有外出的日子吧，您上哪儿？

听差　到我叔叔那儿去，他是听差头子，住四楼。

加尔散　我早该想到这一点了。开关在哪儿？

听差　没有开关。

加尔散　怎么办呢？那就不能关灯啦？

听差　管理处可以关掉总闸的。但我不记得这层楼上曾经有过这类事。我们可以随便用电。

加尔散　太好了。那只好睁着眼睛过活了……

听差　（讽刺地）还过活呢……

加尔散　您不要挑剔我的字眼。我的意思是，睁着眼睛，永远睁着眼睛。我的眼睛里，甚至脑袋里，总是亮堂堂的大白天。（停顿）如果我把青铜像扔到电灯上，电灯会不会灭？

听差　青铜像太重了。

加尔散　（双手捧着青铜像，设法把它举起来）您说得对，它太重了。

〔静场片刻。

听差　好吧，要是您用不着我，我就走啦。

加尔散　（吃惊地）您要走啦？再见。（听差走到门口）等一等。（听差转身）那是电铃吧？（听差点头）我要找您的时候，一按铃您就会来，是吗？

听差　一般说来是的。但这电铃不太听使唤。有什么东西卡住机关了。

〔加尔散走到电铃那儿，按电铃，电铃响了。

加尔散　它管用！

听差　（惊奇）它管用。（也按铃）但您不要太高兴，它好不了多久。好吧，听您吩咐。

加尔散　（打手势叫他别走）我……

听差　怎么啦？

加尔散　不，没什么。（走向壁炉，拿起裁纸刀）这玩意儿是什么？

听差　您看得出来，是裁纸刀。

加尔散　这儿有书吗？

听差　没有。

加尔散　那这是做什么用的？（听差耸耸肩）好，您走吧。

〔听差下。

第　二　场

〔加尔散独自一人。他走向青铜像，用手抚摸它。他坐下，又站起来。他走向电铃，按电钮，电铃不响；他按了两、三次，电铃仍然不响。于是他朝门口走去，想开门，门打不开，他喊人。

加尔散　听差！听差！

〔没有回答。他一面喊着听差，一面连续不断地用拳头敲门。突然，他安静下来，走回来坐下。这时候，门打开了。伊内丝走进来，后面跟着听差。

第　三　场

〔加尔散，伊内丝，听差。

听差　（对加尔散）您喊我吗？

〔加尔散迎上去答话，但先朝伊内丝瞟了一眼。

加尔散　没有。

听差　（转向伊内丝）这就是您的家了，太太。（伊内丝不作声）您如果有问题要问我……（伊内丝仍不说话）

听差　（失望地）平常客人们总爱问东问西……您不问，就算了。至于牙刷、电铃和巴尔布迪安纳的青铜像，这位先生知道这儿的情况，他会跟我一样明明白白地回答您。

〔听差下，静场片刻。加尔散不看伊内丝。伊内丝环顾四周，然后突然走向加尔散。

伊内丝　弗洛朗丝在哪儿？（加尔散不作声）我问您弗洛朗丝在哪儿？

加尔散　我什么都不知道。

伊内丝　这就是您的全部法宝吗？您不让我与她见面，想用这种办法来折磨我吗？那么您的算盘打错了。弗洛朗丝是个小傻瓜，我对她毫不留恋。

加尔散　对不起，您把我当作什么人了？

伊内丝　您吗？您是刽子手。

加尔散　（一惊，继而笑起来）这个误会真有意思极了。刽子手，真的么？您刚才走进来，看了看我，心里便想：这是刽子手。多么荒谬！听差也可笑，他应当给我们俩相互介绍一下。什么刽子手！我是约瑟夫·加尔散，政论文作家，文人。实际上，我们是同病相怜的人呀，太太……

伊内丝　（生硬地）我叫伊内丝·塞拉诺，是小姐。

加尔散　很好，太好了。这样说来，坚冰融化了。您真觉得我的脸孔象刽子手吗？请问，您从哪一点来识别刽子手的呢？

伊内丝　他们看上去都那么畏畏缩缩的。

加尔散　畏畏缩缩么？这太有趣了。他们怕谁呢？怕他们的刀下鬼吗？

伊内丝　得啦！我自己说的话自己明白。我可是照过镜子来的。

加尔散　照镜子吗？（环顾四周）真要命，他们把所有可以当作镜子用的东西都拿走了。（稍停）不管怎样，我可以向您说句实话，我才不害怕呢。我并没有轻率地看待自己的处境。我完全意识到自己处境的恶劣。但是，我并不害怕。

伊内丝　（耸耸肩）这对您来说是很要紧的。（稍停）您是不是常常到外面去溜达溜达？

加尔散　可门闩着呢。

伊内丝　倒霉！

加尔散　我知道我在这儿惹您讨厌。从我个人来说，我宁可一个人呆着。我得把我的一生理一理，我需要静静地思考。但我相信，我们俩可以合得来；我不说话，又很少动弹，我也不大声嚷嚷。只是有一点，我能否提个建议，我们相处应当彬彬有礼。这是我们最好的防线。

伊内丝　我可不讲什么礼貌。

加尔散　那我自己讲礼貌，也替您讲礼貌。

〔静场片刻。加尔散坐在椅子上，伊内丝来回踱步。

伊内丝　（盯着他）瞧您的嘴巴！

加尔散　（从沉思中苏醒过来）您说什么？

伊内丝　您就不能让您的嘴巴不动吗？它在您的鼻子下面动呀动的，象只陀螺。

加尔散　对不起，我倒并不觉得。

伊内丝　这正是我要责备您的地方。（加尔散嘴巴又咂了一下）又来了！您认为这是讲礼貌吗！您就不管管自己的脸吗！这里又不是您独自一人，看您那副可怕的表情，我真受不

了，您没有权利让我这样活受罪。

〔加尔散站起来，向她走去。

加尔散　那么您呢，您就不害怕吗？

伊内丝　干吗要害怕？早先，我们还满怀希望的时候，害怕倒是件好事。

加尔散　（轻声地）希望是不会有了，但我们始终跟早先一样。我们的痛苦还没有开始，小姐。

伊内丝　我明白。（稍停）那又怎样？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加尔散　我可不知道，我只是等着瞧。

〔静场片刻。加尔散走过去坐在躺椅上。伊内丝又开始踱步。加尔散嘴巴又咂了一下，接着，他看了伊内丝一眼，然后把脸埋在手掌中。艾丝黛尔和听差进来。

第　四　场

〔伊内丝，加尔散，艾丝黛尔，听差。

〔艾丝黛尔看着加尔散，他没有抬起头来。

艾丝黛尔　（对加尔散）不，不，不！不要把头抬起来。我知道你用手遮掩着什么，我知道你脸孔没有了。（加尔散把手移开）啊！（停稍，惊奇地）我不认识您。

加尔散　我不是刽子手，太太。

艾丝黛尔　我没有把您当成刽子手。我……我还以为有人想跟我闹着玩呢。（对听差）您还在等谁？

听差　不会有人来了。

艾丝黛尔　（感到轻松）啊！只有这位先生、这位太太和我三个人呆在这儿啦？（笑起来）

加尔散　（生硬地）没什么好笑的。

艾丝黛尔　（始终笑着）可是，这些躺椅多难看啊。瞧它们是怎么摆的。我觉得今天象是元旦，我象是在玛丽姨妈家里做客似的。我想，每人有一张躺椅吧，这张是我的吗？（对听差）但我永远也不会坐上去：我穿的是浅蓝色衣服，而椅子却是墨绿色的，这简直可怕。

伊内丝　您要不要我的椅子？

艾丝黛尔　波尔多躺椅吗？您太客气了，但是这张椅子也不见得好多少。不好，您又有什么办法呢？每人都有自己的椅子。我的椅子是绿色的，我只好用绿的啦。（稍停）最合我意的，是那位先生的躺椅。

〔静场片刻。

伊内丝　您听见了吗，加尔散？

加尔散　（惊跳起来）躺……椅。噢！对不起。（站起来）这张是您的了，太太。

艾丝黛尔　谢谢。（脱下大衣，扔在躺椅上，稍停）既然我们得住在一起，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我叫艾丝黛尔·里戈尔。

〔加尔散欠身，正想自报姓名，伊内丝抢在他前面。

伊内丝　我叫伊内丝·塞拉诺，认识您很荣幸。

〔加尔散再次欠身。

加尔散　我叫约瑟夫·加尔散。

听差　你们还用得着我吗？

艾丝黛尔　用不着了，走吧！我会按铃叫您的。

〔听差鞠躬，下。

第 五 场

〔伊内丝，加尔散，艾丝黛尔。

伊内丝　您很漂亮，我真想拿一束花来欢迎您。

艾丝黛尔　花？是的，我非常喜欢花。不过，在这儿花也会枯萎的，这儿太热了。算了！最主要的是得身心愉快，是吗？您是……

伊内丝　对，是上星期死的。您呢？

艾丝黛尔　我？我是昨天。葬礼都还没有结束哩。（讲话时十分自然，但仿佛看见了自己所描述的情景）风吹动了我姐姐的面纱。她竭力想挤出一点眼泪来。加油！加油！再使把劲。好了！终于挤出了两滴眼泪，两滴小小的眼泪在黑纱下面闪光。奥尔加·雅尔黛这天早上难看极了。她扶着我姐姐的胳膊。她因为睫毛上化了妆，没有哭泣。我得说，我要是她……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伊内丝　您受过许多痛苦吧？

艾丝黛尔　没有。我那时是迷迷糊糊的。

伊内丝　您生的是……？

艾丝黛尔　肺炎。（跟刚才的表情相同，似乎又看见了阳间）好了，这会儿丧事办完了，他们纷纷散去了。您好！您好！人们频频地在握手。我丈夫悲痛欲绝，他守在家里。（对伊内丝）您呢？

伊内丝　煤气中毒死的。

艾丝黛尔　您呢，先生？

加尔散　十二颗子弹穿进了皮肉。（艾丝黛尔愕然）对不起，我

可不是一个十分体面的死人。

艾丝黛尔　噢，亲爱的先生，您最好不要用这种生硬的字眼。这……这很刺耳。况且，说到底，这字眼又能说明什么呢？可能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有活气。如果一定要给这……这种事取个名儿，我建议大家称呼我们为“不在世的人”好了，这样比较准确。您不在世很久了吗？

加尔散　大约有一个月了。

艾丝黛尔　您是什么地方人？

加尔散　里约人。

艾丝黛尔　我是巴黎人。您那边还有亲人吗？

加尔散　我妻子。（叙述的表情跟艾丝黛尔刚才的一样）她跟往常一样到军营里来；人家不让她进门，她往门栅的空隙里张望着。她还不知道我已经不在世，但她已经意识到了。现在，她离开了。她全身穿着丧服。这倒好了，她用不着再换服装。她不哭，她从来没有哭过。阳光是那样的明媚，她穿一身黑衣服走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两眼忧伤。啊！她真叫我受不了。

〔静场。加尔散走过去坐在中间的椅子上，双手抱着头。

伊内丝　艾丝黛尔！

艾丝黛尔　先生，加尔散先生！

加尔散　什么事？

艾丝黛尔　您坐在我的躺椅上了。

加尔散　对不起。（站起来）

艾丝黛尔　您的神情多么专心致志。

加尔散　我正在把我的一生理出个头绪来。（伊内丝笑起来）有

人笑尽管笑，可做起来还不是跟我一样！

丝　我的一生很有条理，完全有条有理。它自然而然就有条理了，在人世间，我用不着为生活操心。

加尔散　真的吗？您以为生活就那么简单吗？（用手擦擦额头）好热呀！你们允许我脱掉外衣吗？（准备脱掉外衣）

艾丝黛尔　啊，不！（稍缓慢）不要脱。我讨厌不穿外套、光穿衬衫的男人。

加尔散　（又穿上外衣）行。（稍停）我那时是在编辑部过夜的，那儿总是热得要命。（稍停，同样的语气）就是这会儿都热得吓人。现在是黑夜了。

艾丝黛尔　瞧，真的，已经是黑夜了。奥尔加正在脱衣服。在世上光阴过得真快。

伊内丝　现在是黑夜了，他们在我的房门上贴了封条。房间里黑洞洞、空荡荡的。

加尔散　他们把外衣搁在椅背上，把衬衫的袖子卷到肘弯上。那儿散发着一股男人味和雪茄味。（稍停）我喜欢生活在光穿衬衫的男人群里。

艾丝黛尔　（生硬地）那么，我们没有共同的爱好，您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喽。（向伊内丝）您，您喜欢光穿衬衫的男人吗？

伊内丝　不管是不是光穿衬衫，男人我都不太喜欢。

艾丝黛尔　（带着惊愕的神情注视他俩）可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凑在一起呢？

伊内丝　（抿住嘴笑）您说什么？

艾丝黛尔　我看着你们俩，心里想，我们几个人以后要住在一起了……我本来还巴望着重新和朋友们、家里人团聚。

伊内丝　他脸孔中间有个窟窿，真是个出众的朋友。

艾丝黛尔　那个男人还不是一样。他跳起探戈舞来象个舞蹈家。可我们呢，我们，为什么人家把我们拉扯在一起？

加尔散　那有什么，这是机缘嘛。他们根据到达的先后次序，只要能够把人往一个地方塞就尽量塞。（问伊内丝）您笑什么？

伊内丝　因为您那个机缘把我逗乐了。您就那样急于要使自己心安理得吗？他们可一点儿都不讲什么机缘。

艾丝黛尔　（怯生生地）我们这几个人也许以前见过面吧？

伊内丝　从来没有。否则，我不会记不得你们的。

艾丝黛尔　或者，我们可能有共同的熟人吧？你们认识不认识迪布瓦·塞穆尔一家？

伊内丝　您说这话，我感到挺奇怪。

艾丝黛尔　谁上他们家，他们都接待。

伊内丝　他们是干什么的？

艾丝黛尔　（惊奇地）他们什么也不干。他们在科雷兹有座别墅，并且……

伊内丝　我么，我以前在邮局里当职员。

艾丝黛尔　（略往后退）啊！那么，真的吗？……（稍停）您呢，加尔散先生？

加尔散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里约。

艾丝黛尔　这样看来，您完全说对了。我们是碰巧相聚在一起的。

伊内丝　好一个碰巧。那么这些家具也是碰巧放在这儿喽。右边的椅子是墨绿的，左边的椅子是波尔多式的，这也是碰巧喽。反正都是碰巧，对不对？那么，请你们设法把它们的位置换一下，你们又会说我这个主意怪好的。那么这个青铜

像呢？也是碰巧吗？还有这大热天呢？这大热天呢？（静默片刻）我告诉你们，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甚至连细微末节的东西，都精心安排好了。这个房间早在盼我们来了。

艾丝黛尔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所有东西都那么难看，那么硬梆梆的，有那么多棱角。我最讨厌棱角。

伊内丝　（耸耸肩）您以为我在第二帝国时代款式的客厅里生活过不成？

〔稍停。

艾丝黛尔　这么说来，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喽？

伊内丝　全都安排好了。我们几个也是先搭配好了的。

艾丝黛尔　那么，您，您坐在我对面也不是偶然的啦？（稍停）他们究竟有什么打算呢？

伊内丝　我不知道，反正他们有他们的打算。

艾丝黛尔　要是别人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我可不答应，这样，我马上会对着干的。

伊内丝　那么，干吧！您就干吧！可您甚至还不知道他们脑子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呢。

艾丝黛尔　（跺脚）真叫人受不了。他们大概还会利用你们两人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吧？（注视他俩）就是利用你们两人。有些人，我一看他们的脸，马上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而在你们的脸上，我可什么都看不出来。

加尔散　（突然对伊内丝）您倒说说看，为什么我们要在一块儿呢？您已经讲得太多了，干脆讲到底吧。

伊内丝　（惊奇）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我可一点儿都不知道呀。

加尔散　您得知道。（思索了一会儿）

伊内丝　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敢于说出……

加尔散　说出什么？

伊内丝　艾丝黛尔！

艾丝黛尔　您说什么？

伊内丝　您干过什么事？为什么他们把您送到这儿来？

艾丝黛尔　（激动地）可是我不知道，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甚至想，这是不是弄错了。（对伊内丝）请您别笑。您想想每天有多少人……去世。他们成千上万地到这儿来，他们只跟下级办事员，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职员打交道。怎么可能不出差错呢？但请您别笑。（对加尔散）您倒说说看，他们要是把我的情况弄错了，也会把您的情况弄错的。（对伊内丝）您也是一样。我们到这儿来，是别人弄错了，难道这样想不更好吗？

伊内丝　您要跟我们说的就是这番话吗？

艾丝黛尔　您还想知道些什么呢？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从前是个孤儿，很穷困，我抚养我弟弟。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来向我求婚。他有钱，人品也好，我就答应了。处在我的地位您会怎么做呢？我弟弟病了，他需要极其精心的治疗。我同丈夫和和睦睦地生活了六年。两年前，我遇到一个人，后来我爱上了他，我们立即就心心相印了。他要求我跟他私奔，我没有答应。这以后，我便生了肺炎。我要讲的就是这些。有些人也许满口讲什么原则，责备我把青春献给了一个老头子。（向加尔散）您认为我做错了吗？

加尔散　当然没有错。（稍停）那么您呢，您认为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原则处世就是错误么？

艾丝黛尔　您这样做，谁又能责怪您呢？

加尔散　我办了一家和平主义的报纸。战争爆发了。怎么办呢？他们全把眼睛盯在我身上。“他有胆量么？”好吧，我就敢，我偏袖手旁观，他们把我枪毙了。我错在哪儿？错在哪儿？

艾丝黛尔　（把手搁在他手臂上）您没有错，您是……

伊内丝　（讽刺地接过话头）一位英雄。那么您妻子呢，加尔散？

加尔散　啊，什么？我把她从堕落的泥坑里拯救了出来。

艾丝黛尔　（对伊内丝）您瞧！您瞧！

伊内丝　我看明白了。（稍停）你们这场戏是演给谁看的？我们都是自己人呐。

艾丝黛尔　（傲慢地）什么自己人？

伊内丝　是一伙杀人犯。我们是在阴曹地府里，小娘儿们，这绝对没有弄错，他们决不会无缘无故地把人打入地狱的。

艾丝黛尔　住口！

伊内丝　是在阴曹地府里！我们都是地狱里的罪人！罪人！

艾丝黛尔　住口！您住口不？我不许您说粗话。

伊内丝　小圣女，您是地狱里的罪人。完美无缺的英雄，您也是罪人。我们也曾有过快乐的时日，是不是？有些人一直到死都在受苦，还不是我们干的好事！那时，我们还以此为乐。现在，我们得付出代价了！

加尔散　（举起手）您住口不住口？

伊内丝　（看着他，毫不害怕，但非常惊讶）啊！（稍停）等一等！我明白了，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们搞到一块来。

加尔散　当心，您别说漏了嘴。

伊内丝　你们会明白这道理是多么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这儿没有肉刑，对吧？可我们是在地狱里呀。别的人不会来了，谁也不会来了。我们得永远在一起。可不是这样

吗？总之一句话，这儿少一个人，少一个刽子手。

加尔散　（低声地）我看也是的。

伊内丝　喏，他们是为了少雇几个人。就是这么回事。顾客自己侍候自己，就象在自助餐厅里一样。

艾丝黛尔　您想说什么呀？

伊内丝　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另外两个人的刽子手。

〔停顿。他们咀嚼着这番话的涵义。

加尔散　（温和地）我不会做你们的刽子手的，我一点儿也不想害你们，我跟你们毫无牵涉，毫无牵涉。这是明摆着的事。那我们这样好了：各人都呆在自己的角落里，以便防一手。您在那儿，您在那儿，我在这儿。大家都别作声，别说一句话。这并不困难，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要操心。我相信我可以一万年不开口。

艾丝黛尔　我也得不开口吗？

加尔散　是的。这样我们……我们就有救了。别作声，自己在心里反省反省，永远不要抬起头来，好吗？

伊内丝　好。

艾丝黛尔　（犹豫片刻）好。

加尔散　那么，再见。

〔他回到躺椅上，把头埋在两手中。静场。伊内丝独自唱起来：

在布朗芒托街上，
他们竖起木架，
木桶里放了砻糠[①]；

[①] 木桶里放糠，疑是为了吸收受刑者流下的血。

这就是断头台，
架在布朗芒托街。

在布朗芒托街上，
刽子手很早起床，
因为他有活儿干，
要把将军们的脑袋砍，
再砍主教和海军上将，
在布朗芒托街上。

在布朗芒托街上，
来了些尊贵的太太，
穿着美丽的衣裳，
但是没有脑袋，
脑袋连同帽子，
已从颈部滚下来，
掉进布朗芒托河水。

〔这时，艾丝黛尔正在抹脂搽粉。她一面扑粉，一面带着焦急的神情在寻找镜子，她在包里搜寻了一番，然后转向加尔散。

艾丝黛尔　先生，您有没有镜子？（加尔散不回答）一面大镜子，或者一面小镜子，随您的便。（加尔散不回答）您要是让我一个人呆着，至少得给我一面镜子呀。

〔加尔散始终把头埋在手中，不答腔。

伊内丝　（殷勤地）我包里有一面镜子。（在包里寻找，气恼地）

我的镜子没有了。大概在法院办公室里，他们就把镜子拿走了。

艾丝黛尔　真讨厌。

〔停顿。她闭上眼睛，身子摇晃起来，伊内丝奔过去，扶住她。

伊内丝　您怎么啦？

艾丝黛尔　（睁开眼睛，微笑）我觉得自己怪滑稽的。（摸自己的身体）不知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当我不照镜子时，我摸自己也没有用，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还存在。

伊内丝　您真有福气。可我呢，我内心里总是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艾丝黛尔　啊！是的，从内心里……在脑子里闪过的东西都那么模糊，真叫人昏昏欲睡。（稍停）在我的卧室里有六面穿衣镜。我看得见镜子，我看得见镜子，可是镜子却照不见我。镜子里面映着双人沙发、地毯、窗户……镜子里照不见我，显得多么空洞无物！当我讲话时，我总设法在一面镜子中看到自己。我一边说话，同时看到自己在说话。就象别人看见我一样，我看见了我自己。这样我就头脑很清醒。（绝望地）我的口红！我可以肯定我把口红涂歪了。我总不能老是没有镜子啊。

伊内丝　要不要我来当您的镜子？来吧，我请您上我这儿来，坐在我的躺椅上。

艾丝黛尔　（指着加尔散）可是……

伊内丝　我们别管他。

艾丝黛尔　您不是说过，我们会互相伤害的。

伊内丝　我难道有存心害您的样子？

艾丝黛尔　这，我就不知道了……

伊内丝　倒是你会加害于我，但这又怎么样呢？既然得受折磨，让你来折磨我还不是一样。坐下来，挨近点儿。再挨近点儿。看我的眼睛，你在我瞳仁里看得到你自己吗？

艾丝黛尔　我在您的瞳仁里显得那么小，我看不清自己。

伊内丝　我可看得见你，整个身子都看见了。你问我好了，哪一面镜子也没有我这样忠实。

〔艾丝黛尔感到拘束，向加尔散转过身去，似乎想叫他来帮忙。

艾丝黛尔　先生！先生！我们这样叽叽喳喳讲话，您不讨厌吗？

〔加尔散不答理。

伊内丝　随他去！就当没他这个人，只有我们两人。你向我提问题吧。

艾丝黛尔　我的口红是不是涂得恰到好处？

伊内丝　让我看看，涂得不太好。

艾丝黛尔　我早就料到了。幸亏（向加尔散瞥了一眼）没有人看见我。我重新涂一下。

伊内丝　好多了。顺着嘴唇轮廓涂。我来帮你。这儿，这儿，这就好了。

艾丝黛尔　是不是跟我刚才进来时一样好？

伊内丝　比刚才更好。这样显得更浓，更残忍。你这张嘴巴完全是地狱里的。

艾丝黛尔　咳！这样行吗？真叫人受不了，我自己无法辨别。您能向我担保，这样行吗？

伊内丝　你不愿我们之间用“你”相称吗？

艾丝黛尔　您向我担保，这样行吗？

伊内丝　你很美。

艾丝黛尔　您有审美力吗？您的审美力与我的一样吗？这真叫人受不了，这真叫人受不了。

伊内丝　既然我喜欢你，我的审美力肯定与你一样。好好看着我，对我笑一笑。我也并不丑。难道我不比一面镜子更好吗？

艾丝黛尔　我不知道。您使我害怕。我在镜子里的形象是很温顺的。我多么熟悉它呀……我要笑了，我的微笑将映在您的瞳仁里，天知道我的笑容将会是什么样。

伊内丝　谁叫你不让我顺着你呢？（他们互相注视。艾丝黛尔微笑着，有点被迷住了）你真不愿意用“你”来称呼我吗？

艾丝黛尔　用“你”称呼女人，我可不大习惯。

伊内丝　用“你”称呼邮局的女职员，我想你更加不习惯。你脸颊下面是什么？一抹口红？

艾丝黛尔　（惊跳起来）一抹口红，真可怕！在哪儿？

伊内丝　那儿！那儿！我是面百灵鸟镜①。我的小百灵鸟，我逮住你了！没有口红了，一点儿都没有了。嗯？要是镜子也骗人呢？或者，要是我闭上眼睛，要是我不肯看你，你长得这样美又有什么用呢？不要顾虑，我一定会看你的，我的眼睛将睁得大大的。我会对你很和气，非常非常和气。但你要用“你”称呼我。（稍停）

艾丝黛尔　你喜欢我吗？

伊内丝　喜欢极了。（稍停）

艾丝黛尔　（用头指指加尔散）我希望他也能看看我。

---

① 一种镶了许多面小镜子的仪器，当它在太阳下转动时，发出的闪光会把无数百灵鸟吸引过来，猎人用这种方法来捕获百灵鸟。

伊内丝　哈！就因为他是个男人呗。(对加尔散)您赢了。(加尔散不理睬)您倒是看看她呀！(加尔散仍不理睬)别装模作样了；其实我们说的每句话，您都听见了。

加尔散　(突然抬起头)您可以这么说，每句话我都听见了。我用手指塞着耳朵，又有什么用，你们就象在我的脑袋里谈话一样。现在你们让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我跟你们没有关系。

伊内丝　您是说跟这个小娘儿们的关系吗？我早就看出您那一手了；您正是为了勾引她，才摆出那副正人君子的样子来。

加尔散　我跟你们说让我安静安静。报社有人正在谈论我，我想听听他们说什么。我才不管什么小娘儿们呢，这样您总可以放心了吧。

艾丝黛尔　多谢。

加尔散　我并不愿意显得粗鲁……

艾丝黛尔　粗胚子！

〔停顿。他们面对面站着。

加尔散　又来了！(稍停)我早就恳求你们静一静了。

艾丝黛尔　是她起的头。她来给我镜子，而我什么也没向她要。

伊内丝　什么也没要。你只是靠在他身上蹭来蹭去，摆出种种媚态让他来看你。

艾丝黛尔　您还有什么话没有？

加尔散　你们疯了吗？你们就不明白我们何去何从吗？你们住嘴！(稍停)我们去安安静静地坐着吧，闭上眼睛，每个人都尽量忘掉别人的存在。

〔停顿。他重新坐下。她俩犹豫不决地回到自己的坐位上，伊内丝猛地转身。

伊内丝　啊！忘掉！多么天真！我浑身都能感到您的存在。您的沉默在我耳边嘶叫，您可以封上嘴巴，您可以割掉舌头，但您能排除自己的存在吗？您能停止自己的思想吗？我听得见您的思想，它象闹钟一样滴嗒滴嗒在响。我知道您也听得到我的思想。您蜷缩在椅子上有什么用，您无处不在，声音到达我的耳朵时已经污浊了，因为它传过来时，您已经先听到了它。您窃取了我的一切，甚至我的脸庞，因为您熟悉我的脸，而我自己却不熟悉。至于她呢？她呢？您把她也从我手中抢走了：如果只有我们两人，您想她敢象现在这样对待我吗？不会的，不会的。您把手从您脸上拿开吧，我不会让您安静的，这太便宜您了。您麻木不仁地坐在那儿，象个菩萨似的在冥想。我闭着眼睛，就能感到她在向您倾吐她生命的全部款曲，甚至她裙子摩擦的窸窣声也是献给您的，她在向您频频微笑，而您却视而不见……不能这样！我要选择我的地狱，我要全神贯注地盯着您，我要撕破情面跟您斗。

加尔散　好吧。我预料到会有这一步的；他们象要弄小孩一样耍弄我们。要是他们让我与男人们住在一起就好了……男人们可以熬住不说话。但不应当要求过多，（走向艾丝黛尔，用手托着她的下巴）那么，小娘子，你喜欢我了？你好象老向我做媚眼。

艾丝黛尔　别碰我。

加尔散　得了！让我们随便些吧！我从前很喜欢女人，你知道吗？女人们也非常喜欢我。你别扭扭捏捏了，我们什么也不会失去的，为什么还要讲礼貌呢？为什么还要来客套？我们都是自己人，不一会儿，我们就会象虫子那样一丝不挂的。

艾丝黛尔　放开我。

加尔散　象虫子那样！啊！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我没有向你们要求什么，但求能和和平平，稍微有一点儿安静，所以我才把手指塞在自己的耳朵里。瞧，戈梅正在几张桌子之间说话，报社的全体同事都在听他讲话。大家都只穿着衬衫。我想弄清他们在说什么，然而，这很困难，因为人世间的事情稍纵即逝。你们难道不能不讲话吗？现在完了，戈梅不说话了，他对我的看法又收回到他的脑子里。好吧，我们只好一不做，二不休了。象虫子那样一丝不挂；我想弄明白我是跟谁在打交道。

伊内丝　您明白了，现在您明白了。

加尔散　我们为什么被罚下地狱呢，在各人没有坦白说出这点之前，我们什么都是稀里糊涂的。你，金发女郎，你先说吧，为什么？你坦率讲出来，就可以免遭厄运；要是我们能认识自己的魔鬼……说吧，为什么？

艾丝黛尔　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他们不愿意把情况告诉我。

加尔散　我明白。他们也不愿意告诉我。但我了解自己。你害怕第一个开口吗？很好，那就我先说吧。（稍停）我这个人并不很光彩。

伊内丝　您说下去呀。大家知道您当过逃兵。

加尔散　别提了。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折磨过我的妻子。就是这么回事。折磨她有五年之久。当然，现在她仍在受苦。她就在那儿，我一讲到她，就看见她了。我关心的是戈梅，而我看见的却是她。现在戈梅在哪儿呢？事情达五年之久。这下好了，他们把我的东西还给她了；她坐在窗户旁边，把我的上装放在膝盖上。有十二

个枪眼的上装，血迹斑斑，就象沾了铁锈一样，枪眼的边缘变得焦黄了。哈！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上装，可以进博物馆了。我可穿过它！你要哭了吧？你会哭一场吧？我象猪一样醉醺醺地回到家，身上散发着一股酒味和女人味，她等了我整整一夜；她没有哭。当然，她一句责备话都没有说，只是她的眼睛，她的一双大眼睛流露出责备的神色。我什么都不懊悔。我将付出代价，可我毫无悔恨。外面下雪了。你要哭了吧？这真是一个具有殉道者气质的女人哪！

伊内丝　（几乎温柔地）您为什么要折磨她呢？

加尔散　因为折磨她太容易了，你只要说一句话，她就会变脸，这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人。啊！连一句责备的话她都没说过！我喜欢逗弄人，我等待着，一直在等待着。可是她没有一滴眼泪，一滴都没有，也没有责备过我一句。当初是我把她从堕落中挽救出来的，懂吗？她现在用手抚摸着我的上衣，眼睛却不看它一眼。她的手指在摸索着衣服上的弹痕。你在等待什么？你希望什么呢？我告诉你，我毫无悔恨。她太崇拜我了。就是这么回事。你们明白吗？

伊内丝　不明白。别人可并不崇拜我。

加尔散　那再好没有了。这对您来说太好了。这一切对您来说大概是难以理解的。好吧，举一件小事：我把一个混血女人留在我房间里，我们度过了多少个甜蜜的夜晚！我妻子睡在二楼，她大概能听到我们的谈话。她总是最早起床，我们还在睡懒觉，她就把早饭送到我们的床头了。

伊内丝　下流胚！

加尔散　是的，是的，我是一个受人钟爱的下流胚！（显得心不在焉）不，有什么了不起！这是戈梅，但他没有谈论我。您

说是下流胚吗？当然啦，要不，我在这儿又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那么您呢？

伊内丝　好吧。就象他们在人世间所称呼的那样，我是个该入地狱的女人。这不已经进地狱了吗？那么，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

加尔散　你要说的就这些？

伊内丝　不，还有与弗洛朗丝的事。但这是个死人的故事，有三个死人，首先是他，然后是她和我。世上已没有活人留在那儿，我安心了，只剩下房间了。有时我眼前还浮现出房间的样子，空空荡荡的，百叶窗紧闭着。啊！啊！他们最后把封条撕掉了。房间是要出租的……要出租的。门上贴着一张告示。这真……荒唐可笑。

加尔散　三个人。您讲的是三个人吗？

伊内丝　是三个。

加尔散　是一男两女吗？

伊内丝　是的。

加尔散　哦。（稍停）他是自杀的吗？

伊内丝　他吗？他可不会干这种事。不过，他也没有少受痛苦。他不是自杀的，而是被有轨电车压死的。那还不容易！我以前住在他们家里，他是我的表兄弟。

加尔散　弗洛朗丝是金发女郎么？

伊内丝　金发女郎？（看艾丝黛尔）你们知道，我不懊悔什么，但对我来说，向你们说这个故事，并不是愉快的事。

加尔散　说下去！说下去！您后来讨厌他了吗？

伊内丝　慢慢地就讨厌他了。总之，这也不顺眼，那也看不惯，譬如，他喝酒时发出响声，他的鼻子向杯子里吹气。无非是

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噢，这是个可怜的家伙，是个软骨头，您笑什么？

加尔散　因为我不是个软骨头。

伊内丝　那要日后见分晓了。我的看法逐渐影响了她，她便用我的眼光来看他……最后，她投入了我的怀抱，我们在城市的另一角租了个房间。

加尔散　后来呢？

伊内丝　后来就发生了有轨电车事故。我每天都对她说：这下可好了，我的小娘儿们，我们把他杀死了。（稍停）我很坏。

加尔散　是的，我也很坏。

伊内丝　不，您么，您并不坏。那是另一回事。

加尔散　什么事？

伊内丝　我等一会儿告诉您。我很坏，换句话说，我活着就需要别人受痛苦。我是一把火，是烧在别人心里的一把火。当我孤孤单单一个人时，我便熄灭了。半年来，我在她心中燃烧；我把一切都烧毁了。一天夜里，她爬起来，趁我没注意时把煤气管打开，然后又在我身边躺下来。就这样完结了。

加尔散　嗯！

伊内丝　什么？

加尔散　没什么。这不大道德。

伊内丝　是啊，这不道德。那又怎么样？

加尔散　噢！您说得对。（向艾丝黛尔）该你讲了。你干了什么呢？

艾丝黛尔　我告诉过你们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扪心自问，百思不得其解……

加尔散　行。那么，我们来帮你想想。那个脸上皮开肉绽的家伙是谁？

艾丝黛尔　哪个家伙？

伊内丝　你心里很明白。就是你进门时，你害怕的那个人。

艾丝黛尔　是位朋友。

加尔散　你为什么怕他？

艾丝黛尔　您没有权利盘问我。

伊内丝　他是为你而自杀的吗？

艾丝黛尔　啊，不，您疯啦！

加尔散　那么，为什么他叫你害怕呢？他朝自己脸上开了一枪，嗯？他就这样把脑袋搬家的吧？

艾丝黛尔　住口！住口！

加尔散　你是祸根！你是祸根！

伊内丝　他为你吃了颗子弹。

艾丝黛尔　让我安静一下，你们叫我害怕。我要走！我要走！（奔到门口，摇门）

加尔散　滚吧，我求之不得。可是门外边上了锁啦！

〔艾丝黛尔按铃，铃不响。伊内丝和加尔散笑。艾丝黛尔背靠着门，身子转向他俩。

艾丝黛尔　（声音嘎哑而缓慢）你们真卑鄙。

伊内丝　说得对，真卑鄙。那又怎么样？这样看来，那家伙确实是为你自杀的。他是你的情人吗？

加尔散　肯定是她的情人。他想独占她，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伊内丝　他跳起探戈舞来象个职业舞蹈家，但我想他很穷。

〔静场。

加尔散　有人问你他穷不穷？

艾丝黛尔　是的，他很穷。

加尔散　再说，你还想保全名声。一天他来了，他恳求你，而你尽打趣。

伊内丝　嗯？嗯？你打趣了没有？他就是为此而自杀的吧？

艾丝黛尔　你就是用这样的目光来看弗洛朗丝的吗？

伊内丝　是啊。

〔停顿。艾丝黛尔笑起来。

艾丝黛尔　有一件事你们还决计想不到哩。（挺直身子，看着他俩，背始终靠着门，用生硬而挑衅性的口气说）他想跟我生个孩子，这下你们可满意了吧？

加尔散　那你呢，你不愿意。

艾丝黛尔　不愿意。不过孩子照样生下来了。我到瑞士去住了五个月。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这是个女孩子，她生下来时，罗歇正在我身边，他很高兴有个女儿，我可不高兴。

加尔散　后来呢？

艾丝黛尔　在湖面上方有个阳台，我拿了块大石头上去。他叫喊道："艾丝黛尔，我求求你，我恳求你。"我讨厌他。他什么都看见了。他俯在阳台上，看到了湖面漾起一圈圈水波。

加尔散　后来呢？

艾丝黛尔　就这些。我又回到了巴黎。他呢，他做了他愿意做的事。

加尔散　他把自己的脑袋崩了。

艾丝黛尔　是这样。他这又何必呢！我丈夫什么都没疑心。（稍停）我恨你们。（干哭了一阵）

加尔散　犯不着哭。在这儿，眼泪是流不出来的。

艾丝黛尔　我是个胆小鬼！我是个胆小鬼！（稍停）我恨死你们了！

伊内丝　（把她搂入怀里）我可怜的小乖乖！（对加尔散）查问到此为止。收起你那副刽子手的嘴脸吧！

加尔散　刽子手的……（环视四周）要是能照一下镜子，我什么都舍得拿出来。（稍停）天气多热呵！（机械地脱去外衣）噢！对不起。（又把外衣穿上）

艾丝黛尔　您可以光穿衬衫。现在……

加尔散　是。（把上衣丢在躺椅上）你别怪我，艾丝黛尔。

艾丝黛尔　我不怪您。

伊内丝　我呢，你怪我吗？

艾丝黛尔　是的。

〔静场。

伊内丝　怎么样，加尔散？我们现在象虫子那样一丝不挂了；您看清楚一些了吧？

加尔散　我不知道。可能清楚一点了。（怯生生地）我们难道不能设法互相帮助吗？

伊内丝　我不需要帮助。

加尔散　伊内丝，他们把所有的线都弄乱了。您只要做一个小动作，您只要举起手扇扇风，艾丝黛尔和我就能感到振动。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我们不是一起完蛋，就是一起摆脱困境。选择吧！（稍停）发生什么事啦？

伊内丝　他们把房间租下了，窗子开得大大的，一个男人坐在我床上。他们把房间租下了！他们租下来了！进来，进来，不要拘束。这是个女人，她朝他走过去，把手搭在他肩膀上……他们在等什么？为什么不开灯？什么都看不见了。他们是

不是马上要拥抱了？这个房间是我的！它是我的！他们为什么不开灯？我已经看不见他们了。他们在低声说些什么？他是不是会在我的床上爱抚她？她对他说，现在是中午，烈日当空。那么，是我变成瞎子了。（稍停）完了，什么都不存在了；我既看不见，又听不见。那么，照我看，我与人间已经一刀两断了。再也不能挽回了。（颤抖）我感到空虚。现在，我完全死了。整个儿全在这儿了。（稍停）您刚才说什么来着？您说过要帮助我，是吗？

加尔散　是的。

伊内丝　帮什么？

加尔散　揭穿他们的诡计。

伊内丝　我能帮您什么呢？

加尔散　您也可以帮助我。要求不高，伊内丝，您只要表现出一点善意就行了。

伊内丝　善意……您要我到哪儿去找善意？我已经腐烂了。

加尔散　我还不是一样？（稍停）可是，我们不妨试试看，您说呢？

伊内丝　我已经枯竭了。我既不能受惠也不能施与，您要求我怎么帮助您呢？我好比一根枯枝，火快要烧着它了。（稍停，她注视着艾丝黛尔，艾丝黛尔把头埋在手掌中）弗洛朗丝是金发女郎。

加尔散　您知道这个小娘儿们会是您的刽子手吗？

伊内丝　也许是的，我也猜疑到这一点。

加尔散　他们是通过她来掌握您的。关于我，我……我……我对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如果从您那方面……

伊内丝　什么？

加尔散　他们设下了一个陷阱，他们窥视着您，看看您会不会上当。

伊内丝　我知道。您呢，您本身就是一口陷阱，您以为他们没有预料到您这番话吗？您以为其中就没有我们看不见的陷阱吗？一切都是陷阱，可是，这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大不了呢？我自己也是一口陷阱，我对她来说是一口陷阱。也可能是我把她逮住。

加尔散　您什么也逮不住。我们象旋转木马似的一个追逐一个，永远也碰不到一块去，您可以相信，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不要管她，伊内丝，把手松开，放开她。否则，您会给我们三人都带来不幸的。

伊内丝　我是个肯松手的人吗？我知道我将会有什么报应。我这把火要烧了，我烧着了，我知道这是无休无止的，我全明白，您以为我会松手吗？我会把她抓在手里，她会用我的眼光来看待您，就象弗洛朗丝看待另一个人一样。您跟我诉说您的不幸有什么用呢？我告诉您，我全明白，我甚至不会怜惜我自己。陷阱，哈！陷阱。当然，我掉到陷阱里去了，那又怎么样？要是称他们的心，那再好也没有了。

加尔散　（搂住她的肩膀）我呀，我会怜惜您的。看着我，我们是一丝不挂的，从里到外都是赤裸裸的，我可以一直看到您的心底里。我们被一根线牵在一起。您以为我会损害您吗？我什么都不悔恨，什么都不抱怨。我跟您一样，也枯竭了。但是，我却怜惜您。

伊内丝　（在他说话时，她随他搂着，这时甩开他）别碰我。我讨厌别人碰我。收起您的怜悯心吧。算了，加尔散！这个房间里还有许多陷阱是为您设下的，是针对您的，是为您准备

的。您最好多管管自己的事。（稍停）您如果让我和小娘儿们安安静静，我可以不损害您。

加尔散　（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耸耸肩）行。

艾丝黛尔　（抬起头）救救我，加尔散。

加尔散　您要我干什么？

艾丝黛尔　（站起来，走近他）我，您来帮帮我。

加尔散　您跟她说去。

〔伊内丝走近。她站在艾丝黛尔背后，紧挨着她，但不碰到她。在以下的对话中，她几乎在她耳边私语。但是艾丝黛尔向加尔散转过脸去，就象加尔散在向她提问似的，她朝着他回答伊内丝的问话。加尔散看着艾丝黛尔，没说话。

艾丝黛尔　我求求您，您答应过的，加尔散，您答应过的！快点，快点，我不愿一个人留在这儿。奥尔加把他带到跳舞厅去了。

伊内丝　她把谁带去了？

艾丝黛尔　皮埃尔。他们在一起跳舞。

伊内丝　皮埃尔是谁？

艾丝黛尔　是个小傻瓜。他管我叫作他的"活水"。他爱过我。她把他带到跳舞厅去了。

伊内丝　你爱他吗？

艾丝黛尔　他们又坐下来了。她已经气喘吁吁。为什么她要跳舞呢？为了使自己瘦一些罢了。肯定没有，我肯定没有爱过他。他才十八岁哩，我又不是吃小孩的女妖精。

伊内丝　那你就随他们去吧，这关你什么事？

艾丝黛尔　他是我的。

伊内丝　人世间已没有任何东西属于你了。

艾丝黛尔　他是我的。

伊内丝　对，他以前是……那你想办法去抓住他呀，去摸他呀。奥尔加呢，她可以摸他，是不是？是不是？她可以拉他的手，抚摸他的膝盖。

艾丝黛尔　她把肥大的胸脯贴着他，她把气呵在他脸上。小拇指①，可怜的小拇指，你为什么还不讥笑她，你还等什么呢？啊！本来，只消我使一个眼色，她就决计不敢……而今，难道我真的化为乌有了吗？

伊内丝　化为乌有了。你在人间已一无所有，你所有的东西全在这儿了。你要不要裁纸刀？要不要巴尔布迪安纳青铜像？这张蓝躺椅是你的，还有我，我的小乖乖，我是永远属于你的。

艾丝黛尔　嘿，属于我的？那么，你们两人中谁敢叫我"活水"？我不骗你们，你们知道我是堆垃圾。惦记我吧，皮埃尔，你只惦记我一个人吧，保护我吧。只要你还这样想："我的'活水'，我亲爱的'活水'，"那我就只有一半在这儿，我只有一半罪过，在那边，在你身边，我依然是"活水"。她脸红得象只蕃茄。瞧，我们曾经一起讥笑她上百次，这真难以相信。这是什么曲子？我过去多么爱听这个曲子啊！啊！他们奏起了《圣路易·布鲁斯》舞曲……好吧，跳吧，跳吧，加尔散，您如果看见她，一定会觉得有趣。她永远不会知道我看得见她。我看见你，看见你，你披头散发，歪着脸孔，我看见你踩在他脚上。真是笑死人啦。好呀！跳快些！再快一些！

① "小拇指"是法国著名童话作家沙·贝洛（1628—1703）的同名童话中的主人公，他是七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是全家欺负的对象。

他拉她，推她，真不成样子。再快一些！他以前对我说过：您多么轻巧。好呀，好呀！（边讲边跳）我跟你说，我看见你了。她不理睬我。她就在我目光注视下跳着。我们亲爱的艾丝黛尔！什么，我们亲爱的艾丝黛尔？啊！住口。在我的葬礼上，你连一滴眼泪都没掉。她对他说："我们亲爱的艾丝黛尔。"她居然厚颜无耻地跟他谈起我来。加油！跟上拍子。她哪能一面跳舞，一面聊天呢！可是为什么……不！不！别告诉他吧！我把他让给你好了，你把他带走吧，守着他吧，你愿意拿他怎样就怎样吧，但别告诉他……（停止跳舞）行。好吧，现在你可以把他留在身边了。加尔散，她把什么都告诉他了：罗歇呀，瑞士之行呀，孩子呀，她统统告诉他了。"我们亲爱的艾丝黛尔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真的，我不在了……他伤心地摇着头，可也说不上这消息叫他悲痛欲绝。现在你守着他吧。我与你争风吃醋的并不是他的长睫毛，也不是他那副少女般的神态。哈！他把我称呼为他的"活水"，他的"水晶"。哎呀！"水晶"打碎了。"我们亲爱的艾丝黛尔"。跳吧！倒是跳呀！按拍子跳，一二，一二，（跳舞）为了能回到人间跳一会儿舞，我什么都舍得！只要能跳一会儿就行。（跳舞，稍停）现在我已听不大清楚了。他们把灯都熄灭了，好象是跳探戈舞的样子；为什么他们要不声不响地玩呢？响一些呀！距离太远了！我……我完全听不见了（停止跳舞），再也听不见了。人间远离了我。加尔散，看着我，把我搂在你怀里吧。

〔伊内丝在艾丝黛尔背后示意加尔散离开。

伊内丝　（专横地）加尔散！

加尔散　（后退一步，向艾丝黛尔指着伊内丝）您对她说吧。

艾丝黛尔　（紧紧抓住他）不要走开！您配不配做男子汉？您倒是看看我呀，不要把眼睛背过去，这事就那么难办吗？我长着金发，不管怎样，到底还有人为我自杀呢！我恳求您，您总得看着点什么，您不看我，就看看青铜像吧，看看桌子或躺椅吧。看我总要比看别的东西惬意些。您听着，我已经从他们的心窝里掉下来了，就象一只小鸟从窝里掉下来一样。把我捡起来吧，把我放在你心上吧，你会看到我是多么可爱。

加尔散　（用力把她推开）我叫您对她说去。

艾丝黛尔　对她说吗？可是她不算数，她是个女人呀。

伊内丝　我不算数吗？可是，小鸟儿，小百灵鸟，你躲在我心里已有好久了呀，不要害怕，我会不停地瞧着你，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你活在我的目光里，就象一块闪光金属片在阳光下闪烁一样。

艾丝黛尔　阳光？哈！还是让我安静些吧。您刚才想对我下手，您不是看到了，这下可扑空了。

伊内丝　艾丝黛尔，我的“活水”，我的“水晶”。

艾丝黛尔　您的“水晶”？这真可笑。您想骗谁？得了，每个人都知道我曾经把孩子从窗口摔下去。“水晶”在地上粉碎了，可我并不在乎。我只剩下一张皮了，就是我这张皮也不是献给您的。

伊内丝　来吧，你愿意当什么，我就喊你什么，“活水”呀，“脏水”呀，都行。你在我的眼底里想照见自己什么形象，你便会看见自己是什么形象。

艾丝黛尔　放开我！您没长眼睛！我要怎样才能叫您放开我呢？呸！

〔她朝伊内丝脸上啐口水，伊内丝突然松开她。

伊内丝　加尔散，我便宜不了您！

〔稍停。加尔散耸耸肩，走向艾丝黛尔。

加尔散　那么，你要一个男人喽？

艾丝黛尔　一个男人么？不，我要的是你。

加尔散　别不好意思了，随便哪个汉子都中你的意。我刚才就在那儿，那是我。好吧。（搂住她肩膀）我没有什么可讨你欢心的，你知道：我既不是小傻瓜，也不会跳探戈舞。

艾丝黛尔　我就是要你这样的人，我也许会把你变成另一个人的。

加尔散　我就不信。我会……我会心不在焉的。我脑子里想着别的事哩。

艾丝黛尔　什么事呀？

加尔散　这与你无关。

艾丝黛尔　我将坐在你的躺椅上，等你来照顾我。

伊内丝　（哈哈大笑）哈！母狗！趴在地上吧！趴在地上吧！他甚至都说不上漂亮呢。

艾丝黛尔　（对加尔散）别听她的。她没生眼睛，没长耳朵。就当没她这个人。

加尔散　我能给的，都给你。这并不多。我不会爱你的。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艾丝黛尔　你要我吗？

加尔散　我要。

艾丝黛尔　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

加尔散　那就……（把身子俯向她）

伊内丝　艾丝黛尔！加尔散！你们昏了头啦！可是我在你们面

前呀，我！

加尔散 我明白。那又怎么样？

伊内丝 就当着我的面？你们不……你们办不到！

艾丝黛尔 为什么？我以前不也当着女仆的面脱衣服么。

伊内丝 （拉住加尔散）放开她！放开她！您那双男人的脏手，别碰她！

加尔散 （猛烈推开她）那可以，我又不是绅士，揍一个女人，我可不会有顾虑。

伊内丝 您答应过我的，加尔散，您答应过我的！我求求您，您答应过我的呀！

加尔散 是您自己出尔反尔的。

〔伊内丝挣脱身，退到房间底端。

伊内丝 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反正你们比我强。可是你们得记住，我就在这儿，我在看着你们哩。加尔散，我一眼不眨地看着您哩。您得在我目光下拥抱她。我恨死你们两个人啦！你们相爱吧，相爱吧！我们是在地狱里，我也会来一手的。

〔在下面的戏中，伊内丝一声不响地注视他俩。

加尔散 （回到艾丝黛尔身边，搂住她的肩膀）把你的嘴巴给我。

〔停顿。他向她俯过身去。突然，又挺起身来。

艾丝黛尔 （做怨恨的手势）唉！……（稍停）我跟你讲不要去管她。

加尔散 可就是她在作怪呀。（稍停）戈梅在报社里。他们把窗户关上了，看来，现在是冬天了，离开人世已经半年了。半年前，他们把我……我不是早告诉你，有时我会心不在焉的？他们在瑟瑟发抖，他们还穿着上装……真滑稽，他们人

间竟会这么冷，可我呢，我多热啊。这下，他们在讲我了。

艾丝黛尔 他们要讲很久吗？（稍停）至少你得告诉我他在说什么。

加尔散 没什么，他什么都没说。他是个混蛋，如此而已。（侧耳细听）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管它！（走近艾丝黛尔）还是干我们自己的事吧！你会爱我吗？

艾丝黛尔 （微笑）谁知道？

加尔散 你信得过我吗？

艾丝黛尔 多古怪的问题。你不是时时刻刻在眼前吗？你总不至于和伊内丝串通好来欺骗我吧？

加尔散 当然不会。（稍停。放开艾丝黛尔的肩膀）我指的是另一种信任。（倾听）说吧！说吧！你想说什么，都说出来，我并不想在这儿为自己辩护。（向艾丝黛尔）艾丝黛尔，你应当信任我才是。

艾丝黛尔 烦死了！我的嘴巴，手臂，整个身子，不都给你了吗！这一切不都很简单吗！……至于说我的信任么，我可没什么信任可给，你使我为难极了。啊！你大概做过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所以才这么恳求我信任你。

加尔散 他们把我枪毙了。

艾丝黛尔 我知道，你拒绝上前线。还有呢？

加尔散 我……我也不是完全拒绝。（对看不见的人）他说得好，他指责得恰如其分，但他没有讲应当怎么办。难道我能够进将军府邸去对他说“我的将军，我不去”吗？多么愚蠢！这样做，他们早把我关起来了。我当时想表明观点，我，要表明观点！我不愿他们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向艾丝黛尔）我……我乘上火车，他们在边境上把我抓住了。

艾丝黛尔　你本来打算上哪儿呀？

加尔散　去墨西哥。我打算在那儿办一份和平主义报纸。（稍停）哎，你说点什么吧。

艾丝黛尔　你要我说什么呢？你做得对，因为你不愿意去打仗。（加尔散做了个恼怒的手势）啊，我亲爱的，我猜不透应当回答你什么话才好。

伊内丝　我的宝贝，你应当对他说，他象头雄狮般逃跑了。因为你那位了不得的亲人，他毕竟逃跑了，就是这点使他烦恼。

加尔散　逃跑，出走，您怎么说都行。

艾丝黛尔　你应当逃跑。如果你留下不走，他们就会逮捕你。

加尔散　当然喽。（稍停）艾丝黛尔，我是个胆小鬼吗？

艾丝黛尔　我不知道，我心爱的，因为我不处在你的地位。这该由你自己来断定。

加尔散　（厌倦的手势）我定不下来。

艾丝黛尔　总之，你应当记得起来，你这么做总是有理由的。

加尔散　是的。

艾丝黛尔　什么理由？

加尔散　那些理由是不是站得住脚呢？

艾丝黛尔　（气恼地）你思想真复杂。

加尔散　我想表明观点。我……我思考了很久，……那些理由是不是站得住脚呢？

伊内丝　啊！问题就在这里。那些理由是不是站得住脚呢？你说大道理，不愿贸然去当兵，可是，恐惧，憎恶，种种见不得人的脏东西，这些也是理由呀！好吧，想一想吧，扪心自问吧！

加尔散　住口！你以为我等着你来开导吗？我在牢房里日日夜夜地踱来踱去，从窗边踱到门口，从门口踱到窗边，我审察着自己，我踩着自己的足迹来回踱步，我仿佛整整一辈子都在扪心自问，可是，到头来，做的事明摆在那儿，我……我乘上火车，这是肯定的。但为什么？为什么呢？最后，我想，我的死亡将对我作出定论，如果我是清清白白死的，那我就能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

伊内丝　你是怎么死的，加尔散？

加尔散　很糟。（伊内丝大笑）噢！只不过是肉体昏厥罢了。我并不感到羞耻，只是所有的事都永远悬而不决了。（向艾丝黛尔）你过来。看着我，当人间有人谈论到我时，我需要有人看着我。我喜欢绿眼睛。

伊内丝　绿眼睛？看您想到哪里去了！艾丝黛尔，你呢？你喜欢胆小鬼吗？

艾丝黛尔　你知道，这对我来说无所谓。胆小鬼也好，不是胆小鬼也好，只要他拥抱得甜甜蜜蜜就行。

加尔散　现在，他们在摇头晃脑地抽着香烟。他们感到无聊了。他们在想：加尔散是个胆小鬼。他们软绵绵地、有气无力地，仍然在想些什么事。加尔散是个胆小鬼！这就是我的伙伴们的结论。半年后，他们言谈中就会说：象加尔散那么胆小。你们两人运气真好，阳间人不再想起你们。我呢，我日子可不好过。

伊内丝　您妻子呢，加尔散？

加尔散　什么，我妻子？她死了。

伊内丝　死了？

加尔散　我大概忘了告诉您，她死了不久，大约两个月了。

伊内丝　她伤心死的吗？

加尔散　当然，伤心死的。她还能为别的原因死吗？好啊，一切都很顺利：战争结束了，我妻子死了，我载入史册了。

〔他抽泣了一声，用手捂住脸。艾丝黛尔双手搂住他。

艾丝黛尔　我亲爱的，我亲爱的！看着我，亲爱的！摸摸我，摸摸我。（握住他的手，把它放在自己胸脯上）把你的手放在我胸脯上。（加尔散动了一下，想把手抽出来）让你的手搁在这儿，让它搁着，不要动。他们一个个都要死的：管他们想什么。忘了他们。现在只有我爱你。

加尔散　（把手抽出来）可他们，他们忘不了我。他们虽然会死去，但别的人会接替他们。我的一生已捏在他们手里了。

艾丝黛尔　啊！你想得太多了！

加尔散　有什么法子呢？从前，我也脚踏实地干过……啊！假如我能回到他们中间，哪怕一天……我就能拆穿他们的说法，但我已经给刷掉了。他们根本不理会我就作了结论。他们是对的，因为我已经死了。我就象只进了捕鼠笼的老鼠，（笑）已经由不得自己了。

〔静场。

艾丝黛尔　（轻声地）加尔散！

加尔散　你在这儿？好吧，你听着，帮我一个忙。不，别往后缩。我知道：求你帮忙似乎很可笑，你也没有帮助人的习惯。但只要你愿意，只要你用心一点，我们可能会真的相爱吧？你看，有成千的人在不断地说我是胆小鬼。可是千把人算得了什么？只要有一个人，一个便行，全心全意地为我证实一下：我没有逃跑，我不可能逃跑，我是勇敢的，我是无辜

的，我……我拿得稳能够得救。你愿意相信我吗？你对我来说，将比我本人更可贵。

艾丝黛尔　（笑）傻瓜，亲爱的傻瓜！你认为我会爱上一个胆小鬼吗？

加尔散　可是，刚才你还说……

艾丝黛尔　我那是取笑你的。我就爱男人，加尔散，真正的男子汉，粗糙的皮肤，刚劲的双手。你没有胆小鬼的下巴，没有胆小鬼的嘴巴，你没有胆小鬼的声音，也没有胆小鬼的头发。就是为了你的嘴巴、你的声音、你的头发，我才爱你。

加尔散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艾丝黛尔　要不要我向你发誓？

加尔散　那我就敢向所有的人挑战，世上的人和这儿的人。艾丝黛尔，我们会从地狱里出去的。（伊内丝大笑，加尔散停止说话，看着她）怎么回事呀？

伊内丝　（笑）可是她对自己说的话连一个字都不相信，你怎么会这样天真？问什么"艾丝黛尔，我是不是胆小鬼？"你要知道，她根本不把你的话放在心上。

艾丝黛尔　伊内丝！（对加尔散）别听她的。你如果要我信任你，你先得信任我。

伊内丝　啊，是的，是的！你信任她吧。她需要男人，你可以相信这点。她需要男人的手臂搂着她的腰，需要男人的气味，需要男人的眼睛里流露着男人的欲望。至于别的东西……哈！如果能讨你欢心，她还会对你说，你是天神呢。

加尔散　艾丝黛尔！这是真的吗？回答呀，这是真的吗？

艾丝黛尔　你要我说什么呢？我真不明白她胡说些什么。（跺脚）这一切多么叫人气恼！即使你是胆小鬼，我也仍然爱

你！这还不够么？

〔静场。

加尔散　（对两个女人）你们叫我心烦！（向门口走去）

艾丝黛尔　你干什么？

加尔散　我要走了。

伊内丝　（很快接着说）你走不远，门是关着的。

加尔散　应当叫他们开门。（按电铃，电铃不响）

艾丝黛尔　加尔散！

伊内丝　（对艾丝黛尔）你放心，电铃坏了。

加尔散　我告诉你们，他们会来开门的（把门敲得咚咚响），我对你们再也无法容忍啦，我再也受不了啦。（艾丝黛尔扑向他，他把她推开）滚！你比她更叫我厌烦，我不愿意在你目光监视下过日子。你粘糊糊、软塌塌的！你是一条章鱼，你是一片沼泽。（敲门）你们开不开门？

艾丝黛尔　加尔散，我求求你，不要走，我再也不跟你说话了。我让你完全安静，但你不要走。伊内丝伸出了爪子，我再也不愿与她单独留在这儿了。

加尔散　你自己设法对付吧，我并没有求你来。

艾丝黛尔　胆小鬼！胆小鬼！噢，你真是个胆小鬼。

伊内丝　（走近艾丝黛尔）那么，我的百灵鸟，你不高兴吗？为了讨好他，你朝我脸上吐口水；为了他，我们两个闹翻了。但是，这个捣蛋鬼要走了，他把我们两个女人留下来。

艾丝黛尔　你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扇门只要一打开，我就跑。

伊内丝　去哪儿？

艾丝黛尔　随便哪儿都行，离你越远越好。

加尔散　（不停地使劲敲门）开门！开开门！我一切都接受：夹

腿棍、钳子、熔铅、夹子、绞具，所有的火刑，所有撕裂人体的酷刑，我真的愿意受这些苦。我宁可遍体鳞伤，宁可给鞭子抽，被硫酸浇，也不愿使脑袋受折磨。这痛苦的幽灵，它从你身边轻轻擦过，它抚摸你，可是从来不使你感到很痛。(抓住门环，摇)你们开不开？(门突然打开，他差一点儿跌倒)啊！

〔静场很久。

伊内丝　怎么样，加尔散？走吧。

加尔散　(慢慢地)我在想，为什么这门打开了。

伊内丝　您还等什么？走呀，快走呀！

加尔散　我不走了。

伊内丝　那你呢，艾丝黛尔？(艾丝黛尔不动，伊内丝大笑)怎么样？哪个要出去？三个人中间，究竟哪一个出去？道路是畅通无阻的，谁在拖住我们？哈，这真好笑死了！我们是难分难舍的。

艾丝黛尔　(从背后扑到伊内丝身上)难分难舍吗？加尔散，来帮帮我，快来帮帮我！我们把她拖出去，把她关在门外。有她好看的！

伊内丝　(挣扎)艾丝黛尔！艾丝黛尔！我求求你，把我留下来吧，不要把我扔到走廊里！不要把我扔到走廊里！

加尔散　放开她。

艾丝黛尔　你疯了，她恨你呢！

加尔散　我是为了她才留下来的。

〔艾丝黛尔放开伊内丝，惊愕地看着加尔散。

伊内丝　为了我？(稍停)好，那么，把门关上吧，门打开后，这儿热了十倍。(加尔散走去关门)为了我？

加尔散　是的，你，你知道什么叫胆小鬼。

伊内丝　是的，我知道。

加尔散　你知道什么是痛苦、羞耻、恐惧？有些时候，你把自己看得很透，这使你十分泄气。而第二天，你又不知怎么想了，你再也搞不清楚头一夜得到什么启示了。是的，你知道痛苦的代价，你说我是胆小鬼，那一定有正当理由的，嗯？

伊内丝　是的。

加尔散　我应当说服的正是你，你跟我是同一种类型的人。你以为我真的要走？你脑子里装着这些想法，有关我的种种想法，我不能让你这么洋洋得意地留在这儿。

伊内丝　你真的想说服我吗？

加尔散　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我已听不见他们说话了。他们一定已跟我一刀两断了。一切都已经结束，我的事已经成为定局。我在人世间已化为乌有，甚至连胆小鬼也不是了。伊内丝，我们现在是孤零零的了，只有你们两人想到我，而艾丝黛尔呢，她这人等于没有。可你，你又恨我；只要你能相信我，你就救了我。

伊内丝　这可不容易。你看看我，我脑子不开窍。

加尔散　为了使你开窍，我花多少时间都可以。

伊内丝　噢，你有的是时间，所有时间都是你的。

加尔散　（搂着她肩膀）听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是不是？我以前就不在乎金钱和爱情，我要的是做一个男子汉，一个硬汉子。我把所有赌注都押在同一匹赛马上。当一个人选择了最危险的道路时，他难道会是胆小鬼吗？难道能以某一个行动来判断人的一生吗？

伊内丝　为什么不能？三十年来你一直想象自己很有勇气，你

对自己的无数小过错毫不在乎，因为对英雄来说，一切都是允许的。这太轻松便当了！可是后来，到了危急时刻，人家逼得你走投无路……于是你就乘上去墨西哥的火车……

加尔散　我可没有幻想过这种英雄主义，我只是选择了它。人总是做自己想做的人。

伊内丝　拿出证据来吧，证明你这不是幻想。只有行动才能判断人们的愿望。

加尔散　我死得太早了，他们没有给我行动的时间。

伊内丝　人总是死得太早——或者太迟。然而，你的一生就是那个样，已经完结了；木已成舟，该结帐了。你的生活就是你自己。

加尔散　毒蛇！你倒什么都答得上来。

伊内丝　得啦！得啦！不要泄气，你不难说服我。找一找论据吧，努力一下。（加尔散耸耸肩）怎么样？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软骨头。啊！现在你可要付出代价了。你是个胆小鬼，加尔散，胆小鬼，因为我要这样叫你。我要这样叫你，你听好，我要这样叫你！然而，你看我是多么虚弱，我只不过是一口气罢了。我仅仅是一道盯着你的目光，一个想着你的平庸无奇的思想。（加尔散张开双手，逼近她）哈，这双男人的大手张开来了。可是你想要怎么样呢？用手是抓不住思想的。好了，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得说服我，我抓住你了。

艾丝黛尔　加尔散！

加尔散　什么？

艾丝黛尔　你报复呀！

加尔散　怎样报复？

艾丝黛尔　拥抱我，这样你就能听到她唱歌了。

加尔散　这倒是真的，伊内丝。我被你抓在手心里，但你也抓在我的手心里。

〔他向艾丝黛尔俯过身去，伊内丝大叫一声。

伊内丝　哈，胆小鬼，胆小鬼，去叫女人来安慰你吧！

艾丝黛尔　唱吧，伊内丝，唱吧！

伊内丝　多好的一对！你要是看到他的大爪子放在你的背上，弄皱你的皮肤和衣服就好了。他双手粘糊糊的，他在出汗。他会在你的连衣裙上留下一个蓝色的手印。

艾丝黛尔　唱吧，唱吧，把我搂得更紧些，加尔散，这样她会气炸的。

伊内丝　对，把她搂得更紧一些，搂紧她！把你们的热气混和在一起。爱情真甜美，对不对，加尔散？它象睡眠一样暖融融、深沉沉的，可是我不会让你睡觉。

〔加尔散打了个手势。

艾丝黛尔　别听她的。吻我的嘴，我全部都是属于你的。

伊内丝　怎么，你还在等什么？依她说的做呀，胆小鬼加尔散把杀婴犯艾丝黛尔搂在怀里了。胆小鬼加尔散会吻她吗？我倒要瞧瞧。我看着你们，我看着你们；我一个人就抵得上一群，一群人，加尔散，一群人，你听见吗？（喃咕着）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你别想从我这儿溜走，我不会放走你的。你在她的嘴唇上想寻找什么？寻找遗忘吗？但是我呀，我不会忘记你！你应当说服的是我，是我。来吧，来吧！我等着你。你看见了，艾丝黛尔，他松开你了，他象条狗一样听话……你不会得到他的。

加尔散　难道永远没有黑夜了吗？

伊内丝　永远没有。

加尔散　你永远看得见我吗？

伊内丝　永远。

〔加尔散离开艾丝黛尔，在房间里走了几步，他走近青铜像。

加尔散　青铜像……（抚摸它）好吧，这正是时候。青铜像在这儿，我注视着它，我明白自己是在地狱里。我跟您讲，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他们早就预料到我会站在这壁炉前，用手抚摸着青铜像，所有这些眼光都落在我身上，所有这些眼光全在吞噬我……（突然转身）哈，你们只有两个人？我还以为你们人很多呢！（笑）那么，地狱原来就是这个样。我从来都没想到……提起地狱，你们便会想到硫磺、火刑、烤架……啊，真是莫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

艾丝黛尔　我心爱的！

加尔散　（推开她）放开我。她夹在我们中间。只要她看见我，我就不能爱你。

艾丝黛尔　哈！那好，她再也别想看见我们了。（从桌上拿起裁纸刀，奔向伊内丝，把她砍了几下）

伊内丝　（挣扎，笑）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疯了吗？你很清楚，我是个死人。

艾丝黛尔　死人？

〔她的刀子落地。稍停，伊内丝拾起刀子，疯狂地用刀子戳自己。

伊内丝　死人！死人！死人！刀子，毒药，绳子，都不中用了。这是安排好了的，你明白吗？我们这几个人永远在一起。（笑）

艾丝黛尔　(大笑)永远在一起，我的上帝，这多么滑稽！永远在一起！

加尔散　(看着她俩笑)永远在一起！

〔他们倒在各自的躺椅里，坐着。长时间静场。他们止住笑，面面相觑。加尔散站起来。

加尔散　好吧，让我们继续下去吧！

——幕　落

四　幕　剧

死无葬身之地

（一九四六年）

沈志明 译

人　物

弗朗索瓦

索比埃

卡诺里

吕　茜

昂　利

民团团丁甲

若　望

克洛谢

朗德里约

贝勒兰

民团团丁乙

第　一　幕

〔一间阁楼，有一个天窗透亮。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乱糟糟地放着：几只箱子，一个旧火炉，一具女式服装模特儿。卡诺里和索比埃坐着，一个坐在箱子上，一个坐在一张旧木凳上；吕茜坐在火炉上。他们都戴着手铐。弗朗索瓦来回踱着，他也戴着手铐。昂利躺在地上，睡熟了。

第　一　场

〔卡诺里，索比埃，弗朗索瓦，吕茜，昂利。

弗朗索瓦　你们到底打算说说话不？

索比埃　（抬起头）你要我们说什么？

弗朗索瓦　随便说什么，只要出声就行。

〔突然传来一阵庸俗而刺耳的乐曲声，是楼下有人打开了无线电收音机。

索比埃　喏，声音来啦。

弗朗索瓦　我不要听这个，这是他们的声音。（又开始踱步，突然停下）哦！

索比埃　又怎么啦？

弗朗索瓦　他们听见我的脚步声了，他们在说："喏，他们之中已有人开始坐立不安啦。"

卡诺里　那就别坐立不安呗。坐下吧。把手放在膝盖上，这样你的手腕就不那么疼了。也别说话。设法睡睡觉，或者想点什么也行。

弗朗索瓦　管什么用？

〔卡诺里耸耸肩膀。弗朗索瓦又踱来踱去。

索比埃　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　嗯？

索比埃　你的皮鞋嘎吱嘎吱响。

弗朗索瓦　我是故意让它响的。（稍停。过来站到索比埃跟前）你们能想些什么呢？

索比埃　（抬起头）你要我告诉你吗？

弗朗索瓦　（望着他，往后退了几步）不、不必告诉我。

索比埃　我在想那个喊救命的小姑娘。

吕茜　（好象突然从梦中惊醒）哪个小姑娘？

索比埃　庄户的那个小姑娘。他们把我们带走的时候，我听见她在喊叫。当时火已经烧到楼梯了。

吕茜　庄户的小姑娘？不该再向我们提起她。

索比埃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死了。有孩子，有妇女。但我并没有听见他们临死的惨叫。而那个小姑娘的呼叫声好象还在我耳边。这种惨叫我一个人承受不住。

吕茜　她十三岁。她是因为我们的缘故而死的。

索比埃　因为我们的缘故，他们都死了。

卡诺里　（向弗朗索瓦）瞧，还是不说话的好。

弗朗索瓦　说话又怎么啦？我们也活不多久啦。等会儿说不定你会觉得还是他们走运哩。

索比埃　他们没有想到要死。

弗朗索瓦　难道我想到了吗？事情没成，不能怪我们。

索比埃　不，怪我们。

弗朗索瓦　我们是按命令办的。

索比埃　没错。

弗朗索瓦　他们对我们说："冲上去，拿下村庄。"我们告诉他们："这太蠢啦，德国人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知道。"他们回答我们说："无论如何得上去，攻下村庄。"我们只好说："好吧。"我们冲上去了。错在哪里？

索比埃　应该拿下来才对。

弗朗索瓦　但我们拿不下来啊。

索比埃　我知道。我是说，无论如何应该拿下来。（稍停）三百个人。三百个人根本没有想到会死，结果无谓地牺牲了。他们躺在石头堆里，太阳晒黑了他们的尸体。从哪个窗口都看得见他们。这全怪我们，是由于我们的过错。现在这座村子里只剩下民团、死人和石头了。我们死的时候，耳边响着这些惨叫声可真够受的。

弗朗索瓦　（大嚷）别再跟我们提你那些死人了。我最年轻，我只是服从命令。我冤枉！冤枉！我冤枉！

吕茜　（温和地，在弗朗索瓦和索比埃争论的时候，她始终保持冷静）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　（不知所措，声音也软了）干吗？

吕茜　来，小弟，坐到我这里来。（弗朗索瓦犹豫不决。吕茜更温和地重复道）来呀！（弗朗索瓦坐下。吕茜用铐着手铐的双手吃力地伸向弗朗索瓦的脸庞）瞧你热的！你的手帕呢？

弗朗索瓦　在我的口袋里，我掏不出来。

吕茜　是在这个口袋里吗？

弗朗索瓦　是的。

〔吕茜把手伸进弗朗索瓦的上衣口袋，费劲地从里面掏出一块手帕，替他擦脸。

吕茜　你浑身湿透了，你在发抖，不该走这么长的时间。

弗朗索瓦　要是我能脱掉上衣该多好……

吕茜　既然这不可能就别去想了。（弗朗索瓦想挣脱手铐）别弄了，别想弄断它了。希望会使人难受的。你安静下来，慢慢呼吸，一动也不要动；我就一动不动，使自己平静。这样我不消耗体力。

弗朗索瓦　有什么用？难道为了呆会儿受刑时有劲叫得更响！这能保存多少体力？！只剩下这么点时间了，我真想哪儿都去去。（欲起身）

吕茜　坐着。

弗朗索瓦　我必须兜圈子。只要一停下来，脑子就开始想。我不愿想。

吕茜　可怜的小弟。

弗朗索瓦　（不由自主地倚偎在吕茜的膝旁）吕茜，这一切是多么残酷啊。我不能再看你们的脸，你们的脸简直使我害怕。

吕茜　把头靠在我的膝盖上。是啊，这一切是多么残酷啊，而你又是这么年轻。要是有人能对你微笑着说："我可怜的小兄弟！"那该有多好啊。从前，我可以分担你的悲伤。我可怜的小弟……我可怜的小弟……（突然挺直身子）现在不行了，忧虑已使我眼泪干枯，我哭不出来了。

弗朗索瓦　别抛弃我。我有时产生一些使我感到羞耻的念头。

吕茜　听着，有一个人能帮助你……我并不感到很孤单……（稍停）若望和我心连心。如果你能……

弗朗索瓦　若望？

吕茜　他们没有抓住他。他往南去格勒诺布尔了。我们当中只有他能活下来。

弗朗索瓦　那又怎么样呢？

吕茜　他会去寻找其他同志。他们会在别的地方重新开辟工作。等将来战争结束，他们就住在巴黎，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使用贴着自己照片的真证件；人家将用他们的真名实姓来称呼他们。

弗朗索瓦　那又怎么样？算他走运。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吕茜　他穿过森林下山，山下沿公路长着杨树。他会想到我。世上只有他一个人会这么柔情脉脉地思念我。也想你，他会想到你是一个可怜的小鬼。试想一下他在看着你哩，他会掉泪的。（哭了）

弗朗索瓦　你，你也会掉泪。

吕茜　我哭出的是他的眼泪。

〔稍停。弗朗索瓦突然站起来。

弗朗索瓦　够了，够了，我到头来会恨他的。

吕茜　你以前可是喜欢他的啊。

弗朗索瓦　不象你那么喜欢他。

吕茜　是的，不象我那么喜欢他。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门开了。吕茜突然站起身。一个团丁看了看他们，又把门关上。

索比埃　（耸耸肩膀）他们拿我们开心。你为什么站起来？

吕茜　（重新坐下）我以为他们来提我们了。

卡诺里　他们不会那么快来的。

吕茜　为什么？

卡诺里　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以为等待会磨灭意志。

索比埃　难道错了吗？人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等待可是不好受的呀！

卡诺里　当然喽。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你能有时间使自己镇静下来。譬如我吧，第一次被捕是在希腊，当时是梅塔克萨斯①统治时期。清晨四点钟他们来抓我。如果当时他们稍微逼我一下，我就会招供了。出乎意料，他们什么也没有问我。过了十天，他们对我使用了各种重刑。但太晚了，他们错过了利用我神魂未定的好机会。

索比埃　他们拷打你了？

卡诺里　那还用说！

索比埃　拳打？

卡诺里　又拳打又脚踢。

索比埃　你……想过要开口吗？

卡诺里　没有。他们打我的时候，我能顶住。

索比埃　啊？喔，能顶住。（稍停）要是他们打在胫骨上或肘部呢？

卡诺里　没事，没事。能顶住。（温和地）索比埃。

索比埃　什么？

卡诺里　用不着害怕他们。他们没有多少办法。

索比埃　我害怕的是我自己。

卡诺里　为什么呢？我们没有什么可招供的。我们所知道的他

---

① 梅塔克萨斯（1871—1941），希腊政治家。一九一七年随康斯坦丁国王逃亡国外。一九二〇年回希腊搞政变。失败后再度流亡。王朝复辟后，他出任内务大臣（1932年）、国防大臣（1936年），后任内阁首相。一九三八年自行宣布任终身政府首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起先靠拢德国，后倒向盟国。

们都知道。听我说！（稍停）其实并不象你们想象的那样可怕。

弗朗索瓦　怎么讲？

卡诺里　我说不好。噢，譬如，我觉得时间好象过得很快。（笑了）我就拼命地咬紧牙关，以至于后来三个小时内我想张嘴都张不开了。那是在瑙普利。有个家伙穿着旧式高腰皮鞋，鞋头很尖，他往我脸上踢。当时有几个女人在窗外唱歌。我居然把她们唱的歌都记住了。

索比埃　在瑙普利？哪一年？

卡诺里　三六年。

索比埃　那年我去过那里。我是乘泰奥菲尔-戈蒂埃[①]号轮船去希腊的。我去那里野营。我见过监狱，墙前长着仙人掌。这么说，当时你在里面，我在外面喽？（笑了）真有意思。

卡诺里　有意思。

索比埃　（突然）如果他们一点一点地折磨你呢？

卡诺里　嗯？

索比埃　如果他们用刑具一点一点地折磨你呢？（卡诺里耸耸肩膀）我设想采用自我控制的办法来对付。每隔一分钟我对自己说，再坚持一分钟。这是不是一个好办法？

卡诺里　没有现成的办法。

索比埃　那你打算怎么对付？

吕茜　你们难道就不能不说话吗？瞧瞧这孩子，你们以为讲这些能给他鼓气吗？等着吧，他们会教给你们办法的。

索比埃　别管我们的事。他不爱听，让他堵上耳朵好啦！

---

① 泰奥菲尔-戈蒂埃（1811—1872），法国作家。

吕茜　我呢，我也得堵上耳朵吗？我不喜欢听你们讲这些，是因为我怕瞧不起你们。难道你们需要用这些话来给自己打气吗？我看见过牲畜是怎么死的，我倒愿意象它们那样默默地死去。

索比埃　谁跟你说死来着？我们在说，他们在我们死前会对我们采取什么手段。应该作好思想准备啊。

吕茜　我就不愿意做什么思想准备。对即将到来的这种时刻我何苦要感受两次呢？瞧瞧人家昂利，他睡大觉哩。为什么不睡大觉？

索比埃　睡觉？然后让他们在睡梦中推醒我？我不干。我的时间很宝贵。

吕茜　那么就想一点你喜爱的事物吧。我啊，我想念若望，想我的生活，想我的弟弟，想到他有一次生病了，我在阿卡雄的一个旅馆里照料他的情景。从我房间的窗口望出去，我看得见一片绿浪涛涛的松柏。

索比埃　（嘲讽地）绿浪涛涛，真的吗？我对你说，我的时间很宝贵。

吕茜　索比埃，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索比埃　（尴尬）行了！我的神经不好，我象少女一样容易激动。（起身向她走去）咱们按各人自己的方式应付吧。至于我，如果受到突然袭击毫无准备，我就毫无办法。如果我能事先感受到痛苦——哪怕一点儿也好，以便事到临头不突然——我心里就踏实多了。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做什么都很过细。（稍停）你知道，我很喜欢你。但我感到孤独得很。（稍停）如果你要我沉默不语……

弗朗索瓦　让他们说去吧。要的就是有点声响。

吕西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静场。

索比埃　（低声地）喂，卡诺里！（卡诺里抬起头）你，你是否遇到过招出同党的人？

卡诺里　嗯，遇到过。

索比埃　后来怎么样？

卡诺里　既然我们并没有什么可供认的，这对你有什么用？

索比埃　我想知道，他们能互相宽容吗？

卡诺里　这得看情况。有一个人用猎枪朝自己脸上开了一枪，但他只不过打瞎了自己的眼睛。我有时在比雷埃夫斯港大街上碰见他，由一个亚美尼亚女人领着走路。他想他已经不欠谁的帐了。谁欠谁的帐，只有自己最清楚。我们在一次集市上干掉了一个。他当时正在买卢库姆糕[①]。这小子出狱之后便爱上这种糕点，因为是甜的。

索比埃　一个走运的人。

卡诺里　哼！

索比埃　要是我招了供，我怎么也不会吃甜食来寻开心。

卡诺里　说是这么说，未经历这种场面，难说究竟会怎么样。

索比埃　不管怎么说，干出这种事之后，我决不会怜惜自己，我想我会去摘猎枪的。

弗朗索瓦　我，我挑的是吃卢库姆糕。

索比埃　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怎么啦？我入你们一伙的时候，难道你们事先告诉过我这一切后果了吗？你们对我说："抵抗运动需

---

① 一种阿拉伯香甜糕点。

要人，"但你们没有对我说抵抗运动需要英雄啊。我可不是英雄。我干了人家叫我干的事：我散发了传单、运过武器。你们还说我老是高高兴兴的。可是谁也没有告诉过我最后等着我的结局是什么。我向你们发誓，我从来不知道我为什么而奋斗。

索比埃　你知道的。你知道勒内受过严刑拷打。

弗朗索瓦　我可从来没有想过。（稍停）那小女孩死了，你们怜悯她，说什么："她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才死的。"而我，如果他们用雪茄烟头烫我之后我招了，你们便会说："这是个怕死鬼。"你们如果背后不给我一枪的话，也会把猎枪递到我的手里。可是我，我才比那个小女孩大两岁啊。

索比埃　我刚才是说我自己。

卡诺里　（走近弗朗索瓦）弗朗索瓦，现在你不再承担任何义务，没有义务，也没接受什么指令。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也无所谓保守什么秘密。每个人自己想办法应付，设法少受点皮肉之苦吧。至于采取什么手段达到这个目的，那并不重要。

〔弗朗索瓦渐渐冷静下来，但已精疲力尽。吕茜把他搂在怀里。

索比埃　手段并不重要……当然。嚎叫，哭泣，哀求，向他们认错，搜索枯肠向他们交待点什么事、供出个什么人，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输不了什么，有什么可指摘的。这些见不得人的小事绝对不会被人知道。也许这样做更好些。（稍停）我拿不准。

卡诺里　你想干什么？想知道一个名字或一个行动日期，以便有点事情拒绝向他们交待？

索比埃　我说不好。我甚至不知道我能否做到什么也不说。

卡诺里　什么意思？

索比埃　我想了解我自己。我早知道到头来总要被他们抓住的。总有那么一天我将面墙而立，没人救我。我自问，能顶住吗？我的身体使我担忧。你明白吗？我身子骨不结实，神经脆弱得象个女人。现在，喏，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他们马上要用刑具收拾我。但我上了当！我将白白地受折磨，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算个什么。

〔楼下音乐停了。他们愣了一下，竖起耳朵听着。

昂利　（突然惊醒）怎么啦？（稍停）波尔卡舞曲完了。我想该轮到我们跳舞了。（音乐又响了）虚惊一场。真奇怪，他们怎么那么喜欢听音乐。（站起来）我梦见我在跳舞，在谢赫拉查德①，你们知道巴黎的谢赫拉查德吗？我可从来没有去过。（慢慢完全苏醒过来）啊，你们在这儿……你们在这儿……吕茜，你想跳舞吗？

吕茜　不。

昂利　你们的手腕也疼吗？我睡觉的时候，手上的肉大概肿起来了。现在几点钟？

卡诺里　三点。

吕茜　五点。

索比埃　六点。

卡诺里　我们不知道到底几点。

昂利　你不是有表嘛。

卡诺里　我戴在手腕上，他们把它砸碎了。可以肯定，你睡了好

---

① 独场芭蕾舞剧，一九一〇年首次在巴黎歌剧院演出。此处系指巴黎歌剧院。

半天了。

昂利　我把被他们夺走的睡眠时间补回来了。（向卡诺里）帮我一下。（卡诺里为他当人梯，昂利站在他身上够到天窗口）看太阳现在是五点钟啦，吕茜讲的对。（跳下地）镇公所还在燃烧。我说，你不想跳舞？（稍停）这音乐，我讨厌死了。

卡诺里　（无所谓地）忍耐点吧。

昂利　大概从农庄那边都能听得见这音乐。

卡诺里　不会再有人听它了。

昂利　我知道。但这音乐从窗口进去，在尸体上空缭绕。音乐、太阳构成一幅图画。尸体变得黑糊糊的。唉！我们真的失败了。（稍停）小家伙怎么啦？

吕茜　他不大舒服。他已经八天没合过眼了。你用什么办法睡着的呢？

昂利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感到非常孤独，所以直发困。（笑了笑）我们已经被整个世界遗忘了。（走近弗朗索瓦）可怜的小鬼……（抚摸他的头发，突然停住，向着卡诺里）我们错在哪儿？

卡诺里　我不知道。找错管什么用？

昂利　出了岔子，我感到自己有责任。

索比埃　你也这么想？啊，我很高兴。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这么想呐。

卡诺里　噢，那好，我说，我也感到有责任。但这能改变什么？

昂利　我可不乐意带罪死去。

卡诺里　别钻牛角尖啦。我相信伙伴们决不会责怪我们。

昂利　我才不在乎伙伴们呢。此刻我只觉得对不起自己。

卡诺里　(感到不快，冷冰冰地)怎么，你是想请一位听忏悔的神甫喽?!

昂利　让神甫见鬼去吧。此时此刻我只感到对不起我自己。(稍停，似乎自言自语)事情不应该落到这么个地步。如果我能找到错在哪里……

卡诺里　那你不就成了先知先觉了吗?

昂利　那我也可以正视错误并对自己说:“我是为此而死的。”天啊，一个人决不能象耗子一样无缘无故地死去，连吭都不吭一声。

卡诺里　(耸耸肩)得了。

索比埃　你为什么耸肩膀? 他有权死得其所啊，这是他唯一的权利。

卡诺里　当然啦。如果他做得到，那就让他死得其所吧。

昂利　谢谢你的批准。(稍停)你最好也着手考虑考虑如何死得其所，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卡诺里　我的死? 为什么? 这对谁有用? 这纯属个人的事。

昂利　纯属个人的事。是的，那又怎么啦?

卡诺里　我从来不热衷于个人的事。既不热衷于别人的事，也不热衷于自己的事。

昂利　(没有听卡诺里讲话)我只求做到能对自己说，我已尽力而为了。不过，这个要求可能过高。三十年来我总感到自己有罪，罪过在于我一直活着。现在，由于我的过错，房子烧了，无辜的人死了这么多，所以我也将负罪而死。我的一生只不过是个错误。

〔卡诺里起身向他走去。

卡诺里　你不谦虚呀，昂利。

昂利　什么？

卡诺里　你自寻烦恼，因为你自视太高。我，我认为我们早已死亡，从我们不再有什么用处的时候开始，我们就死了。现在，我们只剩下一点死后的生命，再消磨上几个小时就完了。你已无事可做，只能消磨消磨时间，和你身旁的人聊聊天而已。昂利，任其自然吧。你休息休息，因为我们在这儿已无事可做。你有权休息了，你休息吧，因为我们已经无用了。我们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死者。(稍停)我这是第一次自认为有权休息。

昂利　三年以来我第一次面对面地正视自己。从前人家给我下命令，我服从，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对的。现在谁也不能再给我下命令了，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来证明我是对的。多余的一点儿生命，是的。就这么点时间来考虑我自己的问题。(稍停)卡诺里，我们为什么要死呢？

卡诺里　因为人们把一项危险的任务委派给了我们，而我们很不走运。

昂利　是的，伙伴们会这么想的。他们在正式讲话中也会这么说的。但你自己怎么想的呢？

卡诺里　我什么也不想。我为我们的事业而活着，我早就预料到我会象现在这样死去。

昂利　你为我们的事业而活着，这倒是。不过不要对我说你为我们的事业而牺牲。或许，譬如说，我们成功了，或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死了，或许在那个时候……(稍停)而现在，我们快死了，是因为别人向我们下了个愚蠢的命令，而我们又没有执行好，因此，我们的死对任何人都是无益的。我们的事业并不需要攻打这座村庄，说不需要是因为这项计划不

现实。事业从不下命令，事业从不发表意见，而是由我们来决定事业的需要。别谈什么事业了吧。不要在这儿谈。当人们可以为事业工作的时候，可以谈谈。不能为它工作了，就应该保持沉默，尤其不应当用它来作自我安慰。事业抛弃了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没什么用了。事业会找别的人去为它服务，譬如在图尔、在里尔、在卡卡素纳，女人们正在生下接替我们的婴儿。我们想证实我们的生活有意义，但我们失败了。现在我们要去死了，我们将成为有罪的死者。

卡诺里　（无动于衷）随你怎么说吧。反正在这个紧闭的房间里，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也罢，绝望也罢，反正什么名堂也搞不出来。

〔稍停。

昂利　如果我们还能干点儿什么该多好啊。随便干什么都行。或者能向他们隐瞒点什么也行……算了！（稍停。向卡诺里）你有妻室吗？喂？

卡诺里　有啊，她在希腊。

昂利　你可以想想她嘛。

卡诺里　我试试看，但隔得太远了。

昂利　（向索比埃）你呢？

索比埃　我有二老双亲。他们以为我在英国。我猜他们现在正坐下来吃饭。他们晚饭吃得早。如果我能对自己说他们将突然之间感到一阵心悸，好象是某种预兆似的，那也好啊……但我肯定他们此刻非常安逸。他们会等我几年。越来越平静地等候，直到我在他们心目中不知不觉地消失。我父亲，他现在大概正在说他的园子，以前吃晚饭的时候他总是讲

园子。待会儿他要去浇他的菜地。（叹气）可怜的老人！为什么我想起他们呢？一点用也没有！

昂利　是的，没什么用。（稍停）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我的老人健在，可惜我没有亲人了。

索比埃　什么人也没有了？

昂利　没有了。

吕茜　（生气地）你这么说不对。若望是你的亲人，若望是我们大家的亲人。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正想念我们哩。

昂利　他想念你，因为他爱你。

吕茜　他想念我们大家。

昂利　（温和地）吕茜！难道我们过去常常谈论故世的人吗？我们来不及埋葬他们，连把他们埋葬在我们心中的时间也没有。（稍停）没有。哪儿也不缺我，我没让人感觉缺少我。地铁挤得水泄不通，饭馆总是满座，每个人的脑子里都被小忧小虑塞得满满的。我溜出了这个世界，可它依然是满满的，满得很。应当承认我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稍停）我本来很想成为不可缺少的人，对某件事或对某个人来说少了我不行。（稍停）吕茜，我爱过你。我现在对你说出来，因为这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吕茜　是的，没有关系了。

昂利　好啦。（他笑笑）我生在这个世上确确实实、完完全全是多余的。

〔房门打开，几个团丁进来。

索比埃　你们好。（向昂利）你睡着的时候，他们已经光顾我们三次了。

团丁甲　叫索比埃的是你吗？

〔静场。

索比埃　是我。

团丁甲　跟我们走。

〔再次静场。

索比埃　说到头来，我很乐意他们从我下手。（稍停。走向门口）我不知道过一会儿我能不能认识自己。（退场的时候）现在是我父亲浇菜的时候了。

第　二　场

〔除索比埃外，前场人物都在。

〔又是长时间的静场。

昂利　（向卡诺里）给我一支烟。

卡诺里　他们把我的烟抢走了。

昂利　倒霉。

〔传来的音乐是爪哇舞曲。

昂利　哎，咱们跳舞吧，他们不是让我们跳舞吗？怎么样，吕茜？

吕茜　我对你说过我不跳。

昂利　随你便。反正女舞伴有的是。（他走近那个女式服装人体模型，举起铐着的双手，把模特儿套进双臂，双手又沿模特儿的双肩和双侧滑下去，然后抱紧模特儿开始跳舞。音乐不响了，昂利停了下来，放下模特儿，然后慢慢把双臂抽出来）他们开始了。

〔他们侧耳细听。

卡诺里　你听见什么了吗？

昂利　没有。

弗朗索瓦　你说他们会怎么整他？

卡诺里　不知道。（稍停）我希望他能顶住。否则他自己会感到非常痛苦，比他们施的刑罚更使他痛苦。

昂利　他一定能经受得住。

卡诺里　我是说内心里要经受得住。当你没有什么好交待时，这更难对付。

〔静场片刻。

昂利　他没有叫出声来，这已经不错了。

弗朗索瓦　也许他们只是审问审问他。

卡诺里　没这回事！

〔索比埃嘶哑地惨叫。大家吓了一跳。

吕茜　（语调急促，显得很不自然）现在，若望大概已经到达格勒诺布尔了。我不信他走十五个多小时还到不了。他一定感到很奇怪，因为他看到的是宁静的城市，人们坐在咖啡馆露天座上。韦科尔①的经历只是一场梦而已。（索比埃喊声越来越大，吕茜的说话声也越来越响）他想着我们。他开着窗听无线电广播。太阳照在山头上闪闪发光。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下午。（索比埃喊声更大）啊！（瘫坐在一只箱子上，抽泣起来，嘴里还重复着）一个晴朗的夏日下午。

昂利　（向卡诺里）我不会叫的。

卡诺里　你错了。喊出声会好受些。

昂利　我想到你们听见我的喊声，她在我的头顶上抽泣，我会受不了的。

---

① 韦科尔山脉是法国北方前阿尔卑斯的最大山脉。此处指格勒诺布尔周围群山之中最高的山头，称韦科尔山，海拔一三二四米。吕茜他们曾在韦科尔山里打游击。

〔弗朗索瓦开始发抖。

弗朗索瓦　(快忍受不住了)我不信……我不信……

卡诺里　别出声,小兄弟。他们来啦。

昂利　该轮到谁了?

卡诺里　轮到你或轮到我。他们会把姑娘和孩子留到后边。(钥匙在锁洞里转动)我希望轮到我。我不喜欢听别人的喊叫声。

〔门开了,若望被推进屋子。他没有戴手铐。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若望。

〔他进屋时眨眨眼睛,以适应室内半明半暗的光线。大家都向他转过去。团丁退出,随手把门关上。

吕茜　若望!

若望　别出声。别叫我的名字。上这边来靠着墙:他们也许透过门缝看着我们。(瞧着吕茜)你在这儿,你在这儿。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那边是谁?

卡诺里　卡诺里。

昂利　昂利。

若望　我看不清你们。皮埃尔和雅克都已经……?

昂利　是的。

若望　小鬼也在这儿吗?可怜的孩子。(声音低而急促)我倒希望你们都死了。

昂利　(笑着)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若望　我估计到了。(向吕茜)你怎么啦?

吕茜　哎！若望，一切都完了。我原想，若望，他现在已经在格勒诺布尔，他在街上走动，他眺望群山……可……可现在，一切都完了。

若望　别哭哭啼啼的，我完全有可能从这儿脱身。

昂利　他们怎么抓到你的？

若望　他们还没有真的抓住我。我在山脚下去凡尔多纳的大路上遭遇上他们的一支巡逻队。我说我是锡米埃人，锡米埃是山谷中的一个小镇，他们便把我带到这里来了，我呆不长，他们去了解我讲的是不是真话。

吕茜　可是在锡米埃，他们要去……

若望　我那儿有伙伴，他们知道对他们该说些什么。我能脱身。（稍停）我必须出去，因为伙伴们不知道我在这儿。

昂利　（吹口哨）确实是。（稍停）喂，你对我们这次行动怎么看？我们这回搞得够惨的吧？

若望　我们换个地方重新干。

昂利　你，你能重新干。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

卡诺里　你们离他远一点，别让他们看见我们在同他说话。

若望　怎么了？

昂利　他们把索比埃送回来了。

若望　啊！他们已经……

昂利　是的，他们从他身上下手了。

〔几个团丁架着索比埃进来，索比埃瘫倒在一只箱子上。团丁退场。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索比埃。

索比埃 （没有看见若望）他们搞了我多久？

昂利 半个小时。

索比埃 半个小时？卡诺里，你说的对，时间过得挺快。你们听见我喊了吗？（没人回答）自然你们是听见了的。

弗朗索瓦 他们怎么整你来着？

索比埃 别忙。你会知道的，别这么着急嘛。

弗朗索瓦 是不是……非常难受？

索比埃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一点，他们问我若望在哪里，而如果我知道他在哪儿的话，我很可能就告诉他们了。（笑笑）你们瞧，我现在认识我自己了。（大家不作声）怎么啦？（顺着他们的目光望去，看见若望，他靠着墙，双臂是分开的）谁在那儿？是若望？

昂利 （赶紧制止）住嘴。他们把他当成锡米埃的一个小伙子了。

索比埃 锡米埃的小伙子？（叹了口气）算我运气。

昂利 （出乎意料）你说什么？

索比埃 我说，算我运气。现在我可有秘密向他们隐瞒了。

昂利 （几乎高兴地）真的哟。现在我们大家都有秘密向他们隐瞒了。

索比埃 我刚才真希望他们把我杀了。

卡诺里 索比埃，我敢肯定你不会招供的。你不可能招供。

索比埃 告诉你，我连母亲都会出卖。（稍停）一分钟便能毁掉

整个一生，这太不公正了。

卡诺里　（轻声细语）其实哪止一个一分钟。你认为一时的软弱能抹杀你决定抛弃一切来和我们一起战斗的那个时刻吗？还有这三年的勇敢战斗和忍耐？还有那天你自己尽管已精疲力尽还替小家伙背枪和背包？

索比埃　不用为我费心了。现在我明白了，我看到了我自己真实的面貌。

卡诺里　真实的面貌？今天他们拷打你的时候，你的表现难道不是真实面貌吗？昨天你坚持把自己的一份水让给吕茜喝，这难道不是你的真实面貌吗？我们不是完人，不能对自己求全责备。山谷里的路也有好几条嘛。

索比埃　好，那如果我刚才出卖了同伴，你们还能正眼看待我吗？

卡诺里　你不会出卖同伴的。

索比埃　如果我会呢？（卡诺里沉默）你明白了吗？（稍停，笑笑）有些人死在床上，问心无愧。好儿子，好丈夫，好公民，好父亲……嗨！其实象我一样都是些懦夫，而他们自己永远也不知道。他们运气好。（稍停）你们使我不开口吧！来吧！还等什么呀？

昂利　索比埃，你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

索比埃　胡说！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他们默不作声。门打开。

团丁甲　那个希腊人，在哪儿？

卡诺里　我就是！

团丁甲　出来。

〔卡诺里随团丁下。

第 五 场

〔除卡诺里外，前场人物都在。

若望　他为我受罪去了。

昂利　正是为你受罪才好哩，否则就白受罪了。

若望　等他回来的时候，我怎么能经受得起他的眼光呢？（向吕茜）告诉我，你恨我吗？

吕茜　我象恨你的样子吗？

若望　把手伸给我。（吕茜向他伸去铐着的双手）我为自己没戴手铐而感到耻辱。你还活着！我曾经想过："至少，对她说来一切都结束了，用不着恐惧了，饥饿和痛苦都过去了。"可是你还活着！他们会来提审你。等他们把你送回来的时候，你就剩半条命了。

吕茜　可是我的眼睛里只会有爱情的光芒。

若望　我一定要听见你的喊叫。

吕茜　我尽可能不叫。

若望　但小鬼会喊叫的。我肯定他会喊叫的。

弗朗索瓦　住嘴！住嘴！你们统统给我住嘴！难道你们想让我发疯吗？我可不是什么英雄，我不愿意他们把我当作你的替死鬼！

吕茜　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　别管我！我可不跟他睡觉。（向若望）我，我恨你，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稍停。

若望　你说的对。（朝门口走去）

昂利　慢！你要干什么？

若望　我从来不让我的伙伴们替我去死。

昂利　那谁去通知同志们？

〔若望站住。

弗朗索瓦　随他去好啦！他要去自首就让他去。你没有权利阻止他。

昂利　（向若望，不理睬弗朗索瓦）要是伙伴们以为我们已攻下村庄，队伍往这儿开过来，那可就坏事了。（若望低着头转回身，走过来坐下）还是给我支烟抽抽吧。（若望给他一支烟）也给小鬼一支抽。

弗朗索瓦　别来烦我。

〔弗朗索瓦又回到里边的角落里。

昂利　给我点上。（若望替他点上烟，昂利吸了两口，神经质地抽噎了一两下）不用担心。我喜欢抽烟，但我过去不知道抽烟能给人这么大的乐趣。你还剩下几支？

若望　一支。

昂利　（向着索比埃）拿着！（索比埃一声不吭地接过香烟，抽了几口，然后还给他。昂利转过身来向着若望）我很高兴你来到这儿。首先你给了我一支烟，其次你是我们的见证人，这是硬碰硬的。将来你去看望一下索比埃的双亲，再给卡诺里的妻子写封信。

吕茜　明天，你将进城，你把我生命最后一刻的神情藏在眼睛里带走。你是世界上唯一能看到这种神情的人，千万别把它遗忘。我，就是你。你活着，等于我活着。

若望　哪能忘得了。

〔他向吕茜走去。又有脚步声。

昂利　你原来在哪儿还呆在那儿，别动，别说话。他们来了。这次该轮到我了，我得赶紧，否则我的话就讲不完了。听着！倘若你不来，我们将象牲畜一样受罪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在这里，这儿发生的一切将有一定的意义。我们进行斗争，并非为你一个人，而是为了所有的伙伴。我们失败了，但我们或许能挽回面子。（稍停）我原来认为自己已毫无用处了，但我现在看到有些事情还需要我。运气好一点，我也许还能对自己说，我死得其所了。

〔门打开，卡诺里出现，两个团丁架着他。

索比埃　他，他没有喊叫。

——幕落

第　二　幕

〔一间学校的教室。一些条凳和课桌。涂着白灰泥的墙壁。里边墙上挂着一张非洲地图和贝当①的肖像。一块黑板。左侧有一扇窗，尽里有一道门。在靠窗的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一台收音机。

第　一　场

〔克洛谢，贝勒兰，朗德里约。

克洛谢　提下一个吗？

朗德里约　等一等。得抽空填肚子。

克洛谢　你们愿意填就填吧。趁你们吃饭的空我也许还能再审问一个。

朗德里约　不，那你就太美了。你难道不饿吗？

克洛谢　不。

朗德里约　（向贝勒兰）克洛谢不饿！（向克洛谢）你准是病了吧？

克洛谢　我一干起来就不觉得饿。

〔他朝收音机走去，转动旋钮。

① 贝当（1856—1951），法国民族败类。一九四〇年任法国总理，主持对德投降并组织傀儡维希政府，称“元首”。一九四五年以通敌罪被判处死刑，后为戴高乐政府改判无期徒刑，死于狱中。

贝勒兰　别吵我们。

克洛谢　（低声咕噜，但听得见）……不爱音乐！

贝勒兰　你说什么？

克洛谢　我说，每当我见到不爱音乐的人就觉得奇怪。

贝勒兰　我也许喜欢音乐，但不喜欢这种音乐，也不喜欢在这种地方听音乐。

克洛谢　是吗？而我，只要这么一唱就行……（遗憾地）声音开得轻点行不行……

贝勒兰　不行。

克洛谢　你们都是些畜生。（稍停）叫人带人去？

朗德里约　让我们歇一会儿吧，天啊！还有三个要审呢，这要搞到晚上十点了。饿着肚子干，我可受不了。

克洛谢　第一，只剩下两个了，因为我们把小男孩留到明天再问，其次，要是抓紧点，我们在两小时内就把他们打发了。（稍停）今晚图卢兹电台广播歌剧《托斯卡》①。

朗德里约　我才不在乎呢。下去看看他们搞到什么好吃的。

克洛谢　我知道：鸡。

朗德里约　又是鸡！我都吃腻了！去给我找一盒牛肉罐头来。

克洛谢　（向贝勒兰）你呢？

贝勒兰　我也要牛肉。

朗德里约　还有，你叫个人来把这个给我们擦掉。

克洛谢　什么？

朗德里约　这儿，那个希腊人出的血。真叫人恶心。

克洛谢　不应该把血迹擦掉，这能起到吓唬他们的作用。

---

① 三幕歌剧，意大利音乐家普契尼（1858—1904）的作品。

朗德里约　地板上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不擦掉，我吃不下饭。

（稍停）你还等什么？

克洛谢　不该把血迹擦掉。

朗德里约　这儿谁指挥谁？

〔克洛谢耸耸肩膀，退场。

第　二　场

〔朗德里约，贝勒兰。

贝勒兰　你别对他太过分了。

朗德里约　我克制点就是。

贝勒兰　我告诉你……他有一个表兄在达南①身边工作。他经常给他打小报告。我想一定是他把多班撵走的。

朗德里约　这王八蛋！他要是想把我撵走，他得趁早，因为我觉得达南要比我先见阎王。

贝勒兰　有可能。（叹一口气，机械地朝收音机走去）

朗德里约　啊，不，你别去开。

贝勒兰　听听新闻。

朗德里约　（冷笑）新闻，我不听也知道。

〔贝勒兰转动收音机旋钮。

广播员声音　第四响是八点整。（"嘟嘟嘟嘟"，他们对表）亲爱的听众，一会儿请听我们的星期音乐会节目。

朗德里约　（叹气）真的，今天是星期日。（收音机开始播送某个乐曲）把它关掉。

---

① 达南（1897—1945），法国政客。他创立民团（1943），专门镇压抵抗运动。

贝勒兰　每星期天，我开着车，到蒙马特①搞个把娘儿们，然后朝图凯海滩飞驶而去。

朗德里约　什么时候？

贝勒兰　哦，打仗前呗。

广播员声音　现在播送《我在本堂神甫住宅的花园里找到一些钉子》。我重复一遍：《我在……》

朗德里约　闭上臭嘴，混蛋！（拿起一个罐头盒向收音机的方向扔过去）

贝勒兰　你疯了？收音机要砸坏的。

朗德里约　我才不管呢。我不要听这些混蛋讲话。

〔贝勒兰旋动收音机的电钮。

广播员声音　德军固守瑟堡和冈城。在圣洛地区，德军未能挡住敌军，敌军有所推进。

朗德里约　知道了。关上吧。（稍停）你将来准备干什么？上哪儿去？

贝勒兰　你想我还能干什么？完了！

朗德里约　是的，这些混账王八蛋！

贝勒兰　你骂谁？

朗德里约　所有的人。德国人也是混蛋。半斤八两，统统一样！（稍停）要是一切能重新开始……

贝勒兰　我，我觉得没什么好后悔的。我吃喝玩乐够痛快的了，至少直到最近，我都挺痛快。

〔克洛谢回屋，捧着罐头。

① 巴黎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常有妓女出没。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克洛谢，一名团丁。

朗德里约　喂，克洛谢，英国人在尼斯登陆了。

克洛谢　在尼斯？

朗德里约　他们没有遇到抵抗。他们正向皮热泰尼埃挺进。

〔克洛谢瘫坐在一张凳上。

克洛谢　圣母呀！（贝勒兰和朗德里约笑起来）跟我开玩笑吧？你们可不该开这种玩笑啊！

朗德里约　没什么。今天晚上你把这事写到你的小报告里去好啦！（团丁进来）把它给我擦干净。（向贝勒兰）你一起吃吗？

〔贝勒兰走近，拿起牛肉罐头，瞧了瞧又放下。

贝勒兰　（打哈欠）审讯以前我总感到不舒服。（打哈欠）我不够凶狠，可是一旦他们顽固不化，我就发火了。下一个要提审的家伙是什么样的？

克洛谢　一个大高个儿，三十岁，很结实。要费点劲。

朗德里约　他可别象那个希腊人那样。

贝勒兰　哦！那个希腊人是他妈的畜生。

朗德里约　活见鬼。他们不开口真叫人无法忍受。（打哈欠）你的哈欠传染给我啦。（稍停。朗德里约看看吃空的牛肉罐头底，没说话，然后突然向着团丁）喂，去带人来。

〔团丁出去。静场。克洛谢吹口哨。贝勒兰走到窗前，把窗开得大大的。

克洛谢　别开窗，天气已经开始凉了。

贝勒兰　什么窗？噢，对……（他笑笑）我没意识到竟把窗打开

了。(准备去关窗)

朗德里约　让它开着吧。这儿让人憋气,我需要空气。

克洛谢　随你便。

〔昂利和三个团丁上。

朗德里约　让他坐下。把手铐给他摘了。把他两只手绑在椅子扶手上。(团丁把昂利捆上)叫什么?

昂利　昂利。

朗德里约　昂利什么①?

昂利　昂利。

〔朗德里约做个手势,团丁打昂利。

朗德里约　怎么样?你叫什么名字?

昂利　我叫昂利,就叫这个。

〔团丁打昂利。

朗德里约　停下。再打会把他打昏的。多大岁数?

昂利　二十九岁。

朗德里约　职业呢?

昂利　战前,我学医。

贝勒兰　你受过教育,混蛋。(向团丁)打!

朗德里约　别浪费时间。

贝勒兰　学医!给我打!

朗德里约　贝勒兰!(向昂利)你的头头在哪儿?

昂利　不知道。

朗德里约　当然喽!别,别打他。你抽烟吗?把这支烟给他。等等。(把烟夹在自己嘴上,点着了,然后递给昂利。一个

① 即让他讲出姓氏。

团丁把烟放到昂利的嘴上）抽吧。你还指望什么？你唬不住我们。行了，昂利，别充好汉了。反正谁也看不见你。别浪费你我的时间，你没有几个小时可活了。

昂利　你们也长不了。

朗德里约　我们嘛，我们活着的时间可以按月算。我们能埋葬你。抽吧，好好想一想。既然你受过教育，那就放明白一点。你要是不说，你那个女同伙或那个小孩会说的。

昂利　那是他们的事。

朗德里约　你的头头在哪儿？

昂利　你们可以想办法让我说啊。

朗德里约　你倒喜欢来硬的？拿掉他的烟。克洛谢，收拾收拾他。

克洛谢　把棍子插到绳里去。（团丁把两根棍子塞进绑着昂利手腕的绳子里）很好。我们来转动棍子，直到你开口为止。

昂利　我决不开口。

克洛谢　别忙，你先得嚎叫一番。

昂利　来，让我叫吧。

克洛谢　你小子夸口。放谦虚点。自己把自己捧得太高，摔下来可会粉身碎骨。给我转！慢点！怎么样？没事？好，再转。转。等等，他开始痛了。怎么样？痛不痛？当然罗，对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来说，痛苦是不存在的。遗憾的是从你的脸部表情上看出痛来了。（温和地）你淌汗了。我替你难受。（用自己的手帕替他擦脸上的汗）再转。要喊了，还不喊？你摇晃啦。你可以忍住不叫出声来，但止不住要晃脑袋。你痛得很哪。（用手指摸一下昂利的双颊）你的牙关咬得好紧啊，这么说你害怕喽？"我要是能再坚持一会

儿，只再坚持一小会儿……”但这一会儿过去后还要再来一会儿，之后还有一会儿，直到你觉得太痛苦了，忍不住了。还是甘拜下风为好，我们决不会放过你的。（双手捧住昂利的头）你这双眼睛已经看不见我了．看见什么来着？（轻声地）你长得挺俊。转！（稍停，得意洋洋）你马上要大喊啦，昂利，你马上要大叫啦。我已经看见叫喊声涌上来把你的脖子都胀肿了，现在到嘴边啦。再使点劲。转！（昂利喊叫）哈哈！（稍停）你感到多丢脸呐。转，不停地转。（昂利喊叫）你瞧瞧，就是第一声难呐。现在慢慢地，自然而然地你要开口啦。

昂利　你们只能得到我的喊叫声。

克洛谢　不，昂利，不。你已经没有资格逞英雄了。“来，让我叫吧。”你瞧，你经不了多久。你的头头在哪儿？放老实点，昂利。要低声下气才行。告诉我们，你的头头在哪儿？怎么，你还等什么？要么叫，要么说。转！转哪！他妈的，把他的手腕拧断！停！他昏死过去了。（拿来一瓶烧酒和一只杯子，慢慢地喂昂利喝）喝吧，可怜的烈士。你觉得好点吗？那么我们再来。把家伙拿来。

朗德里约　不必了。

克洛谢　什么？

〔朗德里约用手摸了摸额头。

朗德里约　把他带到隔壁去。你们到那儿去收拾他。

克洛谢　那边地方太小，施展不开。

朗德里约　我说了算，克洛谢。我已经提醒你两次了。

克洛谢　可是……

朗德里约　你要我赏你嘴上一拳吗？

克洛谢　好，好，把他带走。

〔团丁把昂利松绑后带走，克洛谢随下。

第 四 场

〔贝勒兰，朗德里约。

贝勒兰　你去吗？

朗德里约　不。克洛谢使我讨厌。

贝勒兰　他话太多。（稍停）学医，这混蛋。我十三岁就离开了中学，我不得不靠自己挣钱过日子。我不走运，没找上个有钱的父母送我上学。

朗德里约　我希望他能开口。

贝勒兰　我发誓，会的，他会开口的。

朗德里约　真叫人受不了，死不开口的家伙。

〔昂利喊叫。朗德里约走到门口，把门带上。隔着门很清楚地又传来昂利的喊叫声。朗德里约走到收音机旁，打开收音机。

贝勒兰　（惊愕）你也受不了啦，朗德里约。

朗德里约　这些惨叫真叫人受不了，神经要结实才行。

贝勒兰　让他喊去吧！这个混帐的臭知识分子。（尖声的音乐）轻一点。你使我听不清隔壁的声音了。

朗德里约　你上他们那儿去吧。（贝勒兰迟疑一下，退场）一定要让他开口。这是个懦夫，他非是个懦夫不行。

〔音乐声和喊叫声交织在一起。喊声中止，等了一会儿，贝勒兰回来，脸色苍白。

贝勒兰　把音乐关掉。

〔朗德里约关收音机。

朗德里约　怎么样？

贝勒兰　他们打死他，他也不会开口的。

朗德里约　（向门口走去）住手。把他带到这儿来。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克洛谢，几个团丁，昂利。

贝勒兰　（走向昂利）还没有完。重新戴上。不必害怕。垂下眼睛，我叫你眼睛朝下看。（打昂利）混蛋！

克洛谢　（走近他们）把手伸出来，我给你戴上手铐。（慢慢地替他戴好手铐）痛吧？嗯？很痛吧？可怜的小伙子。（抚摸昂利的头发）行了，别再逞强了，你已经喊叫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喊出声了。明天，你就要开口了。

〔朗德里约打了个手势，团丁们把昂利带走。

第　六　场

〔除昂利和团丁外，前场人物都在。

贝勒兰　混帐！

朗德里约　真叫人受不了。

克洛谢　什么？

朗德里约　真叫人受不了，死不开口的家伙。

克洛谢　他还是喊了嘛，他喊出了声……

〔朗德里约耸耸肩膀。

贝勒兰　把姑娘带来。

朗德里约　姑娘……要是她不开口……

贝勒兰　那就……

朗德里约　没什么，（突然暴跳如雷）他们当中必须有一个开口的。

克洛谢　那就把那金黄头发的小子再带来一趟。他到火候了。

朗德里约　黄头发的？

克洛谢　索比埃。他是个胆小鬼。

朗德里约　一个胆小鬼？把他带来。

〔克洛谢下。

第　七　场

〔贝勒兰，朗德里约。

贝勒兰　其实都是些胆小鬼，只是有些人顽固一点罢了。

朗德里约　贝勒兰，如果有人拔你的手指甲，你怎么办？

贝勒兰　英国人不拔手指甲。

朗德里约　要是游击队呢？

贝勒兰　他们也不会拔我们的手指甲。

朗德里约　为什么？

贝勒兰　我们，我们不会遇上这种事。

〔克洛谢推着索比埃上。

克洛谢　让我来审问他。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克洛谢，索比埃和几个团丁。

克洛谢　把他的手铐摘下来。把他的手臂绑在扶手椅上。好。(向索比埃走去)不错，搞的还是你，你又被绑在椅子上了。我们都在这儿。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又叫你下来吗？

索比埃　不知道。

克洛谢　因为你是一个胆小鬼，因为你会招出来。你不是个儒夫吗？

索比埃　是儒夫。

克洛谢　你瞧瞧，你瞧瞧……我从你的眼神里早看出来了。让我们看看你那两只睁得大大的眼睛……

索比埃　赶明儿你被吊死的时候，你的眼睛也会这么大。

克洛谢　别充好汉，你根本不配。

索比埃　全都一样，咱们彼此彼此。你对我有兴趣，嗯？其实你严刑酷打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

克洛谢　(突如其来地)你是犹太人吗？

索比埃　(诧异)我？不是。

克洛谢　我敢说，你是犹太人。(向团丁们作了个手势，团丁们打索比埃)你不是犹太人？

索比埃　行，我是犹太人。

克洛谢　好。现在你听着，先拔手指甲，这样可以给你时间考虑考虑。我们不着急，我们有一夜的时间。你说不说？

索比埃　多么卑鄙！

克洛谢　你说什么？

索比埃　我说，多么卑鄙。你和我，我们都卑鄙。

克洛谢　(向团丁们)把钳子拿来，开始拔。

索比埃　别碰我！别碰我！我说，你们要知道什么我统统说出来。

克洛谢　(向团丁们)还是拔他一下手指甲，让他瞧瞧我们可是真拔。(索比埃呻吟)好，你的头头在哪儿？

索比埃　松开我，我在这张椅子上受不了。我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朗德里约示意，团丁们给他松绑。他踉踉跄跄站起身走向桌子)给支烟。

朗德里约　等等。

索比埃　您想知道什么？头头在哪儿？我知道，我的伙伴们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我知道他的秘密。他在……(突然朝他们背后一指)那儿！(大家都转过身去。他突然跳上窗户，蹦到窗台上)我赢了！别走近我，否则我就往下跳。我赢了！我赢了！

克洛谢　别装疯卖傻。只要说出来，我们就放你。

索比埃　你们干等着吧！(大喊)喂，楼上听着，昂利，卡诺里，我没有说。(团丁们向他冲去，他跳楼自尽)晚安！

第　九　场

〔克洛谢，朗德里约，贝勒兰，团丁。

贝勒兰　混蛋！臭胆小鬼！

〔他们俯身窗口往下望。

朗德里约　(向团丁们)下去看看。如果还活着，再把他带来。我们要趁热打铁，直到他在我们手中完蛋为止。

〔团丁们下。稍停。

克洛谢　我对你们说过把窗关上。

〔朗德里约向他走去，朝他脸中央猛打一拳。

朗德里约　你把这一拳写进小报告里去吧。

〔稍停。克洛谢拿出一块手帕，擦擦嘴。团丁回来。

团丁乙　断气了。

朗德里约　婊子养的！（向着团丁）把姑娘给我带来。（团丁们下）他们会开口的，他妈的！他们会开口的！

——幕落

第　三　幕

〔阁楼。弗朗索瓦、卡诺里、昂利背靠着背席地而坐。他们紧紧围成一个圆圈，低声说着话。若望愁眉苦脸地在他们周围转来转去，不时想介入谈话，但克制住了，继续踱来踱去。

第　一　场

〔弗朗索瓦，昂利，卡诺里，若望。

卡诺里　他们绑我胳膊的时候，我瞧着他们。一个家伙过来打我。我看清楚他了，心想："我在哪儿见过这个人。"接着，他们劈头盖脑地打我，我却竭力在想这个家伙是谁。

昂利　你指哪一个？

卡诺里　嘴闲不住的那个大高个儿。我在格勒诺布尔见过他。你认识龙格街的糕点商沙泽埃尔吗？他在商店后间卖奶油冰淇淋卷。每星期天早晨，那个家伙手里拎着红线扎的一盒糕点从那里走出来。因为他的嘴脸特别，我便注意了他。我当时以为他是警察局的人。

昂利　你早该把这个情况告诉我。

卡诺里　说他是警察局的人？

昂利　沙泽埃尔卖过奶油冰淇淋卷。他也对你胡扯了吗？

卡诺里　是的。他凑过来脸对脸地悄悄对我说的。

若望　(突然地)他说什么来着？

〔他们向他转过身来，惊讶地瞧着他。

昂利　没什么。瞎扯呢。

若望　现在还瞎扯，我简直不能忍受。

昂利　为什么？这样可以分分心。

若望　啊，是吗？当然，我可感觉不出来。

〔静场。昂利又转向卡诺里。

昂利　你估计他们当老百姓的时候是干什么的？

卡诺里　作纪录的那个胖子大概是牙科医生。

昂利　不错嘛。嗨，我说，幸亏他没有带牙钻。

〔他们笑起来。

若望　(暴躁地)别笑了。(他们停止笑，瞧着若望)我知道，你们可以笑，你们有权笑。再说，我不能再给你们下命令。(稍停)如果你们过去对我说，有朝一日你们会使我惶恐不安的……(稍停)你们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昂利　自寻快乐呗。

若望　当然，你们只是自身受苦，所以心里踏实。我是结过婚的人，我没对你们说起过。我妻子在临产时死了。当时，我在诊所的大厅里踱来踱去，我知道她快死了。和现在的情形一样，完全一样！我多么想帮助她啊，但我无能为力。我走着，走着；我竖起耳朵听着，想听她的喊叫声。她没有喊。她是好样的，你们也是好样的。

昂利　这不能怪我们。

若望　这也不怪我自己呀！我很想能帮助你们。

卡诺里　你帮不了。

若望　我知道。(稍停)他们已经把她带走两个小时了。他们可

没有把你们留这么长时间啊。

昂利　她是个女人嘛。和女人在一块，他们就得玩个够。

若望　（怒不可遏）我一定要打回来。一个星期以后，一个月以后，我一定会再回来。我要叫人把他们全都给骗了。

昂利　你还能憎恨他们，你有运气。

若望　难道这是运气吗？我恨他们主要是为了分心。（他又走了一会儿，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他把一只旧火炉拖到天窗底下）

卡诺里　你真烦人。你要干什么？

若望　我想在天黑以前再见他一面。

昂利　谁？

若望　索比埃。

昂利　（无动于衷）哦！

〔若望站在火炉上，从天窗口往下望。

若望　他还在那儿呢。他们会让他在那儿腐烂发臭。你们想上来看看吗？我扶你们上去。

卡诺里　何必呢？

若望　是啊，何必呢？死人，反正你们留给我啦！

弗朗索瓦　我想看看。

昂利　我劝你别看。

弗朗索瓦　（向着若望）帮我一把。（若望帮弗朗索瓦爬上火炉。他扒着天窗往下望）他，他的脑壳摔碎了。（他跳下来，到一个角落里蹲下，浑身发抖）

昂利　（向着若望）你这样不好。

若望　为什么？你们心肠这样硬，我想你们看看尸体还是经受得住的。

昂利　我大概经受得住。但小鬼不行。(向弗朗索瓦）悼词之类，是若望的事。你不必管这个死人。他的生命结束了。谁也不会再谈起他了。而你，你还有一小段路要走。管管你自己吧。

弗朗索瓦　我的脑袋也将粉碎，眼睛也……

昂利　你就用不着管了，反正到那时你也瞧不见你自个儿的模样了。

〔稍停。若望来回踱着，然后笔直站到卡诺里和昂利的面前。

若望　是否需要别人拔掉我的手指甲，我才能重新成为你们的伙伴？

卡诺里　你一直是我们的伙伴。

若望　你明知不是。谁对你们说我会顶不住呢！(向昂利)也许我，我还能忍住不喊呢？

昂利　还有什么说的吗？

若望　请原谅我，我只有沉默的权利。

昂利　若望！过来坐在我们身边。(若望迟疑了一下，坐下）要是你处在我们的地位，你也会象我们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心事不一样。(若望突然站起来)你怎么啦？

若望　他们不把她带回来，我就坐不住。

昂利　你瞧瞧，你动个不停，焦躁不安，你真是生气勃勃啊。

若望　整整六个月我都没有对她说过我爱她；夜里我把她搂在怀里，把灯关掉。现在他们把她剥得赤身露体，在她身上乱摸。

昂利　这有什么要紧？重要的是要取胜。

若望　胜什么？

昂利　要取胜。有两个队比赛，一队要另一队招供。（他笑笑）这个比喻有点可笑，但我们只能如此。如果我们招了，那一切都完了。因为我喊叫了，他们得了几分，但总的来讲我们的处境并不坏。

若望　胜了，负了，我才不在乎呢。这只是说着玩玩而已，而她受到羞辱却是真的，她受到折磨是真的。

昂利　那又怎么啦？他们逼我喊出声的时候，我，我也感到羞辱，但这很快就过去了。只要她不说出来，他们的手不会在她身上打下烙印的。你知道，这批家伙是一些可怜虫。

若望　他们是些男人，而她现在在他们的怀里。

昂利　行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也爱她。

若望　你？

昂利　为什么不呢？晚上，你们双双上楼的时候，我并不怎么好受啊。噢，至于灯光吆，我还经常在想，你是不是关灯。

若望　你，你爱她？而你居然能这样无动于衷？

昂利　她的痛苦使我们接近了。你以前给予她的欢乐曾使我们疏远。今天我却比你更接近她。

若望　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她受刑的时候一定想着我。她只想到我。为了不出卖我她才蒙受痛苦和耻辱。

昂利　不，为了取胜。

若望　你撒谎！（稍停）她说过："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眼睛里只会有爱情的光芒。"

〔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

昂利　她回来了。你可以从她的眼神里明白一切。

〔门打开。昂利站起身。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吕茜。

〔若望和昂利默默地看着吕茜。吕茜直挺挺地走过去，连看也不看他们。走到舞台前坐下。稍停。

吕茜　弗朗索瓦！（弗朗索瓦来到她身边，靠着她的双膝坐下）别碰我。把索比埃的大衣给我。（弗朗索瓦拿过大衣）把大衣披在我肩上。（用大衣把自己紧紧裹住）

弗朗索瓦　你冷吗？

吕茜　不冷。（稍停）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瞧着我？他们干吗不一起说说话？

若望　（从后面走近她）吕茜！

卡诺里　别打扰她！

若望　吕茜！

吕茜　（温和地）你要干什么？

若望　你答应过我，你的眼睛里只会有爱情的光芒。

吕茜　爱情的光芒？（不胜悲伤地耸耸肩膀）

卡诺里　（站起身）别缠她！你过一会儿再跟她说话。

若望　（粗暴地）别管我。她是我的。你们这些人，你们抛弃了我。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但你们别想把她从我手里夺走。（向吕茜）对我说话啊。你和他们不一样，是吗？你不可能跟他们一样。你为什么不回答？难道你怨我吗？

吕茜　我不怨你。

若望　我温柔的吕茜。

吕茜　我再也不会温柔了，若望。

若望　你不爱我啦？

吕茜　不知道。（若望向吕茜走近一步）我求求你，别碰我。（费劲地）我想我应该继续爱你，但我已经感觉不到我的爱情了。（疲乏地）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卡诺里　（向若望）你过来。（拖着若望，强迫若望坐在自己旁边）

吕茜　（自言自语）这一切都没什么大关系。（向着弗朗索瓦）他们在干什么？

弗朗索瓦　他们坐着，背对着背。

吕茜　好。（稍停）告诉他们我没有招供。

卡诺里　我们知道，吕茜。

吕茜　好。（长时间的静场。走廊里响起脚步声。弗朗索瓦喊着蹿起来）你怎么啦？啊，对，该轮到你啦。不要示弱。要使他们丢脸才行。

〔脚步声渐近，后又渐渐远去。

弗朗索瓦　（趴在吕茜的膝盖上）我再也受不住了！我再也受不住了！

吕茜　看着我！（扶起他的头）瞧你吓成这个样子！你不会说出来的？回答呀！

弗朗索瓦　我说不好。我刚才还有一点儿勇气，但我不该重新看见你。你这个模样，披头散发，衬衣被撕破了。我知道他们都搂过你。

吕茜　（激烈地）他们碰也没有碰到我，谁也没有碰到我。我硬得象块石头。我没有感觉到他们的手摸我。我正面看着他们，心想："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充满激情地）确实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最后我使他们害怕了。（稍停）弗朗索瓦，要

是你招供，这将意味着他们倒是确确实实强奸了我。他们会说："我们终于制服了他们。"他们会很得意地回想起这些事。他们会说："我们拿那个姑娘大大开心了一番。"应该让他们丢脸。如果我不想再见他们的话，我马上就吊死在这个天窗的栏杆上。你不会说吧？

〔弗朗索瓦耸耸肩不回答。静场。

昂利　（轻声地）怎么样，若望？谁说的对？她想取胜，这是压倒一切的。

若望　住嘴！你为什么想从我手里夺走她？你心满意足了。你可以高高兴兴，充满自豪地去死。而我只有她，我却还要活下去。

昂利　我什么也不要。不是我从你那儿把她抢走的。

若望　说吧！说吧！继续吧。你有充分的权利，甚至有理由来折磨我，因为你早已付了代价。（他站起身）你们对自己多自信啊！难道只要皮肉受过苦就能问心无愧了？（昂利不答）你真不理解我比你们大家更不幸吗？

弗朗索瓦　（忽地跳起来）得了！得了！得了！

若望　（大嚷）我最不幸！最不幸！

弗朗索瓦　（向若望扑去）你们瞧瞧他啊！你们瞧瞧啊！我们大伙中最不幸的人。他睡得着，吃得下。他的双手是自由的。他会重见天日，他会活下去。这就算最不幸的人。你还想要什么？让我们怜悯你吗？混蛋！

若望　（把胳膊交叉放在胸前）很好。

弗朗索瓦　有一点响声我便心惊肉跳，我连口水也咽不下去，我奄奄一息。可是数他最不幸，而我得高高兴兴地去死。（怒不可遏）我把这个幸福还你吧，去你妈的蛋。

吕茜　（突然站起身）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　我去告发你！我去告发你！我要让你分享一下我们的欢乐！

若望　（声音低沉而急迫）去吧，你不会理解我多么希望你去告发我啊！

吕茜　（抓住弗朗索瓦的后颈，把他的头扭向自己）瞧着我。你敢招出来？

弗朗索瓦　敢！这就是你们吓人的话，我要告发他，就是要告发他。这再简单不过了。他们向我走过来，我的嘴巴就自动张开了，他的名字脱口而出，而且我这是心口一致的。有什么敢不敢的呀？我看到你们脸色苍白、肌肉抽搐、神色古怪的时候，你们对我的鄙视不再使我害怕了。（稍停）我要救你的命，吕茜；他们会让我们活下去的。

吕茜　这样的活命我不要。

弗朗索瓦　我可要。不管怎么个活法，我都要活。只要活得长久，耻辱会过去的。

卡诺里　他们不会饶恕你的，弗朗索瓦。即使你说了，也不饶你。

弗朗索瓦　（指着若望）至少我能看到他吃苦头。

昂利　（站起来，向吕茜走去）你想他会说出来吗？

吕茜　（转身向着弗朗索瓦，细细打量着他）会的。

昂利　你有把握吗？

〔他们面面相觑。

吕茜　（经过很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有。

〔昂利向弗朗索瓦走去。卡诺里站起身，来到昂利身旁。他们俩望着弗朗索瓦。

昂利　弗朗索瓦，我不是你的审判官。你还是一个孩子，这一切对你来讲实在太冷酷无情了。要是我在你这个年龄，我想我也会招的。

卡诺里　一切都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万不该把你带上，因为有些风险只有成年人才能承担。我们请求你原谅。

弗朗索瓦　（后退几步）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要把我怎么样？

昂利　不能让你招供，弗朗索瓦。你要知道，他们不管怎样最终还是要把你杀掉的，而你这样就死得卑怯。

弗朗索瓦　（吓坏了）好吧，我不说。我告诉你们，我决不说。你们别缠着我了，好吧。

昂利　我们已经不信任你了。他们知道你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他们一定会对你用尽酷刑，直到你招供了为止。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让你开口。

若望　你们以为我会让你们这么干吗？别害怕，小弟。我的双手是自由的，我和你在一起。

吕茜　（挡住若望的去路）关你什么事？

若望　他是你弟弟。

吕茜　弟弟又怎么啦？反正他明天要死的。

若望　这难道是你说的话吗？你叫我害怕。

吕茜　必须使他不开口，用什么手段都行。

弗朗索瓦　你们别……（他们不理睬他）既然我已经向你们发誓不说出来。（他们自然不理）吕茜，救救我，别让他们害我；我决不招供，我向你发誓。吕茜，我决不招。

若望　（站到弗朗索瓦旁边）你们别想碰他。

昂利　若望，伙伴们什么时候到这个村庄来？

若望　星期二。

昂利　他们来多少人？

若望　六十个。

昂利　六十个人对你寄予信任。可是他们星期二会象耗子一样死去。要六十个人还是要他，你选择吧。

若望　你们没有权利叫我作这样的选择。

昂利　你是他们的头头不是？说呀！

〔若望迟疑一下，然后慢慢离去。昂利走近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　（瞧着他，然后大喊起来）吕茜，救救我！我不愿意死在这里，我不愿意今夜死。昂利，我才十五岁，让我活吧。不要在黑暗中杀死我。（昂利掐紧弗朗索瓦的喉咙）吕茜！（吕茜把头转过去）我恨你们，全都恨。

吕茜　小弟，我可怜的弟弟，我唯一的亲人，原谅我们吧。（转过身去。稍停）快点。

昂利　我快不了，他们把我的手腕儿乎弄碎了。

〔静场。

吕茜　完了吗？

昂利　他死了。

〔吕茜转过身来，把弗朗索瓦的尸体抱在怀里。弗朗索瓦的头搁在她的膝盖上。很长时间的静场之后，若望开始低声说话。下面的对话都是低声进行的。

若望　你们都变成些什么了？为什么你们不和其他人一块儿死？我厌恶你们。

昂利　你以为我就自爱吗？

若望　行了。反正二十四小时之后，你就升天了。而我，我得每天想起这求饶的小鬼，以及你双手掐住他脖子时的嘴脸。（向弗朗索瓦走去，看着他）才十五岁！他在愤怒和恐惧中

死去。(又走过来向昂利走去)他从前爱戴你，他靠着你的肩膀睡觉，他对你说过："有你在我就睡得踏实。"(稍停)混蛋！

昂利　(向着卡诺里和吕茜)你们俩倒是说话啊！别让我一个人承担责任。吕茜！卡诺里！你们是借我的手把他杀死的啊！(没有回音，他转身向着若望)你呢？你居然审判起我来了，你干吗不保护他？

若望　(暴躁地)我能干些什么？你们会让我保护他吗？

昂利　你手上没有铐，应该打我啊。(激动地)倘若你打了我……倘若你把我打趴在地上……

若望　手上没铐？可是你们捆住了我的手脚。只要我说一句话，只要我动一动，你们就说："伙伴们怎么办？"你们把我排斥在外，你们主宰着我的生和死，毫不留情。现在别来说我又是你们的同谋了，哪有那么容易。我是你们行为的见证人，如此而已。我证明你们是杀人凶手。(稍停)你掐死他是出于自尊。

昂利　你胡说！

若望　出于自尊！他们使你喊出声了，嗯？你感到耻辱。你想使他们上当以作补偿。你想死得光采，难道不是吗？你要取胜，你对我们说过。你明明对我们说过你想取胜。

昂利　不对！这不对！吕茜，告诉他，这不对。(吕茜不答，他向她跨了一步)你说啊，你说我是出于自尊才掐死他的吗？

吕茜　我不知道。(稍停，痛苦地)反正不能让他说出来。

昂利　你恨我吗？他是你弟弟，只有你有权谴责我。

吕茜　我不恨你。(昂利凑近吕茜抱在怀里的弗朗索瓦的尸体。她生气地)别碰他。

〔昂利慢慢转过身去，走向卡诺里。

昂利　卡诺里，你没有喊叫。可是你也要他死的啊。难道我们是出于自尊杀死他的吗？

卡诺里　我并不自尊。

昂利　而我有！我确实有。但我是出于自尊杀死他的吗？

卡诺里　你自己应该知道。

昂利　我……不，我搞不清楚了。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现在他已经死了，（突然地）你们不要嫌弃我吧！你们没有权力嫌弃我。刚才我的两只手掐住他脖子时，我觉得是我们大家的手，我觉得我们几个人一起在掐，否则我绝对不会……

卡诺里　他死是应该的。如果他刚才离我近，会由我掐死他的。至于你脑子里想什么……

昂利　怎么？

卡诺里　这无关紧要。在这四壁之间什么都无关紧要。他应该死就是了。

昂利　好吧。（他走近尸体，向着吕茜）别害怕，我不会碰他。（他向尸体俯下身去，久久地望着他，然后直起身子）若望，我们搞第一次行动时，有多少人质被枪杀？（若望不答）十二个。其中有一个小男孩，他叫代斯塔什。你还记得吧，我们在米尼大街上见过布告。沙博内尔要去自首，而你阻止了他。

若望　那又怎么啦？

昂利　你想过为什么要阻止他吗？

若望　情况不一样。

昂利　也许不一样。如果你当时有更明确的动机，那倒不错。你能够问心无愧。不过代斯塔什还是死了。我永远问心有

愧，直到他们把我蒙上眼睛推到墙根下枪毙的时候，我还会感到内疚。但是我要良心有什么用？反正孩子死在必然。

若望　要是我就不这样。

昂利　（温和地）因为你置身事外，若望，你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评论。

〔长时间静场，吕茜开口说话。她抚摸着弗朗索瓦的头发，但并不看他。自这场开始，她第一次大声说话。

吕茜　你死了，我的眼泪已经哭干。原谅我，我没有眼泪了，死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外边有三百人，他们倒在草丛中。明天我自己也将凉了，赤身露体，甚至无人用手来抚摸我的头发。没什么可遗憾的。你瞧，生命也算不了什么。永别了。你已经尽了你的力量。你之所以半途而止，这是因为你的力量还不够。谁也没有权利责备你。

若望　谁也不能怪他。（长时间静场。他走过来坐在吕茜身旁）吕茜！（她作了个手势让他走开）别赶我啊，我很想帮助你。

吕茜　（诧异）帮助我干什么？我不需要帮助。

若望　你需要。我认为你需要帮助，我怕你经受不住。

吕茜　我可以一直坚持到明天晚上。

若望　你太紧张了，你会坚持不住的，你会突然失去勇气的。

吕茜　你为什么替我担心？（看着他）你现在痛苦。好，我对你说些使你安心的话，然后你就走吧。小弟死后，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我只要照管我自己就行了。你知道，我不需要勇气就能死。反正你很清楚，我不会比他多活多久。现在，你走吧。等会儿他们来提我的时候我会向你告别的。

若望　让我呆在你身边吧。你要我不说话，我就不说。可是我呆在这儿，你就不觉得孤独了。

吕茜　和你在一起就不孤独了吗？啊，若望，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共同的东西了。

若望　难道你忘了我爱你吗？

吕茜　你爱的是另一个女人。

若望　那是你啊！

吕茜　我已经不是你爱的那个女人了。我自己也认不出自己了。我脑子里好象有什么东西被卡住。

若望　也许是。也许你变成另一个女人了。如果是这样，我爱的就是这个女人。明天，我就爱这个死去的你。我所爱的是你啊，吕茜，是你。幸福的吕茜我爱，不幸的吕茜我也爱；活着的吕茜我爱，死去的吕茜我也爱。反正我爱的是你。

吕茜　好吧，你爱我，那又能怎么样呢？

若望　你也爱过我。

吕茜　是的。我也爱过我的弟弟，而我却听任人家把他杀了。我们的爱情已是遥远的过去了，还跟我提它作甚？爱情实在太无关紧要了。

若望　你撒谎。你明明知道你在撒谎。爱情过去一直是我们的生命，不折不扣是我们俩的生命。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们俩一起度过的。

吕茜　是的，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前途。我生活在期待之中；在期待中我爱过你。我总盼着战争结束，盼着有朝一日我们能在大伙面前举行婚礼，我每天傍晚都在等待着你。可现在我没有什么前程了，我只有等死，而我将一个人死去。（稍停）走开吧。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并不痛苦，

我不需要安慰。

若望　你以为我想安慰你吗？我看到你这双干枯的眼睛，我知道你的心象地狱一样，没有一丝痛苦的痕迹，甚至没有一滴眼泪，一切都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由于感觉不到痛苦，你该是多么痛苦呀。啊！我多少次想到严刑酷打，我预先什么都感受到了，但我想象不到拷打居然能使自尊心变成这般可怕的痛苦。吕茜，我真想让你对自己有点怜悯心。如果你能放松一下这个紧箍的头，如果你能把头靠在我的肩上，那该多好啊。回答我啊！瞧瞧我啊！

吕茜　别碰我。

若望　吕茜，你这是徒劳的。我们连在一起不能分离。他们对你搞的一切，都是我们俩的。你感觉不到的痛苦，我感觉到了。这种痛苦在等待着你。如果你投入我的怀抱，这就会变成我们俩的痛苦。我亲爱的，相信我吧。我们还可以说我们俩。我们将是一对伴侣，我们将共同承受一切，甚至你的死亡。如果你还能有一滴眼泪……

吕茜　（暴躁地）一滴眼泪？我只希望他们再来提我，他们拷打我，这样我便能死不开口，让我来嘲弄他们，使他们害怕。这儿的一切都没意思：等待、你的爱情、这压在我膝上的沉重的脑袋。我愿痛苦吞噬了我，我要化为灰烬。我要死不开口，盯住他们戒备的目光。

若望　（垂头丧气）自尊心已经湮没了你整个身心。

吕茜　这难道是我的不是吗？他们所打击的就是我的自尊心。我恨他们，他们控制着我，其实我也控制着他们。我感到离他们比离你更近。（笑了笑）你要我说：我们！你的手腕象昂利的手腕那样骨碎筋折吗？你的双腿上有卡诺里腿上的

斑斑伤痕吗？算了，真是一场喜剧。你什么也没有受到，可你什么都想象得出来。

若望　骨碎筋折的手腕……好啊！如果我只要成了这个样子就能和你们一起的话，那我很快就能办到。

〔他在自己周围寻找什么，发现一只沉甸甸的炉箅，急忙拿了过来。吕茜哈哈大笑。

吕茜　你干什么？

若望　（把左手摊在地板上，右手拿着炉箅朝左手砸去）我听够了你们宣扬你们的痛苦，好象这些痛苦是你们的功劳似的。我老是用可怜虫般的眼光瞧着你们，我受够了。他们对你们施加的刑罚我也能受到，这是每个人都能办到的。

吕茜　（笑着）晚了，晚了。你可以砸碎自己的骨头，你可以挖掉自己的眼睛。但这是你，是你自己决定要受痛苦的。而我们受的每个痛苦都是别人强加的。那是别人使我们蒙受的。你赶不上我们。

〔稍停。若望扔下炉箅，望着吕茜，接着站起身。

若望　你说的对。我不可能赶上你们了。你们是生死与共的，而我是孤单一人。我不再动弹了，也不跟你们讲话了。我躲到阴暗的角落里去，你们忘记我的存在吧。我想，这是我在这段历史中要承受的命运。我应该接受我的命运，正如你们接受你们的命运一样。（稍停）刚才我有个想法：皮埃尔在塞瓦兹我们藏过武器的那个山洞附近被打死了。如果他们放了我，我就去找他的尸体，我放几份文件在他的口袋里，然后把他拖到山洞里。你们计算一下时间，在我走后四小时，等他们再提审的时候，你们就告诉他们这个山洞。他们会找到死去的皮埃尔，一定以为就是我。我想，这样他们

就不会再折磨你们，会很快结果你们的。就这样吧，永别了。

〔他走向屋子深处。长时间的静场。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一个团丁手提一盏灯进屋，用灯在屋子四周照了一圈。

团丁 （瞥见弗朗索瓦）他怎么了？

吕茜 他睡着了。

团丁 （向着若望）你来，你！你有消息了。

〔若望迟疑了一下，带着绝望的神情看了看每个人，随团丁下。门又关上。

第 三 场

〔卡诺里、昂利、吕茜。

吕茜 他脱身了，是吗？

卡诺里 我想是的。

吕茜 很好，又少了一桩心事。他将会合志同道合的人，一切会很顺利。你们上我这边来。（昂利和卡诺里走近）再过来一点，现在就剩我们，没外人了。怎么站着不过来？（望着他们，明白了）哎！（稍停）他早晚要死的，你们很清楚，他早晚要死的。是楼下那帮人借我们的手杀死了他。过来，我是他的姐姐，我对你们说，你们是无罪的。把你们的手放在他身上。他一死，便是我们的人了。瞧瞧他的神态多严厉啊。他的嘴巴封住了一个秘密。摸摸他吧。

昂利 （抚摸弗朗索瓦的头发）我的小弟！我可怜的小弟弟！

吕茜 他们逼你喊出声，昂利，我听到你喊了，你大概感到耻辱

吧。

昂利　是的。

吕茜　我象你自己一样，强烈地感到你的耻辱，这也是我的耻辱。我对若望说我孤单，我对他撒了谎。和你们在一起，我不感到孤单。（向卡诺里）你没有喊叫，你，多遗憾！

卡诺里　我也感到耻辱。

吕茜　喔！为什么？

卡诺里　昂利喊叫的时候，我感到耻辱。

吕茜　好。你们俩靠紧我。我感觉出了你们的胳膊，你们的肩膀。这孩子的头沉沉地压在我的膝上。这样很好。明天我还是不开口。啊！我一定死不开口，为了弟弟，为了我，为了索比埃，为了你们。我们团结得象一个人。

——幕落

第 四 幕

〔幕启前，一个令人厌恶而且庸俗不堪的声音唱道："倘使所有戴绿帽子的男子都戴上小铃铛。"幕拉开，一间教室。时间是翌日早晨。贝勒兰坐在一条板凳上喝酒，看上去醉醺醺的。克洛谢靠窗口站着，打着哈欠。朗德里约不时发出笑声。

第 一 场

〔贝勒兰，朗德里约，克洛谢。

贝勒兰 你笑什么？

朗德里约 （把手摞成喇叭形贴在耳边）你说什么？

贝勒兰 我问你为什么发笑。

朗德里约 （指着唱机，大声嚷）因为这个。

贝勒兰 嗯？

朗德里约 是的，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滑稽。

贝勒兰 什么想法？

朗德里约 把小铃铛系在当王八的男人身上。

贝勒兰 啊，他妈的！我啥也听不清。（朝收音机走去）

朗德里约 （大嚷）别关。（贝勒兰转动旋钮。静场）你瞧，你瞧。

贝勒兰 （愣住）瞧什么？

朗德里约　冷啊。

贝勒兰　七月天你还冷？

朗德里约　我对你说天气冷，你啥也不懂。

贝勒兰　你刚才对我说什么来着？

朗德里约　啊？

贝勒兰　什么王八男人。

朗德里约　谁对你说什么王八男人来着？你才戴绿帽子哪。（稍停）我要听听新闻。（站起身，朝收音机走去）

克洛谢　没有新闻。

朗德里约　不播新闻了？

克洛谢　还不到时候。

朗德里约　我倒要看看。（抓住旋钮，音乐声，杂音）

贝勒兰　你把我们的耳朵都吵聋了。

朗德里约　（冲着收音机）混蛋！（稍停）我才不管呐，我要听BBC电台，波长多少？

贝勒兰　二十一米。

〔朗德里约转动旋钮：捷克语讲话。朗德里约笑起来。

朗德里约　（笑着）这是捷克话，你听听：这年月一个捷克人在伦敦发表讲话。世界可真大啊。（摇晃收音机）你就不能讲点法语？（关上收音机）给我来点喝的。（贝勒兰给他倒一杯酒。朗德里约向他走去，喝酒）我们在这里干吗？

贝勒兰　管它这里那里的……

朗德里约　我真想去打仗……

贝勒兰　嘚！

朗德里约　真的，我想去打仗。（抓住贝勒兰胳膊上的衣服）你别来说我怕死。

贝勒兰　我什么也没说啊。

朗德里约　死，是怎么回事？嗯？怎么回事？说穿了，人总要死的，明天，后天，或三个月之后。

克洛谢　（生气地）不对，说的不对！英国人一定会被赶回海里。

朗德里约　赶回海里？英国人可跟在你的屁股后边不放。就连这座村子里都会劈劈啪啪大打一场。朝教堂“嘭”一下，朝镇公所“嘭”一下。克洛谢，到那时你怎么办？你躲进地窖里去！哈！哈！进地窖去！那才有意思哩！（向贝勒兰）人一旦死了……我扯到哪里去了。嘿，上面那些小坏蛋，把他们全部毙了，怎么样？这与我毫不相干。人早晚总有一死。我就是这么想的。今天轮到他们死，明天轮到我。这是注定了的，不是吗？我严守时刻，我。（喝酒）我们都是些畜生。（向克洛谢）你为什么打哈欠？

克洛谢　我感到无聊。

朗德里约　那你喝酒好了。你看我无聊吗？你就爱监视我们。你在肚子里打你的小报告。（倒了一杯酒，递给克洛谢）喝，来，喝！

克洛谢　我不能喝，我肝不好。

朗德里约　你把这杯喝下去，否则我就泼你一脸。（稍停，克洛谢伸手拿起杯子，喝酒）哈！哈！畜生，统统都是畜生。就这样，好极了。（他们听见脚步声，有人在阁楼上走动。他们三人一齐抬起眼睛向上望。他们默默地听着，然后朗德里约突然转身向门口跑去，打开门，叫唤）科比埃！科比埃！（一团丁出现）去叫他们安静点。揍他们一顿。（团丁下，朗德里约关上门，回到其他两个人中间来，三个人仰着脑袋倾听。静场）又得看他们的嘴脸，这日子过得真窝囊。

贝勒兰　你们提审他们时还需要我吗？

朗德里约　怎么啦？

贝勒兰　我想，他们的头头兴许躲在林子里，我带上二十人，去搜捕一趟。

朗德里约　（望着他）嗯？（稍停，仍旧听见上面走动声）你留在这儿。

贝勒兰　好吧。（耸耸肩）不过我们会浪费时间。

朗德里约　这有可能。我们一起浪费时间好啦！

〔他们情不自禁地看着天花板，仰着头，进行下面一段对话，直至上面的声音消失为止。

克洛谢　现在该把那个小年轻弄下来了。

朗德里约　小年轻，我不把他放在眼里，我要让男子汉开口。

贝勒兰　他们不会讲的。

朗德里约　我对你说，他们一定会开口的。他们是些畜生，问题是要会对付他们。嘿！我们揍得还不够厉害。（顶楼上一阵推推搡搡的嘈杂声，接着一片寂静。朗德里约满意地）你看怎么样？他们安静下来了吧。什么也顶不上强硬手段。

〔显而易见，他们松了一口气。

克洛谢　你还是应该从小孩开始。

朗德里约　好吧。（他朝门口走去）科比埃！（没有回答声）科比埃！（走廊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科比埃出现）把小孩给我带来。

科比埃　小孩？他们把他掐死了。

朗德里约　什么？

科比埃　昨天夜里他们把他掐死了。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头靠在他姐姐的膝盖上，她说他睡着了，其实他已经冰凉了。脖

子上有手指的痕迹。

朗德里约　啊？（稍停）那谁在上面走动？

科比埃　希腊人。

朗德里约　好。你可以走了。

〔科比埃退场。静场。克洛谢情不自禁地抬头望天花板。

贝勒兰　（大发雷霆）马上打十二发子弹把他们毙了。别再见他们了！

朗德里约　住嘴！（他走向收音机，把它打开。慢步圆舞曲。然后他回到讲台，自斟自饮。他放下酒杯时，看见了贝当的肖像）你瞧见了吧，你瞧见了吧，你推脱不管。你献身了，你把自己献给了法国。但这些芝麻大的事，你却不管。你已名垂青史，而我们却陷在狗屎堆里。什么东西！（把酒杯朝贝当像扔去）

克洛谢　朗德里约！

朗德里约　你的报告把这也写上。（稍停。他努力克制自己。转身向着贝勒兰）请他们吃十二发子弹，那太便宜他们了。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明白吗？

贝勒兰　如果这是他们所希望的，那算他们运气。结束了吧，别再见他们了。

朗德里约　我不愿意让他们不招供就完蛋。

贝勒兰　他们不再有什么值得我们要的东西了。他们在这儿已经二十四小时了，那头头早就逃之夭夭了。

朗德里约　我才不管他们的头头哩，我要他们开口。

贝勒兰　但如果他们不开口呢？

朗德里约　你不必发愁。

贝勒兰　退一步说，如果他们不开口呢？怎么办？

朗德里约　（大嚷）我对你说不必发愁。

贝勒兰　好吧，那你提他们来吧。

朗德里约　我自然要提他们。

〔他不动弹，克洛谢笑起来。

克洛谢　如果这是些视死如归的人呢？嗯？

〔朗德里约突然往门口走去。

朗德里约　把他们带来。

科比埃　（上场）三个全带来？

朗德里约　对！三个全带来。

〔科比埃退场。

贝勒兰　那个姑娘，你应该把她留在上头。

〔从他们头顶的楼上传来脚步声。

朗德里约　他们下来了。（向收音机走去，把它关了）如果他们把头头交出来，我便饶他们活命。

克洛谢　朗德里约，你疯了！

朗德里约　住嘴！

克洛谢　他们罪该万死。

朗德里约　我才不管他们该不该呢。我要他们屈服。他们别给我来殉教徒的那一套。

贝勒兰　我……听我说，免他们一死我可受不了。如果我想到他们会活下去，他们可能比我们后死。他们头脑里会一辈子记住我们的模样……

朗德里约　你没有必要为此发愁。要是他们为了活命而开口招供，那他们就不会再回忆起这段经历了。他们来啦！

〔贝勒兰突然站起身，把酒瓶和酒杯统统藏在椅子底

下。他们三个人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候。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吕茜、昂利、卡诺里和三个团丁。

〔双方默默对视。

朗德里约 和你们在一起的男孩子，你们把他怎么了？

〔吕茜等人不回答。

贝勒兰 一群杀人犯！

朗德里约 你别说话。（向着他们）他想招供，是不是？而你们不让他招。

吕茜 （激昂地）不对。他根本不想招供，谁也不想招。

昂利 他太年轻。犯不着让他受折磨。

朗德里约 你们当中是谁掐死他的？

卡诺里 我们是集体决定的，因此我们共同承担责任。

朗德里约 好。（稍停）如果你们提供我们问你们的情况，你们就可以活命。

克洛谢 朗德里约！

朗德里约 我对你们讲过，不要插嘴。（向他们）你们接受吗？（稍停）怎么样？行还是不行？（吕茜等人沉默不语。朗德里约样子狼狈）你们拒绝吗？你们为了救一条命要献出三条命，多么荒唐！（稍停）我让你们活命！活命！活命！你们是聋子吗？

〔静场。然后，吕茜向朗德里约等人走去。

吕茜 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这个时刻使我们失去的许多东西得到了报偿。昨天夜里我想忘记的一切，现在我骄傲地让

它再现在眼前。他们剥下我的衣服。(指克洛谢)这个家伙按着我的双腿。(指朗德里约)这个家伙抓住我的双臂。(指贝勒兰)而这个家伙强奸了我。我现在能说了,我可以大声喊:"你们强奸了我,你们不要脸。"我已经雪耻了。你们的大小钳子在哪儿?你们的鞭子在哪儿?今天早上你们乞求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回答是:不,不。你们必须干完才能了事。

贝勒兰　够了!够了!重重地打!

朗德里约　行了,贝勒兰。我当你们的头也许当不长久,但只要由我当一天头,就不许你们顶撞我的命令。把他们带走。

克洛谢　难道不稍稍收拾他们一下?反正对他们说什么也是白费口舌,白费口舌,耳边风而已。(指着昂利)这个家伙昨天来的时候还神气活现,结果我们照样让他象娘儿们那样哇哇叫。

昂利　今天你们再试试,看我叫不叫。

朗德里约　如果你还有劲,你就收拾他们吧。

克洛谢　噢,我啊,你知道,即使他们是视死如归的人,也不会使我为难。我喜欢干这一行。(指着团丁们)把他们带到老虎凳那边去。

卡诺里　等一等。如果我们接受,怎么能够证明你们能让我们活命?

朗德里约　我说话算话。

卡诺里　好,总得将就着点。不活就得死,只能挑一样。那你们以后把我们怎么处置?

朗德里约　我把你们交给德国当局。

卡诺里　由德国当局枪毙我们。

朗德里约　不，我向他们说明你们的情况。

卡诺里　好。（稍停）如果我的同志们允许的话，我准备说了。

昂利　卡诺里！

卡诺里　我能单独跟他们谈谈吗？我认为我可以说服他们。

朗德里约　（仔细打量着卡诺里）为什么你要招呢？你怕死？

〔长时间的静场，卡诺里低下头。

卡诺里　是的。

吕茜　怕死鬼！

朗德里约　好。（向着团丁们）你，你站到岗口去；你，你把着门。你们其他人跟我来。你有一刻钟的时间可以做他们的工作。

〔朗德里约、贝勒兰和克洛谢从尽里头那道门退场。

第　三　场

〔卡诺里，吕茜，昂利。

〔在这一场的整个前半场，吕茜一直保持沉默，好象对争论不感兴趣。

卡诺里　（一直走到窗口，然后回来，走到他们跟前，声音急促而低沉）太阳看不见了，快下雨了。你们都疯了？你们这么看着我，好象我真要出卖我们的头头似的。我只是想按若望给我们出的主意，把他们打发到塞瓦兹山洞里去。（稍停。他微笑）他们伤了一点我们的筋骨，但我们还是完全顶用的啊。（稍停）行了，应该开口，我们没有必要浪费三条命。（稍停，温和地）你们干吗非要死呢？这样死有什么用处？你们回答呀！死有什么用？

昂利　没什么用。

卡诺里　那为什么？

昂利　我活腻了。

卡诺里　我比你更不想活。我比你大十五岁，他们折磨我更厉害。他们留下我这条命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

昂利　（温和地）你难道就这么怕死吗？

卡诺里　我不怕死。刚才我骗他们来着，我不怕死。但我们没有权利作无谓的牺牲啊。

昂利　啊！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他们打断了我的手腕，他们剥了我的皮，难道我没有付出代价吗？我们取胜了。为什么当我心甘情愿一死了之的时候，你要我再活下去？

卡诺里　有些伙伴需要帮助。

昂利　哪些伙伴？在哪儿？

卡诺里　到处都有。

昂利　瞧你说的。即使他们饶了我们的命，也会送我们到盐矿上去的。

卡诺里　那我们就逃跑。

昂利　你，你能逃得了？你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人了。

卡诺里　我逃跑不了，还有你哪。

昂利　希望渺茫。

卡诺里　那也值得冒一下风险。即使逃跑不了，盐场上还有别的人：生病的老人，坚持不住的妇女，他们都需要我们。

昂利　听我说，我看到小弟脸色煞白地躺在地上，心想："行了，事已至此，我毫不后悔。"当时，我在盘算着我一定会在黎明时死去。只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才动手的。倘若我没有想到六小时之后我们也是一抔黄土的话……（大嚷）不，

我不愿意在他死后活着，我不愿意比这孩子多活三十年。卡诺里，死是非常容易的事。我们甚至来不及看他们的枪筒就完事了。

卡诺里　我们没有权利作无谓的牺牲。

昂利　要是有人打你，直打得你没有一块好骨头，这样活着难道还有意思吗？天这么黑。（从窗口往外望去）你说的对，快下雨了。

卡诺里　天空乌云密布，马上会有一场倾盆大雨。

昂利　（突然间）那是出于自尊。

卡诺里　什么？

昂利　小弟。我想我杀死他确实出于自尊。

卡诺里　讲这话有什么用，反正他必须死。

昂利　这个疑问就如同犯人脚镣上拖的铁球一样，我得带着他。我一生中每时每刻都要责问自己。（稍停）不能，我不能活下去。

卡诺里　你真婆婆妈妈！你和别人一起有许多事情可做。你会忘掉的……你考虑你自己太多了，昂利。你想挽救你的一生吗？……好！那就应该干，这样我们就能自救。（稍停）听我说，昂利。如果你今天死了，人家就给你作个结论：你是出于自尊杀死了小弟，这就盖棺论定了。但如果你活下去……

昂利　会怎么样呢？

卡诺里　那就不会定案了。人家根据你的整个一生来判断你的每一个行为。（稍停）如果你在还能工作的时候听任别人杀死你，那没有比你的死更为荒谬的了。（稍停）我叫他们不？

昂利　（指着吕茜）由她决定。

卡诺里　你听见了吗，吕茜？

吕茜　决定什么？喔，是的，一切早已定了：告诉他们我们决不招供，让他们快点下手。

卡诺里　吕茜，那么伙伴们呢？

吕茜　我没有什么伙伴了。（她向团丁们走去）去叫他们来，我决定不招供。

卡诺里　（跟在她后面，向着团丁们）等一等，还有五分钟。（他把她引到舞台前）

吕茜　五分钟，是的。你盼什么？五分钟内说服我？

卡诺里　是的。

吕茜　多么纯洁的心啊！你满可以活下去，你心安理得，他们折腾了你一下，仅此而已。而我，他们玷污了我。我全身没有一块地方不使我恶心。（向昂利）你，你装腔作势，因为你掐死了一个孩子。你忘了这个孩子正是我的弟弟吗？而我什么也没有说，是吗？我承担一切罪孽；叫他们把我连同一切罪孽都消灭掉算了。你们走吧，既然你们能够容忍你们自己，那就去活着吧。而我，我恨我自己。但愿我死后人间的一切就象我从未存在过似的。

昂利　吕茜，我决不离开你。你怎么决定，我听你的。

〔稍停。

卡诺里　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我还是要拯救你们。

吕茜　你要招供？

卡诺里　该这么做。

吕茜　（愤慨地）我就对他们说你胡说。你完全是在瞎编。（稍停）如果我早知道你要招供，你以为我会让你们碰我弟

弟吗？

卡诺里　你弟弟要出卖我们的头头，而我要给他们设一个迷魂阵。

吕茜　这是一码事。他们眼睛中胜利的神情是一样的。

卡诺里　吕茜，你也是出于自尊才让我们弄死弗朗索瓦的喽？

吕茜　你白费口舌，你永远不能使我受良心的责备。

团丁乙　还有两分钟。

卡诺里　昂利！

昂利　我听她的决定。

卡诺里　（向吕茜）你为什么要想着这帮子人？六个月以后，他们将统统龟缩在地窖里不敢露面，从气窗往里扔进一颗手榴弹，就能使我们这段历史永远结束。剩下的问题才是重要的。世界以及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作所为，咱们的伙伴们以及你为他们所作的一切。

吕茜　我已经冷漠无情了。我感到孤单。我只能想到我自己。

卡诺里　（温和地）难道在这人世间你真的一无留恋吗？

吕茜　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败坏了。

卡诺里　那么……

〔他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向团丁们跨出一步。下雨了，开始是稀稀拉拉的淅沥小雨，后来是急促密集的滂沱大雨。

吕茜　（急切地）怎么啦？（低声而缓慢地）下雨了。（一直走到窗口，看下雨。稍停）我三个月没有听见雨声了。（稍停）我的天哪，在这段日子里，一直晴天，叫人难受。我已记不起来了，我还以为要永远生活在阳光下。雨下得多大啊！一会儿就能闻到泥土的湿味了。（她的双唇颤抖起来）我不愿

意……我不愿意……

〔昂利和卡诺里来到她的身旁。

昂利　吕茜！

吕茜　我不愿意哭，否则我会变成一头畜生的。（昂利搂住她）放开我！（大喊）我愿活着，我愿活着！（伏在昂利的肩头抽噎）

团丁甲　（走上前来）怎么样，到时间了。

卡诺里　（看了吕茜一眼后，向着团丁）去告诉你的头头们，说我们愿招。

〔团丁下。稍停。

吕茜　（镇静过来）真的吗？我们能活下去？我可是已经置身在另一个世界里了……你们看看我，对我笑笑。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微笑了……我们这样做对吗，卡诺里？我们做得对吗？

卡诺里　我们做得对。应该活下去。（向一个团丁走去）去告诉你的头头们，说我们愿招。

〔团丁下。

第　四　场

〔除上场原有人物外，加上朗德里约、贝勒兰、克洛谢。

朗德里约　考虑得怎么样啦？

卡诺里　去格勒诺布尔的公路上，在四十二号界石处，你们走右首的小路。进林子五十米以后，你们看得见一个小树丛，矮林后面有一个山洞。我们的头头就藏在里面，还有武器。

朗德里约　（向着团丁们）带十个人，马上出发。尽量抓活的来。

把俘虏们重新押到上面去。

〔团丁们把俘虏们押出去。克洛谢迟疑片刻，悄悄随他们退场。

第 五 场

〔朗德里约、贝勒兰，后加克洛谢。

贝勒兰　你认为他们讲的是真话吗？

朗德里约　当然是真的。这是些畜生。（坐在讲台上）怎么样，我们到底还是制服了他们。你看见他们走出去时的神态了吧？他们没有进来的时候那样傲气了。（克洛谢进来。朗德里约和颜悦色）怎么样，克洛谢，我们制服他们了吧。

克洛谢　（漫不经心地搓着双手）是啊，是啊，我们制服了他们。

贝勒兰　（向着朗德里约）你让他们活命吗？

朗德里约　哦！不管怎么样，现在……（窗下响起一排枪声）怎么回事？（克洛谢用手捂起脸，不好意思地笑）克洛谢，你没有……？

〔克洛谢笑着示意，没有执行命令。

克洛谢　我想这样更人道一点。

朗德里约　混蛋！

〔又响起一排枪声，朗德里约跑向窗口。

贝勒兰　算了吧！一二不过三。

朗德里约　我不允许……

贝勒兰　这样也好，在活着的人面前，我们脸上就光采了。

克洛谢　过一会儿，谁也想不起这一切了。除了我们以外，谁也不知道。

〔响起第三排枪声。朗德里约直挺挺坐下。

朗德里约　哎哟！

〔克洛谢向收音机走去。转动旋钮。音乐。

——幕 落

独 幕 剧

恭顺的妓女

（一九四六年）

罗大冈 译

人　物

丽瑟

黑人

弗莱特

约翰

吉姆士

参议员

男甲

男乙

男丙

第　一　景

〔美国南方某城市的一个房间。白墙。一张没有靠背的大沙发。右边是窗，左边是一扇门（通浴室）。台底一小前厅，通向门口。

第　一　场

〔丽瑟，黑人（稍后上）。

〔开幕前，台上有暴风雨般的嗡嗡声。丽瑟独自一人，身穿衬衣，使用电气吸尘机扫地。有人按门铃。她犹豫了一下，望了一下浴室的门。铃声又响。她关了吸尘机，去把浴室的门打开一半。

丽瑟　（轻声说）有人按铃，你别出来。（去开门。一个黑人在门口出现。一个白头发、又胖又高的黑人，笔挺地站着）怎么回事？你想必找错地方了！（稍停）你到底要干什么？说话呀！

黑人　（恳求）求求您，太太，求求您。

丽瑟　求什么呀？（仔细打量他）噢……那天在火车上的就是你吧？你到底没有让他们抓住？你怎么会找到我的住址的？

黑人　我想办法找到的，太太。我到处找啊。（作企图入门状）

求求您！

丽瑟　别进来，我这儿有人。你到底要干什么？

黑人　求求您。

丽瑟　到底什么事？什么事呀？你要钱吗？

黑人　不，太太。（稍停）求求您，对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干。

丽瑟　对谁说呀？

黑人　对法官说。太太，请您就对他这样说吧。求求您，对他这样说吧。

丽瑟　我呀，我什么也不说。

黑人　求求您。

丽瑟　我什么都不说。我自己的麻烦事已经够多的了，我不愿再管别人的麻烦事了，你走吧。

黑人　您知道我什么都没有干，难道我干了什么事吗？

丽瑟　你是什么都没干。我可不去见法官。法官跟警察全都一样，我看见他们就恶心。

黑人　我家里有老婆孩子，我在外边转了一整夜圈子不敢回家，我实在吃不消了。

丽瑟　你就离开这个城吧。

黑人　各处车站上都有人监视。

丽瑟　谁在监视？

黑人　白人。

丽瑟　什么样的白人？

黑人　所有的白人。您今天还没有出门么？

丽瑟　没有。

黑人　街上人很多，老老少少。互不相识的人也聚在一块儿。

丽瑟　这是怎么回事？

黑人　这就是说，我只好在城里转圈子，一直转到他们把我捉住为止。每逢不相识的白人在一起交头接耳，必定有一个黑人要没命了。（稍停）请您去说我什么都没干，太太。对法官这样说；对记者这样说。他们也许会登出来的。这样说吧，太太，这样说吧，这样说吧。

丽瑟　你别嚷。我这儿有人。（稍停）至于报纸，你别打那个主意。现在不是我出头露面的时候。（稍停）但如果他们逼我去作证人，我答应你对他们说实话好了。

黑人　您对他们说我什么都没干么？

丽瑟　我就这样去说。

黑人　您可以对我起誓么，太太？

丽瑟　可以，可以。

黑人　对着上帝起誓，上帝的眼睛在看着我们。

丽瑟　啊！你给我滚吧！我已答应你，你该知足了。（稍停）滚吧！快滚呀！

黑人　（突然地）求求您，把我藏起来。

丽瑟　把您藏起来？

黑人　您不愿意吗，太太？您不愿意吗？

丽瑟　我？把你藏起来？去吧！（砰然把门关上，把黑人关在门外）别找麻烦。（转向浴室）你可以出来了。

〔弗莱特上，身穿衬衣，没有带假领，也没打领带。

第　二　场

〔丽瑟，弗莱特。

弗莱特　刚才是怎么回事？

丽瑟　没有什么。

弗莱特　我以为是警察来了。

丽瑟　警察？你跟警察有什么来往吗？

弗莱特　我倒没有什么。我以为是来找你的。

丽瑟　（恼怒）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拿过别人一分钱！

弗莱特　警察从来没有找过你麻烦么？

丽瑟　反正，没说我偷过东西。（忙着摆弄电气吸尘机，暴风雨般的声音又响起来）

弗莱特　（被声音弄得很烦躁）咳！

丽瑟　（高声喊，想让对方听见）怎么了，亲爱的？

弗莱特　（高声喊）你把我耳朵震聋了。

丽瑟　（高声喊）马上就完。（稍停）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弗莱特　（高声喊）什么？

丽瑟　（高声喊）我对你说我就是这个样子。

弗莱特　（高声喊）什么样子？

丽瑟　（高声喊）就是这样子。第二天早晨起来，我非洗澡不可，并且要用吸尘机扫地。（放下吸尘机）

弗莱特　（指着床）你顺手把床毯铺上吧。

丽瑟　什么？

弗莱特　床。我跟你说把床铺好，这样敞着，有那么一股罪过的味儿。

丽瑟　罪过？哪儿来的词儿？你是牧师吗？

弗莱特　不是。为什么问我是不是牧师？

丽瑟　你说话跟《圣经》一样。（注视他）不，你不是牧师，你打扮得太讲究了。让我瞧瞧你的那些戒指。（羡慕地）啊！告诉我，你很有钱吧？

弗莱特　是的。

丽瑟　大财主吗？

弗莱特　大财主。

丽瑟　那再好不过了。（用双臂围绕他的头颈，把嘴唇向他伸去）我觉得一个男子还是有钱的好，这样使人对他信任。

〔弗莱特犹豫着，没吻她，接着转过脸去。

弗莱特　收拾床吧。

丽瑟　好，好，好！我就收拾。（把床铺好，自己发笑）“有一股罪过的味儿。”要不然我还感觉不出来呢。亲爱的，你说吧，这罪过是你干的呀。（弗莱特作否认状）当然，这也是我的罪过。但是我良心上已有那样多的罪过……（坐在床沿强拉弗莱特坐在她身旁）来，坐在我们共同的罪过上。这是一个挺美的罪过，嗯，一个讨人喜欢的罪过，对不对？（笑）你别低着眼皮儿，你是不是怕我？（弗莱特很粗野地抱紧她）好痛，好痛！（他放开她）古怪的家伙！你看上去可不善良。（略顿）你的小名叫什么？你不愿意告诉我吗？要知道，不知道你的小名使我怪别扭的。自己不肯说小名，这倒还是头一次。来我这儿的人很少说他们姓什么，这一点我也明白。可是小名！假如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名，叫我怎么分辨你们呢？把小名告诉我，告诉我吧，亲爱的！

弗莱特　不。

丽瑟　那么，就叫你“无名先生”。（站起来）等一下，我就快收拾好了。（移动几件东西）得，得，都整理好了。把椅子放在桌子周围，这样比较大方。你不认识卖图片的商店吗？我要在墙上挂些画。我箱子里有一幅画，很美的一幅，叫作《打破的水罐》；画的是一个女孩子，她把她的水罐打碎了，可

怜的姑娘。那是幅法国画。

弗莱特　什么罐子？

丽瑟　我可说不清，她的罐子，想必她有一个罐子。我想要一幅《老祖母》，和《女孩子》配一对。老祖母在织袜子或在给她的孙儿们讲故事。啊！我要拉开窗帘，打开窗子。（她这样做）天气真好！你瞧，一天又开始了。（伸懒腰）啊！真舒服；天气真好，我洗了一个舒服的澡，和你痛快地睡了一夜。我多么舒服，多么舒服！你来看看我窗外的风景，来！我这儿风景多美，全是树！这样显得阔气！你说，我运气不坏吧；一下子我就在繁华的市区找到了一间屋子。你不来看吗？你不爱你这城市吗？

弗莱特　从我的窗口望出去我才爱它。

丽瑟　（突然地）清早刚醒就看见一个黑人不算晦气吧？

弗莱特　为什么？

丽瑟　我……有一个黑人在对面人行道上走过。

弗莱特　看见黑人总是晦气的。黑人，就是魔鬼。（稍停）关上窗子。

丽瑟　你可允许我给房间换换空气？

弗莱特　我跟你说关上窗子。好，拉上窗帘，开电灯。

丽瑟　为什么？就是因为黑人吗？

弗莱特　糊涂虫。

丽瑟　这样好的太阳。

弗莱特　这儿不要太阳。我要你的房间就像昨夜一样。我跟你说关上窗子。太阳，我到外面就会有太阳的。（站起，走向丽瑟，注视她）

丽瑟　（稍感不安）怎么啦？

弗莱特　没有什么。去拿我的领带来。

丽瑟　领带在浴室里。(丽瑟下。弗莱特很快地打开桌子的各个抽屉，翻寻，丽瑟拿着领带回来)你的领带在这儿：等等。(给他打上领带)你知道，我不常作过路客人的生意，因为这样得接待太多的新客人。我的理想，就是要做三四个上了岁数的先生们的外室。比如说，一个星期二来，一个星期四来，另一个来度周末。我告诉你，你虽然还年轻，可是你样子倒很老成，也许你有时会起这个念头。好，好，我不说了。你瞧着办吧。瞧，你真标致得象仙童一样。亲个嘴吧，漂亮小伙儿！吻我一下，慰劳慰劳！你不愿意吻我么？(他突然粗野地吻她，接着把她推开)唔！

弗莱特　你是个魔鬼。

丽瑟　你说什么？

弗莱特　你是个魔鬼。

丽瑟　《圣经》又来啦！你怎么啦？

弗莱特　没有什么。我觉得可笑。

丽瑟　你开玩笑的样子真特别。(稍停)你满意么？

弗莱特　满意什么？

丽瑟　(微笑着模仿他)"满意什么？"你真笨，我的小娃娃。

弗莱特　啊！对！很满意，很满意。你要多少钱？

丽瑟　谁跟你说这个？我问你是不是满意，你总可以客气点儿回答我吧。怎么啦？你并不满意么？啊！我可真没想到，你知道，我可真没想到。

弗莱特　闭嘴。

丽瑟　你夜里紧紧地抱着我，抱得那么紧。你还低声对我说你爱我。

弗莱特　你昨晚上喝醉了。

丽瑟　不，我没有醉。

弗莱特　不，你醉了。

丽瑟　我跟你说没有。

弗莱特　反正，我是醉了。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丽瑟　你全忘了，可惜得很。我在浴室脱的衣服，当我回到你身边的时候，你满脸通红，你不记得吗？我还对你说："瞧我这只烤虾。"你不记得你要把灯熄灭，在黑暗中爱我吗？我还觉得这样做更亲切，更有礼貌，你不记得吗？

弗莱特　不记得。

丽瑟　我们俩玩两个婴儿在一只摇篮里的把戏，你记得吧？

弗莱特　我叫你闭上嘴。晚上的事是晚上的事。大白天，别说这些。

丽瑟　（挑衅地）如果我高兴说这些事呢？你知道，我玩得真痛快。

弗莱特　啊！你玩得痛快！（他走到她跟前，轻轻地抚摸她的双臂，突然两手掐着她的脖子）当你们认为一个男人被你们耍着玩儿的时候，你们就开心了。（略顿）夜里和你的事我全忘了，完全忘了。我只记得跳舞场，没有别的。其余的事，只有你记得，你一个人记得。（他掐紧她的脖子）

丽瑟　你干什么？

弗莱特　我掐你的脖子。

丽瑟　你弄得我好痛。

弗莱特　只你一个人记得。假如我再掐紧一点儿，世界上便再没有人记得起这一夜了。（他放开她）你要多少钱？

丽瑟　你要是把夜里的事忘了，那是我没有侍候得好。侍候得

不好，我不要你的钱。

弗莱特　别罗嗦；多少钱？

丽瑟　你听着：我是前天到这儿的，你是头一个来光顾的，我让头一个人白睡，不收钱，开个利市。

弗莱特　我用不着你白送。（把一张十元的票子放在桌子上）

丽瑟　我不要你的钞票；但是我要看看你怎样估我的身价。等一下，让我来猜猜看！（拿起票子，闭上眼睛）四十块钱？不，太多了，而且那样得有两张票子。二十块？也不是？那么，一定比四十块多。五十，一百？（当她说时，弗莱特静静地笑着看她）算了，我把眼睛睁开吧。（注视票子）你没弄错吗？

弗莱特　我想不会。

丽瑟　你知道你给了我多少吗？

弗莱特　知道。

丽瑟　收回去，立刻收回去。（他用手势拒绝）十块钱！十块钱！去你的吧，象我这样的姑娘，只值十块钱。我的大腿，你瞧见过吗？（给他看两腿）还有我的乳房，你看见了！这是只值十块钱的乳房吗？把你的票子拿回去，趁我没发脾气，赶紧滚罢！十块钱！大爷吻遍了我全身，大爷老要再干一次，大爷要我给他讲我的童年；可是今天早晨，居然大发脾气，给我脸色看，象把我包了月一样；这才给多少钱呢？不是四十块，不是三十块，不是二十块，只有十块钱！

弗莱特　这种象猪一样的肮脏事，给十块钱够手宽的了。

丽瑟　你自己才是猪呢！你是哪儿钻出来的，乡下佬？你母亲想必是一个大大的贱货，要不然她为什么没有教给你怎样尊敬妇女？

弗莱特　你闭嘴不闭？

丽瑟　大贱货！大贱货！

弗莱特　（用低沉严重的声调）我劝你，小丫头；如果你不愿被掐死的话，对我们这里的男子不要老提他们的母亲。

丽瑟　（走到他前面）掐死我吧！你掐死我瞧瞧！

弗莱特　（后退）安静点儿。（丽瑟在桌上拿起一个小磁瓶，显然想要向他头上砸过去）再加你十块钱，你可得安静点儿。要不然，我叫人把你关起来！

丽瑟　你，你叫人把我关起来？

弗莱特　我。

丽瑟　你？

弗莱特　正是我。

丽瑟　我才不信呢。

弗莱特　我是克拉克的儿子。

丽瑟　哪个克拉克？

弗莱特　参议员。

丽瑟　真的吗？那我是罗斯福的女儿。

弗莱特　你在报上看见过克拉克的照片么？

丽瑟　见过……那便怎样？

弗莱特　瞧这个。（拿出一张照片给她看）我在他旁边，他扶着我的肩膀。

丽瑟　（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嘿！你父亲他多体面！让我瞧瞧。

〔弗莱特从她手里抢回照片。

弗莱特　瞧瞧就行了。

丽瑟　他真体面。他神气那么公正，那么严肃。人们说他说话

象蜜一样甜，真的吗？（他不回答）花园是你家的吗？

弗莱特　对啦。

丽瑟　看起来好象很大。坐在大椅子上的小姑娘们，是你的妹妹们吗？（他不回答）你家的房子是在小山坡上吗？

弗莱特　对啦。

丽瑟　那么，早晨，吃早点的时候，你从窗口看得见全城了？

弗莱特　是的。

丽瑟　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打钟通知你们？你回答呀。

弗莱特　有人打锣。

丽瑟　（出神）打锣！我简直不懂。我呢，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家庭和这样一所住宅，得给我一笔钱，我才肯在外面过夜……（稍停）刚才我说了你妈，我向你赔个不是吧；刚才我生气了。照片上也有她吗？

弗莱特　我对你说过，不许你当我的面提起我母亲。

丽瑟　好吧，好吧！（稍停）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他不回答）如果男女关系使你恶心，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呢？（他不回答；她叹气）得，既然到这地步，我只好想法子对你的脾气慢慢习惯吧。（稍停。弗莱特在镜前拢头发）

弗莱特　你从北方来？

丽瑟　对啦。

弗莱特　从纽约来？

丽瑟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弗莱特　刚才你提到过纽约。

丽瑟　谁都能提到纽约，这并不说明什么问题。

弗莱特　你为什么不在那儿呆下去？

丽瑟　我在那儿呆腻了。

弗莱特　惹了什么麻烦吧？

丽瑟　那还用说，是我自己招的。有人天性就是这样。你看见这条蛇吗？(她给他看一只镯子)这是不吉利的东西。

弗莱特　那你为什么戴它？

丽瑟　既然有这么只镯子，我就得戴着。听说蛇报起仇来很可怕。

弗莱特　那黑人要强奸的就是你吗？

丽瑟　什么？

弗莱特　你是前天六点的快车到这儿的？

丽瑟　对啦。

弗莱特　那么一定是你。

丽瑟　谁也没有想强奸我。(略带辛酸的笑)强奸我？你想得倒好！

弗莱特　是你，韦伯斯特昨天在跳舞场里对我说的。

丽瑟　韦伯斯特？(稍停)原来如此！

弗莱特　什么？

丽瑟　原来昨天你的眼睛发亮就为的是这个。这一说引你上劲儿了？是不是？坏蛋！亏你有那么慈祥的父亲。

弗莱特　蠢货！(稍停)如果我知道你和黑人睡过觉……

丽瑟　那又怎样？

弗莱特　我有五个黑人听差。有人给我打电话，他们之中的一个拿起电话筒来，在递给我之前还得擦一擦哩。

丽瑟　(赞叹地吹哨)我明白。

弗莱特　(和缓地)我们这儿不很喜欢黑人，也不很喜欢跟黑人胡搞的白种女人。

丽瑟　够了。我没什么跟黑人过不去的地方，但是我不愿意他

们碰我一下。

弗莱特　谁知道？你是魔鬼，黑人也是魔鬼。（突然）那末他想强奸你吗？

丽瑟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呢？

弗莱特　他们两人走进你的车厢，过了一会儿，他们扑到你身上。你喊救命，白人们来了。一个黑人抽出他的刮脸刀，一个白人一枪打死了他。另一个黑人逃跑了。

丽瑟　这就是韦伯斯特对你讲的吗？

弗莱特　对啦。

丽瑟　他从哪儿知道的？

弗莱特　全城都在谈论这件事。

丽瑟　全城？这真是我的运气。你们全闲着没有别的事干吗？

弗莱特　经过的情况是不是就象我说的那样？

丽瑟　完全不对。两个黑人很安静地待在那儿聊天。他们连看都没有看我。随后，上来了四个白人，有两个来纠缠我。他们刚赢了一场橄榄球，都喝得醉醺醺的。他们说有黑人的臭气，要把那两个黑人从车门口扔出去。两个黑人拚命招架；到末了，一个白人眼上挨了一拳，这下子他掏出手枪来开了枪。就是这么回事。正巧车进了站，另一个黑人跳车跑了。

弗莱特　人们认得他，让他等着吧！（稍停）要是让你到法庭上去，你也这么说吗？

丽瑟　可是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弗莱特　回答我。

丽瑟　我不会去见法官。我跟你说过，我就怕惹是生非。

弗莱特　你一定得去。

丽瑟　我不去。我不愿意跟警察打交道。

弗莱特　他们会来找你的。

丽瑟　那我就把我所看见的直说出来。（稍停）

弗莱特　你要干的是什么事，你意识到了吗？

丽瑟　我要干什么事？

弗莱特　你要替一个黑人作证，反对一个白人。

丽瑟　如果白人有罪，有什么不可以反对呢？

弗莱特　他没有罪。

丽瑟　他既然杀了人，就有罪。

弗莱特　犯了什么罪？

丽瑟　杀人罪！

弗莱特　但是他杀的是一个黑人呀。

丽瑟　那又怎样？

弗莱特　要是每次杀一个黑人就犯罪……

丽瑟　他没有权杀死黑人。

弗莱特　什么权？

丽瑟　他没有权杀死黑人。

弗莱特　你说的那个"权"是从北方来的。无论犯罪不犯罪，你反正不能让一个跟你同种的人受罚。

丽瑟　我不愿意使任何人受罚。别人要是问我，我就把我看见的事照直说出来。（稍停。弗莱特走到她面前）

弗莱特　你跟这黑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保护他？

丽瑟　我根本不认识他。

弗莱特　那又为什么？

丽瑟　我要说真话！

弗莱特　真话！一个值十块钱的妓女要讲真话！没有什么真话：

只有白人和黑人。这儿有一万七千白人，两万黑人。我们这儿不是纽约，我们不能开玩笑。(稍停) 汤麦斯是我的表兄。

丽瑟　什么？

弗莱特　汤麦斯——杀黑人的那个人，是我的表兄。

丽瑟　(惊诧)啊！

弗莱特　他是个正派人。你对这是无所谓的；可他是个正派人啊。

丽瑟　一个老挨着我挤，老想撩起我的裙子的正派人。别跟我提这样的正派人了！怪不得你跟他是一家。

弗莱特　(抬手要打)脏货。(控制住了自己)你是魔鬼，跟魔鬼在一起，人只能干坏事。他撩了你的裙子，开枪打死了一个肮脏的黑人，这算得什么！这都是未加思索的举动，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汤麦斯是一个首领，这才算回事。

丽瑟　这有可能。但是那个黑人什么也没干。

弗莱特　一个黑人总不干好事。

丽瑟　我决不把一个人出卖给警察。

弗莱特　要不出卖他，就得出卖汤麦斯。无论如何，你反正得出卖一个。由你选择吧。

丽瑟　得啦。为了换个地方，我现在掉在牛屎堆里了，一直陷到脖子。(对着她的镯子) 脏东西，烂东西，除了这种倒霉的事，你反正干不了别的。(她把它扔到地上)

弗莱特　你要多少钱？

丽瑟　我一分钱也不要。

弗莱特　五百块。

丽瑟　一分钱也不要。

弗莱特　挣五百块钱，你一夜一夜地得干多少回。

丽瑟　特别是碰到象你这样的吝啬鬼。（稍停）昨天晚上你招呼我，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弗莱特　不错！

丽瑟　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你心里是这样想的："就是这个丫头，让我送她回家，顺便让她接受这笔买卖。"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你尽管捏着我的手，心里可冷得象冰一样，你在想，我怎么能使她上钩呢？（稍停）但是，告诉你，小子，如果你是来跟我谈你的这个勾当，你没有和我睡觉的必要。嘿？为什么你要跟我睡觉呢？坏蛋，为什么你要同我睡觉呢？

弗莱特　鬼晓得为什么。

丽瑟　（哭倒在一张椅子上）坏蛋，坏蛋，坏蛋！

弗莱特　五百块钱！上帝呀，别哭了！五百块钱！别哭！别哭！得啦，丽瑟，丽瑟，懂事点儿，五百块钱！

丽瑟　我不懂事。我不要你的五百块钱，我不愿意作假见证！我要回纽约，我要走，我要走，（有人按门铃。她立刻不说了。铃又响。她低声说）怎么回事？你别出声。（拉长的铃声）我决不开门。你安静地呆着。

〔敲门声。

门外　开门，是警察。

丽瑟　（低声）警察，我早就知道会来的。（她指着那镯子）都是它招来的。（她俯身，拾起镯子，戴上）还是戴着它好些。（对弗莱特）你藏起来。

〔敲门声。

门外　警察！

丽瑟　你藏起来呀！到洗澡间去。（他不动。她用全力推他）快去，去呀！

门外　你在那儿吗，弗莱特？弗莱特，你在里边吗？

弗莱特　我在这儿。（他推开她。她发愣地注视他）

丽瑟　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弗莱特去开门。约翰和吉姆士上。

第　三　场

〔丽瑟、弗莱特、约翰和吉姆士。

〔大门敞开着。

约翰　我是警察。丽瑟·麦克·凯，就是你吗？

丽瑟　（置之不理，继续注视弗莱特）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约翰　（摇她的肩膀）跟你说话，回答！

丽瑟　啊？是，就是我。

约翰　你的证件？

丽瑟　（控制着自己，强硬地说）你们有什么权利来问我？你们到我家里来干什么？（约翰指指他的星章）谁都能佩戴星章。你们是这位先生的同伴，你们是商量好了来叫我上当的。

约翰　（拿出警察证送到她鼻子底下）你认识这个吗？

丽瑟　（指着吉姆士）他呢？

约翰　（对吉姆士）把你的证件给她看。（吉姆士给她看证件。丽瑟注视证件，一句话不说，走到桌边，找出她的身份证交给他们。约翰指着弗莱特）你昨天晚上把他带到家里来的？卖淫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丽瑟　你们有把握吗？没有公文就闯进到别人家里，你们敢肯定有这样的权利吗？你们不怕我去告发吗？

约翰　你用不着替我们耽心。（稍停）问你，是不是你把他带到你家来的？

丽瑟　（自从两个警察进来以后，她变了态度。她变得更强硬，更粗俗了）别白伤脑筋了。自然，我把他带到我家来了。可是，我让他白睡了觉。这回你们没话可说了吧？

弗莱特　你们在桌上可以找到两张十元的钞票，那是我的。

丽瑟　怎能证明是你的？

弗莱特　（不看她，对其他两个人）我昨天早上从银行里取出来的票子，还有二十八张，都是连号的。你们只要对对号码就行了。

丽瑟　（强烈地）我没要，我没有要他的脏钱，我刚才冲着他的脸把票子扔还他了。

约翰　如果你不要，票子为什么还在桌上？

丽瑟　（寂静片刻）我算是完啦！（用一种麻木的神气注视弗莱特，用差不多已是温和的声音说）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对警察）好吧，你们要我怎么样？

约翰　你坐下。（对弗莱特）你都对她讲了吗？（弗莱特点头）我叫你坐下。（把她摔在圈椅上）如果有你的书面证词，法官同意释放汤麦斯。（拿出一张纸）证词已经写好，你只要签名就行。明天，得按手续讯问你。你认识字吗？（丽瑟耸耸肩，他递给她一张纸）看完了就签字！

丽瑟　这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约翰　那也可能。假的又怎么样？

丽瑟　我决不签字。

弗莱特　把她带走。(对丽瑟)监禁十八个月。

丽瑟　十八个月，好。等我出来的时候，我要你的命。

弗莱特　那也得看我允许不允许。(对警察)你们得给纽约打电报，我相信她在那儿也惹了麻烦。

丽瑟　(赞叹地)你下流得象一个下贱女人。我做梦也不会相信一个男人能这么下流！

约翰　快决定。要不你就签字，要不我把你带到监狱里去。

丽瑟　我宁愿坐牢，也不撒谎。

弗莱特　你不撒谎，烂污货！你整夜干的是什么勾当？当你叫我"我的亲人，我的爱，我的小宝贝"的时候，你不是在撒谎吗？当你哼哼着，为使我相信我使你快乐的时候，你不是在撒谎吗？

丽瑟　(挑衅地)我说谎对你有利，是吗？不，我没有说谎。(他们互相注视，弗莱特终于避开了她的眼光)

弗莱特　够了，我的钢笔在这儿，你给我签字。

丽瑟　你收起来吧！

〔寂静片刻。三个男人很为难。

弗莱特　瞧！我们到了这步田地！他是全城最好的一个人，但他的命运却取决于一个丫头的任性。(来回左右踱步，又突然走向丽瑟)你瞧瞧他！(给她看一张照片)在你母狗一般的生活里，你见识过不少男子。可有多少象他那模样的吗？你瞧这额角，瞧这下巴，瞧他制服上的勋章。不，不，你别转过脸去。瞧，这就是你的牺牲品，欣赏欣赏吧。你看他多么年轻！样子多么神气！多么漂亮！你放心吧，十年以后，他出监狱的时候，他会比一个老头儿还要衰老，他的头发和牙齿也要掉了。你得意吧，你干的好事。直到今

日，你还在人家口袋里偷钱，这一下你可挑了最有为的一个人，你要他的命。你怎么不开口？你连骨头都烂了吗？（推她跪下）跪下，娼妓！这个人，你要使他身败名裂，在他的照片前面跪下！

〔参议员克拉克由开着的大门口进来。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加参议员。

参议员　放开她。（对丽瑟）您起来。

弗莱特　您好！

约翰　您好！

参议员　您好！您好！

约翰　（对丽瑟）这是克拉克参议员。

参议员　（对丽瑟）您好！

丽瑟　您好！

参议员　好，大家都介绍了。（注视丽瑟）就是这位姑娘？她样子多么可亲。

弗莱特　她不肯签字。

参议员　她完全有理。你们没有权利跑到她家里来。（看见约翰，作出一个不满意的姿势，更强调地说）一点也没权利；你们对她很蛮横，想叫她违反良心说话，这不是美国人办事的方式。是不是那黑人强奸了你，孩子？

丽瑟　没有。

参议员　好极了，现在完全清楚了。您看我的眼睛，（注视她）我敢担保她没有撒谎。（稍停）可怜的玛利。（对其余的人）得

啦，孩子们，走吧。我们在这儿没有什么事了。剩下的就是向小姐道个歉。

丽瑟　谁是玛利？

参议员　玛利？是我的姐姐，不幸的汤麦斯的母亲。她将要为汤麦斯的事而难过死的，怪可怜的老太太。再见，孩子。

丽瑟　参议员！

参议员　什么，我的孩子？

丽瑟　我后悔……

参议员　既然您说了真话，有什么可后悔的？

丽瑟　我后悔……这样的真话。

参议员　我们彼此都没有办法。谁也没有权力向您要一个假的证词。（稍停）不，您别再想她了。

丽瑟　想谁？

参议员　想我的姐姐。您刚才没想我的姐姐吗？

丽瑟　想啦！

参议员　孩子，我很了解您。要不要我对您说说您脑子里想些什么？（模仿丽瑟）“我要是签了字，参议员就会到可怜的老太太家里去找她，对她说：‘丽瑟·麦克·凯是一个好姑娘，是她把你的儿子还给你的。’她会含着泪微笑，并且说：‘丽瑟·麦克·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名字。’我，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个被社会唾弃的苦命人，可能会有一位顶纯朴的老太太，在她的大住宅里想到我，会有一位美国母亲把我记在心头。”可怜的丽瑟，别再想这些了。

丽瑟　她头发白了吗？

参议员　全白了。但是面孔还年轻。假如您看见过她的微

笑……可她再也不会微笑了。再见。明天，您去对法官说真话吧！

丽瑟　您要走吗？

参议员　对，可不是，我要到她家里去。我应当把我们的谈话告诉她。

丽瑟　她知道您在我这儿吗？

参议员　由于她的请求，我才来的。

丽瑟　上帝！她等着回音吧？要是您去对她讲，我拒绝签字，她会恨死我的！

参议员　（把两只手放在她双肩上）可怜的孩子，我不愿处在您的地位。

丽瑟　真倒霉！（对她的镯子）下贱东西，都是你闹的！

参议员　怎么回事？

丽瑟　没有什么。（稍停）事情既然到了这种地步，不幸的倒是黑人没有真的把我强奸了。

参议员　（感动）我的孩子！

丽瑟　（忧愁地）如果那样的话，可以使您们多么高兴；对于我，那倒也不至于太痛苦。

参议员　谢谢。（稍停）我多么想帮您忙。（稍停）可惜！事实终归是事实。

丽瑟　（忧愁地）对啊。

参议员　事实是黑人没有强奸您。

丽瑟　（同样的表情）对啊。

参议员　对。（稍停）不用说，这是起码的真理。

丽瑟　（不懂）起码的……

参议员　是啊，我的意思说，这是一种……平民百姓的真理。

丽瑟　平民百姓的？这不算是真理么？

参议员　算，算，为什么不算？可是……有种种不同的真理。

丽瑟　您认为黑人把我强奸了吗？

参议员　没有，没有。他没有强奸您。从某一种观点上看，他一点也没有强奸您。可是您瞧，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年人，还常常不免犯错误；不过近几年来，错误稍微少一些罢了。在这一切上面，我跟您有不同的看法。

丽瑟　您有什么看法呢？

参议员　怎么跟您解释呢？您听着：现在我们设想，美国这个国家忽然出现在您面前。它将对您说些什么呢？

丽瑟　（恐慌地）我想它没有什么跟我说的。

参议员　您是共产党么？

丽瑟　那还了得！我当然不是。

参议员　那么，国家有很多话要对您说。它将对您说："丽瑟，你现在必须在我的两个孩子之间选择一个。二者之中有一个必须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怎样办呢？应当保留着那个好的孩子。那么，让我们现在找出哪一个是好的。你愿意么？"

丽瑟　我愿意。可是，对不起，我刚才以为是您在说话。

参议员　我用国家的名义说话。（接着说）"丽瑟，你保护的这个黑人，他有什么用处呢？他偶然出生在世上，天晓得他生在什么地方！我养活他，而他呢，他干些什么来报答我呢？什么也不干！他鬼混日子，小偷小摸，高兴就唱歌，买些粉红和翠绿的衣服穿在身上。这是我的孩子，我爱他就和爱别的孩子一样。但是我请问你：他过的是人的生活吗？他要

是死了，我连觉都觉不出来。"

丽瑟　您说得真好。

参议员　(继续用前面的声调)"反过来说，另一个，就是汤麦斯，他杀了一个黑人，这是很糟糕的。但是我需要他。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我们最老的世家之一的子孙，他在哈佛大学毕了业，他是军官——我需要许多军官；在他的工厂里，雇着两千工人——要是他死了，两千工人就会失业；他又是一个首领，一座反对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和犹太人的铜墙铁壁。他应该活下去，您呢，有义务保全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现在，您选择吧。"

丽瑟　您说得真好。

参议员　您选择吧！

丽瑟　(震惊)嗯？对……(稍顿)您把我弄糊涂了，简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了。

参议员　请您看我，丽瑟。您信任我吗？

丽瑟　是的，参议员先生。

参议员　您认为我能劝您作坏事吗？

丽瑟　不能，参议员先生。

参议员　那么就应该签字。这是我的笔。

丽瑟　您相信她会满意我吗？

参议员　谁？

丽瑟　您的姐姐。

参议员　她将永远地，象爱亲生女儿一样地爱您。

丽瑟　也许她会给我送花来？

参议员　那是完全可能的。

丽瑟　或者把她亲笔签名的照片送给我？

参议员　很可能。

丽瑟　我要把照片挂在墙上。(稍停。她激动地走来走去)真见鬼！(回身向参议员)我要是签了字，你们将怎样处置那黑人呢？

参议员　对那黑人？呸！(他把手放在她的双肩上)假如您签了字，全城都会把您当自己人。全城，城里所有的母亲。

丽瑟　但是……

参议员　难道您以为全城的人都会错吗？全城的人，连同牧师、神甫、医生、律师、艺术家、市长和他的官员，以及一切慈善机关全算在内，难道您以为他们都会错吗？

丽瑟　不，不，不是。

参议员　把手给我！(他强迫她签了字)行啦！我代表我的姐姐和我的外甥，代表我们城市的一万七千个白人，代表我在此地所代表的美国国家，向您致谢。把您的额头伸过来。(他吻她的额头)你们大家跟我来吧！(对丽瑟)晚上我再来看您，我们还有话要谈。(下)

弗莱特　(一边出门)再见，丽瑟。

丽瑟　再见。(他们都下了场。她精疲力竭地呆着，接着冲向门口)参议员！参议员！我不愿意！请您撕了那张纸吧！参议员！(她回到台中间，机械地拿起吸尘机)美国国家！(她插上插销)我看他们把我骗了！(她狂怒地用吸尘机扫地)

——幕落

第　二　景

〔布景同上。前场十二小时以后。灯火齐明，窗开着，

窗外夜色朦胧。人声喧腾，愈来愈响。黑人在窗口出现，跨过窗槛，跳到无人的房间中。他一直走到舞台的中间。有人按门铃。他藏在一块窗幔后面。丽瑟从浴室中出来，一直走到大门口，打开门。

第一场

〔丽瑟，参议员，黑人（躲藏着）。

丽瑟　请进！（参议员上）怎样了？

参议员　汤麦斯已经回到他母亲的怀抱里。我代表他们母子，向您道谢。

丽瑟　她高兴么？

参议员　十分高兴。

丽瑟　她哭了么？

参议员　哭？为什么哭？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丽瑟　您跟我说过，她会哭的。

参议员　那不过是一种说法罢了。

丽瑟　她没有想到吧？对吗？她本来以为我是一个坏女人，会替黑人作见证的。

参议员　她早已把自己托付给上帝了。

丽瑟　她觉得我怎样呢？

参议员　她谢谢您。

丽瑟　她没有问我长什么模样吗？

参议员　没有。

丽瑟　她觉得我是一个好姑娘吗？

参议员　她认为您做了您该做的事。

丽瑟　啊，真的吗？……

参议员　她希望您以后继续这样做。

丽瑟　对，对……

参议员　您瞧着我，丽瑟。（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您以后继续这样做吗？您不愿意让她失望吧？

丽瑟　您别着急。我说过的话我再也收不回了。要不然，他们会把我抓去坐牢的。（稍停）外边这么叫喊是怎么回事呀？

参议员　没有什么。

丽瑟　这嚷劲儿我可受不了啦！（去关窗）参议员先生？

参议员　我的孩子……

丽瑟　您肯定我们没有弄错，我真的做了我应当做的事吗？

参议员　绝对肯定。

丽瑟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您把我弄糊涂了；您想得快，我赶不上。几点钟了？

参议员　十一点。

丽瑟　离天亮还得有八个钟点。我觉得我没法儿合眼睡觉了。（稍顿）这里晚上跟白天一样的闷热。（稍顿）那个黑人呢？

参议员　什么黑人？啊！对，人们正在找他。

丽瑟　他们打算怎么处置他呢？（参议员耸耸肩，窗外人声愈来愈沸腾。丽瑟走到窗口）这股嚷劲儿到底为什么？拿着手电筒、带着狗的人走过去很多很多。这是提灯游行吗？要不然……这是怎么回事？告诉我，参议员先生！请您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参议员　（从口袋中掏出一封信）我姐姐托我把这个交给您。

丽瑟　（兴奋）是她给我的信吗？（她撕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又在信封内寻找，希望有信。没找到；于是

揉皱了信封，将它扔在地上。她的声音变了)一百元。你们够满意了吧！您的儿子答应我五百元，您倒省下了一大笔钱！

参议员　我的孩子。

丽瑟　您替我谢谢您的姐姐。您对她说我宁愿要她一个小花瓶儿，要不就是几双尼龙丝袜，只要是她亲手挑的任何一件东西；重要的是一番心意，对吗？（稍停）我上了您的大当了。

（他们互相注视，参议员走近丽瑟）

参议员　我谢谢您，我的孩子；我想和您单独谈一谈。您现在精神混乱，您需要我的支持。

丽瑟　我尤其需要钱，但是我想咱们俩好商量。（稍停）我一向喜欢上年纪的人，因为他们看上去叫人尊重，可是现在，我开始产生了疑问，是不是上年纪的人比别人更滑头。

参议员　（开心）滑头！啊，我愿意让我的同事们来听听。多么可爱的天真爽直！您虽然过着放荡的生活，您身上有些地方却还是干净的。（抚摸她）是，是，有些地方……（她任他抚摸，一动不动，但脸上现出轻蔑的神气）我一会儿再来，不要送我。（参议员下。丽瑟站着发愣。她拿起一百元的票子，揉皱以后，扔在地上，随身倒在椅子上，呜呜地啼哭起来。外面，吼叫声越来越近。远处有枪声。黑人从躲藏处出来，站在丽瑟面前。她一抬头，失声惊呼）

第二场

〔丽瑟、黑人。

丽瑟　啊！（稍停，站起来）我早就知道你要回来的。我准知道

你要回来的。你从哪儿进来的？

黑人　跳窗子进来的。

丽瑟　你要干什么？

黑人　请您把我藏起来。

丽瑟　我对你说不行。

黑人　太太，您听见这些人了吗？

丽瑟　听见了。

黑人　他们已经在开始追捕了。

丽瑟　追捕什么？

黑人　追捕黑人。

丽瑟　啊！（停顿良久）你有把握他们没看见你进来么？

黑人　有把握。

丽瑟　如果他们捉住你，将怎样处置你？

黑人　汽油。

丽瑟　什么？

黑人　汽油，（用手势解释）他们要把我浇上汽油，然后点火。

丽瑟　我懂了。（走到窗前，拉上窗幔）你坐下。（黑人沉重地坐到椅子上去）你偏偏又到我这儿来，我算是一辈子缠不清了。（差不多恐吓地向黑人逼近一步）我怕惹事，你明白么？（用脚蹬地）腻烦死了！腻烦死了！腻烦死了！

黑人　太太，他们以为我冒犯了您。

丽瑟　那便怎么样？

黑人　所以他们不会到这儿来找我。

丽瑟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吗？

黑人　因为他们以为我冒犯了您。

丽瑟　你知道谁跟他们讲的吗？

黑人　不知道。

丽瑟　我讲的。(停顿良久。黑人注视她)你觉得怎么样？

黑人　太太，您为什么干这种事？啊！您为什么干这种事？

丽瑟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黑人　他们的心是狠毒的。他们要用鞭子抽打我的眼睛。啊！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并没有对不起您呀。

丽瑟　噢！不，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你不可能知道你多么对不起我呀！(稍停)你不想掐死我吗？

黑人　他们时常逼着人讲出违心的话。

丽瑟　对啊，时常这样。如果他们强迫不成，他们就用花言巧语把人弄糊涂。(稍停)怎么？你不掐死我？不？你这个人倒不坏。(稍停)我把你藏到明天晚上。(他想走近她)别碰我！我不喜欢黑人。(窗外喧哗声与枪声齐作)他们越来越近了。(走到窗前，撩起窗幔，看街上)咱们完蛋了！

黑人　他们在干什么？

丽瑟　街道口都有人把守着，现在正挨户搜查。你不该到我这儿来！一定有人看见你进这条街了。(又瞧窗外)得，现在轮到搜查咱们了。他们上楼来了！

黑人　有多少人？

丽瑟　五六个人。其他的人在下面等着。(回到他面前)你别发抖，你别发抖，上帝呀。(稍停。对她的镯子)瘟蛇！(把它扔在地上，用脚践踏)下流东西！(对黑人)谁叫你到我这儿来！(黑人站起，预备逃走)站住。你要是出去，你就完蛋了。

黑人　上房顶。

丽瑟　在这样的月光底下？如果你愿意做他们的枪靶子，你就

去吧！（稍停）别忙。他们在到咱们这里以前，还有两层楼要搜查。我跟你说不要发抖。（沉默片刻。她前后左右地走。黑人极颓丧地坐在椅子上）你身上没有枪吗？

黑人　哦！没有。

丽瑟　行。（在一个抽屉中翻寻，拿出一把手枪）

黑人　太太，您要干什么？

丽瑟　我要给他们开门，请他们进来。他们用什么"白发老母"、"光荣战士"和"美国国家"骗了我二十五年。可是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不能把我哄到底。我要打开房门，对他们说："黑人就在这儿，黑人就在这儿。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干。他们用诡计哄我签了一张假证词。我当着仁慈的上帝起誓证明，他什么也没干。"

黑人　他们不会相信您的。

丽瑟　那也可能。可能他们不相信我！那时你就用手枪瞄准他们，要是他们不走，你就开枪。

黑人　还有别的人会来的。

丽瑟　再来别人，你再开枪。尤其，如果你看见参议员的儿子，千万别放过他，因为都是他一手搞的鬼。咱们跑不了啦，对不对？反正这是咱们最后一次乱子。因为，你知道，要是他们在我这儿找着你的话，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我的。那么，还不如大伙儿一起完蛋的好。（递给他手枪）拿着！我叫你拿着。

黑人　太太，我不能。

丽瑟　什么？

黑人　我不能开枪打白人。

丽瑟　真的吗？他们可不会这样客气。

黑人　他们是白人，太太。

丽瑟　那又怎样？因为他们是白人，他们就有权象宰猪一样放你的血吗？

黑人　他们是白人。

丽瑟　笨蛋！我看，你跟我差不多，你跟我一样窝囊。好吧，如果大家都同意……

黑人　太太，为什么您自己不肯开枪呢？

丽瑟　我跟你说我是蠢货。（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他们来了。（急促地笑了一声）瞧咱们这副嘴脸。（稍停）快跑到浴室里去。别动，憋住气。（黑人听命。丽瑟等着。门铃响了。她在胸前画十字，拾起镯子，去开门，有三个带着枪的人进来了）

第　三　场

〔丽瑟，三个男人。

男甲　我们来找一个黑人。

丽瑟　什么黑人？

男甲　在火车里强奸了一个白种女人，并且用剃刀扎伤了参议员的外甥的那个黑人。

丽瑟　活见鬼，不应当到我这儿来找他！（稍停）你们不认识我吗？

男乙　认识，认识，认识。前天我看见您下火车的。

丽瑟　对极了。因为他强奸的就是我，你们明白吧。（众人哄然。他们用充满惊诧、贪欲及憎恶的眼光注视她，并略向后退）要是他闯到这儿来，我就叫他尝尝厉害。

〔众人笑。

男丙　您不想瞧绞死这黑人吗？

丽瑟　等你们抓住了他，就来叫我。

男丙　这就快了，我的小甜姐儿，我们知道他就藏在这条胡同里。

丽瑟　祝你们顺利。（众人下。她关上门。把手枪放在桌上）

第　四　场

〔丽瑟，黑人。

丽瑟　你可以出来了。（黑人出来，跪下，吻她连衣裙的边缘）我跟你说过不要碰我。（注视他）既然全城的人跟着你跑，想必你是个古怪家伙。

黑人　太太，您知道得很清楚，我什么也没干。

丽瑟　他们说，一个黑人没有不干坏事的。

黑人　我从来没有干过坏事。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丽瑟　（用手摸自己的额头）我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稍停）话说回来，全城的人总不能大家都错了吧。（稍停）他妈的！我简直完全糊涂了！

黑人　就是这样，太太。白人一向是这样的。

丽瑟　你也觉得你有罪吗？

黑人　是的，太太。

丽瑟　可是你什么也没有干呀！

黑人　没有，太太。

丽瑟　可是，他们究竟有什么本事，老是叫人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黑人　他们是白人。

丽瑟　我自己也是个白人。（稍停。外面脚步声近）他们下楼去

了。(不由自主地靠近他。他颤抖起来，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脚步声渐渐地远去。寂静。她突然挣脱黑人)你瞧？我们两个真孤立，象两个孤儿。(门铃响。他们屏息地听着。铃又响)快到洗澡间去。(有人打门。黑人藏起来，丽瑟去开门)

第 五 场

〔弗莱特，丽瑟。

丽瑟 你疯了？你为什么打我的门？不行，不许你进来。你那一套我已经瞧够了。滚开！滚开！下流东西，滚开！滚开！(他推开她，关上门，抱住她的肩头。长时间的沉默)怎么着？

弗莱特 你是魔鬼！

丽瑟 你要砸破我的门就为的来跟我说这个吗？瞧你这副嘴脸！你从哪儿来？(稍停)回答呀！

弗莱特 他们抓住了一个黑人。不是该抓的那个。可是他们也把他打得半死。

丽瑟 后来呢？

弗莱特 我刚在那边帮忙。

丽瑟 (吹口哨)我明白。(稍停)人家毒打黑人，大概你瞧着顶过瘾吧？

弗莱特 我想跟你睡觉。

丽瑟 什么？

弗莱特 你是魔鬼！你把我的魂都迷住了。我刚才跟他们在一起，拿着手枪，那黑人吊在树枝上摇摆。我一瞧黑人，一边

想，我要跟你睡觉。这可有点儿不正常。

丽瑟　放开我！我叫你放开我！

弗莱特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鬼？妖婆，你究竟给我使了什么邪道？刚才我眼睛盯着黑人，可是看见的却是你。我看见你在火焰上摆动。我开了枪。

丽瑟　脏货！放开我，放开我呀！你是个杀人的凶手！

弗莱特　你究竟给我使了什么花招？你粘在我身上，好象牙齿粘在牙床上。我到处都看见你，看见你的肚子，你的母狗肚子；我双手感觉到你身体的温热；我的鼻孔嗅到你的气味。我一口气跑到这儿，不知道是要杀死你，还是要用暴力占有你。现在，我才明白了。（突然把她放开）但是我不能为了一个妓女而入地狱，（又走近她）你今天早晨对我说的话是真的吗？

丽瑟　什么话？

弗莱特　说我让你得到乐趣？

丽瑟　别跟我闹。

弗莱特　你要起誓说这是真的。你要起誓！（扭她的手腕。浴室内发出一种声音）那是什么？（静听）有人在这儿。

丽瑟　你发疯了。什么人也没有。

弗莱特　可不，有人在浴室里。（向浴室走去）

丽瑟　不许进去。

弗莱特　你瞧，可不是有人在里边。

丽瑟　这是我今天的主顾，一个肯花钱的主儿。嘿，这一下你满意了吧？

弗莱特　主顾？你再不能接客了。永远不能接了。你是属于我的。（稍停）我要瞧瞧那人是什么嘴脸。（嚷）出来！

丽瑟　（嚷）别出来。别出来上当。

弗莱特　你这个婊子！（猛然推开她，走到浴室门口，打开门。黑人出来）就是这家伙，你的主顾？

丽瑟　我把他藏在这儿，因为人们要害他。你别开枪，你明知道他没有罪。（弗莱特掏出枪，黑人突然冲过来，出其不意地把弗莱特推开，就向外跑。弗莱特在后面追。丽瑟跟到房门口。弗莱特和黑人跑远了。丽瑟在嚷）他没有罪！他没有罪！（幕后枪响了两下。她回到室中，面孔恶狠狠的，走到桌前，拿起手枪。弗莱特回来。她转身向他，背向着观众，拿枪的手放在背后。弗莱特把他的手枪掷在桌上）好哇，你把他打死了？（弗莱特不回答）好的。现在可该轮到你了。（用手枪瞄准他）

弗莱特　丽瑟！我家里有老母亲。

丽瑟　闭上你的狗嘴！甭想再哄骗我了。

弗莱特　（慢慢向她走去）头一个克拉克单独开垦了整整一座森林。他亲手杀了十六个印第安人，最后中了埋伏丧了命。他的儿子几乎建筑了整整这个城市；他和华盛顿彼此称兄道弟，他为了合众国的独立牺牲在约克敦战场上。我的曾祖是旧金山"警卫党"的领袖，大火灾的时候，救了二十二个人的命。我的祖父回到这个城里安家。他完成了密西西比运河的工程，他当过州长。我的父亲是参议员！我将来也要接替他当参议员！我是他的独生子，克拉克家族传宗接代的人。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克拉克家族建立的。它的历史就是我家的历史……阿拉斯加、菲律宾、新墨西哥都有我们克拉克家的人。你敢向全美国开枪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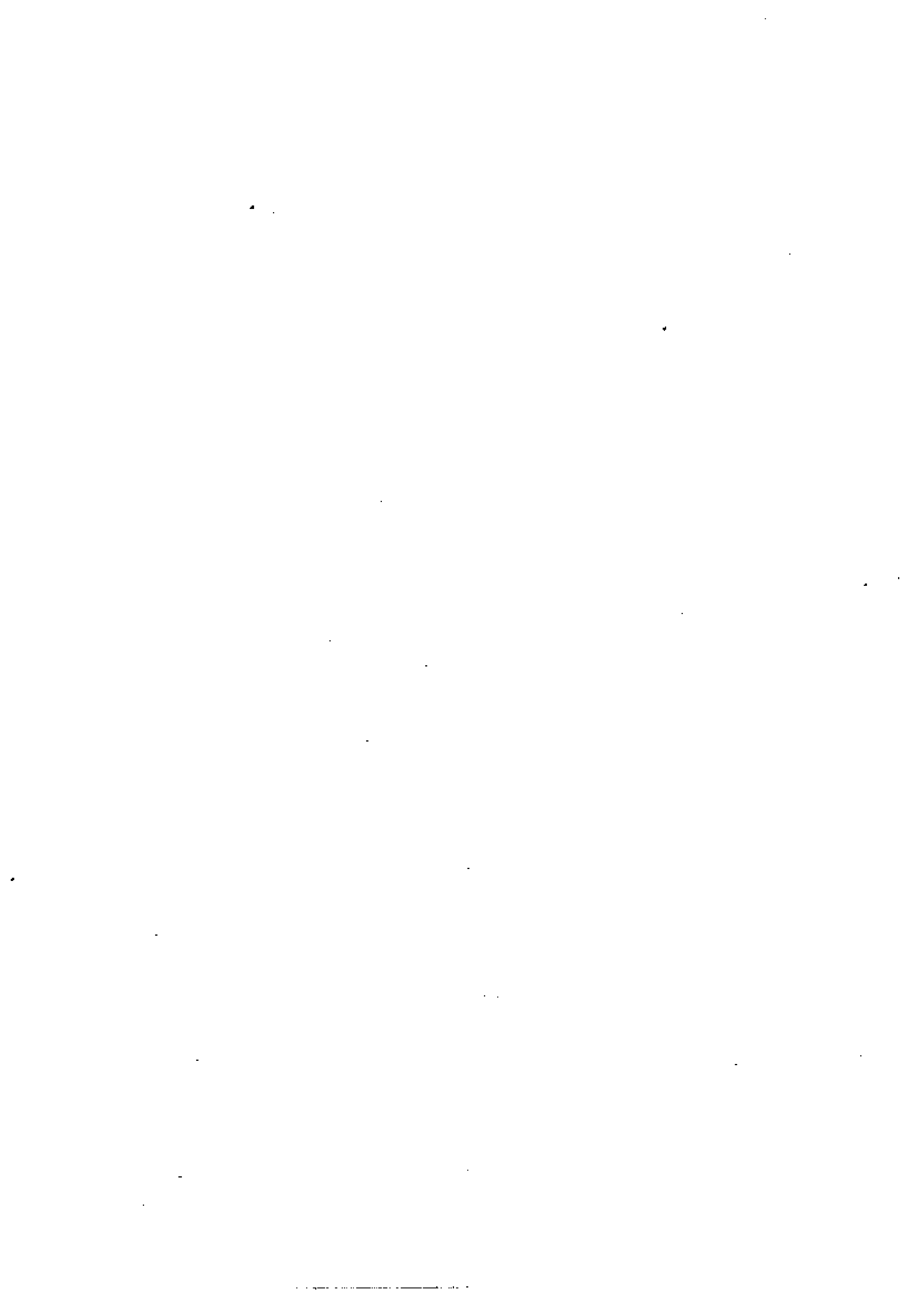
丽瑟　你再向前走一步，我就崩了你！

弗莱特　开枪吧！你开枪呀！你瞧，你不敢。象你这么一个丫头，不能向我这样一个男子汉开枪。你是谁？你活在世上干些什么？你连自己的祖父是什么人都不见得知道吧。我呢，我有权力活下去，有许多事业要做，人们等待着我。把手枪给我！（丽瑟把手枪交给他，他随手把枪放进衣袋）至于那个黑人，他跑得太快了，我没打中他。（稍停。他用手臂抱住她的双肩）我要把你安置在小山坡上，在河的那一边，在一所有花园的漂亮住宅里。你可以在大花园里散步。可是我禁止你出去。我是顶爱吃醋的。我每星期去瞧你三次，天一黑我就到：星期二、星期四，加上周末。你将有几个黑人供你使唤，还有你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大把的钱。可是你得顺着我的性子，我任性的地方可多着哩！（丽瑟渐渐地依偎在弗莱特怀中）我让你痛快了？真的吗？回答，真的吗？

丽瑟　（疲乏地）对，是真的。

弗莱特　（轻轻拍她的面颊）这么着，一切都上轨道了。（稍停）我的小名叫弗莱特。

——幕落



七 幕 剧

脏　　手

（一九四八年）

林秀清 译

人　　物

贺 德 雷
雨　　果
奥 尔 嘉
捷 西 卡
路　　易
亲　　王
史 力 克
佐　　治
卡尔斯基
法 朗 兹
查　　理
伊　　凡

第　一　幕

〔奥尔嘉家中。

〔大路旁一座小房子的底层。右侧有一扇正门和一扇百叶窗紧闭着的窗户。尽里有一架电话机放在一个带抽屉的衣柜上。左侧幕后有一扇门。屋里摆着桌子和椅子；都是一些七拼八凑的不值钱的家具。可以感觉到：住在这房子里的人对陈设是毫不在意的。在屋子左边，门旁有一个壁炉，上面挂着一面镜子。大路上不时有汽车驶过，发出呜呜声和喇叭声。

第　一　场

〔奥尔嘉先出场，雨果后出场。

〔奥尔嘉独坐在一台收音机前，正在旋动收音机的旋钮。先是杂音，后来听见一个相当清晰的声音。

〔播音员："德军全线撤退。苏军已占领距离依利黎国境四十公里的克雷纳尔。依利黎的军队只要有可能，到处都在拒绝战斗。很多倒戈者已经跑到联盟国一边去了。依利黎人民们，我们知道你们是被迫拿起武器来反对苏联的。我们理解依利黎人民对民主政治的深厚感情，我们还……"

〔奥尔嘉关掉收音机，声音中断。她动也不动，眼睛直

瞪着。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她吃了一惊。又有人敲门。她慢慢地朝门走去。再次响起敲门声。

奥尔嘉　是谁？

雨果的声音　雨果。

奥尔嘉　谁？

雨果的声音　雨果·巴里纳。

〔奥尔嘉一惊，接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前。

雨果的声音　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啦？开开门，好吗？给我开门。

〔奥尔嘉迅速地向衣柜走去……她左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件东西，接着用一条毛巾把左手裹住，然后去开门。开门时她猛然身体向后一闪，以防万一。一个身材高大的二十三岁的青年站在门口。

雨果　是我。

〔两人互相注视，沉默了一会儿。

雨果　这使你感到意外吗？

奥尔嘉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你那副样子。

雨果　对，我变了。（稍停）你看清我了吗？认出来了吗？不会搞错吧？（他指着藏在毛巾底下的手枪）那么，你可以把这东西搁下啦。

奥尔嘉　（没有放下手枪）我还以为你得坐五年牢。

雨果　不错，是这样。我得坐五年牢。

奥尔嘉　进来，把门关上。

〔她后退一步。手枪虽没有完全对着雨果，但也差不多。雨果感到好笑地对手枪看了一眼，慢慢地转身背着奥尔嘉，然后把门关上。

奥尔嘉　逃出来的？

雨果　逃？我又不是疯子。是他们抓住我的双肩硬把我推出来的。（稍停）因为我表现良好，把我释放了。

奥尔嘉　你肚子饿吗？

雨果　你希望我肚子饿，对吗？

奥尔嘉　为什么？

雨果　施舍还不容易。这样可以保持距离；而且一个人在吃东西的时候，样子会显得温和些。（稍停）对不起，我既不饿也不渴。

奥尔嘉　你只要回答一句不饿就够了。

雨果　你忘记了我过去是个多话的人。

奥尔嘉　我记得。

雨果　（环视周围）多凄凉！可是，东西全在。我的打字机呢？

奥尔嘉　卖掉了。

雨果　什么？（稍停。他看看房间）空空洞洞。

奥尔嘉　什么空空洞洞？

雨果　（用手在屋内比划了一个圆圈）这些！这些家具的样子，象摆在沙漠里一样。在牢里，我伸开双臂就可以同时碰到左右两堵墙。走近来一点，（奥尔嘉不动）的确，在监牢外生活，就得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是，这么大的距离空间完全是浪费！获得自由这事可真怪，它使人晕头转向。我得重新养成习惯，和别人谈话时不去碰他。

奥尔嘉　他们什么时候放你的？

雨果　刚才。

奥尔嘉　你是直接到这里来的吗？

雨果　那你让我到哪里去呀？

奥尔嘉　你没有告诉别人吧？

雨果　（看看她，笑了起来）没有，奥尔嘉，没有。你放心，没有告诉任何人。

奥尔嘉　（变得轻松一点，看看雨果）他们没有把你的头发剃光。

雨果　没有。

奥尔嘉　可是他们把你那撮卷曲的头发剪掉了。

〔静场。

雨果　重新见到我你高兴吗？

奥尔嘉　我不知道。

〔外面有一辆汽车驶过，喇叭声，发动机的噪声。雨果战栗起来。汽车驶过去了。奥尔嘉冷静地观察他。

奥尔嘉　如果真的是他们释放了你，那么你用不着害怕。

雨果　（嘲讽地）你认为就不用害怕吗？（耸耸肩膀。稍停）路易怎么样？

奥尔嘉　还好。

雨果　洛朗呢？

奥尔嘉　他……他运气不好。

雨果　我料到会如此的。不知道为什么，过去我每次想到他，总是象想到一个死去的人一样。现在局势应当有所变化了吧。

奥尔嘉　自从德国鬼子来到这里以后，局势更艰难了。

雨果　（冷漠地）是呀，德国人在这里。

奥尔嘉　已经来了三个月了。一共五个师。照理说，他们只是过境开到匈牙利去的。可是，后来他们却驻扎下来了。

雨果　嘀！（感到兴趣）你们那里有新来的人吗？

奥尔嘉　很多。

雨果　一些年轻人？

奥尔嘉　不少是年轻的。我们现在吸收人员的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不少空下来的位置需要人来填补。我们现在……没有那么严格了。

雨果　对，当然是这样，总得适应环境。（稍微有点担心地问）基本上还是同样的路线吗？

奥尔嘉　（尴尬地）唔……大致上，是这样——自然是这样。

雨果　这么说，你们活下来了。蹲在监牢里，一个人难以想象别人还在继续活下去。有人和你在一起生活吗？

奥尔嘉　有时候有。（看到雨果的一个手势）现在没有。

雨果　你们有时候……是不是……谈起我？

奥尔嘉　（撒谎，显得不自然）有时候谈起的。

雨果　象我过去在这里的时候一样，他们晚上骑自行车来到这里，围着桌子坐下。路易往他的烟斗里装烟丝，有人问起："那年轻人自告奋勇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是不是就象今天这样的一个夜里？"

奥尔嘉　谈起这个或谈别的。

雨果　你们会接着说：他完成得不错，干得干净利落，没有牵累任何人。

奥尔嘉　是的，是的，是这样。

雨果　有时候，雨声使我醒来，我对自己说：他们可能浑身湿透了。后来，在我重新睡着之前，我对自己说：可能今天晚上他们会谈到我的。我比已经死去的人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还能够想你们会想起我。（奥尔嘉不禁笨拙地抓住他的胳膊。两人相视。奥尔嘉放开他的手臂。雨果态度有点

生硬)后来，有一天你们对自己说：他还得坐三年牢，而且当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声调变了，但眼睛一直盯住奥尔嘉)当他出来的时候，作为报答，人家会把他当作一条狗似的打死的。

奥尔嘉　(突然后退几步)你疯了吗？

雨果　算啦！奥尔嘉，瞧你！(稍停)是他们叫你给我寄巧克力的吗？

奥尔嘉　什么巧克力？

雨果　好啦！好啦！

奥尔嘉　(迫切地)什么巧克力？

雨果　酒心巧克力，装在粉红色盒子里的。一连半年，有一个叫德烈司的人定期给我寄来一些包裹。因为我认识的人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我明白了这些包裹准是你寄来的，我感到很高兴。以后包裹不寄来了，我对自己说：他们把我忘啦。后来，就在三个月前，我又收到一个包裹，寄件人姓名跟以前的一样，有巧克力和香烟。我抽了香烟，同牢房的难友吃了巧克力。这可要了那个可怜家伙的命，要了他的性命！这时我想：原来他们并没有忘记我。

奥尔嘉　后来呢？

雨果　完了。

奥尔嘉　贺德雷有些朋友大概不喜欢你。

雨果　那他们用不着等了两年才让我知道，用不着的，奥尔嘉。我用了充分的时间细想过这件事，我只能找到一种解释：那就是，开头党组织认为我还可以用，但后来改变了想法。

奥尔嘉　(态度并不严厉)你说话过多，雨果，总是过多。你老要讲话，无非是为了使自己感到还活着。

雨果　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我说话过多，这我自己早就很清楚。而且你们从来不相信我。不过，现在不必再追究下去了。（稍停）你知道，我对你们并不怀恨。那一件事，从一开头就没有搞好。

奥尔嘉　雨果，你看着我。你讲的真是心里话吗？（盯着他看）不错，你认为是这样的。（暴烈地）那么，为什么你到我这儿来？为什么？为什么？

雨果　因为你不会向我开枪。（看看她手里还拿着的手枪，微笑起来）最低限度，我是这么想的。

〔奥尔嘉愤怒地把裹着手巾的枪扔在桌上。

雨果　你看，是这样吧？

奥尔嘉　雨果，听着，你向我讲的我一点儿也不相信，我也没有接到有关你的任何命令。要是我接到命令的话，你知道我会执行的。要是党内有人查问我，即使人家决定就在我面前把你干掉，我也会告诉他们，你在这里。你身上有钱吗？

雨果　没有。

奥尔嘉　我会给你点钱，然后你就走吧！

雨果　走到哪儿去？在港口的小街窄巷或者码头上到处游荡吗？奥尔嘉，海边冷冰冰的。在这里，不管怎样，有灯光，而且总是暖和的，死也死得舒服些。

奥尔嘉　雨果，党命令我的，我一定照办。我可以向你发誓，党的命令，我一定执行。

雨果　我知道这是真的。

奥尔嘉　你走吧。

雨果　不。（模仿奥尔嘉的口吻）"党的命令，我一定执行。"可是，有些事你是想不到的。你哪怕诚心诚意去干，也永远不

能确切地完成党命令你去做的工作。"你到贺德雷家去对准他的腹部开三枪。"这是一道简单的命令，对吗？我到贺德雷家去了，朝他腹部开了三枪。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命令？不再有什么命令了。从某一时刻起，命令使你一人行动。命令撂到一边去了，我一个人向前，我一个人动手杀人，而且……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希望党命令你向我开枪，好看看——仅仅是为了看看你将怎么样。

奥尔嘉　你会看到的。（稍停）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雨果　我不知道，我没想过。当他们把牢门打开时，我想的是到这里来，我就来了。

奥尔嘉　捷西卡呢？

雨果　在他父亲家里。开头一段时间，她有时还写信给我。我想她现在已不用我的姓了。①

奥尔嘉　你瞧，我让你住什么地方好呢？每天都有一些同志到这里来。他们随时都可以进来的。

雨果　也能进你的房间吗？

奥尔嘉　那不行。

雨果　过去我经常进去。在那里的沙发床上铺着一条红色的被子，墙上贴着菱形图案的黄绿花纸。还有两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我。

奥尔嘉　你在清点财产吗？

雨果　不是的，我在回忆。过去我经常想这些东西。另一张照片使我大伤脑筋。我记不起那人是谁了。

〔外面有一辆汽车驶来。雨果吃了一惊。两人都不作

① 西方国家中，妇女婚后一般用丈夫的姓。

声。汽车在门外停下。车门砰地关上。有人敲门。

奥尔嘉　是谁？

查理的声音　是查理。

雨果　（低声说）查理是谁？

奥尔嘉　（也低声说）我们组织里的人。

雨果　（看着她）怎么办？

〔一会儿，查理又敲门。

奥尔嘉　喂，你还等什么？快到我房间里去，你记不起的东西就能补全了。

〔雨果退场。奥尔嘉走去开门。

第　二　场

〔奥尔嘉、查理和法朗兹。

查理　他在哪里？

奥尔嘉　谁？

查理　那家伙。他从监狱出来，我们就一直跟踪着他。（静场片刻）他不在这里吗？

奥尔嘉　在的，他在这里。

查理　在哪里？

奥尔嘉　那儿。（指着她的房间）

查理　好！（示意要法朗兹跟随他，他的一只手放在上装的口袋里，脚往前踏一步，奥尔嘉挡住他的去路）

奥尔嘉　不行。

查理　奥尔嘉，用不了很多时间。你愿意的话，到大路上去溜一转。当你回转来时，人就不在了，任何痕迹也不留。（指着

法朗兹)这孩子是到这里来打扫的。

奥尔嘉　不行！

查理　奥尔嘉，让我干我的事。

奥尔嘉　是路易派你来的？

查理　是的。

奥尔嘉　他在哪儿？

查理　在汽车里。

奥尔嘉　把他找来。(查理犹豫不决)去！我叫你去把他找来。

〔查理打个招呼，法朗兹就走了。奥尔嘉和查理默默相对。奥尔嘉的眼睛一直紧盯着法朗兹，同时把放在桌上裹着枪的手巾收起。

第　三　场

〔奥尔嘉，查理，法朗兹和路易。

路易　你怎么啦？你为什么阻碍他们执行任务？

奥尔嘉　你们太性急。

路易　太性急？

奥尔嘉　你先把他们打发走。

路易　到外面去等着我。我喊你们就来。(查理和法朗兹退场)好吧，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静场片刻。

奥尔嘉　(低声地)路易，他为我们做过工作。

路易　奥尔嘉，不要孩子气了。这家伙危险。千万不能让他说出去。

奥尔嘉　他不会说的。

路易　他？这是一个最爱多嘴的人……

奥尔嘉　他不会说出去的。

路易　我怀疑你是不是把他看清了。你对他总是偏爱。

奥尔嘉　可你却对他偏恨。(稍停)路易，我并不是叫你来谈论我们的弱点。我是从党的利益考虑跟你谈话的。自从德国鬼子来这里以后，我们损失了很多人。我们不能看也不看这个年轻人是否还可以挽救，就贸然把他干掉。

路易　可以挽救？他一直是个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光想表态的知识分子，一个资产阶级，高兴干时就干，随便为一点小事就撒手不干。

奥尔嘉　但他刚二十岁就能够把四周有警卫保护的贺德雷干掉，而且能设法使人以为这是一件情杀案，借以掩盖这件政治谋杀案。

路易　这是一件政治谋杀案吗？这件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奥尔嘉　对，正因为如此，现在应该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

路易　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我不想沾边。还有，不管怎样，我也没有时间去审查他的问题。

奥尔嘉　我有时间。(路易作了一个手势)路易，我怕你在这件事上过分感情用事。

路易　奥尔嘉，我担心你也太动感情，比我还厉害。

奥尔嘉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对感情让过步吗？我并不要求你无条件地给他一条活路，我不在乎他那条命。我不过是说，在把他干掉以前，应当看一看党是否还能重新要他。

路易　党不能再重新要他，现在更不能。这你是知道的。

奥尔嘉　他以前是用化名工作的，除了两个人外，没有别人认识

他。洛朗已经死了，德累斯顿在前线。你担心他会讲出去吗？只要把他控制好，他不会讲的。对，他是知识分子，又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也是个走投无路的人。只要好好领导他，无论要干什么，他总可以当个帮手吧。他的行动证明他办得到。

路易　那么，你认为该怎么办？

奥尔嘉　现在几点钟？

路易　九点。

奥尔嘉　你们半夜十二点再来。那时候我能弄清楚他为什么枪杀贺德雷，他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如果我凭良心断定他还可以和我们一道工作的话，我在门缝里通知你们。那么你们就让他好好地睡一觉，明天早上你们有什么指示再告诉他。

路易　要是他无可救药呢？

奥尔嘉　我就开门让你们进来。

路易　这可是为了芝麻大的事冒一场大风险。

奥尔嘉　有什么风险？这房子周围都有人吧？

路易　四个。

奥尔嘉　要他们放哨到半夜十二点。（路易动也不动）路易，他曾经为我们做了工作。应当给他个机会。

路易　好吧！半夜十二点再碰头。（下）

第　四　场

〔奥尔嘉和后来出场的雨果。

〔奥尔嘉走向房门，把门打开。雨果走了出来。

雨果　那是你的妹妹。

奥尔嘉　什么？

雨果　墙上那张照片。是你妹妹的照片。（稍停）我的照片，你把它拿掉了。（奥尔嘉没有回答。雨果看着她）你样子好怪。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奥尔嘉　他们来找你。

雨果　啊！你告诉他们我在这儿了？

奥尔嘉　是的。

雨果　好。（想走出去）

奥尔嘉　今晚外面很亮，而且房子四周有我们的同志。

雨果　啊！是吗？（坐到桌子旁）给我一点吃的。

〔奥尔嘉找来一个碟子、一些面包和火腿。她站在他面前把碟子和食物摆在桌子上，在这当中，雨果说了下面一席话。

雨果　对你的房间，我过去没有想错，一次也没有错。一切都和我回忆的一样。（稍停）不过，在监牢里，我总对自己说："这不过是回忆。真实的房间就在那里，在墙的另一边。"我走进去，看了你的房间，它好象并不比我回忆中的更真实些。牢房也是一场梦。贺德雷的一双眼睛，我向他开枪的那一天，也是梦。你想我有机会醒过来吗？也许会有，当你的那些伙伴拿着他们的玩意儿走来对付我的时候……

奥尔嘉　只要你在这里，他们不会碰你的。

雨果　你使他们同意了吗？（替自己斟了一酒杯）我最后总得出去。

奥尔嘉　等一等。你还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在一晚之间，可能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

雨果　你希望会发生什么事？

奥尔嘉　有些事物会起变化。

雨果　什么？

奥尔嘉　你，我。

雨果　你？

奥尔嘉　这取决于你。

雨果　是我使你变吗？

〔他笑起来，看看她，站起来向她走过去。她迅速避开。

奥尔嘉　别这样，别这样！只有我心甘情愿，别人才能改变我。

〔静场片刻。雨果耸耸肩膀，重新坐下。他开始吃东西。

雨果　还有什么？

奥尔嘉　为什么你不重新回来跟我们一起？

雨果　（笑了起来）向我提出这问题，你时间可选得太好啦。

奥尔嘉　要是这可能呢？要是那件事完全出于误会呢？你难道从没想过一旦从牢里释放出来，自己要干些什么吗？

雨果　我不想它。

奥尔嘉　那你想些什么？

雨果　想我干过的事。我想弄清楚为什么我干了那件事。

奥尔嘉　结果你弄清楚了吗？（雨果耸耸肩膀）你跟贺德雷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搞上了捷西卡，是真的吗？

雨果　是真的。

奥尔嘉　是出于妒忌……

雨果　我不知道。我……我想不是的。

奥尔嘉　谈一谈吧。

雨果　什么？

奥尔嘉　全部经过，从头讲起。

雨果　谈谈事情的经过，这并不难。这件事我都背得出来了。在监牢里，我每天都反复回想这件事。至于谈到这件事的真正意义，那就又当别论了。这是件荒唐事，象所有的舞台布景一样。你要是远看的话，它还勉强站得住脚，可是走近一看，就全完蛋了。事情发生得太快，突然之间你不假思索就干了，你都不清楚到底是你存心要干呢，还是不由自主干的。事实是，我开了枪……

奥尔嘉　源源本本，从头讲起。

雨果　事情的开头，你和我一样清楚。不过，事情真的有个开头吗？可以从一九四三年三月路易把我叫去开始谈起。或者再早一年，从我入党开始。也许可以更早一些，从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开始。不管怎样，我们就假设一切从四三年三月开始。

〔他说话时，舞台渐渐转暗。

第 二 幕

〔奥尔嘉家，景同；时间是在第一幕时间之前两年。这是个晚上。通过朝着院子开的后门，可以听到好些人讲话的声音。嘈杂的语声时起时伏，似乎有几个人七嘴八舌在讲话。

第 一 场

〔雨果和伊凡。

〔雨果在打字。他比前一幕显得年轻得多。伊凡来回踱步。

伊凡　喂！

雨果　什么事？

伊凡　你不能把打字停下来吗？

雨果　为什么？

伊凡　我看到这个就恼火。

雨果　可是，你看起来不象容易恼火的人。

伊凡　说得对。但现在我感到恼火。你不能跟我聊聊天吗？

雨果　（殷勤地）我，我巴不得跟你聊聊。你叫什么？

伊凡　在地下活动中，我叫伊凡。你呢？

雨果　拉斯柯尼科夫[1]。

---

①　拉斯柯尼科夫本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的主人公。

伊凡　（笑着说）叫这样一个名字！

雨果　这是我在党内的名字。

伊凡　这名字你从哪儿捞来的？

雨果　是一本小说里的一个人物。

伊凡　他干什么的？

雨果　他杀人。

伊凡　嗬！你杀过人吗？

雨果　没有。（半晌）谁派你到这里来的？

伊凡　路易。

雨果　你的任务是什么？

伊凡　等到十点钟。

雨果　以后呢？

〔伊凡作了个手势，向雨果示意不应该问下去。从隔壁房间传来吵闹声，似乎发生了争执。

伊凡　那些小青年，他们在那里面闹什么？

〔雨果也模仿伊凡刚才的手势，示意不该向他问起这件事。

雨果　你看，讨厌的是，聊天也聊不下去。

〔静场片刻。

伊凡　你入党很长时间了吗？

雨果　四二年到现在，整一年啦。我是摄政王向苏联宣战那时候加入的。你呢？

伊凡　我都记不得了。我想我一直是在组织里面的。（稍停）报纸是你编写的吗？

雨果　是我，还有别人。

伊凡　我手头经常有这份报，但是我不看。这不能怪你们，因为

你们的消息比英国的BBC电台或是苏联广播电台要晚一个星期。

雨果　你叫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搞消息？我们也和你一样靠听广播。

伊凡　我不是对你们有意见。你有你的任务，对你没什么可指责的。（稍停）现在几点钟？

雨果　差五分十点。

伊凡　啊！（打哈欠）

雨果　你怎么啦？

伊凡　没什么。

雨果　你好象不大自在。

伊凡　我对你说过，没什么。以前我总是这个样子。

雨果　什么时候以前？

伊凡　就是以前。（稍停）我要是骑上自行车，那就会好一些。（沉默片刻）我现在感到自己太温和了，连一只苍蝇也不肯伤害。

〔伊凡打哈欠。奥尔嘉从正门入场。

第　二　场

〔伊凡、雨果和奥尔嘉。

〔奥尔嘉把一个手提箱放在门旁。

奥尔嘉　（对伊凡说）就是这个箱子。你能够把它绑在车架上吗？

伊凡　我看看。行，好得很。

奥尔嘉　现在是十点钟。你可以走啦。已经跟你说过，目标是

堤坝和房子。

伊凡　明白啦。

奥尔嘉　祝你顺利。

伊凡　别来这一套。(稍停)你吻一吻我吗?

奥尔嘉　当然要吻。

〔她吻伊凡的面颊。

伊凡　(他拿起箱子,在走出去之前转过身来做了一个滑稽夸张的动作)再见啦,拉斯柯尼科夫!

雨果　(微笑)见鬼去!

〔伊凡下场。

第　三　场

〔雨果和奥尔嘉。

奥尔嘉　你刚才不该向他说见鬼去。

雨果　为什么?

奥尔嘉　这不是该讲的话。

雨果　(有些吃惊)奥尔嘉,你是不是迷信?

奥尔嘉　(不高兴地)不是的。

雨果　他去干什么?

奥尔嘉　你没必要知道。

雨果　他要去炸掉科斯克大桥吗?

奥尔嘉　为什么你要我告诉你?遇到不测时,你知道得越少越好。

雨果　可是,你知道他要去干什么吗?

奥尔嘉　(耸耸肩膀)哎!我……

雨果　当然，你是守口如瓶的，象路易一样。即使把你杀了，你也不会讲的。（沉默片刻）但是谁向你证实我会讲出去呢？如果你们不让我受到考验，你们怎么能够相信我呢？

奥尔嘉　党组织不是夜校。我们不是要考验你，而是根据你的能力用你。

雨果　（指打字机）我的能力，就是这个吗？

奥尔嘉　难道你会拆掉铁轨吗？

雨果　不会。

奥尔嘉　那么？（静场。雨果从镜子里端详自己）你觉得自己漂亮吗？

雨果　我看看自己象不象我父亲。（稍停）要是有胡子，那就真象。

奥尔嘉　（耸耸肩膀）还有呢？

雨果　我不喜欢我父亲。

奥尔嘉　我们知道。

雨果　他对我说过："我年轻时也参加过一个革命组织。我替它的报纸写文章。你会过这一关的，正如我从前也过了一样……"

奥尔嘉　你跟我谈这些事干什么？

雨果　不为什么。每当我从镜子里看见自己，我就想起这个。

奥尔嘉　（指会议室的门）路易在里面吗？

雨果　在的。

奥尔嘉　贺德雷呢？

雨果　我不认得他，不过我想他在里面。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奥尔嘉　国会被解散以前他是个议员。现在他是党的书记，贺德雷并不是他的真姓名。

雨果　他的真姓名叫什么？

奥尔嘉　我已经对你说过，你太喜欢打听了。

雨果　里面叫喊得很响，似乎打起来了。

奥尔嘉　贺德雷召集了委员会，打算让委员会通过一项建议。

雨果　什么建议？

奥尔嘉　我不清楚。我只知道路易反对这项建议。

雨果　（微微一笑）要是他反对，我也反对。用不着知道其内容是什么。（稍停）奥尔嘉，你得帮我的忙。

奥尔嘉　帮什么忙？

雨果　帮忙说服路易让我直接参加行动。当同志们遭到杀害的时候，我却只是在写文章，实在受不了。

奥尔嘉　你也是要冒险的。

雨果　但性质不一样。（稍停）奥尔嘉，我不想活下去了。

奥尔嘉　真的？为什么？

雨果　（作手势）活下去太难了。

奥尔嘉　可是你已经结婚了。

雨果　那又怎样！

奥尔嘉　你爱你的妻子。

雨果　是的，一点不错。（稍停）一个不想活下去的人，只要会利用他，是可以派点用场的。（稍停。从会议室传来叫喊和吵闹声）那里面不好啦。

奥尔嘉　（担心地说）很糟糕。

第　四　场

〔雨果、奥尔嘉和路易。

〔会议室的门打开，路易和两个人走出来。那两个人很

快走过去，推开正门，走了出去。

路易　开完啦！

奥尔嘉　贺德雷呢？

路易　他跟波利和吕伽从后门走了。

奥尔嘉　怎么样？

路易　（耸耸肩膀，没有回答。静场片刻）一群混蛋！

奥尔嘉　你们表决了吗？

路易　是的。（略停）委员会授权他去谈判。当他谈判回来带着对方明确的条件时，他的目的可就达到了。

奥尔嘉　下次开会是什么时间？

路易　十天后。我们总可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奥尔嘉向他指一指雨果）什么？呀！对……你还在这里吗？（他看看雨果，心不在焉地又说一句）你还在这里……（雨果作要走开的样子）别走，我也许有些工作要你做。（转向奥尔嘉）你比我对他更了解。他到底怎样？

奥尔嘉　还可以。

路易　他不会拉稀吧？

奥尔嘉　肯定不会。更确切点说……

路易　什么？

奥尔嘉　没什么。他还可以。

路易　好吧。（稍停）伊凡已经走了？

奥尔嘉　走了一刻钟了。

路易　我们离得很近，在这儿可以听见爆炸声。（稍停。他转过身来向雨果走去）听说你想参加行动，是吗？

雨果　是的。

路易　为什么？

雨果　就是为了要行动。

路易　那好。不过，你光有十个指头，什么也不会干。

雨果　的确，我什么也不会干。

路易　那你干什么呢？

雨果　上一个世纪末，在俄国有几个人．口袋里装着炸弹，站在一位大公要路过的地方。炸弹爆炸，大公炸死，那人也同归于尽。我也能这样干。

路易　那些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你做这种梦，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可是，你落后了五十年啦，恐怖主义已经过时了。

雨果　这样看来，我是一个无能的人。

路易　在这方面，是的。

雨果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路易　等一等。（稍停）也许我会给你找点事干干。

雨果　是真正的工作吗？

路易　怎么会不是？

雨果　你真的信任我？

路易　这得看你怎样。

雨果　路易，我什么都干。

路易　以后再看吧。你坐下。（稍停）形势是这样：一方面是摄政王的法西斯政府，它采取与轴心国步调一致的政策。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党，我们是为民主、自由和实现一个消灭了阶级的社会而斗争的。夹在这两者之间的是五角大楼党，它暗中组织了一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这样就有了三个利益不可调和的集团，三个互相仇视的集团的人。（稍停）今天晚上，贺德雷把我们找来开会，是因为他

打算使无产阶级党这个组织去跟法西斯主义者和五角大楼党联合起来，这样，战争结束以后，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政权。你对这事情怎么看？

雨果　（微笑）开玩笑。

路易　为什么？

雨果　因为这荒唐可笑。

路易　可是，就为了这件事，我们刚才在这里讨论了三个钟头。

雨果　（目瞪口呆）原来是这样……这就象你对我说，奥尔嘉把我们全部出卖给警察了，而党组织还投票通过给予她嘉奖一样。

路易　要是大多数代表都公开宣布赞成这种联合呢？

雨果　你是一本正经地问我吗？

路易　是的。

雨果　在我开始懂得什么是压迫的那一天，我就背离了我的家庭和阶级。现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意对这阶级的人采取妥协态度。

路易　要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呢？

雨果　那我就拿起一把手枪，跑到皇家广场去打死一个警察，或者打死一个民兵，如果我有一点运气的话。然后我就守候在尸体旁边，看看会把我怎么样。（稍停）这不过是说说笑话。

路易　委员会已经以四票对三票通过了贺德雷的建议。下星期贺德雷就要和摄政王的使节会晤了。

雨果　他是不是被收买了？

路易　我不清楚，这我不在乎。客观地说，他是个叛徒，这就够了。

雨果　路易。但是……说实在的，我不知道……这是，这实在是荒唐：摄政王恨死我们，到处追捕我们，他站在德国鬼子一边打苏联，他下令枪毙我们的同志：他怎么会……？

路易　摄政王不再相信轴心国会胜利了。他想保他自己。万一联盟国赢了，他就可以说：他过去只不过是搞两面派。

雨果　可是同志们……

路易　以我为代表的共产党联盟全都反对贺德雷。不过，你知道，无产阶级党是由共产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的。社会民主党赞成贺德雷，他们是多数。

雨果　为什么他们……？

路易　因为贺德雷使他们害怕……

雨果　难道我们不能甩了他们吗？

路易　搞分裂？不可能！（稍停）年轻人，你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吗？

雨果　奥尔嘉和你教会我懂得了一切，我今天的一切多亏了你们。对我说来，你们就是党。

路易　（转向奥尔嘉）他讲的是真心话吗？

奥尔嘉　是的。

路易　好。（转向雨果）现在的形势你清楚了吧：我们既不能一走了事，也不能在委员会中取胜。不过，这完全是贺德雷搞的诡计。没有贺德雷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掌握其他的人。（稍停）贺德雷上星期二要求党组织给他派一个男秘书去。要大学生，而且是要结了婚的。

雨果　为什么要已婚的？

路易　我不知道。你结婚了吗？

雨果　结了。

路易　你看怎样？你同意吗？

〔两人相视片刻。

雨果　（用力地说）同意。

路易　很好。明天你就和你的妻子一起去。贺德雷住在离此地二十公里的一座乡间别墅里，是一位朋友借给他的。有三个彪形大汉跟他住在一起。他们住在那里是防备万一的。你只要留心注意他的行动就行了。你一到那里，我们就会跟你建立联系。不能让他同摄政王的使节会晤。或者，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和使节再次会晤，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雨果　明白。

路易　在我们跟你约好的晚上，你给去执行任务的三位同志打开大门。大路上将有一辆汽车，在这段时间里，你就带着你的妻子跑掉。

雨果　唉！路易。

路易　什么？

雨果　就是干这种事吗？只不过是干这种事吗？这就是你认为我有能力做的事吗？

路易　你不同意吗？

雨果　不同意，完全不同意。我不愿当小绵羊。我们这种人有我们的一套。一个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是不会接受随便什么任务的。

奥尔嘉　雨果！

雨果　听着，我向你提出的建议既用不着搞联络，也用不着搞侦察。我一个人干就行了。

路易　你？

雨果　就是我。

路易　对一位不常搞这个的人来说，这项任务太难了。

雨果　你们那三位谋杀者也许会碰上贺德雷的警卫，他们有被干掉的危险。我呢，我要是当他的秘书，又能获得他信任的话，我每天都会有几个钟头单独和他在一起。

路易　（犹豫不决）我不……

奥尔嘉　路易！

路易　怎样？

奥尔嘉　（轻轻地说）信任他吧。这小伙子在寻找他的机会。他会干成的。

路易　你负责任吗？

奥尔嘉　负一切责任。

路易　行。那么你听着……

〔远方隐约地响起爆炸声。

奥尔嘉　他成功啦！

路易　把灯关掉！雨果，开窗！

〔雨果关灯并开窗。后台出现一片大火的红光。

奥尔嘉　那里烧起来啦，烧起来啦！一场大火。他成功了！

〔三人都跑到窗旁。

雨果　他成功了。在这个周末之前，在一个和现在一样的晚上，你们两个人将在这个地方等候消息。你们坐立不安，你们在谈论着我，你们心里有我。你们在想：到底他在干什么？后来有人打电话来，或者有人来敲门，你们相对微笑，正象你们现在一样。你们也会说："他成功啦！"

——幕　落

第 三 幕

〔一座乡间别墅。一张床。还有衣柜、沙发、椅子。所有的椅子上全都是女人的衣服，床上摆着打开着的小提箱。

〔捷西卡在布置新居。她走到窗口看看，又走回来。她走近一个放在墙角的锁着的小提箱(上有姓名缩写H.B.)，把它拖到台前，接着又向窗口瞥一眼。她在乱七八糟的壁橱里找出一套男人的西服，掏它的口袋，拿出一把钥匙，开了箱子，急忙搜索，然后又跑到窗口看看，再走回来，再翻箱子，最后找到了一件东西。她背向观众看那东西，接着又向窗外瞥一眼。她哆嗦着，迅速把箱子锁上，把钥匙放回上衣口袋，将手里拿着的东西藏在床垫下。

〔雨果上。

第 一 场

〔捷西卡和雨果。

雨果　他老是没个完。你觉得时间太长了吧？

捷西卡　长得厉害。

雨果　你在干什么？

捷西卡　我睡了一觉。

雨果　一个人睡着了就不会感到时间长了。

捷西卡　我做梦都梦见我感到时间很长，这样我就醒了。我把一些箱子打开了。这样安放，你觉得怎样？

〔她指指床上、椅子上乱七八糟堆着的衣服。

雨果　很难说。这是暂时的。

捷西卡　（坚定地说）定下来，不变了。

雨果　那很好。

捷西卡　他怎样？

雨果　谁？

捷西卡　贺德雷。

雨果　贺德雷吗？和所有的人一样。

捷西卡　他有多大年纪？

雨果　中年了。

捷西卡　大概在多少岁数之间？

雨果　二十与六十之间。

捷西卡　高大还是矮小？

雨果　中等身材。

捷西卡　有什么特征？

雨果　脸上一道很长的刀疤，一头假发，还有一只玻璃假眼。

捷西卡　多可怕！

雨果　我是瞎扯的。他并没有什么特征。

捷西卡　你在耍花枪。不过，要你给我描述他，你也做不到。

雨果　还用说吗，我当然做得到。

捷西卡　你做不到。

雨果　做得到。

捷西卡　做不到。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雨果　灰的。

捷西卡　我的小蜜蜂，你以为人的眼睛都是灰色的。其实有蓝的、绿的、棕色的，还有黑的，甚至有淡紫的。我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用手蒙着自己的眼睛）别看！

雨果　是两座丝织楼阁，两个安达卢西亚[1]式的花园，两条月光鱼。

捷西卡　我问的是什么颜色。

雨果　蓝的。

捷西卡　你已经看过啦？

雨果　没有，是你今天早上告诉我的。

捷西卡　傻瓜！（走近他）雨果，好好想一想：他有没有胡子？

雨果　没有。（稍停一停。口气坚决）肯定没有。

捷西卡　（伤心地）我希望能够相信你的话。

雨果　（想了一想，接着脱口而出）他有一条花点子的领带。

捷西卡　花点子的？

雨果　对，有花点子的。

捷西卡　这算什么？

雨果　这样的……（作一个打大花结领带的手势）你晓得的。

捷西卡　你露了馅啦，你漏了嘴啦。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一直望着他的领带。雨果，他使你感到害怕。

雨果　没这回事！

捷西卡　他使你害怕！

雨果　他并不使人害怕。

捷西卡　那你为什么老看着他的领带呢？

---

① 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的南部地区，以富于南国风光著称。

雨果　好使他不感到怕我。

捷西卡　算啦。我去看看他，什么时候你想知道他是什么样子，只要问我就行了。他和你说什么了？

雨果　我告诉他：我父亲是托斯克煤炭同业公会的副董事长，我为了参加党组织同他脱离了关系。

捷西卡　他怎么说？

雨果　他说很好。

捷西卡　后来呢？

雨果　我对他并不隐瞒我得过博士学位，但我使他了解到：我并不是个知识分子，让我做抄抄写写的工作我也并不感到见不得人。我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最严格的纪律是光荣的事。

捷西卡　他怎么说呢？

雨果　他说很好。

捷西卡　就这么几句话，花了你们两个钟头。

雨果　有时我们两人没说话。

捷西卡　有些人总是告诉你他们对别人说的话，从来不告诉你别人对他们说了什么，你就是这种人。

雨果　这是因为我想：你对我比对别的人关心。

捷西卡　当然是这样，我的小蜜蜂。可是我占有你却不能占有别人。

雨果　你想占有贺德雷吗？

捷西卡　我想占有所有的人。

雨果　哼！他可是个庸俗的人。

捷西卡　你没有好好看看他，怎么知道？

雨果　一个庸俗的人才会系带花点的领结。

捷西卡　从前希腊皇后还跟野蛮民族的将军睡觉哩。

雨果　希腊从来没有皇后。

捷西卡　在比赞斯[①]有过的。

雨果　比赞斯从前是有过野蛮民族的将军和希腊的皇后，可是并没有人谈起他们在一起干什么。

捷西卡　他们在一起还能干别的什么呢？（静场片刻）他向你问起过我是怎么样的吗？

雨果　没有。

捷西卡　你总不能回答他，你什么也不知道吧。关于我，他有没有再打听些什么？

雨果　没有。

捷西卡　他礼貌不周。

雨果　唉，可是你要关心他已经太晚了。

捷西卡　为什么？

雨果　你答应不讲出去吗？

捷西卡　绝对保证。

雨果　他快死了。

捷西卡　他有病吗？

雨果　他没病，但他将被暗杀，就象所有搞政治的人一样。

捷西卡　哎哟！（稍停）而你，小蜜蜂，你是搞政治的人吗？

雨果　当然是。

捷西卡　这种人的寡妇该怎么办呢？

雨果　参加她丈夫的政党，完成他的事业。

捷西卡　我的天哪！我宁可在你墓前自杀。

---

① 比赞斯是公元前七世纪建立的希腊古城，于公元三世纪被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命名为君士坦丁堡。

雨果　只有在马拉巴[1]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事。

捷西卡　好，你听着，我会怎么办：我去把杀害你的凶手一个个找到，使他们为爱我而欲火中烧；最后当他们以为能够使我那带着傲慢与哀痛的抑郁心灵得到安慰时，我就把刀子插进他们的心脏。

雨果　到底最使你觉得有趣的是什么？杀死他们呢？还是诱惑他们？

捷西卡　你既愚蠢又庸俗。

雨果　我还以为你喜欢庸俗的男人。（捷西卡没有答话）开玩笑，还是当真？

捷西卡　再不闹啦！让我开箱子。

雨果　开吧！开吧！

捷西卡　只剩下你的那个箱子了。把钥匙给我。

雨果　我已经给你了。

〔捷西卡指着那个在这场戏开始时她打开过的箱子。

捷西卡　你没给我这箱子的钥匙。

雨果　这个箱子，我自己来开。

捷西卡　我的小宝贝，这不是你分内的事。

雨果　从什么时候起，这成为你分内的事了？你想扮演家庭主妇吗？

捷西卡　你演革命者倒演得挺不错的。

雨果　革命者不需要只操家务的女人：他们会把这种女人的脑袋砍掉的。

捷西卡　他们喜欢象奥尔嘉那样黑头发的母狼。

---

[1] 马拉巴是印度的一个地方。

雨果　你妒忌吗？

捷西卡　我倒想妒忌。我从来还没有这么过。咱们试试看？

雨果　你高兴就来吧。

捷西卡　好！那么你把这个箱子的钥匙给我。

雨果　绝对不给。

捷西卡　这箱子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雨果　一个可耻的秘密。

捷西卡　什么秘密？

雨果　我不是我父亲的儿子。

捷西卡　我的小蜜蜂，这使你多高兴呀。不过，这做不到，你和他太象了。

雨果　捷西卡，这不是事实。你觉得我象他吗？

捷西卡　开玩笑还是当真？

雨果　来吧。

捷西卡　好，打开这个箱子。

雨果　我已经发过誓不打开。

捷西卡　箱子里塞满了母狼的信，或者照片？打开！

雨果　不。

捷西卡　打开，打开。

雨果　不，不。

捷西卡　你当真？

雨果　是的。

捷西卡　好，够了！我不闹了。把箱子打开！

雨果　闹吧，我不打开。

捷西卡　开不开都一样，我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雨果　有什么东西？

捷西卡　有……有……（把手伸到床垫底下，然后一只手藏在背后，另一只手拿着照片左右晃动）这个！

雨果　捷西卡！

捷西卡　（得意地）我在你的蓝色西服里找到了钥匙，我现在知道谁是你的情妇、你的公主、你的皇后。她既不是我也不是母狼。亲爱的，是你，是你自己。在箱子里一共有你的十二张照片。

雨果　把这些照片还我。

捷西卡　十二张你充满梦想的年轻时代照片。三岁时的、六岁时的、八岁时的、十岁时的、十二岁时的、十六岁时的。是你父亲把你赶走的时候你带出来的。这些照片跟着你到处跑：你是多么喜欢你自己呀。

雨果　捷西卡，我不再闹了。

捷西卡　六岁时你就穿硬领衬衫，大概把你那细鸡脖子的嫩肉都擦疼了；还有全是用天鹅绒做的衣服，系着花领结。多漂亮的小伙子，多乖的孩子！太太，乖孩子往往会成为最可怕的革命者。他们小时候不声不响，也不钻到桌子底下去，一次只吃一粒糖果。等到长大了，他可要社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对乖孩子可得当心啊！

雨果　（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突然向捷西卡扑去）妖婆，把照片还我。你一定得还我。

捷西卡　放开我！（他把她推到床上）当心，你会使我们两人都死掉的。

雨果　还给我。

捷西卡　我告诉你，手枪要走火啦！（雨果站起来。她出示藏在背后的手枪）箱子里边，还有这件东西。

雨果　给我。

〔他从她手里拿了枪，跑去摸他那件蓝色上装的口袋，拿出了钥匙，走到箱子旁边，把它打开。接着，收好照片，把它们和手枪一起放在箱子里。静场片刻。

捷西卡　这手枪是怎么回事？

雨果　我总是随身带支枪的。

捷西卡　这不是事实。在来这儿以前，你没有枪，也没有这个箱子。这两件东西是你一块儿买的。你要这支手枪干什么？

雨果　你想知道吗？

捷西卡　是的。正经地回答我的问题。你没有权利把我排除在你的生活之外。

雨果　你不会告诉别人吧？

捷西卡　任何人都不告诉。

雨果　这是为了杀死贺德雷。

捷西卡　雨果，你真烦。我跟你说，我不闹了。

雨果　哈！哈！我在开玩笑吗？我一本正经吗？别说出去……捷西卡，你将是一个杀人凶手的妻子！

捷西卡　可是，我可怜的小蜜蜂，你干不了这个。你愿不愿意让我来替你杀死他？我送上门去给他，然后我……

雨果　谢谢啦！送上门去以后，你会干不掉他的！我自己干去。

捷西卡　为什么你要杀死他呢？你并不认识这个人。

雨果　为了使我的妻子不敢小瞧我。你会把我当个人物吗？

捷西卡　我？我将钦佩你，把你藏起来，给你东西吃，在你躲藏的地方，给你解闷。一旦邻居告发了我们，我会推开警察扑到你身上，一边把你抱住一边叫喊：我爱你。

雨果　现在就对我说吧。

捷西卡　说什么？

雨果　你爱我。

捷西卡　我爱你。

雨果　要当真地讲。

捷西卡　我爱你。

雨果　这不是当真的。

捷西卡　你是怎么回事？你在开玩笑吧？

雨果　不，我不开玩笑。

捷西卡　那么，为什么你要我说这句话呢？你从来不这么样的。

雨果　不知为什么，我很希望能想到你是爱我的。我有权利这样要求。来吧！说吧！好好地说。

捷西卡　我爱你，我爱你。不是这么说法，我爱你。唉！见鬼去！你怎么说法？

雨果　我爱你。

捷西卡　瞧，你不比我强。

雨果　捷西卡，你并不相信我说的。

捷西卡　说你爱我吗？

雨果　说我要去杀死贺德雷。

捷西卡　当然，我相信。

雨果　捷西卡，正经点，做到态度严肃。

捷西卡　为什么我要态度严肃？

雨果　因为我们总不能老是打打闹闹的。

捷西卡　我可不喜欢严肃的人，不过有办法。我就装出严肃的样子。

雨果　看着我的眼睛，别笑，听好：杀贺德雷的事，这是真的。是党派我干的。

捷西卡　我相信。但为什么你不早跟我说？

雨果　我要是早说了，你也许不肯跟我来。

捷西卡　为什么？这是男人的事，与我无关。

雨果　这件工作不大好搞，你知道……那家伙样子挺顽强。

捷西卡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先把他麻醉了，然后把他缚在枪口上。

雨果　捷西卡，我是当真的。

捷西卡　我也是一样。

雨果　你，你是装出来的，你刚才还跟我说来着。

捷西卡　不，是你在装。

雨果　我请求你相信我。

捷西卡　我会相信你的，如果你相信我是严肃的。

雨果　好吧！那么，我相信你。

捷西卡　不对，你是装作相信我。

雨果　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人敲门）进来！

〔捷西卡走去站在箱子前面，背向观众，与此同时，雨果跑去开门。

第　二　场

〔史力克、佐治、雨果和捷西卡。

〔史力克和佐治微笑着走进来。他们手提轻机枪，腰挂短手枪。静场。

佐治　是我们。

雨果　什么事？

佐治　来看看你们是不是需要帮忙。

雨果　帮什么忙？

史力克　布置新居。

捷西卡　谢谢你们的好意，不过，我不需要别人帮忙。

佐治　（指着凌乱地搁在床上、椅上的女人衣服）这些都要叠吧？

史力克　四个人一起动手，那会快得多。

捷西卡　您以为是这样吗？

史力克　（从椅背上拿起一件连衫裙，伸直手提着）先从中间对着叠，然后两边合过来，对吗？

捷西卡　是这样吗？好啦，我看你们还是干力气活儿行。

佐治　史力克，别碰这种东西。这会引起你胡思乱想的。太太，请原谅，我们已经有半年没有见过女人了。

史力克　我们甚至想不起女人的身段是怎样的。

捷西卡　现在你们想起来了吗？

佐治　慢慢地想起来了。

捷西卡　这村子里没有女人吗？

史力克　有的，但是我们不出门。

佐治　以前那位秘书每天晚上都跳墙出去，结果有一天早上人家发现他的头倒栽在一个泥坑里。因此，这次老头子决定新来的秘书必须是结了婚的，这样他可以在家里得到满足。

捷西卡　他倒想得很周到哩。

史力克　可是对我们呢，他却想不到我们也需要得到满足。

捷西卡　有这种事？为什么？

佐治　他说，他要我们一个个又凶又猛。

雨果　他们是贺德雷的警卫。

捷西卡　我早就猜到了。

史力克　(指着他的轻机枪)因为看到了这个，是吗？

捷西卡　也是因为看到这个。

佐治　您不要把我们当成职业保镖。我呢，我本来是管子工。现在是临时来这儿干干的，因为党需要。

史力克　您不怕我们吧？

捷西卡　一点也不。可是，我希望(她指着轻机枪和小手枪)你们把这些家伙放下，搁在角落里。

佐治　不行。

史力克　这是禁止的。

捷西卡　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离手吗？

佐治　不离手，太太。

捷西卡　真不离手？

史力克　真的不。

雨果　他们是照规矩办事。当我头一次走进贺德雷家的时候，他们把机枪口顶着我。

佐治　(笑着说)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史力克　(也笑着说)那时只要他动一动，您就变成寡妇了。(所有的人都笑起来)

捷西卡　你们的头头很怕死吧？

史力克　他不怕，但是他不想让人家把自己杀了。

捷西卡　为什么人家要杀他呢？

史力克　为什么，这我不晓得。但肯定是有人要杀害他。他的伙伴已经来给他通风报信。这事快有两个星期了。

捷西卡　这可真有意思。

史力克　总之，要站好岗。噢，您会习惯的，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史力克回答时，佐治在房间里走了一圈，装作随便看

香的样子。他走到打开的壁橱里，拿出雨果的那件衣服。

佐治　喂，史力克！你瞧，他穿着多么讲究！

史力克　这是他职业的需要。当你看着秘书把你的话记下来的时候，秘书应当能讨你喜欢，要不然，就会影响你的思路。

〔佐治装作刷衣服，摸摸衣服里有什么没有。

佐治　当心壁橱，里边的板壁很脏。

〔佐治把衣服放回壁橱，接着走到史力克旁边。捷西卡和雨果相视。

捷西卡　（有了主意）来吧！……请坐下。

史力克　不，不。谢谢啦。

佐治　站着就行了。

捷西卡　我们没有东西可以请你们喝。

史力克　在值勤的时间，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喝。

雨果　你们现在是在值勤吗？

佐治　我们总是在值勤。

雨果　啊？

史力克　我跟你们说吧，一个人要变成圣人才能干这种见鬼的差使。

雨果　我可还没有到值勤的时间。我是在我的家里，和我的妻子在一起。捷西卡，我们坐下吧。

〔两人坐下。

史力克　（走到窗口）景致真好。

佐治　他们的家满漂亮。

史力克　而且安静。

佐治　你看那张床可够大的……足够三个人睡。

史力克　够四个人：年轻夫妇总是挤在一起睡的。

佐治　这块地方白白浪费啦，可有人却得睡在地上。

史力克　别说啦，今晚上我要做梦了。

捷西卡　你们没有床吗？

史力克　（开心地）佐治！

佐治　（笑着说）我在这儿。

史力克　她问我们是不是有床。

佐治　（指着史力克）他睡在办公室的地毯上，我睡在老头子房门前的过道上。

捷西卡　不舒服吧？

佐治　要是你丈夫睡在那儿，是会觉得不舒服的，因为他看样子挺娇气。我们这些人已经习惯了。叫人难受的是，我们没有地方呆。花园里不安全，我们白天只好呆在门厅里。（他弯下腰看床底下）

雨果　你看什么？

佐治　有时候那里有老鼠。（直起身来）

雨果　没有吧？

佐治　没有。

雨果　那就好啦。

〔静场片刻。

捷西卡　你们让你们的头头单独呆着吗？你们难道不怕，要是你们过久地不在他身边，会出事吗？

史力克　还有雷昂在那里。（指着电话机）再说，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可以把我们叫去。

〔静场。雨果站起来，紧张得脸色发白。捷西卡也站了起来。

雨果　他们挺和气的，是吗？

捷西卡　和气极了。

雨果　你瞧，他们长得多棒哪！

捷西卡　又高又大！嗳！你们倒可以凑成三人帮。我的丈夫佩服能杀人的人。他也想当。

史力克　他可不是当这号人的料。他生来是个当秘书的。

雨果　我们会合得来的。行呀！我是脑袋，捷西卡是眼睛，你们是肌肉。捷西卡，摸摸肌肉！（他摸摸他们）象铁一样。摸摸看！

捷西卡　可是，佐治先生也许不大高兴。

佐治　（生硬地）我不在乎。

雨果　你看，他很高兴。去吧，去摸摸，捷西卡，去摸摸看。（捷西卡摸佐治的肌肉）象铁一样，是吗？

捷西卡　象钢一样。

雨果　我们三个人彼此不用客气的称呼，好吗？

史力克　行，年轻人，你愿意就行。

捷西卡　你们来看望我们，实在太客气了。

史力克　我们也很高兴。佐治，对吗？

佐治　看见你们过得幸福，我们挺高兴。

捷西卡　当你们呆在门厅里的时候，这就可以做你们的话题了。

史力克　一点不错。到了晚上，我们会说："他们热乎乎的，小伙子怀里抱着他的小媳妇。"

佐治　这就给我们鼓了劲。

雨果　（走到房门前，把门打开）你们以后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这里跟你们自己家里一样。

史力克　（平静地走到门旁，把门重新关上）我们就走，马上就

走。只消一点点时间就把一个小小的例行公事办了。

雨果　什么公事？

史力克　搜查房间。

雨果　不行！

佐治　不行？

雨果　你们什么也不许搜查。

史力克　别白费劲啦，小脑袋，我们是奉命来的。

雨果　谁的命令？

史力克　贺德雷。

雨果　贺德雷命令你们来搜我的房间？

佐治　好啦，小同志，别装傻了。我刚才跟你说了，有人已经来向我们报信，说最近几天将有一场火并。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为我们不看看你的口袋就会放你跑进来吗？尽管我看你连用汽枪打飞碟的本事也没有，你也许会甩几颗手榴弹或放什么破枪。

雨果　我问你们，是不是贺德雷指名要你们来检查我的东西？

史力克　指名要我们俩来的。

佐治　是指名要我们俩来的。

史力克　没经过搜查，谁也不能进这里来。这是规定。就是这样。

雨果　对我，你们不能搜查。这是例外。就是这样。

佐治　你不是党员？

雨果　是党员。

佐治　那么在你们那儿都教了你什么啦？你难道不晓得什么是指令吗？

雨果　这我和你们一样清楚。

佐治　当你接到指令的时候，你不知道应当服从吗？

雨果　我知道。

史力克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雨果　我服从指令，但是我也不能失去我的体面。对于那些故意要笑我的荒唐命令，我是不会服从的。

史力克　佐治，你听到吗？你说说，你就不知道体面吗？

佐治　我想不。这是有可能搞清楚的。史力克，你呢？

史力克　你疯了吗？你至少得是个秘书，那你才有权讲什么体面呢。

雨果　可怜的蠢才！我参加党组织就是为了有一天使所有的人，不管是不是秘书，都有这种权利。

佐治　史力克，叫他别说了，要不，我快哭出来了。小同志，我们这些人入党，是因为挨饿挨够了。

史力克　我们是为了有一天，所有我们这一类人都能有东西填饱肚子。

佐治　啊！史力克，别闲扯了。先把这箱子打开，开个头。

雨果　不许碰它。

史力克　不许？我的小同志，你怎能做得到不让我动手呢？

雨果　我不想跟你这架压路机硬拼。不过，只要你的爪子碰一碰这只箱子，我们今天晚上就离开这个别墅，贺德雷可以另找一位秘书。

佐治　嘀！你居然吓唬我！象你这号秘书，我天天都可以捏出一个来。

雨果　那好！搜吧，你不怕的话，那就搜吧！

〔佐治搔搔头皮。捷西卡在这期间一直非常镇静，这时她向他们走过来。

捷西卡　为什么不给贺德雷打个电话呢？

史力克　给贺德雷？

捷西卡　他会使你们意见一致的。

〔佐治和史力克用眼光互相商量。

佐治　行。（走到电话机旁，揿一揿，拿起电话筒）哈罗，是雷昂吗？去告诉老头子，那位小同志不让干。什么？呃，别瞎吹！（回过身来对史力克说）他问老头子去了。

史力克　好。不过，佐治，我跟你说，我虽然很喜欢贺德雷，但是，在我们连邮差都全身搜查的情况下，如果他居然对这位有钱人的少爷破格相待，我就不干了。

佐治　同意。这小子要查他，要不然我们就不干了。

史力克　我可能并不讲什么体面，但是我和别人一样有一点自尊心。

雨果　我的高个儿同志，很可能是这样。但是当贺德雷亲自下令搜查的时候，我五分钟后就离开这座房子。

佐治　史力克！

史力克　什么？

佐治　你不觉得这位先生有一副贵族老爷的嘴脸吗？

雨果　捷西卡！

捷西卡　什么？

雨果　你不觉得这两位先生有一副警察的嘴脸吗？

史力克　（直冲他走去，接着把一只手搭在雨果肩上）小同志，当心点，我们要是警察的话，早就要动手打人了。

〔贺德雷走进来。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贺德雷。

贺德雷　为什么打扰我？

史力克　（向后退了一步）他不让搜查。

贺德雷　为什么不让？

雨果　如果您答应他们搜查，我这就走。话就说到这里。

贺德雷　好吧！

佐治　如果你不让搜查，我们就走，不干啦。

贺德雷　你们都坐下。（其他的人全都勉强坐下）顺便提一提，雨果，你对我可以不称呼您。在这里，大家都不用客气的称呼。（从沙发椅背上拿下一条三角裤和一双长袜，准备搁到床上去）

捷西卡　让我来。（从他手里拿过那两样东西，卷成一团，仍坐回原处，一面把东西扔到床上）

贺德雷　你叫什么名字？

捷西卡　对妇女您也称呼"你"吗？

贺德雷　是的。

捷西卡　好吧，我会习惯的。我叫捷西卡。

贺德雷　（一直盯住她）我原以为你长得不好看。

捷西卡　我很遗憾。

贺德雷　（仍然盯住她）对。是遗憾的事。

捷西卡　我是不是该剃光头？

贺德雷　（不停地看她）不，（离开她远一点）是因为你，他们要打起架来吗？

捷西卡　还没到时候。

贺德雷　希望这种时候永远也别来到。（坐到沙发上）搜查，这是无关重要的事。

史力克　我们……

贺德雷　无关重要的。我们以后慢慢再谈。（向史力克）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对他有什么不满的？他穿着太好？他说话文绉绉？

史力克　是穿着的问题。

贺德雷　在这里不扯这个。把这问题放到一边。（看看雨果、史力克和佐治）我的孩子们，你们一开始就没搞好。（向着雨果）你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因为你是最弱小的一个。（转向史力克和佐治）你们呢，你们摆出一副对什么都不满的嘴脸。你们一开始就恶意地看着他。明天你们会捉弄他，等到下星期我需要他记录一封由我口述的信时，你们就会跑来对我说，人家把他从池塘里捞起来了。

雨果　办不到。如果我能够阻止……

贺德雷　你什么也阻止不了。年轻人，不要发火。不能把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就是嘛。四个男人住在一起，如果不是亲亲热热，就会互相残杀。你们要亲亲热热，我才高兴。

佐治　（庄严地）不能靠命令叫人产生感情。

贺德雷　（用力地说）能的。在同一个组织里的同志之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可以靠命令产生感情的。

佐治　我们又不是同一个党的。

贺德雷　（问雨果）你不是我们的人吗？

雨果　是自己人。

贺德雷　这不就行啦！

史力克　可能我们是同一个党的，但我们不是出于同一个动机参加党的。

贺德雷　我们参加党组织总是出于同样的动机。

史力克　对不起！他是为了使穷人懂得应该尊重自己。

贺德雷　什么？

佐治　这是他自己讲的。

雨果　你们呢，你们参加党只是为了可以有饭吃。这是你们说的。

贺德雷　那又怎样呢？你们意见是一致的。

史力克　什么？

贺德雷　史力克！你不是和我说过，说你因为挨饿而感到羞耻吗？（他俯身向着史力克，等着回答，但落空了）你还说你怒火冲天，因为一天到晚不能想别的事，对吗？你还说：对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来说，他还有比整天为自己的肚子忙碌更为重要的事要干，不是吗？

史力克　当着他的面，你没有必要讲这些。

贺德雷　你不是跟我讲的吗？

史力克　这说明什么呢？

贺德雷　这说明你想吃饱肚子还加上一点别的东西。他呢，按照他的讲法，这是尊重自己。他要这样讲，就让他讲吧。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爱用的字眼。

史力克　这可不是尊重。把这个叫做尊重，这可真叫我难受。他这个人用的字眼是在自己脑袋里找到的，他想事情，凭的是自己的脑袋瓜儿。

雨果　那你要我凭什么东西来想呢？

史力克　我的同志，当一个人饿肚子的时候，可不是凭头脑来想

事情的。的确，我希望不再感到肚子饿，我的老天爷，的确是这样。我只希望有一点儿时间，短短的一点儿时间也好，让我能够对别的事情发生兴趣，对除自己以外任何别的事情发生兴趣，但这不是尊重自己。你从来没有挨过饿，可是你却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讲大道理，正象从前那个常来调查我母亲的慈善组织的太太们一样，她看见我母亲酗酒，就说她不尊重自己。

雨果　这不对。

佐治　你，你挨过饿吗？我想，你过去在吃饭前需要的是运动，好使胃口好些。

雨果　我的高个儿同志，这一次你讲对了：我一向不知什么是胃口。你如果看见过我小时候吃磷酸脂，总是剩下一半，你会叫：这是多大的浪费呀！于是，人们掰开我的嘴巴对我说："为爸爸吃一匙，为妈妈吃一匙，为姑妈安娜吃一匙。"有时甚至把茶匙一直插到我的喉咙口。你想想，我就这样长大了，可是我长不胖。由于我脸色发白，就送我去屠宰场喝鲜血，这一来我连肉也不肯沾了。每天晚上我的父亲总是说："这孩子肚子不会饿……"每天晚上，你总看到这种情况："吃吧，雨果，吃吧。你会生病的。"人们要我吃鱼肝油。奢侈到极点了，竟用药来使你感到饥饿，而这时候，别的一些人却为了一块牛排在街上出卖自己。我看见有些人在我窗前走过，身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给我们一点面包吧！"可我看了一会儿之后，却走去坐在饭桌旁。"吃吧，雨果，吃吧。为失业的看守吃一匙，为在垃圾箱里拾菜帮子的老婆子吃一匙，为断了腿的木工一家再吃一匙。"我终于离开了家。我入党难道是为了听同样的老话："你从来没有挨过饿。雨

果，你管什么闲事？你能懂得什么？你从来没有挨过饿。”对的，我从来没有挨过饿。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你也许能够告诉我：该怎么办才能使你们所有的人不再为这件事责备我。

〔静场片刻。

贺德雷　你们都听见了吗？好吧，你们教教他吧。告诉他该怎么办。史力克！你对他有什么要求？要他把一只手砍掉吗？挖掉自己一只眼睛吗？把他的妻子给你吗？到底他应当付出什么代价你们才能原谅他？

史力克　他没有什么需要我原谅的。

贺德雷　有的。他参加党不是迫于贫困。

佐治　我们没有因为这个而责备他。不过在我们和他之间隔了一座大山：他不过是个爱好者罢了。他入党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好，办件好事。而我们呢？我们是出于没有别的路可走。

贺德雷　从他来说，你以为他就有别的路可走吗？看到别人饥饿，也并不是好受的。

佐治　也有不少人心安理得。

贺德雷　那是因为这些人缺乏想象力。这个小青年的不幸就在他想象力过于丰富。

史力克　算啦！我们并不是跟他过不去，并不憎恨他，总之就是这样。不过，我们还是有权利……

贺德雷　什么权利？你们没有任何权利，没有！“我们并不憎恨他”……你们这些混蛋，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那副长相吧！然后，如果有勇气的话，回来向我说说你们细致的感想。我们是根据工作表现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的。当心我要根据

你们的工作表现来判断你们，最近一个时期来，你们过分松懈了。

雨果　您不要袒护我！谁要您袒护我的？您看得很清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好歹也习惯了。刚才我看着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脸上那种我见到过的微笑。他们并不漂亮。您可以相信我，他们来是要我还债，为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家里所有总是吃得饱饱的人还债的。我跟您说吧，我见过这种人。他们永远也不会容下我的。象他们刚才那样，带着那种微笑看我的人有千千万万。我进行过斗争，我低声下气，我尽了一切力量使他们忘掉这一切。我反复对他们说：我喜欢他们，羡慕他们，钦佩他们。可是，没用，一点儿也没用！我还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不是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的人。算啦！他们要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他们是对的，这的确是一个穿着的问题。

〔史力克和佐治沉默地彼此相视。

贺德雷　（向着两个警卫）怎么样？（史力克和佐治耸耸肩膀表示很难说）我不会比你们更宽待他，你们都晓得我不宽待任何人。虽然他将来也不是靠两手劳动的，但是我会使他工作到精疲力竭的。（有点恼火）好，到此为止。

史力克　（下了决心）同意！（向着雨果）不过，我的孩子，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你。没有办法，我们之间有些什么东西使我们粘不到一块儿。可是，我不认为你是个坏人。的确，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搞好关系。我们要设法不使彼此过不去。同意吗？

雨果　（有气无力地）随你的便。

史力克　佐治，你同意吗？

佐治　就这样吧。

〔静场片刻。

贺德雷　（心平气和地）还有搜查的问题。

史力克　对，搜查……噢！现在……

佐治　那么刚才说的，只是嘴上说说了？

史力克　那总不能不搜查呀。

贺德雷　（变了语调）谁征求你们的意见？我叫你们进行搜查，你们就动手。（转向雨果，恢复正常的口吻）我的孩子，我是相信你的，不过你得现实一些。如果今天我破例地对待你一次，明天他们就会要我破例两次。弄到最后，一个家伙就会跑进来把我们全都杀了，因为警卫没有把他的口袋翻出来看看。假使他们客客气气地向你提出要求，你让他们搜吗？现在，你们都是朋友了。

雨果　我……怕还是不行。

贺德雷　嘀！（看看雨果）要是我向你提出呢？（稍停）我看，你是有你的原则的。我也可以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来看。不过原则和我……（稍停）看着我。你没有武器吧？

雨果　没有。

贺德雷　你的妻子也没有吗？

雨果　没有。

贺德雷　很好。我相信你。你们两个走吧。

捷西卡　等一等。（史力克和佐治回转来）雨果，不以信任回报人家的信任，这是不对的。

雨果　你说什么？

捷西卡　你们什么地方都可以搜查。

雨果　捷西卡，不过……

捷西卡　不过什么？你会使他们以为你藏着一支手枪哩。

雨果　你疯啦！

捷西卡　那就让他们搜吧。既然是我们主动要求他们搜的，就不会损害你的自尊心了。

〔佐治和史力克站在门槛上犹豫不决。

贺德雷　怎么啦？你们还在等什么？你们明白吗？

史力克　我们以为……

贺德雷　没什么好以为的，人家怎么要求你们，你们就照办好了。

史力克　行，行，行。

佐治　那刚才就用不着花那么些工夫讲一大套了。

〔他们两人开始搜查的时候，雨果浑身无力，目瞪口呆，一直看着捷西卡。

贺德雷　（向史力克和佐治）希望从这件事当中，你们学会相信人家。对什么人我都相信。（两人进行搜查）你们真马虎！既然人家抱着严肃的态度向你们提出要求，搜查就得认认真真。史力克，看看衣柜底下。好。把衣服拿出来摸一摸。

史力克　已经看过了。

贺德雷　再看一遍。也要看看床垫底下。行啦！史力克，继续搜查。你，佐治，到这边来。（指雨果）搜查他。你只要摸摸他上衣口袋就行了。那里！裤子的口袋。好。还有后面的口袋。好极啦。

捷西卡　我呢？

贺德雷　既然你提出来，佐治！（佐治动也不动）怎么啦，她把你

吓住了吗？

佐治　嗳！好吧！（走到捷西卡前面，满脸通红，用手指轻轻地碰一碰她。捷西卡笑起来）

捷西卡　他的手象贵夫人的侍女一样。

〔史力克已走到放着手枪的箱子前。

史力克　箱子都是空的吗？

雨果　（紧张地）是的。

〔贺德雷注视着他。

贺德雷　这个箱子也是空的吗？

雨果　是的。

史力克　（提起箱子）不对。

雨果　呀……不对，这箱子不是空的。我刚才正要清理，你们就进来了。

贺德雷　打开。

〔史力克开箱搜查。

史力克　没什么。

贺德雷　好！完了！你们可以走啦。

史力克　（向雨果）请别介意。

雨果　没什么。

捷西卡　（当两个警卫走出去时，她说）我会到那个门厅里去看你们的。

第　四　场

〔捷西卡、贺德雷和雨果。

贺德雷　我要是你，我就不会太经常地去找他们。

捷西卡　嗬！为什么？他们很可爱，特别是佐治，象个姑娘。

贺德雷　哼！（朝她走去）你长得很漂亮，这是事实。为此而后悔也没有用。既然事实是这样，我看只有两个解决办法：头一个是，如果你的心地宽厚，你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幸福。

捷西卡　我的心地很狭窄。

贺德雷　我不相信。我看他们会落到彼此打起来的地步的。还有第二个解决办法：你丈夫外出的时候，你把自己关起来，对什么人都不开门，连我在内。

捷西卡　好。不过，请您别见怪，我要选择第三种办法。

贺德雷　那就随你的便。（俯身向她，深深地吸一口气）你闻起来很香。你去找他们的时候，不要擦这种香水。

捷西卡　我没有擦香水。

贺德雷　那就算啦！（转过身来，慢慢地走到房子中间，然后站住了。在整个过程中，他的眼光到处细细搜索。他好象在找寻什么。他的眼光不时停留在雨果身上，仔细观察他）好！到底是……对啦！（静场）对啦！（静场）雨果，明天早上十点钟你到我那儿去。

雨果　我知道了。

贺德雷　（心不在焉的样子，到处细心察看）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瞧！一切都好，善始善终。我的孩子们，你们一脸不高兴。一切都好，是这样！大家彼此和解了，大家亲亲热热……（忽然问）我的孩子，你累了吗？

雨果　没什么，（贺德雷留神看着他。雨果发窘，费劲地说着话）就是因为……刚才发生的那件事，我……觉得很抱歉。

贺德雷　（一直看着他）我已经不再想那件事了。

雨果　往后，您……

贺德雷　我跟你说过，不要用客气的称呼。

雨果　往后，你不会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了。我一定遵守纪律。

贺德雷　这你已经对我说过了。你确实不觉得自己有病吗？（雨果没有回答）你要是有病，现在还来得及跟我说，我可以要求委员会另派一个人来顶替你。

雨果　我没有病。

贺德雷　那就太好啦。好，我要走了。我想你们俩巴不得没人在旁边。（走到桌子旁，看看桌上的书）恩格斯、马克思，很好。洛尔卡[1]、爱略特[2]，不认得。（翻一翻书）

雨果　这两位是诗人。

贺德雷　（拿起别的一些书）诗……诗……很多诗集。你写诗吗？

雨果　唔——不写。

贺德雷　可是，你写过的。（离开桌子，走到床前站住）睡衣，你的穿着确实讲究。是你离开你父亲的时候带出来的吗？

雨果　是的。

贺德雷　我想那两套西服也是的，对吗？（递给雨果一支烟）

雨果　（拒绝）谢谢。

贺德雷　你不抽烟？（雨果作了一个手势，表示不抽）好。委员会告诉我说你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直接行动。真的吗？

雨果　真的。

贺德雷　你大概手痒了吧。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梦想参加行动。

雨果　我的工作是编辑报纸。

---

① 洛尔卡（1899—1936），西班牙大诗人。

② 爱略特（1888—1965），原籍美国的英国诗人。

贺德雷　我听说了。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收到报纸了。以前的报纸都是你编辑的吗？

雨果　是的。

贺德雷　这倒是个好工作。他们居然肯忍痛把一位这样得力的编辑派到我这里来吗？

雨果　他们想我会适合你的需要。

贺德雷　他们很不错。你呢？你高兴离开原来的工作吗？

雨果　我……

贺德雷　报纸完全由你负责，那倒是要担风险、负责任的。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可以算作是实际行动。（看看雨果）现在你当起秘书来了。（稍停）为什么你要离开原来的工作？为什么？

雨果　因为服从组织纪律。

贺德雷　不要老讲纪律。我对那些言必称纪律的人很有戒心。

雨果　我需要有纪律。

贺德雷　为什么？

雨果　（厌倦地）我脑子里想的东西太多，我得把它们赶出去。

贺德雷　哪一类的思想？

雨果　"我在这儿干什么？我想要得到自己想望的东西，这想法对吗？我是不是在演戏？"就象这样一类想法。

贺德雷　（慢条斯理地）哦！象这样一类想法。那么，现在你的头脑里也充满这些想法吗？

雨果　（发窘）没有，没有，现在没有。（沉默片刻）但是，有可能再出现。我要提防着点。要是我能把别的想法装进自己的头脑就好啦。譬如象这样一些命令："干这个。齐步走。立正。说这个。"我需要服从。服从，光这个就够了。吃饭、睡

觉、服从。

贺德雷　行呀。只要你服从，我们就能配合好。（把一只手搭到雨果肩上）听着……（雨果躲开，往后一跳。贺德雷用越来越感兴趣的眼光看着他，语气变得尖锐、无情）怎么？（稍停）哈！哈！

雨果　我……我不喜欢人家碰到我。

贺德雷　（声音严厉急促）他们搜查你这个箱子的时候，你为什么心惊胆战？为什么？

雨果　我没有心惊胆战。

贺德雷　不对！你害怕了。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雨果　他们都搜过了，里面没什么。

贺德雷　没什么？让我们瞧瞧。（走到箱子旁，把它打开）他们刚才是搜查武器。然而箱子里既可以藏武器，也可以藏一些文件。

雨果　或者装一些完全属于个人的东西。

贺德雷　从你成为我的下属那一刻起，你要好好记住：任何东西都不属于你自己了。（他搜查箱子）衬衫、衬裤，全是新的。看来你有一些钱，对吗？

雨果　我的妻子有钱。

贺德雷　这是些什么照片？（他拿起来看。静场）是这个，原来是这个！（他看着一张照片）天鹅绒的衣服……（他看着另一张）海军服大翻领，还有风雪帽。多神气的小少爷！

雨果　把这些照片给我。

贺德雷　嘘！（他把雨果一把推开）全在这儿，这是些完全属于私人的东西。你刚才是害怕他们发现。

雨果　要是他们那双肮脏的手拿到了照片，要是他们一边看一

边嘲笑，我就……

贺德雷　好啦，秘密已经揭开。瞧，这就叫做了亏心事，脸上看得出。我刚才几乎可以发誓：你至少藏着一颗手榴弹。（看看照片）你没有变。这双细腿……显然你从来胃口都不好。你那时候这么小，人家把你放在一把椅子上，你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象拿破仑一样打量着你周围的人。你那时样子好象不高兴。不……做一个有钱人家里的孩子，不见得天天都好过。这是生活的不幸的开始。既然你想埋葬过去，为什么你却把这些照片放在这箱子里随身携带呢？（雨果作了一个含糊的手势）总之，你对自己想得过多。

雨果　我加入组织就是为了把自己忘掉。

贺德雷　你甚至每一分钟都想着应当忘记自己。好啦，各人自己尽力想办法去应付自己的处境吧！（把照片还给雨果）把它藏好。（雨果接过照片，放在上衣的里袋内）明天见，雨果。

雨果　明天见。

贺德雷　捷西卡，晚安！

捷西卡　晚安。

〔贺德雷走到门前，转过身来。

贺德雷　放下百叶窗，拉好铁闩。谁晓得在花园里转来转去的是些什么人。这是命令。（下）

第　五　场

〔雨果和捷西卡。

〔雨果跑到门旁，把门加两道锁。

捷西卡　他的确庸俗，可是并没有系花点子领带。

雨果　手枪在哪儿？

捷西卡　我的小蜜蜂，刚才我觉得真好玩。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和真正的男人较量。

雨果　捷西卡，那只手枪在哪儿？

捷西卡　雨果，你不懂得搞这种把戏该怎么搞法。窗子关上了吗？人家可以从外面看到我们。

雨果　（走去把百叶窗关上，再回到她身边）在哪儿？

捷西卡　（从自己衣服的上胸口掏出手枪）要进行搜查的话，贺德雷最好派个女的。我自告奋勇。

雨果　你什么时候把它拿走的？

捷西卡　当你跑去给那两只看家狗开门的时候。

雨果　你把我们耍得够意思的。我还以为你落进他的圈套了呢。

捷西卡　我？我差一点要当面笑他。"我相信你们：对什么人我都相信。希望从这件事当中，你们学会相信人家……"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对于信任这一招，只有男人才会上钩。

雨果　还有呢？

捷西卡　我的小蜜蜂，你少开口。你感情激动了。

雨果　我？什么时候？

捷西卡　当他跟你说他相信你的时候。

雨果　没有，我没有激动。

捷西卡　激动的。

雨果　没有。

捷西卡　说老实话，如果你有一天让我同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单独在一块，你可别对我说："我相信你。"我事先给你打个招

呼。要是我动了心，不是靠你这么一句话就能阻止我欺骗你的。恰恰相反。

雨果　我很放心，我会闭着眼睛走的。

捷西卡　你以为用感情就可以打动我吗？

雨果　不会，我的小白雪雕像，我是相信霜雪的寒冷的。最多情的引诱者在你身上也会冻僵手指。他抚摩你，想使你感到温暖，你却融化在他的手里了。

捷西卡　傻瓜！我不再开玩笑了。(短暂的静场)你很害怕吗？

雨果　刚才吗？没有。我不信我害怕了。我看着他们搜查时，心里在想："我们在演戏！"对我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真实的。

捷西卡　连我也在内吗？

雨果　你吗？(看了她一会儿，接着把头转过去)说真的，你害怕了吗？你也怕了？

捷西卡　当我意识到他们将要搜查我的时侯。因为这就得看运气了。佐治嘛，我肯定他不会认真搜我身的，可是我怕史力克会把我抓在手里，其实我并不怕他搜到手枪，我是怕他的那双手。

雨果　真不该把你拖进这件事里。

捷西卡　恰恰相反。我过去老是梦想当一名冒险家。

雨果　捷西卡，这不是闹着玩的。那老头子是危险人物。

捷西卡　危险人物？对谁危险？

雨果　对党组织。

捷西卡　对党组织？我还以为他是党的领导人。

雨果　他是领导人之一。正是因为这样，他……

捷西卡　千万别对我来一通解释。我相信你说的。

雨果　你相信什么？

捷西卡　(象背诵似地)我相信这个人是危险人物，认为应当消灭他，你来这里是为了把他干掉……

雨果　嘘！(稍停)看着我。有时候我心里想：你装作相信我，其实你并不真正相信我。有时候我想：你心里是相信我的，可是你装作不相信我的样子。到底哪个是真的？

捷西卡　(笑着说)都不是真的。

雨果　要是我需要你帮忙，你怎么办？

捷西卡　难道我不是来给你帮忙的吗？

雨果　是的，我的小宝贝。可是，我要的不是这种帮忙。

捷西卡　忘恩负义。

雨果　(看看她)要是我能够看出你头脑里想的……

捷西卡　你就问吧。

雨果　(耸耸肩膀)算啦！(稍停)我的天哪，当一个人要去杀人的时候，应该感到象压了块石头那样沉重。我的头脑里应该一片平静。(大声叫喊)平静！(稍停)你刚才没看到他是多么难以捉摸？多么有活力？(稍停)真的！是真的！真的我要把他杀死。一个星期后他将倒在地上死掉，身上五个窟窿。(稍停)多有意思！

捷西卡　(笑了起来)我可怜的小蜜蜂，如果你想使我相信你将成为一个杀人凶手，首先你得确信自己能行。

雨果　我不象有信心的样子吗？

捷西卡　一点也没有。你没把自己的角色演好。

雨果　捷西卡，我不是在演戏。

捷西卡　不，我不是在演戏。

雨果　不对。演戏的是你，总是你。

捷西卡　不，是你。还有，枪在我这里，你怎么能够杀死他呢？

雨果　把枪还给我。

捷西卡　说什么也不行。枪是我保住的。没有我，你就会因为这支枪叫他们抓走。

雨果　把枪还我！

捷西卡　不，我不还给你。我要去找贺德雷，我对他说：我来供你开心，当他抱着我的时候……

〔雨果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突然扑到她身上。象第一场戏一样，两人倒在床上，又叫又笑。当幕布落下时，雨果终于夺回了枪。捷西卡叫喊："当心！当心！枪要走火啦！"

第　四　幕

〔贺德雷的办公室。布置严肃朴素，但相当舒适。右边是一张写字台，中间有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了书和纸，桌布拖到地面。办公室左侧有一扇窗户。从窗口可以看见花园里的一些树。右侧后方有一道门；门左侧有一张厨房用的小桌子，上面搁着一个煤气炉。炉上有一只咖啡壶。此外还有式样不一的几张椅子。时间是下午。

〔雨果一个人在场。他走近写字台，拿起贺德雷的蘸水笔杆，用手指轻轻碰一碰。然后走到炉子旁，拿起咖啡壶，一边看一边轻轻吹着口哨。捷西卡悄悄地走进来。

第　一　场

〔捷西卡和雨果。

捷西卡　你拿着这咖啡壶干什么？

雨果　（赶忙把咖啡壶放下）捷西卡，你不能进这办公室。

捷西卡　你拿着这咖啡壶干什么？

雨果　你呢，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捷西卡　来看看你，我的宝贝。

雨果　好啦，你已经看见我啦。快走吧！贺德雷要下楼了。

捷西卡　我的小蜜蜂，你不在，我多想你呀。

雨果　捷西卡，我没时间跟你闹。

捷西卡　（看看四周）当然，要是叫你把这里的情景给我描述一番，你是办不到的。这里有一股烟味，象我小时候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闻到的一样。其实，描述一种气味也并不难。

雨果　你好好听我说……

捷西卡　慢点！（掏自己上衣的口袋）我是特地给你送这件东西来的。

雨果　什么东西？

捷西卡　（从口袋里拿出手枪，搁在手心上递给雨果）这个！你忘拿了。

雨果　我没有忘。我从来不把它带在身上。

捷西卡　你忘了，你不应当不随身带着。

雨果　捷西卡，既然你好象还不理解，我干脆明白对你说：我禁止你到这里来。你想要玩，到花园或楼阁里去玩吧。

捷西卡　雨果，你跟我讲话的样子，好象我是六岁的孩子。

雨果　这怪谁呢？简直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你一看到我就忍不住要笑。等我们到了五十岁的时候，这样笑倒是挺快活的。可现在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知道，这不过是一种习惯，是我们俩一起养成的一种不好的习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捷西卡　很明白。

雨果　你肯努力做到吗？

捷西卡　肯的。

雨果　好。那么，把这手枪收起来，这算开始。

捷西卡　我不能。

雨果　捷西卡！

捷西卡　枪是你的，应当你拿着。

雨果　可是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才不想拿着它呢。

捷西卡　可我呢？你要我拿它作什么用？

雨果　随你便。这与我无关。

捷西卡　你总不能让你妻子整天口袋里放着一支枪到处逛吧？

雨果　回家去把它放在我的手提箱里。

捷西卡　可是我不想回去；你真讨厌！

雨果　那你本来就不该把枪拿到这儿来。

捷西卡　你呢？你本来就不该忘记拿它。

雨果　我对你说过，我没有忘。

捷西卡　没有吗？雨果，看来你已经改变计划了。

雨果　嘘！

捷西卡　雨果，看着我的眼睛。你到底改变计划没有？

雨果　没有，我没有改变。

捷西卡　是不是你有意要……

雨果　是的！是的！是的！可是，不是今天。

捷西卡　噢！雨果，我的小雨果，为什么不在今天呢？我感到无聊透了，我看完了你给我弄来的全部小说。我不喜欢象苏丹宫廷里的女奴那样整天躺在床上，这会使我肥胖起来。你还在等什么？

雨果　你又在胡闹了。

捷西卡　是你胡闹。这十天来，你神气活现，打算使我觉得你了不起。可是，那个人却始终活着。如果这是演戏玩玩，那时间未免拖得太长了。我们连讲话都得放低声音，生怕人家听见，我还得忍受你的各色各样的脾气，好象你是个怀孕的女人。

雨果　你很清楚，这不是演戏。

捷西卡　（冷淡地）这就更坏了！我讨厌那种拿定了主意却不动手干的人。如果你要我相信你的话，那么今天就干完它。

雨果　今天不是时候。

捷西卡　（恢复平常的声调）又来了！

雨果　唉！你叫我烦死了。他在等客人，就在那里！

捷西卡　多少客人？

雨果　两个。

捷西卡　一起干掉。

雨果　当别人不想演戏时，有一个人却硬要演下去，再没有比这更不识相的了。我不要求你来帮我忙。哎！不要。我只求你别来碍手碍脚。

捷西卡　行！行！既然你把我排除在你的生活之外，那随你的便吧。不过，把这手枪拿去，因为我带着它会使我的口袋走样的。

雨果　要是我拿了，你走吗？

捷西卡　你先拿着。

雨果　（拿过手枪，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现在走吧。

捷西卡　等一下！我总有权利看一下我丈夫的办公室吧。（从贺德雷的写字台后面走过，指着桌子）谁坐在这儿？他，还是你？

雨果　（不高兴地）是他。（指着桌子）我是在这张桌子上工作的。

捷西卡　（没有听雨果对她说的话）这是他写的字？（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张纸）

雨果　是的。

捷西卡　（极感兴趣）哈！哈！哈！

雨果　放下。

捷西卡　你看到他的字是怎样写的吗？他是一个一个字母写的，中间不连起来，你看见了吗？

雨果　这有什么？

捷西卡　这有什么？这就够重要的了。

雨果　对什么重要？

捷西卡　对了解他的性格。就等于知道要杀死的是怎样一个人。你看他写的两个字之间离得很远，可以说每一个字母象一个小岛，每一个字是一列群岛。这肯定有什么涵义。

雨果　什么涵义？

捷西卡　我不知道。他童年的回忆，他搞过的女人，他恋爱的方式，按理都可以从他的字迹上看出来。可是，我看不出来，真使人恼火……雨果，你应该给我买一本研究字迹的书，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具有天才。

雨果　要是你马上走的话，我给你买一本。

捷西卡　这椅子好象是弹钢琴用的圆凳。

雨果　是圆凳。

捷西卡　（坐在圆凳上，转来转去）多么惬意！那么说他坐在这儿，抽烟，聊天，在凳子上转来转去。

雨果　是这样。

捷西卡　（拔开写字台上一个小长颈瓶的瓶塞，嗅了几下）他喝酒吗？

雨果　象个无底洞。

捷西卡　一边工作一边喝吗？

雨果　是的。

捷西卡　他从来不醉吗？

雨果　从来不醉。

捷西卡　我希望你别喝烧酒，即使他请你喝也别喝。你会受不了的。

雨果　你别当我的大姐。我很知道我既喝不了烧酒，也抽不得烟，热不行，冷不行，潮湿也不行，闻稻草的味道受不了，什么都受不了。

捷西卡　（慢条斯理地）他在那里，说话，抽烟，喝酒，坐在他那小圆凳上打转转。

雨果　是这样。我呢？我……

捷西卡　（发现炉子）这是什么？他自己做饭吗？

雨果　是的。

捷西卡　（大笑起来）何必呢？既然我替你做饭，我也可以替他做饭。他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吃。

雨果　你做饭不一定比他强。我想这对他是一种消遣。早上他

给我们烧咖啡，非常好的咖啡，从黑市买来的……

捷西卡 （指着咖啡壶）在这里面烧？

雨果 对。

捷西卡 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你手里拿着的就是这把啡咖壶？

雨果 对。

捷西卡 为什么你拿它？你要找什么？

雨果 不知道。（稍停）当他接触到这把壶时，这壶就好象变成真实的东西了。凡是他接触的东西，都使人觉得是真实的。他把咖啡倒在杯子里，我喝着，同时看着他喝，我感到咖啡的真实味道就在他的嘴里。（稍停）咖啡真实的味道要消失了，还有真实的热气，真实的灯光。将来剩下的只有这一样东西。（打了个手势，指指咖啡壶）

捷西卡 什么？只有这个吗？

雨果 （做了个更大的手势，指指整个办公室）这些，全都是虚构的。（重新搁下咖啡壶）我是生活在布景之中。（他沉思起来）

捷西卡 雨果！

雨果 （吃了一惊）什么？

捷西卡 要是他死了，烟草的气味就消失了。（突然说）不要杀死他。

雨果 你以为我要杀死他吗？回答呀！你真相信吗？

捷西卡 不知道。一切看起来都这样安静。此外，这里使我感受到我童年的气息……什么也不要发生！不可能发生什么事！你是跟我开玩笑的。

雨果 他来啦！快从窗口跑出去。（想要拖她走）

捷西卡 （不肯走）我想看看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个

样子。

雨果 （拖着她）快走吧！

捷西卡 （很快地说）要是在我父亲的房间里，我就躲到桌子底下，连续好几个钟头看着他工作。

〔雨果用左手推开窗子。捷西卡从他手里逃脱，钻到桌子底下。贺德雷走进来。

第　二　场

〔除原来在场的两人外，加上贺德雷。

贺德雷　你在那底下干什么？

捷西卡　藏起来。

贺德雷　干什么？

捷西卡　为了要看看我不在场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的。

贺德雷　你看不成了。（对雨果说）谁让她跑进来的？

雨果　我不知道。

贺德雷　这是你的妻子，要管教好。

捷西卡　我的小蜜蜂，他把你当作我的丈夫哩。

贺德雷　他不是你的丈夫？

捷西卡　是我的小弟弟。

贺德雷　（对雨果）她不尊重你。

雨果　是这样。

贺德雷　那你为什么要娶她？

雨果　因为她不尊重我。

贺德雷　一个人入了党就应当跟党内的人结婚。

捷西卡　为什么？

贺德雷　事情就会简单些。

捷西卡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党员呢？

贺德雷　这看得出来。（看看她）你什么都不会做，只会谈情说爱。

捷西卡　我连谈情说爱也不会。（顿了一下）你是不是认为我应当申请入党？

贺德雷　你要是愿意，可以嘛，不过，看来没有希望。

捷西卡　这是我的过错吗？

贺德雷　我怎么会知道？我想你象所有的人一样，一半是受害者，一半是同谋犯。

捷西卡　（突然粗暴地说）我不是任何人的同谋。人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替我决定了命运。

贺德雷　很可能是这样。不过，对妇女解放问题，我不怎么热心。

捷西卡　（指着雨果）你认为我待他不好吗？

贺德雷　你到这里来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吗？

捷西卡　为什么不？

贺德雷　我想：你是他的奢侈品。资产阶级的子弟到我们这里来，总是强烈地想随身带来一点点过去的奢侈生活作为纪念。有的带来他们的自由思想，有的带来一枚领带别针。而他呢？带来的是他的妻子。

捷西卡　对。当然，你不需要奢侈。

贺德雷　当然不需要。（他们彼此对看）走吧，快点走开，以后不要再到这里来。

捷西卡　行。我走啦，让你们去谈男人之间的友情吧。（威风凛凛地下场）

第 三 场

〔雨果和贺德雷。

贺德雷　你对她很有感情吗？

雨果　当然。

贺德雷　既然这样，你得禁止她再到这地方来。当我必须在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不错的女人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我是选择年轻男人的。但是可别使我难以作出选择。

雨果　谁要您作出选择？

贺德雷　这不值得问。总之，我选择的是你。

雨果　（微笑）您不了解捷西卡。

贺德雷　很可能。还是不了解好些。（稍停）你去告诉她，往后不要再来。（突然说）现在几点钟啦？四点十分。他们迟到了。（走到窗口，往外看了看，接着又走回来）

雨果　您没有什么要口授的吗？

贺德雷　今天没有。（雨果作了一个动作）不，你别走。四点十分了吗？

雨果　是的。

贺德雷　要是他们不来，将来会后悔的。

雨果　谁要来？

贺德雷　你瞧着吧。你那个社会的人。（走了几步）我不喜欢等人。（转身向雨果）他们要是来的话，大功稳能告成；如果他们在最后一分钟害怕了，那么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可是我想，我赶不上了。你有多大？

雨果　二十一岁。

贺德雷　你赶得上。

雨果　您年纪也并不很大。

贺德雷　我并不老，可是我已成为众矢之的了。（向雨果指指花园）在墙那边，有人朝思暮想要把我打死。既然我不想成天自保其身，他们最后肯定会把我干掉的。

雨果　您怎么知道他们朝思暮想要打死您？

贺德雷　因为我了解他们。这些家伙都是一些干不成不死心的人。

雨果　您了解他们吗？

贺德雷　了解。你听见有汽车的声音吗？

雨果　没有。（两人倾听）没有。

贺德雷　也许就在此刻，这些家伙中的一个从墙上跳进来，他就找到了机会漂亮地完成任务。

雨果　（慢慢地）也许是时候……

贺德雷　（看着雨果）你是晓得的，他们巴不得我无法会晤来客。（走到写字台旁，为自己斟了一杯酒）你要吗？

雨果　不。（稍停）您害怕吗？

贺德雷　怕什么？

雨果　怕死。

贺德雷　不怕。但是我没有时间了。什么时候我都没有时间。以前我不在乎等候，现在我再也等不住了。

雨果　您大概痛恨他们。

贺德雷　为什么？原则上我并不反对政治谋杀。所有的政党都搞这一手。

雨果　给我一点烧酒。

贺德雷　（惊讶）嗬！（拿起小长颈瓶，给他斟了杯酒，雨果喝酒，

但眼睛一直看着他）怎么啦？对，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吗？

雨果　没有，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贺德雷　对你来说，我不过是你生活路程中的一个站头。当然你是站在你的前途的高处来瞧我的。你心里想："我在这老头子这里捱过两三年，等他死了，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去干别的……"

雨果　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会干别的。

贺德雷　二十年以后，你将对你的伙伴说："那个时期，我正在贺德雷那里当秘书。"二十年后！真有意思！

雨果　二十年后……

贺德雷　怎么？

雨果　很遥远。

贺德雷　为什么？你害了痨病吗？

雨果　没有。再给我一点烧酒。（贺德雷倒酒给他喝）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活到老。我也是时间不够。

贺德雷　你和我不是一回事。

雨果　对。（稍停）过去，有时候我曾经希望立刻长成一个大人，哪怕为此把我一只手砍掉也心甘情愿。有时候我又似乎不愿青春逝去之后还继续活着。

贺德雷　青春，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雨果　怎么会呢？

贺德雷　青春，我不知道它是怎样的，因为我是从童年直接进入成年的。

雨果　是的，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病。（笑起来）很多人因为害了这种病而死掉。

贺德雷　你要我帮忙吗？

雨果　为什么？

贺德雷　你似乎一开始就不顺当。你要我帮忙吗？

雨果　（震惊地）你不行！（马上恢复了镇静）没有人能帮得了我。

贺德雷　（朝他走去）我的孩子，听着。（他中断了说话，留神谛听着）他们来了。（走到窗旁，雨果随后）高个子是卡尔斯基，他是五角大楼党的书记。那个胖子是保尔亲王。

雨果　是摄政王的儿子吗？

贺德雷　对。（脸上的表情改变了，他神态冷淡、无情，非常自信）你喝多了。把你的杯子给我。（把杯子里的酒朝花园里一倒）现在去坐好。仔细听我们谈话，如果我向你示意，你就记下来。（他把窗子重新关上，然后坐到自己的写字台旁）

第　四　场

〔贺德雷、雨果、卡尔斯基、保尔亲王、史力克和佐治。

〔两位来客走进来，史力克和佐治跟在后面，用机枪顶着他们的腰部，推着他们向前走。

卡尔斯基　我是卡尔斯基。

贺德雷　（仍然坐着）我见过您。

卡尔斯基　您知道和我一起来的是谁吗？

贺德雷　知道。

卡尔斯基　那就把您的两只警犬打发走吧。

贺德雷　行！小伙子，你们走吧。

〔史力克和佐治退场。

卡尔斯基　(讽刺地)您戒备森严。

贺德雷　如果最近期间我没有采取一些预防措施的话，我今天就不可能有机会接待你们了。

卡尔斯基　(转过身来朝着雨果)这个人呢？

贺德雷　是我的秘书。他也参加。

卡尔斯基　您是雨果·巴里纳吗？(雨果没有回答)您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雨果　是的。

卡尔斯基　我上星期见过令尊。您还有兴趣知道他的情况吗？

雨果　没有。

卡尔斯基　很可能您对他去世要负责任。

雨果　他对我的在世也要负责任，这倒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我们之间没有牵扯了。

卡尔斯基　(低声说)您是个可怜的孩子。

雨果　请告诉我……

贺德雷　你不要说话。(向卡尔斯基)您不是到这里来侮辱我的秘书的，对吗？请你们坐下。(两人坐下)喝白兰地吗？

卡尔斯基　不，谢谢。

亲王　我想喝。

〔贺德雷给他斟酒。

卡尔斯基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德雷。(看看贺德雷)前天，您手下的人还向我们的人开枪。

贺德雷　为什么？

卡尔斯基　我们在汽车房里存有一批军火。您的那些人想要抢走。事情就这么简单。

贺德雷　他们拿走了军火吗？

卡尔斯基　拿走了。

贺德雷　干得好。

卡尔斯基　没什么可夸耀的，他们十个人对付一个人。

贺德雷　要取得胜利，最好以十对一，这样比较有把握。

卡尔斯基　这种讨论，我们不要继续下去了，我想我们永远也不会取得一致的，因为我们不是同一种类的人。

贺德雷　我们是同一种类，但不是同一阶级。

亲王　先生们，还是谈我们的正事吧。

贺德雷　同意。我听你们的高见。

卡尔斯基　是我们要听您的高见。

贺德雷　准是发生误会了。

卡尔斯基　很可能。如果我不认为您有一项明确的建议要向我们提出的话，我才不会跑来看您呢？

贺德雷　我没有什么要建议的。

卡尔斯基　好极啦！（站起来）

亲王　先生们，大家客气点。卡尔斯基，您坐下。开头就不好。我们不能稍微和睦一点进行这次会谈吗？

卡尔斯基　（对亲王说）和睦一点？当他的两只看门狗用机枪从背后推着我们走进来的时候，您看到他那双眼睛吗？这些人恨我们。只是因为您再三要求，我才同意进行这次会谈的。不过，我相信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亲王　卡尔斯基，去年您曾经两次组织人行刺我的父亲，可是我仍然同意和您见面。我们之间也许没有什么理由要彼此相亲相爱，可是一旦关系到国家利益，我们也就不能斤斤计较个人感情了。（稍停）当然，对这种利益，我们双方的理解不

总是一致的。贺德雷，您把自己过分地看作是工人阶级合法要求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我父亲和我本人，过去一直是赞成这些要求的。但是面对德国人的令人担忧的态度，我们不得不把这些要求放在次要的地位，因为我们认为，我们首要的职责是保卫国家领土的独立，不惜采取一些不得人心的措施。

贺德雷　这就是说，向苏联宣战。

亲王　（把话接下去）另一方面，卡尔斯基和他的朋友，在外交政策方面一直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可能他们没有充分估计到一种需要，就是依利黎必须在外国人眼里以一个团结一致、实力雄厚的国家出现，全国人民要万众一心支持一个唯一的领袖。因此他们组织了一个地下抵抗运动的政党。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同样都是正直、爱国的人士，却由于对自己的职责持不同的见解，一时不能携手合作。（贺德雷粗野地笑起来）对不起，请问有什么意见？

贺德雷　没什么。请讲下去。

亲王　今天，大家的立场有幸互相接近了。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对别人的观点有了更广泛的理解。我父亲不想再继续进行这样一场既无谓又花钱的内战。当然，我们不可能分别媾和，政府的军事行动将敷衍了事地进行。另一方面，卡尔斯基也认为：国家内部的分裂只会损害祖国的大业。我们各方都希望今天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同时，为明天的和平做好准备。当然，这种统一工作是不能公开进行的，否则将引起德国的疑心，但可以在已经存在的地下组织中进行。

贺德雷　还有呢？

亲王　没了，我的话完了。卡尔斯基和我想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我们已在原则上达成协议。

贺德雷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卡尔斯基　够啦！我们是在浪费时间。

亲王　（继续把话讲下去）这种联合的范围应当尽可能地扩大，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无产阶级党有意和我们联合的话……

贺德雷　你们给什么代价？

卡尔斯基　在我们即将成立的全国地下组织中央委员会中，给你们的党两票。

贺德雷　多少票中的两票？

卡尔斯基　十二票中的。

贺德雷　（故作惊讶，但不失礼貌）十二票中的两票？

卡尔斯基　四票由摄政王派他的顾问作为代表，其余六票归五角大楼党。主席由选举产生。

贺德雷　（讽刺地）十二票中的两票。

卡尔斯基　五角大楼党拥有大部分的农民，等于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十七，还加上几乎全部资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在我国只不过占百分之二十，而且并不是全部都拥护你们的。

贺德雷　好，还有呢？

卡尔斯基　对我们两个地下组织的基层，要进行改组和合并。你们的人并入我们五角大楼党的机构里。

贺德雷　这等于说：我们的部队将被五角大楼党吃掉。

卡尔斯基　这是和解的最好方案。

贺德雷　事实是，这是一种把对方全部消灭的和解。照这样看来，在中央委员会里仅仅给我们两票，倒是完全合情合理

的。甚至可以说这还多了，因为这两票不代表任何东西了。

卡尔斯基　没有人强迫您接受这个条件。

亲王　（赶快补充）如果您肯接受，政府自然准备废除关于新闻、工会组织和劳动者证的第三十九号法令。

贺德雷　多有诱惑力呀！（敲敲桌子）好啦！既然我们已经相识了，现在让我们开始工作吧。我的条件是：一个领导委员会只由六名成员组成。三票归无产阶级党，其余的三票，你们爱怎么分就怎么分。各地下组织绝对保持独立性，只有在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事情上，才采取一致行动。你们要么接受，要么拉倒。

卡尔斯基　您跟我们开玩笑吗？

贺德雷　没人强迫您接受。

卡尔斯基　（对亲王说）我早就和您说过，跟这些人没法取得谅解。我们手里有三分之二的国土，有钱，有武器，有训练有素的准军事组织，还有我们牺牲了的烈士为我们造成的道义上的优势。可是这里居然有一小撮人，穷得半分钱也没有，却心安理得地要求当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派。

贺德雷　怎么样？就是说你们不干了？

卡尔斯基　不干。没有你们，我们照样行。

贺德雷　既然这样，你们走吧。（卡尔斯基犹豫了一下，接着朝门口走去。亲王没有动）卡尔斯基，您看看亲王；他比您聪明，他已经明白了。

亲王　（对卡尔斯基低声说）我们不能未经研究就断然拒绝这些建议。

卡尔斯基　（激烈地说）这不是建议，这是些荒唐的要求，我拒绝研究。（站在原地不动）

贺德雷　四二年时，警察追捕你们的人和我们的人。那时你们组织人刺杀摄政王，我们破坏军火生产。尽管如此，那时只要我们的一个人遇上你们五角大楼党里的一个人，总要拼个你死我活。今天您突然想叫大家互相拥抱，这是为什么？

亲王　为了祖国的利益。

贺德雷　为什么祖国的利益和四二年时不同了呢？（静场片刻）难道不是因为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打败了保罗斯①，德国军队正在输掉这场战争吗？

亲王　冲突的发展造成新的形势，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看不出……

贺德雷　我可以肯定，正相反，您看得很清楚。我相信您想保住依利黎。不过，您想保住的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依利黎，把这个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和阶级特权一起保存下来。当德国人好象打赢了的时候，您的父亲就站到他们那一边去。今天风向转了，他就想办法要和俄国人打交道。可是，这就比较难了。

卡尔斯基　贺德雷，我们有很多人是在跟德国的战斗中牺牲的。我不允许您说我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曾经和敌人妥协过。

贺德雷　卡尔斯基，这我知道，五角大楼党是反对德国的。你们在这一局中占了上风，因为摄政王为了使德国人不入侵依利黎，曾经给过希特勒一些好处。不过，你们过去也反对俄国，因为俄国人离这里很远。我久已听惯：依利黎，依利黎自己管自己。你们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唱这类老调已有

---

① 保罗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元帅，一九四三年在斯大林格勒被苏军生俘。希特勒失败后，被囚于苏联。一九五三年获释。

两年之久了。现在俄国人逼近了，不消一年时间，他们就将推进到我们这块土地上。到那时，依利黎就再也不可能自己管自己了。那可怎么办呢？得找一些保险的东西。如果到时候你们能够向俄国人讲：五角大楼党过去是为你们俄国人干事的，摄政王则不过是脚踏两只船罢了，那多好啊！可是，他们未必相信你们讲的。他们将会怎样呢？嗯？他们将会怎么样呢？我们的政府毕竟向他们宣过战呀。

亲王　亲爱的贺德雷，一旦苏联了解到我们是真心诚意要……

贺德雷　一旦苏联了解到一个法西斯独裁者和一个保守党所以真心诚意地跑来帮助他们取得胜利，我怀疑她未必会对这些人感激涕零。（稍停）只有一个党一直得到苏联的信任，只有这个党在整个战争期间跟她保持着联系，只有这个党能穿过火线派去使者，只有这个党能为你们打的小算盘提供成功的保证；这个党就是我们的党。当俄国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将以我们的看法来看事物。（稍停）因此，我们提出的条件是不得不接受的。

卡尔斯基　我就不该同意到这里来。

亲王　卡尔斯基！

卡尔斯基　我早就应当料到您会用一种卑鄙的敲诈勒索来回答诚挚的建议。

贺德雷　大喊大叫吧，我不是容易激怒的。象杀猪时的猪那样嚎叫吧。不过，请记住这一点：如果你们和我们一起合作过，当苏军驻在我们领土上的时候，就可以一起掌权了。如果我们之间不能取得谅解，战争结束时我的党就单独掌权。现在是选择的时候了。

卡尔斯基　我……

亲王　（向卡尔斯基）过激不能解决问题，要采取现实的态度来应付局势。

卡尔斯基　（向亲王）您太软弱了！您为了保自己，却把我拖进了人家的陷阱。

贺德雷　什么陷阱？您要走，尽可以走。我可以和亲王取得谅解，用不着您。

卡尔斯基　（向亲王）您不走……

亲王　为什么要走？要是您不喜欢这个办法，我们并不一定要您参加。我并不一定要根据您的决定才能作出我的决定。

贺德雷　显而易见，我们党和摄政王政府结成同盟，会使五角大楼党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处于困难地位。当德国人完蛋的时候，我们要采取措施把五角大楼党彻底消灭，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不过，既然你们要保持你们党的纯洁性……

卡尔斯基　为了国家的独立，我们战斗了三年，成千上万的青年为我们的事业牺牲了。我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这一切难道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让德国的党和俄国的党联合起来，在树林里僻静的地方把我们杀死？

贺德雷　卡尔斯基，不要多愁善感了。你们失败，是因为你们必然要失败。"依利黎，依利黎自己管自己……"这种口号无法保护一个四周都是强邻的小国。（稍停）您接受我的条件吗？

卡尔斯基　我没有资格接受，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贺德雷　卡尔斯基，我没有时间了。

亲王　亲爱的贺德雷，也许我们可以让他有点时间好好考虑考虑。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可以等一个星期。

贺德雷　我可不能等一个星期。卡尔斯基，我相信您。我总是

相信别人的，这是一个原则。我知道您必须跟您的朋友们商量。不过，我也知道您是能够说服他们的。如果今天您能在原则上接受我的条件，明天我就可以告诉我党的同志们。

雨果　（突然站起来）贺德雷！

贺德雷　什么事？

雨果　您怎么敢……？

贺德雷　住口。

雨果　您没有权利这样做。就是……我的天，就是这些人！以前到我父亲家里来的就是这些人……同样阴沉、无聊的嘴脸……他们一直跟踪我到这里。您没有权利这样做。他们到处钻，使得一切都腐化堕落，他们的能量非常之大……

贺德雷　你别再说了！

雨果　你们两人听着，干这种勾当，他是得不到党组织的支持的！你们不要以为靠着他就可以洗刷自己，他不会得到党的支持。

贺德雷　（镇静地向其他两人说）没关系。这纯属个人的对抗。

亲王　对。不过这样大喊大叫很讨厌。能不能叫您的警卫把这个年轻人弄出去？

贺德雷　什么话！他自己就会出去的。（站起来向雨果走去）

雨果　（后退几步）不许碰我！（把手伸进放手枪的口袋里）您不想听我说吗？您不想听我说吗？

〔这时候，人们听到爆炸的巨响，窗玻璃碎片四面飞溅，窗框也震下来了。

贺德雷　卧倒！（抓住雨果双肩，把他推倒在地上。其他两人也卧倒）

第五场

〔除原有在场的人外，还有雷昂、史力克和佐治。

〔这些人跑了进来。后来，捷西卡也进来了。

史力克　你受伤了吗？

贺德雷　（站了起来）没有。没有人受伤吧？（对站起来的卡尔斯基说）您出血了？

卡尔斯基　没关系。给玻璃碎片擦破的。

佐治　是手榴弹？

贺德雷　是手榴弹或者炸弹。不过都没有打中。搜查花园！

雨果　（转身朝着窗口，自言自语）这些混蛋！这些混蛋！

〔雷昂和佐治从窗口跳出去。

贺德雷　（向亲王）我已经估计到要发生这一类事。遗憾的是，他们选了这样一个时间。

亲王　呸！这叫我想起我父亲住的皇宫里也曾有过这类事。卡尔斯基！这是您的人搞的吧？

卡尔斯基　您发神经病了吗？

贺德雷　要消灭的是我。这件事只跟我有关。（向卡尔斯基）您看，还是事先采取预防措施方为上策。（看看卡尔斯基）您流血很多。

捷西卡　（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贺德雷被杀死了吗？

贺德雷　您丈夫平安无事。（向卡尔斯基）让雷昂带您到我房间里去，替您包扎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谈下去。

史力克　你们全都该到楼上去，他们很有可能再来搞一下。你们可以一面让雷昂包扎，一面谈。

贺德雷　就这样。(这时佐治和雷昂从窗口跳进来)怎么样?

佐治　是炸弹。他们是从花园里扔进来的，扔了就跑。只有墙全都塌了。

雨果　混蛋!

贺德雷　我们上楼吧。(他们四人向办公室门口走去，雨果跟在后面)你不用去了!(两人彼此对视，接着贺德雷转身走出去)

第　六　场

〔雨果、捷西卡、佐治和史力克。

雨果　(咬紧牙关)这些混蛋。

史力克　讲谁?

雨果　那些扔炸弹的家伙，混帐东西!(跑去倒酒喝)

史力克　有点紧张，是吗?

雨果　呸!

史力克　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这是炮火的洗礼。你将来会习惯的。

佐治　甚至还可以对你说：时间一久，这会使人觉得好玩。史力克，是吗?

史力克　会使人变化，会使人清醒，使你两腿不再发麻。

雨果　我不是紧张。我是气愤。(端起酒来喝)

捷西卡　我的小蜜蜂，你对谁呀?

雨果　对那些扔炸弹的混蛋。

史力克　你过分善良了。我们这些人早已不感到气愤了。

佐治　这种事倒同我们的饭碗有关。要不是有这些个家伙，我

们也不会在这里。

雨果　你看，所有的人都无所谓，所有的人都心安理得。那个人象一只大肥猪一样地流血，一边擦自己脸上的血一边微笑地说："没关系。"这些人有勇气。这些由世界上的娼妇生下来的最伟大的儿子，他们有足够的勇气，足以使你无法彻底地蔑视他们。（伤心地）这是件伤脑筋的事。（再喝酒）美德与邪恶不是公平合理地均分的。

捷西卡　我的宝贝，你并不懦弱。

雨果　我不懦弱，但也并不勇敢。我过于神经质。我希望睡着后梦见自己是史力克。瞧他：身上一百公斤的肉，可头颅里装着的只不过是一个胡桃般大小的东西，他真象一条大鲸鱼。那个胡桃般的东西发出的害怕和愤怒的信息，却在这堆肉中烟消云散了。他充其量不过是觉得有点发痒罢了。

史力克　（笑起来）你听见他说的了吗？

佐治　（笑着说）他说得对。

〔雨果喝酒。

捷西卡　雨果。

雨果　什么？

捷西卡　不要再喝啦。

雨果　为什么？我再没有事情可干了。我被撤职了。

捷西卡　贺德雷把你撤职了吗？

雨果　贺德雷？谁谈贺德雷？对贺德雷，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可是这个人信任我，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说这样的话的。（又喝酒。接着向史力克走去）有一些人叫你去办一项秘密任务，你呢，你豁出命去干，可是当快要成功的时候，你发现人家根本不在乎你，人家已经叫别人去干了。

捷西卡　你少说点行不行！别向他们谈咱们家里的事啦。

雨果　家里的事？哈！(快活起来)她真妙极啦！

捷西卡　他谈的是我。他责备我对他不信任已经有两年了。

雨果　(向史力克)这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对吗？(朝捷西卡)没有，你没有信任过我。你现在信任我吗？

捷西卡　现在当然不信任。

雨果　没有一个人信任我。大概我的外貌有些什么古怪的地方。对我说：你爱我。

捷西卡　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说。

史力克　不要因为我们在场你们就觉得难为情。

雨果　她并不爱我。她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她是天使，是用盐堆的雕像。

史力克　盐堆的雕像？

雨果　不对，我刚才是想说：她是一尊雪堆的雕像。如果你轻轻抚摩她，她就融化了。

佐治　别开玩笑。

捷西卡　雨果，走吧，我们一起回家。

雨果　等一下，我要给史力克一个劝告。我喜欢史力克。我对他有好感，因为他有力气，他不思考。史力克，你要听我的劝告吗？

史力克　如果我没法不听的话，我就听。

雨果　听着：不要过早结婚。

史力克　早婚也没什么危险。

雨果　(开始醉了)不，你听着：不要过早结婚。你明白我要讲的话吗？不要过早结婚。不要把你挑不起的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因为到后来，它就会变得过分沉重了。一切都很沉

重。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做年轻人不是容易的事。(笑起来)秘密任务！告诉我，信任，它在哪里？

佐治　什么任务？

雨果　噢！我担负着一项任务。

佐治　什么任务？

雨果　他们想使我讲出来，可是把力气花在我身上，那是白费工夫。我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从镜子里瞧自己)难以捉摸！一副毫无表情的脸，普通人的脸。这是应该看得出来的，我的天，是应该看得出来的。

佐治　看得出什么？

雨果　我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

佐治　史力克？

史力克　唔……

捷西卡　(镇静地)你们用不着费脑筋去猜：他这是说，我不久要生孩子了。他照镜子是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象个父亲。

雨果　真了不起！做父亲！对，正是这么回事。做父亲！她和我两个人之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难以捉摸！一个做父亲的人，大概是可以辨认出来的。从某一点上辨认出来，象脸上的神气，嘴里的味道，心里的痛苦。(喝酒)对贺德雷，我感到抱歉。因为，我跟你们说吧，他本来能帮我忙的。(笑起来)瞧，他们在楼上谈话，雷昂在洗卡尔斯基那副肮脏的猪猡似的嘴脸。你们难道是木头，是笨蛋吗？朝我开枪吧。

史力克　(向捷西卡)这小年轻不该喝酒。

佐治　他干不了这个。

雨果　我跟你们说，向我开枪吧。这是你们的本行。你们听着：一个做父亲的人，总不会真正是做父亲的。一个杀人凶手，

总不会完全是凶手。你们要明白，他们是在演戏。可是一个死去的人，那是真正地死去了。活下去，还是不活下去，怎么才好呢？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除了做一个埋在六尺土下的死人外，我不可能成为别样的人。这一切，我跟你们说，都是演戏。（突然打断自己的话头）这些，这些也是演戏。一切都是！我跟你们说的全都是演戏。你们也许认为我是灰心绝望了吧？完全不是的。我是在演绝望的戏。我们是不是能够从戏里摆脱出来？

捷西卡　你愿意回家吗？

雨果　等一等。我不回去。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能说，我愿意或者我不愿意呢？

捷西卡　（把酒杯斟满）那就喝吧。

雨果　好！（喝酒）

史力克　您还叫他喝，不是发疯了吗？

捷西卡　这样可以使事情快点结束。现在，只好等着吧。

雨果　（一饮而尽。捷西卡又替他斟满酒杯。雨果醉醺醺地）刚才我说什么来着？我谈到杀人凶手吗？捷西卡和我两人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事实是，我这里面，话讲得太多了。（拍拍自己的额头）我希望平静。（对史力克）你的脑袋里大概是满惬意的吧；黑夜沉沉，寂静无声。为什么你们要赶紧转过身去？不要笑；我知道自己喝醉了，我知道自己卑鄙无耻。我要对你们说：我不希望处在我现在的地位。不。这不是一个值得称羡的地位。别转过去！全部要干的就是点燃炸药引火线。看起来这没什么，不过我并不希望你们担任这项任务。引火线全在这儿了。点燃引火线。接着，所有的人都被炸死，连我也在内。这样就无需证明你在场不

在场，只有沉寂、黑夜。除非死人也演起戏来。你们不妨设想一下：要是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发现那些死人不过是一些活人扮演的，那会怎样？以后再说，以后再说。不管怎样，只要把引火线点燃爆炸，这就是了解心理状态的时刻。（笑起来）我的老天爷，不要转过身去！否则我也要打转转了。（想打转，但结果倒在一张椅子上）瞧，这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干下的好事。（头左右摇晃，捷西卡走近看他）

捷西卡　好！结束了。你们肯帮我把他抬到床上去吗？

史力克　（抓抓头，看着她）你的丈夫话太多了。

捷西卡　你们不了解他。他的话都是扯淡。

〔史力克和佐治抓住雨果的脚和肩膀，把他抬了起来。

——幕　落

第　五　幕

〔在雨果的房间里。

第　一　场

〔雨果、捷西卡和奥尔嘉。

〔雨果和衣躺在床上，盖着一条被单。他睡着了。他在梦中辗转反侧，低声呻吟。捷西卡静坐在他的床头。雨果又呻吟。捷西卡站起来，走进盥洗间。可以听见自来水的声音。奥尔嘉躲在窗帘后面。她拨开窗帘，露出头来。她下决心走到雨果旁边看着他。雨果呻吟。奥尔嘉扶起他的头，把他的枕头摆好。就在这时候，捷西卡手里还拿着一块浸湿的纱布，回到屋里，看见了这情景。

捷西卡　多体贴啊！您好，太太。

奥尔嘉　不要嚷嚷。我是……

捷西卡　我并不想嚷嚷。请坐！我倒是想笑。

奥尔嘉　我是奥尔嘉·罗拉姆。

捷西卡　我已经料到了。

奥尔嘉　雨果跟您谈起过我吗？

捷西卡　是的。

奥尔嘉　他受伤了吗？

捷西卡　没有，他喝醉了。（从奥尔嘉前面走过去）对不起。（把湿纱布敷在雨果的额上）

奥尔嘉　不是这样敷的。（把纱布弄好）

捷西卡　很抱歉。

奥尔嘉　贺德雷呢？

捷西卡　贺德雷？不要客气，请坐下。（奥尔嘉坐下）太太，炸弹是您扔的吗？

奥尔嘉　是的。

捷西卡　可惜一个人也没有炸死。下一次您的运气会好一些的。您是怎么进来的？

奥尔嘉　从门口进来的。您出去的时候，没有把门关上。永远也不应当让门开着。

捷西卡　（指雨果）您刚才知道他也在办公室吗？

奥尔嘉　不知道。

捷西卡　可是您知道他很可能在那里。

奥尔嘉　总是要冒点风险的。

捷西卡　您要是运气好一点，就已经把他炸死了。

奥尔嘉　倘若这样，对他倒是大吉大利。

捷西卡　真的吗？

奥尔嘉　我们的党不太喜欢叛徒。

捷西卡　雨果不是叛徒。

奥尔嘉　我相信。可是我不能强迫别人也相信。（稍停）这项任务被他耽误了；一星期前就该完成。

捷西卡　总得找到机会才行。

奥尔嘉　机会要人去创造。

捷西卡　是党派您来的吗？

奥尔嘉　组织不知道我在这里，是我自己来的。

捷西卡　我明白了。您把一颗炸弹放在手提包里，然后您好心好意地跑来把它向雨果扔去，以保全他的名誉。

奥尔嘉　当时要是我成功了，人家会以为雨果故意使自己和贺德雷同归于尽。

捷西卡　对。不过，那他就死了。

奥尔嘉　不论他怎么死，反正他现在难逃一死。

捷西卡　您的友情倒是挺深的。

奥尔嘉　肯定比您的爱情要深些。（她们两人相互注视）是您阻止他去完成任务的吗？

捷西卡　我丝毫也没有阻止他。

奥尔嘉　您也没有帮他的忙？

捷西卡　为什么我要帮他忙？入党以前，他征求过我的意见吗？当他决定：除了去谋杀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以外，再也不能更好地使用自己的生命了，他征求过我的意见吗？

奥尔嘉　为什么他要征求您的意见呢？您能够给他出些什么主意呢？

捷西卡　当然有主意可出。

奥尔嘉　他已经选择了这个党，他要求交给他这项任务，这对您来说就够了。

捷西卡　这不够。

〔雨果低声呻吟。

奥尔嘉　他不舒服。您不该让他喝酒。

捷西卡　要是他的脸挨了您的炸弹的弹片，他会更不舒服。（稍停）真可惜他没有和您结婚：他需要的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女人。在您去十字路口扔手榴弹的时候，他会留在您的房间

里为您熨好连衫裙，这样就皆大欢喜啦。(看看奥尔嘉)我还以为您身材高，人很瘦。

奥尔嘉　还有胡子，是吗？

捷西卡　没有胡子，但鼻子底下长着一个疣子。每次他从您家里回来，神气总是那么庄重严肃。他说："我们谈了政治。"

奥尔嘉　当然，他跟您是从不谈政治的。

捷西卡　您要知道，他不是为这个和我结婚的。(稍停)您爱上他了，对吗？

奥尔嘉　爱情在这里有什么关系？您小说看得太多了。

捷西卡　一个不搞政治活动的人总得找点事做。

奥尔嘉　您放心吧。爱情不会使一个足智多谋的女人感到烦恼的。我们并不靠这个活着。

捷西卡　我呢？我靠这个活着？

奥尔嘉　所有痴情的女人都靠这个活着。

捷西卡　就算是个痴情的女人。比起您的聪明机智，我更喜欢自己的感情。

奥尔嘉　可怜的雨果！

捷西卡　对，可怜的雨果！太太，您大概很讨厌我。

奥尔嘉　我吗？我时间不多。(沉默片刻)把他叫醒。我有话要跟他讲。

捷西卡　(走到床旁，摇摇雨果)雨果！雨果！有人来看你。

雨果　嗳！(半个身子坐了起来)奥尔嘉！奥尔嘉，你来啦！我真高兴你在这儿。你得帮我忙。(坐到床边)我的天，我的头真疼。我刚才讲什么来着？你知道，你来了我真高兴。等一下！发生了一件事，一件很伤脑筋的事。你再帮

不了我的忙了。现在，你帮不了我啦。是你扔的炸弹，对吗？

奥尔嘉　是的。

雨果　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

奥尔嘉　雨果，过一刻钟，会有一位同志从墙外抛过一条绳子来，我就得走了。我没有时间。你听我说。

雨果　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

奥尔嘉　捷西卡，把杯子和水瓶递给我。

〔捷西卡把这两样东西递给奥尔嘉。奥尔嘉把杯子灌满，朝雨果的脸上泼去。

雨果　噗！

奥尔嘉　你听我说吗？

雨果　听。（擦干自己的脸）我的头是怎么啦。瓶子里还有水吗？

捷西卡　有的。

雨果　倒点水给我喝，好吗？（捷西卡递给他一杯水，他喝了下去）同志们是怎么想的？

奥尔嘉　他们认为你是叛徒。

雨果　他们夸大其词了。

奥尔嘉　你现在一天也耽误不得。在明晚以前，这件事必须解决。

雨果　你不该扔那个炸弹。

奥尔嘉　雨果，你当初要求担当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要单独干。当我们有上百条理由可以拒绝你的要求时，我是第一个相信你的人，而且我使别人也相信了你。我们不是童子军，党组织并不是为了给你提供表现英雄主义的机会而建立

的。现在既然有一件事要做，那就得完成，谁去完成都可以。如果在二十四小时内你没有完成你的任务，人家就会派另一个人来代替你去完成。

雨果　如果派人来代替我，我就脱离党。

奥尔嘉　你在打什么主意？你以为可以脱离组织吗？雨果，我们是在战争期间，同志们可不是开玩笑的。现在一个人要脱党，除非在他到阎王那里去报到的时候。

雨果　我不怕死。

奥尔嘉　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在一切都失败了以后就这么窝囊地死去，象一个告密者那样被处决掉，或者更糟糕，象一个小笨蛋那样，由于人家怕他笨手笨脚误了事而把他干掉。这是不是你所希望的呢？当你第一次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当你脸上的表情是那样幸福，那样骄傲的时候，难道这就是你所希望的吗？（向捷西卡）您跟他好好谈谈！您既然有点爱他，自然不愿意人家把他当作一条狗似的打死。

捷西卡　太太，您知道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奥尔嘉　你到底决定怎样？

雨果　你不该扔炸弹。

奥尔嘉　你决定怎样？

雨果　你们明天就知道。

奥尔嘉　那好。雨果，永别啦！

雨果　奥尔嘉，永别啦！

捷西卡　太太，再见！

奥尔嘉　把灯关掉，不能让人家看见我出去。

〔捷西卡熄灯。奥尔嘉开门走出去。

第　二　场

〔雨果和捷西卡。

捷西卡　要再开灯吗？

雨果　等一下。也许她还得回来。

〔两人在黑暗中等着。

捷西卡　可以稍微拉开百叶窗看看。

雨果　不要。

〔静场。

捷西卡　你难过吗？（雨果没有回答）回答呀，现在反正黑洞洞的。

雨果　我头疼，没别的。（稍停）连一个星期的等待都经受不起的信任，算不了什么。

捷西卡　对，算不了什么。

雨果　要是没有一个人信任你，你怎么活呀？

捷西卡　从来没有人信任我，你比别人更不信任我。可我还是活下来了。

雨果　以前，只有她对我有点信任。

捷西卡　雨果……

雨果　只有她，你是知道的。（稍停）现在她大概没有危险了。我想可以开灯了。（开了门。捷西卡突然转过身去）怎么啦？

捷西卡　在灯光下看到你，我不大舒服。

雨果　要我把灯关掉吗？

捷西卡　不要。（转过身来朝他走去）你呀，你呀，你要去杀一个

人。

雨果　难道我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吗？

捷西卡　让我看一看手枪。

雨果　为什么？

捷西卡　我想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

雨果　整个下午，你都随身带着它到处走。

捷西卡　那时候它不过是件玩具。

雨果　（把枪递给她）当心。

捷西卡　唉！（看看枪）挺有意思的。

雨果　什么东西有意思？

捷西卡　现在这支枪使我害怕。拿回去吧。（稍停）你要去杀一个人。

〔雨果笑了起来。

捷西卡　你笑什么？

雨果　现在你相信了！你终于决心相信这件事了。

捷西卡　是的。

雨果　你的时机选得很不错，现在正是没有人相信这件事的时候。（稍停）要是你在一星期前这样，也许还能帮我点忙。

捷西卡　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只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今天早上我还不能想像他会死。（稍停）刚才我跑进办公室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鲜血淋漓，你们几个人全都象死了似的。贺德雷也象死人一样。我是从他脸上看出来的！要是你不杀死他，他们也会派别人来杀的。

雨果　杀他的将是我。（稍停）那个流血的家伙，一副肮脏样子，是吗？

捷西卡　是的，是肮脏。

雨果　贺德雷也要流血的。

捷西卡　别说啦。

雨果　他将躺在地上，一副蠢相，衣服上全是血。

捷西卡　（声音低沉，慢慢地说）别说啦。

雨果　她不过是向墙上扔了个炸弹，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她甚至没有看到我们。无论是谁都能杀人，只要人家不强迫他去看他所干的事就行了。我当时正要动手。我已经站在办公室里，面对着他们，正要开枪，是她使得我没干成。

捷西卡　你真的就要开枪了吗？

雨果　我的手已经放在口袋里，手指扣住扳机。

捷西卡　你真要开枪！你肯定那时候会开枪吗？

雨果　我……我那时候幸亏是在气头上。当然，我是要开枪的。现在，一切又得从头做起了。（笑起来）你听到她讲了吗，那些人说我是叛徒。他们可真行。在他们那儿，当他们决定要干掉某个人的时候，他们就象在电话簿上把一个名字划掉一样，既干净利索又无伤大雅。而在这里，死却是一项任务。这里是屠宰场。（稍停）他喝酒，抽烟，跟我谈党组织，制定计划，而我呢，我却老是想着他将变成一具死尸，够丑恶的了。你看见过他那双眼睛吗？

捷西卡　看见过。

雨果　那双眼睛是何等炯炯有神但又冷酷无情，是吗？何等机警灵活，是吗？

捷西卡　是。

雨果　也许我要对着他的眼睛开枪。你知道，我要瞄准腹部。可是，你知道，开枪时，枪会朝上跳的。

捷西卡　我喜欢他的一双眼睛。

雨果　（突然说）这是难以理解的事。

捷西卡　什么？

雨果　我说，谋杀是难以理解的事。你扣动扳机，以后，就不再理解所发生的事了。（稍停）要是开枪时能够不看人就好了。（稍停）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个。

捷西卡　我也纳闷你为什么说这个。

雨果　请原谅。（稍停）不过，要是我躺在这张床上眼看就要死了，你不至于丢下我不管吧？

捷西卡　不会的。

雨果　其实，都是一样；杀人也好，死去也好，都是一样：都是孤独一人。他，他倒运气好，只死一次。而我呢？十天来，我每一分钟都在杀他。（突然粗暴地说）捷西卡，你怎么办？

捷西卡　什么？

雨果　听着：如果我明天还没有杀死他，那么我或者是销声匿迹，或者是去找他们，对他们说：随你们的便，怎么处置我都可以。如果我杀死……（以手掩面）我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

捷西卡　你是问我，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该怎么办吗？

雨果　你想，我能去问谁呢？我在世界上只有你了。

捷西卡　真的，你只有我了，只有我一个人了。可怜的雨果。（稍停）我要是你，我就去找贺德雷，对他说：事情是这样，人家派我来杀死你，可是现在我改变了主意，我愿意在你手下工作。

雨果　可怜的捷西卡！

捷西卡　这不可能吗？

雨果　这正是那种被称为背叛的行为。

捷西卡　（伤心地）你看！我什么主意都不能给你出。（稍停）为什么这不可能呢？因为他跟你想法不同吗？

雨果　你可以这样说；因为他跟我想法不同。

捷西卡　那么凡是跟你想法不同的人都应当把他们杀掉喽？

雨果　有时候是这样。

捷西卡　为什么你选择了路易和奥尔嘉的想法呢？

雨果　因为他们的想法很现实。

捷西卡　可是，雨果，假使去年你碰见的不是路易而是贺德雷，那么你就会觉得有现实性的是贺德雷的想法了。

雨果　你发神经病。

捷西卡　为什么？

雨果　照你这么说，似乎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取的，无好坏之分。人们象得病一样，接受这种或那种意见。

捷西卡　我并不这样想。我……我不清楚自己在想些什么。雨果，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只要他一开口，大家就会确信他是对的。此外，我认为他是个诚心诚意的人，他希望自己的党好。

雨果　他的愿望，他的思想，我不管它。重要的是看他的行动。

捷西卡　可是……

雨果　客观上他的行动象一个社会主义的叛徒。

捷西卡　（没有听懂）客观上？

雨果　对。

捷西卡　是吗？（稍停）他如果知道了你准备动手干的事，是不是会认为你是个社会主义的叛徒呢？

雨果　我不知道。

捷西卡　他会不会这样想呢？

雨果　这又能怎么样呢？是呀，可能他会这样想。

捷西卡　那么，谁是正确的呢？

雨果　我。

捷西卡　你怎么知道？

雨果　政治是一种科学。你可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其他人是错误的。

捷西卡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犹豫不决呢？

雨果　向你解释起来话可就长了。

捷西卡　我们晚上有时间。

雨果　需要好几个月、好几年的时间。

捷西卡　哎呀？（走到书堆旁边）这些书里都写着吗？

雨果　从某种意义来说，是的。只要会看书就行。

捷西卡　我的上帝！（拿起一本书，翻开，着迷似地看看，接着叹一口气，搁下了书）我的上帝！

雨果　现在，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你睡觉去，或者去干你想干的事。

捷西卡　怎么了？我刚才说什么惹了你了？

雨果　没什么。你没说什么。错的是我。过去我要求你帮忙，实在是发疯了。你的主意是从另一个世界产生出来的。

捷西卡　这怪谁？为什么不教会我懂得一点东西呢？为什么你任何事情都不告诉我呢？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说我是你的一种奢侈品。我被安排在你们男人的社会里已经有十九年了。禁止我去碰展现在我眼前的任何东西。你们使我相信一切都很顺利，我什么都用不着管，只要把鲜花插到花瓶里就行了。为什么你们过去对我说假话？为什么你们把一切都瞒着我？难道只是为了有一天向我承认，这个世界到

处在土崩瓦解，你们却无能为力，而且迫使我在自杀与谋杀之间作出抉择。我可不愿作出抉择，既不想你让人家杀死，也不想让你去把他杀死。为什么把这样一个重担压在我的肩上？对于你们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我完全不相干。我既不是压迫者，又不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也不是革命者，我什么都没有干过，我完全是无辜的。

雨果　捷西卡，我不再向你提出任何要求了。

捷西卡　雨果，太迟了。你已经把我拖进来了。现在，我必须作出抉择。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我选择的是我要活，和你一起活着，我……啊！我的上帝！我不能。

雨果　你看得很清楚。

〔静场。雨果坐在床上，两眼发呆。捷西卡坐在他身旁，双臂搂住他的脖子。

捷西卡　不要说什么。不要管我。我不跟你谈话，不妨碍你思索。我只是呆在这儿。清早天气寒冷，分享我身上一点热气你会高兴的，因为我没有别的可以给你了。你的头还老是疼吗？

雨果　疼的。

捷西卡　把头搁在我肩上。你的额头很烫。(抚摩他的头发)可怜的头！

雨果　(突然间挺起身来)够啦！

捷西卡　(温柔地)雨果！

雨果　你在扮演贤妻良母。

捷西卡　我不是在演戏，我再也不演戏了。

雨果　你的身体冷冰冰的，不能给我一点热气。带着慈母的神态俯身向着一个男人，用手抚摩他的头发，这并不是难

事。无论哪一个小姑娘都希望象你这样。可是当我拥抱你，向你求婚的时候，你可没有演得这么好。

捷西卡　别说了。

雨果　为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之间的爱情不过是一场喜剧吗？

捷西卡　今天晚上要紧的不是我们的爱情，而是你明天怎么办。

雨果　这一切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着的。我要是早能肯定……（突然说）捷西卡，看着我。你能对我说，你爱我吗？（看看她。静场）瞧你！我甚至连这个也得不到。

捷西卡　雨果，你呢？你认为自己一直爱我吗？（他没有回答）你是很清楚的。（稍停。突然说）为什么你不去试试说服他呢？

雨果　说服他？说服谁？贺德雷吗？

捷西卡　既然他错了，你应当能够向他证明他犯了错误。

雨果　你想得可真美！他是一个非常狡猾诡诈的人。

捷西卡　既然你不能证明他错了，你怎么知道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呢？雨果，你要是能使大家都和解，大家都满意，那该多好哇。雨果，我求你试试看。至少，在杀死他以前试一次。

〔有人敲门。雨果挺起身来，眼睛闪闪发光。

雨果　是奥尔嘉。她又回来了。我知道她一定会回来的。把灯关上，把门打开。

捷西卡　你多么需要她。

〔她走去把灯关了，并把门打开。贺德雷走进来。门关上时，雨果重新把灯打开。

第 三 场

〔雨果、捷西卡和贺德雷。

捷西卡 （认出是贺德雷）哎！

贺德雷 我使你吓了一跳吗？

捷西卡 今晚我神经紧张。刚才那炸弹……

贺德雷 当然，这是难免的。你们习惯在黑暗里呆着吗？

捷西卡 我不得不这样，因为我眼睛很累。

贺德雷 哦！（稍停）我可以坐一会儿吗？（在沙发上坐下）你们不要因为我在这里而感到拘束。

雨果 您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贺德雷 没有，没有，没有。刚才你使我很好笑。你气得面红耳赤。

雨果 我……

贺德雷 用不着抱歉，我料到你会这样。如果你不抗议，我反而会感到不安。有很多事情应当向你解释。等明天，明天我们两人再谈。现在你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我的也结束了。多么有意思的一天，对吗？为什么你们不挂一两幅版画在墙上呢？这样四壁就不显得光秃秃了。屋顶阁楼里有一些版画，史力克可以给你们找来。

捷西卡 是些什么样的画？

贺德雷 什么样的都有。你可以自己挑选。

捷西卡 谢谢您。我并不一定要版画。

贺德雷 随你便吧。你们没有什么可喝的吗？

捷西卡 没有，很抱歉。

贺德雷　算啦！算啦！我来以前，你们在干什么？

捷西卡　我们在聊天。

贺德雷　好哇！聊吧！聊吧！不用管我。（把烟丝装在烟斗里，点火抽烟。沉闷的寂静。微笑着）当然，不用管我。

捷西卡　可是要我们当作您不坐在这里是很难的。

贺德雷　你们很可以把我赶出去。（向雨果）当你的上级有什么古怪念头的时候，你不是非得接待他不可的。（稍停）我不知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我睡不着，试着做点工作……（耸耸肩膀）一个人不能老是工作。

捷西卡　是的。

贺德雷　这件事快结束了……

雨果　（急切地）什么事？

贺德雷　和卡尔斯基打交道的事。这人有点敬酒不吃吃罚酒，但事情的进展比我设想的要快。

雨果　（激烈地）您……

贺德雷　嘘！明天，明天！（稍停）当一项工作快结束的时候，人们就会感到闲散无聊。刚刚你们开着灯吧？

捷西卡　是的。

贺德雷　我刚才靠窗站着。站在黑暗里，免得给人作为靶子。你们看到今晚是何等阴沉沉静吗？亮光从你们的百叶窗缝里透射出来。（稍停）我们看到死就在眼前。

捷西卡　是的。

贺德雷　（隐约带笑）就在眼前。（稍停）我从我房间里悄悄地出来。史力克睡在过道上，客厅里睡着佐治。雷昂睡在门厅里，我本来想叫醒他的，但后来……算啦！（稍停）后来，我就到这里来了。（向捷西卡）怎么回事？今天下午你看起来

不象现在这么害怕。

捷西卡　那是因为看到了你的样子。

贺德雷　什么样子？

捷西卡　我觉得你好象不需要任何人。

贺德雷　我不需要任何人。（稍停）史力克告诉我，你怀孕了。

捷西卡　（急忙地说）没这回事。

雨果　好啦，捷西卡，你已经告诉史力克了，为什么要瞒着贺德雷呢？

捷西卡　我对史力克开玩笑。

贺德雷　（盯着捷西卡看了好一会儿）好啦。（稍停）我当议员的时候，住在一个开汽车维修店的人家里。晚上我经常到他家的餐室去抽一斗烟。那儿有一台收音机，小孩子在玩……（稍停）好啦！我要去睡觉了。这已经成为过去的一场幻梦。

捷西卡　什么是过去的一场幻梦？

贺德雷　（作一个手势）这一切。你们也在内。好好工作，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向雨果）你打个电话到村子里去，通知木匠来修好办公室的窗子。（看看雨果）你的样子象是精疲力尽了。好象你喝醉了，是吗？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你用不着九点钟以前来。

〔他站起来。雨果向前一步。捷西卡很快跑到他们两人之间。

捷西卡　雨果，是时候啦。

雨果　什么？

捷西卡　你答应过我要说服他的。

贺德雷　说服我？

雨果　住嘴。

〔雨果极力想推开她，但她站到他前面，挡住他。

捷西卡　他不同意您的意见。

贺德雷　（觉得满有趣）我已经发觉了。

捷西卡　他想对您解释一下。

贺德雷　明天！明天！

捷西卡　明天就太迟了。

贺德雷　为什么？

捷西卡　（仍然站在雨果前面）他……他说，如果您不听他的，他再也不想当您的秘书了。你们两个人都睡不着，你们还有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而且……而且你们都是死里逃生。这样，你们两人更容易和解了。

雨果　我说，你别提这事啦。

捷西卡　雨果，你答应过我的！（对贺德雷）他说您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贺德雷　社会主义的叛徒！仅此而已！

捷西卡　客观上是。他说：客观上是。

贺德雷　（声音和脸色都变了）好哇！既然谁也不能让你不说，我的年轻人，把心里想的都告诉我吧。在睡觉之前，我得把这件事解决了。为什么我是一个叛徒？

雨果　因为您没有权利把党组织拖进您搞的勾当里去。

贺德雷　为什么没有权利？

雨果　因为党是一个革命组织，而您却要把它变成执政党之一。

贺德雷　建立革命政党就是为了夺取政权。

雨果　夺取政权是对的。不过，是通过武力来夺取，而不是利用

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

贺德雷　你是惋惜没有流血吗？我也感到遗憾。不过，你要知道，我们无法靠武力取得地位。一旦爆发内战，五角大楼党有武器、有军官，它可以作为反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

雨果　谁说会爆发内战？贺德雷，我不懂你说的话。只要稍微有点耐心，再等待一下就够了。您自己也说过：红军将赶跑摄政王，我们将独掌政权。

贺德雷　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保持政权呢？（稍停）一旦红军越过我们的边境，我可以向你保证：一定会有一段艰难的日子。

雨果　红军……

贺德雷　对，对。我知道。我也在等待红军到来，而且在耐心等待。不过，你得明白：一切作战的军队，不论是来解放我们的或者不是来解放我们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靠被占领的国家养活。我们的农民会讨厌俄国人，这是必然的。我们的领导地位是由俄国人强行建立的，试问，农民怎么会喜欢我们呢？他们会把我们叫做外国人的党，或者用更难听的名称。五角大楼党将转入地下，它甚至连口号也用不着更改。

雨果　五角大楼党，我……

贺德雷　不仅这样，国家还将遭到破坏。很可能会变成战场。不论接替摄政王的是什么样的政府，都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这样一来，它就不得人心。红军一旦撤走，第二天我们就会被一场暴动赶下台。

雨果　一场暴动，这是能粉碎的。我们将建立铁的秩序。

贺德雷　铁的秩序？靠什么去建立？即使在一场革命之后，无

产阶级在长时间内力量仍然是非常薄弱的。铁的秩序？在资产阶级政党进行破坏，农民烧掉粮食来饿死我们的情况下，这能行吗？

雨果　那又怎样？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比这大得多。

贺德雷　但它不是靠外国人建立自己的政权。现在，我的孩子，你好好听着，想想明白。我们要和卡尔斯基的自由主义者和摄政王的保守党人一起取得政权。建立民族联合政府，那就不会有麻烦，不会有破坏，也没有人会骂我们是靠外国势力取得的政权。我要求的是在抵抗运动的委员会中占有一半席位，可是我不会蠢到要求拥有一半的政府部长的席位。我们应当是少数派。这个少数派让其他政党去为种种不得人心的措施承担责任，而它在政府内部则作为反对党，以此来取得人民的拥护。其他政党将被逼得无路可走。在两年内，你就可以看到自由主义者的政策一败涂地，那时，全国将要求我们去主持政府。

雨果　到那时，我们的党也就完蛋了。

贺德雷　完蛋？为什么？

雨果　我们党有一个纲领，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还有一种手段：就是阶级斗争。可是您却利用党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框中搞阶级合作的政治。多少年内，您不得不说假话，耍手段、玩权术，一次又一次地妥协。您将在我们同志面前为您参加的那个政府所采取的反动措施辩护。没有同志会理解您，激进的人将离开我们，其他的人会把刚学到的政治思想全都抛掉。我们将受到腐蚀，变得软弱无能、失去方向。我们将成为改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到最后，资产阶级

只要以举手之劳就可把我们消灭干净。贺德雷！这个党是您的党，您不应该忘记您为了建立它所花的心血，为了它应做的牺牲，以及它所要求的纪律。我恳求您：不要用您自己的双手毁了这个党。

贺德雷　废话！如果你不想冒风险，就不要搞政治。

雨果　我不想冒这种风险。

贺德雷　那好！那么请问怎样保持政权呢？

雨果　首先，为什么要取得政权呢？

贺德雷　你是发神经病吗？一支社会主义的军队眼看要占领我们的国家，而你却白白地让它来了又走了，一点不去利用它的帮助？这是一去不复返的机会。我告诉你，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单独进行一场革命。

雨果　我们不应当为了能够取得政权而付出这样的代价。

贺德雷　你想把党派什么用处？做赛马用的马厩吗？如果不是为了用在一时，磨刀千日又有什么用呢？一个政党永远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权。

雨果　它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全部的理想。只实现我们的理想。

贺德雷　说真的，你有一些理想。不过，你会忘掉它们的。

雨果　您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理想吗？我们那些过去被摄政王的警察杀害的同志，不就是为了理想而死的吗？您不认为，我们利用自己的党组织去开脱那些杀害我们同志的家伙是背叛先烈吗？

贺德雷　我才不去管那些死去的人。他们是为党而死的，而党是有作出决定的自由的。我是搞活着的人的政治，是为活人的。

雨果　您以为活着的人同意您干的勾当吗？

贺德雷　我会慢慢地使得他们接受的。

雨果　欺骗他们吗？

贺德雷　有时候要用欺骗的办法。

雨果　您……您的样子看起来这么真诚！这么可靠！您是不可能同意欺骗同志们的。

贺德雷　这有什么呢？我们是在打仗。按照习惯，没有必要每一个小时都让士兵知道军事行动的进展。

雨果　贺德雷，我……我比您更清楚说谎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父亲那里，所有的人都彼此说假话，所有的人都对我说假话。我入党以后，才呼吸到自由。我生平头一次看到一些不对别人说谎的人；人人可以信任大家，大家可以信任人人。连最平凡的一个战士都可以感到上级的命令反映了自己深切的愿望；要是遇到危险，他知道为什么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您不要……

贺德雷　你到底要讲什么？

雨果　讲我们的党。

贺德雷　我们的党？可是在我们党内，正象在别的地方一样，多少总要说点假话。而你，雨果，你能肯定自己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假话，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假话，你此时此刻也没有说假话吗？

雨果　我从来没有对同志说过假话。我……如果我们认为人们不值得尊重，可以用甜言蜜语去欺骗他们，那我们为这些人的解放去斗争又有什么用呢？

贺德雷　必要时我说假话，但我并不看轻任何人。假话并不是我创造发明的，它是在人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产生的，我们每

个人生下来就继承了这东西。并不是拒绝谎言就可以消灭谎言的，要消灭谎言就应当运用一切手段消灭阶级。

雨果　不是任何手段都值得采用的。

贺德雷　只要是有效的手段，就值得采用。

雨果　照这么说，你有什么权利谴责摄政王的政策呢？他向苏联宣战，是因为这是保存国家独立的最有效的办法。

贺德雷　你以为我谴责这种政策吗？他干的事，他的阶层中任何处在他地位的人都会这样干的。我们斗争的对象既不是人也不是政策，而是产生这些人和这些政策的阶级。

雨果　那您所找到的跟这个阶级作斗争的最好方式，就是建议它和您一起分掌政权了？

贺德雷　一点不错。在今天看来，这是最好的方式。（稍停）我的孩子，你多么洁身自好啊！你是多么害怕弄脏自己的手啊！好吧，保持纯洁吧！但这对谁有用处呢？为什么你到我们中间来呢？纯洁，这是印度的出家人和僧侣的理想。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这些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你们不过是为了什么也不干，便找纯洁做个借口罢了。什么也不干，动也不动，两只手臂贴着身体，戴着手套。我呢？我有一双肮脏的手，一直脏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粪里去，血污里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人们可以不干坏事就掌权吗？

雨果　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我并不害怕血污。

贺德雷　好极啦！戴上鲜红的手套，多好看！你怕的是其他的事，是你那贵族的鼻子闻起来太臭的事。

雨果　瞧，又是那一套。我是一个贵族，一个从来没有挨过饿的人！可是对您来说，不幸的是，事实上持我这种看法的不是

我一个人。

贺德雷　并非你一个人？这样说来，你在来这里以前，已经有点知道我谈判的情况了。

雨果　唔——不知道。在党内有些传闻，大部分人都不赞成。这些人，我可以向您发誓，都不是贵族。

贺德雷　我的孩子，这里发生了一些误会。我清楚这些人——这些不赞成我的政策的党内年轻人。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我这种人，而不是你那种人，不久你就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不赞成这些谈判，只不过是认为时机未到。要是在别的时候，他们会带头赞成的。而你呢，却把这件事看作是原则问题。

雨果　谁说是原则问题？

贺德雷　你不是把它作为原则问题吗？好。那就要摆摆事实说服你。如果我们现在和摄政王谈判，他一定会停止战争，依利黎的军队就会乖乖地等着俄国人来解除他们的武装。如果我们中断谈判，摄政王看见自已完蛋了，必定会象疯狗那样顽抗，成千上万的人就会因此而丧失生命。你看怎样？（静场）喂，你看怎样？你能够一笔勾销十万人的生命吗？

雨果　（费力地说）干革命不是捧着鲜花。如果他们那些人没有别的办法……

贺德雷　怎么样？

雨果　那就只好算啦！

贺德雷　你看！你好好地看看！雨果，你爱的不是人，你爱的只不过是一些原则。

雨果　人？为什么我要爱他们？他们爱我吗？

贺德雷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你到我们这里来？如果我们不爱

人类，我们不可能为他们而斗争。

雨果　我参加党组织是因为它的事业是正义的。一旦它的事业不再是正义的，我就脱离这个组织。至于人类，我所关心的不是他们的现状，而是他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贺德雷　而我，我爱的是处于现状的人，连他们的卑鄙龌龊和一切恶习在内。我爱他们的声音、他们劳动的手和他们的肌肤——世界上最赤裸裸的肌肤，还有他们那忧虑重重的眼睛，以及他们每一个人面对死亡和痛苦所进行的绝望的斗争。对我来说，世界上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是重要的；人是可贵的。我的孩子，对你，我了解，你是一个毁灭者。你恨人们，因为你恨自己。你的纯洁与死亡相似，你所梦想的革命并不是我们的革命。你并不想改造世界，你只想把它炸毁。

雨果　（站起来）贺德雷！

贺德雷　这不是你的过错。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个样。知识分子不是革命者，只适合做一个杀人的凶手。

雨果　一个杀人的凶手。对的！

捷西卡　雨果！

〔她站到两人之间。门上的锁里有钥匙转动的声音。门打开了。佐治和史力克走进来。

第　四　场

〔除原来在场的人外，还有史力克和佐治。

佐治　你原来在这里。我们到处找你。

雨果　谁把我门上的钥匙给了你们的？

史力克　所有门上的钥匙，我们都有。你知道，我们是警卫。

佐治　（向贺德雷）你叫我们吓了一跳。史力克醒来一看，贺德雷没啦。你出去透透气，也该事先打个招呼。

贺德雷　你们都睡着了。

史力克　（目瞪口呆）是这样！打什么时候起，当你想要叫醒我们时，却还让我们继续睡下去呢？

贺德雷　（笑着说）真的，我是怎么回事？（稍停）我马上跟你们回去。年轻人，明天见。九点钟。我们明天再好好谈一谈这些事。（雨果没有回答）捷西卡，再见！

捷西卡　贺德雷，明天见。

〔三人同下。

第　五　场

〔捷西卡和雨果。

〔长时间的静场。

捷西卡　怎样？

雨果　你在场，你都听见了。

捷西卡　你怎么想的？

雨果　你要我怎么想？我已经清清楚楚告诉你，他是一个狡猾诡诈的人。

捷西卡　雨果！他有道理。

雨果　可怜的捷西卡，在这方面你能知道些什么？

捷西卡　可你呢？你又知道些什么？在他面前，你也挺局促。

雨果　是呀！跟我比起来，他当然占上风。我希望他跟路易打打交道，路易可就不那么容易对付了。

捷西卡　可能路易早已听他摆布了。

雨果　（笑着说）哈！路易？你不了解这个人。路易不会上当受骗的。

捷西卡　为什么？

雨果　因为，因为他是路易。

捷西卡　雨果！你说的是违心话。你在和贺德雷讨论时，我一直在看你，他把你说服了。

雨果　他并没有说服我。谁也没法说服我应当对同志说假话。要是他已经把我说服，那就更有理由把他干掉，因为这证明他也会说服其他的人。明天早上，我将完成我的任务。

——幕　落

第　六　幕

〔贺德雷的办公室。

〔两个被震下来的窗框靠墙摆着。玻璃碎片已经扫掉。窗上蒙着一块垂地的长被单，用图钉揿着。

第　一　场

〔贺德雷，随后捷西卡上场。

〔开场时贺德雷站在炉子前面，一边抽烟一边煮咖啡。有人敲门。史力克从门缝里探进头来。

史力克　那个女人要见您。

贺德雷　不见。

史力克　她说有非常要紧的事。

贺德雷　好吧，让她进来。（捷西卡上，史力克下）什么事？（她默不作声）走近些。（她仍然站在门前，头发全披在脸上。他向她走去）你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吗？（她点点头）那么说吧，说完就走。

捷西卡　您总是那么忙……

贺德雷　我在工作。

捷西卡　您不在工作，您在煮咖啡。我可以喝一杯吗？

贺德雷　当然可以。（稍停）有什么事？

捷西卡　先让我歇一口气。跟您说话可太难啦。您在等雨果

来，可是他还没有开始刮胡子。

贺德雷　好吧，给你五分钟定定神。喝咖啡吧。

捷西卡　您谈谈。

贺德雷　什么？

捷西卡　好让我定定神。您跟我谈谈。

贺德雷　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谈的，而且我也不善于跟女人谈天。

捷西卡　不，您很会。

贺德雷　什么？

〔静场片刻。

捷西卡　昨天晚上……

贺德雷　怎么样？

捷西卡　我觉得还是您有道理。

贺德雷　道理？哈！（稍停）谢谢，你是在鼓励我。

捷西卡　您是在跟我开玩笑。

贺德雷　是真的。

〔静场片刻。

捷西卡　如果我加入党组织，你们会把我怎么样？

贺德雷　首先人家得让你加入。

捷西卡　如果让我加入，人家会把我怎么样？

贺德雷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稍停）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捷西卡　不是的。

贺德雷　那是什么呢？到底有什么事？你生雨果的气，想走，是吗？

捷西卡　不是的。要是我走了，您不会苦恼吗？

贺德雷　那我可高兴了。我可以安心地工作。

捷西卡　您讲的不是您所想的。

贺德雷　不是吗？

捷西卡　不是的。（稍停）昨晚上你进来的时候，样子非常孤独。

贺德雷　那又怎样？

捷西卡　一个孤独的男人看起来很可爱。

贺德雷　很可爱，以致使人马上想要陪陪他。这一来，他就不再是孤独的了；这世界总搞不好。

捷西卡　噢！跟我在一起，您尽可以保持孤独。我不会妨碍您的。

贺德雷　跟你在一起？

捷西卡　这不过是说说罢了。（稍停）您结过婚吗？

贺德雷　结过。

捷西卡　跟党内的一个女人吗？

贺德雷　不是的。

捷西卡　您说过的，一个党员应当和党内的女人结婚。

贺德雷　确是这样。

捷西卡　她长得漂亮吗？

贺德雷　那要看在什么时候，根据什么人的眼光了。

捷西卡　我呢？您觉得我长得漂亮吗？

贺德雷　你跟我开玩笑吗？

捷西卡　（笑着说）是的。

贺德雷　五分钟已经过去了。有话就说，说完就走。

捷西卡　您不要伤害他。

贺德雷　伤害谁？

捷西卡　伤害雨果！您对他怀有友情，对吗？

贺德雷　噢！别提什么感情啦！他想杀死我，是吗？这就是你

要讲的事吗？

捷西卡　不要伤害他。

贺德雷　不会，我不会伤害他。

捷西卡　您……您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吗？

贺德雷　昨天起就知道了。他打算用什么东西杀我呢？

捷西卡　什么？

贺德雷　用什么武器？手榴弹、手枪、斧头、军刀还是毒药？

捷西卡　手枪。

贺德雷　再好没有了。

捷西卡　今天早上他来的时候，身上会带着手枪的。

贺德雷　好，好，好！为什么你告发他？你恨他吗？

捷西卡　不。可是……

贺德雷　可是什么？

捷西卡　他要我帮他忙。

贺德雷　你就这样帮他的忙吗？你使我惊讶。

捷西卡　他并不想杀死您，一点也不想。他简直太喜欢您了，可是他接到了命令。如果有人使他无法执行这项命令，我敢肯定，他一定会打心眼里感到高兴，虽然他嘴里不会说出来。

贺德雷　那还得看看。

捷西卡　您要怎么办？

贺德雷　我还不知道。

捷西卡　叫史力克去好好地解除他的武装。他只有一支手枪。要是把他的枪拿掉了，事情就解决了。

贺德雷　不行，这样会使他丢脸。不能使一个人丢脸。我跟他谈谈。

捷西卡　您等会儿让他带着武器进来吗？

贺德雷　为什么不呢？我想说服他。只要冒五分钟的风险，最多五分钟。如果今天早上他不动手，以后就再也不会动手了。

捷西卡　（突然说）我不愿意他杀死您。

贺德雷　我要是让人干掉了，你会感到烦闷吗？

捷西卡　我？我会高兴的。

〔有人敲门。

史力克　雨果来啦！

贺德雷　等一下。（史力克把门重新关上）赶快从窗口出去。

捷西卡　我不想离开您。

贺德雷　要是你在这儿，他一定会开枪。在你面前，他不会泄气的。走吧！快！（捷西卡从窗口出去。窗上挂着的被单重新垂下）让他进来。

第　二　场

〔雨果和贺德雷。

〔雨果上场。贺德雷一直走到门口，陪着雨果走到他平时工作的桌子旁，站在靠他很近的地方，一边和他说话，一边观察他的动作，以便在雨果拿出枪来的当儿就抓住他的手腕。

贺德雷　怎样？睡得好吗？

雨果　还可以。

贺德雷　酒醉过后嘴干吗？

雨果　干极了。

贺德雷　你决定了吗？

雨果　（吃了一惊）决定什么？

贺德雷　昨天晚上你不是对我说过：如果你不能使我改变主意，你就要离开我。

雨果　我的决心没变。

贺德雷　好吧。那么，我们一会儿再商量吧。现在，我们先工作。你坐下。（雨果坐到自己桌子上）上次讲到什么地方？

雨果　（念他的笔记）"根据专业统计的数字，农业工人的人数从一九〇六年的八百七十七万一千人下降到……"

贺德雷　喂，你知道扔炸弹的是一个女的吗？

雨果　是个女的？

贺德雷　史力克发现了花坛边上的脚印。你认得这个女人吗？

雨果　我怎么会认得她？

〔静场。

贺德雷　事情很蹊跷，是吗？

雨果　的确。

贺德雷　可是看样子你并不觉得蹊跷。你怎么啦？

雨果　我不舒服。

贺德雷　要我今天早上放你的假吗？

雨果　不用。工作吧！

贺德雷　好，那就重新念那一句。

雨果　（再把笔记拿起来，开始念）"根据专业统计的数字……"

〔贺德雷笑了起来。雨果蓦然抬起头。

贺德雷　你知道为什么她没有炸中我们吗？我敢打赌，她是闭上眼睛扔那颗炸弹的。

雨果　（心不在焉）为什么？

贺德雷　因为怕震响。女人们为了怕听见响声而把眼睛闭上。

你爱怎样解释就怎样解释吧。这些小老鼠都怕响声，要不然的话，她们都可以成为出色的杀人者。你晓得的，她们都很固执；她们接受一些现成的想法以后，就把这些想法当作上帝一样信奉。我们这些男人，要我们为了一些原则问题去向一个人开枪可就没那么便当了，因为那些原则是我们想出来的，我们知道要的是什么花招；我们总是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自己是正确的。你，你能肯定自己是正确的吗？

雨果　能。

贺德雷　不管怎样，你成不了一个杀人者。干这个，还得有天赋。

雨果　如果是党的命令，无论谁都能够杀人。

贺德雷　要是党命令你在硬钢丝上跳舞，你认为你办得到吗？杀人者是天生的。你呢？你想得太多，你干不了。

雨果　如果我有决心，就干得了。

贺德雷　因为我不同意你的政见，你也许能无情地给我眼睛上一枪把我打死。

雨果　只要我下了决心，或者是党命令我这样干，我就能。

贺德雷　你使我感到意外。（雨果准备把手伸到口袋里去，贺德雷把他的手抓住，轻轻地举到桌子上面）假如这只手拿着一支枪，这手指正扣在扳机上……

雨果　放开我的手。

贺德雷　（没有放开他）假如我就象现在这个样子站在你前面，而且你瞄准我……

雨果　放开我，让我们工作吧。

贺德雷　当你瞧着我，当你正要开枪时，你想到："万一是他对呢？"你考虑过吗？

雨果　我不会去想的。除了要杀人以外，我什么也不想。

贺德雷　你会想的；一个知识分子是要思索的。甚至在你扣动扳机以前，你恐怕早已看到你的行动可能造成的一切后果了：一个人一生的工作从此完了，一项政策失败了，再没有人来替代我，党也许永远也不能取得政权……

雨果　我跟您说了，我不会去想的。

贺德雷　你不能不想。先想一想也许更好，因为象你这种人，如果事先不想想，以后一生的时间也不够你在事后想的了。（稍停）你们这些人狂到什么程度，居然想当杀人者？那种人都是一些没心眼的人；他们杀起人来毫不在乎，因为他们对于生活没有任何认识。我倒是喜欢那些怕别人死的人，因为这证明他们懂得生活。

雨果　我这个人天生就不适合于活着。我既不懂得什么是生活，也不需要懂得。我是多余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我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厌烦。既没有人喜欢我，也没有人相信我。

贺德雷　我，我相信你。

雨果　您？

贺德雷　当然。你还是一个孩子，要过渡到成年时期你还有困难；如果有人在这个过程中给你一点帮助，你将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如果我逃得过他们大大小小的炸弹，我会把你留在我身边，给你帮助。

雨果　为什么对我讲这些？为什么要今天讲？

贺德雷　（放开了他）只不过是向你证明：除非你专门受过训练，否则你想无动于衷地杀个人是办不到的。

雨果　如果我下了决心，我应当办得到。（怀着一种绝望的心

情，好象是在对自己说）我应当办得到。

贺德雷　当我看着你的时候，你下得了手杀死我吗？（两人相视。贺德雷离开桌子，向后退了一步）真正的杀人凶手甚至想不到被害者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而你呢，你却清楚。如果我看着你把枪口对准我，我脑子里想的东西你能受得了吗？（稍停。他一直看着雨果）你喝咖啡吗？（雨果没有回答）咖啡煮好了，我给你倒一杯。（他背向雨果，把咖啡倒在杯子里。雨果站了起来，把手放在藏着手枪的口袋里。可以看出他内心在斗争。过了一会儿，贺德雷转过身来，平静地朝雨果走去，手里拿着一满杯咖啡，递给雨果）现在把你的枪交给我。来吧，交出来。你看，我已经给你机会，可是你没有利用。（把手伸到雨果的口袋里，掏出了手枪）这不过是一件小玩具。（走到自己的写字台旁，把枪扔在桌上）

雨果　我恨您。

贺德雷　（返身朝他走去）不，你并不恨我。你有什么理由恨我呢？

雨果　你把我当作一个胆小鬼。

贺德雷　为什么？你不会杀人，并不等于不知道怎样死。正相反。

雨果　我刚才手指已扣住扳机了。

贺德雷　是这样。

雨果　而我却……（作了一个软弱无能的手势）

贺德雷　是的。我已经告诉你了：这比想象中的要难。

雨果　我知道你刚才是故意把背向着我的。正是因为这样……

贺德雷　噢！不管怎样……

雨果　我不是叛徒！

贺德雷　谁说你是了？叛变也得看有没有本事。

雨果　他们会把我看作叛徒；因为我没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任务。

贺德雷　他们是谁？（静场）是路易派你来的吗？（静场）你什么都不愿讲，这并不奇怪。（稍停）听着，你的命运跟我的联结在一起了。从昨天起，在我这一局赌博里我已掌握了一些王牌。我要设法把我们两条性命都保全下来。明天我进城去跟路易谈一谈。他这人很强硬，不过我也是这样。至于你那些伙伴，这好办。最困难的倒是：你自己怎么办？

雨果　困难吗？很快就可以解决。您只要把手枪还给我。

贺德雷　不行。

雨果　我朝自己打一枪，这对您有什么关系呢？我是您的敌人。

贺德雷　首先，你不是我的敌人。其次，你还有用处。

雨果　您很清楚我完蛋啦。

贺德雷　什么话！过去你想对自己证明，你是能够干点事的；你选择了艰难的道路，就象一个人想建立与上帝同等的功勋。在你这样的年纪，往往是这样的。可是你没有成功。是这样，还有什么？其实又有什么要证实的呢。你知道，革命不是一个谁行不行的问题，而是要讲求效果；上帝是没有的，有的是要做的工作，全部问题就在于此。一个人应当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如果这种事是容易做的，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最好的工作不是要你付出最大代价的那一种，而是你能干得最好的那一种。

雨果　我干什么都不行。

贺德雷　你有写作能力。

雨果　写作？搞文字！总是搞文字！

贺德雷　那又怎样？人当好胜。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总比一个蹩脚的杀人者要有价值些。

雨果　（举棋不定，但怀着某种信心）贺德雷！当您象我这种年

纪的时候……

贺德雷　怎么样？

雨果　要是处在我的地位，您会怎么样？

贺德雷　我吗？我会开枪的。不过，这并不是我能够干得最好的事。还有，我们俩不是同一类型的人。

雨果　我希望属于那一类型的人：象你那样，应该感到自在吧。

贺德雷　你以为是这样吗？（笑了一笑）有一天，我要向你谈谈我自己。

雨果　有一天？（稍停）贺德雷，我失败了，而且现在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向您开枪了，因为……因为我器重您。不过，您不要错误地以为，对于昨天晚上我们讨论的问题，我会同意您的观点；我是永远也不会同意的，我也不会成为您的人。我不希望您袒护我，不论是明天或是今后哪一天。

贺德雷　好吧。

雨果　现在，我请您允许我离开。我要好好地想想这一切。

贺德雷　你得保证：在你再见到我以前，你不会干出傻事来。

雨果　我照您的办。

贺德雷　那就去吧。去呼吸点新鲜空气，能够回来的时候就回来。不要忘记你还是我的秘书。当你还没有杀死我或者我还没有辞掉你的时候，你要为我工作。

〔雨果下。

贺德雷　（走到门口）史力克！

史力克　嗳？

贺德雷　这年轻人有些烦恼的事。远远地监视着他，必要时要阻止他自杀，不过，要悄悄地。等一会儿要是他想回到我这里来，别借口要先禀报我而在半路上拦住他。让他高兴时

就来，不高兴就走，特别是不要刺激他。

〔贺德雷把门重新关上，回到放着炉子的桌子旁，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捷西卡拨开挂在窗上的被单走了出来。

第 三 场

〔捷西卡和贺德雷。

贺德雷　还是你吗，讨厌的女人？你要干什么？

捷西卡　我刚才坐在窗沿上，我全听到了。

贺德雷　那怎么样？

捷西卡　我很害怕。

贺德雷　你刚才走掉就好了。

捷西卡　我不能离开您。

贺德雷　你帮不了大忙。

捷西卡　我知道。（稍停）我也许早该用身子挡住您，代替您，让子弹打到我身上。

贺德雷　你真够浪漫的。

捷西卡　您也一样。

贺德雷　什么？

捷西卡　您也是，您也是富有浪漫色彩的；为了不使他感到丢脸，您可以豁出自己的命去。

贺德雷　如果一个人要知道生命的价值，那么有的时候就应当拿它去冒冒风险。

捷西卡　您向他提出要帮他的忙，他还不愿意接受哩，可是您并不因此灰心；看起来您似乎喜爱他。

贺德雷　还有呢？

捷西卡　没有啦。刚才就是这些事。说完啦。

〔两人对视。

贺德雷　走吧！（她没有动）捷西卡，我的习惯是来者不拒，而且我已经有六个月没有接触女人了。现在你走还来得及；五分钟后，那就太晚了。你听见我说的吗？（她还是不动）这个小青年在世界上只有你一人，而且他将遇到更不称心的事。他需要有人给他勇气。

捷西卡　可以给他勇气的是您，不是我。我们俩只是彼此互相折磨。

贺德雷　你们是相亲相爱的。

捷西卡　没这回事。我们俩太相象了。

〔静场。

贺德雷　什么时候你想到这个的？

捷西卡　你说什么？

贺德雷　（作了一个手势）你头脑里的一切，一切。

捷西卡　我不知道。我想，是昨天吧，当您看着我的时候，您那样子显得寂寞孤独。

贺德雷　我要是早知道的话……

捷西卡　那您就不会来了，是吗？

贺德雷　我……（看着她，耸耸肩膀。稍停）我的天！要是你精神空虚的话，史力克和佐治都会给你解闷的。为什么你偏偏选中我？

捷西卡　我精神并不空虚，我也没有看中谁。我并不需要选择。

贺德雷　你叫我厌烦啦。（稍停）你还在等什么？我没有时间应付你。你总不至于要我把你按倒在这张沙发上，然后再抛

弃你。

捷西卡　您拿主意吧。

贺德雷　可是你早该知道……

捷西卡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既不是女人也不是姑娘，我过去一直生活在梦中。有人吻我的时候，我就想笑。现在，我就在您面前，我好象刚刚睡醒，而且时间是在清晨。您不是梦，您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我实在怕您，可是我想，我真的是爱上您了。您要拿我怎样就怎样：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决不责怪您。

贺德雷　有人吻你，你就想笑吗？（捷西卡羞赧地低着头）是吗？

捷西卡　是的。

贺德雷　这么说，你是冷冰冰不动感情的喽？

捷西卡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贺德雷　你呢？你自己怎么想的？

捷西卡　我不知道。

贺德雷　那就让我们试试看。（他吻她）怎么样？

捷西卡　我没有想笑。

〔门打开，雨果上。

第　四　场

〔贺德雷、雨果和捷西卡。

雨果　原来是这样！

贺德雷　雨果……

雨果　好啊。（稍停）原来是这样，所以您刚才对我那么宽大。我当时一直在想，为什么他没有叫手下的人把我打死，或者

把我驱逐出去。我对自己说：他不可能发疯到这种程度，或者宽宏大量到这种地步。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原来是为了我妻子的缘故。我倒宁可是这样。

捷西卡　听我说……

雨果　捷西卡，不要讲啦，再不要讲啦。我不恨你，我并不妒忌。我们过去彼此并不相爱。可是他，他差点使我上了他的圈套。"我要帮助你，我要使你过渡到成年时期。"我多么傻！他其实在开玩笑。

贺德雷　雨果，你要不要我向你保证……

雨果　您用不着抱歉。正相反，是我应当感谢您。至少您总算有一次让我高兴地看到您狼狈不堪。还有……还有……（他一个箭步窜到写字台旁，抓起手枪，对准贺德雷）还有就是，您解放了我。

捷西卡　（大喊一声）雨果！

雨果　贺德雷，您看，我盯着您的眼睛，我用枪瞄准你，我的手也不发抖，我不管您头脑里在想些什么。

贺德雷　等一等，年轻人！不要为了一个女人干出蠢事。

〔雨果连打三枪。捷西卡嚎叫起来。史力克和佐治奔入办公室。

贺德雷　傻瓜。你把一切都搞糟了。

史力克　混蛋！（拔出手枪）

贺德雷　别伤害他。（倒在沙发椅上）他是由于吃醋才开枪的。

史力克　这话什么意思？

贺德雷　我和那个年轻女人睡过觉。（稍停）啊！这实在是太愚蠢了。（死去）

——幕落

第 七 幕

〔在奥尔嘉的房间里。

独 场

〔奥尔嘉和雨果。

〔可以听到他们两人在黑夜里说话的声音，接着舞台上的灯光渐渐亮起来。

奥尔嘉 这些都是真的吗？你真的是为了捷西卡而杀死他的吗？

雨果 我……我杀死他是因为我把门推开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我当时没有把门打开的话……他站在那里，把捷西卡抱在怀里，下巴上印着唇膏。不过，这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我长久以来是在悲剧中生活着。为了弥补这场悲剧，我才开枪的。

奥尔嘉 你那时候并不妒忌吗？

雨果 妒忌？也许。但不是因为捷西卡。

奥尔嘉 好好地看着我，真心诚意地回答我，因为我要向你提出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对自己的行动感到骄傲吗？是你自己要干的吗？如果要你再来一次，你肯干吗？

雨果 干这件事的仅仅是我一个人吗？其实杀人的不是我，是偶然性。要是我早两分钟或是迟两分钟开门，我就不会出

其不意地看到他们俩拥抱在一起，我也就不会开枪了。（稍停）我当时回到办公室，是想要对他说：我同意接受他的帮助。

奥尔嘉　原来是这样。

雨果　完全是由于偶然，开了三枪，正象蹩脚的侦探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由于偶然，你可以用“如果”这类假设开始：“如果我当时在栗子树前多呆一会儿，如果我一直走到花园的尽头，如果我回到自己住的阁楼里去……”但我这个人，我，这个内在的我，会怎样呢？这是一桩没有杀人凶手的谋杀案。（稍停）在监牢里，我经常想：如果奥尔嘉在这里的话，她会对我说些什么？她会要我想什么？

奥尔嘉　（冷淡地）后来呢？

雨果　噢！我知道你会对我说的话；你会对我说：“雨果，你要谦虚点。你的理由，你的动机，人家并不放在眼里。我们要求你去把这个人杀死，而你的确把这个人杀死了。重要的是结果。我……我并不是谦虚，奥尔嘉。要我把谋杀的行动和动机分开，我办不到。

奥尔嘉　我认为这样倒更好些。

雨果　什么？这样倒更好些？奥尔嘉，这是你讲的吗？你过去一直对我说……

奥尔嘉　我会向你解释的。现在几点了？

雨果　（看看自己的手表）十一点四十分。

奥尔嘉　好，我们还有时间。刚才你对我说什么来着？说你当时并不理解自己的行动。

雨果　更确切地说，我理解过头了。行动就好比是一个什么钥匙都可以开的匣子。瞧，如果我高兴的话，我完全可以对自

己说：我是出于政治热情而杀人的。当我推开门时我身上的那一阵狂怒，只不过是使我易于下手的一个小小的冲动。

奥尔嘉 （不安地打量他）雨果，你相信是这样吗？你真相信自己是出于良好的动机而开枪的吗？

雨果 奥尔嘉，我什么都相信。可是我现在想的是：我是不是真的把他杀死了。

奥尔嘉 真的吗？

雨果 是不是这一切只不过是演一出戏？

奥尔嘉 你当时真的扣动了枪的扳机。

雨果 真的。我的确动了一动手指。但是，在舞台上，演员开枪时手指也动的。你看，就这样：我动一动食指，我对你瞄准。（他用右手对她瞄准，食指弯起）当时的手势就跟这会儿一样。也许我不是真实的，也许只有子弹才是真实的。你为什么笑？

奥尔嘉 因为你减少了我许多困难。

雨果 过去我觉得自己过于年轻。我希望在自己的脖子上象挂一块大石头那样缚上一桩罪行。可是我又怕它沉重得难以忍受。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因为它一点也不重，非常之轻，一点分量也没有。你看看我：我已经老了，我在监牢里度过了两年，离开了捷西卡，过着一种不知怎么办才好的鬼日子，一直到同志们想方设法使我得到释放。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行造成的，不是吗？可是这罪行并不使我感到沉重，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无论在脖子上，在肩膀上，在心上，我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你明白吗？罪行已变成我的命运，它从外部统治了我的生活，可是我既看不到它，也摸不

到它。它不是我的，它是一种不使人感到痛苦的致命的病症罢了。到底它在什么地方？它存在吗？可是，我的确开了枪，推开了门……奥尔嘉，我是喜欢贺德雷的。在世界上所有我喜欢过的人当中，他是我最喜欢的。我喜欢看见他，听他讲话；我喜欢他的双手，他的面容，而且当我跟他在一起时，我头脑里的一切风暴都平息了。致我死命的不是我犯的罪，而是贺德雷的死。（稍停）事情就是这样。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我不过是在乡下过了十天，在监牢里过了两年；我并没有改变，我仍然老是喋喋不休。杀人凶手应当戴有鲜明的标志，例如钮扣洞上插一朵丽春花。（稍停）够啦。怎么样？结论呢？

奥尔嘉　你将重新入党。

雨果　好。

奥尔嘉　午夜十二点钟，路易和查利要回来把你干掉，我不给他们开门。我要对他说，你是可以回收的。

雨果　（笑起来）可以回收！多么滑稽的字眼！这是用在废品身上的字眼，对吗？

奥尔嘉　你同意吗？

雨果　为什么不同意？

奥尔嘉　明天你会接到新的命令。

雨果　好的。

奥尔嘉　哎！（往椅子上一坐）

雨果　你怎么啦？

奥尔嘉　我很高兴。（稍停）你讲了三个钟头，我一直在担心害怕。

雨果　担心害怕什么？

奥尔嘉　害怕我不得不告诉他们的那一切。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将回到我们中间，你将干一个成年人的工作。

雨果　你象从前一样帮助我吗？

奥尔嘉　雨果！当然，我会帮助你的。

雨果　奥尔嘉，我很爱你。你始终没有变：这样纯洁，这样鲜明！是你教会我懂得了什么是纯洁。

奥尔嘉　我变老了吗？

雨果　没有。（握住她的手）

奥尔嘉　我每天都想念你。

雨果　喂，奥尔嘉！

奥尔嘉　什么？

雨果　那个包裹，不是你寄的？

奥尔嘉　什么包裹？

雨果　有巧克力的。

奥尔嘉　不，不是我寄的。不过，我知道他们要给你寄。

雨果　你就让他们寄？

奥尔嘉　是的。

雨果　你那时心里怎么想的？

奥尔嘉　（指着自己的头发）你看。

雨果　什么？白头发吗？

奥尔嘉　是在一夜之间变白的。你再不要离开我了。如果遇到艰难险阻，我们一起来忍受。

雨果　（微笑）你可记得：拉斯柯尼科夫。

奥尔嘉　（吃了一惊）拉斯柯尼科夫？

雨果　这是你为了我的地下工作替我起的名字。哎！奥尔嘉，你忘了。

奥尔嘉　不，我记得的。

雨果　我要重新用这个名字。

奥尔嘉　不要用。

雨果　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你说过：它对我最合适不过了。

奥尔嘉　你用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你。

雨果　知道我？什么人知道？

奥尔嘉　（忽然感到厌倦）几点钟了？

雨果　差五分钟十二点。

奥尔嘉　雨果，你听着，不要打断我的话。我还有一点事要跟你说。无关重要，不必重视。你……你开头会感到惊讶，后来就会慢慢懂得的。

雨果　是吗？

奥尔嘉　我……我很高兴听到你刚才对我谈的，有关你的……你的行动的看法。要是你过去为此感到骄傲或者自满，那么这事情对你来说就会更困难些。

雨果　更困难些？去做什么事情会更困难些？

奥尔嘉　忘记它更困难些。

雨果　忘记它？可是，奥尔嘉……

奥尔嘉　雨果！你应当把它忘记掉。我对你没有过分的要求。刚才你自己说：你既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干。你现在还不能肯定自己是否杀了贺德雷。这样，你就走上正确的道路了。以后接着朝前走，就行了。忘掉你过去干的那件事，那不过是一场恶梦。再不要谈起这件事了，连对我也不要谈。那个杀死贺德雷的人已经死了。他叫拉斯柯尼科夫，他已经因为吃了酒心巧克力中毒死了。

(她抚摩他的头发)我要替你另取一个名字。

雨果　奥尔嘉，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干了些什么事？

奥尔嘉　党已经改变了政策。（雨果盯住她看）不要这样看我。你应当设法理解这一点。当我们派你到贺德雷那里去时，我们和苏联的联系中断了，因此不得不独自决定我们的路线。不要这样盯着我！雨果！不要这样看我。

雨果　后来呢？

奥尔嘉　后来，联络重新建立起来了。去年冬天，苏联转告我们，纯粹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希望我们接近摄政王。

雨果　而你们……你们服从了命令？

奥尔嘉　是的。我们同政府的人和五角大楼党的人一起建立了一个由六名成员组成的地下委员会。

雨果　六名成员。你们占了三席？

奥尔嘉　对。你怎么知道的？

雨果　我不过是这么想。继续讲下去吧。

奥尔嘉　从那时候起，我们的军队实际上再没有参加什么军事行动了。我们也许保全了十万人的生命。不过，德国人却突然入侵我国。

雨果　妙极啦。我想苏联人还有个目的，就是让你们晓得，他们并不希望把政权单独交给无产阶级党．否则他们就可能跟同盟国发生纠葛，而且，你们也很快就会被暴动消灭掉。

奥尔嘉　不过……

雨果　这些事我似乎已经不是初次听到了。那么，贺德雷呢？

奥尔嘉　他曾打算这么做，但为时过早，何况他也不是执行这项政策最合适的人。

雨果　因此就得把他杀掉，这是够明智的。不过我想，你们已经

恢复他的名誉了吧？

奥尔嘉　当然该恢复。

雨果　等战争结束，他的雕像会树立起来，在我们所有的城市里都会有以他命名的街道，在历史书上也会记载着他的名字。这实在使我为他高兴。至于杀死他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被德国收买过去的家伙吗？

奥尔嘉　雨果……

雨果　你说！

奥尔嘉　同志们知道：你当时是我们的人。他们从来也没有相信过这是情杀。因此，我们尽可能……向他们作了解释。

雨果　你们向同志们说了假话。

奥尔嘉　没有说假话。不过，雨果，我们……我们现在还是在战争时期，不能把全部真相都告诉部队。

〔雨果哈哈大笑。

奥尔嘉　你怎么啦？雨果！雨果！

雨果　（往沙发椅子上一坐，笑得眼泪直流）一切都是他讲过的！一切都是他讲过的！这是一场闹剧！

奥尔嘉　雨果！

雨果　奥尔嘉，等一等！让我笑个够。十年来我没有这样大笑过。瞧，这是一桩棘手的罪行，谁也不愿碰它。我不知道为什么干了这桩事，而你们呢，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看着她）你们都是一个样的。

奥尔嘉　雨果，我求你……

雨果　一个样的！贺德雷、路易、你，你们全部属于一个种类——优秀的种类。你们都是一些冷酷无情的人，一些征服者，一些领袖人物。只有我走错了门。

奥尔嘉　雨果，你一直是喜欢贺德雷的。

雨果　我想，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个时候那样喜欢他。

奥尔嘉　那么，你就应当帮助我们继续完成他的事业。（他看着奥尔嘉。她向后退）雨果！

雨果　（温和地）奥尔嘉，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不过，你不要说话。一分钟，让我把思路整理一下。好。照这样看来，我是可以回收的了。好极了。不过得是孤单单的，赤裸裸的，没有任何包袱。条件是我要脱胎换骨——如果我能变成患健忘症的病人，那就更好。罪行，人们是不回收它的，对吗？这是过去犯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错误。把罪行抛进它该去的地方——抛进垃圾箱里。至于我呢，从明天起，我改名换姓，我叫朱利安·索雷尔，或者是拉斯底涅阿克，或者是牟司吉纳，我将和五角大楼党的人携手合作。

奥尔嘉　我要去……

雨果　奥尔嘉，别说话。我求你什么也别说。（想了一会儿）我拒绝。

奥尔嘉　什么？

雨果　我拒绝。我不和你们合作。

奥尔嘉　雨果，你还没有明白吗？他们就要带着枪来了……

雨果　我知道。他们甚至已经迟到了。

奥尔嘉　你不应当让自己象一条狗似的给人打死。你不能同意无谓地死去！雨果，我们相信你。你会看到，你将是我们真正的同志，你已经受过考验了……

〔汽车声和发动机声。

雨果　他们来啦。

奥尔嘉　雨果，这样做是有罪的！党组织……

雨果　奥尔嘉，不要用这些好听的字眼了。在这件事上，好听的字眼已经用得太多了，这些好听的字眼干了不少的坏事。(汽车驶过去了)这不是他们的汽车。我还有时间给你解释。听着：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杀死了贺德雷，可是我知道早就该把他杀死，因为他不是正大光明地搞政治活动，因为他对他的同志们说假话，因为他有腐蚀党组织的危险。如果我有勇气在单独和他呆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开枪，他就会因为上面讲的原因而死，这样，我在想起自己时就会毫不羞愧。而我现在感到羞愧、是因为我杀死他是在……以后。而你们呢，你们使我更加羞愧，因为你们使我断定自己是平白无故地把他杀死的。奥尔嘉，对于贺德雷的政策，我现在还在思考。在监牢里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们是和我意见一致的，因此使我感到有支持。现在，我晓得了：持这种意见的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奥尔嘉　这次真的是他们来了。听着，我不能够……你拿着这把枪，从我房间的窗口跳出去，试试运气吧。

雨果　(没有接过枪)你们已经把贺德雷树成一个伟人。可是我过去敬爱他的程度比你们将来可能达到的要深得多。如果我否定了自己过去所干的事，他就会变成一具默默无闻的尸体，变成党内的渣滓。(汽车停下的声音)为了一个女人偶然被杀。

奥尔嘉　快走。

雨果　一个象贺德雷这样的人不会死于偶然的。他是为了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政策而死去的，他对自己的死亡负起全部责任。如果我在大家面前承担我的罪行，如果我宣布我的

名字是拉斯柯尼科夫，如果我同意付出应有的代价，那么，贺德雷就死得其所了。

〔有人敲门。

奥尔嘉　雨果，我……

雨果　（向门口大步走去）奥尔嘉，我还没有杀死贺德雷，还没有。现在我才去杀死他，我也同归于尽。

〔有人再次敲门。

奥尔嘉　（大声喊叫）你们滚蛋！你们滚蛋！

雨果　（一脚把门踢开，大声叫道）不能回收！

——幕　落

三 幕 剧

魔鬼与上帝

（一九五一年）

吴丹丽 译　王振孙 校

人　物

格茨

海因里希

纳斯蒂

特策尔

卡尔

希尔达

卡特丽娜

大主教

主教

银行家富克尔

利纳阿尔上校

施密特

海因茨

格拉赫

赫尔曼

军官数人

仆役数人

沃尔姆城居民若干。

第　一　幕

第　一　景

〔舞台左侧是大主教府邸的客厅，背景是辽阔的天空和茫茫的大地；右边是大主教府邸和城堡的围墙。

〔灯光只照着大主教府邸的客厅。

〔舞台的其余部分都在暗中。

独　场

大主教　（站在窗口）他会来吗？主啊，我臣民们的拇指把金币上我的头像磨损得看不清了，而您可怕的拇指使我的面容苍老憔悴了：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大主教的幽灵。但愿今天晚上能带来我被打败的消息，那时你们就可以透过我的身躯看到我已耗尽精力！主啊，您要把一个对您无限忠诚的使者怎么样呢？（仆人上）是利纳阿尔上校吗？

仆人　不。是银行家富克尔。他请求……

大主教　等一等。（稍停）利纳阿尔上校怎么搞的？现在他该带着最新的消息到这儿来了。（稍停）厨房里在讲打仗的事吗？

仆人　讲的全是这些事，大人。

大主教　他们说什么来着？

仆人　他们说仗打得很漂亮，孔拉德的队伍被逼得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还说……

大主教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打仗也有打败的时候。

仆人　大人……

大主教　退下。（仆人下）主啊，您为什么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敌人侵占了我的土地，我美好的沃尔姆城却发生了反对我的暴乱。在我和孔拉德打仗的时候，它从背后捅了我一刀。主啊！我不知道您在我身上有这么大的盘算；难道一定要我成为瞎子，由一个小孩领着挨家挨户去要饭吗？当然啦，如果您真的一定要实现您的意志的话，我悉听摆布。不过，我请求您考虑一下，我已不是二十岁的人啦，再说我从来也未曾有过以身殉教的使命。

〔远处传来一阵"胜利啦！胜利啦！"的欢呼声，喊声越来越近。大主教侧耳细听，一只手放在胸口上。

仆人　（上）胜利啦！胜利啦！我们胜利啦。大人，利纳阿尔上校来了。

上校　（上）胜利啦，大人。完完全全地胜利啦，不折不扣地胜利啦，战役的典范，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日子：打死和淹死六千敌人，其余的都狼狈溃散。

大主教　谢谢，我的上帝。那么孔拉德呢？

上校　他也死了。

大主教　谢谢，我的上帝。（稍停）如果他死了，我就宽恕他。（向利纳阿尔）你，我祝福你。去把消息告诉大家吧。

上校　（挺直身子）太阳升起后不久，我们发现尘土飞扬……

大主教　（打断他的话）不，不！不必细说！千万不要细说。如果胜利讲得过于详细，就会跟败仗难于区别了。无论如何，

这肯定是一次胜仗吧。

上校　一次出色的胜仗，甚至还挺辉煌的哩。

大主教　去吧，我要祈祷了。（上校下，大主教跳起舞来）我赢啦，我赢啦！（把手放在胸口上）啊！（在跪凳上跪下）我们祈祷吧。

〔这时，灯光照射舞台右侧，这是城堡的围墙，有一条巡查道，海因茨和施密特俯身在雉堞上。

海因茨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上帝不允许这样。

施密特　等一等，他们就要重新开始了，瞧！一、二、三……三……一、二、三、四、五……

纳斯蒂　（出现在围墙上）喂！有什么事吗？

施密特　纳斯蒂！有些非常糟糕的消息。

纳斯蒂　对于被上帝选中的人来说，消息是从来也不会糟糕的。

海因茨　一个多小时以来，我们一直在注视着烽火信号，这些信号老是一刻不停地重复出现。瞧！一、二、三、四、五（他把那座山指给他看），大主教打了胜仗。

纳斯蒂　我知道了。

施密特　局势已无可挽回，我们被困在沃尔姆城了，既无盟军，又无粮草。你对我们说过：格茨会不耐烦的，他最终会放弃围城，还说孔拉德将打败大主教。可是，你看，现在死的是孔拉德，大主教的队伍马上就要在我们城下和格茨的队伍会合，我们将只有死路一条。

格拉赫　（奔上）孔拉德被打败了。市长和市政长官都聚集在市政府开会商议。

施密特　当然！他们是在寻求归顺的办法。

纳斯蒂　弟兄们，你们相信上帝吗？

众人　信，纳斯蒂，我们信！

纳斯蒂　那么，根本用不着害怕。孔拉德的失败是一个征兆。

施密特　一个征兆？

纳斯蒂　上帝给我的一个征兆。格拉赫，快去，快跑到市政府去，设法打听到市府的决定。

〔灯光熄灭，围墙隐去。

大主教　（站起）来人！（仆人上）叫银行家进来。（银行家上）请坐，银行家，你浑身是泥，你从哪儿来？

银行家　为了防止您干一件蠢事，我赶了好多个小时的路。

大主教　一件蠢事？

银行家　您要去杀一只每年为您下一个金蛋的母鸡。

大主教　你指的是什么？

银行家　指的是您的沃尔姆城，有人告诉我说您要攻下这座城。如果您的人马洗劫了它，您就要破产，我也跟着完了。难道象您这样的年纪还要穷兵黩武吗？

大主教　并不是我向孔拉德挑衅。

银行家　也许不是您向他挑衅。但是谁能证明您没有促使他向您挑衅呢？

大主教　他是我的臣下，应该服从我。可是魔鬼唆使他煽动骑士们造反，还让他当了他们的头领。

银行家　在他反叛以前，您为什么不把他要的东西给他呢？

大主教　他什么都要。

银行家　好吧，不谈孔拉德的事。既然他被打败了，那他当然就是侵略者。不过您的沃尔姆城……

大主教　沃尔姆是我的心肝，沃尔姆是我的宝贝。就在孔拉德越过边境线的那天，忘恩负义的沃尔姆反叛了我。

银行家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过您四分之三的收入都是从那儿来的。如果您象一个老蒂贝尔①那样把您的市民斩尽杀绝了，谁来付您的捐税？我的贷款又由谁来偿还呢？

大主教　他们虐待教士，迫使他们把自己禁闭在修道院里，他们侮辱我的主教，不准他走出主教府。

银行家　跟小孩一样胡闹！如果不是您逼得他们走投无路的话，他们决不会动武的。暴力只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有用。

大主教　你要怎么办？

银行家　宽恕他们，罚他们付一大笔钱，事情就算完了。

大主教　哎呀！

银行家　为什么哎呀？……

大主教　银行家，我爱沃尔姆城，即使不罚钱，我也会宽宏大量地原谅它。

银行家　好，行啦？

大主教　包围沃尔姆城的不是我。

银行家　那是谁呢？

大主教　格茨。

银行家　格茨是谁？孔拉德的哥哥？

大主教　是的。全德国最优秀的军官。

银行家　他在您的城下干什么？他不是您的敌人吧？

大主教　说真的，我也弄不太清楚他这个人，他先和孔拉德联合，成了我的敌人；后来又和我联合，成了孔拉德的敌人；而现在……至少可以这么说，此人为人善变、反复无常。

银行家　为什么要和这样不可靠的人结成联盟呢？

① 蒂贝尔（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第二个皇帝，公元十四年登基，秉性残酷多疑。

大主教　我有别的选择吗？孔拉德和他一起侵占了我的土地，幸亏我得知他们不和，我便暗中答应格茨，只要他参加我们这一边，我就把他兄弟的土地给他。要是我不把他和孔拉德拆开，我早就被打败了。

银行家　因此，他带着他的队伍倒到您这边来了。那么后来呢？

大主教　我让他守卫后方。他一定感到无聊了：我猜想他大概不喜欢卫戍部队的生活。一天，他带领部队来到了沃尔姆城下，自作主张地攻起城来了。

银行家　命令他……（大主教苦笑了一下，耸了耸肩膀）他不服从您吗？

大主教　你在哪儿听说过将在外而听命于君的？

银行家　总之，您落入他的手心了。

大主教　是这样。

〔灯光照亮围墙。

格拉赫　（上）市府决定向格茨派出谈判代表。

海因茨　果然如此，（稍停）这些胆小鬼！

格拉赫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格茨向他们提出的条件他们无法接受。倘若格茨果真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他甚至是不会随便饶过我们的。

银行家　也许他不会抢劫财物吧。

大主教　我怕他连人命也不会放过。

施密特　（向格拉赫）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大主教　他是个卑劣的私生子，他母亲坏得很。他所喜欢的就是做坏事。

格拉赫　这是一头蠢猪，一个私生子，光爱干坏事。如果他想洗劫沃尔姆城，市民只有拼死抵抗才行。

施密特　如果他想把城市夷为平地，也不会天真地讲出来的．他会要求人们让他进城，并答应秋毫无犯。

银行家　（愤愤地）沃尔姆欠我三万杜卡[①]，必须马上制止这件事情。命令您的部队去打格茨。

大主教　（沮丧地）我害怕他会打垮我的部队。

〔大主教的客厅消失在黑暗中。

海因茨　（向纳斯蒂）怎么？我们真的完了吗？

纳斯蒂　弟兄们，上帝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不可能完蛋。今天夜里我出沃尔姆城，设法穿过敌人的阵地到瓦尔多富去，只需要一个星期，我就可以在那里招募到一万名武装的农民。

施密特　我们怎么能坚持一个星期呢？今天晚上他们就有可能向格茨打开城门。

纳斯蒂　一定不能让他们打开城门。

海因茨　你想夺取政权？

纳斯蒂　不。形势还太捉摸不定。

海因茨　怎么办？

纳斯蒂　必须强迫市民们卷进来，让他们为自己的脑袋担忧。

众人　怎样才能强迫他们卷进来呢？

纳斯蒂　来一次大屠杀。（城根下，整个舞台都照亮了。一个妇人目光呆滞，靠着阶梯坐着。那阶梯通往巡查道。她三十五岁，衣衫褴褛。一个神甫读着日课经走过）……这个神甫是谁？他怎么没有和别的神甫一起被关起来？

海因茨　你认不出他啦？

纳斯蒂　啊！这是海因里希，他变得多厉害，不管怎样，还是应

---

① 威尼斯古金币名。



该把他关起来的。

海因茨　穷人喜欢他，因为他和穷人生活在一起；我们怕得罪这些穷人。

纳斯蒂　他才是最危险的人物。

妇人　（发现神甫）神甫！神甫！（神甫撒腿就跑，她大声喊了起来）你跑这么快上哪儿去啊？

海因里希　（停下）我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我什么都拿出来了。

妇人　这也不能算是听到人叫就跑的理由吧。

海因里希　（疲惫地转向她）你饿吗？

妇人　不饿。

海因里希　那么，你要什么？

妇人　我要你给我解释解释。

海因里希　（急速地）我什么也解释不了。

妇人　你还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呢。

海因里希　那么，说吧，快点说，要我解释什么？

妇人　为什么孩子死了？

海因里希　什么孩子？

妇人　（微微一笑）我的孩子。哦，神甫，昨天你把他埋了：他才三岁，可是饿死了。

海因里希　我累了，大姐，我认不出您来了。我看你们个个眼睛鼻子都长得一个样儿。

妇人　他为什么死了？

海因里希　我不知道。

妇人　可你是神甫呀。

海因里希　是的，我是神甫。

妇人　如果你也不能够给我解释，谁还能给我解释呢？（稍停）如果我现在就死，这也许不好吧？

海因里希　（用力地）是的，太不好了。

妇人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非常想死。你看你不是必须给我解释解释吗。

〔冷场。海因里希用手摸了摸额头，下了很大的决心。

海因里希　没有上帝的许可是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而上帝是最仁慈的，因此已经发生的事都是最美好的。

妇人　我不懂。

海因里希　上帝知道的事情比你多得多：在你看来是坏事，而在他眼里却是好事，因为上帝考虑了事情的各种后果。

妇人　你，你能懂得这些吗？

海因里希　不！不！我不懂！我什么也不懂！我既懂不了也不想懂！必须有信仰！信仰！信仰！

妇人　（微笑）你说必须有信仰，可是看样子你对自己所说的话并无信心。

海因里希　大姐，我说的这一切，三个月以来，我重复了那么多次，我都不清楚我说这些话是出于信念呢还是出于习惯。但是你不要误会：我相信这些，我竭尽全力相信它，我一心一意相信它。我的上帝，您可以为我作证，我心中没有产生过片刻的怀疑。（稍停）大姐，你的孩子在天国里，你将来会在那里找到他的。（跪下）

妇人　是的，神甫，当然是这样。可是天国，那是另一回事。而且我已经精疲力竭，我永远也不会再有什么力气去寻找个人的欢乐了，哪怕到了天国里也是如此。

海因里希　大姐，宽恕我吧。

妇人　好神甫，为什么要我宽恕你呢？你又没有得罪过我。

海因里希　宽恕我吧。看在我的份上宽恕所有的教士，穷的也好，富的也好。

妇人　（高兴地）我由衷地宽恕你，这样你满意了吗？

海因里希　满意了。大姐，现在我们一起来祈祷，祈求上帝给我们希望。（在讲最后几句话时，纳斯蒂从围墙的梯子上缓慢地走下）

妇人　（她看见纳斯蒂，高兴地停止了祈祷）纳斯蒂！纳斯蒂！

纳斯蒂　什么事？

妇人　面包师傅，我的孩子死了。你应该知道他是为什么死的，因为你什么都知道。

纳斯蒂　是的，我知道。

海因里希　纳斯蒂，我求求你别说话，挑起事端的人是要倒霉的。

纳斯蒂　他死了，那是因为我们城里有钱的市民们起来反抗大主教——他们的非常有钱的大老爷。富人们互相打起仗来，死的是穷人。

妇人　上帝允许他们打这次仗吗？

纳斯蒂　上帝根本不准他们这样做。

妇人　这个人说，没有上帝的许可，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纳斯蒂　是的，可是出于人的恶性而产生的灾祸除外。

海因里希　面包师傅，你在撒谎，你用混淆真伪的方法欺骗众生。

纳斯蒂　你坚持说上帝竟允许发生这些无谓的死亡和痛苦吗？而我，我认为上帝对这一切是毫无责任的。

〔海因里希一声不吭。

妇人　那么说上帝是不要我孩子死的？

纳斯蒂　假如上帝要他死的话，难道还会让他出生吗？

妇人　（宽慰地）我更喜欢这种说法。（向神甫）你瞧，这样说，我就明白了。那么，当仁慈的上帝看到我在受难时，他是悲痛的了？

纳斯蒂　悲痛欲绝。

妇人　那他就什么也不能为我做了吗？

纳斯蒂　当然能，他会把孩子还给你的。

妇人　（失望地）是的，我知道，那是在天国里。

纳斯蒂　在天国里？不，在人间。

妇人　（吃惊地）在人间？

纳斯蒂　首先必须穿过针眼②，忍受七年的苦难，然后上帝将开始统治人间，我们死去的亲人将会回到我们身边，人们将相亲相爱，再也没有人会挨饿了。

妇人　为什么必须等七年呢？

纳斯蒂　因为，为了除掉恶人，我们必须进行七年的斗争。

妇人　那就有很多事情要做。

纳斯蒂　正是为了这个，主才需要你的帮助。

妇人　万能的主还需要我的……我的帮助吗？

纳斯蒂　是的，大姐。魔鬼还要统治人间七年。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勇敢地战斗，我们大家都将得到拯救。上帝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你相信我吗？

妇人　（站起身）相信，纳斯蒂，我相信你。

纳斯蒂　你的孩子不在天国里，大姐，他在你的肚子里。七年里

---

①　指阿拉伯谚语"骆驼穿针眼"，比喻做一件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你将一直怀着他，七年一过，你将第二次把他生下来，然后他将在你身边行走，他会把手放在你的手里。

妇人　我相信你，纳斯蒂，我相信你。（下）

海因里希　你毁了她。

纳斯蒂　如果你确信我毁了她，为什么不打断我的话呢？

海因里希　啊！因为她看上去似乎感到宽慰些。（纳斯蒂耸了耸肩膀走了）主啊，我没有勇气叫他住嘴，我犯了罪。但是我相信，我的上帝，我相信您的万能，我相信您神圣的教会。教会是我的母亲，耶稣的圣体。我是她的一名成员，我相信一切事情都是按照您的旨意发生的，即使一个孩子的死也是这样。我相信一切都是美好的。我相信是这样，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

〔整个舞台亮了起来，一些市民带着他们的妻子围在主教府邸旁等候着。

众人　——有消息吗？……

——没有消息……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在等……

——等什么……

——什么也不等……

——您看见了吗？……

——在右边。

——是的。

——这些丑八怪。

——一有风吹草动，坏蛋们就蠢蠢欲动。

——在街上可跟在家里不一样。

——必须结束这场战争，必须尽快结束它。否则会坏事。

——我想见主教，我，我想见主教。

——他不会露面的，他在大发脾气呢……

——谁？……谁？……

——主教……

——自从他被关在这里后，我们有几次在窗口看见过他，他撩起窗帘，看着外面。

——他脸色难看。

——您想要主教对您说些什么呢？

——他也许有些消息。

〔窃窃私语。

人群中的声音 ——主教！主教！出来吧！

——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声音 ——这是世界的末日！

〔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人，两脚一蹦跳到主教府的前面，背靠着墙。海因里希离开他，回到了人群里。

先知 世界完蛋了！完蛋了！

让我们揍那些混蛋！

打打打！上帝在那里。

〔喊叫声，众人开始恐慌。

一市民 好啦！好啦！静一静。他不过是一个先知。

众人 又是一个吗？够了！闭嘴。到处都是先知，把我们的神甫都关起来真是应该。

先知 地球臭气熏天，

太阳向仁慈的上帝抱怨！

主啊，我还是熄灭了吧，

我背负着这堆臭货。

我越照耀它，它越散发臭气。

它玷污了我光线的一端，

真是倒霉！太阳说，我美丽的金发泡在粪尿堆里了。

一市民　(打他)住嘴！

〔先知跌坐在地上。主教府邸的窗户猛地打开了，穿戴整齐的主教出现在阳台上。

众人　主教！

主教　孔拉德的部队在哪儿？骑士们在哪儿？前来驱赶敌人的天使团在哪儿？你们是孤独的，没有朋友，没有希望，被人嫌恶。喂，沃尔姆的市民们，你们回答，如果把主的使者关起来是顺从天意的话，为什么主抛弃了你们呀？(人群中有人不满地嘀咕)你们回答！

海因里希　别让他们失去勇气！

主教　谁在讲话？

海因里希　我，海因里希，圣吉洛的本堂神甫。

主教　闭上你的嘴，叛教的神甫，你敢正面看着你的主教吗？

海因里希　如果他们冒犯了您，大人，请您原谅他们，就象我原谅您对我的这些辱骂一样。

主教　犹大，犹大·伊斯卡里奥特！你去吊死吧！

海因里希　我不是犹大。

主教　那么你在他们中间干什么？为什么你要支持他们？为什么你没有和我们一起被关起来？

海因里希　他们让我自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爱他们。要问我为什么没有主动跟其他教士在一起，那是因为在这个毫无希

望的城市里还要望弥撒，做圣事。没有我，教会也就不存在了，沃尔姆就只能眼睁睁地听任异端邪说的摆布，人们就会象狗一样死去……大人，不要使他们失去勇气！

主教　是谁哺育了你？是谁养育了你？是谁教你认的字？是谁给了你知识？是谁使你成了教士？

海因里希　是教会，我伟大的圣母。

主教　你的一切都是她给的，你首先是属于教会的。

海因里希　我首先是属于教会的，可我也是这些人的兄弟。

主教　（严厉地）首先是属于教会的。

海因里希　是的，首先是属于教会的，可是……

主教　我要对这些人讲，如果他们还是执迷不悟，如果他们还要继续叛乱，我就命令你回到教士们中间来，他们才是你真正的兄弟。和他们一起关进最小兄弟会修道院或者神学院里去。你主教的话你不听从吗？

一平民　不要抛弃我们，海因里希，你是穷人的神甫，你是属于我们的。

海因里希　（神色消沉，但声音坚定）我首先是属于教会的，大人，我服从您。

主教　沃尔姆的居民们，好好瞧一瞧你们这座洁白的、人丁兴旺的城市吧，最后一次瞧瞧它吧，它马上要变成遍地饥馑和鼠疫横行的地方，变成一块人人厌恶的土地。到了最后，有钱人和穷人之间将互相残杀。等格茨的士兵进了城，他们看到的将只是成堆的尸体和一片瓦砾。（稍停）我可以拯救你们，但是必须知道如何打动我的心。

一片声音　救救我们，大人，救救我们！

主教　跪下，骄傲的市民们，祈求上帝的宽恕吧！（富人们相继

跪下，平民们仍站着)海因里希！你跪不跪？(海因里希跪下)天主啊，宽恕我们对您的冒犯，平息大主教的怒气吧！跟着我念。

众人　天主啊，宽恕我们对您的冒犯，平息大主教的怒气吧！

主教　阿门①。起来。(稍停)你们首先要释放教士和僧侣；然后打开城门，跪在大教堂的空地上，在忏悔中静心等待。而我们呢，我们组成仪仗队，出去恳求格茨饶恕你们。

一市民　假如他根本不愿意听从呢？

主教　格茨上面还有大主教。他是我们大家的父亲，他的决定将是仁慈的。(纳斯蒂出现在巡查道上有一会儿了，他静静地听着，主教说到最后一句时，他从围墙的梯子上往下走了两级)

纳斯蒂　格茨并不是大主教的人，格茨是魔鬼的人。他曾经向他的同胞兄弟孔拉德起过誓，然而他却背叛了他的兄弟。如果他今天答应饶你们的命，你们真的就那么傻，会相信他的话吗？

主教　上面那个人，不管你是谁，我命令你……

纳斯蒂　你是谁，能来命令我？而你们，你们又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呢？除了你们自己选出来的首领外，你们用不着听从任何人的命令。

主教　到底是谁挑选了你这个连话也说不清楚的人呢？

纳斯蒂　是穷人。(向其他人)士兵们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我在城门口布置了人，如果谁说要打开城门，就杀死他。

主教　去干吧，可耻的人，把他们引向毁灭吧。他们只有一个得

① 基督教祈祷的结束语，意为"诚心所愿！"

救的机会，刚才却被你毁了。

纳斯蒂　如果不再有什么希望的话，我会第一个劝你们投降的。不过是谁声称上帝要抛弃我们？有人想让你们怀疑天使吗？我的兄弟们，天使就在那儿！不，不要抬眼看，天国是虚无的。天使们是在地上工作的，他们在猛烈地冲击敌人的营垒。

一市民　什么样的天使？

纳斯蒂　霍乱与鼠疫，饥饿与不和，它们就是天使。要坚决顶住。城池是攻不破的，上帝会帮助我们，他们将要撤围。

主教　沃尔姆的居民们，凡是听信这个异端分子的人都要进地狱的。我以能进天国的那份权利作证。

纳斯蒂　你那份进天国的权利，上帝早就把它喂狗了。

主教　而你那份呢，当然啦，上帝在为你好好留着，等候你去取哪！眼下他正高兴地在听你辱骂他的教士哪。

纳斯蒂　谁使你当了教士的？

主教　神圣的教会。

纳斯蒂　你的教会是一个婊子，它把自己出卖给有钱人，你能听我的忏悔吗？你能宽恕我的罪过吗？你的灵魂长满秃疮。上帝看到了你的灵魂也会气得咬牙切齿的。我的弟兄们，咱们不需要教士：人人都能给别人行洗礼，人人都能赦别人的罪，人人都能讲道。我老实对你们说：人人都是先知，或者说，上帝是不存在的。

主教　呸！呸！呸！逐出教会！（把化缘袋扔在纳斯蒂的脸上）

纳斯蒂　（指着教堂的门）这扇门被虫蛀坏了，用肩膀一撞就能撞倒。（冷场）你们多有耐心啊，我的弟兄们！（稍停，面向平民）他们都是串通一气的：主教、市政官、有钱人；他们想

把城市交出去是因为怕你们。如果他们把城市交出去，那么谁来替众人付钱呢？你们！永远是你们！喂，起来，我的弟兄们，要进天堂，必须杀人。

〔平民们怒声起。

一个有钱的市民　（向他妻子）来，我们走吧。

另一个有钱市民　（向他儿子）快！我们去把店铺的门板关上，守在家里别出去。

主教　我的上帝，您可以给我作证，为了拯救这些人，我已竭尽全力，我可以在您的荣光之中毫无悔恨地死去，因为现在我知道，您的怒火将落在沃尔姆城上，并使它化为灰烬。

纳斯蒂　这个老家伙要把你们活生生的吃掉。他的声音为什么如此洪亮？那是因为他吃饱喝足了。到他的粮仓去转一转，你们就会发现，那里的面包多得足够一个团的士兵吃半年。

主教　（大声地）你撒谎。我的粮仓是空的，这你知道。

纳斯蒂　你们去看看吧，我的弟兄们。去看看吧，你们相信他的话吗？

〔富人们都匆匆地溜走了，只剩下平民和纳斯蒂在一起。

海因里希　（走近纳斯蒂）纳斯蒂！

纳斯蒂　你，你要干什么？

海因里希　这你知道，他的粮仓的确是空的，你知道他也几乎没有吃的，他把他那一份给了穷人。

纳斯蒂　你是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

海因里希　当你们在受苦时，我站在你们一边，当你们想杀害教士时，我便反对你们。

纳斯蒂　当我们被人杀害时，你站在我们一边；当我们敢于保卫自己时，你就反对我们了。

海因里希　我是属于教会的，纳斯蒂。

纳斯蒂　破门！

〔人群向门冲去。主教默默地站着祈祷。

海因里希　（扑向大门）除非先杀死我……

一平民　杀死你，为什么要杀死你？（他们打海因里希，把他摔在地上）

海因里希　你们打了我！我过去爱你们甚于爱我的灵魂，而你们却打了我！（站起来向纳斯蒂走去）别打主教，纳斯蒂，别打主教！打我吧，如果你要打，打我吧，可别打主教。

纳斯蒂　为什么不打主教？他囤积粮食，制造饥荒。

海因里希　你知道他没有囤积！你是知道的。假如你想把你的弟兄们从被压迫和被蒙蔽中解救出来，为什么一开始你就要欺骗他们呢？

纳斯蒂　我从来不说假话。

海因里希　你说假话；他的粮仓里一粒粮食也没有。

纳斯蒂　这我不管！他的教堂里有金银财宝，所有在大理石基督像和象牙圣母像脚下饿死的人，我可以说都是主教使他们死的。

海因里希　这不是一回事，你也许没有撒谎，但你说的不是事实。

纳斯蒂　我说的不是你们的事实，我说的是我们的事实。假如上帝爱穷人的话，那么在审判的那天，他就会把我们的事实当作他的事实。

海因里希　好吧，让上帝去审判主教吧。但是你不能让教会流

血。

纳斯蒂　我只知道有一个教会，那就是人类的社会。

海因里希　是所有人的社会，因而也是用爱联系起来的所有的基督徒的社会。而你，你用屠杀来开创你的社会。

纳斯蒂　现在说爱人还为时过早，我们将用流血来换得这种爱人的权利。

海因里希　上帝禁止暴力，他憎恨暴力。

纳斯蒂　那末地狱呢？你认为在那里对那些罚入地狱的罪人就不使用暴力吗？

海因里希　上帝说：拔剑出鞘的人……

纳斯蒂　必将死于剑下……那又怎么样呢。是的，我们将死于刀剑之下，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的子孙将会看到上帝对人间的统治。喂，滚吧，你也不比别人高明。

海因里希　纳斯蒂！纳斯蒂！为什么你们不爱我？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们了？

纳斯蒂　你得罪我们的是：你是一个神甫，而一个神甫不管他怎么样，终究是个神甫。

海因里希　我是你们的一员，是穷人，是穷人的儿子。

纳斯蒂　好啊，这就证明你是一个叛徒，就这样。

海因里希　（大喊）他们把门撞破了！（门果然被撞开了，人们蜂拥而入，海因里希跪倒在地）我的上帝，如果您还爱人类的话，如果您还不是厌恶所有的人的话，来制止这次谋杀吧。

主教　海因里希！我不需要你的祈祷。因为你们大家都不知道你们干的是什么，我宽恕你们。但是你，教会的叛徒，我诅咒你。

海因里希　啊！

主教　哈利路亚[1]！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人们打主教，他倒在阳台上）

纳斯蒂　（向施密特）好吧，现在让他们交出城市试试看。

一平民　（出现在门口）粮仓里没有粮食。

纳斯蒂　准是他们把粮食藏到最小兄弟会修道院去了。

那个人　（大喊）到最小兄弟会修道院去！到修道院去！

〔一些人从里面跑出来。

平民们　到修道院去！到修道院去！

纳斯蒂　（向施密特）今天晚上，我要设法通过防线。

〔他们走了，海因里希站了起来，瞧了瞧四周只剩下他和那个先知了。他发现主教睁大眼睛瞧着他。

海因里希　（他正想走进教堂，主教伸出胳膊不让他进）我不进来，放下你的胳膊，放下吧。如果你还有一口气，那就宽恕吧，怨恨是人世间的东西，沉重得很！让它留在人世间，轻松地去死吧。（主教想说话）什么？（主教笑）一个叛徒？是的，当然喽，他们，你知道，他们也叫我叛徒。不过请告诉我：我怎么能同时背叛所有的人呢？（主教一直在笑）你为什么笑，说呀。（稍停）他们打了我，可是我仍然爱他们。上帝啊！我是多么爱他们。（稍停）我爱他们，但是我骗了他们。用我的沉默欺骗了他们。我没有说话，我没有开口！咬紧牙齿一声不吭。他们象苍蝇一样地死去，而我却一声不吭。当他们要面包时，我带着十字架来了。十字架，你以为它可以吃吗？啊！放下你的胳膊，唉，我们是同谋合伙的。我过去愿意象他们那样过着贫困的生活，象他们那样

[1] 基督教的欢呼语，意为"赞美神"。

忍冻，象他们那样挨饿，可是他们还是死，不是吗，你瞧，这就是一种背叛他们的方式，因为我曾使他们相信教会是贫穷的。现在他们的满腔怒火爆发了，他们杀人了，他们自己毁了自己：他们以后只能下地狱了。今天是这个世界的地狱，明天是另外一个地狱。（主教讲了几个字，但听不清楚）可是你要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拦得住他们，不让他们这样做呢？（他走到舞台深处，看着大街）广场上挤满了人，他们在用凳子撞修道院的门，门很牢固，撞到明天早晨也撞不开的。我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无能为力！算了吧，闭上嘴，庄严地死去吧。（主教身上掉下一把钥匙）这是把什么钥匙？是开什么门的？你府邸的门？不是？大教堂的门？是吗？圣器室的门？不是？……地下室的？……是地下室的门？就是那一直锁着的门吗？那又怎么样呢？

主教　地道。

海因里希　通往哪儿的地道？……你不要说！但愿你没说出就死。

主教　通往城外。

海因里希　我不能捡这把钥匙。（静场）一条从地下室通往城外的地道。你要我去找格茨，要我从地道把他引进沃尔姆吗？别指望我会干这件事。

主教　两百个教士，他们的生命在你的手里啦。

〔稍停。

海因里希　原来如此。这就是你为什么要笑的原因。这事可真有意思。谢谢！好心的主教，谢谢！要么穷人杀死教士，要么格茨杀死穷人。要么死上两百个教士，要么死上两万个老百姓，你要我作一个左右为难的抉择。两万人，当然要比

两百人多得多，问题在于多少老百姓抵得上一个教士。这件事要我来决定；因为无论如何，我总是教会的人嘛。这把钥匙我不捡，这些神甫将直接进入天国。（主教倒下）除非他们也象你那样愤恨满腔地死去。好吧，你已经完了，再见。宽恕他吧，我的上帝，象我一样宽恕他吧。这把钥匙我不捡。就这样。不捡！不捡！不捡！（捡起了钥匙）

先知　（站了起来）主啊，愿你的意旨实现。

世界完蛋了！完蛋了！

愿你的意旨实现！

海因里希　主啊，你诅咒了该隐①，也诅咒了该隐的子孙，愿你的意旨实现。你容许人的心灵被侵蚀，人的念头日渐卑劣，人干的事越来越坏，臭不可闻。愿你的意旨实现！愿你的意旨实现！愿你的意旨实现！（下）

先知　让我们揍那些混蛋。

揍吧，揍吧，有上帝在呀！

第　二　景

〔格茨营地的边沿地带。黑夜，舞台深处是城市。走出一个军官，他注视着城市。另一个军官紧随而上。

第　一　场

〔军官们，赫尔曼。

---

① 《圣经》中亚当的长子，出于嫉妒杀害了他的弟弟亚伯。

第二个军官　你在做什么？

第一个军官　我在瞧城市：这城市要是消失的话，会有这么一天……

第二个军官　（向第一个军官）它不会消失的。我们没有这种运气。（猛地转身）这是什么？

〔两个人抬着担架走过，担架上有一具用被单覆盖着的人体。他们住了口。第一个军官向担架走去，掀起被单，又让它盖上。

第一个军官　扔到河里去！快！

第二个军官　他是……？

第一个军官　黑人。

〔少顷，两个男护士又抬着担架走了，病人呻吟。

第二个军官　等一等。

〔两个男护士停住。

第一个军官　又怎么啦？

第二个军官　他还活着。

第一个军官　我不管他活不活，扔到河里去！

第二个军官　（向护士）哪个团的？

护士　蓝十字团。

第二个军官　啊！我那个团的。向后转！

第一个军官　你疯了！扔到河里去！

第二个军官　我不能让我的部下象一胎猪仔似的被丢进河里淹死。

〔他们互相注视着，护士们交换了一个好笑的眼色，放下垂死的人，等待着。

第一个军官　不管是死是活，如果留下他，他就会把霍乱传给整

个部队。

第三个军官　（上）就算不是霍乱吧，留着他也会造成恐慌。去！把他扔到河里去！

护士　他还在哼哼。

〔稍停，第二个军官生气地面向两个护士，怒气冲冲地拔出匕首向病人刺去。

第二个军官　他不会再哼哼了，去吧！（两个护士下）三个了，昨天到现在已经三个了。

赫尔曼　（上）四个了，刚才又有一个在营地里倒下。

第二个军官　大家都看见了？

赫尔曼　我对你说，就在营地里。

第三个军官　如果是我指挥的话，今夜就撤围。

赫尔曼　同意。可是并不是你指挥呀。

第一个军官　那么，必须和他谈谈。

赫尔曼　谁去谈？（静场，瞧着他们）他要怎么样，你们还不是全都照办。

第二个军官　这么说，我们完蛋了。如果我们幸免于霍乱，也会被我们的部队杀死。

赫尔曼　除非是他死。

第一个军官　他死？死于霍乱吗？

赫尔曼　死于霍乱或是其他原因。（静场）有人传话给我说，大主教倒是乐意看到他死的。

第二个军官　（静场）我不能。

第一个军官　我也不能。我非常厌恶他，以致我都不愿伤害他了。

赫尔曼　人家并没有要你干什么。只要你别吭气，并让那些没

你那么厌恶他的人去干就行了。

〔静场，格茨和卡特丽娜上。

第二场

〔前场人物，格茨，卡特丽娜。

格茨　（上）你们没有什么要告诉我吗？连士兵们没面包吃也不告诉我吗？连霍乱病将造成部队大批死亡也不告诉我吗？你们对我没有什么要求吗？甚至也不想要求我撤围以避免一次大灾难吗？（稍停）你们就这么怕我吗？

〔大家没吭声。

卡特丽娜　我的宝贝，你瞧他们怎样瞧着你哟。这些人一点也不喜欢你，要是有一天发现你仰天躺着，大肚子上刺进一把大刀，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格茨　那么你呢，你爱我吗？

卡特丽娜　爱个屁！

格茨　可是，你看你也没有杀了我呀。

卡特丽娜　这可不是我不想杀你。

格茨　我知道，你是在做美梦。不过我是放心得下的：在我死的时候，你会受到两万人的抚爱。即使对于你这样一个人来说，两万人总还是太多了些。

卡特丽娜　两万人总比一个使你害怕的人好。

格茨　我所爱你的，正是我在你身上引起的那种恐惧情绪。（向军官们）你们要我在什么时候撤围？星期四？星期二？星期天？可是，朋友们，我拿下城池的时间不是星期二，也不是星期四，而是今天晚上。

第二个军官　今天晚上？

格茨　马上。（瞧着城市）那儿有一盏小蓝灯，你们看见了吗？每天晚上我都瞧它，每天晚上它就在这个时候熄灭。喂，我对你们说了些什么来着？我刚才看到蓝灯第一百零一次地，也是最后一次地熄灭了。再见吧：必须毁灭人们所爱的东西。那边是一些其他的灯光……其他那些灯光也熄灭了。天哪，有些人睡得早，为的是想第二天起得早些。可是不会有明天了。多么美好的夜晚！嗯？不很明亮，但繁星满天，月亮就要升起。就象平安无事的夜晚一样。他们什么都预料到了，什么都愿接受，甚至是一场屠杀；但是没想到是今天晚上。天空是那么晴朗，它使人安心，使人相信这个夜晚是属于他们的。（蓦地）多大的威力！上帝，这个城市是属于我的，我要把它献给你。我立即要使它为了你的光荣而燃烧起来！（对军官们）一个教士从沃尔姆城逃了出来，声称要把我们带进城里去。乌利其上尉正在审问他。

第三个军官　哼！

格茨　什么！

第三个军官　我不相信叛徒。

格茨　而我，我就喜欢叛徒。

〔一个军官和一个士兵推着那个教士进来。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海因里希，上尉。

海因里希　（跪在格茨面前）拷打我吧！拔去我的指甲吧！活剥了我吧！

〔格茨纵声大笑。

格茨 （跪在教士面前）挖出我的五脏六腑吧！活活地打断我的手脚吧！把我四马分尸吧！（他站起来）好吧，不必拘束了。（向上尉）这是谁？

上尉 他是海因里希，沃尔姆城的本堂神甫，就是本来要向我们献出城市的那个人。

格茨 后来呢？

上尉 他不愿再说了。

格茨 （走向海因里希）为什么？

上尉 他只是说他改变了主意。

第三个军官 改变了主意！该死的！敲掉他的牙齿，打断他的脊梁骨！

海因里希 敲掉我的牙齿吧！打断我的脊梁骨吧！

格茨 多么疯狂的人！（向着海因里希）你原先为什么要把城市献给我们？

海因里希 为了救那些无赖平民要杀死的教士。

格茨 那你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呢？

海因里希 我看到了你那些雇佣兵的嘴脸。

格茨 怎么样呢？

海因里希 他们在议论。

格茨 他们说了些什么？

海因里希 他们说我为了阻止杀掉几个人，却挑起了一场大屠杀。

格茨 而你其实早已看到过雇佣兵的嘴脸。你知道他们的样子并不和善。

海因里希 这些兵比别的雇佣兵更坏。

格茨　算了，算了！天下大兵都是一个样。你原想在这里能找到谁呢？天使吗？

海因里希　我想找到人。而我想请求这些人赦免另一些人。如果他们向我发誓让全城的居民活命，他们就能进城。

格茨　那你相信我的话吗？

海因里希　相信你的话？（瞧着格茨）你是格茨？

格茨　是的。

海因里希　我……我想过，可以相信你。

格茨　（吃惊地）相信我的话？（稍停）我向你保证。（海因里希沉默不语）如果你使我们进了城，我起誓保证全城居民生命安全。

海因里希　你要我相信你？

格茨　你原来不是这么想的吗？

海因里希　对，不过是在见到你之前。

格茨　（笑了起来）是啊，我知道。见到我的人很少有相信我的话的，我的样子一定太狡诈了，使人以为我不会守信用。不过你听着：就按我说的办吧。看！就这么着……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不是要凭圣经向你起誓呢？你就他妈地信我一回吧！你们这些教士们，你们的职责不就是以善行来引诱恶人吗？

海因里希　你，用善行来引诱你？这使你太高兴了吧！

格茨　你了解我。（他微笑地瞧着海因里希）你们都给我走。

〔军官们和卡特丽娜退出。

第　四　场

〔格茨，海因里希。

格茨　(带着一种亲切感)你浑身是汗，真是受苦了！

海因里希　受得还不够！受苦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上帝让我时时刻刻想着别人的痛苦，而我自己却从没有感受到这种痛苦。你为什么瞧着我？

格茨　(始终很亲切地)我的外貌是骗人的。我瞧的是你，我怜悯的是我自己，我们是一路货。

海因里希　不对！你，你出卖了你的亲兄弟。我，我可不会出卖我的弟兄。

格茨　今晚你就要出卖他们了。

海因里希　不论是今天晚上，还是以后，我永远也不会出卖他们。

〔稍停。

格茨　(一字一顿地)穷人要把教士们怎么样？把他们吊死在屠夫们的吊肉钩上吗？

海因里希　(喊出)住嘴！(他镇静了下来)这是战争造成的恐怖。我只不过是一个没什么地位的神甫，没有能力制止这种恐怖。

格茨　伪君子！今天晚上你就有权决定两万人的生死。

海因里希　我不要这种权力，这种权力是魔鬼给的。

格茨　你不要这种权力，但是你已经有了。(海因里希拔腿逃走)喂！你这是干什么？如果你逃了，那你就是已经打定主意了。

〔海因里希又折回来，瞧着格茨，笑了起来。

海因里希　你说得对。我逃走或是自杀都无济于事，两者都是我保持沉默的方法，我是上帝选定的有福之人。

格茨　还不如说你象一只落入捕鼠器里的老鼠。

海因里希　这是一回事：一个上帝选定的有福之人，这就是一个被上帝的意旨逼入墙角的人。（稍停）主啊，您为什么要选中我？

格茨　（温和地）现在是你苟延残喘的时候，我愿意使你死得痛快些。让我来帮帮你。

海因里希　在上帝缄默无言的时候，你，你来帮帮我？（稍停）算了吧，我撒了谎，我并不是上帝选中的有福之人。为什么我一定得是他选中的呢？谁强迫我出城的呢？谁委派我来找你的呢？老实说，是我自己选中了我自己。当我来请求你饶恕我的弟兄们时，我已知道我肯定不会成功。使我改变了主意的并不是你手下人脸上的那副凶相，而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我过去曾梦想作恶，而当我见到你们时，我明白我真的要作恶了。你知道我恨穷人吗？

格茨　是的，我知道。

海因里希　为什么当我向他们伸出手去时，他们却走了呢？为什么他们一直忍受着我从来忍受不了的那样大的痛苦呢？主啊！为什么您允许有穷人，而又不使我做修道士呢？在修道院里，我将只属于您。可是当还有人死于饥饿的时候，我又怎能只属于您呢！（向格茨）我到这儿来原先是要把他们全部交给你，希望由你来结果他们，使我忘记他们曾经存在过。

格茨　那么后来呢？

海因里希　后来我改变了主意，你不能进城。

格茨　如果要你带我们进城是上帝的意旨，那又怎么办呢？你再听着：如果你不告诉我怎样进城，教士们今天晚上就得死；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穷人呢？你以为他们就能活下去吗？我不撤围，一个月以后，沃尔姆城的人将全部饿死。对你来说，问题不在你决定他们的生或死，而是在两种死法中替他们选择一种。笨蛋，你就选最迅速的吧。你知道他们这样死能得到什么吗？今天晚上，如果他们在杀死教士之前死了，那他们的手还是干净的，所有的人都将在天国重聚。相反，由于你让他们多活这几个星期，他们身上将沾满鲜血，你将把他们送进地狱。喂，神甫：魔鬼在唆使你延长他们在人间的生命，为的是让他们有时间犯下地狱之罪。（稍停）告诉我怎样进城。

海因里希　你是不存在的。

格茨　什么？

海因里希　你是不存在的。你的话在进入我耳朵之前就已经消失了。你的脸不象人们在大白天所能看到的脸。我知道你要说的一切，我也料到了你会干些什么。你是我创造出来的，你的思想是我给你的。我是在做梦，一切都死了，空气也令人昏昏欲睡。

格茨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是在做梦，因为我在你身上清楚地预见到你已经使我厌倦了。现在要弄清楚的是我们两人中间，是你梦见了我，还是我梦见了你。

海因里希　我不是从城里来的！我不是从城里来的！我们在彩绘的布景前演戏。喂，会说话的人，给我演一出喜剧吧。你知道你的角色吗？我的角色是说不。不！不！不！不！你

什么也不说吗？所有这一切只是一次很普通的诱惑罢了，没有什么真实性。我，我在格茨的营地要干什么呢？（指着城市）如果这些灯能够熄灭，那该多好啊！既然我已在这里面，那诱惑在那边又有什么作用呢？（稍停）诱惑是有的，但我不知道它在哪儿？（向格茨）我将去见魔鬼，这我心里很清楚。当魔鬼准备向我扮他的鬼脸时，这出戏就以虚幻离奇开场了。

格茨　你见过魔鬼了？

海因里希　比你见你亲娘的次数还多。

格茨　我象魔鬼吗？

海因里希　可怜的人儿，你吗？你是个丑角。

格茨　什么样的丑角？

海因里希　总要有一个丑角的，他的任务就是跟我闹别扭。（稍停）我赢了。

格茨　什么？

海因里希　我赢了，最后一盏灯刚熄灭，沃尔姆城魔鬼般的幻影消失了。喂！你也快消失了，这个可笑的诱惑就要告终了。黑夜，到处是黑夜，多么宁静。

格茨　讲下去，教士，讲下去，我想得起你要说的一切。一年以前……噢，是的，我的兄弟，我想起来了，你是多么想把这么一个黑夜装进你的脑袋！我也是多么想这样做啊！

海因里希　（喃喃地）我到哪儿去醒过来呢？

格茨　（突然笑了）弄虚作假的家伙，你心里明白，你醒着，一切都是真的。看看我，摸摸我，我是有血有肉的。瞧，月亮升起了，你的魔城从黑暗中显露出来了：看，这难道是幻影吗？喂！这石头是真的，这城堡围墙是真的，这是一座有真正的

居民的真正的城市。而你，你是一个真正的叛徒。

海因里希　只有叛变的人才是叛徒。而你将枉费心机，我不会叛变的。

格茨　是叛徒就会叛变，你会叛变的。喂，神甫，你已经是一个叛徒了。两方交战，而你声称同时属于他们两方。因此你就是两面派，你用两种语言思考：穷人的苦难这个词，你用教会的拉丁语称之为考验，用德语称之为世道不公。如果你让我进城，对于你来说还会怎么样呢？你只不过将成为叛徒罢了，而你本来已经是叛徒了。一个正在叛变的叛徒就是一个正在自认是叛徒的人。

海因里希　如果不是我把这些话讲给你听，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

格茨　因为我是一个叛徒。（稍停）我已经走过了你还需要走的路，然而，你看看我，我不还是喜气洋洋的吗？

海因里希　你喜气洋洋是因为你天性如此。人们知道，所有的私生子都会叛变。可我不是私生子。

格茨　（想打他，犹豫了一会后忍住了）平时有哪个叫我私生子的，我就叫他活不成。

海因里希　私生子！

格茨　神甫，神甫，严肃点。别逼我割掉你的耳朵。这也不会有什么用，因为我要留着你的舌头。（突然他拥抱了海因里希）你好，小兄弟！以私生子的名义问你好！因为你也是私生子。为了把你生下来，教士和贫困同床，这种结合的乐趣有多么可怜啊！（稍停）当然啦，私生子都会叛变的，否则你要他们干什么呢？我，生下来就有两重性。我母亲委身于一个乡巴佬，我是由两个凑不到一起的半身拼成的。这两

部分互相嫌恶。你以为你的命运就比我好吗？半个教士加上半个穷人，这永远也拼不成一个完整的人。我们并不存在，我们一无所有。所有合法出生的孩子都可以无偿地享受人间的生活，你我却不能。从我小时候起，我就是透过锁孔窥视世界的。我看到的世界是一个漂亮的小鸡蛋，里面挤得满满的，每个人在里面都占着一个指定给他的位子，但是我可以对你肯定地说，我们不在里面。在外边！拒绝这个不要你的世界吧！作恶吧！你会看到那时我们是多么轻松愉快啊！（一军官上）什么事？

军官　大主教的使者到了。

格茨　叫他来。

军官　他是送消息来的，敌人留下七千具尸体溃逃了。

格茨　我兄弟呢？（军官想对他耳语）别靠近我，高声讲吧！

军官　孔拉德死了。

〔从这时起，海因里希注意地看着格茨。

格茨　好吧，他的尸体找到了吗？

军官　找到了。

格茨　尸体怎么样？说呀！

军官　面目全非了。

格茨　被剑砍的吗？

军官　是狼咬的。

格茨　什么狼，有狼吗？

军官　阿海梅森林……

格茨　好吧，这笔帐让我来跟它们算。我要率领整个军队去打狼，我要把阿海梅森林里的狼全部剥了皮。去吧。（军官下，稍停）没有忏悔就死了，狼咬掉了他的脸，可是你看：我

笑了。

海因里希　（温和地）你为什么要背叛他呢？

格茨　因为我渴望主宰之权。神甫，我造就了我自己：因为我生下来就是私生子。可是杀兄灭弟这个美名，我是靠我的成就得来的。（稍停）它是属于我的。现在它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海因里希　什么东西属于你？

格茨　海登斯坦姆家族的府邸属于我。海登斯坦姆家的人全完了。从这个家族的老祖宗阿尔贝里克到最后一个男性继承人孔拉德，我把他们统统集中在我一人的身上。神甫，仔细看看我吧。我就是这个家族的墓穴。你笑什么？

海因里希　我原以为今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看到魔鬼，可是现在我认为我们两个人都会看到它。

格茨　魔鬼算个屁！他只管接受灵魂，可是决定这些灵魂下地狱的却不是他。我只愿与上帝打交道，妖怪和圣人都归上帝管。上帝在看我，神甫，他知道我杀死了兄弟，他非常痛心。啊，是的，主啊，我杀了他，可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我犯下了滔天大罪，公正的上帝也无法惩罚我。你看，十五年前，他就罚我下地狱了。算了吧，今天够了。今天过节，我要去喝酒。

海因里希　（向他走去）喂！（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格茨）

格茨　这是什么？

海因里希　一把钥匙。

格茨　什么钥匙？

海因里希　开沃尔姆城的钥匙。

格茨　我不是告诉过你，今天够了，一个兄弟，真是见鬼！总不能每天都葬送一个亲兄弟。今天我不干了，要干也得到

明天。

海因里希　（走到他面前）胆小鬼！

格茨　（停住）要是我拿了这把钥匙，我将烧毁一切。

海因里希　在这条沟壑的底部有一块白色的大石头。石头下面有一个覆盖着荆棘的地洞，你们沿着地道往前走，就会看见一扇门，这把钥匙可以把那扇门打开。

格茨　想想你的穷人们，他们是多么爱你！他们将怎样祝福你！

海因里希　这与我没有关系了。我葬送了自己。但是我把我的穷人都托付给你这个私生子了。现在该由你来选择了。

格茨　你刚才说看到我的嘴脸就足以……

海因里希　刚才我看得不够清楚。

格茨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海因里希　我看到你自己非常讨厌自己。

格茨　不错，但别相信这个！十五年来，我自己非常讨厌自己，那又怎么样呢？恶是我生存的理由，难道你不明白吗？把钥匙给我。（他接过钥匙）那么，教士，你自欺欺人欺到底了。你以为你已经找到了掩盖你叛变行为的诡计。可是，到了最后，你还是叛变了。你出卖了孔拉德。

海因里希　孔拉德？

格茨　别担心，只要我把你当成我自己，你就会象我的。（下）

第　三　景

〔格茨的营帐。

〔从帐篷的开口处，可以看见远方月光下的城市。

第　一　场

〔赫尔曼，卡特丽娜。

〔赫尔曼进来，想藏在行军床后面。他的头和身体藏起来了，大屁股却露在外面。

〔卡特丽娜进来，走过去踢了他一脚。

〔他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

〔卡特丽娜笑着向后一跳。

第三个军官(即赫尔曼)　要是你叫喊……

卡特丽娜　要是我一叫，你准被抓住。格茨会吊死你。最好还是谈谈吧。你准备对他怎么样？

军官　婊子，我所要对他干的，如果你有胆量的话，早就该干了。走！去你一边的吧，去感谢上帝吧，这个差事现在有人代你承担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卡特丽娜　如果他死了，我会怎么样呢？整个兵营的人会扑到我身上来的。

军官　我们可以让你逃走。

卡特丽娜　你们会给我钱吗？

军官　我们会给你一点儿的。

卡特丽娜　把我的那份给我，我去进修道院。

军官　(笑)进修道院！你，如果你想过群居生活，那我还是劝你进妓院。凭着你那分卖弄大腿的本领，你准可以赚大钱。好了，你决定吧。我只求你别作声。

卡特丽娜　要我不作声，这你放心好了。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出卖你的。至于让不让你杀死他……这要看情况。

军官　看什么情况？

卡特丽娜　我的上尉，我们没有共同利益。男人的荣誉是可以用刀尖挽回的。而我，他让我做了妓女，这件事就很难补救了。（稍停）今天晚上，城市将被拿下！战争宣告结束，所有的人都得走。一会儿他就回来，我问问他打算把我怎么办，如果他留下我……

军官　格茨留下你？你疯了。你要他把你当什么？

卡特丽娜　如果他留下我，你就不能碰他。

军官　要是他撵你走呢？

卡特丽娜　那么，就随你把他怎么办。如果我喊："你要自食其果的！"你就从藏着的地方出来，随你怎样处置他都行。

军官　这一切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不喜欢我事业的成败取决于一件风流韵事。

卡特丽娜　（瞧着外面已有好一会儿了）那么，你只有跪着向他求饶了：他来了。

〔赫尔曼急忙跑去藏好，卡特丽娜笑了起来。

第　二　场

〔格茨，卡特丽娜，赫尔曼（藏着）。

格茨　（上）你笑什么？

卡特丽娜　笑我做的梦，因为我梦见你背上挨了一刀，死了。（稍停）喂，他说了吗？

格茨　谁？

卡特丽娜　神甫。

格茨　哪个神甫？噢，对了！是的，是的，当然说了。

卡特丽娜　就在今天晚上吗？

格茨　这关你什么事？把我的靴子脱了。（卡特丽娜给他脱下靴子）孔拉德死了。

卡特丽娜　我知道了，整个军营全都知道了。

格茨　给我拿酒来。应该庆祝一番。（卡特丽娜伺候他喝酒）你也来喝。

卡特丽娜　我不想喝。

格茨　喝，以上帝的名义。今天是节日。

卡特丽娜　真是美好的节日！以杀戮开始，以屠城结束。

格茨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节日。明天，我要动身到我的土地上去了。

卡特丽娜　（突然一惊）这么快？

格茨　快！我盼了整整三十年。我一天也不能再等了。（卡特丽娜好象心绪不宁）你觉得不舒服？

卡特丽娜　（定了定神）那是因为孔拉德的尸骨未寒，就听到你在讲你的土地了。

格茨　那里的土地三十年来暗地里一直是属于我的。（举起酒杯）为我的土地，为我的城堡，干杯！（卡特丽娜默默地举起酒杯）你说，为你的土地干杯！

卡特丽娜　不。

格茨　为什么？臭婊子。

卡特丽娜　因为那些土地不是属于你的。你以为谋害了你的兄弟，你就不再是私生子了吗？（格茨大笑起来，要打她耳光，她躲开，笑着把身子往后一闪）土地，是作为遗产相传的。

格茨　要我接受这份遗产的话，当初我要付出的代价就大了。

属于我的东西，也就是我拿的东西。来，干杯，否则我要发火了。

卡特丽娜　为你的土地干杯！为你的城堡干杯！

格茨　愿今天夜里在走廊里，有许多愤怒的死鬼。

卡特丽娜　的确如此。你这个蹩脚演员。没有观众你还有什么可干的呢？我为死鬼干杯。（稍停）那么说，我的宝贝，属于你的东西，也就是你拿的东西喽？

格茨　那还用说。

卡特丽娜　那么，除了你的庄园，你的领地，你还拥有一件无价之宝，可你好象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啊。

格茨　什么无价之宝。

卡特丽娜　我，亲爱的，我。难道你不是把我抢来的吗？（稍停）你打算把我怎么办呢？决定吧。

格茨　（一面看着她，一面思索）好吧，我带你走。

卡特丽娜　你带我走？（她迟疑地踱着步）为什么你要带我走呢？是为了把一个妓女安置在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城堡里吗？

格茨　为了让一个妓女睡在我母亲的床上。

〔稍停。

卡特丽娜　如果我拒绝呢？如果我不愿意跟你走呢？

格茨　我巴不得你不愿意呢。

卡特丽娜　啊！你把我强行带走。这样可以使我感到好受一些。如果我甘心情愿跟你走，我会感到羞耻的。（稍停）为什么你总是要抢夺别人也许会乐意给你的东西呢？

格茨　为了证明人们是不会乐意给我的。（向她走去）瞧着我，卡特丽娜，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卡特丽娜　(急切地)我没什么呀！

格茨　这些日子以来，你完全变了。你一直非常讨厌我，是吗？

卡特丽娜　这倒不假，是非常讨厌你！

格茨　你老是梦见你杀了我吗？

卡特丽娜　一个晚上有好几次。

格茨　至少你没忘记是我糟蹋了你，是我使你堕落下去的吧？

卡特丽娜　我就怕忘了。

格茨　我的爱抚你是勉强接受的喽？

卡特丽娜　你的爱抚使我浑身颤抖。

格茨　好极了。如果你竟敢在我的怀里昏倒，我立即就撵你走。

卡特丽娜　可是……

格茨　我什么也不再接受，即使是一个女人的爱情也不接受。

卡特丽娜　为什么？

格茨　因为我收下的东西太多了。二十年里，他们慷慨地把一切给了我，甚至我呼吸的空气也是他们给的。一个私生子应该吻一吻那只抚养他长大成人的手。噢！现在我要拿出去多少来作为报答啊！我要拿出去多少来作为报答啊！

弗朗茨　(上)主教阁下的使者到了。

格茨　让他进来。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银行家。

银行家　我是富克尔。

格茨　我是格茨，这位是卡特丽娜。

银行家　向您这么一位伟大的队长致敬，我感到十分荣幸。

格茨　向您这么一位富有的银行家致敬，我也感到十分荣幸。

银行家　我带来三个非常好的消息。

格茨　大主教胜利了；我的兄弟死了；他的领地归我了。是这些吗？

银行家　完全正确。可是，我……

格茨　让我们一起来庆祝吧。您要喝酒吗？

银行家　我的胃不允许我再喝酒了，我……

格茨　您要这位美丽的姑娘吗？她归您了。

银行家　我不知拿她怎么办才好，我太老了。

格茨　我可怜的卡特丽娜，他不要你。（对银行家）您宁愿要小伙子吗？今天晚上，您的帐篷里就会有一个。

银行家　不！不！不要小伙子！不要小伙子！我……

格茨　来一个雇佣兵怎么样？我有一个六尺高的雇佣兵，脸上全是毛，您肯定会把他说成是波吕斐摩斯①的。

银行家　噢！噢！那更不要……

格茨　这样的话，我们马上让您荣耀一番。（他呼唤）弗朗茨！（弗朗茨上）弗朗茨，你待会儿带这位先生到营地去走一圈，务必使士兵们欢呼："银行家万岁！"同时叫他们把帽子往上抛。（弗朗茨下）

银行家　我感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希望和您单独谈谈。

格茨　（惊讶地）那么您进来以后在干什么呢？（指着卡特丽娜）啊！她，这是一头家畜，说吧，没关系。

银行家　大主教阁下是一向爱好和平的。您知道，您刚死去的兄弟是这次战争的罪魁祸首……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格茨　我兄弟！（声色俱厉地）如果不是这头老驴把他逼到绝路……

银行家　先生……

格茨　是啊，刚才我说的请您忘了吧。不过请您别再提起我的兄弟，我将对您感谢不尽。不管怎样，我现在正在为他服丧。

银行家　因此大主教作出决定，以大赦特赦来庆祝恢复和平。

格茨　好啊！他将打开监狱放人吗？

银行家　监狱？噢，不！

格茨　他希望我减免受到我惩罚的士兵们的刑吗？

银行家　他当然希望。不过他设想的大赦范围要更大些。他想把它扩大到沃尔姆城的臣民身上。

格茨　啊！啊！

银行家　他作出决定，对于一时误入歧途的人从轻发落。

格茨　这倒是个好主意。

银行家　我们难道谈妥了？这么快？

格茨　完全谈妥了。

〔银行家满意地搓搓手。

银行家　那么，一切顺利，太好了。您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您打算什么时候撤围呢？

格茨　明天一切都将结束。

银行家　明天，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大主教阁下希望能和被围困的人谈判。如果您的队伍在他们的城下再呆上几天，谈判就会容易得多。

格茨　我明白，那么谁去和他们谈判呢？

银行家　我。

格茨　什么时候？

银行家　明天。

格茨　不可能。

银行家　为什么？

格茨　卡特丽娜，要对他说吗？

卡特丽娜　当然罗。我的宝贝。

格茨　你来对他说，我可不敢说，这会使他痛苦万分的。

卡特丽娜　明天，银行家，那里的人全都得死。

银行家　死？

格茨　全死。

银行家　全都得死吗？

格茨　全都得死。就在今天晚上。您看到这把钥匙了吗？这是打开城市的钥匙。一小时后我们将开始屠城。

银行家　所有的人都杀吗？连有钱人也杀吗？

格茨　连有钱人也杀。

银行家　可是您同意大主教的大赦……

格茨　我现在还是同意他的。人们触犯了他，他又是个教士，这是他宽恕别人的两个理由。而我，我为什么要宽恕别人呢？沃尔姆城的居民又没触犯我。不，不！我是军人，因此我就杀。我要杀掉他们，这是我的本分，而大主教要宽恕他们，这是他的本分。

〔稍停，接着银行家笑了起来，卡特丽娜和格茨也跟着笑了。

银行家　（笑着）你喜欢笑吗？

格茨　（笑着）我就喜欢笑。

卡特丽娜　他很聪明，是吗？

银行家　是非常聪明。他的事搞得可真不错。

格茨　什么事？

银行家　三十年来，我奉行一个原则，那就是私心主宰着世界。在我面前，人人都为他们的行为辩护，理由是动机极为高尚，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们，心里却在想："寻找他的私心所在吧。"

格茨　而当您找到了呢？

银行家　大家就谈谈。

格茨　您发现我的私心所在了吗？

银行家　试试看！

格茨　试什么？

银行家　别急，您这人是属于一种难以对付的类型，对于您必须一步一步慢慢来。

格茨　哪种类型？

银行家　理想主义的类型。

格茨　什么意思？

银行家　您瞧，我把人分成三种类型：有很多钱的人，一无所有的人，稍许有一点儿钱的人。第一种人想守住他们已有的东西，他们的私心就是维护现行秩序；第二种人想得到他们没有的东西，他们的私心就是破坏现行秩序，建立一个对他们有利的秩序。这两种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与这些人是可以取得谅解的；第三种人想推翻现有社会秩序，以得到他们没有的东西，同时又想维护它，以保住他们已有的东西不让别人拿去。那么实际上他们保存了他们在思想上要摧毁的东西，或者说实际上他们摧毁了他们假装要保存的东西。这些人就叫作理想主义者。

格茨　这些可怜的人哪，怎么使他们现实一些呢？
银行家　让他们转入另一种社会地位，只要您让他们富裕起来，他们就会捍卫已建立的秩序。
格茨　那就让我富裕吧，您给我什么呢？
银行家　孔拉德的土地。
格茨　您已经给我了。
银行家　其实，您只要记住，您应该把这归功于大主教阁下的仁慈。
格茨　请相信我不会忘记的，还有呢？
银行家　您兄弟欠着债。
格茨　可怜的人！（画着十字，神经质地抽泣着）
银行家　怎么啦？
格茨　没什么，家庭观念。那么说他欠着债。
银行家　我们可以把这些债付清。
格茨　这不是我所关心的事，我并不想承认这些债务。这是他的债主们关心的事。
银行家　一千杜卡的年金？……
格茨　那我的士兵呢？如果他们拒绝两手空空地离开呢？
银行家　另外再加一千杜卡给部队分，够了吗？
格茨　太多了。
银行家　那么我们谈妥了！
格茨　没有。
银行家　两千杜卡年金？三千吧。我不能出得再多了。
格茨　谁求您啦？
银行家　那您想要什么？
格茨　占领城市，并且摧毁它。

银行家　要占领就占领吧。不过该死的，为什么还要毁掉它呢？

格茨　因为大家要我使它免遭浩劫。

银行家　（惊奇地）准是我弄错……

格茨　当然！你没本事发现我的私心所在！喂！我的私心是什么？找吧！去找吧！但是你要快，一小时以内必须找到它。到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发现我真正的动机，我就要带你到街上去走走，你将看到一幢幢燃烧着的房子。

银行家　您辜负了大主教对您的信任。

格茨　辜负？信任？你们这些现实主义者，你们都是一路货。当你们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你们就借用理想主义者的语言。

银行家　倘若您夷平了城市，您就得不到孔拉德的土地！

格茨　那你们留着吧！银行家，我的私心就是要拥有这块土地，并在这土地上过日子。但是我并不十分相信人的行为是由私心支配的。喂，请您留着这块土地吧，但愿大主教阁下并没有把这放在心上。我为大主教牺牲了我的兄弟，难道还想要我饶了这两万个乡巴佬吗？我要把全沃尔姆城人的性命献给孔拉德的亡灵，那些居民将为了祭孔拉德而被烧死。至于海登斯坦姆庄园，如果大主教愿意的话，他可以退隐到那里去，让他种田去吧，他将需要这所庄园，因为我要他今晚破产。（稍停）弗朗茨！（弗朗茨出现）把这个老现实主义者带走，让他荣耀荣耀。等他回到他的帐篷后，把他的手脚结结实实地绑好。

银行家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格茨　怎么啦？

银行家　我有严重的风湿病，你们绑我会要我的命的。我决不离开我的帐篷，你们要我保证吗？

格茨　你的保证？现在你的私心是向我许下保证，不过马上你的私心便会违背你的保证。去，弗朗茨，把绳子绑结实点儿。

〔弗朗茨和银行家下，立即传来一片“银行家万岁！”的叫喊声，由近到远，渐渐消失。

第　四　场

〔格茨，卡特丽娜，赫尔曼（藏着）。

格茨　银行家万岁！（他哈哈大笑）永别了，土地！永别了，田野、河流！永别了，城堡！

卡特丽娜　（笑）永别了，土地！永别了，城堡！永别了，亲属的画像！

格茨　没什么遗憾的！在那里，我们会闷死的。（稍停）老混蛋！（稍停）啊，不应该不相信自己！

卡特丽娜　你痛苦吗？

格茨　要你管什么？（稍停）恶么，恶就是应该使所有的人难受，而首先要使作恶事的人难受。

卡特丽娜　（胆怯地）要是你不攻城呢？

格茨　要是我不攻城，你就可以当城堡的女主人。

卡特丽娜　我没想过。

格茨　当然没有。那么现在你高兴了吧，因为我要拿下城市。

卡特丽娜　可为什么呢？

格茨　因为这是恶。

卡特丽娜　为什么要作恶呢？

格茨　因为已有人行善了。

卡特丽娜　是谁？

格茨　上帝天父嘛。我么，我要自己创造。（叫喊）喂！索思队长，立刻上这儿来！（站在帐篷门口看着外面）

卡特丽娜　你在看什么？

格茨　看城市（稍停）我在想那时是否有月光。

卡特丽娜　什么时候？在哪里？

格茨　去年，在我去攻打阿尔的时候。那是一个和今天一样的夜晚，我站在营帐门口，瞧着突出于围墙上方的教堂的钟楼。早晨我们展开了攻势。（回到她身边）不管怎样，在发出臭味之前，我要赶快离开营地，上马，再见了。

卡特丽娜　你……你要走？

格茨　明天中午前，谁也不告诉。

卡特丽娜　我呢？

格茨　你？捏住你的鼻子，但愿风不要朝这边吹。（队长上）两千人全副武装：渥尔夫玛团和乌利其团。要他们准备好，半小时后，随我出发。剩下的人作好战斗准备。一切要悄悄地在黑暗里进行。（队长下，直到这场戏结束，可以听见故意压低的准备出发的声音）那么，小心肝，你当不了城堡女主人了。

卡特丽娜　我害怕。

格茨　你感到非常失望吗？

卡特丽娜　我根本就不太相信。

格茨　为什么？

卡特丽娜　因为我了解你。

格茨　(粗暴地)你，你了解我？(他住口笑了起来)总之，我和别人一样，也是可以被预见的。(稍停)你大概是在想什么花招使我上你的当，因为你在观察我，看着我……

卡特丽娜　狗都可以看主教。

格茨　是的，但是狗看到的是一个长着狗脑袋的主教。我长着一个什么样的脑袋呢？狗脑袋吗？拉皮条人的脑袋吗？娼妓的脑袋吗？(他看着她)来，上床。

卡特丽娜　不。

格茨　我叫你过来，我要和你亲热亲热。

卡特丽娜　我从未见过你这么迫不急待。(他搂着她的肩膀)也从来没有这么匆忙。你怎么啦？

格茨　这是长着娼妓脑袋的格茨在向我打招呼。他和我，要交混在一起。再说，苦恼使人产生性欲。

卡特丽娜　你有苦恼？

格茨　是的，(他提了提身子，坐在床上，把背转向藏着的军官)喂！过来！

〔卡特丽娜向他走去，猛地把他拉过来，自己坐在他的位子上。

卡特丽娜　我来了，是的，我是属于你的。不过你先要告诉我，我以后会怎么样？

格茨　什么时候？

卡特丽娜　从明天起。

格茨　我怎么知道你要成为什么！随你的便。

卡特丽娜　这就是说：做婊子。

格茨　看来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吗？

卡特丽娜　如果我不喜欢呢？

格茨　找个笨蛋来娶你。

卡特丽娜　你，你去做什么呢？

格茨　再去服役。听人说胡斯党人[①]不太安分，我要去揍他们。

卡特丽娜　带着我。

格茨　做什么呢？

卡特丽娜　有些日子，你总会需要一个女人；在有月光的时候，在你必须拿下一座城市的时候，在你有苦恼的时候，在你觉得需要爱情的时候。

格茨　所有的女人都一样。如果我想要的话，我手下的人会给我一打一打地带来。

卡特丽娜　（突然地）我不愿意！

格茨　你不愿意？

卡特丽娜　如果这使你满意的话，我可以成为二十个女人，一百个女人，所有的女人。让我坐在你的马后面，我一点儿不重，你的马感觉不到我的分量，我愿意做你的窑子。（她紧紧地靠着他）

格茨　你怎么啦！（稍停，他看着她，猛然）滚开，我为你感到害羞。

卡特丽娜　（哀求）格茨！

格茨　你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我受不了。你准是一个十足的贱货，我这么对待你，你竟然还会爱我。

卡特丽娜　（大喊）我不爱你！我向你发誓！就是我爱你，你也永远不会知道！如果有人爱你而又不对你说，你又会怎样呢？

---

① 胡斯是十五世纪捷克宗教改革家，胡斯党人是胡斯的信徒。

格茨　如果我被爱上了该怎么办呢？如果你爱我，一切快乐全归你所有。滚吧，贱货！我不愿别人利用我。

卡特丽娜　（大喊）格茨！格茨！不要撵我走！在这世界上我再也没别人啦！

〔格茨企图把她扔到营帐外面。她紧紧地抓住他的手。

格茨　你滚不滚开！

卡特丽娜　你要自食其果的，格茨！你要自食其果的。（赫尔曼从藏身的地方出来，猛地举起刀）啊！当心！

格茨　（转过身，一把抓住赫尔曼的手腕）弗朗茨！（士兵们上。他笑了起来）我总算把一个人逼得忍无可忍了。

赫尔曼　（向卡特丽娜）下流胚！告密者！

格茨　（向卡特丽娜）你是同谋？我更喜欢这样，我非常喜欢这样！（抚摸着她的下巴）把他带走……我等会儿来决定他的命运。

〔士兵押着赫尔曼下，稍停。

卡特丽娜　你准备怎样发落他？

格茨　我不能抱怨那些企图杀死我的人们。我太了解他们了。我要在他身上开个洞，很简单，就象在一只大酒桶上开个洞一样。

卡特丽娜　那么我呢，你怎么处置我呢？

格茨　真的，我必须惩罚你。

卡特丽娜　你不是非这样做不可的。

格茨　我非得惩罚你。（稍停）我手下的许多士兵看见你走过时，喉咙直发痒。我马上把你当礼物送给他们。以后，如果你还活着，我们去挑一个满脸麻子的独眼大兵，沃尔姆城的神甫将主持你们的婚礼。

卡特丽娜　我不相信你的话。

格茨　不相信？

卡特丽娜　不相信，你不是……你不会这样干的！这我可以肯定！这我可以肯定！

格茨　我不会这样干的吗？（他叫喊）弗朗茨！弗朗茨！（弗朗茨和两个士兵上）你照顾一下新娘！弗朗茨。

弗朗茨　哪个新娘？

格茨　卡特丽娜。你先把她嫁给大家，仪式要隆重些，然后……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纳斯蒂。

〔纳斯蒂进来，向格茨走去，弹了一下他的耳朵。

格茨　喂，庄稼汉，你干什么？

纳斯蒂　我在弹你的耳朵。

格茨　我感觉到了，（同时一把抓住了他）你是谁？

纳斯蒂　面包师纳斯蒂。

格茨　（向士兵们）是纳斯蒂吗？

士兵们　是的，是他。

格茨　抓了个好的，的确很好。

纳斯蒂　你没有抓住我，是我自己送上门来的。

格茨　随你怎么说，结果都一样。今天上帝赐给了我许多礼物。（注视着纳斯蒂）一点不错，是纳斯蒂。全德国所有乞丐的主子。你和我想象中的你一样，象正人君子那样乏味。

纳斯蒂　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我们的子孙可能是，只要我们抛洒足够的热血，给他们以做这种人的权利。

格茨　我看你是个先知！

纳斯蒂　和大家一样的先知。

格茨　真的？那么说，我也是先知喽？

纳斯蒂　每句话都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每句话都说明了任何事物的一切。

格茨　该死！我得留神我说的话。

纳斯蒂　有什么用呢？你总不能不让自己把什么都说出来。

格茨　好，那么，你回答我的问题，而且尽量做到不把话全部说完。不然我们就没有个完了。那么说，你是纳斯蒂、先知和面包师喽。

纳斯蒂　是的，我是。

格茨　别人说你是沃尔姆城里的。

纳斯蒂　我是从那里来的。

格茨　今天晚上？

纳斯蒂　是的。

格茨　为了和我谈谈？

纳斯蒂　为了寻求援军，从背后打你们。

格茨　好主意，什么事使你改变了主意的呢？

纳斯蒂　在穿过营地的时候，我得知有一个叛徒向你献出了城市。

格茨　你大概熬过了一段十分难熬的时间吧？

纳斯蒂　是的，太难熬了。

格茨　后来又怎么样呢？

纳斯蒂　我坐在帐篷后面的一块石头上。我看到帐篷里亮着微弱的光，有人影在晃动。就在这时，我接受委托到这里和你谈话。

格茨　是谁委托你的？

纳斯蒂　你希望是谁呢？

格茨　真的，是谁呢？幸福的人，你是被委托的，而且你知道是谁委托你的。我同样也有委托，你想想看——喂，烧毁沃尔姆城的委托。但我始终不能知道是谁委托我的。（稍停）是上帝命令你弹我的耳朵吗？

纳斯蒂　是的。

格茨　为什么？

纳斯蒂　我不知道，也许是为了弹去堵住你耳朵的蜡。

格茨　悬赏要你的头哪。上帝预先告诉你了吗？

纳斯蒂　上帝用不着预先告诉我，我一向知道我将来的结局怎样。

格茨　你真是一个先知。

纳斯蒂　用不着是什么先知就能知道，因为我们这些人只有两种死法：逆来顺受的人饿死，不顺从的人吊死。一个人到了十二岁，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能逆来顺受的人。

格茨　太好了，那么，快给我跪下。

纳斯蒂　做什么？

格茨　我想是为了乞求我的怜悯吧，上帝没有命令你这么做吗？

〔弗朗茨给格茨穿上了皮靴。

纳斯蒂　没有，因为你没有怜悯心，上帝也没有。而我，日子到来的时候，我对任何人也不会有怜悯心，我为什么还要乞求你呢？

格茨　（站起来）那么，你来这里干什么呢？

纳斯蒂　让你睁开眼睛，我的兄弟。

格茨　啊，多好的夜，一切都在动，上帝在地上走着，我的营帐是布满流星的天空，这里是一颗最漂亮的：纳斯蒂、面包师兼先知，他来让我睁开眼睛。谁会相信为了一个二万五千人口的城市，天国和尘世会如此为难？事实上，面包师，谁来证明你不是魔鬼的牺牲品呢？

纳斯蒂　当太阳照得你眼花缭乱时，谁向你证明这不是黑夜呢？

格茨　晚上，当你梦见太阳时，谁向你证明这是白天呢？而我要是也看见上帝了呢？啊！这将是太阳对太阳。（稍停）所有的人都掌握在我的手中，这个想谋杀我的女人，大主教的使者，还有你，乞丐的国王；上帝的食指一动就粉碎了一个阴谋，揭露了罪犯，更好的是，上帝的一个使者以上帝的名义给我带来了开城门的钥匙。

纳斯蒂　（嗓音也变得急切而短促）他的一个使者？谁？

格茨　这不关你的事，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喂，承认上帝是和我在一起的吧。

纳斯蒂　和你在一起？不，你不是上帝的人，至多是个冒名者。

格茨　你怎么知道的？

纳斯蒂　上帝的人不是破就是立，而你，你却在维持。

格茨　我？

纳斯蒂　你是在制造混乱。而混乱是既定秩序最忠实的仆从。在背叛孔拉德时，你削弱了整个骑士阶层，在摧毁沃尔姆城时，你将削弱市民阶层。这都对谁有利？对大人物有利，你在为大人物效劳，格茨。你不管做什么都是在为他们效劳：所有导致混乱的破坏，结果都是使弱者更弱，富者更富，强者更强。

格茨　那么，我干的事都是适得其反喽？（讽刺地）幸亏上帝派

你来指点我。你给我出些什么主意呢？

纳斯蒂　一次新的联盟。

格茨　噢！一次新的叛卖吗？太好了。至少我早就习惯干这个了，这不会使我有多少改变的，但是如果我不和市民、骑士或者是皇亲国戚结盟，我还真不知道该和谁结盟。

纳斯蒂　拿下城市，杀死富人和教士，把城市交给穷人，组织一支农民武装，把大主教赶走，明天整个国家将跟你走。

格茨　（吃惊地）你想让我跟穷人联合？

纳斯蒂　是这样，和穷人联合！和城市农村的贫民百姓联合。

格茨　多么奇怪的主意！

纳斯蒂　他们是你的天然盟友。如果你真的想把撒旦建造的教堂和宫殿毁掉，夷为平地，把异教徒淫猥的塑像砸个粉碎，把成千上万本宣传魔鬼的学问的书籍统统烧毁，把金子银币都废除掉，那就和我们站在一起吧。没有我们，你将转来转去，一事无成，你害的只能是你自己，和我们在一起，你将成为上帝给尘世的灾难。

格茨　你们要把有钱人怎么办？

纳斯蒂　我们将剥夺他们的财产，使那些没有衣服穿的人有衣服穿，使饿肚子的人有饭吃。

格茨　教士呢？

纳斯蒂　我们把他们赶回罗马。

格茨　那贵族呢？

纳斯蒂　我们砍掉他们的脑袋。

格茨　我们把大主教赶走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纳斯蒂　那时候建造上帝新城的时间就到了。

格茨　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纳斯蒂　人人平等，人人都是兄弟，所有的人都是上帝，上帝又是所有的人。圣灵通过每个人的嘴说话；人人都是教士和先知，每个人都可以施行洗礼，主持婚礼，传播福音和替人赦罪，在所有的人面前，每个人都公开生活在尘世间；而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独自生活在自己的灵魂里。

格茨　在你们的新城里，人们不会天天欢笑的。

纳斯蒂　人们能嘲笑自己所爱的人吗？法律将是爱。

格茨　我在那里是什么角色呢？

纳斯蒂　和大家一样。

格茨　假如我不喜欢和你们大家一样呢？

纳斯蒂　要么和大家一样做平等的人，要么做豪门贵族的走狗。你选择吧。

格茨　面包师，你的建议是真诚的。只是穷人们使我厌烦得要命，所有我喜欢的东西他们都讨厌。

纳斯蒂　那么你究竟喜欢什么东西？

格茨　所有你们想摧毁的，如塑像、奢侈、豪华、战争。

纳斯蒂　你想得太美了，好心的受骗者。你打仗是为了贵族们能够享受这些东西。

格茨　（出自内心，真切地）不过我喜欢贵族。

纳斯蒂　你？可是你杀害他们。

格茨　算了！我是不时地杀掉他们一些，那是因为他们的女人太会生育了，我杀死他们一个，她们就生下十个。但是我不愿你们把所有的贵族都给我吊死。为什么我要来帮助你们吹灭太阳和地上所有的火炬呢？那将是漆黑一团，漫漫长夜。

纳斯蒂　那么你还要继续这种无用的胡闹吗？

格茨　无用的胡闹，是的，对于人类是无用的。但是，人类对我又做了些什么呢？上帝能听到我，我吵得上帝头昏脑胀，这样我就满足了，因为唯有他才配得上是我的敌人。现在有上帝、我，和所有的幽灵。今天夜里我要让上帝为你和两万人的丧命而痛苦受难，因为他的痛苦是永恒的，而这种痛苦会叫使上帝受苦的人获得永恒。这座城市马上要陷入一片火海。上帝知道这个，现在他害怕了，我感觉到了。我的手上感到他的目光，我的头发感觉得出他的气息，他的天使们在哭泣。他自言自语地说："格茨也许不敢！"——这一切好象上帝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哭吧，哭吧，天使们，因为我敢。我对他的害怕和愤怒将不屑一顾。城市就要火光冲天；上帝的灵魂是一条镶嵌着镜子的长廊，火光将映照在无数面镜子上。到那时候，我会知道我是一个完全纯洁无罪的魔王。（向弗朗茨）我的皮带。

纳斯蒂　（变了声音）您饶了穷人。大主教是富人，你要高兴就让他破产好啦。但是穷人们，格茨，让他们遭受痛苦没有什么可乐的。

格茨　噢！的确，是没有什么可乐的。

纳斯蒂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格茨　我同样也是受委托的。

纳斯蒂　我跪下恳求你。

格茨　我还以为你是绝对不会哀求的呢！

纳斯蒂　如果为了拯救人，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了。

格茨　先知，我好象觉得上帝使你中了圈套。（纳斯蒂耸了耸肩膀）你知道你会落个什么下场吗？

纳斯蒂　严刑拷打和绞死，是的。我告诉你，我早就料到了。

格茨　严刑拷打和绞死……严刑拷打和绞死……这有多单调啊。作恶的麻烦在于人们已习以为常了，没点才能就想不出新花样，今天晚上，我是一点灵感也没有。

卡特丽娜　给他找一个忏悔师吧。

格茨　一个什么……

卡特丽娜　你不能让他没得到赦免就死。

格茨　纳斯蒂！这才是个天才哪。当然喽，勇敢的人，我马上给你找一个忏悔师！这是我这个基督徒的职责。以后的事我会使你大吃一惊的。（向弗朗茨）把那个教士给我找来……（向纳斯蒂）这是一幕我喜欢的那种戏，花样繁多。是好是坏呢？理智也分不清楚。

纳斯蒂　一个罗马人是不会污辱我的。

格茨　他们将拷打你，直到你忏悔为止。这是为你好。

〔海因里希上。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你能作的恶我都领教了。放开我。

格茨　他刚才在做什么？

弗朗茨　他坐在黑暗中，摇着头。

海因里希　你要把我怎么样？

格茨　让你干你的行当。这个女人，必须立即给她举办婚礼，至于这一位，你给他做做临终圣事。

海因里希　这一位？……（看见纳斯蒂）啊！……

格茨　（装作吃惊的样子）你们认识？

纳斯蒂　难道他就是给你这把钥匙的那位上帝的使者吗？

海因里希　不！不！不！

格茨　神甫，你撒谎不觉得羞耻吗？

海因里希　纳斯蒂！（纳斯蒂甚至连瞧都没瞧他）我不能听任教士们遭杀害。（纳斯蒂没回答，海因里希向他走去）你说，我能听任他们遭杀害吗？（稍停，他转过身子，向格茨走去）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我来为他做忏悔？

格茨　因为他就要被吊死了。

海因里希　快，那么快一点！快吊死他！至于忏悔的事，请另外找一位吧。

格茨　要么是你，要么就不给他做。

海因里希　那就别给他做罢。

〔他向外走去。

格茨　站住！站住！（海因里希站住）你能让他没做忏悔就死吗？

海因里希　（慢慢地走回来）不，小丑，不，你说得对，我不能这样做。（向纳斯蒂）跪下。（稍停）你不愿意吗？兄弟，我的错误不能累及教会，我是以教会的名义来赦你罪的！你愿意我公开忏悔吗？（向大家）我是怀着恶意和怨恨把我的城市献出去，使全城的人惨遭杀戮的。我受到大家的唾弃是罪有应得。唾我的脸，以后别再提了。（纳斯蒂不动）你，当兵的，唾我吧！

弗朗茨　（高兴地面向格茨）要我唾吗？

格茨　（宽厚地）唾吧，我的孩子，别错过机会。（弗朗茨唾海因里希的脸）

海因里希　唾过了。海因里希已羞愧而死，剩下活着的是教士，

一个普通的教士。所以你应该在他面前跪下。(等了片刻后,他突然打纳斯蒂)杀人凶手!这一切都是由于你的过错才造成的,而我却在你面前卑躬屈节,我准是疯了!

纳斯蒂　由于我的过错?

海因里希　是的!是的!由于你的过错。你想充当先知,可你失败了,被俘了,该上绞架的人,所有对你寄予信任的人都要死。所有的!所有的!哈哈!你标榜你自己懂得爱穷人,而我不懂,那好,瞧吧:你给他们造成的灾难比我还大。

纳斯蒂　比你还大,混蛋!(扑向海因里希,大家把他们分开)谁背叛了!是你还是我?

海因里希　我!我!我!但是,如果不是你杀死了主教,我是永远也不会这样做的。

纳斯蒂　因为他让穷人挨饿,上帝指使我打他。

海因里希　上帝,真的吗?说得真轻巧:那么是上帝指使我背叛穷人的喽,因为穷人想杀死教士!

纳斯蒂　上帝不可能使人背叛穷人,因为他是和穷人在一起的。

海因里希　如果他和穷人在一起,那么穷人的反抗怎么老是失败呢?怎么今天他还允许你的反抗以失望告终呢?喂,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回答不出来吧?

格茨　瞧,时候到了。人们马上要惊惶失措,血流成河了。好!好!惊惶失措好。你的脸多么和蔼可亲,我瞧着它,意识到两万人即将死去。我喜欢你,(吻海因里希的嘴唇)好了,兄弟,一切都还没有最后定:我决定拿下沃尔姆城,但是,如果上帝和你在一起,也许会发生什么事阻止我拿下沃尔姆城。

纳斯蒂　(声音低沉,信心十足地)会有事情发生的。

海因里希　(大喊)不会！什么也不会发生！什么也不会。要是发生什么事，这就太不公正了。如果上帝本该显示奇迹，为什么他没有在我背叛前显示呢？如果他要救你，为什么他要毁了我呢？

〔进来一个军官，大家吓了一跳。

军官　一切准备完毕。士兵们已经在沟边列队完毕，排在四轮运货马车后面。

格茨　已经完毕！(稍停)去告诉乌里其队长，我马上到。

〔军官下，格茨跌坐在一张椅子上。

卡特丽娜　这就是你要的奇迹！我的宝贝。(格茨用手摸摸脸)好吧！去抢！去杀！晚安。

格茨　(疲惫不堪的神情，以后逐渐变为装出来的兴奋)告别的时候到了，当我再回来时，我将浑身是血，我的营帐将空无一人。多不幸啊，对于你们我已经习惯了。(向纳斯蒂和海因里希)你们将象一对情人一样一起度过今夜。(向海因里希)在对他上钳烙刑的时候，注意要轻轻地抓住他的手。(向弗朗茨，同时指着纳斯蒂)如果他同意忏悔，立即停止拷打，他赦完罪后就吊死他。(好象刚记起卡特丽娜也在场)啊！新娘子！弗朗茨，你去把马伕们找来，把他们介绍给太太。他们愿意把她怎么样就怎么样，只是不要杀死她。

卡特丽娜　(猛地跪下)格茨，可怜可怜吧！不要这样，别做这种可怕的事情！发发慈悲吧！

格茨　(惊奇地后退着)你刚才还充好汉……你不相信我会这样做吗？

卡特丽娜　不，格茨，我不相信。

格茨　其实我自己也不相信，恶，是作过以后才能相信的。(她抱

住他的膝盖)弗朗茨，把她给我拉开。(弗朗茨抓住她，并把她扔在床上)好了，好了，我什么也忘不了……不！我看就到此为止了。(稍停)奇迹始终没有出现：我开始相信上帝是在让我放手去干。谢谢，我的上帝，十分谢谢。为将被强奸的妇女谢谢，为将被扎死的孩子谢谢，为将被砍头的男人谢谢。(稍停) 如果我愿意说出来那就好了！我知道底细。滚，肮脏的伪君子。喂，纳斯蒂，我马上就把真情告诉你：上帝在利用我。今天晚上你看见了，他让他的天使们来跟我纠缠不清。

海因里希　他的天使们？

格茨　你们都是天使。卡特丽娜准是一个天使。你也是，银行家也是。(重新转向纳斯蒂)就说这把钥匙吧，啊？这把钥匙，难道是我向他要的吗？我甚至没有想到有这把钥匙；但他还不是得派他的一个神甫来把钥匙交到我手里。当然喽，你知道他想干什么，他要我救他那些狗教士和狗修女的命。于是他暗中引诱我，他提供机会而自己不露面。如果我上了钩，他就有权否定我。当然，不管怎样，我可以把那把钥匙丢在沟里。

纳斯蒂　对，你刚才可以这样做，现在也还可以。

格茨　唉，我的天使，你很清楚我是不能这样做的。

纳斯蒂　为什么不行？

格茨　因为我究竟是我，不能成为另外一个人。好吧，为了帮他的忙，我要去洗个小小的血水澡。不过当这一切都结束时，他还是会捏着鼻子大声叫嚷说，他本来是不愿意发生这一切的。主啊，你真的不愿意吗？那么现在阻止我还来得及。我不祈求苍天掉下来压在我头上。只要一口唾沫就够了；我

踩在上面一滑，折断了腿骨，今天不就这样结束了吗？好，好。我不坚持这样的要求，瞧，纳斯蒂，看看这把钥匙。一把钥匙，很好，有用处。还有拿钥匙的手呢！这真是个杰作：必须称颂上帝给了我们手。不过手里有一把钥匙并不是什么坏事：让我们为眼下在世界各地拿着钥匙的所有的手而颂扬上帝吧。至于那只手拿了钥匙去干什么，上帝概不负责，和穷人也毫无关系。是的，上帝，您是绝对地清白无辜，您无所不能，您对虚无又是怎样想象的呢？您的目光就是光明，可将一切化为光明；但您怎能知道我心灵中有阴暗之处呢？您的智慧是无穷的，但它又怎能渗入我的理性，而不让我的理性表现出来呢？仇恨、怯懦、暴力、死亡和痛苦，这些只有人才有。这是我唯一的王国，我独自呆在里面；那里发生的事只能归咎于我。好吧，好吧，一切都由我负责，我将毫无怨言。在审判我的那一天，我将一声不吭，缄口不语。我无比骄傲，我将不吱一声地听任判决。但是把你自己的打手判入地狱，你难道一点儿、一丁点儿也不感到难堪吗？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士兵们都等着，这把美好的钥匙在拖着我走，它要找到它原配的锁。（走到门口又转回身）象我这样的人你见过吗？我是那种叫万能的上帝感到不舒服的人。在我的身上，上帝感到了他自身的可厌！有两万贵族，三十个大主教和十五个国王，人们同时看见了三个皇帝，一个真罗马教皇，一个假罗马教皇。但是你们能告诉我有另一个格茨吗？有时候，我想象地狱是一片沙漠，它在等着我。再见。（他向外走去时，海因里希突然哈哈大笑）怎么啦？

海因里希　傻瓜！地狱是个热闹非凡的市场。（格茨停住并瞧着

他。海因里希面向其他人说）这是个最古怪的想入非非的人：他自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在作恶。每天晚上，德国的土地被熊熊的火把照得通亮，今天夜晚也不例外，几十个城市在燃烧。而那些打家劫舍的军官们也没有如此大吵大叫，平日他们杀生，星期天就规规矩矩地忏悔。但是这个人因为尽了他士兵的职责而自以为是魔鬼本人。（向格茨）小丑，如果你是魔鬼，那么，我这个曾经声称要爱护穷人，后来又把他们出卖了的人，又是什么呢？

〔在海因里希说话的时候，格茨有点迷惑地瞧着他。最后他打起精神。

格茨　你祈求什么呢？入地狱的权力？我给你。地狱相当大，我和你在那里是不会碰头的。

海因里希　那其他的人呢？

格茨　哪些人？

海因里希　所有其他的人。所有想要杀人但是没有机会的人。

格茨　我作的恶跟他们作的恶不一样，他们是为了追求奢侈生活，或者为了谋取私利才作恶的。而我是为作恶而作恶。

海因里希　如果已经证明，人除了作恶以外干不了别的，那作恶的原因也就无关紧要了。

格茨　已经证明了吗？

海因里希　是的，小丑，已经证明了。

格茨　谁证明的？

海因里希　上帝自己。上帝的意旨是使善在人间行不通。

格茨　行不通？

海因里希　完全行不通：爱，行不通！正义行不通！你试试去爱

人，再把情况告诉我。

格茨 如果我想爱人的话，我为什么不可以爱呢？

海因里希 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恨上了另一个人，就可以使嫉恨之心渐渐蔓延到全人类。

格茨 （接上话头）这一位从前爱过穷人。

海因里希 他故意欺骗他们，他煽起他们最卑劣的感情，他逼着他们杀死了一位老人。（稍停）我，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过去是一个无罪的人，可是罪恶象强盗一样扑到了我的身上。私生子，善在哪里？在哪里？最小的恶在哪里？（稍停）恶行的吹鼓手，你是枉费苦心！如果你想够资格入地狱，你只要躺在你床上就够了。世界就是不公正；如果你接受这个世界，你就是同谋者，如果你要改变这个世界，你就是刽子手。（笑）哈！地上一片臭气，一直熏到星星上了。

格茨 那么，人人都得入地狱？

海因里希 啊，不！不是人人！（稍停）我有信仰，我的上帝，我有信仰，我不去犯绝望的罪；我浑身上下直到骨髓里都散发着臭气，不过我知道只要你有决心就可以拯救我。（向格茨）私生子啊，我们大家罪孽相当。我们大家都该入地狱。不过当上帝乐意宽恕的时候，他会宽恕的。

格茨 不管我怎么样，上帝也不会宽恕我。

海因里希 可怜的小人，你怎么可以抗拒他的怜悯呢？他的耐心无限之大，你怎么能磨得过上帝呢？只要他高兴，他可以用手指一捏就把你送进天堂；他用大拇指一捻就可以粉碎你的罪恶企图。他可以掰开你的嘴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把善填进你的肚肠，你将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成了善人了。

去！去！去把沃尔姆城烧掉，去抢劫，去屠杀；你这是既浪费时间，又白费力气，因为用不了几天，你将和所有的人一样在炼狱里出现。

格茨　那么人人都作恶吗？

海因里希　人人都作恶。

格茨　从来没有人行过善吗？

海因里希　是的。

格茨　太好了，（回进营帐）我，我和你打赌，我去做。

海因里希　做什么？

格茨　行善，你敢打赌吗？

海因里希　（耸耸肩膀）不，私生子，我什么也不赌。

格茨　你错了。你告诉我说善是行不通的，那么我打赌我要行善，因为这是成为与众不同的人的最好办法。我以前是个罪犯，现在我要改变自己，我要脱胎换骨。我打赌要做个圣人。

海因里希　谁来作出评价呢？

格茨　你，在一年零一天后。你只要打赌就行了。

海因里希　傻瓜，如果你要打赌，你就先输了！你行善是为了打赌打赢。

格茨　正是！好吧，我们来掷骰子吧。如果我赢了，那就是恶获胜……如果我输了……啊！如果我输了，我将做什么，我甚至都不知道。嗯？谁跟我打赌？纳斯蒂！

纳斯蒂　不。

格茨　为什么？

纳斯蒂　这不好。

格茨　好吧，是的，这不好。你自己在想什么哪？喂，面包师，我

现在仍旧是个坏人呢。

纳斯蒂　如果你愿意行善，只要下决心做就行了。

格茨　我要逼得上帝进退两难。这一次他总得作出决定。如果他使我赢了，城市将烧成灰烬，很明显应由他负责。来，掷吧；如果上帝和你在一起，你不该害怕呀。你不敢，胆小鬼！你宁愿被吊死吗？谁敢和我赌？

卡特丽娜　我！

格茨　你，卡特丽娜？（注视她）为什么不呢？（给她骰子）掷吧。

卡特丽娜　（掷）一个两点和一个一点，（浑身颤栗）你想输可不容易。

格茨　谁告诉你我想输，（把骰子放在摇骰子用的皮杯里）主啊，您无路可走了，摊牌的时候到了。（掷骰子）

卡特丽娜　一个一点和一个一点……你输了！

格茨　那么我将顺从上帝的旨意。别了，卡特丽娜。

卡特丽娜　拥抱我。（他拥抱了她）别了，格茨。

格茨　把这个钱袋拿去吧，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向弗朗茨）弗朗茨，去告诉乌利其队长，叫他打发士兵们去睡。你，纳斯蒂，回城吧，现在去平息骚乱还来得及。天一亮只要你打开门，只要教士们安然无恙地走出沃尔姆城，走到我控制的地方来，我中午就撤围。同意吗？

纳斯蒂　同意。

格茨　你重新找到信仰了吗，先知？

纳斯蒂　可我从来也没有丢过呀。

格茨　走运的人！

海因里希　你让他们自由了，你把生命和希望还给了他们。但

是我呢，畜生，你强迫我背叛。你将还我清白吗？

格茨　找回清白是你自己的事情。总之，你也没有做过什么大逆不道的事。

海因里希　事情的后果是没什么关系的！重要的是我的动机。我要跟着你，我要跟着你，黑天白夜寸步不离；让我来评价你的行为吧。你尽管放心，在一年零一天以后，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失约。

格茨　天亮了，清晨是多么寒冷。黎明和善都进了我的帐篷，这并没有使我们更高兴。这个女的在呜咽，这个男的在恨我，就好象昨天刚发生一场灾难一样。也许善使人悲观失望……这与我没什么关系，再说，我用不着去判定善行，而只要行善就行了。再见。（格茨下，卡特丽娜大声笑了起来）

卡特丽娜　（笑出了眼泪）他作弊了！我亲眼看见的，我亲眼看见的，为了要输，他作弊了。

——幕落

第 二 幕

第 四 景

第 一 场

〔卡尔，两个农民。

农民甲 里面吵翻天了。

卡尔 全是些贵族：你看，他们气疯了。

农民甲 他会不会由于害怕而放弃他的主张呢？

卡尔 放心好了，他固执得象一头牛，藏起来，他来了。

第 二 场

〔农民们（藏着），格茨，卡尔。

格茨 我的兄弟，能给我们拿一大瓶酒来吗？三只杯子就够了。我不喝。为了爱我，去拿吧。

卡尔 为了爱你，我去拿，我的兄弟。

〔格茨下，农民们从藏着的地方出来，笑着，拍着大腿。

农民们 我的兄弟，我的好兄弟！老弟！哈哈！这就是为了爱你。（他们一面笑，一面互相拍打着对方的脸颊）

卡尔 （把杯子放在托盘里）所有的仆人都是他的弟兄。他说他爱我们。他跟我们挺亲热，有时还拥抱我们。昨天他还玩着给我洗脚。可爱的老爷，好兄弟，呸！（吐唾沫）这个擦破

我嘴的词，每次说出口我都要吐唾沫。为了叫过我兄弟，他将被吊死，当绳子套在他脖子上时，我将吻他的嘴唇，并对他说："晚安，老弟，为了爱我去死吧。"（拿着杯盘下）

农民甲　这是个人物，别人一点也骗不了他。

农民乙　有人告诉我他认识字。

农民甲　见鬼。

卡尔　（返回）命令来了。跑遍诺萨克和舒尔海姆地区，让这消息家喻户晓，就说："格茨把海登斯坦姆的土地给了农民。"然后让他们喘口气，接着再说："如果这个嫖客、私生子都把土地交出来了，舒尔海姆头等贵族老爷为什么不把他的土地交给你们呢？"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气得发疯，使各地都骚乱起来。去吧！（农民们下）格茨，我亲爱的兄弟，你将看到我是怎样糟蹋你办的这些好事的。把你的土地给他们，给他们吧，总有一天你会后悔，还不如在把土地给他们之前就死去。（笑）爱！每天我给你穿衣、给你脱衣，我看你的肚脐、你的脚趾、你的屁股，而你还想要我爱你，我才不希罕你这种爱呢。孔拉德既粗暴又凶狠，但是我宁可受他的辱骂也不愿接受你的仁慈。（纳斯蒂上）你要什么？

第　三　场

〔卡尔，纳斯蒂。

纳斯蒂　格茨叫我来的。

卡尔　纳斯蒂！

纳斯蒂　（认出卡尔来了）是你！

卡尔　你认识格茨？多好的关系呀！

纳斯蒂　你别管这个。（稍停）我知道你在谋划什么，卡尔！你老老实实地别多嘴，等候我的命令。

卡尔　农村用不着城市的命令。

纳斯蒂　如果你敢干你他妈的那一手，我就叫人吊死你。

卡尔　小心被吊死的别是你。我先问你，你来这儿干什么？定有蹊跷。你来和格茨谈判，然后不让我们起义。谁能告诉我你不是被收买了呢？

纳斯蒂　谁又能告诉我，说你不是被收买了，为了煽动大家过早地发动正在酝酿中的暴动，以便贵族们来粉碎它呢？

卡尔　格茨来了。

第　四　场

〔格茨，纳斯蒂，贵族们。

〔格茨倒退着上场，舒尔海姆、诺萨克、雷切尔等贵族吼叫着围住他。

诺萨克　你才不管农民呢！你要的是我们的命。

舒尔海姆　你想用我们的血来洗刷你母亲的污秽。

诺萨克　还想成为德国贵族阶级的掘墓人。

格茨　我的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我真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

雷切尔　你不知道你的举动将引起暴乱吗？如果我们不立刻给他们土地、金子，直至我们的衬衣，外加我们的祝福，农民们就会成为一群疯子，你知道吗？

舒尔海姆　你不知道他们将会围攻我们的城堡吗？

雷切尔　如果我们接受，我们就得破产；如果我们拒绝，那就没

命了，你不知道吗？

诺萨克　你不知道吗？

格茨　我最最亲爱的弟兄们……

舒尔海姆　别再说好听的啦！你放弃你的主张吗？回答放弃还是不放弃。

格茨　我最最亲爱的弟兄们，请你们原谅我，我不放弃。

舒尔海姆　你是一个杀人凶手。

格茨　是的，我的兄弟，就象大家一样。

舒尔海姆　一个私生子！

格茨　是的，就象耶稣基督一样。

舒尔海姆　该死的混蛋！地上的臭屎！

〔他朝格茨的脸上打了一拳，格茨摇晃了一下，然后站稳身子向他走去，大家后退。突然格茨笔直地躺倒在地上。

格茨　天使们，救命啊！帮助我克制我自己吧！（四肢颤抖着）我不能打人。如果我的右手想打，我就斩断我的右手。（在地上扭动，舒尔海姆给了他一脚）玫瑰花，玫瑰花如雨下，抚爱绵绵。上帝多么爱我呀！我接受一切。（站起身子）我是一只杂种狗，一个该死的混蛋，一个叛徒，为我祷告吧。

舒尔海姆　（打格茨）你放弃吗？

格茨　别打我，你会弄脏你的手的。

雷切尔　（威胁地）你放弃吗？

格茨　主啊，我忍不住想笑，把我从这种可恶的欲望中解脱出来吧！

舒尔海姆　仁慈的上帝。

雷切尔　来吧，我们白浪费时间。

第 五 场

〔纳斯蒂，格茨，卡尔。

〔格茨向纳斯蒂走去。

格茨 （高兴地）你好，纳斯蒂，你好，我的兄弟。又看到了你，我可真高兴。两个月前，在沃尔姆的城墙下，你建议我和穷人结盟。好吧，我接受了。等一等听我说，我告诉你好消息。在行善前我心想必须知道善是怎么回事，我考虑了很久。好了！纳斯蒂，现在我知道了。善，就是爱。可是事实是人们并不相爱，是什么东西阻碍他们相爱呢？地位不平等，奴役和贫困。因此必须把这些全部废除掉。对这些看法，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是吗？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我从你的说教中得到了教益。是的，纳斯蒂，这些日子我非常想你。只是你，你要把上帝统治的到来推到以后，而我，我比你更聪明，我想出了一个马上就能叫上帝实施他统治的办法。至少是在地球的一角，在这里可行。第一个阶段：我把土地全给了农民；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我组织了第一个基督教公社；人人平等！啊！纳斯蒂，我是指挥官，我发动了行善的战斗。我认为我立即就能打胜仗，而且不流血。帮助我，你愿意吗？你知道怎么和穷人说话。我们两人，我们来创建天堂，因为主选择我是为了洗掉我们过去的罪恶。瞧，我为我的法伦斯泰尔[①]找到了一个名字：我把它叫作“太阳城”。怎么啦？啊！你这个死心眼！啊！不

①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幻想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

知趣的人！你还有什么要责怪我的？

纳斯蒂　土地你留着吧。

格茨　我留着我的土地！这是你，纳斯蒂，是你要我这样做的。嘿，我什么都预料到了，就是没料到你这一手。

纳斯蒂　把土地留着吧，如果你要为我们办好事，请你冷静些，尤其什么也不要碰。

格茨　你，你也这样认为，农民们就要造反吗？

纳斯蒂　我不相信，我知道这不会的。

格茨　我早就该料到了。我早就该预见到我会得罪你那顽固而狭隘的灵魂的。刚才是那些猪猡反对我，现在是你反对我，肯定是我对，所以你们才会喊得那么凶。这就给了我勇气！我将把这些土地献出去，我这就去给他们！这好事做得对谁都没有好处。

纳斯蒂　是谁请你把土地献出来的呢？

格茨　我知道我必须把土地献出来。

纳斯蒂　但是，是谁请你这么做的呢？

格茨　我对你说这我知道。我看得见我要走的路，就象我现在看见你一样，因为上帝把他的明亮借给了我。

纳斯蒂　当上帝沉默不语时，人们可以随意说他在说什么。

格茨　噢！令人钦佩的先知！三万个农民快要饿死了，为了减轻他们的贫困，我情愿破产，而你却泰然地告诉我，说上帝不准我拯救他们。

纳斯蒂　你，救穷人？你只能带坏他们。

格茨　那谁来救他们呢？

纳斯蒂　别为他们担心，他们将自己救自己。

格茨　如果剥夺了我行善的手段，那我会成什么样子？

纳斯蒂　你有你的事情，管理你的财产，让它越来越多，这就够你忙一辈子了。

格茨　难道我非得成为一个为富不仁的富翁你才高兴吗？

纳斯蒂　没有什么为富不仁的富翁，只有富翁，如此而已。

格茨　纳斯蒂，我是你们的人。

纳斯蒂　不是的。

格茨　我不是穷了一辈子吗？

纳斯蒂　穷人有两种，一种穷人是和大家一起受苦的，另一种穷人是独自受苦的。第一种人是真正的穷人，另一种人是没有运气的富人。

格茨　那么把财产全献出来的富人，我想他们同样也不是穷人。

纳斯蒂　不是，他们是过去的富人。

格茨　那么，我早就输定了，纳斯蒂！你好不要脸，你判处了一个基督徒还不让他申诉。（激动地走着）无论那些仇恨我的土财主怎么傲慢，你比他们傲慢得多。恐怕我加入他们那个社会阶层比加入你那个社会阶层要更舒服一些。等着瞧吧！谢谢，上帝，我将爱他们，而不求他们报答我。我的爱将使你傲慢的灵魂的四壁倒塌，它将平息穷人的恼怒。我爱你们，纳斯蒂，我爱你们所有的人。

纳斯蒂　（更为温和地）如果你爱我们，就放弃你的计划。

格茨　不行。

纳斯蒂　（改变了声调，更为急迫地）听着，我需要有七年时间。

格茨　干什么？

纳斯蒂　七年以后，我们准备开始一场神圣的战争。再早不行。要是你今天就让农民们打起来，我肯定不出七天他们就会被人屠杀。你一星期内毁掉的东西必须花半个多世纪

才能重建。

卡尔　农民们刚到，老爷。

纳斯蒂　格茨，打发他们走吧。（格茨没作声）听着，如果你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你是能做到的。

格茨　（向卡尔）请他们等一等，我的兄弟。（卡尔下）你说我该怎么办？

纳斯蒂　你留着你的土地。

格茨　这取决于你给我出的是什么主意了。

纳斯蒂　如果你留着你的土地，你的地方就可以作为我们的藏身之处和集会场所。我将在你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从那里我的命令将传到整个德国去。七年后从那里将发出战争的信号。你能帮我们一个无可估量的大忙。怎么样？

格茨　这不行。

纳斯蒂　你拒绝？

格茨　我不行那种零打碎敲的善事。纳斯蒂，难道你不了解我吗？全仗着我，不出年底，在一万阿尔邦①土地上将到处是幸福、博爱和美德。我要在我的领地上建造"太阳城"；而你，却要我把它变成一个杀人犯的黑窝。

纳斯蒂　我们为善服务就象一个士兵服役一样，格茨，可什么样的士兵能独自一人打赢一场战争呢？还是从谦虚开始吧。

格茨　我不会谦虚的，随便怎么低下都可以，但我不会谦虚，谦虚是那种意志薄弱者的品德。（稍停）为什么我要帮助你准备战争呢？上帝禁止流血，而你却要血洗德国；我不会做你的帮凶。

① 古时土地面积单位，每阿尔邦相当二十到五十公亩。

纳斯蒂　你不要流血吗？那么，交出你的土地，交出你的城堡，你就会看到德国土地上是不是就不流血了。

格茨　她不会流血了。善不可能产生恶。

纳斯蒂　就算善不会产生恶。可是你那过激的慷慨马上要挑起一场屠杀，所以，你并不是在行善。

格茨　善难道就是无限期延长穷人的痛苦吗？

纳斯蒂　我需要七年时间。

格茨　那么七年之内死去的穷人怎么办呢？那些在仇恨和恐怖中度过一生，又将在绝望中死去的人呢？

纳斯蒂　上帝会接纳他们的灵魂。

格茨　七年！这七年之后将是七年的战争，接着又是七年的苦难，因为必须在废墟中重建家业。谁知道接着来的又是什么，也许是一场新的战争和一次新的苦难，又来一些新的先知要求再忍耐七年。江湖骗子！你要使他们一直忍耐到最后审判的一天吗？而我，我认为善是能够做到的，每天、每时每刻、甚至现在都能做到。我将是一个及时行善的人。海因里希说过："只要有两个人互相仇恨，就足以使嫉恨之心渐渐蔓延到全人类。"而我，我说，实际上只要有一个人用他全部的爱去爱所有的人，就足以使这种爱渐渐扩展到全人类。

纳斯蒂　而你要当这个人吗？

格茨　是的。靠了上帝的帮助，我将成为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行善要比作恶困难得多。恶只不过是我个人的事，而善却关系到大家。但是我并不害怕。必须照暖这大地，我将照暖它。上帝派我发出耀眼的光芒，我就要这样做。我将发射出光，我是一块灼热的煤，上帝的圣息吹着我这块煤，我

燃烧得很旺。面包师，我得了要行善的病，我希望这种病传染开来。我将表明行善是可能的，我将为善殉身，并成为一股诱人行善的力量。

纳斯蒂　伪君子！

格茨　你不能使我迷惑了！我看得清，我知道，现在是大白天：我将要作出预言。

纳斯蒂　宣称"我将做我认为好的事情，哪怕世界因此灭亡也在所不惜"的人，是一个假先知，一个魔鬼的帮凶。

格茨　宣称"首先是世界灭亡，然后我再看看行善是否可能"的人，是一个假先知，一个魔鬼的帮凶。

纳斯蒂　格茨，如果你妨碍我，我将打倒你。

格茨　你会杀死我吗，纳斯蒂？

纳斯蒂　是的，如果你妨碍我。

格茨　而我，我可不能，因为爱是我的本分。我这就去把我的土地给他们。

第　五　景

〔在一个乡村教堂的大门前。门厅里有两把椅子，一把椅子上面放着一只鼓，另一把椅子上面放着一支长笛。

第　一　场

〔格茨，纳斯蒂，农民们后上。

格茨　（喊着进来）喂，喂！一百二十里①地以内竟没有一个人；他们都藏起来了。我的仁慈掉在他们头上。就好象是一场

灾难似的。这些傻瓜蛋！（突然转向纳斯蒂）你为什么跟着我？

纳斯蒂　为了看到你的失败。

格茨　不会失败。今天我为我的“太阳城”奠基。我想他们是在地窖里面。你别着急。只要我能拉出他们五六个，你看我能不能说服他们。（叫喊声，短笛声）这是什么？（一长列喝得醉醺醺的农民用担架抬着一个石膏圣像上）你们真快乐啊，是庆祝你们过去的老爷给你们的恩赐吗？

一农民　上帝保佑我们，善良的修道士。

格茨　我不是修道士。（他脱去风帽）

农民们　格茨！（他们害怕地向后退去，一部分人画着十字）

格茨　格茨，是我，格茨，吃人恶魔！阿提拉[①]格茨，他出于基督的仁慈把他的土地献了出来。我样子就这么可怕吗？过来，我要对你们讲话。（稍停）怎么了？你们等什么？过来呀！（农民们固执地一声不吭，格茨用较为专横的口气）是谁带的头？

一个老人　（不乐意地）我。

格茨　过来。（那老人离开众人向他走去，农民们默默地瞧着他们）

格茨　怎么回事？我在老爷的谷仓里发现几袋谷子。难道你们不懂我的意思吗？什一税和佃租都取消了。

老人　再等一段时间，现在我们还是维持原状。

格茨　为什么？

老人　为了看看再说。

---

① 阿提拉（约406—453），匈奴帝国国王（433—453），在位时为匈奴帝国最强盛的时期，转战杀戮甚多。欧洲人称之为上帝之鞭。

格茨　那好。谷子可要发霉了，（稍停）你们觉得你们新的处境怎么样？

老人　我们不谈这些，我的老爷。

格茨　我不再是你的老爷了，把我叫作你的兄弟吧，听见吗！

老人　是，我的老爷。

格茨　我对你说，叫你的兄弟。

老人　不，这个么，可不行。

格茨　我命……我请求你。

老人　只要您愿意，您就做我的兄弟好了。不过我不能是您的兄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位置，我的老爷。

格茨　行了！行了！你以后会习惯的。（一面指着笛和鼓）这些是什么？

老人　一支笛子和一只鼓。

格茨　谁在玩这些乐器？

老人　修道士们。

格茨　这里有修道士吗？

老人　特策尔带着两个小修士从沃尔姆来到这里，把赦免状卖给我们。

格茨　（痛苦地）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这么快乐的原因吧？（突然）见鬼！我这儿不许搞这个。（老人不语）这种赦免状一文不值。你以为上帝会用出售他的宽恕来骗人吗？（稍停）如果我还是你的主人，如果我命令你撵走这三个骗子，你会这么做吗？

老人　会的，我遵命照办。

格茨　那么，这是最后一次，你的主人命令你……

老人　您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

格茨　滚开！你年纪太大了。（他推开老人，跳上一个台阶，面向所有的人）你们也不想想，我为什么把土地送给你们？（指着一个农民）你，你回答。

农民　我不知道。

格茨　（向一个妇人）你呢？

妇人　（犹豫不决地）大概……您想使我们幸福。

格茨　回答得好！是的，我想做的就是这个。不过幸福只是一种手段，你们打算利用幸福做什么？

妇人　（惊奇地）利用幸福吗？不过我们得先有幸福啊。

格茨　你们会有的，不用担心。你们用幸福做什么？

妇人　我们没有想过。大家甚至都不知道幸福是什么。

格茨　我，我替你们想过。（稍停）你们知道，上帝叫我们要爱，可是迄今为止，爱是不可能的。我的弟兄们，过去你们太不幸了，因此谁也想不到要求你们要给人以爱。好吧，我要你们无法推托。我要使你们吃得白白胖胖的，那时你们就可以爱了。该死的，我将要求你们爱所有的人。我不再想驱使你们的肉体了，而这是为了驾驭你们的灵魂，因为上帝启发了我。我是建筑师，你们是工人：一切属于大家，工具和土地是大家共有的。不再有穷人，也不再有富人，除了爱的法则外，不再有其他的法律了。我们将成为整个德国的榜样。喂，小伙子们，咱们试试吗？（静场）如果一开始使你们感到害怕，我也不会不高兴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一个善良的老鬼更令人放心的了。但是，天使，我的弟兄们，天使是靠不住的！（众人笑，叹气，骚动）好了！你们终于对我笑了。

众人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格茨　（转过身，看到特策尔，忿忿地）让那些修道士见鬼去吧！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特策尔，两个年轻修士，一个神甫。

〔两个年轻修士拿着他们的乐器，人们搬来一张桌子，并把它放在最高的台阶上。特策尔把他那几卷羊皮纸放在桌上。

特策尔　喂，胖大爷们！过来！过来，我没吃大蒜！（众笑）这里一切都好吗？土地好吗？

农民们　不太坏。

特策尔　那么你们的婆娘们呢？还是那么讨人厌吗？

农民们　天哪！到处都是一样。

特策尔　你们别埋怨了，她们在保护你们不受魔鬼的危害，因为她们比魔鬼还要使人讨厌。（众笑）啊！我的小伙子们，这还没有完呢，我们马上说正事！奏乐！（鼓声和笛声）劳动啊，劳动啊，尽管如此，不过有时你撑着铲子，望着远处，心里在想："我死后会遇到什么事呢？"有一个布满鲜花的美丽的坟墓是不够的，因为灵魂根本不在那儿安息。灵魂将去哪儿呢？入地狱？（鼓声）或者上天堂？（笛声）善良的人哪，你们很清楚，上帝在考虑这个问题。好心的上帝啊，他为你们操透了心，连睡觉都睡不着了。瞧，你，就是你，你叫什么名字？

农民　彼得。

特策尔　那么彼得，你经常贪杯吗？是不是，别撒谎！

农民　唉！是这样。

特策尔　那你老婆，你打她吗？

农民　酒喝多了要打。

特策尔　可是你怕上帝吗？

农民　啊，我怕，我的兄弟！

特策尔　那么圣母，你爱圣母吗？

农民　爱她甚于我的母亲。

特策尔　这下子可叫上帝难办了。他心里想："那个人不怎么坏，而我根本不想使他受到很大痛苦。可是他犯过罪，所以我必须惩罚他。"

农民　（失望地）唉！

特策尔　等一等。幸好有圣徒！他们之中每一个都有资格进天国十万次。但是这帮不了他什么忙，因为他只能进一次天国。那么咱们上帝是怎么考虑的呢？他在想："他们没有利用进天堂的权利，为了不让它白白浪费掉，我要把这权利分给那些没资格进天堂的人。这位老实的彼得，如果他向特策尔兄弟买下一个赦免状，他就可以拿一张圣马丁的请帖进入我的天堂。"嗯？嗯？这，这机会难得？（欢呼）来吧，彼得，掏出你的钱包。我的弟兄们，上帝要卖给他这件难以想象的便宜货：两个埃居①就可以进天堂，付两个埃居就可以得到永生，哪个守财奴，哪个吝啬鬼不愿意啊？（他拿了彼得的两个埃居）谢谢。行了，回家吧，别再造孽了。谁要？瞧，这是很上算的一张证件，只要你把这卷东西给你的神甫看，他就得赦免你一桩大罪，你要赦哪桩就赦哪桩。神甫，不是吗？

神甫　当然，一定得赦。

---

① 法国古代钱币。

特策尔　瞧这个，（他挥动着一张羊皮纸）啊；这，我的弟兄们，这是上帝的巧安排；这种赦免状，这是我们专门为那些有家属在炼狱中受罪的好人设计的。如果你付了这笔必需的钱，那你全家人将展开翅膀，飞向天堂。去一个人给两个埃居就够了，而且马上可以飞往天堂。来吧！谁要？谁要？你，你死了谁？

一个农民　我的母亲。

特策尔　就你的母亲，没别人了吗？象你这样的年纪，就死了母亲？

农民　（犹豫不决）我还有一个叔叔……

特策尔　那你就让你可怜的叔叔留在炼狱里了吗？来，来！数四个埃居给我。（拿过钱来，把钱托在手里，手放在化缘的袋口上）注意，小伙子们，注意！埃居一落下，灵魂就飞上天，（让手里的埃居掉进钱袋里，一阵笛子声）一个！（又是一阵笛子声）两个！她们来了！她们来了！她们就在你们头上飞翔：两只美丽的白蝴蝶！（笛声）回头见！回头见！请为我们祈祷，并向所有的圣徒问好。喂，小伙子们，向这两只美丽的小蝴蝶致意。（掌声）该谁啦？（农民们蜂拥上前）为你的老婆，为你的祖母吗？为你的姐妹吗？（笛声——笛声）缴钱！缴钱！

格茨　往后退！（人声鼎沸）

特策尔　（向神甫）这是谁？

神甫　这是他们过去的老爷，不必害怕。

格茨　你们以为施舍一些钱财就万事大吉，简直是发疯了。你们以为为了让你们能象进入磨坊一样自由进入天堂，殉教者们宁愿被活活烧死吗？谈到圣徒们，你们购买他们的功

德是赎不了罪的，只有获得他们的德行才能得救！

一农民　那么，我情愿吊死，马上罚我入地狱。每天要干十六小时活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圣徒的。

特策尔　（向农民）住口，畜生！没有对你这样苛求。经常不断地买一张赦免状，上帝对你会大慈大悲的。

格茨　去吧！去买他的便宜货吧。你付他两个埃居买一份重新干你那坏事的权利。但是上帝是不会批准这种交易的。你是在往地狱里跑。

特策尔　夺走他们的希望吧！夺走他们的信仰吧！你干吧！可你用什么来代替呢？

格茨　爱。

特策尔　你知道爱是什么吗？

格茨　你自己知道吗？一个看不起他们、把天国出售给他们的人怎么能爱他们呢？

特策尔　（向农民）我，我的小绵羊，我看不起你们吗？

众人　噢！

特策尔　我，我的小鸡，我不爱你们吗？

农民们　不，不！你爱我们。

特策尔　弟兄们，我是属于教会的，教会之外，根本没有爱。教会是我们大家的母亲。教会通过它的修道士和教士，对它所有的儿子，不论是不幸的人还是幸运的人，都施以同样的母爱。（铃铛声、木铃声，麻风病人出现。农民们惊惶失措地躲避到舞台的另一角）这是什么？

〔神甫和年轻修士们跑进了教堂。

农民们　（向他指着麻风病人）那儿！那儿！小心！麻风病人！

特策尔　（恐怖地）我的仁慈的耶稣！

〔稍停，格茨向麻风病人走去。

格茨 （向特策尔指指麻风病人）拥抱他！

特策尔 呸！

格茨 如果教会毫不厌恶又不退缩地爱它最最不幸的儿子，你不拥抱他，还等什么呢？（特策尔摇头表示不愿意）要是耶稣，准会拥抱他。我就比你更爱他。

〔稍停。他向麻风病人走去。

麻风病人 （喃喃自语）又是一个要跟我这麻风病人接吻的人。

格茨 过来，我的兄弟。

麻风病人 果然！（不情愿地走过来）如果这关系到你的得救，我不能拒绝，但是快一点。全都一样，这些人都以为上帝让我生麻风病是专门为了给他们进入天国的机会。（格茨上前抱吻他）别吻在嘴上！（格茨吻他的嘴）呸！（擦嘴）

特策尔 （笑了起来）怎么？你满意了吗？你瞧他，他在擦嘴呐。他的麻风病比刚才减轻些吗？告诉我，麻风病人，生活怎么样？

麻风病人 如果少些圣人，多些麻风病人，生活就会更好。

特策尔 你住在哪里？

麻风病人 在森林里和其他麻风病人一起。

特策尔 那你们成天干些什么？

麻风病人 大伙儿互相讲着一些麻风病人的故事。

特策尔 你为什么要到村里来？

麻风病人 我是来看看是否能拣到一张赦免状。

特策尔 太好了！

麻风病人 你真的出售赦免状吗？

特策尔　两个埃居。

麻风病人　我一个小钱也没有。

特策尔　（以胜利者的姿态面向农民们）看吧！（向麻风病人）你看这张漂亮的全新的赦免状。你要怎么着，要我把这个赦免状给你呢，还是要我吻你的嘴唇？

麻风病人　这……

特策尔　啊！你愿怎么着我就怎么着，挑吧。

麻风病人　这，我宁愿你给我赦免状。

特策尔　好，我给你，免费，为了上帝的爱，这是你圣母教堂的一份礼物。拿去。

麻风病人　教会万岁！

〔特策尔把赦免状扔给他，麻风病人在空中一把抓住。

特策尔　现在你快走吧。

〔麻风病人下，铃铛声和木铃声。

特策尔　怎么样？谁更爱他？

众人　是你！是你！特策尔，乌拉！

特策尔　喂，我的弟兄们！该谁了？为了你死在远方的姐妹；（笛声）为了抚养过你的姑姑、婶子；为了你的母亲，为了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为了你的长子！缴钱！缴钱！缴钱！

格茨　真是些狗东西！（他拍着桌子，鼓滚到了台阶下面）耶稣基督撵走了教堂的商贩……（他突然释口不语，瞧着那些一声不吭、怀着敌意的农民；接着他又把风帽往下拉，遮住了脸，冲着教堂的墙壁跪下，一面呻吟地说）喔！喔！喔！羞死我了！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们交谈。主啊，让我找到一条通往他们心灵的道路吧。

〔农民们瞧着他，特策尔在微笑，农民们瞧着特策尔，特

策尔眨眨眼睛，把手指放在嘴上，叫大家别出声，并用头对着教堂的入口处向他们示意。

〔他踮着脚尖走进教堂。

〔农民们抬起放有圣母像的担架走进教堂，他们全进去了。一阵静默，随后海因里希穿着世俗服装出现在教堂的门口。

第 三 场

〔海因里希，格茨，纳斯蒂。

〔海因里希从教堂的台阶上走下来，他向格茨走去，但没看见纳斯蒂。

海因里希　你把灵魂当成了蔬菜。

格茨　谁在说话？

海因里希　园丁可以决定什么东西适宜于胡萝卜，但是谁也不能代替别人来选择善。

格茨　谁在说话？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是的。

格茨　（站起身来，把风帽向后一推）只要我走错一步，我肯定会看到你。（稍停）你来这里干什么？培养你的仇恨吗？

海因里希　“种瓜得瓜，善有善报。”你说过这话是不是？

格茨　我说过，我还要说。

〔稍停。

海因里希　我把收获给你带来了。

格茨　收获还早着呢。（稍停）

海因里希　卡特丽娜快死了，这是你的第一个收获。

格茨　她快死了？愿上帝接受她的灵魂。你叫我怎么办？（海因里希大笑）别笑！畜生！你很清楚你连笑都不会。

海因里希　（用道歉的口气）他在向我作鬼脸。

格茨　（猛地转过身来）谁？（他突然醒悟）啊！（转向海因里希）啊，你们分不开了！

海因里希　几乎分不开了。

格茨　成了你的伴侣啦。

海因里希　（用手揉着脸）真烦人。

格茨　（向海因里希走去）海因里希……如果我损害了你，请你原谅我。

海因里希　原谅你，为了使你可以到处乱吹，说是你把恨变成了爱，象基督把水变成了酒一样。

格茨　你的仇恨属于我。我将把你从仇恨和魔鬼那里解脱出来。

海因里希　（变了声调，就象有另外一个人通过他的嘴说话似的）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圣父就是我，魔鬼是我的儿子，仇恨就是圣灵。你把天上的三位一体拆开，也要比把我们的三位一体一分为三要快些。

格茨　那么，晚安。去沃尔姆城做你的弥撒吧，过九个月再见。

海因里希　我永远不再回沃尔姆城去，我也永远不再做弥撒了。小丑，我不再是教会的人啦。人家已经撤了我做弥撒和主持圣事的权利。

格茨　他们有什么可以责备你的呢？

海因里希　责备我拿了钱，出卖了城市。

格茨　无耻的谎言。

海因里希　这个谎言是我造出来的。我登上讲台，向所有的人做了忏悔：我贪财，我嫉妒，我不守教规和我贪恋肉欲。

格茨　你撒谎。

海因里希　后来呢？沃尔姆城到处都在流传，说教会厌恶穷人，说教会指使我把穷人交给人家去屠杀的。必须给教会一个借口好否定我。

格茨　那么，你赎罪了。

海因里希　你明白，赎罪是永远不可能的。

格茨　不错。什么也别想抹掉。（稍停，突然走向海因里希）卡特丽娜怎么啦？

海因里希　她的血变质了。全身都是烂疮，她已经有三个星期不吃不睡了。

格茨　你为什么不留在她身边？

海因里希　她用不着我，我也用不着她。

〔纳斯蒂上，他停在舞台深处。

格茨　必须治好她。

海因里希　她好不了啦，她非死不可。

格茨　死于什么呢？

海因里希　死于羞耻，她的肉体使她恶心，由于所有男人的手都在上面摸过了。她的心灵更使她厌恶，因为你的形象留在她心里，她生的绝症的根子就是你。

格茨　那是去年的事，神甫，去年的错误，我不能承认。我将在另一个世界，在永生中赎回这一罪孽。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完了，我一分钟也不能浪费。

海因里希　那么说有两个格茨罗。

格茨　两个，是的。一个是现在行善的活着的格茨，一个是过去

作恶的死了的格茨。

海因里希　你就这样把你的罪恶连同死去的格茨一起给埋葬了吗？

格茨　是的。

海因里希　好极了。不过正在杀害那个女人的不是死去的格茨，而是现在献身于爱的清白漂亮的格茨。

格茨　你撒谎！这是作恶多端的格茨犯下的罪恶。

海因里希　这不是罪恶。在糟蹋她的时候，你给了她许多你自己并没有的东西：爱。事实是她爱你，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后来，有一天，你突然发了慈悲，于是你把一个钱包放在卡特丽娜的手里，就把她赶了出去。她是因为这才死的。

格茨　我能和一个妓女生活在一起吗？

海因里希　能。因为是你把她弄成这样子的。

格茨　那就要么放弃行善，要么甩掉她。

海因里希　如果你把她留下，你也许能救她。你和她一起解救了她。但是，那怎么行？拯救一个灵魂，只救一个？一个叫格茨的人怎么能自甘堕落到如此地步？他的抱负宏大得很呢。

格茨　（突然）她在哪里？

海因里希　就在你的土地上。

格茨　她想再见到我吗？

海因里希　是的，可是她在半路上又被恶击倒了。

格茨　在哪儿？

海因里希　我不告诉你，因为你使她受的痛苦已经够多的了。

格茨　（举起拳头，火冒三丈）我……（平静下来）好，我自己去找

她。再见，海因里希。（向魔鬼那个方向欠了欠身）请接受我的敬意。（转身向纳斯蒂）来，纳斯蒂。

海因里希　（吓了一跳）纳斯蒂！（纳斯蒂欲走向格茨，海因里希拦住了他）

第四场

〔海因里希，纳斯蒂。

海因里希　（胆怯地）纳斯蒂！（声音大了一点）纳斯蒂，我一直在找你，站住！我一定要和你谈谈。只要你听我说，随你怎样蔑视我都行。我经过舒尔海姆的土地：暴动正在酝酿。

纳斯蒂　让我过去。这我知道。

海因里希　这次暴动是你希望的吗？说！是你希望的吗？

纳斯蒂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让我过去。

海因里希　（伸出胳膊）你不回答我就别想过去。（纳斯蒂静静地看着他，随后下了决心）

纳斯蒂　不管是不是我希望的，这次暴动谁也阻挡不了啦。

海因里希　我，我就能。两天之内，我能筑起一道防波堤。作为交换，纳斯蒂，我希望你宽恕我。

纳斯蒂　又来这套宽恕的把戏吗？（稍停）我讨厌这种玩意儿，我与此无关。我既没有资格定你的罪，也没有资格赦你的罪，这是上帝的事。

海因里希　如果上帝让我在他的宽恕和你的宽恕之间选择的话，我就选择你的宽恕。

格茨　那你就选错了，为了一句话你也许将失去天堂。

海因里希　不，纳斯蒂，为了得到人间的原谅，我宁愿不要天国

的宽恕。

纳斯蒂　人间没有宽恕。

海因里希　你使我烦透了。

纳斯蒂　什么？

海因里希　我这不是在和你说话，（向纳斯蒂）你不帮我完成我的任务。有人逼我去恨，纳斯蒂，有人逼我去恨，可你不帮助我。（他画了三次十字）好，现在我可以安心一会儿了。那么，听着。快，农民们在组织起来。他们马上要和贵族们谈判。这就给了我们几天时间。

纳斯蒂　你要干什么？

海因里希　（指着教堂）你已经看见他们了，他们为了教会宁愿粉身碎骨。这些农村里的人比德国其他地方的人有更多的恻隐之心。（纳斯蒂摇摇头）

纳斯蒂　你的那些神甫都是些无能的人；大家爱他们，这不错，可是如果他们谴责暴动，他们的说教就没人听。

海因里希　我不是指望他们说话，而是指望他们别吭声。你想想：一天早上，当村民们醒来时，他们发现他们的教堂敞开着大门，里面空空荡荡：鸟儿飞走了，祭坛前没有人，圣器室前没有人，地下室里没有人，神甫房间里也没有人……

纳斯蒂　这能实现吗？

海因里希　一切都准备好了，你这里有人吗？

纳斯蒂　有几个。

海因里希　让他们跑遍全国，到处嚷嚷，辱骂圣灵，尤其是要比别人嗓门大。一定要他们寻衅滋事，造成恐慌。然后，下星期天，在里吉，让他们绑架正在做弥撒的神甫，并把他拖到森林里去，再让他们拿着带血迹的剑回来。当天晚上，所有这

地区的教士都将偷偷地离开各自的村庄，跑到玛克斯坦城堡去，那里有人在等他们。从星期一起，上帝回天国去了，孩子们没人给施洗礼，人们也不能得到赦免，病人将为得不到忏悔就死去而胆战心惊！恐惧之心可以使暴动不发生。

纳斯蒂　（思索）这可能。

〔教堂的大门开了，传出一阵风琴声，农民们抬着放有圣像的担架走出来。

纳斯蒂　（瞧着他们）如果这可能的话，就会实现的。

海因里希　纳斯蒂，我恳求你，如果事情成功了，你就对我说你将宽恕我。

纳斯蒂　我很愿意这么说，不幸的是，我了解你是怎样一个人。

第　六　景

〔半个月以后的教堂里面。所有的村民都躲在里面不出来。他们在里面吃饭睡觉。幕启时他们正在祈祷，纳斯蒂和海因里希看着他们祈祷。一些男人和女人睡在地上，人们把病人和残废人抬进教堂，在讲道台下有些人在呻吟，有些人在扭动。

第　一　场

〔正在祈祷的农民们，纳斯蒂，海因里希。

纳斯蒂　（自言自语）我不能再听下去了！哼！你们除了发脾气外，原来什么也没有了。为了平息你们的怒火，我往上边吹

风。

海因里希　你在说什么？

纳斯蒂　没说什么。

海因里希　你不高兴？

纳斯蒂　嗯。

海因里希　各处的人都挤在教堂里，恐惧使他们动都不敢动，而暴动已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你还要怎么着？(纳斯蒂没有回答)我将为我们两人感到高兴。(纳斯蒂打他)你这是怎么啦？

纳斯蒂　如果你高兴，我就揍扁了你。

海因里希　你不愿意我为我们的胜利而高兴吗？

纳斯蒂　我不愿意你因为把人们弄得爬不起来了而高兴。

海因里希　我所做的，都是为了你，并且得到了你的同意。先知，你不相信你自己吗？先知。(纳斯蒂耸耸肩膀)你欺骗他们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纳斯蒂　可我这是第一次让他们跪着起不来，以防他们抵抗。宣扬迷信，和魔鬼结盟，这可是第一次。

海因里希　你害怕了？

纳斯蒂　魔鬼是上帝创造的，只要上帝愿意，魔鬼就会听我的话。(突然)在这个教堂里，我憋得气都喘不过来了。咱们出去吧。

第　二　场

〔海因里希和纳斯蒂正要出去，格茨突然进来，气势汹汹地向海因里希走去。

格茨　狗畜生！你为了打赌能打赢，真是不择手段。你让我白白浪费了半个月，为了找她，我在我的领地上来来往往跑了十来次，可就在我四处寻找她的时候，我听说她就在这儿。她在这里病着，躺在石头地上。这都是我的错。（海因里希脱了身，和纳斯蒂下，格茨独自重复着）都是我的错……我一无所有，我空空如也。你要的是耻辱，我没有。我浑身伤口里渗出来的全是骄傲；三十五年以来，我一直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这是我的羞惭而死的方式。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猛然）让我失去思维吧！让我失去吧！让我忘掉自己吧！把我变成一只虫子吧！但愿如此！（农民们祈祷的喃喃声高了起来，随后又渐渐低下去）卡特丽娜！（他穿过人群向前走去，一面瞧着每一个人，一面嘴里呼唤着）卡特丽娜！卡特丽娜！（他走近一个躺在石板上的阴暗的形体，掀开裹着那人的被子，接着又放了下去，感到放心了一些，然后他消失在一根柱子后面，可以听见他还在呼唤的声音）卡特丽娜！

第　三　场

〔农民们。

〔一只挂钟敲了七下。

一个睡着的人　（他睡在石板上，被惊醒了）几点钟？今天是礼拜几？

男人　现在是礼拜天早上七点钟。

——不，不是礼拜天。

——礼拜天完了，完了，永远不会有礼拜天了。我们的神甫把礼拜天一起带走了。

——他把一礼拜里的其余日子留给了我们。那些可诅咒的饥饿和劳累的日子。

农民　那么见鬼去吧！我又要睡了！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你们再叫醒我。

一妇人　我们来祈祷吧。

〔希尔达上，她抱着一捆稻草，后面跟着两个同样抱着稻草的农妇。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希尔达，格茨后上。

妇人甲　希尔达，这是希尔达！

妇人乙　我们想你。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给我们说说吧。

希尔达　没什么好说的。到处是一片寂静，只有畜生的叫唤，因为它们也感到害怕了。

声音　天气好吗？

希尔达　我不知道。

原来的声音　你没看天吗？

希尔达　没有。（稍停）我抱来了稻草好给病人们铺床。（向两个农妇）帮我一把，（她们扶起一个病人，并把他安置在稻草铺上）那儿，现在，给这个男的铺，（同样的动作）给那个女的。（她们扶起一个老妇人，老妇人开始哭泣）别哭了，我求求你，别使他们丧失勇气。喂，老妈妈，你要是一哭，他们全会跟着你一起哭的。

老妇人　（抽抽搭搭地）我的念珠，那边……（她指着她刚才躺过的地方的一块石板）

希尔达　（恼火地拿起那串念珠，把它扔在她的膝盖上）拿着！（又平静下来，比较温和地）祈祷吧，去祈祷！祈祷要比哭好得多，因为出声小。啊！怎么了，可别一边祈祷一边哭。（用手绢擦了擦老妇人的眼睛）好啦！把鼻涕擤掉！行了！我说，别再哭了。我们不是罪人，上帝没有权利惩罚我们。

老妇人　（抽抽搭搭地）哎哟！我的姑娘！你知道上帝什么权利可都有啊。

希尔达　（厉声地）如果他有惩罚无辜者的权利，我立即去投靠魔鬼。（周围的人吓了一跳，都注视着她，她耸了耸肩膀，走去靠在一根柱子上，眼睛直愣愣地呆了一会儿，好象陷入了回忆，接着她突然厌恶地）呸！

妇人甲　希尔达！你怎么啦！

希尔达　没什么。

妇人　你可真善于给我们希望……

希尔达　对谁的希望？对什么的希望？

妇人　希尔达，要是你感到失望，我们也会跟着你一起感到失望的。

希尔达　那好。别把我说的当一回事。（她浑身颤抖）天冷得很，世界上只有你们才有热气，你们必须互相靠紧，并且等待着。

声音　必须等待什么？

希尔达　等待暖和起来。我们又饥又渴，我们担惊受怕，我们不舒服。但唯一重要的事是要温暖。

妇人　那就过来靠着我，来呀！（希尔达一动不动。妇人站起身并向她走去）她死了？

希尔达　死了。

妇人　愿上帝带走她的灵魂。

希尔达　上帝？（淡然一笑）上帝不要。

妇人　希尔达！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人群喧哗）

希尔达　她死去之前，已经到过地狱了。她突然坐起来，说出了她看见的东西，随后就死了。

妇人　没人照料她吗？

希尔达　没人。你愿意到那儿去吗？

妇人　说什么我也不去。

希尔达　那好，我立即就回那儿去，稍许给我些时间，让我暖和一会儿吧。

妇人　（转身向人群）弟兄们，我们祈祷吧。祈求上帝宽恕这个可怜的死者，她看到了地狱，她可能会被打入地狱。

〔她走开，跪下。一阵单调的祈祷声。格茨出现了，他瞧着仍然靠在柱子上的希尔达。

希尔达　（低声地）祈求你的宽恕！你有什么要宽恕我们的呢？应该是你祈求我们的宽恕！我呀，我不知道你将怎么处置我。我也并不认识这个可怜的死者，但是，如果你判她罪，我就不要你那个天堂。你以为千年的天堂生活就能使我忘怀她那双可怕的眼睛吗？对于你选的那些愚蠢的有福之人，我有的只是蔑视。当地狱里有受苦的人，人间有穷人的时候，他们竟会感到高兴。我，我站在人类一边，我不离开他们这边。你可以让我在死的时候没有神甫听取我的忏悔，可以突然把我传到你的天庭：我们将看看到底谁审判谁。（稍停）她是爱他的，整个晚上她大声呼唤着他，可是那个私生子，他又怎么呢？（她猛地转向大家）如果你们要祈祷，那就祈求在里吉流过的血全落在格茨头上！

一个声音　格茨头上！

希尔达　他是罪人！

声音　愿上帝惩罚私生子格茨！

格茨　（淡然一笑）是啊，不管我作恶，还是行善，我总是遭人憎恨。（向一个农民）这个女人是什么人？

农民　噢，那是希尔达。

格茨　全名呢？

农民　希尔达·莱姆。她父亲是村里最富有的磨坊主。

格茨　（难过地）你们听她说话就象是听神谕似的，她叫你们祈祷反对格茨，你们就全都跪下了。

农民　啊！那是因为我们非常喜欢她。

格茨　你们喜欢她？她是有钱人，你们也喜欢她吗？

农民　她现在没钱了。去年，她本来要去当修女，后来发生了饥荒，她就放弃了夙愿，来和我们同甘共苦。

格茨　她是怎么叫别人喜欢她的？

农民　她象一个善良的修女，放弃了一切享受，帮助所有的人……

格茨　对，对。这一切我都会。也许这里面还有别的什么吧，嗯？

农民　我就知道这些。

格茨　就这些？嗯！

农民　她……她很可亲。

格茨　（笑了起来）可亲？谢谢，善良的人，你启发了我。（走开）如果她真在行善，我将感到高兴，主啊，我将感到非常高兴。只要你的统治能够实现，通过她或者通过我又有什么关系？（怀着敌意看着她）好一个善良的修女！而我呢？难道我

不象一个修道士吗？她做了些什么我没有做的事呢？（走向前去）你好！你认识卡特丽娜吗？

希尔达 （吓了一跳）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你是谁？

格茨 回答我，你认识她吗？

希尔达 认识，认识。我认识她。（猛地掀去格茨的风帽，露出格茨的脸）是你，我也认识你，尽管我从来没见过你。你是格茨吧？

格茨 是的，我是格茨。

希尔达 总算看到你啦！

格茨 她在哪里？

〔她一声不响地瞧着他，但脸上带着愤怒的笑。

希尔达 你会看到她的，不必着急。

格茨 你以为她还想再多忍受五分钟的痛苦吗？

希尔达 你以为她一看见你就不再痛苦了吗？（看着他，稍停）你们俩都在等待。

格茨 我们在等什么？

希尔达 等我好好地看看你。

格茨 疯女人！我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

希尔达 可我，我认识你。

格茨 胡说。

希尔达 胡说？你胸前有一绺卷毛，象黑丝绒似的，你左边腹股沟上有一条青筋，你玩女人的时候，青筋就膨胀起来。腰部上方有一颗象草莓一样大的胎痣。

格茨 你从哪儿知道的？

希尔达 我在卡特丽娜身旁已经整整守了五天五夜。我们房间里住着三个人，她、我、你。咱们三人共同生活，她眼里看出

去，到处都是你，因此最后我也终于见到了你。每天晚上有二十来次，门打开了，你进来了。你懒洋洋地高傲地看着她，用两个指头抚摸她的脖子，就象这样。（她突然抓住了他的手）喂，这些指头上是些什么东西？是些什么东西？是些长着毛的肉。（她狠狠地甩开了他的手）

格茨　她说了些什么？

希尔达　所有一切我听了对你产生恶感的东西。

格茨　说我野蛮、粗暴、使人讨厌？

希尔达　说你漂亮、聪明、勇敢，说你傲慢、冷酷无情，还说没有一个女人能看见你而不爱你的。

格茨　她对你说的是另一个格茨吧？

希尔达　格茨只有一个。

格茨　你倒是用你的眼睛看看我呀。我什么地方冷酷无情？我什么地方傲慢无礼？唉！我什么地方聪明伶俐？以前，我看得清望得远，因为作恶很简单。但是现在，我的视线模糊了，世界上充满着一些我不能理解的东西。希尔达！请别和我为敌好吗？

希尔达　我是没法损害你的，而与你为敌又能把你怎么样呢？

格茨　（指着农民）在那些人面前你损害了我。

希尔达　那些人是属于我的，而我也是属于他们的。别把他们扯进你的事里去。

格茨　他们真的喜欢你吗？

希尔达　是的，真的。

格茨　为什么？

希尔达　这我可从来没想过。

格茨　哼！那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希尔达　不，我的队长。你们这些人，你们爱漂亮女人是因为你们闲得慌，是因为你们吃的是山珍海味。而我的弟兄们整天干活，他们饿着肚子，因此他们没有心思欣赏女人的美色。

格茨　那么，是什么？是因为他们需要你？

希尔达　不如说是我，我需要他们。

格茨　为什么？

希尔达　这你不能理解。

格茨　（走向她）他们是一下子就喜欢上你的吗？

希尔达　是的，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格茨　（自言自语地）跟我想象的完全一样，要么是一下子就喜欢上你，要么永远不喜欢你。一开始就输赢已定；时间和努力毫无作用。（蓦地）这，上帝是不会同意的，这太不公平了，这等于说有些人天生就是该下地狱的。

希尔达　有这样的人，比如说，卡特丽娜就是。

格茨　（没听她说）你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妖婆？你肯定为他们干了什么事情，才能在我遭到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

希尔达　那你呢，为了迷住卡特丽娜，你对她干了些什么？（他们死死地互相对视着）

格茨　（一直看着她）你从我这儿偷走了他们的爱。在我看你的时候，我看见的是他们的爱。

希尔达　而我，在我看你的时候，我看见的是卡特丽娜的爱，而这使我感到厌恶。

格茨　你有什么好责备我的？

希尔达　我以卡特丽娜的名义责备你不该让她落到绝望的境地。

格茨　这不关你的事。

希尔达　我以这些女人和这些男人的名义指责你，你不该把你的土地一车一车地往我们头上倒，把我们埋葬在里面。

格茨　你给我滚！……我用不着在一个女人面前为自己辩白。

希尔达　我以我个人的名义指责你，你不该逼着我和你睡觉。

格茨　（大吃一惊）和你睡觉？

希尔达　一连五个晚上，你用诡计，用暴力占有了我。

格茨　（大笑）你一定是在做梦！

希尔达　在做梦，是的。在过去的梦中。是在她的梦里，因为她把我拽到了她的梦里。我原想承担一下她的痛苦，就象我承担他们这些人的痛苦一样，但这是一个圈套；因为我必须以她的爱来爱你。谢天谢地，我看到了你。我在白天看见了你，我得到了解脱！在白天，你恢复了本来面目。

格茨　那么，对啊，你醒醒吧。这一切都是你脑子里想象的。我没有碰过你，今天早上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你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希尔达　没有，绝对没有。她在我怀里大声喊叫，但这有什么关系，我什么事也没发生，因为你既没有摸过我的乳房，也没吻过我的嘴。自然罗！我漂亮的队长，你象富翁一样孤独，你除了受伤的痛苦以外，从未受过别的痛苦，这是你的不幸。而我呢，我几乎感觉不到我躯体的存在。我不知道我的生命自何日始，至何日终。别人叫我的时候，我也不一定回答他们，有时候我对自己有一个名字还感到万分惊奇。可我在所有人的身躯里忍受着痛苦，打别人就是打我，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我各种死法都经受过了，所有你强占的女人，你强奸她们就是强奸我的身子。

格茨　(胜利地)原来如此!(希尔达惊讶地看着他)你将是第一个!

希尔达　第一个什么?

格茨　第一个爱我的人!

希尔达　我?(她笑了)

格茨　你已经爱上了我。我把你搂了五个晚上,我已经占有了你,你通过爱我来爱卡特丽娜对我的爱。而我,我通过爱你来爱这些人对你的爱。你会爱我的。如果他们象你声称的那样是属于你的,那么他们必将通过爱你来爱我。

希尔达　如果有一天我的眼睛温情脉脉地看你,我就立即挖掉我的眼睛。(他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突然停止了笑,恶狠狠地看着他)卡特丽娜死了。

格茨　死了!(他被这个消息惊呆了)什么时候?

希尔达　刚才。

格茨　她……痛苦吗?

希尔达　她看到了地狱。

格茨　(摇摇晃晃地)死了。

希尔达　她逃脱了你的手掌,嗯?快去抚摸她的脖子吧。(静场,接着从教堂深处发出叫喊声。农民们站起身子,转身向着教堂的入口处,等待了一会儿)

〔喧哗加剧,随后海因里希和纳斯蒂抬着一副担架出现了,担架上躺着卡特丽娜。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海因里希,纳斯蒂,卡特丽娜。

卡特丽娜　(她不再叫喊了。她微微抬起身子，小声咕噜着)不！不！不！不！不！

格茨　(大叫)卡特丽娜！(对希尔达)贱货！你骗了我！

希尔达　我……我没有骗你。格茨，她的心早已停止跳动了。(她俯身向卡特丽娜)

海因里希　我们在路上听见她喊叫；她说魔鬼在窥视着她；她求我们把她抬到十字架前。

〔人群气势汹汹地围在他们面前。

声音　不！不！她该下地狱！抬出去！外面去！马上抬出去！

格茨　好啊，畜生，我要让你们知道基督的仁慈是什么！

希尔达　住嘴！你只会做坏事。(面向农民)这是具尸体；可是灵魂还抓着它不放，因为灵魂被恶鬼包围住了。你们也一样，魔鬼也在窥视着你们，如果你们不怜悯她，那么谁会怜悯你们呢？如果穷人之间不相互爱，那还会有谁来爱穷人呢？(人群默默地闪开)既然她提出了请求，那就把她抬到基督的脚下吧。

〔海因里希和纳斯蒂把担架抬到十字架下面。

卡特丽娜　他来了吗？

希尔达　谁？

卡特丽娜　神甫。

希尔达　还没来。

卡特丽娜　去找他！快！我坚持到他来。

格茨　(趋前)卡特丽娜！

卡特丽娜　是他吗？

格茨　是我，我亲爱的。

卡特丽娜　你？啊，我还以为是神甫呢。(她开始大叫)我要一

个教士，去把他找来，快，我不愿不作忏悔就死！

格茨　卡特丽娜，你不用害怕，那些魔鬼不会难为你的，你在尘世的苦受得太多了。

卡特丽娜　我告诉你我看到它们了。

格茨　在哪儿？

卡特丽娜　到处都是。请你给它们撒圣水。（又开始大叫）救救我，格茨，救救我；一切都是你干的，我没有罪。要是你爱我，就救救我吧！

〔希尔达用胳膊搂住她，想让她重新躺倒在担架上，卡特丽娜一面叫喊，一面挣扎。

格茨　（哀求）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我不再是教会的人了！

格茨　她不知道，只要你在她额头上画一个十字，你就把她从恐惧中救出来了。

海因里希　既然她到阴曹地府仍要害怕，现在救她又有何用？

格茨　不过这是幻觉，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你这样认为？（笑）

格茨　纳斯蒂，你不是说过所有的人都是教士……

〔纳斯蒂耸耸肩膀，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

卡特丽娜　（没有听他们的对话）你难道没看见我快要死了吗？（希尔达想迫使她重新躺下）放开我！放开我！

格茨　（自言自语）只要我能够……（突然拿定主意，转身向人群）这个女人的堕落是由于我的过错，只有我才能使她得救。你们走开。（众人慢慢离去，纳斯蒂拉走了海因里希，希尔达犹豫不决）你也走开，希尔达。

〔她瞅了格茨一眼，走了出去。

第 六 场

〔格茨，卡特丽娜，众人后上。

格茨　我可找到你了！不管你如何不愿显圣，这一次你必须为我创造一个圣迹出来。

卡特丽娜　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别让我一个人留下。

格茨　不，卡特丽娜，不，我亲爱的，我能救你。

卡特丽娜　你怎么行呢？你又不是教士。

格茨　我去向基督祈求把你的罪孽加在我身上。你听见我说的了吗？

卡特丽娜　听见了。

格茨　我代替你承受这些罪孽！你的灵魂象你出生的那天一样纯洁，比教士赦了你的罪后还要纯洁。

卡特丽娜　我怎么才能知道上帝是不是满足了你的愿望呢？

格茨　我去祈祷；如果我回来见你时满脸麻风和烂疮，你会相信我吗？

卡特丽娜　相信。我亲爱的，我会相信你的。

〔格茨离远一些。

格茨　这些罪孽是我的罪孽，你是知道的。把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吧。既然只有我是有罪的，你就没有权利惩罚这个女人。来吧！这是我的胳膊，这是我的面孔，这是我的胸膛，毁掉我的面颊。愿她的罪孽化成我耳目中的脓血，让她的罪孽象酸液一样烧烂我的背脊、我的大腿和我的生殖器。让我得麻风病、得霍乱、得鼠疫吧，但是救救她吧！

卡特丽娜　（声音越来越微弱）格茨！救命啊！

格茨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上帝聋了吗？你不能拒绝我向你提出的这笔交易，因为这是公平合理的。

卡特丽娜　格茨！格茨！格茨！

格茨　啊！这个声音我听不下去。（他向讲道台上爬去）你是为了人类而死的，是还是不是？那么你看看吧：人类在受苦，必须为他们再死一次。给我！把你所受的创伤给我！把你肋部的创伤给我，把你手上的两个钉洞给我。如果一个上帝能为人类受难，为什么一个人就不能呢？你嫉妒我吗？把你的五伤[1]给我吧！给我！（他面对基督，伸出胳膊作十字状）给我吧！给我吧！给我吧！（他象念咒语似地重复着"给我吧！"）你聋了吗？他妈的，我太蠢了，自助者，天助之！（他从腰带上拔出一把匕首，用右手握着刺左手，又用左手握着刺右手，接着又刺胁部，然后他把匕首扔到祭台后面，俯身过去，把血擦在基督的胸脯上）大家来吧！（众人进来）基督流血了。（喧哗声，他举起双手）看吧，它发慈悲了，它同意我身受五伤。基督的血，弟兄们，基督的血从我的手上淌下来了。（他走下讲台的台阶，向卡特丽娜走去）什么也用不着再怕了，我亲爱的，我用我们基督的血擦你的额头、你的眼睛和你的嘴。（他把血涂在她脸上）你还看见它们吗？

卡特丽娜　看不见了。

格茨　安安静静地死吧。

卡特丽娜　你的血，格茨，你的血。你为了我而献出你的血。

格茨　基督的血，卡特丽娜。

---

① 指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伤口：两手两脚和肋部。

卡特丽娜　你的血……（死去）

格茨　大家都跪下吧。（众人跪下）你们的神甫都是些狗畜生，但是你们不用害怕，我留在你们中间，只要这两只手上基督的血还在流，你们就不会遭受任何不幸。回到你们家里去欢乐吧，这是值得庆祝的。今天，上帝开始统治大家。我们将建立“太阳城”。

〔静场。

〔人群默默无声地慢慢散开。一个女人经过格茨身旁，抓住他的手，把他的血涂在自己的脸上。希尔达留在最后，她向格茨走去，但是格茨没有看见她。

希尔达　别对他们作恶。

〔格茨没回答。希尔达走了。格茨摇摇晃晃地靠在一根柱子上。

格茨　他们终于是我的了。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七　景

〔阿尔特韦莱一广场。

第　一　场

〔农民们团团围着一个给他们上课的农妇，卡尔和一少妇后上。

教师　（一个模样很温柔的少妇，她拿着一根小棒，用棒指着地上画着的字母）这是什么字母？

一个农民　这是A。

教师　这个呢？

另一个农民　是M。

教师　那三个呢？

一个农民　OSR。

教师　不对！

另一个农民　OUR。

教师　拼起来是什么字？

一个农民　AMOUR①。

---

①　法文，意为"爱"，读作"阿穆尔"。

所有的农民　AMOUR，AMOUR……

教师　加把劲，我的弟兄们！你们很快就能认字了。你们将能区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现在，你来回答，那边一个……我们的第一天性是什么？

一个农妇　（象在作教理问答）我们的第一天性，就是我们在认识格茨之前具有的天性。

教师　什么样的天性？

一个农民　（同样地）坏的天性。

教师　应当怎样来和我们的第一天性作斗争呢？

一个农民　创造第二天性。

教师　怎样在我们身上创造第二天性呢？

一个农妇　学习爱的表示。

教师　爱的表示就是爱吗？

教师　不，爱的表示不是……

〔希尔达上，农民们指指她。

教师　怎么啦？（她转过身子）啊！希尔达……！（稍停）我的大姐……你妨碍我们了。

希尔达　我怎么会妨碍你们；我什么也不说。

教师　你什么也不说，但是，你看着我们，而我们知道你不赞成我们。

希尔达　难道我不能想我愿意想的事吗？

教师　不能，希尔达。在这里我们想的东西都是让大家知道的。每个人的思想也都是大家的思想。你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吗？

希尔达　不！

教师　你不爱我们了吗？

希尔达　爱，可是要按我的方式爱你们。

教师　我们幸福你不高兴吗？

希尔达　我……啊！我的弟兄们，你们受了这么多苦；如果你们感到幸福，那我也应该如此啊。

〔卡尔眼睛上蒙着一块布，由一个少妇领着上场。

教师　那是谁？

少妇　我们在找"太阳城"。

一农民　你们到了，这儿就是"太阳城"。

少妇　（向卡尔）我早该和你打这个赌。他们的脸色有多好啊，你看不到可太遗憾了。你看到会高兴的。

〔农民们热情地围住他们。

农民们　可怜的人！你们渴吗？饿吗？请坐下吧！

卡尔　（坐下）啊！你们真好。

一农民　这儿所有的人都好，所有的人都幸福。

另一农民　在这动乱的时代，大家很少到外地去。我们只能在我们自己之间相爱，所以你的到来使我们非常高兴。

一农妇　能够款待一个陌生人是很愉快的事，你们要什么？

少妇　我们想看看那个手上流血的人。

卡尔　他真的能使上帝显灵吗？

一农妇　他就是专门使上帝显灵的。

卡尔　他的双手真的流血吗？

一农民　他的双手没有一天不流血。

卡尔　那么我想请他涂一点儿血在我眼睛上，好让我重见光明。

一农妇　啊！啊，这正是他干的事，他会治好你的！

卡尔　你们的运气真好，你们有这样一个人，那你们再也不做坏事了？

一农民　没有人酗酒，没有人偷窃。

另一农民　不准丈夫打老婆。

一农民　不准父母打孩子。

卡尔　（坐在长凳上）但愿永远这样！

一农民　只要上帝愿意就能这样。

卡尔　唉！

〔他叹了口气。

教师　你为什么叹气？

卡尔　小姑娘到处看到拿着武器的人。农民们和贵族们马上要交战了。

教师　在海登斯坦姆的土地上吗？

卡尔　不，而是在它周围。

教师　假如这样的话，这和我们没关系。我们不想损害任何人，我们的任务是让爱占统治地位。

卡尔　好极了！让他们自相残杀吧。仇恨、屠杀，别人的血是你们的幸福所必需的粮食。

一农民　你说什么？你疯了。

卡尔　天哪，我讲的不过是人们到处在讲的话。

教师　他们说什么？

卡尔　他们说你们的幸福使他们的痛苦变得更加无法忍受了，说绝望逼得他们铤而走险。（稍停）啊！你们有理由不理会他们说的，几滴洒在你们幸福上面的鲜血，多么合算的交易呀！这个代价不算太高啊！

教师　我们的幸福是神圣的，这是格茨对我们说过的。因为我们幸福不只是为了我们个人，而是为了大家。我们可以向所有的人，当着所有人的面证明幸福是可能的。这个村庄是

座圣殿，而所有的农民都应该把目光转向我们，就象基督徒朝着圣地一样。

卡尔　一回到村里，我就到处去宣布这个好消息。我知道有些人全家饿得快死了，他们一旦知道你们的幸福也为了他们，会十分高兴的。（农民们局促不安，默不作声）善良的人们，如果战争爆发，你们将怎么办？

一农妇　我们要祈祷。

卡尔　啊！我怕你们也不得不参与。

教师　这个嘛，不会的！

所有的农民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卡尔　奴隶们争取做人的战争难道不是神圣的吗？

教师　任何战争都是亵渎宗教的，我们仍将是爱的守护者，和平的殉道者。

卡尔　老爷们抢掠、奸淫，在你们的家门口杀你们的弟兄，而你们竟不恨他们？

一农妇　我们为他们干坏事而感到遗憾。

众农民　我们为他们感到遗憾。

卡尔　如果他们是坏人，那么受他们害的人起来反抗岂不是正义的嘛？

教师　不管什么原因，暴力总是非正义的。

卡尔　如果你们谴责你们弟兄们的暴力行为，那么你们赞成贵族们的暴力行为喽？

教师　当然不赞成。

卡尔　一定是赞成的，因为你们不想阻止他们使用暴力。

教师　我们要贵族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停止使用暴力。

卡尔　那么这个意愿又是谁给他们的呢？

教师　我们。

众农民　我们！我们！

卡尔　在这到来以前，农民们应该怎么办呢？

教师　顺从、等待和祈祷。

卡尔　你们这些叛徒！这一下你们的真面目可暴露了：你们只爱你们自己。但小心点，如果这场战争爆发，人们将跟你们算账，不会允许你们在自己弟兄被人屠杀的时候保持中立的。如果农民们取得了胜利，你们不要怕他们烧掉太阳城以惩罚你们对他们的背叛。至于老爷们，如果他们赢了，他们是不会容忍一块高贵的土地落在农奴们手中的。拿起武器，孩子们，拿起武器！如果你们不为博爱而战斗，那至少也应该为了你们的利益呀。幸福是要保卫的。

一农民　我们决不打仗。

卡尔　那么，偏要来打你们。

教师　我们要吻那些打我们的人的手。我们死时也要为那些杀死我们的人祈祷。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有让我们自己死去的办法，但是，只要我们一死，我们就会存在于你们的灵魂内，我们的声音将在你们耳际回响。

卡尔　好啊，你们这一套学得不错呀！唉！你们不是罪魁祸首，真正的罪犯是那个假先知，他使你们眼里看到的是那种迷迷糊糊的怡然自得。

农民们　他侮辱我们的格茨！（他们走向卡尔）

少妇　你们口口声声说活着是为了爱，难道你们要打一个瞎子吗？

一农民　（扯下卡尔的蒙眼布）好一个瞎子！大家看吧，这是卡尔，城堡里的仆从，他的心被仇恨腐蚀透了，他转来转去制

造不和，煽动叛乱，已有好几个星期了。

农民们　我们绞死他！

希尔达　好啊，善良的羔羊们，你们终于暴跳起来啦？卡尔是一条狗，因为他促使你们去打仗。但是他说的是真话，因此，我不会同意你们殴打一个说真话的人，不管他是从哪儿来的。我的弟兄们，你们的“太阳城”的确建造在别人的贫困之上。倘使要贵族们容忍“太阳城”，农民们就必须甘心受奴役。我的弟兄们，我不指责你们的幸福，但是，当我们一起受苦的时候，我感到更舒坦些，因为我们的不幸就是所有的人的不幸。在这块流血的土地上，任何欢乐都是亵渎神明的，而幸福的人都是孤独的。

一农民　滚！你就是爱穷，而格茨不这样，他要建设！

希尔达　你们的格茨是个骗子。（嘈杂声）怎么样？打我吧，绞死我吧，你们还等什么？

〔格茨上。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格茨。

格茨　怎么都板着脸？

一农民　格茨，这……

格茨　住口！我不再想看到你们皱眉头。先给我笑，然后您再说。喂，笑啊！

〔农民们笑。

一农民　（微笑着）这人来煽动我们暴乱。

格茨　好极了，这是一次考验。应该会听怀有仇恨的语言。

一农妇　（微笑着）他辱骂了你，格茨，说你是假先知。

格茨　我的好卡尔，你对我就这么恨吗？

卡尔　是啊，相当恨。

格茨　这是因为我不懂得怎样让人爱我：原谅我。把他一直送到村口，给他些粮食，亲切地吻他一下。

卡尔　这一切将以一次大屠杀而告终，格茨。愿这些人的血洒在你的头上。

格茨　但愿如此。

〔卡尔和少妇下。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少了卡尔和少妇。

格茨　让我们为他们祈祷吧。

教师　格茨，有一些事使我们感到非常苦恼。

格茨　说吧。

教师　是关于希尔达的事。我们非常喜欢她，但是她使我们为难，因为她和你的意见不一致。

格茨　这我知道。

希尔达　这对你们有什么要紧，因为我就要离开这儿了。

格茨　（吃惊地）你要走吗？

希尔达　一会儿就走。

格茨　为什么？

希尔达　因为他们幸福了。

格茨　那又怎么样呢？

希尔达　对于幸福的人，我毫无用处。

格茨　他们喜欢你。

希尔达　当然！当然，但是他们会想开的。

格茨　他们还需要你。

希尔达　你以为这样吗？（她转向农民）你们还需要我吗？（农民们局促不安，但没有吭声）你看到了吧。既然他们有了你，我对他们还能有什么用呢？再见。

格茨　（对农民们）你们这就让她走了，连句话也没有吗？忘恩负义的人，在你们受难的时候，是谁把你们从失望中拯救出来的？留下吧，希尔达，我以他们的名义恳求你。而你们，我命令你们，把你们对她的爱重新给她。

希尔达　（突然怒气冲冲地）你全留着吧：你偷了我的钱袋，拿我的钱施舍给我，这办不到。

教师　希尔达，既然他要你留下，就留下吧。我们全都听从他的，这我可以向你发誓，我们将象听从圣谕那样地爱你。

希尔达　嘘！嘘！过去你们爱我是出自内心的自然感情，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不要再说了，忘掉我吧，快忘掉我吧！越早忘掉越好。

格茨　（向农民们）你们走吧，让我们留下。

〔农民们下。

第　四　场

〔格茨，希尔达。

格茨　你去哪儿？

希尔达　随便什么地方，贫穷反正到处有。

格茨　老是贫穷！老是苦难！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吗？

希尔达　对于我来说，没有别的了，这是我的生命。

格茨　必须永远受他们那种痛苦吗？就不能为他们得到幸福而高兴吗？

希尔达　（粗暴地）我，我不能！好一个幸福！他们在哀号。（失望地）噢，格茨，自从你到了我们中间，我就成了我灵魂的敌人。当我的灵魂讲话时，我为它说的话感到羞耻。我知道他们不再挨饿，他们劳动也不那么苦了。如果他们愿意要这种羔羊般的幸福，我也应该和他们一样希冀这种幸福。可是，我不能，我不能要这种幸福。我一定是一个怪物：自从他们的痛苦减少了一些以后，我就不象从前那样爱他们了。然而，我又厌恶痛苦。（稍停）难道我可恶吗？

格茨　你？不，你是嫉妒。

希尔达　嫉妒。是的，嫉妒得要命。（稍停）你明白，现在正是我走的时刻了：你已经腐蚀了我。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做什么事，你总是让人心中产生邪念，再见。

格茨　再见。（她没走）怎么啦？你还等什么？（她举步欲走）希尔达，别抛弃我吧，（希尔达笑）你怎么啦？

希尔达　（不怀恶意地）是你，你把我的一切都拿走了，难道你要求我别抛弃你？

格茨　他们越是爱我，我越是孤独。我是庇护他们的屋顶，可我自己没有屋顶。我是他们的天空，可我自己没有天空。不，我有一片天空：那片天空，看啊，它离开我多么遥远啊。我愿变成一根柱子，擎住苍穹。我才不在乎你呢，因为天空是个窟窿。我甚至在想上帝到底住在哪儿。（稍停）我爱他们还爱得不够，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做了一些爱的姿态，但是爱没有来。必须承认我没有这分天赋，你为什么看着我？

希尔达　你甚至连爱都不爱他们，你把他们从我这里偷去，自己什么也没捞着。

格茨　啊！我要从你这儿取走的不是他们的爱，而是你的爱。我一定要用你的心去爱他们。你瞧，我羡慕你，连你的嫉妒也羡慕。你在那儿，你看着他们，你抚摸他们，你是热，你是光，而你不是我，这我受不了。我不懂，为什么我们是两个人，我想既变成你，同时仍不失为我自己。

〔纳斯蒂上。

第　五　场

〔格茨，希尔达，纳斯蒂。

纳斯蒂　（声音低沉地）格茨！格茨！格茨！

格茨　（转过身）是谁？……纳斯蒂！……

纳斯蒂　所有的人都聋了。

格茨　聋了？听不见你的声音？真是新鲜事。

纳斯蒂　是的，是新鲜事。

格茨　上帝象考验别人一样在考验你吗？我们倒要看看你怎么办？

纳斯蒂　只要上帝愿意，就考验我吧，什么时候都行。我不怀疑上帝，也不怀疑我的使命；如果上帝怀疑我的话，那他准是疯了。

格茨　你现在就说吧。

纳斯蒂　（指着希尔达）打发她走。

格茨　她，她就是我。你讲吧，要不你就走。

纳斯蒂　好吧。（稍停）叛乱爆发了。

格茨　什么叛乱？（暮地）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错！让他们自相残杀吧！我对此毫无关系！

纳斯蒂　他们过去是由于害怕教会才有所约束，而你却向他们证明了他们不需要教士；现在，先知比比皆是，不过都是些煽动报复的愤怒的先知。

格茨　难道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纳斯蒂　是的。

格茨　看！（打纳斯蒂）

纳斯蒂　打！打吧！

格茨　哈！（原地转了一圈）作恶是多么舒服：我还能杀人呢！（他走着，稍停）喂！你要求我干什么？

纳斯蒂　你可以避免发生最坏的情况。

格茨　我？（干笑）我是毒眼①、傻瓜。你怎么敢用我？

纳斯蒂　我没有选择余地……我们没有武器，没有钱，没有军事领袖，我们的农民又太不守纪律，当不了有用的士兵。几天后我们将开始遭受挫折。几个月后将开始遭屠杀。

格茨　又怎么呢？

纳斯蒂　还剩下一个机会。今天我无法阻止叛乱；三个月后，我就能行了。如果我们赢得一次阵地战，一次就够了，贵族们就会向我们求和。

格茨　要我干什么呢？

纳斯蒂　你是德国最出色的指挥官。

格茨　（看着他，然后转过头）啊！（稍停）挽救！老是挽救！你们，你们只要还是你们的话，总是使我白白浪费时间。上

① 人们迷信：被毒眼看过的人会倒霉。

帝，我，我有别的事要做。

纳斯蒂　只要你自己能建造你可爱的城，你的模范城，你就听凭全世界的人互相残杀吗？

格茨　这个村子是一艘诺亚的方舟，在这里，我使爱得到庇护。如果我拯救了爱，管它什么洪水猛兽。

纳斯蒂　你疯了？你逃脱不了战争，战争将到这里，找上你门来。（格茨沉默不语）怎么样？你同意吗？

格茨　没这么快。（他重新走向纳斯蒂）纪律松弛：我必须整肃。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绞刑！

纳斯蒂　我知道。

格茨　纳斯蒂，必须绞死穷人。不分青红皂白地绞死他们几个，杀一儆百；把无罪的人和有罪的人一起绞死。我说什么来着？他们全是无罪的。今天我是他们的弟兄，我看到他们是无罪的。明天，如果我是他们的首领，那我看到的就只有罪人，我可什么也不想再去弄明白了：我就是绞！

纳斯蒂　好，必须这样。

格茨　我还必须变成个屠夫；你们既没有武器也没有知识。人多是你们唯一的王牌。这必将造成大批无谓的牺牲，可恶的战争！

纳斯蒂　你将牺牲两万人来救十万人。

格茨　要是我有把握就好了！纳斯蒂，你可以相信我，我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卷入这一次战争，我们只有百分之一赢的希望。

纳斯蒂　我就是要抓住这百分之一的希望。喂！不管上帝的意图是什么，我们是他选中的有福之人。我是他手下的先知，而你是他的屠夫，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

〔稍停。

格茨　希尔达！

希尔达　干什么？

格茨　帮助我。你要是我怎么办？

希尔达　我永远也不会代替你，也不愿意代替你。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些煽动分子，而我只是一个女人，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的。

格茨　我只信任你。

希尔达　信任我？

格茨　胜过信任我自己。

希尔达　为什么你要使我成为你作孽的同谋呢？为什么你要强迫我代替你来作决定呢？为什么你要把决定我弟兄们生死的大权给我呢？

格茨　因为我爱你。

希尔达　住口！（稍停）啊！你赢了，因为你使我跨到了障碍的另一边。过去我和受苦的人在一起，现在我跟决定使人受苦的人在一起。啊，格茨，我以后再也不能安心睡觉了！（稍停）我不许你让人流血。拒绝他。

格茨　我们一起做决定吗？

希尔达　是的，一起。

格茨　那我们也一起承担后果吗？

希尔达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起承担。

纳斯蒂　（向希尔达）你插什么手？

希尔达　我是以穷人的名义说话。

纳斯蒂　除了我以外，任何人也没有权利以他们的名义讲话。

希尔达　那又是为什么呢？

纳斯蒂　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希尔达　你，一个穷人吗？你早已不是穷人了，你是一个领袖。

〔格茨陷入了沉思，没有听希尔达说话。他突然抬起头来。

格茨　为什么不对他们说真话？

纳斯蒂　什么真话？

格茨　告诉他们，他们不会打仗。假如他们挑起战争，他们就完了。

纳斯蒂　因为他们将杀死那个对他们说真话的人。

格茨　如果是我对他们说真话呢？

纳斯蒂　你？

格茨　我对他们来说是有威信的，因为我是先知，而且我献出了我的财产。除了可以用来冒险外，威信还有什么用？

纳斯蒂　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

格茨　千分之一的希望，好！你有权利不利用它吗？

纳斯蒂　不，我没有权利。来吧。

希尔达　别去。

格茨　（搂住她的肩膀）别害怕，这一次，上帝在我们这边。（他喊）全过来！（农民们重新上场）现在到处在打仗。明天，战火将蔓延全德国。为了拯救和平，我要回到人间去。

众农民　哎哟！格茨，别抛弃我们。没有你，我们怎么办呢？

格茨　我会回来的，弟兄们，我的上帝在这儿，我的幸福在这儿，我所爱的一切都在这儿。我会回来的。这是希尔达。我把你们托付给她。当我不在的时候，如果有人想劝你们加入这一派或那一派去打仗，你们千万不能参加，要是有人威胁你们，你们就报之以爱，你们要记住，弟兄们，要记住：爱将

斥退战争。

〔格茨和纳斯蒂下。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只少格茨和纳斯蒂。

农民们　如果他不回来呢？

〔静场。

希尔达　我们祈祷。（稍停）我们为使爱斥退战争而祈祷。

农民们　（跪下）我的上帝，愿爱斥退战争。

希尔达　（站着）愿我的爱斥退战争。但愿如此。

〔舞台隐没在黑暗中，第八景开始的几句台词紧接着希尔达最后一句台词。

第八、九景

〔农民的营地。

〔嘈杂声，黑暗中的叫喊声。

第 一 场

〔格茨，纳斯蒂，卡尔，农民们。

声音　呜！呜！呜！

格茨的声音　（压过喧闹声）你们统统得死！

声音　处死他！处死他！（亮光。一块林间空地，时间是晚上，农民们拿着棍棒和长叉，有几个人拿着剑，其他人举着火

把。格茨和纳斯蒂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俯视着人群）呜！呜！呜！

格茨　可怜的人们，你们连面对事实的勇气都没有吗？

一个声音　事实，事实是你是一个叛徒。

格茨　事实，我的弟兄们，一清二楚的事实，那就是你们不会打仗。

〔一个身强力壮的农民走上前来。

大力士　我不会打仗？（人群哄笑）喂，小伙子们，好象我不会打仗似的！我能拽着犄角给你抓住一头公牛，我能拧断它的脖子。

〔格茨跳到地上，并向他走去。

格茨　大哥，看样子，你一个人抵得上我三个吧？

大力士　老弟，我吗？

〔他推了格茨一下，使他倒退了四五步。

格茨　好极了。（向一个农民）把这根棍子拿来。（向大力士）你，你拿着它。准备！开始：刺、砍、劈、戳。（他招架，躲避他的棍子）你看！你看！你看！你的力气有什么用？你只是把空中的鬼打得吱吱叫，使风流血罢了。（他们对打）现在，我的兄弟，请你原谅我，我要轻轻地给你一下子。这是为了大家好，着！（他猛击了大力士一下）仁慈的基督，请原谅。（那农民大力士跌倒在地）你们相信了吧？他是你们之中最强壮的，而我还远不是最能干的。（稍停，农民们目瞪口呆，格茨得意地等待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你们要不要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不怕死吗？你们每个人都以为死的将是你旁边的人而不是你。（稍停）但我现在要向我们的圣父上帝说：上帝啊，如果你愿意我帮助这些人，那您就在那

些将在战争中死去的人身上作个记号，好让我知道他们是谁。（他突然装着恐怖的样子）噢！噢！噢！我看见什么啦？喂，弟兄们，你们怎么啦，可怕的幻觉！啊！你们排列得真整齐啊！

一农民 （不安地）出什么事啦？这是怎么回事？……

格茨 上帝把你们身上的肉象融蜡似地融化了，我看见你们只剩下些骨头！仁慈的圣母！这全是些骷髅。

一农民 依你看，这意味着什么？

格茨 上帝不愿发生暴动，他指给我看那些将在战争中丧命的人。

农民 谁，你能指一个出来吗？

格茨 谁？（他伸出食指指向他，并带着一种可怕的声音）你！（静场）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多可怕的骷髅舞啊！

一农民 （感到吃惊，但还不十分相信）谁能向我们证明你是个先知呢？

格茨 信仰不坚定的人啊，如果你们要证明，你们就瞧这些血吧。（他举起手。一片静寂。向纳斯蒂）我赢了。

纳斯蒂 （喃喃低语）还没有呐。（卡尔走向前）小心这个人，他是最难对付的。

卡尔 啊，我的弟兄们，你们太轻信了，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勿轻信呢？你们太温良敦厚了，因此你们连恨都不会；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要使你们屈从，只要一个人以上帝的声音对你们讲话就行了。什么？他手上就有点儿血吗？多容易的事呀！如果要你们相信必须流血，那我就流血。（他把双手向空中一举，手上就开始流血了）

格茨 你是谁？

卡尔　和你一样，是个先知。

格茨　怀着仇恨的先知！

卡尔　这是通向爱的唯一道路。

格茨　可我认识你。你是卡尔，我的仆从。

卡尔　是伺候你的。

格茨　一个兼做仆人的先知，那就是个小丑。

卡尔　和一个兼做将军的先知也差不多。

格茨　（走下台阶）把你的双手拿出来看看！（他把卡尔的双手翻过来）他妈的，这个人在他的袖筒里藏着一些盛满鲜血的膀胱。

卡尔　把你的双手也拿出来看看，（他瞧着格茨的双手）为了流出几滴脓血，这个人用指甲抓破几处旧伤疤。喂！我的弟兄们，考验我们吧，你们确定我们两人中谁是先知。

喧哗声　对……对……

卡尔　你会做这个吗？（他让一根木棒开了花）还有这个？（他从他的帽子里拿出一只野兔）还有这个？（他使自己周身冒烟）你会干什么，给我们瞧瞧。

格茨　这是变戏法，我在公共广场上看过不下一百次了。我不是街头卖艺的。

一农民　一个街头卖艺人会的，一个先知也应该会。

格茨　我不跟我的佣人比赛奇迹。我的弟兄们，在成为先知以前我是个将军。关于战争的事，如果你们不相信先知，就请你们相信将军吧。

卡尔　只要将军能证明他不是一个叛徒，你们就可以相信将军。

格茨　忘恩负义的东西！都是为了爱你和你的弟兄们，我才抛弃自己的财产的。

卡尔　为了爱我？

格茨　是的，为了爱恨我的你。

卡尔　那么说你是爱我的喽？

格茨　是的，我的兄弟，我爱你。

卡尔　（得意地）他露馅了，我的弟兄们！他在骗我们！看看我这张脸，你们说说，人们怎么能爱我。而你们，小伙子们，你们大家象你们这副样子，你们认为你们可爱吗？

格茨　傻瓜！如果我不爱他们，我为什么把我的土地给他们呢？

卡尔　是啊，为什么呢？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突然）上帝啊！洞察一切的上帝！救命啊！请借用我的身体，我的嘴，告诉我们，为什么格茨这个私生子要献出他的土地。（开始发出可怕的喊声）

农民们　上帝来了！

——上帝要讲话了！

〔农民们跪下。

格茨　上帝！这下子可全啦！

卡尔　（他合上眼睛，用一种好象不属于他的奇怪的声音说话）啊，喔！喔！土地啊！

农民们　啊，喔！啊，喔！

卡尔　（同样的动作）这儿，上帝在这儿，我看见了你们，人哪，我看见了你们。

农民们　可怜可怜我们吧。

卡尔　（同样动作）格茨在这里吗？

一农民　在，我们的圣父，在右面，你后面一点。

卡尔　（同样动作）格茨！格茨！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土地给他们？回答！

格茨　我有幸跟谁在讲话啊？

卡尔　（同样动作）我就是我。

格茨　好，如果你就是你，你就知道你知道的事，那你就应该知道为什么我做了我做的事。

农民们　（威胁地）呜！呜！回答！回答！

格茨　对你们，我是要回答的，我的弟兄们。我是回答你们，不是回答他。我把我的土地给你们，为的是人人平等。

〔卡尔笑。

农民们　上帝笑了！

——上帝笑了！

〔纳斯蒂走下台阶，站在格茨后面。

卡尔　（同样动作）你撒谎，格茨，你对你的上帝撒谎。而你们，我的孩子们，听着！

一个老爷不管他做了什么，他是永远不会和你们平等的。

所以我要你们把老爷们全部杀死。

这个人把他的土地给了你们。

而你们，你们能把你们的土地给他吗？

是把土地给你们，还是自己留着，他可以选择。

而你们，你们能拒绝吗？

对一个给你一个吻或者打你一下的人，你可以还吻他一下，或者还打他一下。

可是对这个给了你，你却不能回报他的人，

把你们心中所有的恨都拿出来给他吧。

因为你们过去是奴隶，他奴役过你们。

因为你们已受尽屈辱，而他现在要更进一步地侮辱你们。

早晨的礼物是悲伤！

中午的礼物是忧愁！

晚上的礼物是失望！

格茨　啊！多动听的说教啊！是谁给了你们生命，谁给了你们智慧？是上帝！赐与是他的法则，不管他做什么，他总是给人。而你们是这么渺小，你们能拿什么回报他呢？什么也没有！那么结论就该是你们应仇恨上帝喽。

农民　上帝，这是另一回事。

格茨　为什么他要按照他的形象来塑造我们呢？如果上帝是仁慈和爱的化身，那么他的创造物，人，也应该是爱和仁慈的化身！弟兄们，我求求你们，接受我的赠与和友谊吧。我不要你们，噢，决不，我决不要你们感激我，我只希望你们不要把我的爱谴责为邪恶，希望你们不要把我的礼物谴责为罪恶。

一农民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我可不喜欢施舍。

卡尔　（恢复了自然的嗓音，指着那个乞丐）这里就有一个人，他懂了。土地是属于你们的：这个声称给你们土地的人欺骗了你们，因为他给你们的东西本来就不是属于他的。把土地拿过来！如果你们愿意成为人的话，你们就拿，你们就杀。我们将通过暴力来教育自己。

格茨　我的弟兄们，难道只有仇恨吗？我的爱……

卡尔　你的爱来自魔鬼，它碰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腐烂变质。啊！小伙子们，如果你们能见到阿尔特韦莱的人就好了：魔鬼只要三个月就把他们变成一些没有男子气的人。它简直太爱你们，以致它将要把本地所有男人的睾丸全割掉，换上长春花。你们不要听人摆布；过去你们是些牲口，是仇恨把你们变成了人；如果你们的仇恨被人夺去，你们将

重新四脚着地，回到牲口那种无言的苦难中去。

格茨　纳斯蒂，帮帮我。

纳斯蒂　（指着卡尔）争论已见分晓，上帝和他在一起。

格茨　（惊讶万分）纳斯蒂！

农民们　滚！滚！见鬼去吧！

格茨　（怒气冲冲）我走，你们用不着害怕。你们奔向死亡吧！你们死了的话，我才高兴呢。你们是多么丑恶啊！你们这群鬼魂、幽灵，我感谢上帝让我看到了你们的灵魂。因为我懂得了是我自己想错了。贵族拥有土地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们的灵魂是高傲的。你们这些乡巴佬，用四只脚爬也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你们只不过是些猪。

农民们　（欲扑向格茨）打死他！打死他！

格茨　（从一个农民那儿抢过一把剑）来呀，来抓我吧！

纳斯蒂　（举起手来）够了。（鸦雀无声）这个人相信了你们的诺言。学着信守诺言吧，即使对敌人也一样。

〔舞台上的人慢慢地走光了，慢慢变成一片黑暗。岩石上还留有最后一个火把，纳斯蒂拿过来，准备走。

纳斯蒂　走吧，格茨，快走吧！

格茨　纳斯蒂！纳斯蒂，为什么你抛弃了我？

纳斯蒂　因为你失败了。

格茨　纳斯蒂，这都是些狼。你怎么能和他们呆在一起？

纳斯蒂　尘世间所有的爱都在他们身上。

格茨　在他们身上？如果你能在这一堆堆粪土之中找到一丁点儿爱，那就算你的眼睛好。我，我可什么也看不见。

纳斯蒂　是啊，格茨，你什么也看不见。

〔他走了。

〔黑夜。

〔骚乱声渐渐远去，远处一声女人的叫喊，然后一道微弱的灯光照着格茨。

第 二 场

〔格茨一人。

格茨 你们快死了，畜生！我要害你们一下，让你们永远也忘不了。来吧，我凶残邪恶，来让我轻松一下！（稍停）这是说着玩的。善已经洗净了我的灵魂：连一滴毒汁也没有剩下。好极了：走行善的路，走去阿尔特韦莱的路。我要么自己吊死，要么就行善。我的孩子们在等我，我的被阉了的鸡，我的被骗了的孩子，我院子里的小宝贝，他们会好好欢迎我一番的。上帝啊，我多么讨厌他们啊。我爱的不是他们而是狼。（踱起步子）那么，主啊，在茫茫黑夜里该由你引导我了。既然失败了也得坚持，既然任何失败对我来说是一个征兆，任何不幸对我来说是一次机会，任何失意对我来说是一次恩宠，那么告诉我如何利用这些不幸吧。主啊，你允许我在尘世外游荡，因为你把你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相信这个，我愿意相信这个。而现在，我的上帝：我们现在又重新面对面了，就象在我过去作恶的时代一样。啊！我本来就不该去管人的事，人可真碍事，他们是荆棘，要到达你的身边，非得拨开它们不可。我向你走来了，上帝，我来了，我在你的黑夜中行走，把你的手递给我，是呀，黑夜，就是你，嗯？黑夜，令人心碎的茫茫一片！因为你存在于虚无缥缈之中，只有在万籁俱寂时才能听见你，只有在什么也看不

见的时候，才能看到你。昔时之长夜、在人类出现之前的无边的黑夜，混沌未开时的黑夜，灾难和不幸的黑夜，把我藏起来吧、吞掉我肮脏的身躯吧，钻进我的灵魂和我的躯壳之间，折磨我吧。我要的是贫困、耻辱和遭人轻蔑的孤独，因为人本来就是为了在自己的身上毁灭人而生，就是为了象一个女人那样委身给黑夜巨大漆黑的躯体而生的。在我体验过一切之前，我将一无所好，在我拥有一切之前，我将什么也不要。在我成为一切之前，我将什么也不是。我要在众人面前低声下气，而你，主啊，你要用你那张黑夜的网把我捞起，并使我凌驾于众人之上。（用有力而忧伤的声调）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是你的旨意吗？在我是恶人时，这种人类的仇恨，这种对我自己的蔑视，我不是早就寻找过了吗？行善的孤独，我从哪里能把它与作恶的孤独区别开呢？（天渐渐亮了）天亮了，我终于度过了你的黑夜。感谢你给了我光明，我马上就能看清楚了。（他转过身子，看见已成为废墟的阿尔特韦莱。希尔达坐在一堆瓦砾上，双手抱住头。他大叫一声）啊！

第　三　场

〔格茨，希尔达。

希尔达　（抬头一瞧）终于来了！

格茨　其他人哪儿去了？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拒绝打仗吗？

希尔达　是的。

格茨　还我黑夜。把人给我藏起来。（稍停）事情是怎么发

生的？

希尔达　从瓦尔沙因来了一些携带武器的农民，他们要求我们跟他们一道去，我们没有答应。

格茨　于是，他们便放火烧了村子，这太好了。（哈哈大笑）为什么你没有和其他人一起死呢？

希尔达　你对此感到遗憾？

格茨　当然！一个活人没剩下，事情就简单多了。

希尔达　我同样感到遗憾。（稍停）他们把我们关在一间屋子里，并点上了火，这本来很好嘛。

格茨　是啊，很好，非常好。

希尔达　到了最后，有一扇窗户开了，我跳了出来。死不死对我来说无所谓，可是我想再见到你。

格茨　见我干什么呢？你死了，本会在天国里和我再见的。

希尔达　格茨，我们不会进天国的，即使我们两人一起进了天国，我们也不会有眼睛来相互看见，也不会有手来相互抚摸。在天国里，大家关心的只是上帝。（她过来抚摸他）你在这儿：一点点磨损的，粗糙的，可怜的皮肉，一条生命——一条可怜的生命。我爱的就是这个肉体和这个生命。人们只能在尘世间，违反上帝的意志去爱。

格茨　我只爱上帝，我已不在尘世了。

希尔达　那你不爱我吗？

格茨　不爱，希尔达，你也一样，你也同样不爱我。你当作是爱的东西实际上是恨。

希尔达　为什么我要恨你呢？

格茨　因为你认为是我杀害了你的人。

希尔达　是我杀害了他们。

格茨　你？

希尔达　是我说了不愿加入他们那一伙的。我宁愿看到他们死，也不愿意看到他们成为杀人犯。噢！格茨，我有什么权利为他们作这个选择呢？

格茨　啊！象我那样做吧！别以为他们的死是你造成的，别那么想。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毫无能耐。人总以为自己在行动，而引导他们行动的是上帝。

希尔达　不，格茨，不，没有我，他们还会活着。

格茨　那么，就算如此，没有你，他们也许活着。而我，这与我毫无关系。

希尔达　"我们一起作出决定，我们一起承担后果。"别忘了。

格茨　我们不是在一起。你不是想看我吗？那么，瞧瞧我，摸摸我。好，现在你走吧。今后我永远不再看人。只看地和石头。（稍停）我的上帝，我问了你，你也回答了我。感谢你，因为你向我揭露了人类的丑恶。我将在我自己的肉体上惩罚他们的过失。我将使我这个躯体受饥饿、寒冷和鞭打的折磨。我要慢慢地、慢慢地受煎熬。我要毁掉人，因为你创造人就是为了毁掉它。这是我的人民，很少的几个人，一个孤零零的村子，几乎只是一个家庭。我的子民都死了，而我活着，我要死在人间，在我的余生中我将想着死亡。（向希尔达）你还在这儿？走吧。到别处去找贫困和生活。

希尔达　最可怜的是你，这儿是我的位置，我要留在这里。

第 十 景

〔六个月以后，成为废墟的村庄。

第 一 场

〔希尔达，海因里希后上。

〔希尔达仍坐在前一景的老位置上，向大路方向瞧着。突然她看到一个人正在走来。她探着身子，等待着。

〔海因里希上，他帽子上插着花，手里拿着一束花。

海因里希　我们来了。（转向一个看不见的人）把你的帽子脱了。（向希尔达）我叫海因里希，过去我做弥撒，今天，我靠别人的施舍生活。（向魔鬼）你往哪里跑？到这里来。（向希尔达）只要闻到有点儿死亡的味道，它就往那儿钻。不过它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的。

希尔达　已有一年零一天了，不是吗？自从沃尔姆事件以来已有一年零一天了吧？

海因里希　这是谁告诉你的？

希尔达　我算过日子。

海因里希　有人对你讲起过我吗？

希尔达　讲起过的，那是在过去。

海因里希　多美的一天，嗯？我在路上采了一些花，这是一束一周年纪念日的花。（把花递给希尔达）

希尔达　我不要。（把花搁在一边）

海因里希　对幸福的人不必害怕。

希尔达　你并不幸福。

海因里希　我告诉你，这是值得庆祝的；昨天晚上，我睡着了。喂，小大姐，你得对我笑一笑。除了一个人之外，我爱所有的人，我愿大家都高高兴兴。（突然）去找他吧。（她没有

动)喂！别让他等了。

希尔达　他没有等你。

海因里希　他？你使我感到吃惊。我们是一对朋友，我可以打赌，他已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准备迎接我了。

希尔达　饶了他吧，把你的花束拿回去，走吧。

海因里希　(向魔鬼)你听见她说什么了吗？

希尔达　别提你的魔鬼了，我才不相信呢。

海因里希　我也不相信。

希尔达　可是……

海因里希　(笑)哈！哈哈！你是个孩子。

希尔达　得罪你的那个人已不在了，人世间的他已经死了。他甚至都认不得你了，而你，我可以肯定，你也不可能认出他。你在找一个人，而你找到的将是另一个人。

海因里希　我找着什么就要什么。

希尔达　饶了他吧，我恳求你，我一点也没得罪过你，为什么你要伤害我呢？

海因里希　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很喜欢你。

希尔达　从你将给他造成的伤口中，流出来的将是我的血。

海因里希　你爱他？

希尔达　是的。

海因里希　难道有人会爱他吗？真是怪事。(笑)我，还有好几个人都试过要爱我，但是都没有成功。他爱你吗？

希尔达　他爱过我，就象他爱过他自己一样。

海因里希　如果他爱你，那么使你受苦，我也就不太抱歉了。

希尔达　请原谅他对你的冒犯，上帝将宽恕你对他的冒犯。

海因里希　不过我根本不想让上帝宽恕我，罚入地狱也有好的

一面，一切全在于习惯。我也是慢慢习惯的。我还没有进地狱，可我对那里已有点儿熟悉了。

希尔达　可怜的人！

海因里希　（怒气冲冲地）不！不！不！我不是一个可怜的人。我是幸福的，我对你说我是幸福的。（稍停）喂！叫他来。（希尔达闭口不语）最好是你去叫他：这样看到我会使他大吃一惊的。你不愿意吗？那我就自己来叫他。格茨！格茨！格茨！

希尔达　他不在这儿。

海因里希　他在哪儿？

希尔达　在森林里。有时候他一连几星期呆在那儿不回来。

海因里希　离这儿远吗？

希尔达　有二十五里。

海因里希　（向魔鬼）你，你相信她的话吗？（闭上眼睛，倾听着魔鬼对他的耳语）是，是，是。（阴险地笑了，接着说）那么，我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希尔达　找吧，好神甫，找吧。你的伙伴会引导你的。

海因里希　上帝保佑你，我的大姐。（向魔鬼）喂，你来吧。（他走了。希尔达独自一人留下，目送他走去）

第二场

〔希尔达，格茨。

〔格茨上，他右手握着一根鞭子，左手拿着一只水罐，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

格茨　谁在叫我？（希尔达没回答）有人在叫我。我听到他的声

音。

希尔达　在你守斋时，你总是听到有声音在唤你。

格茨　这些花是从哪儿来的？

希尔达　我采来的。

格茨　你是不经常采花的。（稍停）今天是几月几号了？一年里的哪一天？

希尔达　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格茨　因为今年秋天，有一个人应该来。

希尔达　谁？

格茨　我不知道。（稍停）说，哪一天？哪一个月的哪一天？

希尔达　你以为我在计算日子吗？就这么一个日子，不断地循环往复：黎明时，就把它给我们，到了晚上，再把它收回去。你是一只停了的钟，老是指着同一个时刻。

格茨　停了吗？不，我在走。（摇着水罐子）你听见吗？水在晃荡作响。它奏出了天上的音乐；地狱在我的嗓子里，天堂在我的耳朵里。

希尔达　你有多少时间没喝水啦？

格茨　三天了。我必须坚持到明天。

希尔达　为什么要坚持到明天？

格茨　（傻笑）哈哈！必须这样！必须这样！（稍停，他轻轻摇动着水罐子）哗啦！哗啦！嗯？对于一个快渴死的人来说，我看没有比这更讨厌的声音了。

希尔达　你快活点嘛，满足你的欲望吧，渴了就喝，这有什么难的呢！如果你的灵魂中不是经常保持着一个欲念的话，你就有可能把自己忘了。

格茨　如果我不起什么欲念，我又怎么能自我克制呢？

希尔达　哦，格茨，难道你以为这个日子你是第一次过？水罐，水声，干得发白的嘴唇，我背都背得出来了，你就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吗？

格茨　总而言之，我要坚持到明天早上。

希尔达　因为你强加给自己的考验时间太长了，你什么时候也没有坚持到底过。你去摇晃这只水罐吧，直到你倒下为止。你一倒下，我就给你喝水。

格茨　你要看点新鲜事吗？这就是。（他侧过水罐）花儿渴了，喝吧，花儿，喝我的水吧，让仙露流进你们娇小的金嗓子吧。你瞧花儿复活了。大地和植物接受了我的赠与，就是人类拒绝我的赠与，（把水罐翻了过来）好啦，没法再喝了。（笑，吃力地重复着）没法再……没法再……

希尔达　你变得傻乎乎的，是上帝的旨意吗？

格茨　当然是，必须毁掉人类，不是吗？（扔掉了水罐）好吧，现在你让我喝吧！（倒下）

希尔达　（冷眼看着他，接着又笑起来）你心里清楚，我一直有水储藏着，因为我了解你。（她去找一只水罐，又回来，扶起格茨的头）喂，喝吧。

格茨　不，明天以前不喝。

希尔达　上帝希望你发疯，希望你傻头傻脑，但决不希望你死。你一定得喝。

格茨　我能使整个德国发抖，可现在我仰面朝天，就象一个抱在奶妈手里的婴儿。主啊，你满意了吧，你知道还有比我更卑鄙，更下流的吗？希尔达，你能预料一切，要是我不渴了，你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吗？

希尔达　是的，我知道，是肉体的诱惑：你会想同我睡觉。

格茨　而你还是希望我喝水吗？

希尔达　是的。

格茨　要是我扑到你身上呢？

希尔达　象你现在这副模样还能行？算了，一切都象弥撒似的安排妥当了：你将大叫大骂，说些下流话。然后以自我鞭打告终。喝吧。

格茨　（抓住水罐）又是一次失败！（喝水）肉体是肮脏的。（喝水）

希尔达　肉体是干净的，肮脏的是你的灵魂。

格茨　（放下罐子）不渴了，我感到空虚。（稍停）我想睡了。

希尔达　睡吧。

格茨　不，因为我想睡所以我不睡。（他看着她）露出你的乳房，（她没动）喂，露出你的乳房，引诱我吧，让我迫不及待吧，不吗？啊！婊子！为什么？

希尔达　因为我爱你。

格茨　燃起你的爱火，把它烧得红红的，把它投入我的心房。让它噼啪作响，让它冒烟！如果你爱我，就一定得折磨我。

希尔达　我是你的；为什么我要把我的肉体当成折磨人的刑具呢？

格茨　如果你把我看看清楚，你会砸碎我的狗头的。我的脑袋就是一个巫魔夜会①，而你就是夜会里所有的妖婆。

希尔达　（笑）你在吹牛。

格茨　我希望你是一头野兽，可以让我象一头野兽似的与你交配。

---

① 中世纪传说中的巫师巫婆在魔鬼主持下举行的夜会。

希尔达　瞧你为了自己是个人感到多么痛苦！

格茨　我不是人，我什么也不是。只有上帝。人，那是视觉的幻影。你讨厌我吗，嗯？

希尔达　（平静地）不，因为我爱你。

格茨　你不是很清楚，我想糟蹋你吗？

希尔达　很清楚，因为我是你最宝贵的财富。

格茨　（愤怒地）你不是在耍手段吧！

希尔达　不，我没有耍手段。

格茨　只要你呆在我身边，我就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卑鄙透顶的人。

希尔达　正因为这样我才留下。

〔格茨艰难地站起来。

格茨　要是我把你搂在怀里，你会拒绝我吗？

希尔达　不会。

格茨　即使我心中充满了肮脏邪念向你走来，你也不吗？

希尔达　如果你敢碰我，那就是说，你的心是纯洁的。

格茨　希尔达，人们怎么才能不感羞耻地相爱？淫欲罪是最最肮脏下流的。

希尔达　看着我，好好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胸脯和我的胳膊：我是罪恶吗？

格茨　你很美，美色就是恶。

希尔达　你能肯定吗？

格茨　我什么也不能肯定。（稍停）如果我满足我的欲念，我虽犯了罪，可是我得到了解脱，如果我拒绝满足自己的欲念，这种欲念就毒化我的整个灵魂……夜幕降临了；在暮色之中，必须有很好的眼力才能分辨出上帝和魔鬼，（他向前

走去，摸了摸希尔达，突然又离得远远的）在上帝的眼皮子底下和你睡觉吗？不！我不喜欢寻欢作乐。（稍停）如果我能有一个漆黑的夜晚，黑得足以让我们躲过他的眼睛……

希尔达　爱就是这样的夜晚，因为相爱的人，上帝就再也看不见他们了。

〔格茨犹豫不决，然后往后退去。

格茨　请给我一双彼俄提亚①人的锐利的眼睛吧，让我的目光可以看透这层皮。让我看看藏在这两个鼻孔和这两只耳朵后面的东西。我连用指头碰一碰粪便都觉得恶心，我怎么能希望把这一袋粪土抱在怀里呢？

希尔达　（粗暴地）你灵魂里的污秽比我肉体上的更多。肉欲的丑恶和肮脏在你的灵魂里。我，我不需要锐利的目光，因为我照料过你，替你洗过澡，我闻过你发烧时的气味。可我停止过对你的爱吗？每过一天你就更接近于一具你即将变成的尸体，可我一直爱着你。如果你死了，我将紧挨着躺在你的身旁，并且一直留在那里，不吃不喝，直到我生命终结，你将在我的怀抱里腐烂，你成了一堆烂肉我也爱你。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是一切都爱，就是什么都不爱。

格茨　（把鞭子递给希尔达）鞭打我吧。（希尔达耸耸肩膀）喂，鞭打吧，鞭打吧，在我身上为死去的卡特丽娜报仇，为你失去的青春报仇，为所有那些由于我的错误而被烧死的人报仇。

希尔达　（纵声大笑）是的，我要鞭打你，肮脏的修道士，我要鞭打你，因为你毁掉了我们的爱情。（她拿起鞭子）

① 古希腊的一个地区。

格茨　往眼睛上抽，希尔达，往眼睛上抽。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抽吧！抽吧！就当我不在这儿。（朝前走，向希尔达）我的伙伴偷偷告诉我，叫我去兜个圈子，再悄悄地回来。你知道，谁也骗不了他的。（向格茨）她想阻止我们重新见面，你真的没有在等我吗？

格茨　我？我一直在算着日子。

希尔达　你在算日子？啊！格茨，你骗了我。（看着他）你怎么啦？你两眼闪闪发光，你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格茨　这是因为重新见到了他而感到高兴。

希尔达　多怪的乐趣呀，他是来使你吃尽他的苦头的。

格茨　这证明他爱我。你嫉妒了，嗯？（希尔达没回答。他转身向海因里希）那些花是你摘的吗？

海因里希　是的，为你摘的。

格茨　谢谢。（拾起花束）

海因里希　周年好，格茨。

格茨　周年好，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今天晚上你也许会死……

格茨　真的？为什么？

海因里希　农民们在找你，要杀你。我不得不赶在他们前面跑来了。

格茨　杀我？好啊！这真使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还以为我完全被人遗忘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呢？

海因里希　上星期四，在贡施巴希平原，贵族们把纳斯蒂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死了二万五千人，一败涂地。不出两、三个月，暴动将被镇压下去。

格茨　（粗暴地）死了二万五千人！这仗不该打，这些蠢猪！他们本该……（他安静下来）见鬼去吧。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死。（稍停）他们自然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罗？

海因里希　他们说如果是你统帅部队，这场灾难就可以避免。高兴吧，你现在是全德国最招人恨的人了。

格茨　那么纳斯蒂呢？他逃跑了？被俘了？死了？

海因里希　猜猜看。

格茨　滚你的蛋。（陷入沉思）

希尔达　他们知道他在这儿吗？

海因里希　知道。

希尔达　谁告诉他们的？你？

海因里希　我？（指着魔鬼）不，是他。

希尔达　（温柔地）格茨！（她抚摸着他的胳膊）格茨！

格茨　（惊了一下）嗳！干什么？

希尔达　你不能留在这儿了。

格茨　那为什么？欠帐要还，不是吗？

希尔达　你无需偿还，因为你不是罪人。

格茨　你少管闲事。

希尔达　这跟我有关系，格茨，必须离开这儿。

格茨　到哪儿去？

希尔达　只要你能躲过去，上哪儿都行，你没有权利让自己被杀掉。

格茨　不行。

希尔达　否则你就是作弊。

格茨　是啊，作弊……那又怎么样？我这一生不是都在作弊吗？（向海因里希）你，开始历数我的罪状吧。时候到了，可以审判我了。

海因里希　（指着希尔达）叫她走开。

希尔达　你只能当着我面讲，我不离开他。

格茨　他说得对，希尔达，这次审判必须秘密进行。

希尔达　什么审判？

格茨　审判我。

希尔达　你为什么让人家审判你？把这个神甫撵走，咱们离开这个村子。

格茨　希尔达，我需要有人审判我。每天，每时，每刻，我都在谴责自己，可是我不能说服我自己，因为我太了解自己了，因此我不能相信我自己，我再也看不到我的灵魂了，因为我的灵魂就在鼻子底下。必须有人把他的眼睛借给我。

希尔达　借我的眼睛吧。

格茨　你同样看不见我，因为你爱我。海因里希恨我，因此他说的我信；当我的思想出自他的嘴里时，我就相信了。

希尔达　如果我走开，你答应我等会儿和我一起逃走吗？

格茨　我答应你。如果我官司打赢的话。

希尔达　你很清楚，你已决心输了。再见，格茨。（向格茨走过去，吻他，退下）

第　四　场

〔格茨，海因里希。

格茨　（扔掉花束）快，开始吧！你能怎么害我，使我痛苦，你就来吧。

海因里希　（看着他）我想象中的你并不是这样的。

格茨　勇敢些。海因里希，这并不难。我这个人的这一半，可以作你的帮手，来反对我这个人的另一半，来吧，搜查我吧，一直搜索到我的内心世界。该谴责的是我的内心世界。

海因里希　难道你真的想输掉这场官司？

格茨　不，别害怕。我不过是宁可毫无希望，也不要凶吉未卜。

海因里希　好罢……（稍停）等一等：我有些事记不起来了。我有这种忘事的毛病，就会想起来的。（激动地走动着）可是我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今天早上我在脑子里又全部想了一遍……毛病出在你那儿，因为你现在不象你应该有的样子。我本想你该是戴着玫瑰花冠，眼里充满得意神色的，那时我就会敲掉你的花冠，破坏你的得意劲儿，最后，你就会跪倒在地……你那股悠然自得的劲儿在哪儿，你那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到哪儿去了？你现在已是半死不活，在这种情况下要我结果你，还有什么乐趣呢？（狂怒）啊！我还不够坏！

格茨　（笑）你在抽搐，海因里希，别紧张，慢慢来，别着急。

海因里希　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我告诉你，他们紧跟着就来，（向魔鬼）提示我一下呀，提示我一下呀，帮帮我的忙，让我恨透这个人，（抱怨地）当需要它的时候，它老是不在。

格茨　我，我来提示你。（稍停）土地。

海因里希　土地？

格茨　难道我把土地献出来献错了吗？

海因里希　啊！土地……但你没有把土地贡献出来，因为人们

只能贡献自己占有的东西。

格茨　说得好！占有是人和物之间的一种友谊，但是东西一落在我的手里就嚎叫起来。我什么也没给。我只是公开地宣读了一份献出土地的文书，就这些。可是，神甫，如果我没有把土地献出来这件事是真的，可是农民们得到了土地这件事也是真的，对此又如何解释呢？

海因里希　既然他们不能守住土地，那他们就没有得到过土地。假设贵族们闯进了庄园，并把孔拉德的一个表亲安置在海登斯坦姆城堡当了主人，这幕幻景能剩下什么吗？

格茨　好极了。既无赠与，也没得到，这更简单了。当人们想花钱时，魔鬼的皮斯托①变成了一片片枯叶；我做的好事跟这些皮斯托一样；当人们触及它们的时候，这些好事就变成了遍野的尸体。可是还有个愿望问题，嗯？如果我以前真有做好事的愿望，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都不能打消它。向愿望进攻吧，蚕食它吧。

海因里希　这不会有困难的，因为你不能享用这些财产，你就假装要放弃这些财产，把自己的品格上升为超脱了物的享用。

格茨　啊，以铿锵的声音把我的思想公之于世吧；我再也弄不清我现在是听你讲话呢，还是我自己在表白。这么说，这一切都是骗人的，是在演戏喽？我没有付诸行动；我只是做了些姿态。啊，神甫，我那儿痒你就挠我那儿，你是投我所好啊。后来呢？后来呢？那个蹩脚演员，他干了些什么呢？怎么啦，你呼吸这么急促。

海因里希　（被格茨的疯狂所感染）你献土地是为了破坏。

① 西班牙、意大利古币名。

格茨　你说对了！我杀了继承人还不够，还……

海因里希　（同样的神态）你还想使继承来的财产化为乌有。

格茨　我已经把古老的海登斯坦姆的地产举起……

海因里希　（同样的神态）你接着把它摔在地上，让它跌个粉碎。

格茨　我原想我的善心比我的劣迹更具有毁灭性。

海因里希　那你成功了：二万五千具尸体！你行善一天杀死的人要比你作恶三十五年杀死的人还多。

格茨　还要说一句，这些死的人都是穷人：就是我假装要把孔拉德的财产献给他们的这些人！

海因里希　天哪，你始终是仇恨他们的。

格茨　（举起拳头）畜生！（他停住，又笑了起来）我本想揍你一顿；这表明你是对的。哈哈！我的弱点就在这里。照你的说吧！控诉我憎恨穷人，并利用了他们的感恩之心来奴役他们。过去，我用酷刑强占他们的灵魂，今天，我用善行来强占它们。我把这个村子变成了凋谢的灵魂编成的花束。可怜的人们，他们笨拙地仿效我，而我呢，死板地模仿美德：他们毫无意义地牺牲了，也不知是为了什么死的。听着，神甫，我背叛了大家，背叛了我的兄弟，但我背叛的胃口仍未满足：于是，有一天晚上，在沃尔姆的城墙下，我想出要背叛恶，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只是恶并不是那样容易背叛的，在这场赌博中，我得到的不是善，而是一种更坏的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是恶魔或是圣人，我都不在乎，我想成为没有人性的人。说吧，海因里希，说我羞愧得发了疯，说我为了躲避人们的蔑视而想使上天感到震惊。喂！你还愣着干什么？说呀！啊，是的，你不能开口了，因为我嘴里说的是你的声音。（摹仿海因里希）格茨，你的外表没有变，

可是你的语言变了。你把你对人类的仇恨叫做爱，把你要破坏的疯狂叫做慷慨。但是，你还是你那个样，没变，不折不扣一个私生子。（恢复他原来的声音）我的上帝，我证明他说的是真话。我这个被告，我承认有罪，我官司打输了，海因里希。你满意了吧？（他摇摇晃晃站不稳，靠在墙上）

海因里希　不。

格茨　你这人真是难以满足。

海因里希　啊，上帝，难道这就是我的胜利吗？这个胜利是多么凄惨啊。

格茨　我死后，你怎么办？你会想念我的。

海因里希　（指魔鬼）它将给我很多事情做。我不会有时间想你的。

格茨　他们想杀死我，这一点你至少可以肯定吧？

海因里希　可以肯定。

格茨　正直的人们。我将把脖子伸给他们，一切也就结束了，这下子，咱们大家都好了。

海因里希　永远不会有完结的时候。

格茨　不会？喔，对了，还有地狱哪。那么，地狱可以改变我。

海因里希　它改变不了你，这你知道。我的伙伴（指魔鬼）告诉我，人间是表面现象，因为有天堂和地狱，这才是一切。对于家属来说，死是一种只能骗骗傻瓜的花招；对死者来说，一切都在继续。

格茨　对我来说，一切也将继续喽？

海因里希　一切。你将在永恒中享有自己。

〔稍停。

格茨　当我是恶人的时候，善离我好象是那么近，只要一伸手就

可得到。我伸出双臂去，它却化成了一阵清风。这难道是幻觉吗？海因里希，海因里希，行善是可能的吗？

海因里希　祝你周年愉快。一年零一天前，你向我提出过同样的问题。而我已回答过：不可能。那是一个夜晚，你看着我直笑，你说道："你象一只落入捕鼠器里的老鼠"！后来，你掷了一下骰子才摆脱了困境。瞧：现在也是夜晚，一个与上次完全一样的夜晚，谁在捕鼠器里呢？

格茨　（做滑稽动作）是我。

海因里希　你能脱身吗？

格茨　（停止做滑稽动作）不能。我脱不了身。（踱来踱去）主啊，如果你不愿给我们行善的办法，又为什么给了我们行善的强烈愿望呢？如果您不允许我变好，您又为什么剥夺了我作恶的欲念呢？（走动着）没有解决办法毕竟是很奇怪的。

海因里希　为什么你装作在跟他讲话呢？你完全知道他是不会回答你的。

格茨　为什么一片寂静？他曾经在先知的那头雌驴面前显过形，为什么他不愿意显形给我看看呢？

海因里希　因为你还不够格。蹂躏弱者，折磨自己；和妓女或者麻风病人亲嘴；死于苦行或者死于肉欲：上帝才不把这些放在眼里呢。

格茨　那谁才够格呢？

海因里希　没有人够得上。人是虚无的。别假装吃惊，这你早就知道了；当你掷骰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要不然你为什么要作弊？（格茨欲言）你作弊了，卡特丽娜看见了。你扯开嗓门喊，以掩盖上帝的沉默。你扬言接到的命令是你自己

向自己发出的。

格茨　(沉思地)是我，对的。

海因里希　(吃惊地)那么，是你自己。

格茨　(沉思地)我一个人。

海因里希　是的，我对你说，是的。

格茨　(抬起头)我一个人。神甫，你说得对。我一个人，我恳求过，我乞求过上帝给个征兆，我向天国发去了信息，没有回音。天国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每时每刻都在问自己，我在上帝的眼里究竟算个什么。现在我知道答案了：什么也不是。上帝看不见我，上帝听不到我，上帝不知道我，你看见我们头顶上茫茫的一片吗？这就是上帝。你看见门上的这个缺口了吗？这就是上帝。你看见地上这个洞吗？这还是上帝。无声的寂静是上帝，乌有也是上帝，上帝就是人的孤独寂寞。只有我：决定作恶的是我自己；想出要行善的也是我自己。是我作的假，是我创造了奇迹，今天交代出这一切的还是我，也只有我才能赦免我自己的罪；我，是人。如果上帝存在，人就不存在，如果人存在……喂！你往哪里跑？

海因里希　我走了，我和你没什么事了。

格茨　等等，神甫，我要让你发笑。

海因里希　住嘴！

格茨　你还不知道我要对你说的是什么。(看着他，突然说)这你知道！

海因里希　(喊叫)不对！我一无所知。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格茨　海因里希，我这就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妙事：上帝并不存在。(海因里希向他扑过去，打他，格茨在海因里希的拳下边笑边喊)上帝并不存在。痛快，痛快得叫人流眼泪！哈利

路亚，疯子！别打啦，我拯救了我们。不再有天国！不再有地狱，只有人间。

海因里希　啊！只要上帝是存在的，那怕他把我打入地狱一百次、一千次我都毫无怨言。格茨，人们把我们叫做叛徒和私生子，并且还惩罚了我们。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话，就再没有办法逃出人们的手掌。我的上帝，这个人亵渎了神明。我相信您，我相信！我们的圣父，您在天国里，我宁愿受一个永恒的生命的审判也不愿受我同类的审判。

格茨　你在对谁讲话，你刚才说他是聋子。（海因里希默默地看着他）再没有办法逃出人们的手掌。再见吧，魔鬼们，再见吧，圣人们。再见吧，骄傲。只有人是存在的。

海因里希　私生子，存在的只是那些不要你的人。

格茨　算了！我自有办法。（稍停）海因里希，我的官司没输，因为没有法官，等于没有打官司。（稍停）我要让一切重新开始。

海因里希　（震惊）你要重新开始什么？

格茨　生活。

海因里希　没那么容易。（扑向格茨）你重新开始不得。完了，今天必须把事情了结。

格茨　放开我，海因里希，放开我，一切都变了，我要活下去。（他挣扎）

海因里希　（掐住格茨的喉咙）你的力量在哪里？格茨，你的力量在哪里？你想活下去，多好的机会啊：你将在绝望中死去！（虚弱的格茨想推开他，但推不动）在这最后的一秒钟，愿你那份入地狱的权利能坚持下去。

格茨　松开我。（挣扎）他妈的，要是我们两人非得有一个要死，

那就得是你！（用刀刺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啊！（稍停）我不愿停止仇恨，我不愿停止受苦。（倒下）什么都不会有了，没有了，没有了。而你，明天，你将见到天日。（死去）

格茨　你死了，而世界照样人丁兴旺；谁也不会想念你。（拿起花，把它扔在尸体上）行善的喜剧以杀人告终，好极了，我不能后退了。（呼唤）希尔达！希尔达！

第　五　场

〔希尔达，格茨。

〔夜幕降临。

格茨　上帝死了。

希尔达　死或活与我无关！我早就不再想着他了。海因里希在哪儿。

格茨　他去了。

希尔达　你官司打赢了吗？

格茨　没有打官司：我告诉你，上帝死了。（把她搂在怀里）没有人再看着我们了。我一个人在看你的头发和你的额头。自从上帝不再存在以来，你是多么真实啊，看着我，一刻不停地看着我：世界又一片漆黑了，如果你掉过头去，我真害怕自己化为乌有。（笑）总算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了！

〔出现亮光。火把越来越近。

希尔达　他们来了。你来。

格茨　我要等他们来。

希尔达　他们要杀死你的。

格茨　唔！谁知道呢？（稍停）我们留下吧；我需要见见人。

〔火把越来越近。

第十一景

〔农民的营地。

第一场

〔卡尔，女巫，两个农民，纳斯蒂后上。

〔女巫用一只木手抚摸农民。

纳斯蒂　（上）你在干什么？

女巫　用我这只木手擦过的人将变得刀枪不入；他们能打人而不挨打。

纳斯蒂　扔掉这只手。（朝女巫走去）喂！扔掉它。（女巫躲到卡尔身后）卡尔！这件事你也有份吗？

卡尔　是的，让她干吧。

纳斯蒂　只要是我指挥，将领们就不能对他们的队伍说瞎话。

卡尔　那么，士兵们将和他们的将领一起完蛋。

纳斯蒂　（向农民）给我滚。

〔他们下。稍停。卡尔走近纳斯蒂。

卡尔　你在犹豫，纳斯蒂，你在幻想，而在这时候，开小差的越来越多了！军队失去自己的士兵，就象伤员失血一样。必须制止这样的出血。究竟用什么方法才好呢？我们没有权利再挑这拣那了。

纳斯蒂　你想干什么？

卡尔　下命令叫大家让这个美人儿擦擦。只要他们认为自己是刀枪不入的，他们就不会开小差。

纳斯蒂　我把他们培养成人，而你却把他们变成畜生。

卡尔　当场任人宰割的畜生总比逃跑的人好。

纳斯蒂　你这个胡说八道的可恶的先知！

卡尔　啊！是的，我是一个假先知。而你呢？你是什么人？

纳斯蒂　我，我并不希望打这场战争……

卡尔　这可能。但是，既然你没有能阻止它，这说明上帝没有跟你站在一起。

纳斯蒂　我不是假先知，而是一个受了上帝的骗的人。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卡尔和女巫下）是的，我的上帝，您欺骗了我，因为您让我相信我是您选定的有福之人，但我怎么能责怪您欺骗您的创造物呢？象我这样爱我弟兄的人，象我这样欺骗他们的人，又怎能怀疑您的爱呢？

第　二　场

〔纳斯蒂，格茨，希尔达，三个武装农民。

纳斯蒂　（毫不感到奇怪地）你们全都来了！

一农民　（指着格茨）我们抓他原想掐他一下。但是他变得和原先不一样了。他承认了他的过错，还说他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打仗。瞧这不是，我们把他给你带来了。

纳斯蒂　你们去吧。（农民们下）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打仗吗？

格茨　愿意。

纳斯蒂　为什么？

格茨　我需要你们。（稍停）我愿意成为人们中的一员。

纳斯蒂　就为了这个，没别的？

格茨　我知道，这是最困难的。正是为了这个我才不得不从头做起。

纳斯蒂　从什么开始？

格茨　从犯罪开始。今天的人生下来就是要犯罪的。如果我想在人们的爱和人们的德行中也得到自己的一份的话，我必须要求在人们的罪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我过去追求纯洁的爱，这真是太天真了；互爱，这就是仇恨同一个敌人。所以，我与你们同仇敌忾。我曾想行善：真是做傻事。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时代，好与坏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为了变为好人，我答应先做坏人。

纳斯蒂　（瞧着他）你变了。

格茨　变多了！我失去了一个我亲爱的人。

纳斯蒂　谁？

格茨　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少顷）我要求作为普通一兵在你的麾下作战。

纳斯蒂　我拒绝。

格茨　纳斯蒂！

纳斯蒂　我一天就损失五十名士兵，多一个士兵对我能有什么用呢？

格茨　以前当我傲慢得象个有钱人似的来找你们时，你们把我拒之门外，那是公正的，因为我那时认为是你们需要我。但是，今天当我对你们说是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要我，就不公正了。因为撵走乞丐是不公正的。

纳斯蒂　我不撵你。（稍停）你的位置早在一年零一天以前就在等着你了，接受吧，你来统帅全军。

格茨　不！（稍停）我不是生来做统帅的，我愿意听人指挥。

纳斯蒂　好极了！那么，我命令你做我们的首领。服从吧。

格茨　纳斯蒂，我是不愿意杀人的。必要的话，我可以去死。但是我不会叫任何人去送死。现在，我知道死是怎么回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纳斯蒂，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只有我们这条命。

希尔达　（不让他说话）格茨，住嘴！

格茨　（向希尔达）好。（向纳斯蒂）当将领的都是孤独的。我，我希望到处都是人，在我的周围是人，在我的上面还是人，但愿他们把天遮起来让我看不见。纳斯蒂，请允许我做个一般的人吧。

纳斯蒂　可你就是个一般的人呀，你以为一个将领就比别人高贵吗？如果你不愿做指挥官，你走吧。

希尔达　（对格茨）接受吧。

格茨　不，三十六年的孤独生活我受够了。

希尔达　我将和你在一起。

格茨　你，就是我。我们将孤独地在一起。

希尔达　（低声地）如果你是士兵中的一员，你会对他们说上帝死了吗？

格茨　不。

希尔达　你看清楚了。

格茨　我看到什么呢？

希尔达　你永远不会跟他们一样，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而是另一种人。要是你们达成协议，那也是出于误会。

格茨　我杀了上帝，因为他把我和人分开。可现在他的死肯定会使我更加孤独。我不允许这个巨大的尸体来毒害我们人

类的友谊。如果有必要，我要全都说出来。

希尔达　你有权利让他们失去勇气吗？

格茨　我可以一点点来。经过一年的耐心之后……

希尔达　（笑）一年以后，我们大家全都死了。

格茨　如果上帝不存在，为什么我愿意和大伙儿一起生活，可我却是孤独一人呢？

〔农民们把女巫推在前面同上。

女巫　我向你们发誓，这对你们没有坏处。只要让这只手擦一下，你们就可以刀枪不入了。

农民　如果纳斯蒂让你擦，我们就相信你。

〔女巫走近纳斯蒂。

纳斯蒂　滚开！见鬼去吧！

女巫　（小声地）以卡尔的名义，让我干吧，要不一切都完了。

纳斯蒂　（高声地）那好，快点。

〔女巫给他擦，农民们鼓掌。

一农民　也给修道士擦擦。

格茨　见鬼！

希尔达　（温柔地）格茨！

格茨　擦吧，美人儿，用力擦。

〔女巫擦着。

纳斯蒂　（粗暴地）你们滚吧！

〔女巫和农民们离去。

格茨　纳斯蒂，你已经到了这般地步了？

纳斯蒂　是的。

格茨　你也蔑视他们吗？

纳斯蒂　我只蔑视我自己。（稍停）你见过比这更稀奇的笑话

吗？我，我痛恨撒谎，可是我欺骗我的弟兄，为了使他们有勇气到一场我憎恨的战争中去送死。

格茨　瞧，希尔达。这人和我一样孤独。

纳斯蒂　比你孤独得多。你呢，你过去一直是孤独的，我，我过去有十万人，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格茨，以前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孤独，什么是失败，什么叫忧愁，而我现在对这些是无法对付了。

〔一士兵上。

士兵　将领们有话要和你说。

纳斯蒂　让他们进来。（向格茨）他们就要对我说大家已失去了信心，他们说话没人听了。

格茨　（声音洪亮地）不，（纳斯蒂瞧着他）受苦，忧愁，悔恨，对我有好处。而你，如果你受苦，最后一支蜡烛就熄灭了，那就是夜晚。我指挥这支军队。

〔将领们和卡尔上。

一将领　纳斯蒂，应该懂得结束战争。我的人……

纳斯蒂　我叫你说话你再开口。（稍停）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就象胜利的消息一样好：我们有了一位将军，他是全德国最有名的将领。

一将领　这个修道士？

格茨　根本不是什么修道士！（脱下袍子，露出士兵的服装）

将领们　格茨。

卡尔　格茨！果然……

一将领　格茨！扭转乾坤！

一将领　能扭转什么啊，嗯？能扭转什么啊？他是一个叛徒。你们瞧着他会不会让你们中埋伏，叫你们永远忘不了。

格茨　过来，纳斯蒂任命我为首领和统帅。你服从我吗？

一将领　我宁可死。

格茨　那你就死吧，我的兄弟！（一刀捅死了他）至于你们，听着！我是被迫接过指挥权的，可是我不会放弃指挥。相信我，只要还有赢得这次战争的一线机会，我就一定打赢这场战争。立即去宣布，凡是企图开小差的兵士都处绞刑。我要求今天晚上，所有队伍、武器、粮草全都准备就绪。这一切你们得用脑袋担保。只要你们的士兵怕我甚于怕敌人，我们肯定会取得胜利。（将领们想说话）不，一句话也别说，去吧。明天你们就会知道我的计划。（他们下。格茨用脚踢开尸体）人的统治开始了。多好的开端，喂，纳斯蒂，我将成为刽子手和屠夫。（他感到一阵虚弱）

纳斯蒂　（把手按在他的肩上）格茨……

格茨　别害怕，我不会垮的。我将使他们怕我，因为我没有别的方法来爱他们，我将向他们下命令，因为我没有别的方法来服从，我将单独和头顶上的茫茫苍天在一起，因为我没有别的方法和大家相处。这场战争是要打的，我要打这场战争。

——幕落

八幕剧

涅克拉索夫

（一九五六年）

郭安定 译

人　　物

第一幕：塞纳河畔

男流浪者，女流浪者，乔治·德·瓦列拉，警官高伯莱，警察甲、乙

第二幕：巴洛丹的办公室

儒勒·巴洛丹，女秘书，希比洛，塔维尼埃，佩里格尔，穆东

第三幕：希比洛家的客厅

乔治，警察，维罗尼克，希比洛，高伯莱

第四幕：巴洛丹的办公室

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巴洛丹，乔治，希比洛，穆东，莱米尼埃，沙里维，奈西亚，贝尔热拉

第五幕：乔治五世大街上的一套公寓房间

警察甲、乙，花店伙计，乔治，希比洛，戈斯达涅夫人，维罗尼克

第六幕：布努米夫人家的客厅

博杜安，沙布衣，布努米夫人，奈西亚，贝尔德里叶，沙里维，贝尔热拉，莱米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摄影师，男客甲、

乙，女客甲、乙、丙、丁，巴洛丹，穆东，德米多夫，高伯莱，乔治，希比洛，警卫甲、乙

第七幕：希比洛家的客厅

乔治，维罗尼克，沙布衣，博杜安，护理甲、乙，高伯莱，德米多夫

第八幕：巴洛丹的办公室

奈西亚，沙里维，贝尔热拉，莱米尼埃，巴洛丹，博杜安，沙布衣，穆东，希比洛，塔维尼埃，佩里格尔

第　一　幕

〔塞纳河岸，近处有座桥。皓月当空。

第　一　场

〔男流浪者躺着睡觉；女流浪者坐着，若有所思。

女流浪者　噢！

男流浪者　（半睡半醒）啊？！

女流浪者　真漂亮！

男流浪者　什么？

女流浪者　月亮。

男流浪者　月亮，这有什么漂亮的！天天看得见。

女流浪者　说它漂亮，因为它圆。

男流浪者　反正这是有钱人的事。还有观赏星星什么的。（他又躺下，睡着了）

女流浪者　喂！喂！（摇晃男流浪者的身子）

男流浪者　你能不能叫我安静会儿？

女流浪者　（非常激动）看！那儿！那儿！

男流浪者　（揉着眼睛）哪儿？

女流浪者　桥上，路灯旁边。又是一个！

男流浪者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正是干这事儿的季节嘛！

女流浪者　他瞧月亮呢。这事倒叫我挺高兴，因为刚才我也看月亮来着。他在脱上衣，还把它叠起来。嗨！这人不赖。

男流浪者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小孬种。

女流浪者　为什么？

男流浪者　因为他想跳河寻死。

女流浪者　淹死倒挺合我的口胃。只要不往下跳就行。我仰面朝天躺在水里，全身摊开，河水，就象个小情人儿，从各处进入我体内。

男流浪者　因为你是女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就得放响屁，干干脆脆。可那小子准得跟娘儿们似的扭扭捏捏，没错。（又躺下睡觉）

女流浪者　你就不看他跳了再睡？

男流浪者　他还要磨蹭呢。等他决心定了，再叫醒我也不迟。（说着又睡着了）

女流浪者　（自言自语）我最爱看这种时刻，临跳前的那会儿工夫。人到了这地步，看上去都挺和善。他俯下身去，盯着水里的月亮。水在流，可月亮不动。（推男流浪者）跳了！跳了！（跳入水中的声响）嗯？跳得挺够意思的。

男流浪者　哼！（站起来）

女流浪者　你到哪儿去？

男流浪者　他的上衣！他的上衣留在那儿了。

女流浪者　你总不能撇下我，让我一个人和淹死鬼在一块儿吧！

男流浪者　没什么可害怕的。他沉底了。（往旁边走，准备下场）他妈的，还没死。

女流浪者　怎么办？

男流浪者　没什么。脑袋又露出来了。光露个脑袋，这是正常

的。（又坐下）不过，我还得等一等。只要他还有口气，我就不动他的衣服。动了就算偷。（他象责备似的连续发出咂嘴声）啧，啧，啧……

女流浪者　你怎么了？

男流浪者　我不喜欢这样。

女流浪者　你到底说什么呀？

男流浪者　他游上泳了！

女流浪者　嗨！你总没有满意的时候。

男流浪者　我可看不上那些窝囊废！

女流浪者　窝囊废不窝囊废，他反正得死。

男流浪者　这回可真是个窝囊废！再说，那件上衣捞不到手了。我呀，我至少得等他死了才去拿。可我敢打赌，头一个过桥的，不管是谁，准没有我这么高尚。（走到缆桩跟前，解下绕在桩上的缆绳）

女流浪者　罗贝尔，你干什么呢？

男流浪者　（继续放缆绳）我解这条绳子。

女流浪者　干什么用？

男流浪者　（继续放绳索）扔给他。

女流浪者　为什么你要扔给他？

男流浪者　叫他抓住绳子啊。

女流浪者　住手，可怜虫！让专干打捞营救的去搞吧。咱们是流浪人，得老老实实，就象个花坛一样，什么也没看见。你要是出头露面呐，就等着受罪吧。

男流浪者　（被说服了）老婆子，你说得就跟书上写的一样。

女流浪者　那么，就别给他扔绳子了。

男流浪者　我还得扔。

女流浪者　为什么？

男流浪者　因为他还在游。

女流浪者　（走到河边上）住手吧，别扔了！你瞧，太晚了，他沉下去了。总算完了！

男流浪者　（边向河中看去）我们可真不该！（随即又躺下）

女流浪者　上衣呢？你不去拿？

男流浪者　我已经没心思干这个了。瞧，这是一个人，因为没人救他而死了。是啊，这使我想到我自己：在生活里，要是早有人帮我一把……（打哈欠）

女流浪者　快去！罗贝尔！快去！

男流浪者　让我睡会儿好不好！

女流浪者　快，我叫你快点！拿绳子！他又漂上来了。（拉起男流浪者）混蛋！你怎么见死不救？

男流浪者　（一边站起来，一边打哈欠）你改变主意了？

女流浪者　对。

男流浪者　（把缆绳全放开）为什么？

女流浪者　因为他又露出水面了。

男流浪者　女人啊，真没法理解。（抛绳索）

女流浪者　扔准点儿！（发脾气了）你就不知道这样他够不着？

男流浪者　（把绳索又收回来）女人都是一样。一个人刚跳河寻死，可你想叫他心甘情愿地再上来。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廉耻吗？（又抛绳索）

女流浪者　他抓住了！他抓住了！

男流浪者　（失望）他甚至连样子都没装一装。要不，我怎么说他有娘儿们气呢。

女流浪者　他自己拽着绳子朝上爬呢。得救了！你不感到骄傲

吗？我可感到骄傲。就好象你给我弄出个孩子来一样骄傲。

男流浪者　是啊！可见在生活里，并不是只有坏人！想当初我要是碰上一个象我这样的好人，从恶运中把我拉出来……

〔乔治上。浑身水淋淋的。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乔治。

乔治　（怒不可遏）一群王八蛋！

女流浪者　（难过地）你瞧瞧！

男流浪者　人就是这样忘恩负义。

乔治　（揪住男流浪者的上衣，使劲摇晃）你他妈的管什么闲事，混帐东西！你把自己看成老天爷啦？

男流浪者　我们还以为……

乔治　你以为什么！今晚这么亮，跟大白天一样，你根本不可能搞不清我要干什么。我要自杀，你听见了吗？你们难道那么卑鄙，连一个要死的人的意愿都不尊重？

男流浪者　你刚才还没到要死的地步。

乔治　谁说的！我那不是马上就要死了吗？

男流浪者　刚才你并非马上要死，因为您现在还没死。

乔治　我所以没死，那是因为你们违背了我的遗愿。

男流浪者　什么遗愿？

乔治　死的遗愿呗。

男流浪者　那称不上什么遗愿。

乔治　谁说的！

男流浪者　当然称不上。你那会儿还在水里游呢。

乔治　这又算什么！我游一会儿，是等着沉底呢。要是你们不抛绳子……

男流浪者　嗨！要是你不抓呢……

乔治　我是不得已才抓的。

男流浪者　什么逼你非抓不可？

乔治　咳！还不是人性嘛！自杀，那是违背人性的！

男流浪者　这回你总算看对了！

乔治　我看对什么了？噢，原来你是个崇拜人性的人啊！我当时不是不知道，我的那个人性啊，它会不答应的。可是，我算计好了，就是它不答应也来不及了。先冻得我浑身麻木，再叫水这么一呛，我就喊不出来了。什么都预料到了，就是没想到冒出一个傻老头，利用了我求生的本能。

男流浪者　我们可没想作孽呀。

乔治　我要责备你们的正是这个！大家都想作孽，你就不能跟大家一样吗？要是刚才你也想作点孽，你就会乖乖地等我沉了底，你就会薅不唧儿地走上桥头，把我撂下的衣服拿走，那可就三全其美罗。我呢，死了；你们俩呢，还能捞三千法郎。

男流浪者　这件上衣值三千法郎！（欲躲开。乔治一把抓住他）

乔治　少说也值三千。说不定值四千。（男流浪者又想躲开，乔治又把他拉回来）

男流浪者　天哪！

乔治　一件漂亮的全新上衣，又暖和，又时髦，丝绸衬里，还有好几个暗口袋。这件上衣从你鼻子底下溜走了！我再去寻死的时候可就要穿着它了。你懂吗，傻瓜！我死了才对你

有好处。

男流浪者　先生，这我知道。不过，我那会儿一心想的只是您呀！

乔治　（粗暴地）你说什么？撒谎！

男流浪者　我们是想给您帮个忙。

乔治　你撒谎！（男流浪者正要表示抗议）你再说一个字，我就揍你这小子。

男流浪者　要怎么揍您就揍吧。反正我说的是实话。

乔治　老家伙，我活了三十五岁，人世间什么卑鄙龌龊的事我都经历过。人心哪，我算是看透了。可是，到了我的末日，竟有这么个人模狗样的家伙，有胆子当着我的面，（指了一下河水）在我的灵床前，冲着我说，他想帮我个忙！你听好了，从来没有谁帮过谁的忙。幸亏如此！你以为我会感激你？我感激你？我告诉你说，我瞧不上你，就是瞧不上！（忽然有所怀疑）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唉，你是不是觉得多亏了你，我才捡了一条命？（摇晃男流浪者的身子）你说！

男流浪者　不，先生，不。

乔治　那我这条命该属于谁？

男流浪者　不属于任何人。命是您自己的，完全属于您。

乔治　（放开男流浪者）是啊，老家伙，命是我的。我这条命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就连生我养我的父母我也不欠他们的账。他们没掐算好，这才倒霉地生出了我。谁供养、教育我来着？谁安慰过我最初的忧伤？谁又保护我免遭世上的种种危险？是我！是我自己！我只欠我自己一个人的账。我是我自己所作所为的好儿子！（又抓住男流浪者的衣领）告诉我，你到底图个什么？我临死前一定要弄个明白。是钱吗？

你以为我会给你钱吗？

男流浪者　先生，一个人要自杀，恰恰是因为他没钱。

乔治　那总有点什么别的可图了。（恍然若有所悟）没错！你们俩一定是非常高傲的人罗。

男流浪者　（不知所措）我们俩？

乔治　你一定想："此人必非寻常之辈，看他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容貌虽不出众，看上去却聪明伶俐、颇有魄力。这样一位先生，一定不会鲁莽从事，他既然要了结自己的余生，想必出于某种重大原因。可是，我，我这个阴沟里的耗子，这个区区小虫，这个腐烂发臭的地老鼠，可我比他看得还远，他怎样做对自己更有利，我比他自己更清楚，我替他作出决定，他该活下去！"这不是骄傲又是什么？

男流浪者　天哪……

乔治　尼禄[①]从奴隶们的妻子身边把奴隶夺过来，扔到河里喂鱼；你呢，你把我从鱼嘴里夺下来，又抛给人们吞噬。你这不是比尼禄还残忍吗？你考虑过没有，世人原来要怎样整治我？你没想过。你是任着性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怜的法兰西啊！要是全国的流浪汉都象罗马皇帝尼禄那样随心所欲，法兰西将变成什么样子！

男流浪者　（惊恐地）先生……

乔治　象尼禄那样！你们最高的享受，就是叫那些活不成的人也死不成。你们专门躲在暗处候着那些当今的厌世者，看准了时机就提起线儿操纵他们。

---

① 古罗马皇帝，以残暴闻名。

男流浪者　提什么线儿？

乔治　加利古拉[1]暴君，你别装好人了！我们身上都连着线儿，只要人家提线提得得法，我们就跟着跳舞。我是吃过苦头才懂得这一点的。我就这样提过别人的线，我玩了十年。只不过，我，我不象你们那样，我不去招惹受折磨的苦孩子、被人家玩弄过的姑娘和有家室之累的失业者。我专找那些飞黄腾达、权倾一时的阔佬，专到这些人家里去花言巧语连哄带骗。噢！生活就象打扑克牌一样。有时候啊，一对七就能战胜四张同花。一个不名一文的加利古拉式的人物就能牵动我的绳子，叫我这个过去牵着世上大人物们鼻子走的人在月光下跳舞。（稍停）算了吧，我还是跳河的好。再见了，晚安。

男、女流浪者　晚安。

乔治　（又返回来对着男、女流浪者说）你们不会再救我吧？

男流浪者　再救你？

乔治　是啊，绳子，在那儿，不会了吧……

男流浪者　哦！不会了！我发誓，我们再也不干那种蠢事了。

乔治　要是我在水中挣扎呢？

女流浪者　我们就只搓搓手。

乔治　我要是喊救命呢？

女流浪者　那我们就唱歌，把你的声音盖住。

乔治　真好！好极了！（仍在原地不动）

女流浪者　再见啦。

乔治　多少时间浪费掉了！我本应该死去十分钟了。

---

① 罗马皇帝，公元三七年至四一年在位，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男流浪者　(胆怯地)哦！先生，十分钟，这算得了什么？

女流浪者　特别是象您这样，当永恒就在眼前的时候。

乔治　我愿意在永恒里见到你们：永恒刚才是在我的眼前，这是事实。不过，由于你们的过错，我让永恒溜掉了，我现在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抓回来。

男流浪者　永恒不会走远的。

乔治　(用手指着河水)用不着找了，永恒就在那儿。现在的问题是要到那里去与它会合。请理解我：刚才我遇到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走在一座桥上，恰好这时我感到绝望，这两种场合不是那么容易碰到一起的。现在呢，我不再站在桥上了，但是我希望——听好了，我说的是我希望——我现在还处于绝望之中。哎！它们来了！

男流浪者　(吓了一跳)谁？

乔治　促使我死的理由。(扳着手指头数)这些理由一一都在。

男流浪者　(急促地)我们不打算阻挡您，先生，不过，既然你已经找回理由……

女流浪者　(急促地)您要是不嫌我们冒昧的话……

男流浪者　(急促地)我们很喜欢知道您的理由。

女流浪者　(急促地)这些日子，我们看到不少人跳河……

男流浪者　(急促地)可不是天天能找到机会同他们谈谈。

乔治　星星啊，转过脸去吧！苍天啊，快把你的月亮带走！应该有两个太阳，才能把人类愚蠢的犄里旮旯儿照亮。(对两个流浪者)你们竟敢问我想死的理由？倒是该我，该我问问你们这些可怜虫，你们活着的理由是什么？

男流浪者　我们活着的理由……(向女流浪者)你，你说得上来吗？

女流浪者　说不上来。

男流浪者　人活着……就是这么回事呗。

女流浪者　既然开了头，就得过下去。

男流浪者　反正总要到头，干吗非要自己往台阶下走呢？

乔治　到头是要到头的。可落得个什么样子？还没死就成了臭肉一摊。别错过我给你们的这个机会。把手伸给我，咱们三个手拉手，一齐跳。这样，死就成为一桩乐事了。

女流浪者　可是，干吗非要死呢？

乔治　因为你们早就倒下了。生活，就象剧院里失了火，一片慌乱。大家都找太平门，可是谁也找不到，你挤我，我撞你。谁要跌倒了，那就活该倒霉，马上被众人踩在脚下。四千万法国人都在你们脸上踩来踩去，这分量你们感觉到了吗？可谁也别想踩我。我周围的人都叫我踩过了。今天，我倒在地上了。那么，再见吧。我宁愿一命呜呼，也不愿让人老踩在脚下。你知道吗？很久以来，我总是随身带着毒药，就藏在戒指的宝石座底下。我已经提前死了；我翱翔于人间之上；我以艺术家的超脱观察这一切。这多么轻盈飘忽！我的死，我的生，一切都出自我自身。我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我，我是我自己事业的破坏者。这又多么值得自豪。跳下去吧，伙伴们。人与兽唯一的不同，就是人能自尽，而兽类就不能。（要拉男流浪者去跳河）

男流浪者　先生，您先跳吧，让我再想一想。

乔治　我还没有说服你？

男流浪者　还没完全说服。

乔治　现在到了我结束自己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我不行了。过去，我只要一开口，想说服谁就能说服谁。（向女流浪者）

那你呢？

女流浪者　不跳！

乔治　不跳？

女流浪者　咱们用不着客气。

乔治　那就来吧！你将死在一个艺术家的怀抱里。（拖女流浪者）

男流浪者　我的老婆子，上帝啊，我的老婆子！她是我的，他是我老婆。救命哪！救命哪！

乔治　（松开手）别嚷嚷。他们会听到的。

〔桥上及远处出现灯光。哨声。

男、女流浪者　（看到手电筒的光束）警察来了！

乔治　他们抓的是我！

男流浪者　您是个小偷？

乔治　（不快）我长得象个小偷吗？我的老好人！我是骗子。（传来哨声。乔治若有所思地）要么寻死，要么坐五年班房。现在问题就在这儿。

男流浪者　（注视着桥上）他们看上去好象要下来。

女流浪者　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罗贝尔？他们会把我们当成他的同谋，把我们打得鲜血直流。（向乔治）先生，您要是还想自寻短见的话，就快请便吧，用不着考虑我们。您要是赶在警察来到背后之前拿定主意，那我们可就感恩不尽了。先生，请您帮这个忙吧。

乔治　我从来没有帮过什么人的忙。临死这一天，我也不能开这个头！（男、女流浪者会意地相互看了一眼，一齐扑向乔治，打算把他推到河里）哎！哎！你们要干什么？

男流浪者　帮您一把，先生。

女流浪者　您知道，万事开头难……

男流浪者　想帮您开这个头。

乔治　你们放开我！

男流浪者　（继续推）别忘了您已经倒在地上了，先生。

女流浪者　倒了，完蛋了，一无所有了！

男流浪者　让人家在您脸上踩吧！

乔治　你们要溺死自己的孩子？

女流浪者　我们自己的孩子？

乔治　我是你们的孩子，是你刚刚说的。（推男、女流浪者，二人跌倒在地）你们这两个溺婴犯，我有权利向你们提出要求。你们俩生出个儿子，这违背了他本人的意愿。现在，该由你们保护他！（左顾右盼）我来得及逃走吗？

男流浪者　他们从两头堵过来了。

乔治　要是抓住我，你们也得挨揍。这就是说，我的利益就是你们的利益。这正是我喜欢做的：你们救了我，自己也得救了。这样，我什么也不欠你们了，连感激之心也不欠你们了。这是什么？（用手指河岸上一小片暗影）

男流浪者　这是我的替换衣服。

乔治　把它给我。（男流浪者把衣服递给他）好极了！（脱掉裤子，换上拿过来的一条）真够脏的，都成虱子窝了。（把自己的裤子扔到塞纳河里）给我搓搓身子！

男流浪者　我们可不是您的仆人。

乔治　可是你们是我的父母呀。给我搓搓，要不我可要揍人了。（二人给他搓身）他们来了！我躺下假装睡着了，你们就说我是你们的儿子。（躺下）

男流浪者　他们不会相信我们的。

乔治　你们要是表情逼真，他们会相信的。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再加上高伯莱警官及警察两名。

警官　你们好，我的好人儿们。

男流浪者　（含糊不清地嘟囔着）嗯！

警官　谁喊叫了？

男流浪者　什么时候？

警官　刚才。

女流浪者　（指了一下她丈夫）是他。

警官　他为什么要喊？

女流浪者　我揍他来着。

警官　她说的是真的吗？回答！（摇晃男流浪者）

男流浪者　您别碰我！如今是共和国，我老婆打我，我就有权利叫唤。

警官　嘘！别那么不耐烦，客气点，我是警察局的。

男流浪者　我不怕警察。

警官　这就错了。

男流浪者　为什么错了？我又没干坏事。

警官　有什么证据？

男流浪者　证据要你们拿出来，看我到底犯了什么法！

警官　那再好也没有了。不过，警察局穷，拿到证据要花很多钱，所以，我们偏爱口供，因为这用不着花钱。

男流浪者　我什么也没招供。

警官　安静些，你会招供的，一切全按法律办事。（向警察）把他

们带走。

警察甲　头头，叫他们招供什么？

警官　什么！招供彭多瓦兹那件凶杀案，还有沙朗东抢窃案。（警察拉男、女流浪者）停一停！（向两人走过去，和颜悦色地说）咱们三个人，能不能交个朋友？有事好商量嘛！你们吃了苦头，我是真感到遗憾呀！

女流浪者　官长，那就太好了。

警官　我在追捕一个男子，三十五岁，身高一米七八，黑头发，灰眼珠，穿粗花呢衣服，看上去风度翩翩的。你们见过这样一个人吗？

男流浪者　什么时候？

警官　就在今天夜里。

男流浪者　我真的没看见。（向女流浪者）你呢？

女流浪者　可没见过！这么个仪表堂堂的男人，你说我能不注意吗？

〔乔治打喷嚏。

警官　他是谁？

女流浪者　他是我们的大儿子。

警官　为什么他牙齿格格作响？

女流浪者　因为他睡着了。

男流浪者　他从小一睡着就咬牙。

警官　（对警察）晃醒他。

〔警察摇晃乔治，乔治站起身来，揉着眼睛。

乔治　谁要是长着你们那样的尊容，就不能让他突然把人叫醒。

警官　（自我介绍）我是高伯来警官。客气点。

乔治　客气点？我没犯什么事！奉公守法，用不着讲什么客气。（向女流浪者）妈妈，刚才我做了一个梦。

警官　你父亲大喊大叫，你就没醒？

乔治　他叫来着？

警官　象宰猪一样没命地叫。

乔治　他常常大喊大叫，我习惯了。

警官　常常喊叫？那为什么？

乔治　因为我母亲常打他。

警官　你母亲打他，你就不劝阻？为什么？

乔治　因为我跟我妈一头。

警官　你见过一个褐色头发、灰色眼珠、穿粗花呢衣服的大个子吗？

乔治　见过，见过这么个混蛋！就是他想把我推进河里。

警官　时间？地点？

乔治　在我的梦里。

警官　胡闹！

〔一警察跑上。

警察　在桥上发现了他的上衣。

警官　那就是说他跳河了。要不，就是迷惑我们，想让我们以为他跳河了。（向男、女流浪者）你们没听到什么响动？

女流浪者　没听到。

警官　（对两个警察）你们认为他淹死了吗？你们两位？

警察甲　我不大相信。

警官　我也不信。这家伙，是头狮子，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跟你斗到底。（在河边坐下）小伙子们坐下吧。坐嘛！坐！坐！失败面前，咱们是人人平等。（警察坐下）让我们在大

自然的美景中寻求安慰吧。多么皎洁的月光啊！那是大熊星座，看见了吧？哦！还有小熊星座！在如此迷人的夜色中，追捕人可真是其乐无穷啊。

警察甲　唉！

警官　告诉你们吧，我跟上边儿说了。我说："老板，我倒愿意老实对您说，这个人我是抓不着的！"我是一个凡人，我这么说并不感到丢人；凡人是社会的中坚啊！让我去抓一个没什么本事的凶手，我一下子就能给你逮住；凡人与凡人之间，彼此看得透，摸得清。可是这个要逮的人哪，你说怎么办，我就是感觉不到他。这是个百年不遇的骗子，一个无形无影的人。诈骗一百二十起，一次也没落网。我有什么办法？这人是个天才，真叫我坐立不安。我怎么就一点儿也预见不到呢？（向警察）他在哪里？他做什么？他怎样对付咱们？你叫我怎么知道。这种人天生就和我们不同。（俯视河中）哎？那是什么？（捞起裤子）他的裤子！

警察甲　准是脱了裤子以便游水。

警官　不可能！我是在第三个台阶上捡起来的，是在水面以上！（乔治往左边爬，最后不见了）等一等……他是在这儿脱的衣裳。他必定有替换的衣服。这些衣服……有了！（一回头看见刚才乔治呆的地方，乔治已无踪影）抓住他！抓住他！

〔警察跑去追赶。

男流浪者　伊尔玛？

女流浪者　罗贝尔？

男流浪者　你明白了？

女流浪者　明白了。把手给我。

男流浪者　永别了，伊尔玛。

女流浪者　罗贝尔，永别了。

警官　（回头向两人）至于你们，我的两个坏蛋……（男、女流浪者手拉着手，直立地跳入河中）快捞！把这俩捞上来！快抓！把那个抓住！（警察跑上，跳入水中。警官擦额头上的汗）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是抓不住他的！

——幕落

第 二 幕

〔《巴黎晚报》社社长儒勒·巴洛丹的办公室。里外两间，大间供社长用，小间供女秘书用。椅子数把，还有电话机等物。几张《巴黎晚报》的招贴画。一面镜子。墙上还挂着三张巴洛丹的照片。

第 一 场

〔儒勒，女秘书。

儒勒　（欣赏自己的照片）挺象我的。你说呢？

女秘书　我最喜欢那一张。

儒勒　拿图钉来，把它们钉到墙上。

〔两人一边说话，一边往墙上钉照片。

女秘书　董事会开会了。

儒勒　什么时候开的？

女秘书　昨天。

儒勒　竟不通知我？有点不妙。谈了些什么？

女秘书　吕西安想偷听来着。可是他们说话声音太低。散会时，董事长说，他今天要来看您。

儒勒　菲菲！真可恶！真可恶！这个老守财奴要整掉我。

〔电话铃响。

女秘书　喂，是啊。好，董事长先生。（向儒勒）我怎么回答？

是他。他问您，一个小时以后，您能否接待他。

儒勒　当然，反正我没法让他不来。

女秘书　可以，董事长先生。好，董事长先生。（放下听筒）

儒勒　吝啬鬼！放高利贷的！守财奴！（敲门声）怎么回事？

〔门开了。希比洛上。

第 二 场

〔希比洛，儒勒，女秘书。

儒勒　是你啊，希比洛。进来吧。有事吗？我只能给你三分钟。（希比洛进入室内）坐吧。（儒勒一直未坐。他在室内来回走动）什么事？说吧。

希比洛　老板，七年前您决定把第五版用来反击共产主义的宣传。您把这一版全部交给了我，真使我十分荣幸。打那以后，我可是兢兢业业，把心血全都放进去了。身体垮了，头发掉了，好的心情没了，这些我都不在乎。而且，为了您，我就是再苦点，哪怕成天咳嗽也在所不惜，决不反悔。但是，有一项要求，我是不能退让的，否则报纸就会受损失，这就是物质方面应有保障。与分离主义者进行斗争，需要不断有所创造，需要掌握火候，需要敏感。为了打动人们的思想，我甚至敢于提出要有点想入非非的劲头。这些素质我都具备。可是，要是外在的烦恼侵扰着你，你怎能保持住这些素质呢？要是我的鞋子磨破进水，而我又无力修好它，我怎能够冥思苦想，找出挖苦的句子还击对方，找出象镪水一样猛烈的批评，找出一针见血的字眼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描绘威胁着我们的大灾大难如何降临，又怎能预言世

界末日何时到来呢？

儒勒 你现在挣多少？

希比洛 （指指正在打字的女秘书）请您叫她出去一下。（儒勒吃惊地望着他）我请求您，只要一分钟。

儒勒 （对女秘书）去把清样给我取来。（女秘书下）为什么当着她的面就不能讲？

希比洛 如实讲出我挣多少钱，真叫我难为情。

儒勒 太多了？

希比洛 太少了。

儒勒 我瞧瞧有多少？

希比洛 七万。

儒勒 一年？

希比洛 一个月。

儒勒 这工资满说得过去了，有什么可难为情的。

希比洛 我跟别人说，我挣十万。

儒勒 那么，继续这么办吧。我允许你对人家说你挣十二万。那样一来，人家就会认为你挣九万。

希比洛 谢谢您，老板……（稍停）您能不能真的给我这个数？

儒勒 （一惊）十二万？

希比洛 哦！不是。九万就行了。我妻子住院五年，我实在维持不下去了。

儒勒 （以手加额）她是得了……（希比洛连连点头称是）不治之症？（希比洛又点头称是）我可怜的老伙计。（稍停）你女儿呢？我想她可以帮你一把了吧？

希比洛 她尽力而为，可她也不富。再说，她和我呀，我们观点

不同。

儒勒　钱还有什么观点不观点，真是！

希比洛　因为……她是进步分子。

儒勒　算了吧！将来会过去的。

希比洛　可现在我得花莫斯科的钱，否则日子就过不去。对于一个职业的反共专家来说这叫人真不好受。

儒勒　恰恰相反。你尽你的责任。只要钱在你手里，它就干不出坏事来。

希比洛　就是有了莫斯科的钱，月底也象噩梦一样难过！

儒勒　（起了疑心）希比洛，看着我。看我的眼睛。直着看。你可喜欢你的本职工作？

希比洛　喜欢呀，老板。

儒勒　哼！那我呢，我的孩子，你爱我不爱？

希比洛　是呀，老板。

儒勒　那么，把话说清楚！

希比洛　老板，我爱您。

儒勒　说得再清楚点！

希比洛　我爱您！

儒勒　还不够劲！不够劲！不够劲！希比洛，我们的报纸是爱的契约，是联系各阶级的纽带。因此，我要求在我这里合作的人，都要从爱出发去工作。要是我怀疑你是为了挣钱获利才来吃这碗饭，那我一刻也不会再留你。

希比洛　老板，您还不晓得？这爱，在第五版上，不是常常有机会……

儒勒　希比洛，你这就大错特错了！第五版上，爱是在字里行间。你为了爱而进行战斗，去反对那些想阻挠资产者同化

无产者并推迟阶级间相亲相爱时刻到来的大坏蛋。这是一个宏伟的任务。我认识不少人，他们以实现这一任务为己任，而自己一无所求。你呢，你有幸为有史以来最崇高的事业服务，而且还得到了报酬，可你竟然伸手要我给你长工资？（女秘书拿着报纸进来）就到这里吧。你的情况我会予以研究，多加关照的。

希比洛　谢谢，老板。

儒勒　可我什么都没答应你啊。

希比洛　谢谢老板。

儒勒　我什么时候决定了会叫你的。再见，我的朋友。

希比洛　再见，老板。谢谢您。（下）

第　三　场

〔儒勒、女秘书。

儒勒　（对女秘书）他每月挣七十张票子，可还要求加薪。你说呢？

女秘书　（气呼呼地）嗬！

儒勒　注意别让他再闯进来了。（拿起报纸浏览）瞧！瞧！瞧！（打开门）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开头版碰头会！

〔塔维尼埃与佩里格尔上。女秘书下。

第　四　场

〔儒勒，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

儒勒　出什么事了，孩子们？情场失意？健康不佳？

塔维尼埃　(吃惊地)没有啊……

佩里格尔　(吃惊地)怎么会……

儒勒　要不，就是你们不爱我了？

塔维尼埃　看你说的！儒勒。

佩里格尔　你是知道的，大家都热爱你。

儒勒　不，你们谈不上热爱我。你们有点喜欢我，因为我这个人挺和气。反正你们并不想爱我。你们缺乏的不是热心，而是热情。我最大的不幸就在于：我心里是一团火，可身边的人都是些温吞水！

塔维尼埃　我们到底怎么了，儒勒？

儒勒　你们糟蹋了我的头版，放的那几个大标题，连巴布亚人也会笑掉大牙。

佩里格尔　那该放什么好呢，老板？

儒勒　是我要问你们，我的孩子们。提吧！(沉默)好好想想：我要一条有煽动性的大标题，原子弹式的爆炸性标题！已经八天了，咱们还是死水一潭，毫无动静。

塔维尼埃　上摩洛哥的事。

儒勒　死多少？

佩里格尔　十七个。

儒勒　嗨，比昨天才多两个。放在第二版。标题写："马拉喀什城：忠君示威激动人心"。副标题："国人中正直分子谴责逆党"。我们不是有一张前苏丹玩弹子球的照片吗？

塔维尼埃　在档案里。

儒勒　登在第一版。加框。照片说明，就写"摩洛哥前苏丹看来已经适应他的新府邸"。

佩里格尔　这些都不能做大标题。

儒勒　倒也是。（思考）阿登纳①呢？

塔维尼埃　他昨天还骂我们呢。

儒勒　不屑理他，只字不提。战争怎么样？今天是冷战？还是热战？

佩里格尔　还过得去。

儒勒　总而言之，是温的喽。跟你们一样。（佩里格尔抬起一个手指）你想出标题来了？

佩里格尔　“战争离远了”。

儒勒　不，孩子们，不行。战争啊，要离多远就离多远吧。但是不能上第一版。第一版上，凡是战争，都得临近。华盛顿呢？就没有人唠叨了点什么？艾克②？杜勒斯③？

佩里格尔　都没说什么。

儒勒　他们净干他妈的什么？（塔维尼埃抬起一个指头）说吧。

塔维尼埃　“美国方面令人担忧的沉默”。

儒勒　不好。

塔维尼埃　不过……

儒勒　美国不令人担忧；美国令人放心。

佩里格尔　“美国方面令人放心的沉默”。

儒勒　好一个令人放心！老兄，报可不是我一个人办的；我对股

---

① 阿登纳（1876—1967），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三年任西德总理。

② 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890—1969）。

③ 杜勒斯（1888—1959），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

东们负有义务。你认为我会在大标题里放上“放心”二字来寻开心，好叫人老远就看清楚吗？要是人们早就放心了，你还要他们买报纸干什么用哪？

塔维尼埃 （又抬手指）“苏联方面令人不安的沉默”。

儒勒 令人不安？现在，苏联令你不安吗？还有氢弹哪？这叫什么？这不是吓唬小鸟儿吗？

佩里格尔 我建议放一个眉题：“美国不感到严重”，下面写：“苏联令人不安地沉默”。

儒勒 你这是捉弄美国，我的孩子！你这是找美国的碴儿呢！

佩里格尔 我？

儒勒 可不！如果这次沉默令人不安了，而美国还满不在乎，这当然就不对了。

佩里格尔 “对苏联令人不安的沉默华盛顿既不草木皆兵也不掉以轻心”。

儒勒 这叫什么玩意儿？是报纸的标题，还是一群野象冲杀过来？要有节奏，我的老天爷，要有节奏。要快！要快！飞快！报纸不是写出来的，是跳出来的。你知道吗，就你提的那个标题，美国佬这么写：“苏联：沉默；美国：微笑”。这就叫摇摆乐！哎！我怎么没几个美国助手呢！（女秘书上）有什么事？

女秘书 特拉瓦加市长到。

儒勒 （对佩里格尔）摄影师来了吗？

佩里格尔 没有。

儒勒 怎么？你没叫摄影师来？

佩里格尔 可是我不知道……

儒勒 叫他等一等，赶紧把报社的摄影师都找来！（对佩里格

尔）我对你说过不知道多少遍了，我要办一份富有人情味的报纸！（女秘书下）我们离读者太远了。从现在起，《巴黎晚报》在读者的印象里，应当有一副亲切的面孔，笑容可掬，温情脉脉。塔维尼埃，你说说，这面孔该是个什么样子？

塔维尼埃　儒勒，就象你那副面孔。

儒勒　（对佩里格尔）特拉瓦加毁于雪崩。该市市长刚收到我们募捐的款子。佩里格尔，你怎么就不明白，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出现在我们的读者面前，向他们表明我是多么乐善好施？

〔女秘书上。

女秘书　摄影师都到了。

儒勒　叫市长进来。（女秘书下）特拉瓦加在什么地方？快找！

佩里格尔　在秘鲁。

儒勒　能肯定吗？我觉得好象是在智利。

佩里格尔　你当然比我清楚啦。

儒勒　你呢？你认为在哪里？

塔维尼埃　我本来倾向于在秘鲁之说，不过你一定是对的，是……

儒勒　不要奉承！我是自修出身的，我不害臊！拿地图来！（两人找来地图，儒勒跪在地图前）秘鲁在哪儿呢？我怎么找不着？

塔维尼埃　往上，左边。没那么高！在这儿。

儒勒　这不是一块小手绢吗？特拉瓦加呢？

塔维尼埃　一个黑点，在右边。

儒勒　（生硬地）塔维尼埃，你眼睛比我好。

塔维尼埃　儒勒，请原谅。

〔特拉瓦加市市长上，后面跟着好几名摄影师。

第　五　场

〔特拉瓦加市市长，儒勒，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翻译，摄影师。

儒勒　我的天，支票放哪儿啦？（在身上乱翻）

塔维尼埃　在你上衣口袋里。

儒勒　那我的上衣呢？

市长　（象要开始演讲）纳……

儒勒　（急匆匆地）先生，您好！请这边坐。（对摄影师们）他现在归你们，给他拍吧。

市长　纳……

〔摄影师围着市长转。镁光灯不停地闪亮。

儒勒　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帮帮我的忙。（爬到每张桌子下去找）

市长　纳……（照相）纳……（照相）

儒勒　（从一张桌子底下找出他的外衣，又从外衣口袋里抽出支票。于是他象胜利者似的叫起来）有了！

市长　纳……（拍照）乌日加！……（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儒勒　（对摄影师）冲啊！我的上帝！照啊！（对女秘书）写图片说明："特拉瓦加市长，在我社社长面前，流下了感激的眼泪。"（摄影师仍在拍照。市长仍在哭泣。儒勒对翻译说话）告诉他可以停止了。像照完了。

翻译　奥一加一里。

市长　乌一背一加一米一努。

翻译　他在飞机上准备了一篇演讲。他哭是因为不让他演讲。

儒勒　你把它给翻出来，我们全文发表。

翻译　拉一戈一沙一扑！

市长　班一蓬。

翻译　他非讲不可。我冒昧向诸位说明，特拉瓦加城地处海拔三千八百一十米的高原。空气稀薄，人很容易喘，演讲人都学会了简练。

儒勒　快点！那就快讲吧！

市长　（慢吞吞地）纳一沃一奇。诺一沃一卡。克一考一雷。

翻译　特拉瓦加的儿童们，永远不会忘记，法国人民的慷慨援助。（停顿）

儒勒　还有呢？

翻译　没有了。

儒勒　（示意要鼓掌）绝妙的演说！（向佩里格尔）最好还是再充实充实。（对市长）咱们两个来一张，特拉瓦加。（他递支票，市长伸手接过）把支票从他那儿拿回来！快点！摄影师拍照需要。

〔有人把支票从市长手里拿过来。

摄影师甲　（将一个小台子放在地板上）儒勒。

儒勒　什么事？

摄影师甲　请到台子上去……

儒勒　为什么？

摄影师　慷慨是从上向下施舍的。

儒勒　要是那样，干脆放两层台子，不更高些吗？

〔儒勒登上双层台子，递支票。市长接受。闪光灯亮。

摄影师甲　再来一张！（从市长手里取过支票，又递给儒勒。重

复刚才的动作)再来一张！(又一次重复刚才的动作。市长哭起来)

儒勒　够了，我的上帝！行了！(把支票放在市长手里。对翻译)“再见”怎么说？

翻译　拉—必—达。

儒勒　(对市长)拉必达！

市长　拉—必—达。

〔儒勒和市长两人拥抱。

儒勒　(用力拥抱着市长)孩子们，我觉得自己掉眼泪了。快拍！快！

〔连续拍照。儒勒挤出了一滴泪珠，给市长看他指尖的确是湿了。市长也做同样的动作，并用自己的指尖触触儒勒的指尖。拍照。

儒勒　(对摄影师们)领他到处看看：圣心教堂，无名战士墓，游艺场。(对市长)拉必达！

市长　(一边鞠躬一边后退着下)拉—必—达，拉—必—达。

〔摄影师及翻译下。

第　六　场

〔儒勒，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

儒勒　孩子们，还有什么比行善更有乐趣的吗？(突然)噢！噢！噢！

佩里格尔　(担心地)儒勒，你……

儒勒　静一静，孩子们：我感觉来了个主意。

佩里格尔　(对正在打字的女秘书)停一停，菲菲，停一停：这么

个主意！（静场。儒勒来回走动）

儒勒　今天星期几？

佩里格尔　星期二。

儒勒　好。我打算，一星期搞上它一天慈善日，就定在星期三。佩里格尔，这件事交给你去办。从星期五起，找些难民，遇险无援的人，死里逃生的人，还有孤儿，要光屁股的。星期六，你就开始募捐。星期三宣布结果。懂了吗？我的小家伙！下星期三，你打算给我们找点什么人来？

佩里格尔　要不……我……为什么不要无家可归的？

儒勒　无家可归的？好极了！你指的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住在哪里？在加拉加斯？还是在波多黎各？

佩里格尔　我想找的是咱们这儿的。

儒勒　你疯了！在咱们这里，难民必须纯系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否则，你就会纠缠进一些所谓的社会不公正事件之中，乌七八糟，白白浪费我们的恻隐之心。你们总还记得，以前咱们搞了个叫做"大家都幸福吗？"的运动。当时，我们没有做到使大家都相信我们。那么，今年咱们再发动一个新的运动，叫做："大家都是好人"。你们看吧，这一回，我们一定要赢得所有人的信任。这才是我称之为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好宣传。孩子们！想标题吧！想标题！刚才你们怎么提来着？

塔维尼埃　什么也没提呀，儒勒。我们都晕头转向了。

佩里格尔　除了十七个摩洛哥人死亡……（接着讲下去）……两起自杀，特鲁维尔显了圣，互换外交照会，还有一起偷窃珠宝案……

塔维尼埃　（接着说下去）四起交通事故，两起边界纠纷……（接着往下数）……什么也没有了。

儒勒　再没有新鲜的了？看来你们颇不满意，是吗？你们要的是什么？要攻陷巴士底狱，要网球场誓师①这样的大事吗？孩子们，我是办官方报纸的。不是派我来撰写历史的，因为政府执意不搞什么历史，公众也不要什么历史。人各司其职：伟大的历史由历史学家写；日常之事由几家大报纸去报道。既然是日常之事，就理应与新鲜之事相反，这指的是从开天辟地以来天天都发生的事情：杀人，偷盗，拐骗幼童，还有什么义行善举、闺阁美德之类。（电话铃响）什么事？

女秘书　（听电话）老板，是朗斯洛来的。

儒勒　喂！噢！啊！几点？好，好，好。（挂上电话）孩子们，你们的标题有了："乔治·德·瓦列拉刚刚逃跑了"。

佩里格尔　那个骗子？

塔维尼埃　那个骗了五千万的家伙？

儒勒　正是他。他是本世纪的奇才。你们把他的照片登第一版，放在我的相片旁边。

塔维尼埃　老板，这叫善恶分明。

儒勒　感人肺腑和激起义愤都是帮助消化的感情冲动：别忘了，咱们的报纸是下午出版的。（电话铃响）什么？什么？什么？不！不！不！具体情况不详？哦！哦！哦！好。（挂上电话）他妈的！他妈的！妈的！

塔维尼埃　又把他抓回来了？

儒勒　不是。惊人的新闻总是成双而至的。刚才苦求不得，可现在又多出了一个。

塔维尼埃　出了什么事？

---

① 以上是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中的两个重大事件。

儒勒　苏联内政部长失踪了。

佩里格尔　涅克拉索夫？进监狱了？

儒勒　还要奇怪得多。他可能是投奔自由世界了。

佩里格尔　了解到什么情况？

儒勒　几乎是一无所知。讨厌就讨厌在这儿。上星期二他没去歌剧院看戏，此后，再也没有见他露面。

塔维尼埃　消息从哪里来的？

儒勒　路透社和法新社。

塔维尼埃　塔斯社呢？

儒勒　一声不吭。

塔维尼埃　哼！

儒勒　是呀！哼！

塔维尼埃　那么，上哪个？涅克拉索夫还是瓦列拉？

儒勒　上涅克拉索夫。标题就用："涅克拉索夫失踪"，副标题用："苏联内政部长可能选择了自由"。有照片吗？

佩里格尔　儒勒，照片你见过的。他那副模样，象个海盗，右眼上还带着个眼罩。

儒勒　登在我的照片旁边，以便善恶对比，一目了然。

佩里格尔　瓦列拉的照片呢？

儒勒　放到四版去。（电话铃响）要是再来个头条新闻，那我可倒霉了。

女秘书　喂！是。是。董事长先生。（对儒勒）董事长要来见您。

儒勒　叫守财奴上来！

女秘书　（对电话里讲）是，董事长先生。马上可以，董事长先生。（挂上电话）

儒勒　（对塔维尼埃及佩里格尔）你们回避回避，孩子们。一会

儿见。

〔佩里格尔与塔维尼埃下。儒勒打量自己的上衣，不知如何是好。迟疑了片刻，还是穿上了。

第七场

〔儒勒，穆东，女秘书。

儒勒　您好，亲爱的董事长先生。

穆东　您好，亲爱的巴洛丹。（坐下）您也坐吧。

儒勒　只要您不感到不便，我倒愿意站着。

穆东　那我会感到非常不便。要跟您说话，我还得在办公室里到处找您，您说这合适吗？

儒勒　那就悉听尊便。（坐下）

穆东　我来是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内政部长昨天打电话给我，他的意思是他在考虑把招聘的广告交我报独家刊登。

儒勒　招聘广告？这……这真是意想不到呀！……

穆东　谁说不是呢！这次电话之后，我立即决定召开董事会会议。会上，全体同仁都强调，这一决定对我报意义重大。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减少费用，提高质量。

儒勒　我们出它二十版，把《巴黎新闻》和《法兰西晚报》都挤垮！

穆东　我们将是第一家刊登彩色照片的报纸。

儒勒　作为交换条件，部长有什么要求吗？

穆东　嘿，亲爱的朋友！人家什么也没要，什么也没要！这种特殊照顾如果是出于对我们业绩的称道，我们受之无愧，如果是为了收买我们的良心，那我们就拒不接受。部长很年轻，充满活力，有一股子运动员的劲头！他要激励他的同僚，使

政府工作真正做到现代化。由于《巴黎晚报》是一家政府报纸，所以给它条件，让它现代化起来。部长甚至说了这么一句绝妙的话：让消遣报变成冲锋号！

儒勒　(哈哈大笑，然后突然收住笑容)他把我当成消遣报啦？

穆东　这不过是一句戏言而已。然而，我不能不告诉您，我的某些同仁曾向我指出，《巴黎晚报》近来有些死气沉沉。报纸总的格调还是很好的，只是锐气大大不如以前，公众欣赏的那股锐气没有了。

儒勒　别忘了现在国际局势缓和了！佩里格尔刚才对我说的很对，现在什么事情也不发生。

穆东　当然！当然！您一定知道，我总是护着您的。可是，我明白部长的意思。部长对我说："咄咄逼人的气势，是今后法国政策的新面貌。"只要我们经受得住考验，部长给我们的照顾，一定会大大超过其他同行。现在机会来了，是表明我们具有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的时候了。归纳起来说，部长的意思是：塞纳-马恩州就要举行部分选举了。共产党挑中了这个选区要跟我们较量一番。内阁准备接受这个挑战。竞选将围绕一个问题进行，就是赞成还是反对重新武装德国。您知道布努米夫人吧？她是政府支持的候选人。这位基督徒妇女是十二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十二个子女还都活着，她能觉察到法国公众心里想什么。她的宣传简单而富有感染力，无论我们的政治家，还是我们各大报的负责人，都应向她学习。请您看看这张宣传画。(从皮包里取出一张宣传画，把它打开。上面写着："通过重新武装走向博爱"。下面还有一行字："为了保卫和平，任何手段，甚至战争手段，皆可采取")这多么直截了当！我倒希望您把它贴

在墙上。

儒勒　(对女秘书)菲菲！拿图钉来！(女秘书把宣传画钉在墙上)

穆东　要是胜负凭才能而定，布努米夫人轻而易举即可当选。不幸的是，形势并不很妙。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掌握三十万张选票；共产党的票数会差不多，也许还要多点儿；象往常一样，一半左右的选民会弃权。此外，还有十来万人要投激进党议员贝尔德里叶的票。这样，可能会出现第一轮无人当选，那就要进行第二轮投票。而第二轮投票时共产党候选人很可能当选。

儒勒　(迷惑不解)啊！啊！

穆东　为了不出现他毫不隐讳地称之为一场灾难的这种局面，部长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为了支持布努米夫人而让贝尔德里叶放弃竞选，不过，难办的是，贝尔德里叶不肯退出。

儒勒　贝尔德里叶？我认识他，他是苏联人的死敌，我们还在同一桌上吃过饭呢。

穆东　我跟他更熟：他是我乡下别墅的邻居。

儒勒　他跟我谈话，有些看法非常合情合理。

穆东　您是说，他谴责苏联的政策？

儒勒　正是。

穆东　此人就是这样！他憎恶共产党但不愿意重新武装德国。

儒勒　惊人的矛盾！

穆东　他完全是感情用事。您知道事情的底细吗？四〇年，德国人掠夺了他的财产；四四年又把他流放了。

儒勒　还有什么？

穆东　就这些！他是什么也不想学，什么也不想忘。

儒勒　噢！

穆东　请注意，那次流放，没什么了不起，只有八到十个月。

儒勒　是啊，要不然他怎么回得来哟！

穆东　（耸肩）可不，问题就在于他对往事耿耿于怀，他就讨厌德国人。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他这种排德情绪一点道理也没有。下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掠夺的将是俄国土地，流放的将是俄国佬啊！

儒勒　没错！

穆东　您一定知道，这他都懂。

儒勒　这还动摇不了他固有的信念？

穆东　可不是嘛，越说他越来劲！他说，把人关进布亨瓦尔德集中营，即使是俄国人，他也同样不能容忍。（略现笑意）可是，一谈起德国人，他马上火冒三丈。（儒勒有礼貌地笑了笑）好吧，情况就是这样，您都知道了：贝尔德里叶怕德国人甚于怕俄国人。你们要是叫他反过来，即怕俄国人甚于怕德国人，他就会退出竞选。

儒勒　你们要是叫他……这你们具体指谁？

穆东　就是您。

儒勒　我？我怎么办得了这件事？我对他没什么影响。

穆东　应该取得对他的影响嘛。

儒勒　用什么办法？

穆东　他那十来万选民看《巴黎晚报》。

儒勒　还怎么着？

穆东　你们得咄咄逼人。要叫人害怕。

儒勒　害怕？我干的就是吓唬人的事。我那第五版，全部讲的

是红祸。

穆东　问题正出在这一版上。(沉默片刻)我亲爱的巴洛丹，董事会委托我告诉您，您那个第五版，现在一钱不值了。(儒勒站起来)我的朋友，我恳求您坐下来。(用手按儒勒)请给我这个面子。(儒勒坐下)过去，读第五版，得益匪浅。我还记得你们那篇精彩的调查记，«战争，就在明天!»读了吓得人出冷汗。还有你们的照片剪接术：斯大林骑着大马走进一片火海的巴黎圣母院！都是杰作！然而，最近一年多来，我发现你们松劲了，这有点可疑，还有许多该提的不提了，这是有罪的。过去常讲苏联闹饥荒，现在不提了。为什么？你们认为俄国人现在吃得饱了吗？

儒勒　我？我不会这样想。

穆东　有一天，我看到登了一张照片，图片说明是："苏联家庭主妇在食品店门前排队"。我感到吃惊的是，好几个妇女脸上笑眯眯的，排队的人都穿着皮鞋。在莫斯科，有皮鞋！这显然是苏联发的宣传照片，你们却错当作法新社的照片登了出来。有皮鞋！我的老天，你们该把照片上她们的脚裁掉呀！在苏联，还有人穿皮鞋！

儒勒　可是我不能把她们的头也裁掉呀！

穆东　为什么不能裁掉！要我明白告诉您吗？我甚至怀疑过您的观点是不是变了！

儒勒　(自尊地)我的报纸是客观的，是政府报纸。只要政府不改变观点，我的观点就不会改变。

穆东　好。很好。您不感到担心吗？

儒勒　我为什么要担心？

穆东　因为人们开始放心了。

儒勒　开始放心了？亲爱的董事长，您不觉得有些夸大其词吗？

穆东　我从来不夸大其词。两年前，在罗加玛杜尔举行过一次露天舞会。不巧一声霹雳打在一百米外的地方，会场大乱，一百人死亡。我们的人去调查时，幸存者都说，他们还以为是苏联飞机来扔炸弹了。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报刊虽然搞的是客观报道，可那时候干得很不错。昨天法国舆论研究所发表了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您知道了吗？

儒勒　还不知道。

穆东　调查者询问了一万人，这些人地位不同，各界的都有。对于“您将死在何处？”这个问题，百分之十的人回答不知道；其他的人，就是说几乎全部，都说死在床上，寿终正寝。

儒勒　死在床上？

穆东　死在床上。这些人都是普通老百姓，都是我们的读者。啊！比起罗加玛杜尔那个时候来，差得太远了，这两年时间退步太大了。

儒勒　连一个人也没有说，他可能被烧死，被炸得粉身碎骨，化作一缕青烟？

穆东　都说死在床上！

儒勒　什么？就没有一个人提到氢弹、致人死命的辐射、放射云、死灰、硫酸雨？

穆东　都死在床上。已经是二十世纪中叶了，有了使人眼花缭乱的技术进步，他们认为还能死在床上，就象中世纪时候一样！啊！我亲爱的巴洛丹，出于友谊让我告诉您，您是罪魁祸首。

儒勒　（站起来）这与我牵连不上！

穆东　（也站起来）您的报纸太软了！温吞吞的！淡而无味！哭

哭啼啼！就在昨天，你们还大谈什么和平！（向儒勒逼近）

儒勒　（后退）没有！

穆东　（进逼）有！就在第一版！

儒勒　（同样动作）那不是我！是莫洛托夫①谈的！我仅仅刊登了他的讲话。

穆东　（进逼）你全文刊载了。要登也该摘登呀！

儒勒　新闻报道要求……

穆东　整个宇宙都处在危险之中的时候，这些要求又算得了什么？西方列强之所以团结，正是出于恐惧。如果您叫它们个个得到安全，它们到哪里汲取准备战争的力量呢？

儒勒　（被挤在办公桌前）战争？什么战争？

穆东　下次战争。

儒勒　可是，我不要战争，不要。

穆东　您不要？巴洛丹，那就请回答我：您认为您会死在什么地方？

儒勒　在我的……

穆东　在您的……？

儒勒　在一张……哎呀！我怎么知道呀？

穆东　您是个稀里糊涂的中立主义者，一个可耻的和平主义者，一个贩卖幻想的商人！

儒勒　（跳到前场照相用过的台子上，喊叫）让我安静点儿！安静！安静！

穆东　安静就是和平！您看，您要的就是和平吧。（沉默。儒勒跳到地上）算了吧，再坐下，我们都平心静气一点！（儒勒坐

---

①　莫洛托夫(1890—)，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任苏联外交部长。

下）您的品质出众，无人不晓。昨天我还在董事会上说，您是客观报道的拿破仑。可是，在咄咄逼人的气势方面，您能不能也当拿破仑呢？

儒勒　我也能。

穆东　拿出行动来！

儒勒　怎么？

穆东　设法让贝尔德里叶退出竞选。发动一场可怕的、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把读者们病态的梦想打个稀烂；要叫读者看到，法国要实实在在地生存下去，这取决于德国的军队以及美国的优势地位。要设法使我们怕活比怕死更厉害。

儒勒　我……照办。

穆东　您如果怕接受这项任务，现在退缩还来得及。

儒勒　这任务我不怕。（对女秘书）叫希比洛马上来一趟。

女秘书　（打电话）叫希比洛来。

儒勒　啊！可怜的家伙们！可怜的家伙们！

穆东　说谁呢？

儒勒　读者！他们安安稳稳地钓鱼，他们天天晚上打纸牌，一星期搂着女人睡两回，希望老了平平安安死在床上。我这可要大扫他们的兴了。

穆东　亲爱的朋友，不要悲天悯人。想想您自己吧。您的处境可不妙啊。想想我吧，是我一直在维护着您。更要为国家多想一想！明天早晨十点钟，董事会开会。希望您能提交您的新方案。不必，不必，坐着。不必送了。

〔穆东下。儒勒跳起来，几乎是小跑着，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

儒勒　他妈的！见他妈的鬼！妈的！

〔希比洛上。

第 八 场

〔儒勒，希比洛，女秘书。

儒勒　走近点！

希比洛　老板，我给您道谢了。

儒勒　别谢我，希比洛，先别谢我。

希比洛　不管您的决定是什么，我都要先谢谢您。您看，我没想到您这么快就叫我。

儒勒　你弄错了。

希比洛　是我错了。由于我缺少爱人之心，所以总错。由于揭露丑恶，最后使得我眼里到处都是丑恶，不相信人还有什么宽容厚道。直说吧，老板，凡是人，人本身，对我来说都变得可疑了。

儒勒　那你现在不担心了？

希比洛　一点也不担心了。从此刻起，我爱人，我信任人。

儒勒　你运气不坏。（在房里走来走去）我的朋友，我们上次的谈话，打开了我的眼界。你不是对我说过，干你那一行要不断创新吗？

希比洛　是啊，少不了这个。

儒勒　还要感觉敏锐，掌握火候，甚至还要有诗兴？

希比洛　太对了！

儒勒　总而言之——咱们别怕说过了头——要有某种天才，对吗？

希比洛　我本来不敢这么……

儒勒　你就别不好意思了！

希比洛　是啊！总得有那么点……

儒勒　好极了。（停顿）这表明，你不是我所需要的人。（希比洛站起来。呆若木鸡）坐着坐着！我是老板，这里由我走动！走到明天早晨都由我！

希比洛　您刚才是说……？

儒勒　坐下！（希比洛坐下）我刚才是说，你是无能之辈，糊涂虫，破坏分子。掌握火候？维妙维肖？就你？你让登的照片上，苏联女人都穿着皮大衣，鞋袜漂亮得象皇后，笑得嘴角都扯到耳根子上去了！希比洛，这是因为你把我的报社当作吃闲饭的地方，在我这儿吃空额，退休养老！你把《巴黎晚报》第五版编辑室当成了养老院。你白白拿着七十张票子，同事们都埋头苦干，你却冷眼看他们的笑话。（对女秘书）他挣着……

希比洛　（发出凄厉的叫声）老板，别说这个了！

儒勒　（毫不留情）每月挣七十张票子，就是为了在我的报上，给苏维埃俄国涂脂抹粉！

希比洛　不是这样！

儒勒　我有时候寻思你是不是个潜伏分子！

希比洛　我向您起誓……

儒勒　一个潜伏分子！暗藏分子！空投下来的！

希比洛　别说了，老板！我觉得要发疯了。

儒勒　你不是向我承认过，你接受莫斯科的金钱吗？

希比洛　可是，那是我女儿……

儒勒　对，是你女儿！可后来呢？不会不给你送的。（希比洛要站起来）坐着别动！你自己挑吧，你是卖身投靠呢，还是无

能之辈？

希比洛　我向您保证，我都不是！

儒勒　那你就用行动证明吧！

希比洛　怎么？

儒勒　明天，我要掀起一场反共运动。十五天之内，我要叫共产党跪倒在地。我需要第一流的反共理论家、打手、能砍能伐的人。你当不当？

希比洛　当，老板。

儒勒　你要是能马上想出个主意来，我就相信你！

希比洛　一个主意……为了这场运动……

儒勒　给你三十秒钟。

希比洛　三十秒钟就想个主意？

儒勒　现在剩下十五秒了。咱们看看你有没有点天才！

希比洛　我……斯大林一生，图画连载！

儒勒　斯大林一生，图画连载？那你还不如画穆罕默德的生平呢！三十秒钟过了。希比洛，你被解聘了！

希比洛　老板，我求求您，您不能……（停顿）我有老婆，有女儿。

儒勒　有女儿！那好啊！她可以养你。

希比洛　老板，听我对您说：您要是辞退我，我就回家打开煤气自杀。

儒勒　这又算得了什么！（停顿）好吧，我把期限延长到明天。如果明天上午十点，你不带着响当当的主意来见我，你就可以卷铺盖了。

希比洛　明天上午？

儒勒　你可以想一宿。去吧！

希比洛　老板，主意一定会有。然而，我还想对你说句话：从今

以后我再也无法相信人了。

儒勒　干你要干的这差事，要求的正是这个。

〔希比洛下，神态颓唐。

——幕　落

第 三 幕

〔客厅。夜。

第 一 场

〔乔治，维罗尼克。

〔乔治越窗而入，差点没碰倒一只花瓶，他赶紧扶住，没有倒下。哨声。乔治紧贴着墙。一个警察从两扇窗子之间探进头来，用手电筒照室内。乔治屏住气，一动不动。警察走了。乔治大喘了几口气。过了一会儿，只见他要打喷嚏，强忍着，没打出来。他捏着鼻子，又张开嘴，最后还是啊嚏一声打出来了。

维罗尼克 （声音从远处传来）谁呀？

〔乔治又打喷嚏。他向窗口奔去，正跨窗外的栏杆，远处哨声又起，他赶紧缩回室内。这时候，维罗尼克走进来，打开灯。乔治后退，直至墙根，背紧贴着墙面。

乔治 （举起双手）完蛋了！

维罗尼克 什么完蛋了？（瞧着乔治）哎呀！是个贼！

乔治 贼？在哪里？

维罗尼克 您不是贼吗？

乔治 我怎能是贼；我是来拜访您的。

维罗尼克 半夜三更来拜访？

乔治　是呀。

维罗尼克　那您为什么举着手呢？

乔治　正因为是半夜三更。一个夜来客，不邀而至，遇见人就该举手，这是惯例。

维罗尼克　那好！礼貌已经到了，把手放下来吧。

乔治　这不慎重吧。

维罗尼克　那么，您就高举着，随您便吧。（维罗尼克坐下）请找个椅子坐下，把胳膊肘放到椅背上，这样舒服些。（乔治坐下，仍高举着双手。维罗尼克打量他）您说得对，我是不应该把您当成贼。

乔治　谢谢。

维罗尼克　不客气。

乔治　不能这么说！光看外表，我不象好人；您愿意相信我，我很高兴。

维罗尼克　我相信您的手。瞧您那两只手，看上去多笨啊，您从来没有用十个手指头做过什么。

乔治　（含含糊糊地）我是靠舌头做营生的。

维罗尼克　（接着讲下去）反之，一个小偷的手又灵巧，又有劲，又机灵……

乔治　（恼火）您怎么会知道的？

维罗尼克　我搞过法庭事务的报道。

乔治　您搞过？我可不想祝贺您。

维罗尼克　我干了两年。现在搞外交政策的报道。

乔治　记者？

维罗尼克　对。您呢？

乔治　我吗？可能，吸引我的，还是艺术行当。

维罗尼克　您是干什么的？

乔治　在生活里？我专门做说话的事。

维罗尼克　那在这个客厅里呢？

乔治　在这个客厅里也是来说话的。

维罗尼克　好！那么，请说吧！

乔治　谈些什么呢？

维罗尼克　这您自己该知道。就说说您需要说的吧。

乔治　对您说？哦！不。把您丈夫叫来。

维罗尼克　我离婚了。

乔治　（指指桌上的烟斗）是您抽烟斗吗？

维罗尼克　是我父亲。

乔治　您跟他住在一起？

维罗尼克　我住在父亲家里。

乔治　叫您父亲来。

维罗尼克　他在报馆。

乔治　噢！你们二位都是记者。

维罗尼克　对，但不在一家报馆。

乔治　那现在，房子里就咱们两个了。

维罗尼克　这使您不高兴吗？

乔治　这不明不白的，会牵连到您的名声，对我也别扭。

维罗尼克　我并不觉得这对我有什么。

乔治　这我就更别扭了。

维罗尼克　那好，再见吧！等我父亲回来，您再来。

乔治　再见！晚安！（他懒洋洋地站起来。外面哨声又起。他又坐下）如果不打扰您的话，我想就在这儿等您父亲。

维罗尼克　不打扰我，只是我要出去。我可以留您一个人在我

家里。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您到我家干什么来了？

乔治　再正当不过了。（停顿）您听着。（停顿）

维罗尼克　什么？

乔治　（又打喷嚏，还跺脚）伤风了！伤风了！干一件事没干好，这就是唯一的后果，怪可笑的。我本来想凉快凉快，结果却着凉了。

维罗尼克　（递给他一条手帕）快擤擤鼻子！

乔治　（双手仍然高举）擤不了！

维罗尼克　为什么？

乔治　我手放不下来。

维罗尼克　站起来。（乔治站起来。维罗尼克身体悬挂在乔治的双臂上，仍无法使之落下）您瘫痪了？

乔治　这是疑心的结果。

维罗尼克　您疑心我？

乔治　凡是女人我都不那么放心。

维罗尼克　（生硬地）随您的便。（从乔治手中拿过手帕给他擦鼻涕）使劲擤，再使劲！对了。（把手帕叠起来，塞进乔治的口袋里）

乔治　（怒气冲冲）真别扭！我的天哪，这真别扭！

维罗尼克　放松点。

乔治　说起来容易。

维罗尼克　头向后仰，闭上眼，数数，一直数到一千。

乔治　我要是闭上眼，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要偷偷溜出去叫警察，要不就是到抽屉里拿手枪……

维罗尼克　您是不是要我也举起手来？（她举起双手，乔治的手慢慢落下）总算下来了！您感觉好点了吗？

乔治　好点了。自在多了。

维罗尼克　那么说，您可以回答我了？

乔治　当然可以。回答什么来着？

维罗尼克　一个钟头了，我问您，您来我们家，到底有什么事？

乔治　有什么事？那再简单不过了。不过，请把手放下来。瞧！这多难受啊！只要您那两只手举在头上，我就没法跟您说话。（维罗尼克放下手来）很好！

维罗尼克　我听您说。

乔治　您父亲不在，我深感遗憾！我喜欢女人，喜欢给她们身上挂满金银珠宝，抚摩她们。我什么都乐意给她们，就是不能对她们做解释。

维罗尼克　这多奇怪！为了什么？

乔治　夫人，因为女人听不懂。假定——这当然是打个比方啦——我对您说："我是个骗子手，警察正在追捕我，看见您家的窗户开着，我就跳进来了。"这看来很简单，也很清楚。那么，您听了怎么想呢？

维罗尼克　我怎么想？我也不知道，我……

乔治　您看，您连知道都不知道！

维罗尼克　那我就想，您是个骗子……

乔治　这就对了嘛！

维罗尼克　您要讲的，主要就是这个？（短暂的沉默）我觉得很遗憾。

乔治　那您更喜欢小偷儿了？

维罗尼克　可以那么说。因为他们总还要动动手啊。

乔治　您也搞工运中心主义那一套？（稍停）不管怎么说，经验是能说明问题的：您全理解错了，满拧。

维罗尼克　那您不是骗子？

乔治　不！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屁股后边有警察在追。换个男人，他绝对不会弄错的。（突然大叫起来）有警察在后边追我，明白吗？

维罗尼克　好了，好了！别喊了。

〔静场片刻。

乔治　您要干什么？

维罗尼克　拉上窗帘。（向窗前走去，拉窗帘）

乔治　拿我怎么办？

维罗尼克　拿您怎么办？我又能怎么办呢？您又不是一把吉他，让我拨弄您！您又不是一把曼陀林，让我弹弹您！您又不是一枚钉子，让我敲打您的头！

乔治　那又怎么样？

维罗尼克　不怎么样。我并不需要您。

乔治　不怎么样。再没有比这更含糊的回答了。不怎么样，那就是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都可能发生。您可以哭哭啼啼，也可以用帽子上的别针挖出我的眼睛。唉！我怎么就没碰上您父亲他老先生啊！您说他会怎么回答我呢？

维罗尼克　我马上把您送交警察。

乔治　（吓一跳）您马上把我送交警察？

维罗尼克　嗨！不是我！我是说，我父亲会这么回答您。

乔治　这回答好！这才象个男子汉！

维罗尼克　很可能，是呀，他要在家，您早就戴上手铐了。

乔治　不会！

维罗尼克　不会？

乔治　不会。只要是男人，我就能说得服。他们的头脑有逻辑

性。依靠逻辑的力量，我能遥控他们的思想。可是您呢，夫人？您的逻辑在哪里？您的见识又在哪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不打算把我交给警察，对吗？

维罗尼克　您真的理解我了。

乔治　正因为如此，您一定会把我交给警察的。您别辩解！您跟所有女人一样，感情容易冲动、爱狂热。您向我微笑，您可以对我关怀备至。然后呢，您看见我的耳朵就会害怕，看见我鼻孔里的一根鼻毛也会惊恐万分，于是，您就会叫喊起来。

维罗尼克　当我发现了您的时候，我喊了吗？

乔治　正是，您还没有喊出来。我了解女人。她们若要喊叫，迟早总会喊出来的，对任何人毫不留情。您那一声啊，还憋在嗓子里。只要警察一敲门，您就会痛痛快快地喊出来。真不幸，您不是个男的。是男的您就能是我的救星。可您是个女人，出于女人的天性，您会毁了我的命运。

维罗尼克　毁了您的命运？我？

乔治　一扇紧紧关闭的牢门，一个收紧了的绞索扣，一把落下来的铡刀：这就是女人。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别的呢？

维罗尼克　（动怒）您走错门了。要讲毁人命运，您找三楼那位太太去。她搞得两个有妇之夫倾家荡产。我可是四门大开，我还……（停住不讲，笑了起来）您差点儿把我……

乔治　您说什么？

维罗尼克　一张弓上有两根弦：射男人用讲道理之弦；对女人呢，就采用激将法那根弦，假惺惺地认为我们女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你们觉得每个女人都想与众不同。"您是女人，因此您一定要把我交给警察。"您这么说，是想激我；您以为我会迫不及待地向您显示自己与一般女人不一样。我

可怜的朋友，您这是枉费心机：我毫无不同寻常之意，我和别的女人一样，并且为此而感到满意。

〔从大门外传来电铃声。

乔治　这……

维罗尼克　我真怕。

乔治　（举起双手）您会把我交给警察吗？

维罗尼克　您说呢？（看到乔治双手高举）放下来吧，您真叫我不知该怎么好了！

乔治　（把双手插到衣袋里）您到底怎么办？

维罗尼克　别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稍停）她们会怎么办？

乔治　我哪儿知道。

维罗尼克　您认为她们会喊叫吗？

乔治　我对您说了，我不知道。

维罗尼克　刚才您可是镇静得多。（门铃声又响）您要再说一个字，我可就要感情冲动、要发疯了。

乔治　我难道落到这般地步，我的命运落入了一个女人手中？

维罗尼克　只要您表个态，我就把您的命运交到男人手里。

〔敲门声。喊声："警察局的。"

乔治　（拿定主意）说定了我可没有什么好感激您的。

维罗尼克　行啊。

乔治　您可别指望我报答您……

维罗尼克　我还不至于蠢到那种地步。

乔治　我可说不定会以怨报德。

维罗尼克　行啊！

乔治　那么，把我藏起来吧！（突然惊慌起来）快！还等什么？

维罗尼克　(指了指她卧室的门)进去吧。

〔乔治不见了。维罗尼克去开大门。警长高伯莱的脑袋从门缝里伸进来。

第　二　场

〔维罗尼克，高伯莱警长。

高伯莱　当然了，夫人，您一定没看到一个身长一米七八、褐色头发的男人……

维罗尼克　(急速地)当然不会！

高伯莱　这我相信。

〔高伯莱鞠躬告退。维罗尼克关上门。

第　三　场

〔维罗尼克，乔治。

维罗尼克　您可以出来了。

〔乔治进来，身上裹着红毛毯。维罗尼克大笑起来。

乔治　(一本正经地)没什么好笑的。我想暖和暖和。(坐下)您可撒谎了！

维罗尼克　天哪！

乔治　这太不应该了！

维罗尼克　我为了您才撒谎的呀！

乔治　这并不解决问题。

维罗尼克　太不象话了！您可能从不撒谎吧？

乔治　我的情况不同：我不是正派人。要是所有的老实人都象

您那样……

维罗尼克　怎么样？

乔治　社会秩序会成什么样子？

维罗尼克　嗬！

乔治　嗬什么！嗬是什么意思？

维罗尼克　这个秩序……

乔治　您见过更好的秩序吗？

维罗尼克　见过。

乔治　什么样的？在哪儿？

维罗尼克　说来话长。简单说吧，我说谎骗警察，因为我不喜欢这些人。

乔治　那您是欺骗嫖客的妓女，还是偷窃成性的女贼？

维罗尼克　我跟您说过了，我是新闻记者，是个正派人。

乔治　那么说，您是喜欢警察的啦。很明显，正派人是喜欢警察的。

维罗尼克　为什么我要喜欢他们呢？

乔治　因为他们保护您。

维罗尼克　他们根本不怎么保护我，上星期还揍了我好几下子。（挽起袖子）看看，这青一块紫一块的。

乔治　哎呀！

维罗尼克　这就是他们干的。

乔治　（惊讶地）他们搞错了吧？

维罗尼克　没搞错。

乔治　那您一定犯了法？

维罗尼克　我们游行来着。

乔治　谁，你们？

维罗尼克　我和别的示威者呗。

乔治　你们为了什么游行呀？

维罗尼克　我们有不满呗。

乔治　不可想象！您看看我，再看看您自己，我们两人中到底谁有权利表示不满！这样说来，我倒不是不满分子了。我没有一点不满，我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一辈子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游行示威。站在监禁的边缘上，站在死亡的边缘上，我接受这样的世界。您刚二十岁，您是自由的人，可您竟拒绝这样的世界。（起了疑心）总之，您是赤色分子。

维罗尼克　是粉红的。

乔治　越来越红。那您父亲呢？他对您抱什么态度？

维罗尼克　他呀，我这可怜的父亲，他不高兴。

乔治　他是另一边的？

维罗尼克　他在《巴黎晚报》写稿子。

乔治　噢，我听了非常高兴。我看《巴黎晚报》。那么您父亲是个正人君子啦。他只有一个弱点：就是有您这么个女儿。（乔治打颤，打喷嚏，把披在身上的毛毯裹得更紧）这一夜，多么富于诗意呀！一个生来爱管闲事的流浪汉救了我的命。然后，一个不信神只信人的女革命者使我获得自由。不是“慈善周”哪能遇见这么多好人。（停顿）您这回该满意了：您制造了混乱，背叛了您的阶级，欺骗了您的当然保护者，还侮辱了一个男人……

维罗尼克　侮辱？

乔治　可不是么！您把我当成一件东西，当成了接受您的恻隐之心的一件不幸之物。

维罗尼克　您要是上了囚车，可能就不是那么件“东西”了吧？

乔治　不能那么说。不过，我会恨您的，然后，我就躲进自己内心深处，聊以自慰。啊，您可是大大地捉弄了我一番！

维罗尼克　我？

乔治　（用力地）大大地捉弄了我！您眼光短浅，只看到鼻子底下一小块地方。但我呢，我要思考：考虑未来。未来是阴暗的，非常阴暗。我亲爱的，光救人还不够，还得给他们一条生路。您想过没有，我今后会怎么样？

维罗尼克　我猜，您还会去当骗子。

乔治　这回您可没猜对！

维罗尼克　什么？您要当老实人了？

乔治　我没这么说。我的意思是，从今以后，我再也没办法当骗子了。行骗要有点资本，要下点本钱：两套西装，一件夜礼服，最好还有一套燕尾大礼服，衬衣一打，衬裤六条，袜子六双，皮鞋三双，一套领带，一枚金别针，一只皮提包，一副玳瑁眼镜。可我现在，一个钱也没有，就这一身破衣烂袜。这您叫我怎么干？就穿这一身，我能去拜访法兰西银行行长吗？搞得我太惨了，压得我太深了，我再也爬不上去了。都是您的过错：您救了我，使我不蹲监狱，可是把我推进了下贱的深渊。到了监狱里，我还能保持本来面目，要是成了流浪汉，那可就丢脸了。我竟成了个流浪汉？所以，夫人，我一点也不感激您。

维罗尼克　我给您找个工作怎么样？

乔治　工作，一个月挣三万法郎，要干活，受人雇佣？这种差使，您自己留着吧，我不能出卖自己。

维罗尼克　置办您那套行头，需要多少钱？

乔治　我说不清。

维罗尼克　我身上还有点钱……

乔治　别再提了。钱，这是神圣之物；我从不接受赠与，我只是自取。

维罗尼克　那就请自取吧。

乔治　我没法自取您的钱，因为是您要给我的。(突然间)我建议，咱们搞一桩交易。这可是正正经经的交易。显然，我没有权利挑三捡四，让您为难。我可以接受您的采访，全世界独家采访。

维罗尼克　您？我？

乔治　您不是记者吗？向我提问吧。

维罗尼克　提什么呀？

乔治　问问我的艺术吧。

维罗尼克　我不是告诉过您了吗？我是报道外交政策的！此外，我的报纸对骗子的事不感兴趣。

乔治　嘀，是家进步报纸！这倒是怪讨厌的。(稍停)我是乔治·德·瓦列拉。

维罗尼克　(不无诧异地)就是……

乔治　对，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瓦列拉。

维罗尼克　(犹豫不决)当然……

乔治　恐怕你们的报纸挺穷的。

维罗尼克　对了，够穷的。

乔治　我只要两套西装、一打衬衫、三条领带、一双皮鞋就可以了。付实物也行。(他站起来)一九一七年，在莫斯科，一个黑人卫兵和一个白皮肤的俄罗斯女人，生下一个蓝皮肤的孩子……

维罗尼克　不行。

乔治　您不感兴趣？

维罗尼克　我没时间。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我马上要出去。

乔治　以后谈，行吗？

维罗尼克　说实在的，也不行。您明白，凡是骗子，有天才也好，没天才也好……

乔治　见鬼去吧！（传来关门声）谁来了？

维罗尼克　噼哩啪啦……准是我父亲。

乔治　我……

维罗尼克　他要是看见您，一定报告警察。先进去躲躲吧。我来对付他。

〔门开了，乔治躲出去。

第　四　场

〔维罗尼克，希比洛。

希比洛　你还没走？

维罗尼克　我正要走，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希比洛　（心酸地）我自己也没想到！

维罗尼克　爸爸，你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希比洛　简直是一群混帐东西！

维罗尼克　说谁呢？

希比洛　全都是。做个人我都感到羞耻。给我拿点喝的来。

维罗尼克　（倒水，端水）你认为……

希比洛　忘恩负义，谎话连篇，胆小如鼠，坏事干尽，我们人人如此。要是人类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提出保护动物。

维罗尼克　刚才，我……

希比洛　我真想当条狗！狗在爱慕和忠诚方面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啊，不行，狗类都受人愚弄，它们傻乎乎地还爱我们呢。我要当猫。不，猫也不行；哺乳动物全都一样。我怎么就变不成一条大鲨鱼，跟在过往船只后面，等着吃水手呢！

维罗尼克　可怜的好爸爸，别人怎么惹你了。

希比洛　孩子啊，人家把我赶出门外了。

维罗尼克　嗨，不是每半个月就要赶你一次吗？

希比洛　这一回，可真完蛋了！维罗尼克，你是见证人，近十年来，我吃反共这碗饭。这碗饭既难吃又没有意思。多少次，我想换换口味，比方说，刺刺教士，整整共济会，骂骂亿万富翁，说说女人什么的！可是没用，就那么一份菜单，休想换花样。我什么时候对这份差事表示过不满来着？马林科夫还没骂完，又该攻击赫鲁晓夫了。可我什么时候抱怨过！每天我都编造一些新玩意儿吊人口胃。谁搞的庶斯缪德破坏案？一起颠覆国家的阴谋是谁搞出来的？还有信鸽事件！是我，全都是我！十年来，我保卫着欧洲，从柏林到西贡，我攻击过越共，攻击过中国人，攻击过苏联军队，说什么他们又派飞机，又派坦克的。好啦！孩子，你看看，人是多么没良心。我的胃口刚刚有一点点衰退，老板就一脚把我踢出大门。

维罗尼克　真把你辞退了？

希比洛　把我当成坏蛋赶出来啦。除非到明天早晨，能想出个新花样来。

维罗尼克　（毫无同情的表示）别害怕，花样你会找到的。

希比洛　这回可难罗！你叫我怎么办？我不是泰坦①，我是个平

①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

平常常的人，拚死拚活地干一个月才挣七万法郎。十年间，我把我的能量全放尽了。这是真的，从前我是天马，可以行空。现在，翅膀让火烧坏了。我成什么了？一匹没用的劣马，只能宰了吃肉。（来回踱步）忠心耿耿地干了十年，你等着人家给你一句人话，对你有一点感激的表示，什么都没有。有的是警告和威胁。就是这些。唉！临了，我还真得恨起你们这些共产党来！（胆怯地）我的好女儿啊！

维罗尼克　爸爸？

希比洛　你能想出个——我这可完全是随便说说——你能想出个主意来吗？你有没有什么反对共产党的东西？

维罗尼克　噢，爸爸！

希比洛　听我说，孩子。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的交往，虽然你的这些交往连累了我。也许这就是我不幸的根源。自从你母亲生病以后，我一直没有管束你，你自由地干你的事。唯一的交换条件是，你的那些朋友一旦当政掌权，别惩治我就行。我对你那么宽容，你就不想报答报答我？你就忍心看着你的老父亲陷进泥潭？孩子，我只要你稍微出一把力，出一点点力就行了。共产党，你跟他们接近。帮我忙，你心里一定很不好受吧？

维罗尼克　不行，爸爸。

希比洛　那么，就拉倒吧！

维罗尼克　因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希比洛　这不又多了一条理由。他们要不是你的朋友，你怎么会了解他们的缺点呢？至于我，我的朋友全在我们报社编辑部里。好吧，我可以起誓，我要是想说他们的毛病

呀，有的是！……嘿，我建议，咱们来个交换。你把你所了解的杜克洛[1]的情况告诉我，我就揭露揭露儒勒的那些事儿。这样，你就有过硬的材料了！好不好？

维罗尼克　不，爸爸！

希比洛　我成了约伯[2]了。我亲生女儿看我在危难之中也不管我了。那你走吧！

维罗尼克　我走，我走。不过，我想告诉你……

希比洛　维罗尼克！你知道什么正在死亡吗？是人：工作，家庭，祖国，统统都完蛋了。瞧，这篇稿子：«人类的黄昏»。你有什么看法？

维罗尼克　你每月在«证据»杂志上都看得到。

希比洛　说得对。让他见鬼去吧！

维罗尼克　谁？

希比洛　人！为了每月那七万法郎，我屁股都坐烂了。可是，共产党也没有找我什么麻烦！每月就这七万法郎，我就是站到他们那边去，也是说得过去的！

维罗尼克　这些话可不是我要你讲的。

希比洛　不是你，我的女儿，不是你。你以后也别劝诱我了。我是一个老派的人；我太喜欢自由了，我太尊重人的尊严了。（突然站起来）尊重人的尊严，这是一件多么干净、多么美好的事啊！一个老手，一个有家小的人，就象一个不正派的人

---

① 杜克洛(1896—1975)，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六四年任法共中央书记。

② 见«旧约·约伯记»，约伯接受上帝的考验，吃了许多苦头，但他长期忍受，不埋怨上帝。这里比喻长期受委屈的人。

那样被一脚踢了出来，踢到大街上，手里只有一个月的薪水，连退休金都没有！……嘿，我想起来了，这说不定是个好题目：在苏联，劳动者年迈后无权领取退休金。（照镜子，端详自己的头发）他们白发苍苍，这可以写点什么呢？

维罗尼克　爸爸，他们有退休金。

希比洛　别吵吵，让我好好想想。（稍停）这样写不行。读者会理直气壮地对我们说："苏联工人没有退休金，这有可能，然而这总不能构成重新武装德国的一个理由吧！"（停顿）维罗尼克，必须武装德国。可是，为了什么呢，嗯？为了什么理由哪？

维罗尼克　根本就没有理由。

希比洛　有，我的孩子，有一条！那就是，我一辈子当牛做马，跟俄国人没有两样。我受够了。现在我要别人也轮着受受这份罪。我敢起誓，要是重新武装了德国，嗨，他们就得受这份罪。重新武装吧，那就重新武装吧！重新武装德国、日本吧！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去放火吧！你想想：就给七万小钱，叫我保卫全人类！出这么个价钱，就叫所有的人都活不成！

维罗尼克　那你也活不成啊。

希比洛　更好！我这一辈子过的，实际上是慢慢地埋葬自己，连送葬的人都没有一个呀！可是，对不起，我的死会引起轰动。这该是多么高的荣耀啊！儒勒那老家伙，要是在我头上作威作福，我呀，我要象火箭一样，爆发一阵再走！一个月只给你七万法郎，可每天要在你屁股上踹七十脚！要完蛋，咱们一块儿完蛋！战争万岁！（透不过气，咳嗽起来）

维罗尼克　喝点水吧。（倒水，送水）

希比洛　哎哟！

维罗尼克　在我房间里有个流浪汉。

希比洛　是共产党？

维罗尼克　根本不是！

希比洛　那么，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维罗尼克　警察正搜捕他呢。

希比洛　那就给警察局打个电话，叫他们来人抓走，不就行了吗？

维罗尼克　爸爸，我想留一留他。

希比洛　你的那个宝贝，他干了什么坏事了？如果他偷了东西，就得办他的罪。

维罗尼克　他没偷也没抢。别那么气势汹汹的。你别管他。你就安安静静地想你的那个新花样吧。明天一早，他不声不响地就走了，以后我们就再也见不着他了。

希比洛　就这么办吧！他要是老老实实的，我就假装不知道他在这儿。不过，警察要是来找，可别指望我说假话！

维罗尼克　（把她卧室的门打开一半）我走了。您可以在这里呆一宿，可别走出我的房间。再见。（又关上门）爸爸，明天见。你那个新花样嘛，别担心，反正总是老一套，你一定找得出来的。

第　五　场

〔希比洛独自一人。

希比洛　滚吧！（维罗尼克下）总是老一套！当然啦，总是老一套！每回都必须把老一套重新装扮一番，可我又有什么法子呢？（双手抱头）斯大林的一生，图画连载……他们不

要，这帮蠢货！我也说不清这是因为什么：（乔治打喷嚏，希比洛竖耳细听，然后又沉思起来）破坏……阴谋……背叛……恐怖……（每说一个词，都想一想，接着又摇摇头）饥荒……饥荒？哎！（停顿片刻）不行：用得太多了。从一九一八年起就翻过来掉过去地用这个。（拿过几份报纸翻看）俄国人到底做了些什么？（继续翻报纸）什么也不做？这不可能！在一个两亿人的国家里，每天哪能不出点不公正的事，不发生一两起恶性犯罪案件呢？要硬说没有，谁又会相信呢？铁幕，这就叫铁幕！（又思考起来）破坏……阴谋……（乔治打喷嚏。希比洛发火了）还叫不叫我安安静静地工作一会儿！背叛……阴谋……嗨，从另一头想想看：西方的文化……欧洲使命……精神权利……（乔治又打喷嚏）够了！够了！（重新冥思苦想）斯大林的一生，图画连载。（从外头传来哨声。他痛苦异常）唉！（又双手抱头。似有所悟）斯大林的一生，不配画连载……（乔治又打喷嚏）这小子，我非宰了他不可。

乔治　（幕后音）妈的！他妈的！

希比洛　别这么烦我了！我的天哪！别这么烦我了！（走向电话机，拨号码）喂！警察分局吗？我叫勒内·希比洛，新闻记者，住古尔登街十三号，一楼，左边那个门。有一个人潜入我家。看来是警察正在搜捕的那个家伙。对，派人来吧。

〔希比洛讲最后几个字的时候，门开了，乔治走进客厅。

第 六 场

〔希比洛，乔治。

乔治　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呢！先生，您是个正常的人。让我握握您的手。(向前走，伸出手去)

希比洛　(向后一跳)救命啊！

乔治　(向希比洛扑过去)嘘！嘘！(用一只手捂住希比洛的嘴)难道我长得象杀人犯？真是天大的误会！我佩服您，可您却以为我要掐死您。是的，我佩服您：您刚才打的那个电话精彩极了。那些被虚假的自由主义所迷惑的好人们，正在失去行使他们自己权利的意识，他们都应当以您为榜样。别怕我跑掉。我想成全您，叫您出出名：明天，各报都会登出消息，说我是在您的家里被抓住的。您相信我，对吧？您相信我吗？(希比洛因嘴已被捂住，点点头表示同意)那好极了！(乔治放开希比洛，后退一步)让我好好端详端详您这位正直人的无上尊严吧！(稍停)要是我刚才跟您说过，为了摆脱追捕，我曾经自杀过呢？……

希比洛　您别打算软化我！

乔治　好得很！我要是从破衣服里掏出一包药面儿，一口吞下去，接着倒在您脚下咽了气呢？……

希比洛　什么？

乔治　您怎么说呢？

希比洛　我会说："这个坏蛋畏罪自杀。"

乔治　您非常自信没做过任何亏心事！先生，看得出来，您从来没有对善良产生过怀疑。

希比洛　这倒不假！

乔治　……还有，您根本不听把罪犯说成是社会造成的那些蛊惑人心的道理。

希比洛　罪犯就是罪犯嘛！

乔治　越讲越精彩了！罪犯就是罪犯。说得多好啊！还有，我要是讲讲我不幸的童年，看来您不会被软化。

希比洛　您没找对人：我小时候受够了折磨。

乔治　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是俄国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这些都与您关系不大，对吧？

希比洛　这样的受害者，不只是你，还有别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可人家并没有下贱到偷盗的地步。

乔治　您什么都有的说。任何东西都无法影响您的信念。哎！先生，您有这样毫不动摇的态度、不受诱惑的眼睛和铁石般的心肠，您一定是个反犹太主义者，对吗？

希比洛　我刚才怎么就没想起来，您是个犹太人，对吗？

乔治　不，先生，不是。跟您直说吧，我分享您的排犹主义。(希比洛做了个手势，他赶紧改口)您别生气，分享二字，说得太过分了；就说我捡点您的排犹主义掉下来的碎渣。我没有当诚实人的福气，所以也得不到您那样的自信。我怀疑，先生，我怀疑：这是心灵混乱的人所固有的。我是一个排犹的或然论者，如果您不反对的话。(说知心话的神色)还有阿拉伯人呢？您也厌恶他们，是不是？

希比洛　谈到这儿就够了！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听您胡聊乱扯。请您立刻回到那间房子里去，乖乖地等警察来。

乔治　我这就走！我这就退出您的房子！只要对我说您厌恶阿拉伯人就行。

希比洛　是啊！

乔治　说明确点。请满足我，我起誓，这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希比洛　他们应该呆在自己家里。

乔治　精彩极了。先生，让我向您致意，您正直到了残酷无情的地步。经过这番简单的探讨，很明显，咱俩的观点一致，这我并不感到奇怪。所以，我觉得，只要警察给我们时间的话，象我这种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人，也能变成正直的人。

希比洛　您到底给我滚开不滚开？

乔治　我再说一句话。先生，就一句话，说完马上走。怎么？您是法国人，是法国农民的子孙；而我呢，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法国的临时户口；您是正直的化身，而我则是罪恶的代表。现在呢，不管它什么恶行和美德，我们手拉着手，共同谴责犹太人，共同谴责共产党人和各种颠覆的念头，不是吗？我们的一致，其意义应该是很深刻的。这个意义，我明白，先生，我这就讲给您听：那就是，我们俩都尊重私有财产。

希比洛　您也尊重财产？

乔治　我吗？我就是靠它过活呀，先生！我怎么能不尊重它呢？您看，先生，您女儿想要救我；您呢，您告发了我。可是，我觉得跟您比跟她更接近。从这里面我得出的实际结论是，您和我，我们俩有义务一起工作。

希比洛　一起工作？谁？我们俩？您疯啦？

乔治　我能帮您一个大忙。

希比洛　真是莫名其妙。

乔治　刚才，我把耳朵贴在门上，您与您女儿的谈话，我一字不漏地全听见了。您在想花样，对吧？那么，这个花样我能给您想出来。

希比洛　想出个花样来？是关于共产主义的？

乔治　是的。

希比洛　您……您了解全部情况罗？

乔治　一个骗子，应该什么情况都了解。

希比洛　那好！说吧，您的花样是什么？我可以要求法庭对您从宽处理。

乔治　那不行！

希比洛　为什么？

乔治　只有我这两只手是自由的时候，我才能帮助您。

希比洛　警察可……

乔治　警察，对，警察可要来了，马上就来，两分钟以后就到这儿。我还来得及自我介绍一下：我从小失去父母，成了孤儿。年纪那么小，走投无路，逼得我只能在天才和死亡之间作出选择。我选择了天才并没什么了不起，先生，我本来就有天赋，就象您向来正直一样。我的天才，您的正直，都是无情地充分表现出来的。您设想过没有，要是天才与正直结合在一起，灵感与固执结合在一起，见识与盲从结合在一起，那就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来呀？那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的主人。我有的是主意，我每分钟就能想出几打主意；不幸的是，我的主意说服不了人；因为我坚持得不够。您呢，您没什么主意，反而让各种主意掌握了您。它们把您牢牢地抓在掌中，翻搅您的脑子，堵住您的眼睛。正因为如此，这些主意才能说服别人。可那都是些石头梦。石头梦能迷惑那些向往石化的人。现在，假设从我脑子里冒出来一个新主意，假设这个主意掌握了您。那么，它马上就会呈现您的样子，一副可怜相，看上去这样无情，这样傻乎乎的，真象那么回事似的，以至于好象宇宙中少了它就

不成。

〔门铃响了。希比洛正听得津津有味，门铃声把他吓了一跳。

希比洛　这是……

乔治　对。由您决定。要是把我交给警察，您就过个不眠之夜，明天早晨等着被解雇。（门铃声又响）您要是救了我，我的才华却能使您名利双收。

希比洛　（被乔治的话吸引了）谁能向我证明您确有天才？

乔治　（看着客厅的门）去问警官吧。

〔希比洛去开门的时候，乔治下。

第七场

〔希比洛，警官高伯莱。

高伯莱　希比洛先生吗？

希比洛　是我。

高伯莱　他在哪儿？

希比洛　谁？

高伯莱　乔治·德·瓦列拉呀！

希比洛　（故作惊讶）您找的是乔治·德·瓦列拉？

高伯莱　是啊！唉，又没希望了。这家伙简直是条泥鳅。您允许我坐下吗？（坐下）我看您家里没有三角钢琴，是吧？祝贺您。

希比洛　您不喜欢三角钢琴？

高伯莱　我见得太多了。

希比洛　在哪里？

高伯莱　在阔人家。(自我介绍)我是警官高伯莱。

希比洛　幸会，幸会！

高伯莱　我多么喜爱您这室内的陈设。我觉得要是离开您这地方，肯定会感到留恋的。

希比洛　您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高伯莱　您没有想到您这话说得有多好！您这间客厅和我那间一模一样。是不是一九二五式的？

希比洛　啊？

高伯莱　(用手画了个圈)这些家具，一九二五年的吧？

希比洛　啊？一九二五年？噢，对，是啊。

高伯莱　装饰艺术展览。我们年轻的时候……

希比洛　那年我结的婚。

高伯莱　我也是那年。咱们的妻子在那个时代由她们的母亲陪着，去选购家具；咱们可没有发言权，钱是岳父母付的。您喜欢这种椅子吗？一九二五式的。

希比洛　您知道，这种椅子后来就见不到了。(摇头)我当时曾想，这不过是临时布置布置而已……

高伯莱　当然是这样！什么不是临时的呀？过了二十年，有那么一天……

希比洛　发现自己就要离开人世了，临时的也就变成最后的了。

高伯莱　我们都要死，就跟我们都从一九二五年活过来一样。(突然站起来)那是什么？一幅名画？

希比洛　不是。是复制品。

高伯莱　那不是更好吗？我就讨厌名画、名牌车呀什么的。因为阔佬们就爱收集这些东西，这就逼得我们什么牌子都非认得不可。

希比洛　谁？说的是你们？

高伯莱　我们，治安警察。

希比洛　那又为什么呢？

高伯莱　为了谈话时多一点共同的话题。（走近那幅画）这一幅，是康斯坦布尔的。我没想到，您竟然喜欢康斯坦布尔的画。

希比洛　可它总比潮湿发霉的墙壁好得多吧。

高伯莱　（托起画框）啊！原来，康特坦布尔画底下……

希比洛　可不是吗！

高伯莱　太潮了，对吧？

希比洛　因为这儿离塞纳河太近了。

高伯莱　用不着跟我说这个，我就住在让纳维里叶。（乔治连打喷嚏，并骂出声来）这是谁？

希比洛　是邻居。这个邻居，受不住潮湿，一潮湿就感冒。

高伯莱　您还算运气，感冒的是邻居。在我们让纳维里叶，感冒的是我。（又坐下）亲爱的先生，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我非常喜欢您这套房子，因为看到它使我想起我那个讨厌的家。

希比洛　这又该怎么解释？

高伯莱　这个嘛，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经常出入那些漂亮的地方。过去我是治安警察，叫我管犯罪青少年，抓诈骗犯，所以我常去帕西这样的阔地方。我到条件比我好的人家家里去调查，总觉得低人一等，亲爱的先生，人家处处叫你感觉出这一点。上下楼，得走佣人用的楼梯；让你在钢琴和一盆花草之间等上老半天；见到戴皮手套的女士和满身香气的先生，你都得笑脸相迎，可人家总把你当佣人看待。由于这些人家到处乱摆镜子，所以我等候的当儿，走到哪一堵墙壁跟前，都能看到我那副穷酸相。

希比洛　您就不能把镜子放放好？

高伯莱　放放好？不是镜子放的不是地方，是我呆的不是地方。这类事儿，在您那儿也是少不了的吧。

希比洛　我吗？告诉您，我每天都得舐上司的屁股！

高伯莱　这不可能！谁逼您非这样不可？

希比洛　这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

高伯莱　噢，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跟您说，我舐警察局长的屁股一千多次了。您这房子之所以使我喜欢，就是因为它叫人感到这家人并不宽裕，谦卑中带股傲劲。这回呀，这回我是到一个与我社会地位相等的人家来调查。可以说，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我可以自由行动，我要是心血来潮，想把您关起来，或者揍您一顿，也没人敢反对。

希比洛　您是这样想的？

高伯莱　天哪！我可没那意思！您的面孔长得和和善善的，就和我这张面孔一样！每月六万法郎。

希比洛　七万。

高伯莱　六万，七万，都一样！一拿到十万，面孔就变了。（激动了）我可怜的希比洛啊！

希比洛　我可怜的警察官啊！

〔两人握手。

高伯莱　除了我们自己，谁能知道我们的苦衷有多深，我们的灵魂有多高尚。来，给我来一杯。

希比洛　可以。（斟了两杯酒）

高伯莱　（举杯）为西方文化的卫士干杯！（一饮而尽）

希比洛　胜利永远属于那些保卫阔佬而又不爱阔佬的人。（饮酒）对了，您有没有什么主意？

高伯莱　整谁的主意？

希比洛　整共产党的。

高伯莱　啊！您是搞宣传的！那么说来，您想不出主意。主意对您简直太狡猾了。您找不到它就跟我找不到我那个瓦列拉一样。

希比洛　瓦列拉，他真那么狡猾？

高伯莱　这个人吗？恕我用个夸大的字眼，这个人简直是个天才。对了，您不是对我说他逃到您家里来啦？

希比洛　我……我是说过，有那么一个人……

高伯莱　准是他，没错。他刚才要是在这儿，现在应该还在这儿：这座房子所有的门窗都有人把着。走廊和楼梯都有我的人把守。好，就这么办！这回我要使您看看我是多么尊重他：我不搜查您这客厅，别的房间我也不进。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可以肯定，他已经耍了花招，想叫人认不出他来，以便离开此地。谁知道他在哪里？装扮成个什么样子？没准儿您就是……

希比洛　我？

高伯莱　放心吧。庸庸碌碌的样子是装不出来的。这件事该结束了，亲爱的先生。您说点情况，我好写报告。您瞧见了这个人，便急忙打电话通知我们；而这个人趁这几分钟您没注意，就跑了，对吗？是这样吗？

希比洛　我……

高伯莱　很好！（停顿）现在我告辞了　我们的会见，时间虽然太短，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们应该再次会面。

希比洛　我也求之不得。

高伯莱　我会不时给您打电话。什么时候咱俩抽个空，一块儿

去看场电影，就跟小青年们一样。请留步，别送了！（下）

第 八 场

〔希比洛，乔治。

希比洛　（去打开卧室的门）快把您出的主意告诉我，然后走您的吧。

乔治　不行！

希比洛　为什么？

乔治　我不在场，我的主意就蔫了。咱们俩不能分开。

希比洛　要是这样，我就不需要您了。请走吧！

乔治　你没听见警官的话吗？他说我是个天才，我的爸爸哎！

希比洛　（无奈地）那又怎么样？您要什么？

乔治　要的不多。只要你把我留在身边，直到警察全部撤离这所房子。

希比洛　还有什么？不要钱？

乔治　钱不要。但是，你的旧衣服，让我穿一身走。

希比洛　好吧。那就留下吧。（稍停）现在，您的主意，谈谈吧。

乔治　（走到椅子前，坐下，倒了一杯酒，拿起希比洛的一只烟斗，不慌不忙地装烟丝，点着烟）好吧！告诉你……

——幕落

第　四　幕

〔儒勒·巴洛丹的办公室。

第　一　场

〔儒勒，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

儒勒　几点了？

塔维尼埃　差两分十点。

儒勒　希比洛还没来？

塔维尼埃　没来。

儒勒　以前他每天都早到……

佩里格尔　他今天还没有迟到。

儒勒　不对！但他已经不提前来了。现在我没有帮手了！

〔电话铃声。

女秘书　（接电话）喂！是，是。董事长先生。（对儒勒）董事会开会了。董事长问有没有新主意。

儒勒　新主意？滚他娘的吧！告诉他，我出去了。

女秘书　（对话筒）不，董事长先生。他可能在排版车间。（对儒勒）看来，他可没好气儿。

儒勒　告诉他，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他，他听了准大吃一惊。

女秘书　（对话筒）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说要告诉您一件惊人的好消息。好的。

儒勒　他怎么说？

女秘书　说董事会等着您的电话。

儒勒　老守财奴！吝啬鬼！什么惊人消息，去他妈的吧！（对女秘书）叫希比洛马上来。

女秘书　（打电话）叫希比洛到老板这儿来。（对儒勒）还没来上班。

儒勒　几点了？

女秘书　十点五分。

儒勒　（对其他人）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先是不再早到，后来就迟到。（稍停）好！好，好，好！（坐下，摆出一副安详的样子）安安静静地等吧。（又换了一个姿势，仍然安详无事的样子）要绝对安静。（对塔维尼埃和佩里格尔）你们放松放松。（女秘书打字。儒勒喊叫）我说了，要安静！（猛然跳起来，站在地上）我这个人，不是等人的人。（踱步）杀人了！

塔维尼埃　哪儿杀人啦，老板？

儒勒　我知道哪儿？开罗，汉堡，瓦尔帕来索①，巴黎。一架喷气飞机在波尔多上空爆炸。一个农民，在他的地里，发现了火星人的脚印。我搞的是新闻，孩子们，新闻不能等。（电话铃声）希比洛吗？

女秘书　（接电话）喂。是吗？好，部长先生。（对儒勒）是内政部长。他问有没有新情况。

儒勒　说我不在！

女秘书　部长先生，社长先生他不在。（对儒勒）他发火了。

儒勒　告诉他，我有个意外的消息要告诉他。

女秘书　社长先生刚才说，他有个您意想不到的事情要告诉您。

---

①　智利主要海港。

好，部长先生。(挂上电话)过一个钟头，他再来电话。

儒勒　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就能找到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吗？……

佩里格尔　儒勒，你一定能找到。

儒勒　我吗？要是那样，我可首先会感到意外。(停止踱步)现在恢复平静吧。真见鬼了！咱们设法想点别的吧。(稍停)怎么样？

塔维尼埃　(吃惊地)怎么？

儒勒　想啊！

佩里格尔　好吧，老板。想什么？

儒勒　我不是说了吗，想别的！

佩里格尔　我们是想别的呢。

儒勒　大声地想！

佩里格尔　(作思索状)我在寻思，房东是不是来修房顶。我的律师建议我告他一状！他说啊，官司准是我赢。可是我没有把握。

塔维尼埃　(作思索状)我那地铁车票本到底塞到哪儿去了？我把口袋都翻遍了，也没找到。可是，我还清楚地记得，早上在地铁售票处，我用右手拿着零钱，左手……

儒勒　有贼！

塔维尼埃　(被惊醒)怎么回事？

儒勒　我总算看透你们的心了。你们心里装着什么？房顶啊，地铁票啊！你们的思想是属于我的，我花钱买来的。你们要把它从我这儿偷走！(对女秘书)我要希比洛来，给他家里打电话。

女秘书　好，儒勒。(拨电话号码，等待。儒勒停住脚步，等待)没

人接。

儒勒　我非把他赶出去不可！不行，不行，我什么也不听！非赶走他不可！可谁来代替他？

塔维尼埃　梯也里·摩尼埃怎么样？

儒勒　不行。

塔维尼埃　这个人特别，怕共产主义，怕得要命。

儒勒　他的怕就是传染不到别人身上。我就知道有这么两个人，读了他写的文章后，马上参加了共产党。（突然）涅克拉索夫呢？有什么消息没有？

佩里格尔　有人在罗马见到他。

儒勒　在罗马？这下可完蛋了。天主教民主党会留住他。

塔维尼埃　可是，塔斯社辟谣了，说他半个月来一直在克里米亚。

儒勒　为什么不可能呢？目前不要过多谈论这个人。等有了确实消息再说。特别不要说他在罗马。目前旅馆业生意不景气，所以，现在不能替意大利的旅游业做广告。知道了吧，孩子们，见了困难要上，明白了吗？

塔维尼埃和佩里格尔　儒勒，都明白了。

儒勒　开展宣传攻势，需要的是什么？

佩里格尔　要有资本。

儒勒　这我们不缺。然后呢？

塔维尼埃　找个替死鬼。

儒勒　这也有。还有呢？

佩里格尔　找个题目做文章。

儒勒　要有题目，说到点子上了！题目。

塔维尼埃　要有个爆炸性的题目。

佩里格尔　爆炸性的！

塔维尼埃　恐怖加性感！

佩里格尔　弄点死人骨头，再搞点女人屁股！

儒勒　啊！有点眉目了，这个主题，我看出点名堂了！

塔维尼埃　老板，我们也看出来了……

儒勒　我找着了……

佩里格尔　我们也找着了，我们也找着了！

儒勒　你们也找着了？

塔维尼埃　可不是！

儒勒　那么，给我说说，找着了些什么？

佩里格尔　那个嘛，是呀，只是一个总的看法……

塔维尼埃　是个整体，很难……

佩里格尔　我觉得，还要找个人，为了……

塔维尼埃　是啊！为了……

儒勒　说了半天就这些！（坐下，神色颓唐。突然间）你们在开玩笑吧，孩子们？

塔维尼埃　（愤怒地）儒勒！你说我们？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儒勒　你们要开玩笑，那就错了。我要出了事，你们跟着一齐完蛋。

〔电话铃声。

女秘书　（接电话）是吗？叫他马上上来。（对儒勒）是希比洛。

儒勒　终于来了！

〔四个人一动不动，眼睛死盯着玻璃门。门开的时候，儒勒示意塔维尼埃和佩里格尔出去。两人走出去，女秘书也随之下场。

第 二 场

〔儒勒，希比洛，乔治。

儒勒 我的好希比洛，你知道吗，你再不来，我就要等急啦。

希比洛 原谅我，老板。

儒勒 谈吧，谈吧！这事就算了！这位先生是谁？

希比洛 这是一位先生。

儒勒 这我知道。

希比洛 他的事情过一会儿，再告诉您。

儒勒 您好，先生。（乔治不答）他是聋子？

希比洛 他不懂法语。

儒勒 （对乔治指了一下扶手椅）请坐吧。（儒勒做了个请对方坐下的姿势。乔治无动于衷）他连手势也不懂？

希比洛 这是因为，您的手势也是法国式的。

〔乔治走开，从办公桌上操起一张报纸，报上可以看到一行大字："涅克拉索夫失踪"。

儒勒 他看得懂？

希比洛 不，不，不。他光看图片。

儒勒 （双手放到希比洛的肩上）怎么样，老伙计？

希比洛 （不解其意）什么？

儒勒 您的主意呢？

希比洛 啊！我的主意……（停顿片刻）老板，我感到非常抱歉。

儒勒 （忿怒地）你没有主意？

希比洛 就是说……（乔治站在儒勒身后，给希比洛打手势，叫

他说出来)哦！有，老板。当然有。

儒勒　可你看上去并不很得意。

希比洛　是啊，(乔治指手划脚)但是我……我是个谦虚的人。

儒勒　主意，总该不错吧？

〔乔治又做了一个手势。

希比洛　(嘟嘟嚷嚷地)是啊！太不错了！

儒勒　你有怨气吗？希比洛，你这个人与众不同。(停顿)说出来瞧瞧。(希比洛沉默)你什么也不说。(乔治默默地怂恿希比洛，希比洛不语)我看出是怎么回事了：你是要加薪水。听我说，老朋友。我答应你，给你加。只要你的主意中我的意，就给你加。

希比洛　哦！不，不，不！

儒勒　你这是什么意思？

希比洛　我不要求加薪水。

儒勒　那也好，就不加。这你总该满意了吧？(有些恼火)你到底讲不讲？(希比洛用手指乔治)怎么啦？

希比洛　是他！

儒勒　主意？是他？

希比洛　是他。

儒勒　(不解其意)他就是主意？

希比洛　他就是主意。

儒勒　你的主意，就是他？

希比洛　主意不是我的。不，不！不是我的！

儒勒　那么，是他的主意了？

〔乔治示意希比洛否认。

希比洛　(按乔治的示意办)也不是。

儒勒　(指乔治)这人是谁？

希比洛　一个……一个外国人。

儒勒　哪国人？

希比洛　噢！(闭上双目)苏联人。

儒勒　(失望)我看出来了。

希比洛　(总算打开了话匣子)一个走出铁幕的苏联官员。

儒勒　是高级官员吗？

〔乔治示意希比洛说是。

希比洛　是……(又害怕起来)就是说，不是。中层的。很一般，一个小小的官员。

儒勒　总之，是个无用之辈，对吧？

希比洛　这就对了！

〔乔治作愤怒的手势。

儒勒　我的朋友，你让我拿你这个苏联官员干些什么呀？

希比洛　什么也不干，老板，绝对什么也不干。

儒勒　什么也不干？你带他来做什么？

希比洛　(恢复镇静)我想，他可以向我们提供……

儒勒　什么？

希比洛　情报。

儒勒　情报！什么样的情报？关于苏联打字机的情报吗？有关台灯或是电扇的情报？希比洛，我要求你去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可你却搞一些鸡毛蒜皮，连《和平与自由》这样的报纸也不要的玩意儿。你知道吗，从克拉甫申科以来，我见到过多少苏联官员一个个选择了自由？我的朋友，真的假的都算上，总共一百二十二名啦。我们接待过使馆的司机，婴儿的保姆，还有一个管子工，十七个理发师；我已经

习惯了，只要有这种人找上门，我就打发给我的同行，《费加罗报》的罗比奈，这个人倒不嫌弃这类小新闻。结果呢，克拉甫申科式的人物普遍降价了。最近的一名，叫做德米多夫，是一个高级行政官员，还是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个德米多夫勉勉强强提供了四张纸的情报，而且皮杜尔①本人也不再宴请他了。（走到乔治跟前）啊，先生，您跨出了铁幕！啊，先生，您选择了自由！那很好嘛！给他端份汤来。吃完，就以我的名义，把他送到救世军②去。

希比洛　老板，太好了！

儒勒　嗯！

希比洛　您想不出我心里有多高兴。（对乔治，一副报复的神气）到救世军去！到救世军去！

儒勒　就这么些？你没有别的主意了？

希比洛　（搓手）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

儒勒　蠢材！你被解聘了！

希比洛　遵命，老板！谢谢，老板！再见，老板！（希比洛向门口走去。乔治把他拦住并拉到舞台中央）

乔治　可以吗？

儒勒　您会说法语？

乔治　我母亲是法国人。

儒勒　（对希比洛）嗨，这样来骗我！给我滚吧！

乔治　（拉住希比洛）出于谨慎，我没有让他知道。

儒勒　先生，我祝贺您，我们的美妙的语言，您说得这么好。不过，说法语也好，说俄语也好，您都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您

① 皮杜尔（1899—），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为法国总理。

② 救世军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仿效军队编制。

能立刻离开我的办公室，本人不胜感激。

乔治　本人也正想如此。(对希比洛)走，快，到«法兰西晚报»去。

儒勒　去«法兰西晚报»？为什么？

乔治　(朝门口走去)您的时间太宝贵了，不再打扰您了。

儒勒　(站到乔治面前)我的同行拉扎雷夫是我的好朋友。我可以担保，他不会为您做什么事情的。

乔治　这我毫不怀疑。我对任何人无所求，任何人也不可能帮我。但是，我，我可以给他的报纸做许多事情，可以为你们国家做许多事情。

儒勒　您？

乔治　是我。

儒勒　那您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

乔治　这会浪费您的时间。

希比洛　是的，老板，是的，这会浪费您的时间。(向乔治)咱们走吧。

儒勒　希比洛！干你的事去吧！(对乔治)不管怎么说，我总能挤出五分钟来吧。再说，也不能不听对方讲讲，就把人家赶走啊。

乔治　这么说，是您请我留下来？

儒勒　是的，是我请您的。

乔治　好吧。(钻到桌子底下，在地上爬)

儒勒　您这是干什么？

乔治　藏没藏录音机？有没有窃听器？好。(站起来)您有胆量吗？

儒勒　我想是有的。

乔治　我要是一讲，您就有死的危险。

儒勒　有死的危险？那别讲了！不，还是讲吧！快讲。

萨八

乔治　看着我。仔仔细细地看。(停顿片刻)怎么样？

儒勒　什么怎么样？

乔治　您刊登了我的照片，登在贵报头版。

儒勒　您知道，照片嘛……(盯着乔治)我看不出来呀！

乔治　(右眼戴上黑眼罩)这样呢？

儒勒　涅克拉索夫！

乔治　您要一喊，可就没命了。在您的报社里，有七名带枪的共产党。

儒勒　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乔治　等会儿！马上不会出危险。

儒勒　涅克拉索夫！(对希比洛)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希比洛　我向您发誓，我原先不知道，老板。我向您发誓。

儒勒　涅克拉索夫！我的老兄希比洛啊，你真有两下子！

希比洛　老板，承您夸奖！受之有愧！有愧！有愧！

儒勒　涅克拉索夫来了！咳，我太喜欢你了！(拥抱希比洛)

希比洛　(就势倒在扶手椅里)生米已成熟饭了！(昏厥过去)

乔治　(轻蔑地看了一眼希比洛)这回可没外人了！谈谈吧。

儒勒　我不想冒犯您。不过……

乔治　您就是想冒犯我，也办不到。

儒勒　有什么能证明，您就是涅克拉索夫？

乔治　(大笑)什么也没有。

儒勒　什么也没有？

乔治　什么也没有。您搜吧。

儒勒　我不……

乔治　(粗暴地)不是叫您搜吗？

儒勒　好！好！(搜乔治的身)

乔治　找到什么了？

儒勒　什么也没有。

乔治　这就是，这就是推翻不了的证据。一个骗子手，在这种情况下，会做什么呢？他会给您出示护照、户口簿、一张苏联的身份证。可是，您，巴洛丹，您要是涅克拉索夫的话，您决定跨出铁幕的时候，您能那么傻，把这些证件留在身上吗？

儒勒　天哪，当然不能。

乔治　因此就发生了要证明的问题了。

儒勒　这清楚了。（脸色又阴沉起来）但是，照您这么说，任何人都可以……

乔治　我的样子象任何人吗？

儒勒　已经有人在意大利看到您了……

乔治　有什么稀奇！明天会有人说在希腊看到我，也说不定是在西班牙，或者西德。但是，把这些骗子弄来，把他们都带到这里来，是真是假，马上会搞得你稀里糊涂。真正的涅克拉索夫在红色地狱里过了三十五年，他的眼睛是一双来自远方的人的那种眼睛。请看我的两只眼！真正的涅克拉索夫亲手结果了一百一十八条性命！请看我这两只手！真正的涅克拉索夫搞了十年恐怖统治！把那些冒名顶替我的人都带来！那时候，您再看看，我们当中，到底谁最可怕！（猛然向儒勒走去）您害怕吗？

儒勒　我……（后退，差一点碰上手提箱）

乔治　可怜虫！别碰手提箱！

儒勒　（叫出声来）啊！（看手提箱）里面有什么？

乔治　过一会儿您就知道了。离远点。（儒勒蜷缩到一个角落）您看，您害怕了。已经害怕了！啊！我真想把你们统统吓

死，那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到底是不是涅克拉索夫！

儒勒　我害怕，不过，我还是拿不准。您要是骗了我怎么办……

乔治　会怎么样？

儒勒　报社就要关门了。（电话铃响。儒勒摘下话筒）喂！您好，亲爱的部长。是。是。当然如此！在我心里没有比这个攻势更主要的了。对。对。这可不是，我绝无坏的意思！请您再给我几个小时，再几个小时就行。是，搞出新东西来。电话里不好讲啊。不过，我请求您，不要生气……他挂上了！（挂上电话）

乔治　（讥讽地）您非常需要我就是涅克拉索夫。

儒勒　唉！

乔治　那我就是。

儒勒　您说什么？

乔治　您把您基本的教理都忘了吗？要从人们需要上帝这一点上证明上帝是存在的。

儒勒　您知道基本教理？

乔治　我们什么都知道。儒勒，您听见部长的话了。我要不是涅克拉索夫，您也就不再是巴洛丹了，不再是新闻界的拿破仑了。您是巴洛丹吗？

儒勒　是啊。

乔治　您还想当巴洛丹吗？

儒勒　想啊！

乔治　那么，我就是涅克拉索夫。

希比洛　（清醒过来）他瞎说，老板，他瞎说！

儒勒　（向希比洛扑去）笨蛋！无用之辈！傻瓜！你管什么闲事？这个人是涅克拉索夫，他刚刚向我证明他确实就是。

希比洛　他向您证明了他确实是？

儒勒　毫无辩驳的余地。

希比洛　我起誓……

儒勒　你给我出去！马上出去！

乔治　走吧，我的好希比洛。到外边等我去吧。

〔儒勒和乔治把希比洛推出去。

希比洛　（一边出门，一边说）这一切都没我的责任。我什么事情也不管了！

〔希比洛一出去，门就又关上了。

第　三　场

〔乔治，儒勒。

乔治　开始干吧！

儒勒　您什么都了解，不是吗？

乔治　关于哪方面的事？

儒勒　关于苏联的，是吗？

乔治　那还用说！

儒勒　那里……是很可怕的啦？

乔治　（明白对方意图）啊！

儒勒　能否跟我谈谈……

乔治　不行。叫董事会全体董事来，我要提出条件！

儒勒　完全可以向我提……

乔治　不行。叫董事们来。

儒勒　（打电话）喂，我亲爱的董事长，那件意外的事情已经到了，它在等您呢。对，对，对。您看，我答应的事从不食言。

（挂上电话）他火冒三丈，这个老混蛋。

乔治　为什么？

儒勒　他曾想要我的命。

乔治　他叫什么名字？

儒勒　穆东。

乔治　他的名字，我记住了。

〔静场片刻。

儒勒　我本来想，一边等他们，一边……

乔治　把我知道的先拿点出来你看看。好吧！我可以详细地透露一旦爆发世界大战如何占领法国的那个有名的C字计划。

儒勒　有一个占领法国的C字计划？

乔治　去年，您的报纸就谈过这个计划。

儒勒　是吗？噢！对！可是，我……希望得到证实。

乔治　你们当时写的文章不是说C字计划包括一个枪决名单吗？不错！你们说得对。

儒勒　要枪决一些法国人？

乔治　十万。

儒勒　十万！

乔治　你们写过没有，写了还是没写？

儒勒　您知道，我们写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一点。那您一定有名单了？

乔治　我记住了两万人的名字。

儒勒　举几个让我听听。要枪毙谁？赫里欧①，有吗？

---

① 赫里欧（1872—1957），法国激进社会党领袖，多次出任内阁总理。

乔治　当然！

儒勒　他呀，他对你们——咳，是对他们——可挺不错的呀。这倒挺有意思！还有谁？我想，所有的部长谁也跑不了！

乔治　还有当过部长的人。

儒勒　那就是说，四个议员里，就有一个。

乔治　对不起！四个当中有一个是因为当过部长而遭处决；可是另外三个也可能出于别的理由而被枪毙。

儒勒　我明白了：整个议会，除了共产党以外，都跑不了。

乔治　除了共产党？为什么？

儒勒　因为共产党也……

乔治　嘘！

儒勒　但是……

乔治　您心肠还不够硬，我都说出来您还受不了！咱们一步一步来，慢慢地透露。

儒勒　您知道贝尔德里叶吗？

乔治　贝尔德里叶？

儒勒　我们希望他能上名单。

乔治　嗬！这为什么呢？

儒勒　不为什么！是想叫他好好反省反省。没有他，也就算了。

乔治　因为我知道，有两个姓贝尔德里叶的。一个名叫勒内……

儒勒　不是这个。

乔治　幸好，因为这个人不在名单上。

儒勒　我们的那一位，名字叫亨利。是个激进社会党人。

乔治　亨利？那就对上了。名单上就是他。是个议员？

儒勒　不是。过去当过，现在不当了。这次又要参加塞纳-马恩省的部分选举。

乔治　那就是他了。您想，能饶得了他吗？他还是第一批杀的。

儒勒　您真叫我高兴。在新闻界，有谁？

乔治　人很多啊。

儒勒　那您举个例子，有谁？

乔治　有您！

儒勒　有我？（奔向电话机）佩里格尔吗？通栏六行大标题："涅克拉索夫在巴黎。我报社长名列黑名单"。真有意思，嗯？可不，真有意思！（挂上电话。突然发作）我？被枪毙！这，这……这是不行的。

乔治　嗨！

儒勒　我是一家政府报纸！您说呢，就是苏联人占领了巴黎，也得有个政府啊！

乔治　当然要有。

儒勒　既然如此，那么？

乔治　他们会保留《巴黎晚报》，但人员要清洗。

儒勒　被枪毙！最可笑的是，这对我来说，并非完全令人不快之事。这增加分量，使人的地位提高。我高大了。（站到镜子前）被枪毙！被枪毙！这个人呀，要被枪毙了。哎，我现在对自己，已经是刮目相看了。您知道这使我想起什么吗？想起我接受荣誉勋位勋章的那一天。（转身面向乔治）那董事会的人呢？

乔治　您只要把名字一一说出来，我就马上告诉您，他们每个人的命运又将如何。

儒勒　他们来了！

〔董事们鱼贯而入。

第 四 场

〔儒勒，乔治，穆东，奈西亚，莱米尼埃，沙里维，贝尔热拉。

穆东　我亲爱的巴洛丹……

儒勒　先生们，这就是我的意外新闻！

众人　涅克拉索夫！

儒勒　对，是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向我提供了关于他的身分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他讲法语，并准备向全世界揭露一些使人目瞪口呆的情况。其中一项，就是他记下了两万人的名字。俄军总部准备，一旦俄国军队占领法国，就把这些人统统枪决。

董事们　（乱哄哄地）人名！人名！里边有我们吗？里边有我吗？

乔治　我希望一一了解这些先生的姓名。

儒勒　这自然。（指最近的一名董事）莱米尼埃先生。

莱米尼埃　久仰。

乔治　处决。

儒勒　沙里维先生。

沙里维　久仰。

乔治　处决。

儒勒　奈西亚先生。

奈西亚　久仰。

乔治　处决。

奈西亚　先生，我为此感到荣幸。

儒勒　贝尔热拉先生。

贝尔热拉　久仰。

乔治　处决。

贝尔热拉　这表明，先生，我是一个好法国人。

儒勒　我们的董事长，穆东先生。

乔治　穆东？

儒勒　穆东。

乔治　啊！

穆东　（迎上前去）久仰。

乔治　久仰。

穆东　您说什么？

乔治　我说：久仰。

穆东　（笑了）您说走嘴了吧？

乔治　没有。

穆东　您是不是要说：枪毙？

乔治　我要说的，就是我已经说的。

穆东　穆东，您瞧，就是穆一东。就是羊的意思①。

儒勒　第一个字母是M，玛莉的M。然后是字母O……

乔治　不必多说了。穆东先生不在名单上。

穆东　您可能把我忘了吧？

乔治　我从不忘事。

穆东　那为什么，请问，不屑于把我枪决呢？

乔治　这我不知道。

穆东　啊！没那么容易。不行。我们素昧生平，您竟这般侮辱

① "穆东"在法文里就是"羊"。

我，还拒绝向我作出解释，这是为什么？我要求……

乔治　新闻界的黑名单是由情报部提供的，没有附加说明。

奈西亚　我亲爱的穆东……

穆东　这是个玩笑，先生们，这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

乔治　一位苏联的部长从不开玩笑。

穆东　这真叫人万分扫兴了！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告诉涅克拉索夫先生，我所担任过的职务必然使我成为苏联政府要迫害的人。一九一四年的老战士，战争十字勋章的获得者，现在我主持四个机构的董事会；而且，我……（停下来）无论如何，你们倒说呀！（使人尴尬的沉默）巴洛丹，您打算发表这个名单吗？

儒勒　先生们，你们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

贝尔热拉　当然应当发表。

穆东　那也好！记住把我的名字加上。公众想不到会有人忘记把我写上。否则，读者会写信抗议的。

〔乔治拿起帽子，向门口走去。

儒勒　您去哪儿？

乔治　去《法兰西晚报》。

奈西亚　去《法兰西晚报》？不过……

乔治　我从不骗人，我的力量就在这里。要么就全文登载我讲的话，要么我就找别人去。

穆东　见鬼去吧！我们不要您也行！

奈西亚　我亲爱的，您疯了。

沙里维　完全疯了！

贝尔热拉　（对乔治）亲爱的先生，请您多多原谅。

莱米尼埃　我们的董事长太激动了……

沙里维　他的激动是正当的。

奈西亚　但是，我们要的是事实真相。

贝尔热拉　全部的真相。

莱米尼埃　就要真相。

儒勒　诸位要发表什么，我们就发表什么……

穆东　我告诉你们，这个人是个骗子。

〔一阵乱哄哄的声音，都不同意穆东的看法。

乔治　先生，我要处在您的地位，绝对不会说骗子一类的话，因为被排斥在黑名单之外的不是我，而恰恰是您。

穆东　（向各位董事）你们能听任他辱骂你们的董事长？（沉默）人的心是个坑，里边全是乌七八糟的东西。你们认识我二十年了。可是，这又有什么用？一个陌生人的一句话，就使你们不再信任我，信不过我这个朋友了！

沙里维　我亲爱的穆东……

穆东　躲开点！你们是利欲熏心，无可救药！你们想靠几条耸人听闻、但毫无根据的所谓内部新闻来蛊惑人心，你们想靠这个增加发行量；为了几个钱，你们不惜牺牲咱们二十年的交情！那好！去登吧，先生们，去登吧！我离开你们，我去设法证实这个人是个撒谎大王，是个作伪专家，是个大骗子手。祈求上帝吧，叫我在人们讥笑你们愚不可及之前，就能证实给你们看。再见了。等咱们再见面之日，你们就会追悔万分，负荆请罪。（下场）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只少了穆东及女秘书。

奈西亚　噢！

沙里维　噢，噢！

莱米尼埃　噢，噢，噢！

贝尔热拉　噢！噢！噢！噢！

乔治　唉！先生们！我还有别的呢！

奈西亚　我们就等着往下看呢。

贝尔热拉　说吧！快说！

乔治　等一等，先生们！我要对你们做些解释，还要提几个条件。

莱米尼埃　我们听着。

乔治　为了避免误会，我首先声明，我蔑视你们。

奈西亚　对呀！这是当然的事情。

贝尔热拉　不这样才怪呢。

乔治　在我眼里，你们统统都是资本主义可恶的帮凶。

沙里维　说得好啊！

乔治　我之所以离开我的祖国，是因为我看出来，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背叛了革命的原则；不过，请不要误会，我始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至一死一不一变！

莱米尼埃　这只能增加您的光荣。

奈西亚　您如此坦率，我们表示感激。

乔治　我不是不知道，要是把推翻苏维埃制度的方法告诉你们，我会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寿命延长一个世纪。

众人　说得好！太好了！太好了！

乔治　我这是万不得已，忍痛而为之。因为我的主要目标，是纯洁革命运动。如果真有必要，就是葬送这个运动也在所不惜：一百年后，它会死灰复燃，再获新生的。到那时候，我

们再重新开始前进。我要告诉你们，那时候我们定会完全胜利。

奈西亚　过一百年，行啊！

沙里维　一百年后，即使世界遭受大难，我也不管了！

奈西亚　至于我，我一直认为我们正在走向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步子要慢。

贝尔热拉　从现在起，到那时为止，我们唯一关心的就是打倒苏联！

沙里维　打倒苏联，太好了！

莱米尼埃　打倒苏联！打倒苏联！消灭法国共产党！

〔女秘书托着盘子，送来几杯香槟酒。

奈西亚　（举杯）为我们亲爱的敌人干杯！

乔治　为您的健康干杯！（碰杯，饮酒）现在我提条件。我本人，什么也不要。

莱米尼埃　什么也不要？

乔治　什么也不要。只要在乔治五世大街上有一套房子，两名随身警卫，几套象样的衣服，还有一点零花钱。

奈西亚　可以。

乔治　我要向一位有经验的记者口授我的回忆录，以及我要揭露的秘密。

儒勒　您要卡蒂埃吗？

乔治　我要希比洛。

儒勒　完全可以。

乔治　我要求给他提薪。他现在挣多少？

儒勒　嗯……一个月七十张一百法郎的票子。

乔治　你们这不是要饿死人吗？增加两倍。

儒勒　我答应您。

乔治　现在就开始工作吧！

儒勒　那七名共产党呢？

乔治　什么共产党？

儒勒　就是在我们报馆的那几个，还有武器的呀！

乔治　噢！……对。

奈西亚　在《巴黎晚报》里有共产党？

儒勒　（对乔治）七个！对吧？

乔治　对，对，对。这数字是我告诉您的。

奈西亚　真难以相信！他们怎么钻进来……

乔治　哈！哈！哈！你们太天真了！

莱米尼埃　还有武器？什么武器？

乔治　常规武器：手榴弹，塑料炸弹，手枪。此外，在地板下边还应该有几支冲锋枪。

奈西亚　可真危险！

乔治　不，目前还不至于。咱们还是言归正传。

贝尔热拉　可是，这就是咱们的正题呀。

奈西亚　请允许我对您说，您首要的任务，是防止有人杀害董事会成员。

乔治　他们不想杀掉你们。

奈西亚　那么，为什么要藏武器呢？

乔治　嘘！

奈西亚　（吃惊地）嘘什么？

乔治　每件事，到了时候，您就知道了。

儒勒　无论如何，应该清理报馆里的人员。涅克拉索夫先生会把这七个人告诉我们的。

莱米尼埃　（满脸堆笑）我想，他肯定会告诉我们，而且会十分高兴地告诉我们。

贝尔热拉　这帮坏蛋！坏蛋！坏蛋！坏蛋！

莱米尼埃　今天上午就把他们赶出去！

儒勒　他们要朝我开枪怎么办？

贝尔热拉　通知警察局，派一车警官来。

奈西亚　稍有动静，就全抓起来！

沙里维　您真以为这些人动也不敢动吗？

莱米尼埃　无论如何，最好把这几个人的地址报告内政部。那里的层次可多呢！

奈西亚　我有个想法：巴洛丹，您打电话给各报馆同行，日报晚报都要打，把名单通知他们。把这几个家伙从咱们这个行业里清洗出去。

莱米尼埃　让他们统统见鬼去！

沙里维　让他们统统饿死，这帮强盗！

贝尔热拉　可是，他们的党会养活他们！

沙里维　他们的党？一旦得悉这几个人暴露了，党也就不管他们了！

奈西亚　您不怕他们来报仇，扔几个炸弹？

沙里维　可以叫共和国保安队保卫我们的大楼嘛。

莱米尼埃　必要的话，可以调部队来。

沙里维　保卫上六个月！

莱米尼埃　一年！两年！

贝尔热拉　啊哈！这些先生要跟我们斗一斗。好吧！我保证，他们不会那么顺手！

奈西亚　（转身向乔治）亲爱的先生，您说吧，我们听着。

乔治　我……恐怕名字记不全了。

儒勒　（叫女秘书）菲菲！把人员名单拿来。（菲菲送来名单，儒勒接过来，对乔治说）它可以帮助您回忆，您只要用手一指就行了。

〔儒勒将名单摊在他的办公桌上，做手势请乔治坐下。乔治坐在办公桌前。长时间的沉默。

贝尔热拉　请吧？

乔治　（情不自禁地）我可不是个告密者。

莱米尼埃　（一惊）您说什么？

乔治　（说走了嘴）我的意思是……

贝尔热拉　（怀疑顿起）您拒绝提供名单？

乔治　（又恢复了平静）我？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成千上万个名字。可是，你们也太幼稚了，为了揭露几个敌人，不惜惊动其他所有的敌人。情况比你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哟。诸位想想，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们要知道，你们全都蒙在鼓里；要不是命运把我引到你们这里，你们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贝尔热拉　不知道怎么回事？

乔治　唉！怎么才能跟你们说明白呢？我把真相一下子全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思想准备。我不能一下子全端出来。（猛然间）打量打量这个手提箱吧。（提起手提箱，放到儒勒的办公桌上）这个箱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儒勒　没有。

乔治　对不起。特别之处就在于它跟别的手提箱没有什么两样。

奈西亚　可以断定，它是在法国制造的。

乔治　它不是法国造的。不过，您可以到市政厅商场花三千五百法郎买上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

莱米尼埃　（吃惊）哦！

贝尔热拉　这真狡猾透顶了！

乔治　这东西平淡无奇，没有任何突出的特征，它真有那么可怕吗？它看上去太一般了，然而，正因为它太一般才变得可疑了。因为它不引人注意，所以没有人去调查它，也没有人给它建立体貌特征卡片。别看这会儿，你们一见了它就感到惊慌，可是，一转眼，你连它的形状，乃至颜色，都会忘得一干二净。（沉默）你们知道里边放的是什么吗？七公斤放射性粉末。在你们国家的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有一个共产党员，有这么一个手提箱。他们有的装扮成管理教区财务的神甫，有的是财政督察员，有的是舞蹈与形体教师，有时是养猫养鸟的一位老姑娘。手提箱放在储藏室里，和别的大小箱子堆在一起，旁边还有闲置的火炉子，柳条做的人体模特儿等杂物。谁能想到上这种地方去找呢？可是，到了那一天，同一个密码信号传到法国各大城市，同一个时间里，每一个手提箱都打开了。后果如何，可想而知：一天就得死十万人。

众人　（恐怖万状）啊？！

乔治　你们自己瞧瞧吧！（走过去要打开手提箱）

贝尔热拉　（大喊一声）别打开！

乔治　别害怕，箱子是空的！（打开手提箱）走近点，看看上面的商标，检查检查皮带，摸摸折叠的部分……

〔董事们一个个走过去，战战兢兢地摸手提箱。

贝尔热拉　（手摸着箱子）真的哎，是真的！

莱米尼埃　(手摸箱子)真是一场恶梦！

沙里维　坏蛋！

奈西亚　坏蛋！坏蛋！坏蛋！

贝尔热拉　我恨死他们了！

莱米尼埃　我们总不能象耗子似的叫人家搞死啊！怎么办？

乔治　制造几台探测仪。还有几个月时间。(停顿)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们认识到了吗？这场斗争将是艰苦的；要是光想着惩办几个无足轻重的马前卒，说不定要坏大事。

沙里维　还是把那几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吧。

莱米尼埃　我们答应您，绝不会惊动他们。

贝尔热拉　是啊，我们得知道对手是谁呀……

奈西亚　而且，必须正视存在的危险啊。

乔治　既然如此，就告诉你们吧。不过，你们必须一字一句地按照我的指示办：我刚想出一个法子，能叫那些人无法造成危害。

贝尔热拉　什么法子？

乔治　给他们增加薪水。(纷纷议论)到处宣传说他们工作得很好，你们非常高兴，因而决定给他们大幅度加薪。

贝尔热拉　您认为这些人能够收买过来吗？

乔治　当然不行。但是，这么一来，在他们头头的眼中，这些人就不会那么可靠了。这些无从解释的好处，使人感觉到这些人背叛了。

莱米尼埃　您有把握吗？

乔治　这再明白不过了。这么一来，你们就可以不必为他们伤脑筋了；莫斯科会来收拾他们的。(走到办公桌前，坐下，在名单上指了七个名字)

奈西亚　不！不，不不！我绝不同意给这些坏家伙加薪！

莱米尼埃　奈西亚，你这个人哪！

贝尔热拉　不是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吗？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整这帮人嘛！

沙里维　我们拥抱他们，是为了闷死他们。

奈西亚　既然如此，就照你们的意思办吧！（乔治站起来，递过名单）

儒勒　（看名单）萨米维尔？这不可能！

贝尔热拉　戈斯达涅夫人？谁能想到？

乔治　（做了一个手势，打断他们的话）这还算不了什么。我将把面纱一一掀开，叫你们看看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当你们对你们的儿子，你们的老婆，你们的父亲，统统有疑心的时候；当你们照着镜子，越看越觉得自己很可能不知不觉地也成了共产党的时候；到了那时候，你们才算看到了一点点真情实况。（坐到儒勒的办公桌前，请在场的人都坐下）请坐嘛，先生们，现在咱们就开始工作。要拯救法兰西，剩下的时间不是太多了！

——幕落

第　五　幕

〔乔治五世大街上的一套公寓住宅。客厅里。百叶窗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共有三个门。左边的门通卧室，中间的门通浴室。右首的门通前厅。大束大束的鲜花靠墙堆放着。大部分是玫瑰花。

第　一　场

〔花店伙计上，手里捧着一个玫瑰花花篮；两名警卫跟在后面，用手枪顶住他的腰。伙计放下花篮、双手举起，倒退着从右边的门走出去。左边的门开了，乔治身穿睡衣，出现在门口，连声打着哈欠。

第　二　场

〔乔治，两名警卫。

乔治　那是什么？

警卫甲　鲜花。

乔治　（打着哈欠，走近花束）又是玫瑰花！打开窗户。

警卫甲　不！

乔治　不？

警卫甲　危险。

乔治　你闻不出来这些玫瑰花都臭了吗？

警卫甲　闻不出来。

乔治　算你走运。（乔治拿起一封信，随手打开）“一群法国妇女向您致以充满激情的敬佩之意”。人们都敬佩我，嗯？

警卫甲　是的。

乔治　人们喜欢我吗？

警卫甲　是的。

乔治　马马虎虎，非常喜欢，还是喜欢得了不得呢？

警卫甲　了不得。

乔治　喜欢得这么强烈，那就应该恨得咬牙切齿。

警卫甲　恨谁？

乔治　恨别人呗。（向花束俯下身去）闻一闻仇恨的芳香吧。（闻花束）香得很，说不出是什么香，有一股腐烂味。（指花束）危险就在这里。（两警卫拔出手枪，枪口对准花束）不要开枪：这是一条千头蛇。一千个气得发红的小脑袋，就象临死前哀号似地喷发出一种味道。这些玫瑰散发毒药。

警卫乙　毒药？

警卫甲　（向警卫乙）通知毒品检验室。电话：古腾贝格—66—21。

〔警卫乙向电话机走去。

乔治　太晚了。这里的一切都已经毒化了，因为我是在仇恨中工作的。

警卫甲　（迷惑不解）仇恨？

乔治　对了！这是一种难闻的欲望！不过，你要想抓住线头幕后操纵，就得伸手自己去拿，即使在牛粪中，你也得去拿。现在条条线都握在我手里，这是我光荣的一天。仇恨万岁！

因为我的无敌都应归功于仇恨。别用这种眼光瞧着我：我是诗人。你们的任务，是理解我，还是保卫我？

警卫甲　保卫您。

乔治　那就好了！保卫吧！保卫吧！几点钟了？

警卫甲　（看手表）十七点三十分。

乔治　天气如何？

警卫乙　（去窗户旁边看晴雨计）晴。

乔治　温度呢？

警卫甲　（去看挂在墙上的温度表）列氏二十度。

乔治　春日的下午多么美丽！天空晴朗，阳光映红了玻璃窗；人们穿着鲜艳的服装，安详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来来往往，傍晚的落日余辉，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柔和温顺。是啊，看到这一切，我是多么快乐啊。（打哈欠）有什么安排？

警卫甲　（看一个单子）十七点四十分，希比洛来，帮您写回忆录。

乔治　然后呢？

警卫甲　十八点三十分，《费加罗报》一位女记者来访。

乔治　仔细搜身。防不胜防。然后呢？

警卫甲　跳舞晚会。

乔治　在谁家？

警卫甲　布努米夫人家。

乔治　这个人，她也举行舞会？

警卫甲　为了庆祝她的对手贝尔德里叶退出竞选。

乔治　我要好好庆祝一下：这可是我的杰作啊。下去吧。

〔二警卫下。乔治关好门，打哈欠。

第 三 场

〔乔治一人。

乔治 (走到镜子前，照镜子，伸出舌头)睡不好觉，舌苔太重，食欲不振，这都是因为正式宴会太多了。——何况我又不怎么出去走动。(打哈欠)有点烦闷；这是正常的；人的权势到了顶峰的时候，总是孤家寡人。小人物们，我看得见你们的心，可你们看不见我的心。(电话铃响)喂！我就是。坏蛋？啊，是您，亲爱的先生，您认为我是个坏蛋。蒙您厚意告知，这是第三十七次了。请您注意，我已经完全了解您的看法。从现在起，就不劳驾您……他倒先把电话挂上了。(踱步)坏蛋，叛党分子，说得早了点儿。到底谁是坏蛋？不是我。我乔治·德·瓦列拉从来没有当过共产党，从来没有背叛过任何人。也不是涅克拉索夫，他这会儿正在克里米亚休养，并没想到要害谁。打匿名电话的这个人，说了等于白说。(走到镜子前)还我童年吧！嗬！那漂亮的油漆的木雪橇，我爸爸把我抱上去，走吧！铃儿叮叮当当，鞭子一甩啪啪响，好大的雪呀……

〔希比洛已进来一会儿了。

第 四 场

〔希比洛，乔治。

希比洛 你在那儿做什么呢？

乔治 练基本功！

希比洛　什么基本功？

乔治　自己骗自己！

希比洛　你也骗自己？

乔治　先得骗我自己！我生来太喜欢厚颜无耻了；少不了受骗的首先是我自己。希比洛，我要死了，你正赶上我临终的时刻。

希比洛　啊？

乔治　死的是瓦列拉，以便转生为涅克拉索夫。

希比洛　可你不是涅克拉索夫呀！

乔治　怎么不是，从头到脚都是，从成年追溯到童年都是。

希比洛　你从头到脚都是个可恶的骗子手；你自取灭亡。我要是没作精心安排，非让你把我也拖进去不可。

乔治　喔！好啊！（盯着希比洛）你要反戈一击，把我们毁了，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希比洛　我们去坦白！

乔治　蠢货！现在一切都那么顺当！

希比洛　刚才我已经打定主意，现在是来通知你；明天早晨，十一点正，我要扑到儒勒的脚下，坦白一切。你还有十七个小时，可以准备逃跑。

乔治　你疯啦？贝尔德里叶退出竞选，《巴黎晚报》发行量翻了一番，你每月挣上了二十一万法郎，可现在你竟要自首？

希比洛　是啊。

乔治　可怜虫，你也替我想想！我现在握有最高的权力，我是大西洋公约的幕后军师，手中掌握着战争与和平的大权；希比洛，我在书写历史，我在书写历史。可你偏偏选择这么个关头，往我脚下扔香蕉皮，要我摔跤！你知道么？我一辈子

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么个机会。使用我的权势吧，你将是我的浮士德。你要钱吗？要美女？要青春？

希比洛　（耸耸肩）青春……

乔治　为什么不能要？这也不过是钱的问题。（希比洛向门口走去）你上哪儿？

希比洛　我去自首。

乔治　你可以去自首，别害怕，你可以去自首。不过用不着那么着急。我们还有时间谈谈嘛。（把希比洛拉回房间中央）你简直怕得要死，我的朋友。出什么事了吗？

希比洛　出事啦，穆东这就要你的命啦，连我也跑不了啊。他找到德米多夫作帮手。德米多夫可是个真正的克拉甫申科式的人物，塔斯社已经证实了。穆东现在正在寻找你呢。他们一旦找到你——他们一定能找到你的——德米多夫就会戳穿你的骗局，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乔治　就这么点儿事情？你那个德米多夫，叫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我来对付他。我把他们全包了：企业家、银行家、法官、部长、美国殖民者、苏联难民。我要叫他们都给我跳舞。还有别的吗？

希比洛　有啊。还有更严重的呢！

乔治　那好！我正闲着没事呐。

希比洛　还有，涅克拉索夫在电台发表声明。

乔治　我吗？我发誓，我没有发表过任何声明。

希比洛　不是说你。我说的是涅克拉索夫。

乔治　涅克拉索夫，就是我。

希比洛　我说的是在克里米亚的那一个。

乔治　你瞎搀和些什么？希比洛，你是法国人。各人自扫门前

雪，何必管克里米亚发生的事呢？

希比洛　他说他已经痊愈，本周末就要返回莫斯科。

乔治　那又怎么样？

希比洛　怎么样？我们就要完蛋！

乔治　完蛋？就因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在话筒前胡扯了几句废话，我们就完蛋了？你呀，希比洛，你这个反共先锋，竟信任起这种人来了？你真使我失望。

希比洛　星期五，所有大使和外国记者，都将应邀到莫斯科歌剧院观剧。他们将亲眼看到涅克拉索夫坐在政府要人的包厢里！到那时候，我就不会象今天这么使你失望了。

乔治　啊！因为，星期五……

希比洛　对！

乔治　已经宣布了吗？

希比洛　是的。

乔治　那么，他们看到的将是我的替身。你知道，在那边，和所有的部长一样，我有个和我长得一样的替身。我们怕人暗害，所以在正式场合都由替身出面。嗨，把这记下来，明天发表。等一等，还得加上点有趣的小花絮，那就更真实了。要编一些别人编不出来的轶事。这样说吧：我和我的替身简直别提多象了，十步之外，别人根本辨别不出来谁真谁假。不幸的是，我的替身第一次来见我，我就看出来，他的一只眼睛是假的。你想想，我当时不知如何是好啊！我只好放出风声，说我的右眼害了病，治不好了。这就是我这个眼罩的来由。你这样写大标题："替身是独眼，涅克拉索夫本人跟着戴眼罩"。记下来了么？

希比洛　这有什么用？

乔治　（以命令的口吻）给我记！（希比洛耸耸肩，掏出铅笔，记录）文章用这样挑衅性的语言结尾：那位自称是涅克拉索夫的人，走进政府要人的包厢时，如果他有胆量，就请他摘下眼罩来。在同一时间，我也当着眼科和内科医生的面，摘下我的眼罩。他们会发现，我的两只眼睛都是好好的，没有毛病。而那个人，要是他只有一只眼，那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他不是我。写了么？

希比洛　写是写了。可是，用处不大。

乔治　为什么用处不大？

希比洛　我要自首！我是个老实人，你明白吗？老实人！老实人！我是老实人！

乔治　谁说你不老实来着？

希比洛　我！我！我自己！

乔治　你自己？

希比洛　我每天对自己重复一百次，说我是个不老实的人！乔治，我撒谎就和我说话一样容易了。我欺骗读者，欺骗我的亲生女儿，欺骗我的老板！

乔治　你认识我以前，就没有撒过谎吗？

希比洛　那时候，即使我撒谎，也有上级的批准。我编的谎言是有控制的，经检验放行的，都是些假的重大新闻，于公众有益的谎言。

乔治　那你现在的谎言呢，对公众就无益了吗？其实都一样，你说呢？

希比洛　是都一样。可是，现在的谎言没有政府的保障。世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是什么人。这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次我的罪过不是骗人，而是独自一个人骗人。

乔治　那你就去吧！还等什么？快跑去自首吧！（希比洛迈步）还有个问题，一个简单的问题。说完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干涉。你对儒勒怎么说？

希比洛　全说。

乔治　全说什么？

希比洛　你很清楚！

乔治　天哪，我不清楚。

希比洛　那我告诉你！我就说，我欺骗了他，你不是真正的涅克拉索夫。

乔治　不明白。

希比洛　这不是一清二楚的么。

乔治　你那真正的三个字怎么讲？（希比洛耸耸肩）你是真正的希比洛吗？

希比洛　是，我就是希比洛啊！我是个倒霉的家长，被你这个无赖拉下了水。我现在又在给我这满头白发抹黑。

乔治　说话要有证据。

希比洛　我有证明文件。

乔治　我，我也有。

希比洛　我的是真的。

乔治　我的也不假。我有州警察局发的居住证，你要看吗？

希比洛　它一钱不值。

乔治　为什么？请你说说。

希比洛　因为你不是涅克拉索夫。

乔治　你那几个证明文件，都管用吗？

希比洛　当然管用。

乔治　为什么？

希比洛　因为我是希比洛。

乔治　你看，要证明一个人的身分，并不靠证明文件。

希比洛　说对了！并不靠证明文件！

乔治　那么，你给我证明证明你就是希比洛吧。

希比洛　大家都会告诉你我是。

乔治　大家？多少人算大家？

希比洛　一百，二百，我可说不清，一千……

乔治　一千个人认为你是希比洛，凭他们一句话，你就想叫我相信他们的话。可是两百万读者认为我是涅克拉索夫，你却信不过他们的话。

希比洛　这不是一码事……

乔治　公众到处在议论，把我当成自由的英雄、西方的先锋，你想让他们不说话吗？你想用你那微弱的个人信念对抗鼓舞着善良公民的集体信仰吗？你连自己的身分都弄不清楚，还想冒冒失失地使二百万人一下子丧失希望。干吧，叫你们老板破产吧。再加把油，把那位部长也搞下台。我知道这使谁高兴。

希比洛　谁？

乔治　共产党！没错！难道你是为他们干事情的？

希比洛　（忧心忡忡）瞧你说的，乔治！

乔治　他们花钱收买人干败坏舆论的勾当，你并不是第一个！

希比洛　我向你起誓……

乔治　你怎能叫我再相信你，你刚才不是向我供认自己极不老实吗？

希比洛　（慌乱不堪）你应该相信我；我是个不老实的老实人，而不是不老实的人！

乔治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那么……可是，那么……嘿！嘿！我可怜的朋友，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你一把吗？

希比洛　还有什么事情？

乔治　怎么跟你说呢？这么说吧，一方面是四千万法国人，我们的同时代人，他们深信自己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叶；另一方面呢，有这么个人，就他一个人，他固执地宣称，说自己是查理五世皇帝。这样一个人，该叫他什么好？

希比洛　疯子。

乔治　而你正是这样一个人，你想否认建立在公认基础上的事实。

希比洛　乔治！

乔治　儒勒会怎么对待你，你知道吗？当他看到他最老的职员扑在他的脚下，恳求他亲手把他的报纸埋葬掉，他会怎么对待你？

希比洛　他会把我赶走！

乔治　他吗？才不会呢！他会叫人把你关起来。

希比洛　（吓呆了）哟？

乔治　喏，看看这份电报，是麦卡锡给我的，他请我担任长期的证人。这是佛朗哥的贺电，这是联合果品公司的贺电，还有阿登纳的友好信，包尔若参议员的亲笔信。我提供的内部情况一发表，纽约交易所的行情马上上涨。不论在哪里，军火工业都繁荣兴旺。可下了大本钱了。涅克拉索夫，已不仅仅是我了，他已变成军火工厂股东应得红利的统称了。老兄，这就是现在的客观事实！这就是现实！你能抗得过它？你开动了这个机器，这是真的；硬要叫它停下来，它就会把你轧得粉身碎骨。再见了，我可怜的朋友。我一直

是爱你的。(希比洛一动不动)你等什么？

希比洛　(哽咽声)我还能有救吗？

乔治　治好你的精神病？

希比洛　是呀。

乔治　就怕来不及了。

希比洛　乔治，你要是给我治治呢？你愿意不愿意给我治治啊？

乔治　唉！我可不是精神科医生。(稍停)不过，说实在的，主要还是功能恢复的问题。你可想让我把你的功能矫治一下？

希比洛　那就请吧！

乔治　开始吧，拿出诚实的样子来。

希比洛　我可不知道怎么装法。

乔治　坐到沙发上，靠着沙发背。把脚放到软垫子上。把这枝玫瑰花别在扣眼里。拿着这支雪茄烟。(拿过一面镜子，递给希比洛)

希比洛　(照镜子)唉！

乔治　现在你是不是感到比刚才诚实一些了？

希比洛　可能是诚实点了。

乔治　好。把你个人那些确信无疑的想法搁到一边，对自己说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因为谁也不这样看。这些想法会使你远离人世。赶紧回到人群里来吧。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好法国人。现在看着我，用读我们报纸的千千万万法国人的眼光看。你看到谁了？

希比洛　涅克拉索夫！

乔治　现在我出去，再进来。你要使自己处于诚实状况。当然，我指的是集体的诚实。我一推门，你就对我说："您好，尼基塔……"

〔乔治出去。希比洛摆好架式，喝酒，吸烟。乔治进门。

希比洛　您好，尼基塔。

乔治　你好，希比洛。

希比洛　我说对了吗？

乔治　还算不坏。（绕着希比洛坐着的沙发走了一圈，突然俯下身去，用手蒙住希比洛的眼睛）你猜是谁？

希比洛　别闹，放开我，尼基塔！

乔治　越来越好了。起来吧。

〔希比洛站起来，背向乔治。乔治搔希比洛的痒。

希比洛　（身子歪扭着，笑个不止）行了！……尼基塔！

乔治　你的病快好了。（稍停）今天就治到这儿。现在开始工作！第八章："与斯大林悲剧性的会晤"。

希比洛　（一边记录）与斯大林悲剧性的会晤。

〔电话铃声。

乔治　（接电话）喂！是啊！戈斯达涅夫人？请等一等。（对希比洛）这个名字，好象哪儿听见过。

希比洛　《巴黎晚报》的打字员。

乔治　啊！是那七个里头的一个吧？他们想要把这几个人赶出门外，我反而使他们加了薪。她找我干什么？

希比洛　儒勒就要把她辞退了！

乔治　（对着电话）叫她上来。（挂上电话，又向希比洛走去）与斯大林悲剧性的会晤。副标题是："坐着轿子逃出克里姆林宫"。

希比洛　尼基塔！这可能吗？

乔治　再自然不过了。后面有人追我。我藏到博物馆一间摆满马车的展览厅里。一个角落里，有一乘轿子……

一警卫　戈斯达涅夫人到。

乔治　叫她进来。千万别用手枪吓唬她。

第　五　场

〔乔治，希比洛，戈斯达涅夫人。

希比洛　（向夫人走去）您好，戈斯达涅夫人。

戈斯达涅夫人　您好，希比洛先生。没想到在这里碰到您。（指乔治）他是涅克拉索夫吗？

希比洛　对。这就是我们的尼基塔。

乔治　向您致敬，夫人。

戈斯达涅夫人　我想了解一下，您为什么要叫人将我解雇？

乔治　什么？

希比洛　已经把您解雇了？

戈斯达涅夫人　（向乔治）先生，您心里非常清楚。别装模作样了。

乔治　我向您保证……

戈斯达涅夫人　巴洛丹先生刚才把我叫去。董事会的先生们都在场，他们个个脸色难看。

乔治　后来呢？

戈斯达涅夫人　后来？我就被他们解雇了。

乔治　那又为什么？出于什么原因呢？

戈斯达涅夫人　我刚想问问，就感到他们象要扑上来似的。他们每一位都冲着我喊："问涅克拉索夫去！涅克拉索夫会告诉你！"

乔治　混蛋！混蛋！

戈斯达涅夫人　我不想惹您生气。不过，您要是向他们说了我的坏话，您比他们还要混蛋。

乔治　我什么也没说呀！我什么也没作呀！我认都不认得您。

戈斯达涅夫人　他们叫我找您。这就是说您是知道点情况的。

乔治　夫人，今天以前，您见没见到过我？

戈斯达涅夫人　从来没有。

乔治　您瞧！

戈斯达涅夫人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说不定您想占我的位子。

乔治　我占您的位子干什么呢？这是开玩笑，夫人。这是一个不好的玩笑！

戈斯达涅夫人　我是个寡妇，还有个病女儿。我要是丢了工作，就要露宿街头了。这里面没有什么玩笑好开的。

乔治　您说得对。（对希比洛）真他妈的混蛋！

戈斯达涅夫人　您为什么非跟我过不去？

乔治　我对您没什么！恰恰相反，希比洛可以作证，我想过要给您加薪。

戈斯达涅夫人　给我加薪？

乔治　是啊。

戈斯达涅夫人　撒谎！您刚刚还说根本不认识我呢！

乔治　多少了解一点。我知道，二十多年来，您是多么忠心耿耿地工作……

戈斯达涅夫人　我来报馆才五年。

乔治　对您都说了吧。一些重大政治原因……

戈斯达涅夫人　政治，我从不过问政治。我那可怜的丈夫在世时，不喜欢听人谈政治。我没受过什么教育，先生。不过，我可不是十足的傻子，我才不上您那一套的当呢。

乔治 （摘下电话耳机）请接《巴黎晚报》。（对戈斯达涅夫人）这是个误会！仅仅是个误会！（对电话讲）喂，《巴黎晚报》吗？我要找社长。对。我是涅克拉索夫。（对戈斯达涅夫人）一定会恢复您的职位，我可以担保。而且还要向您道歉。

戈斯达涅夫人 我不需要道歉，我需要的是恢复工作。

乔治 喂！他不在办公室？他在家里？什么地方？好。他一回来就告诉他，马上给我打电话，我有急事找他。（挂上电话）都会安排好的，夫人，都会安排好。在这之前，请允许我……（用手在皮包里掏着）

戈斯达涅夫人 我不要人家的施舍。

乔治 看您想到哪里去了？绝不是施舍，当然不是。只不过是朋友的馈赠罢了……

戈斯达涅夫人 您不是我的朋友。

乔治 今天不是。但是，当您恢复了职位之后，我就是了。这您可以等着瞧，您就看吧！（突然想到什么）哎呀！（停顿）别的几个人呢？

戈斯达涅夫人 别的几个人？

乔治 您知道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人也被解雇了？

戈斯达涅夫人 人家这么说。

乔治 谁？几个人？

戈斯达涅夫人 我不清楚。人家辞了我，我收拾收拾东西，就出来了。

乔治 （对希比洛）你看，他们会把这些人全都辞退的！这帮子黄鼠狼！豺狼！屎壳郎！我还以为把他们吓住了。哎，我的老兄，希比洛，要吸取教训：仇恨比恐惧更有力量。（拿上帽子）这场戏该收场了。夫人，请跟我们来。我欺负穷人？

我？我能干这种事吗？我这还是平生第一次。我要抓住儒勒的脖子。

〔乔治开门。一个警卫出现。

警卫　不行！

乔治　怎么不行？我要出去！

警卫　不可能。有危险！

乔治　那么，你们陪着我好了！

警卫　这也禁止。

乔治　要是我非出去不可呢？

警卫　（一丝冷笑）嘿！

乔治　滚！我不出去了。（对希比洛）带着这位夫人去找儒勒。告诉他，这回我可不是和他们开玩笑。如果被辞退的人员，二十四小时之内不恢复工作，我就把回忆录余下的部分交《费加罗报》。去吧，夫人，可能我损害了您，不过，这不是我的本意。我保证，您受到的损失，会得到补偿。（希比洛与戈斯达涅夫人下）希比洛，你不对我说再见就走了？

希比洛　再见。

乔治　跟谁再见？

希比洛　再见，尼基塔。

乔治　见过了儒勒，就给我挂个电话。

乔治　（独自一人）辞退……（踱步）啊！这不是我的过错！仇恨是一种我没有体验过的感情。我不得不摆弄一些可怕的力量，我也弄不清楚这些力量究竟是什么。我会适应的，我……辞退了！……这几个人都靠那点儿工资过活——顶多再有一两万积蓄……今天，我要使他们又有金又有银。我要叫董事们在大门口拿着玫瑰花迎接他们，一抱一抱的

玫瑰花……

第　六　场

〔乔治，警卫。

警卫　(走进来)《费加罗报》的女记者来了。

乔治　叫她进来吧。请等一等。这个女的长得漂亮不漂亮？

警卫　还过得去。

〔乔治向镜子走去，戴上黑眼罩，端详了片刻，又摘下来，放进口袋里。

乔治　领她进来吧。

〔维罗尼克上。

第　七　场

〔乔治，维罗尼克。

乔治　(望见维罗尼克)哦！(举起双手)

维罗尼克　看得出来，您认识我。

乔治　(放下双手)是啊。您现在在《费加罗报》了？

维罗尼克　对。

乔治　我原来还以为您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维罗尼克　人是能变的。涅克拉索夫在哪里？

乔治　他……出去了。

维罗尼克　那我就等一等吧。(坐下)您也在等他？

乔治　我吗？不是。

维罗尼克　那您到这里来干什么？

乔治　噢！您知道，我这个人哪，从来不干什么。（稍停。又站起来）我现在感到他今天晚上不会回来的。您最好明天再来。

维罗尼克　好吧。（乔治显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情。维罗尼克从提包里掏出笔记本）趁现在您在这儿，请把您所知道的情况给我谈谈吧。

乔治　我一无所知。

维罗尼克　算了吧！他不在家，您能随随便便地留在他的客厅里，要是与他没有点亲密关系，警卫能让您留下吗？

乔治　（不知该如何回答）亲密关系？当然，这……这完全符合逻辑。（稍停）我是他的表弟。

维罗尼克　哦！真的！

乔治　我母亲的姐姐，一直留在俄国，涅克拉索夫是她的儿子。一天早晨，我在街头长凳上看见有张报纸，拿过来一看，才知道我表哥刚到……

维罗尼克　您就跟他联系上了，您和他谈了你们是一家子，他伸开双臂欢迎您……

乔治　还把我留下，当他的秘书。

维罗尼克　秘书？呸！

乔治　您别着急呀！当秘书是闹着玩儿的。过上十天半月，把钱一拿，我就溜之大吉。

维罗尼克　溜掉之前，您就帮他干坏事！

乔治　坏事？你呀，你这个黄毛丫头，你不是《费加罗报》的！

维罗尼克　我吗？我当然不是！

乔治　你又撒谎了？

维罗尼克　嗯。

乔治　还是那家进步报社派你来的吧？

维罗尼克　不是。是我自己来的。(沉默)怎么样？给我谈谈这个人吧。你们在一起，都干些什么？

乔治　他喝酒。

维罗尼克　说些什么？

乔治　什么也不说。

维罗尼克　就这些？

乔治　就这些。

维罗尼克　他没有说过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儿子？他把老婆孩子都丢在那边了。

乔治　你让我安静点好不好！(稍停)他信得过我，我不愿出卖他。

维罗尼克　您不愿出卖他，可是要诈骗他。

乔治　我是要诈骗他的。但是，这不妨碍我对他有感情。我对我的受害者从来都是同情的；干这一行，就得这样。要是我不能讨人喜欢，又怎么行骗？如果别人不讨我喜欢，我又怎么讨人喜欢呢？我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从一见倾心开始的。

维罗尼克　对涅克拉索夫，您也是一见倾心吗？

乔治　稍有好感而已。就那么一点点。

维罗尼克　对这个无耻之徒吗？

乔治　我不许你……

维罗尼克　你为他辩护？

乔治　我不为他辩护。但是，你用的字眼，我听了不痛快。

维罗尼克　他不是个无耻之徒吗？

乔治　也可能是的。不过，你没有权利去咒骂一个你根本不认

识的人？

维罗尼克　我太了解他了。

乔治　你了解他？

维罗尼克　（温柔地）那好，既然这就是您！

乔治　（重复维罗尼克的话，然而并没有真正理解她的意思）对！是的，既然这就是我。（一跳而起）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呀！（维罗尼克微笑着注视他）你从哪儿知道的？

维罗尼克　我父亲，他……

乔治　他对你说的？

维罗尼克　不是。

乔治　那又是谁？

维罗尼克　他和别的公开撒谎专家一样，私下里，他骗人的技术很不高明。

乔治　你父亲老糊涂了！（在房内踱步）好吧！我想叫你高兴高兴，现在就假设我是涅克拉索夫吧。

维罗尼克　谢谢。

乔治　我要真是涅克拉索夫，你拿我怎么样？你是不是要把我交给警察？

维罗尼克　上次，那天夜里，我把你交给警察了吗？

乔治　你是不是要在你的报纸上把我的真名揭露出去？

维罗尼克　现在这样做，那就太愚蠢了。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别人不会相信的。

乔治　（放心了）总而言之，我的对手，被我逼得毫无办法。

维罗尼克　是的，现在我们毫无办法。

乔治　（发出笑声）左派，右派，中派，我把你们统统攥在手心里。你会气死的，我漂亮的孩子！对你实说了吧：涅克拉索夫，

真的就是我。你还记得吗？那次，在你的房间里，你接待了一个流浪汉。自那以来，我走了多么漫长的道路！一步登天，我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了！（乔治停下来注视维罗尼克）说真的，你来这里到底想干什么？

维罗尼克　我是来对你说，你是个无耻之徒。

乔治　夸大的字眼就别用了，我是抗得住的。每天早晨，«人道报»象骂脏耗子一样地骂我。

维罗尼克　这样说并不对！

乔治　你说出这样的话，我爱听。

维罗尼克　你不是脏耗子，你是无耻之徒。

乔治　唉！你真气人！（走了几步，又返回来，向维罗尼克走去）一位苏联高级官员，专门来到巴黎，为他国家的人民和他的党的敌人提供武器，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这是个无耻之徒，甚至——我比你骂得还要狠——简直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可是，我既没当过部长，又不是共产党员。我离开苏联的时候，才出生六个月。我父亲是白俄，我从谁那里都没得到好处。你认识我的时候，我是一个有天才的骗子，孤身一人。我干的事产生了我这个人。可是我现在还跟从前一样。昨天，我倒卖假房产和假证券；今天呢，我卖的是假造的苏联情报。这又有什么区别呢？（维罗尼克不答）反正你特别不喜爱阔佬。既然如此，我骗骗他们，又有什么了不起的罪呢？

维罗尼克　你真以为你骗的是阔佬吗？

乔治　我制作衣服的费用、旅馆开销是谁付的？我那部加古尔汽车又是谁给买的？

维罗尼克　他们为什么肯为你花钱呢？

乔治　因为我把我的谎言鬼话卖给他们了。

维罗尼克　可他们又为什么要买呢？

乔治　因为……老天啊，这是他们的事，我可一点儿也不知道。

维罗尼克　他们从你这儿趸来，又转手卖给穷人。

乔治　卖给穷人？嗨，谁还想得到穷人？

维罗尼克　《巴黎晚报》的读者，你以为都是百万富翁吗？（从提包里抽出一张报纸）"涅克拉索夫说：'俄国工人是全世界最苦的人。'"这是你说的吧？

乔治　是我说的。昨天。

维罗尼克　你这话是对谁说的？对富人还是对穷人？

乔治　这我哪儿知道？对大家说的！对谁也没说！这是一个没什么意义的玩笑而已。

维罗尼克　当然，在这里，在玫瑰花中间，可以这么说。总而言之，住乔治五世大街的人，没有一个真正见过工人。但是，在比扬古尔，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乔治　我……

维罗尼克　"不要触动资本主义，否则就会陷入野蛮社会之中。资产阶级世界诚然有其缺点，然而它是最好的社会形式，不可能有比它更好的了。贫困只能听天由命；在贫困中自求生计，请相信贫困是不会有头的。上帝没让你们出生在苏联，还不谢天谢地。"

乔治　他们不会相信这一套。他们不是傻瓜。

维罗尼克　幸亏如此。否则，他们一个个岂不都要喝酒醉死，或者打开煤气自尽。但是，即使一千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上了你的当，你就够得上是个杀人凶犯。我可怜的乔治，你落入别人的圈套了！

乔治　我？

维罗尼克　难道不是吗！你以为白拿阔佬的钱。可你不是白拿，你是挣他们的钱。那天夜里，我建议给你找个工作，你拒绝了，看你当时那副高傲劲儿：“我？要我干活！”怎么样，现在你可有了东家了吧？东家给你的活儿还不轻嘞！

乔治　不是这么回事！

维罗尼克　算了吧，算了吧，你很明白，人家给你钱，是叫你使穷人绝望，看不到出路。

乔治　听我说……

维罗尼克　（接着往下说）过去，你还可以说自己是个无罪的骗子，没有害人之心。半个不老实的人，半个诗人。可是，现在，你知道人家把你变成什么了？一个干混蛋事的人！你要是不甘心看不起自己，必然要变成一个十足的坏蛋。

乔治　（嘟嘟囔囔）这帮王八蛋！

维罗尼克　这一回，谁牵着谁的线？

乔治　牵线？

维罗尼克　是啊。

乔治　喔，……（领会了对方的意思）哦，是我。总是我牵呀。

维罗尼克　那就是说，你真心实意地要使穷人绝望了？

乔治　不。

维罗尼克　那么，还是别人牵着你的线操纵你喽？

乔治　谁也操纵不了我。世界上就没人办得到。

维罗尼克　总之，你只有一种选择，要么你是受骗者，要么你是罪犯！

乔治　这还不容易：犯罪万岁！

维罗尼克　乔治！

乔治　我使工人绝望？那又怎么样？人人为己嘛。叫工人别绝望好了。我污蔑苏联？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就是要在西方消灭共产主义！说到你的那些工人，比扬古尔的工人也好，莫斯科的工人也好，我把他们都……

维罗尼克　乔治，你看，你已经开始变坏了。

乔治　善也罢，恶也罢，我都不在乎。不论是善和恶，我都负责，好汉做事好汉当。

维罗尼克　（给乔治看《巴黎晚报》的一篇文章）这篇稿子，你也负责吗？

乔治　当然。讲的是什么？（读报纸）"涅克拉索夫先生说，他与罗贝尔·杜瓦尔和查理·麦斯特尔是很好的朋友。"我从来没有说过这话！

维罗尼克　我也不相信你说过。正是为了这事，我才来找你。

乔治　罗贝尔·杜瓦尔？查理·麦斯特尔？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两个名字。

维罗尼克　他们是我们那里的记者。他们写了文章，反对重新武装德国。

乔治　这又怎么样？

维罗尼克　人家这不是要你说，他俩被苏联收买过去了。

乔治　要是我真的这么说呢？

维罗尼克　那就要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指控他们犯了叛国罪。

乔治　你放心吧。谁也别想从我嘴里捞到什么。你相信我吗？

维罗尼克　我相信你。不过，要当心：你编造的东西，已经不能满足人家啦；现在，人家开始自己杜撰谎言，再把它加在你的头上，说是你说的。

乔治　你指的就是那条小消息？准是一个下边的人劲头上来搞

的。我叫人整他一顿。我马上找儒勒。我一定命令他公开辟谣。

维罗尼克　(没有信心)你尽量办吧。

乔治　你要谈的,就这么些了?

维罗尼克　就这么些了。

乔治　再见。

维罗尼克　再见。(一只手还扶着门把手)但愿你不要变得太坏。(下)

第　八　场

乔治　(独白)这个小姑娘一点政治也不懂。这就叫初出茅庐!(朝着房门)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圈套?谁想叫我干什么,我就偏不干。我从来就是这么个脾气。(穿过房间,去找常礼服)就让比扬古尔那里的人绝望绝望吧!我要再找几个骇人听闻的口号!(去找衬衫和假领。哼哼唧唧地唱起来)叫比扬古尔人绝望吧!叫比扬古尔人绝望吧!(电话铃声。乔治去接电话)是你呀,希比洛……怎么样?……嗯?……瞧你这个办事的!这不可能……你见到儒勒本人了吗?……你对他说是我的意思啦?……蠢货!是你不会说话!一到他跟前你就发抖。应当威胁他。今天晚上他去布努米大妈家吗?好,由我亲自跟他谈吧。(挂上电话)竟有人拒绝我?(倒在沙发上。短暂的颓丧)我有的是政治,装满两靴子!满满两靴子!(猛然又站起来)有人正寻找我呢!有人正寻找我呢!怎么办?我预感到他们找得到的!要较量一番,我奉陪。我欣然接受;趁这个机会,好好树树我的权威。(笑

起来）我要把这帮子人一个个都砸到地底下去。（电话铃声）喂？又是你……对不起，您是哪一位？啊！太好了！有多巧！我正在想您呢。混蛋？可不是吗，亲爱的先生，最混的混蛋。我说呀，乃无耻之徒。说我使人辞退了几个低级职员，说我把好几名记者交给了警察，说我还叫穷人们绝望。这仅仅是开始，我今后要揭露的情况，还会引起一连串的自杀呢。您哪，当然，您是个老实人。我在这儿就能看清楚：您的衣服破旧了，您一天坐四回地铁，您看上去象个穷光蛋。这是因为，善没有善报啊！我吗？我有金钱、荣誉、美女。您要碰上我那辆加古尔牌车，请躲远点。我故意贴着人行道开车，好溅那些好人一身泥。（挂上电话）这一回，电话可是我先挂的。（笑起来）那个丫头说得有理，我马上就变坏了。（冲着一只只花篮踢了好几脚，把玫瑰花篮一一踢倒）凶狠！恶毒！坏透了！

——幕落

第六幕

〔一间小客厅。它与另一间大客厅相连。小客厅里摆着冷餐桌。左边，是一扇半开的窗户，窗外夜色朦胧。正面，一个双扉门敞开着，通向后面的大客厅。窗与门之间，放着几个大桌子，铺着雪白的台布。桌上摆着一盘盘各式小糕点和三明治。宾客从正面门进进出出，大客厅里熙熙攘攘，有的人只经过小客厅门口，没有进来，有的则进来取菜。右边，也有一个门，没有打开。厅内除扶手椅和桌子外，家具很少。其它家具看来事先已经挪走，好让来宾能够自由穿行。

第一场

〔布努米夫人，博杜安，沙布衣，来宾多人。

博杜安　(叫住布努米夫人，向她介绍沙布衣)沙布衣。

沙布衣　(介绍博杜安)博杜安。

(博杜安和沙布衣掏出证件，同时出示)

博杜安、沙布衣　国土保安监察员。

博杜安　总统府特派……

沙布衣　照管涅克拉索夫。

博杜安　他到了吗？

布努米夫人　还没有。

沙布衣　让他从正门进来，恐怕不够谨慎。

博杜安　您要是允许，我们就下命令……

沙布衣　让他从便门进来……

博杜安　（指着右边的门）可以从这儿直接进来。

布努米夫人　为什么要如此防范呢？

沙布衣　（秘密地）不能排除会有人行刺。

布努米夫人　啊！

博杜安　您别害怕，夫人。

沙布衣　有我们呢！

博杜安　有我们呢！

〔两人走出。几个宾客走进，其中有贝尔德里叶，儒勒和奈西亚。

第　二　场

〔布努米夫人，贝尔德里叶，儒勒·巴洛丹，奈西亚，来宾多人，摄影师数名，佩里格尔。

奈西亚　（一只胳膊搂着贝尔德里叶的腰）这是我们的神童。我为贝尔德里叶干杯！

众人　为贝尔德里叶干杯！

贝尔德里叶　女士们，先生们，我过去是一头固执的老蠢驴。我为给我开了窍的这位天赐之士干杯。

儒勒　（微笑）谢谢。

贝尔德里叶　（未听见儒勒的话）为涅克拉索夫干杯！

儒勒　（不悦。对奈西亚）涅克拉索夫！（耸肩）没有我，他能成什么气候？（走开）

奈西亚　（对贝尔德里叶）对巴洛丹也该有所表示吧。

贝尔德里叶　我为巴洛丹干杯，他……他有勇气，敢于发表涅克拉索夫揭露的情况。

数名来宾　为巴洛丹干杯！

儒勒　（不悦）人们还不了解报纸的威力有多大。

贝尔德里叶　我借此机会，请求诸位原谅，原谅我的固执己见，原谅我愚不可及的固执，以及我……（说着哭了起来，众人围上去）

布努米夫人　我的好人贝尔德里叶啊……

贝尔德里叶　（挣脱众人）我要请诸位原谅！我要请诸位原谅！

布努米夫人　让我们忘掉过去吧。拥抱我吧。（拥抱贝尔德里叶）

儒勒　（对摄影师）拍照！（佩里格尔走过来，手里端着一杯酒。儒勒一下子抓住他的胳膊，以至他杯子里的酒洒了出来）喂，喂，喂。

佩里格尔　老板，又有主意啦？

儒勒　对，有个主意。把我的话统统记录下来。（对众人）亲爱的朋友们……（众人安静下来）您也是，我也是，贝尔德里叶也是，咱们今天出席的，都是将来要被枪决的人。今天这个晚会本身就已经非常值得纪念了，让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真正显示人类良知的时辰，好不好啊？让我们成立一个“待决犯俱乐部”吧！

众人　好极了！待决犯俱乐部万岁！

儒勒　就在这个晚会上，我们选出一个临时执委会，以便草拟章程。我冒昧自荐担任主席职务。（掌声。向佩里格尔）头版头条，明天见报，加上我的照片。（穆东走进来）这是怎么回

事？穆东也来了？（走到奈西亚和布努米夫人旁边）你们看见了没有？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加上穆东及德米多夫。

布努米夫人　啊呀！

奈西亚　谁请他来的？

布努米夫人　还带着个德米多夫。

奈西亚　就是那个俄国佬？他们胆子可真大！

布努米夫人　我的上帝！暗害呀！

奈西亚　您说什么？

布努米夫人　不能排除暗害的可能性。

奈西亚　他们来是为了……

布努米夫人　啊！我什么也不知道。不过那边有两位警官，我去通知他们一声。

〔上面谈话进行时，穆东已来到来宾中间。他对每一个人不是微笑打招呼，就是伸出手去。可是，大家都不理睬他。他走到布努米夫人面前躬身致敬。

穆东　夫人……

布努米夫人　不，先生，不！我们，我们都要死了。我们祝您长寿，但不向您致敬！

众来宾　（往外走）待决犯万岁！（实际上向着穆东喊）打倒未来的行刑队！（众下）

第 四 场

〔穆东，德米多夫。

〔德米多夫走向冷餐桌，大量地取菜。

穆东　对我们有点冷淡。

德米多夫　（一边吃着）我倒没注意到。

穆东　您从来什么都看不到！

德米多夫　什么叫从来！我到您们这里，为的是揭露苏联的制度，不是来观赏西方风土人情的。（又吃又喝）

穆东　他们把我当成共产党了。

德米多夫　这倒真奇怪。

穆东　不，这并不奇怪。这是一出悲剧，而并不奇怪；应该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想。（突然）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

德米多夫　嗯？

穆东　那个名单是假的，是不是？

德米多夫　什么名单？

穆东　要枪毙的人的名单……

德米多夫　我一无所知。

穆东　（一惊）什么？

德米多夫　只有见到了涅克拉索夫，我才能知道。

穆东　那么，也可能真有这张名单罗？

德米多夫　是啊，如果那个涅克拉索夫真的就是涅克拉索夫的话。

穆东　那我就完了。（德米多夫耸耸肩）真倒霉！如果俄国人不枪毙我，这就是说我为他们干事了。

德米多夫　可不是么！

穆东　不过，这是不可想象的，真的！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您总不能相信……

德米多夫　我什么都不相信。

穆东　我一辈子所作所为可以为我作证。我干的全是反共的事。

德米多夫　你知道些什么呢？

穆东　（颓唐沮丧）问题就在这里！我知道些什么呢？我老老实实对您说吧，我有时候也觉得有人在操纵我；我记得有几件令人不安的事情……（稍停）我过去有个秘书是个共产党，我一发现，就把他赶走了。

德米多夫　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吧？

穆东　当然。是啊。

德米多夫　您已经为他们办了事了。

穆东　您，您也这么看？我一直不敢往这方面想。（稍停）前几次闹罢工，在我们这一行里，只有我什么好处都没给罢工者。结果呢，三个月之后，工会选举……

德米多夫　全体职工都投劳动总工会的票。

穆东　您怎么也知道？

德米多夫　这是老一套。

穆东　总而言之，我使他们招到了新会员。（德米多夫点头表示赞同）唉！（稍停）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您看看我，我是不是有正直人的表情。

德米多夫　一个西方正直人的表情。

穆东　是不是一个体面老头的表情？

德米多夫　体面的西方老头的表情。

穆东　凭我这张脸，我能是个共产党吗？

德米多夫 为什么不能？

穆东 我是凭实干一步一步升上去的呀！全靠自己埋头苦干！

德米多夫 也靠运气。

穆东 （回忆起自己的这些经历，不禁莞尔一笑）是啊，我的运气不错。

德米多夫 好运就来自他们。

穆东 （吃了一惊）他们？

德米多夫 说不定就是他们让您发家的，因为您可能已经成为他们的人了，自己还不知道呢。说不定他们早就策划好了，使您的一举一动都产生莫斯科所希求的效果，可自己一点也意识不到。

穆东 难道我这一辈子，从头到尾，都叫人家利用了吗？（德米多夫点头赞同。突然间）请您坦率地回答我，要是大家都把我当成一个革命分子，要是我在各种情况下所做的事都和共产党的要求一样，我和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又有什么区别呢？

德米多夫 您吗？没有区别。您是一个客观上的共产党。

穆东 客观上的！客观上的！（掏出手帕，擦前额）啊！我着魔了！（突然注视手帕）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俩说着话，我怎么就摆弄起手帕来了？它怎么到了我手里的？

德米多夫 是您自己从口袋里掏出来的。

穆东 （精神恍惚）我自己掏！……啊！这比我预料的还要坏！他们都安排好了，叫我自己发出信号！什么信号？发给谁？也许就给您！谁能说您不是他们的特务？（德米多夫耸耸肩）您看，我发疯了。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我求求您，快把附在我身上的共产党赶走吧！

德米多夫　怎么赶呀？

穆东　扯下这个无赖的假面具！

德米多夫　他要是个骗子，我就揭穿他。

穆东　（又不安起来）他要真是涅克拉索夫呢？

德米多夫　那我就当着大家的面痛骂他一顿。

穆东　（摇摇头）痛骂他……

德米多夫　凡是在我之后离开苏联的人，我都认为他们是苏联当局的间谍。

〔高伯莱在远处出现。

第　五　场

〔穆东，德米多夫，高伯莱。

穆东　不管他是什么，就把他说成是个骗子。我看这样要有效得多。

德米多夫　不。（穆东这时做了个手势）不要坚持了，我是收买不了的。（穆东叹气）怎么？还等什么？咱们找他去！

穆东　我叫来了一名治安警官。要是那个自称涅克拉索夫的果真是骗子，这家伙准是属于国际诈骗集团的。那就要把他抓起来，关一辈子。（看见高伯莱）很好，高伯莱！请进来吧。（高伯莱走过来）我一指哪个人，您就仔仔细细地瞧瞧他。要是个惯犯，马上就把他抓起来。

高伯莱　当着大家的面？

穆东　那当然了。

高伯莱　这个人长得英俊吗？

穆东　不赖。

高伯莱　（懊恼的神情）人们又该比了。

穆东　比什么？

高伯莱　拿他的脸和我的脸比呗！

穆东　您这是要拒绝……？

高伯莱　我是来者不拒。不过，我更喜欢逮捕长相丑陋的人，没什么别的原因。

第　六　场

〔穆东，德米多夫，高伯莱，博杜安，沙布衣。后两人刚走进来。

博杜安　（向穆东亮证件卡）国土保安部的。证件？

穆东　我是查理·穆东。

沙布衣　那更要看了！可疑分子。

〔穆东耸耸肩，拿出他的身分证。

博杜安　好啦。（向德米多夫）你，我们认识。走吧，不要忘记，你是法国的客人。

沙布衣　你们俩走开点。我们有话要跟高伯莱警官说。

穆东　（对高伯莱）我们到各厅转转，看那个人来了没有。请您在这里等我们。

〔德米多夫与穆东下。

第　七　场

〔博杜安，沙布衣，高伯莱。

博杜安　（挡住高伯莱的去路）同事，你来这里凑什么热闹？

高伯莱　我是被请来的。

沙布衣　请来的？就你这副尊容？

高伯莱　凭你们那副模样可以被邀请，为什么凭我这副就不行呢？

沙布衣　我们不是来作客的，我们是执行任务。

高伯莱　那我也是！

博杜安　你是不是找个什么人？

高伯莱　这你们用不着管。

沙布衣　喂，同行……

博杜安　让他去，这小子故弄玄虚。（对高伯莱）爱找谁你就找谁去。不过别想坏我们的事。

高伯莱　（目瞪口呆）坏你们的事？

沙布衣　不许捉弄涅克拉索夫。

高伯莱　（目瞪口呆）啊？

博杜安　老兄，你要是不想打破饭碗，就别招惹这个人。

高伯莱　（一直想弄清对方是什么意思）涅克拉索夫？

沙布衣　对，是涅克拉索夫。别动他！

高伯莱　我用不着听你们的。我属于司法警察，我只听我的头头的。

沙布衣　这可能。不过，你的头头得听我们的头头的。再见，同行。

博杜安　（微微一笑）再见！再见！

第　八　场

〔先是高伯莱独自一人，后来进来几位男宾。

高伯莱　（嘟嘟囔囔）趁早给我滚蛋！（若有所思）涅克拉索夫，这个名字，我在报上见过……

第九场

〔高伯莱，乔治，希比洛，两名警卫，一名男来宾。

乔治　（对两名警卫）去玩玩吧。（两人出去，乔治立刻把门关上，对希比洛说）站直点！要有点高傲劲嘛，天哪！（把希比洛的头发弄乱）还要有点不拘小节的样子。就这样！

希比洛　咱们进去吧。（乔治拉住他）你怎么了？

乔治　高山症。我只要一进去，他们就会扑倒在我的脚下，他们就会吻我的手。这使我头晕目眩。把这么多的爱和这么多的恨集于一个人身上，这可能吗？希比洛，你说是不是这样：人们爱的不是我，恨的也不是我。我只是个形象而已，这样我就放心了。

〔穆东与德米多夫走到正中的门口。

希比洛　我……（发现穆东）转过身去！

乔治　怎么了？

希比洛　叫你转过身子，要不咱们就完蛋了！（乔治转身，面朝观众）穆东和德米多夫刚刚过去。他们在找你哪。

乔治　德米多夫，我不在乎。儒勒和奈西亚还算有点分量。这两个笨蛋，自以为牵着线在操纵我呢。

希比洛　听我说，尼基塔……

乔治　住口！我要叫他们看看，到底谁听谁的。戈斯达涅夫人明天必须恢复工作，不然……（恼火地跺脚）唉！真他妈的见鬼！

希比洛　又怎么了？

乔治　今天晚上，对我来说是决定性的一仗，可我总感觉情绪不那么对劲儿，不是稳赢的劲儿。这是怎么回事？

〔一男宾跌跌撞撞走了进来。他靠着餐桌，取了一杯酒，喝了一口，又高高举起杯子，象是在祝酒。

来宾　瞄准！放！法兰西万岁！（倒地）

高伯莱　（跑过来）可怜的家伙！（单腿跪在那人身旁）

来宾　（睁开眼睛）丑八怪！快结果我算了。

〔来宾又昏睡了。高伯莱气势汹汹地把这个宾客塞到餐桌底下，又把桌布放下来遮住他。乔治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乔治　（对希比洛）高伯莱！（一下子转过身去，背朝高伯莱）

希比洛　在哪儿？

乔治　在你后边。开始就不妙。

希比洛　（胸有成竹）这回我可好了。

乔治　你？

希比洛　他跟我不错。（向警官走去，双臂张开）来，让我拥抱你！

高伯莱　（吓了一跳）我不认识您！

希比洛　你可真叫我伤心！我是希比洛。想不起来啦？

高伯莱　（疑虑仍然未消）认得。

希比洛　怎么样？咱们拥抱吧！

高伯莱　不。

希比洛　（发出难过的责备声）高伯莱！

高伯莱　你和以前不一样了。

希比洛　算了吧，你！

高伯莱　您换装了。

希比洛　就这个？我是奉社长的命令来的。人家借给我这套衣服，让我装装门面，神气点儿。

高伯莱　您的脸可不是借来的！

希比洛　我的脸又怎么了？

高伯莱　您这张脸值二百张罘子。

希比洛　你疯啦？脸总得配得上衣服啊。（一把拉住高伯莱）我可不离开你了。你渴吗？

高伯莱　渴是渴。不过，什么也咽不下去。

希比洛　嗓子眼，嗯？卡住了？这我也有过。唉，这里不是咱们这号人呆的地方。你知道咱们该怎么办吗？厨房又亮堂，又通风，又宽敞，迷人的小妞儿来来去去；嗨，走吧，到那儿喝一杯去。

高伯莱　我也这么想……

希比洛　来一杯，警官，来一杯。到了那儿，咱们可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啦。（拖着警官下）

第十场

〔先是乔治一人，后来走进博杜安及沙布衣。

乔治　（独自一人）喔唷！

沙布衣　（出现在门口）喂！

博杜安　（在另一个门口）喂！

乔治　干什么？

博杜安　我们是国土保安部门的警官。

沙布衣　我们向您表示欢迎……

博杜安　欢迎您来到我们保卫的国土。

乔治　谢谢二位。

沙布衣　您千万别担心。

博杜安　全包在我们身上了。

沙布衣　有了危险，有我们在呢。

乔治　有了危险？还会有危险？

博杜安　还不能排除暗害的可能性。

乔治　暗害谁？

博杜安　（微笑）您啊！

沙布衣　（坦率地大笑起来）暗害您呀！

乔治　哎哟哟！那你们说……

博杜安　嘘！嘘！我们暗中保护您！

沙布衣　我们暗中保护您。

〔两人退下。这时候，布努米夫人偕众来宾上。

第十一场

〔乔治，布努米夫人，奈西亚，儒勒，贝尔德里叶，男、女宾客多人，摄影师数名，佩里格尔。

布努米夫人　这就是我们的救星！

众人　涅克拉索夫万岁！

一男宾客　先生，您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乔治　先生，您也绝非冒牌货。

一女宾客　您真是风度翩翩！

乔治　为的就是讨您欢心。

又一女宾客　先生，要是能和您生一个孩子，我将引以自豪。

乔治　夫人，我们会安排的。

布努米夫人　亲爱的朋友，您讲几句话吗？

乔治　好的。（提高嗓门）女士们，先生们，一切文明都不是不朽的。当今的欧洲，考虑的不再是什么自身自由的问题，而是自身命运的问题了。希腊的奇迹处于危险之中：让我们去拯救它。

众人　为拯救希腊奇迹，我们万死不辞！为拯救希腊奇迹，我们万死不辞！

〔掌声四起。布努米夫人把贝尔德里叶推到乔治身旁。

布努米夫人　（对乔治）这是一位敬佩您的人。

乔治　您敬佩我吗，先生？就凭这一点，我就喜欢您。您是谁？

贝尔德里叶　先生，我很感激您，我这一生都感激您。

乔治　（吃惊）我，我为什么人办了好事吗？……

贝尔德里叶　您使我退出了竞选。

乔治　噢，贝尔德里叶呀！（贝尔德里叶想吻他的手。乔治没有让他吻）让我们拥抱吧！

〔两人拥抱。

布努米夫人　照相！（闪光灯连续闪亮。布努米夫人挎着乔治的一只胳膊，贝尔德里叶把夫人的另一只胳膊挎住）现在我们三个人，来张集体照。

儒勒　（急速地）我可以吗？（挽住贝尔德里叶的手臂）

乔治　别来，我的小儒勒，别来。你等一等嘛。

儒勒　为什么您总是有意地不让我跟您照相？

乔治　因为你总是左动右动的，哪能照得好，准浪费胶卷。

儒勒　就让……

乔治　不行，我的老兄。我有我的公众，人们买你的报纸，就是

为了把我的照片剪下来，他们有权利……

儒勒　你有你的公众，这是可能的。可是，我有我的摄影师，你禁止他们给我照相，我觉得这是不行的。

乔治　那就快点照吧！（闪光灯亮）好啦！行啦！够啦！过来，我跟你谈谈。（拖儒勒走到前台）

儒勒　你找我干什么？

乔治　你辞退的那七名雇员，我要你恢复他们的工作。

儒勒　又来了！不过，老兄，这事与你无关。这纯属我们的内部事务。

乔治　报社的一切事情都与我有关。

儒勒　谁是社长？是你还是我？

乔治　你。但你倘若总这么干下去，你这个社长也当不长。我要求董事会要你的脑袋。

儒勒　好吧！奈西亚在这里，他星期四接替穆东当选董事长，你可以向他告状嘛。

乔治　（挽住奈西亚一只手臂，把他拉到儒勒面前）我亲爱的奈西亚……

奈西亚　我亲爱的涅克拉索夫……

乔治　我可以请您帮个忙吗？

奈西亚　那还用请吗？

乔治　您还记得那个可怜的戈斯达涅夫人吗？

奈西亚　天哪，我可记不住。

乔治　就是您辞退的那个女秘书。

奈西亚　啊！对，对，对！她是个共产党。

乔治　我亲爱的奈西亚，她是寡妇。

奈西亚　不错，共产党员的寡妇。

乔治　她有一个残废女儿。

奈西亚　残废？一个好厉害的小辣椒。共产党的一根苗子。

乔治　她就靠那点工资过日子呢。总不能叫她打开煤气自杀吧！

奈西亚　那不就少了两个共产党员了吗？（稍停）您要怎么样？

乔治　您恢复她的工作。

奈西亚　可是，我亲爱的涅克拉索夫，我一个人做不了主。（稍停）请您相信，我一定把您的要求提交给董事会。（乔治大为恼火，可是他克制住自己）就这些吗？

乔治　还有。（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巴黎晚报》）这是什么意思？

奈西亚　（读报）"涅克拉索夫声称：记者杜瓦尔和麦斯特尔都是他个人的朋友。"怎么啦？这是您自己说的呀！

乔治　恰恰相反。

奈西亚　您没说这话？

乔治　根本没有。

奈西亚　哎呀呀！（严厉地对儒勒）我亲爱的儒勒，您怎能干出这样的事。您可知道，咱们报纸的格言是不掺假的真实啊！

儒勒　（叫住走过的佩里格尔）佩里格尔！（佩里格尔走过来）我非常吃惊：把涅克拉索夫没说过的话，硬安在他头上了！

佩里格尔　（拿过报纸看了看）啊！啊！这一定是塔皮诺娅那个小东西干的。

儒勒　原来是塔皮诺娅那个小东西！

佩里格尔　她一定以为这一招很不错呢。

儒勒　佩里格尔，在我们这里，不许这么胡闹。真实不能掺假。把塔皮诺娅给我赶出去！

乔治　我不要求这样做。

儒勒　赶出去！赶出去！

乔治　不，儒勒，我告诉你不能这样做。不能再开除人了！

儒勒　那就狠狠斥责她一顿。告诉她，要不是涅克拉索夫亲自替她说情，她的饭碗就砸了。

乔治　是这样。（稍停）有关我的问题，只要一条辟谣声明就够了。

儒勒　（吃了一惊）一条什么？

乔治　辟谣声明，明天就登出来。

儒勒　辟谣？

奈西亚　辟谣？

佩里格尔　辟谣？

〔三人相对而视。

儒勒　但是，尼基塔，这说不定是最愚蠢的了。

佩里格尔　人家会产生怀疑，问我们到底搞些什么名堂？

奈西亚　除了法庭强迫之外，您见过哪家报纸自己辟谣否定自己发表的消息？

儒勒　这么一来，我们马上就把公众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这条不幸的小消息上来了。

佩里格尔　我可以肯定，没人注意这条小消息。

儒勒　（对奈西亚）亲爱的董事长，您注意到了吗？

奈西亚　我？丝毫也没注意。可是，每天的报纸，从第一行到最末一行，我是一字不漏。

儒勒　这种小动作一开了头，那可再也刹不住了。难道每天都要从前一天的消息中挑点什么来辟辟谣吗？

乔治　很好。那您打算怎么办？

奈西亚　您指哪方面的问题？

乔治　我说的那几句话呗！

儒勒　干脆，再也不提它了。把这条消息淹没在次日的一大堆新闻里。这才是最好的办法。你真以为读者会记住他们一天天看过的东西吗？我的老兄，要是读者记性真那么好，我看连气象预报也用不着登了！

奈西亚　（搓着手）好啦，就这么解决吧。

乔治　不行。

奈西亚　不行？

乔治　不行！我要求你们，必须刊登辟谣声明。

奈西亚　您要求？

乔治　是的。就凭我给你们帮的这么多忙……

奈西亚　我们可是都给您钱了。

乔治　我获得很大名声，我就以这个名义要求……

儒勒　你的名声，我可怜的尼基塔，我本来还不想跟你说破。你的名声已经下跌了。星期四，售出二百万份，创造了最高记录。自那以后，发行量回跌到一百七十万份。

乔治　这还远远高出你们往常的发行量。

儒勒　等到下星期再看吧。

乔治　下星期又怎么样？

儒勒　还会回到九十万份的。那时候你会是怎么样呢，由于你发行量急剧上升，接着又急剧下跌，然后，无声无息：死了。

乔治　不会那么快，我还保留着好些惊人的情报没有透露呢！

儒勒　太晚了。靠的就是冲击作用。读者看够了。即使明天我们说，俄国人吃自己的孩子，也引不起读者多大反应啦。

〔穆东与德米多夫上。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再加上穆东与德米多夫，博杜安，沙布衣。

穆东　（高声地）先生们！（众人安静下来并转身看着穆东）诸位全被出卖了。

〔一阵喧哗声。来宾们很激动。

奈西亚　穆东，您到这里干什么来啦？

穆东　揭露一个叛徒。（指了指德米多夫）这位是德米多夫，苏联经济学家，在克里姆林宫里工作过十年。请听听他怎么说吧。（指着乔治，对德米多夫说）好好看看他，他就是自称涅克拉索夫的那个人，您认识他吗？

德米多夫　我得换副眼镜。（摘下眼镜，又戴上另一副，环视周围）他在哪儿？

乔治　（急忙走到德米多夫面前，拥抱他）终于见到了！找得我好苦啊！

〔穆东往后拉乔治。

穆东　（对德米多夫）您认识他吗？

乔治　大家都出去一下，我有个机密的事要告诉他。

穆东　不弄个水落石出，我们决不出去。

〔国土保安部的警官走了进来。

博杜安　（突然出现在穆东面前）哦！不，先生。您得出去。

穆东　可是，我……

博杜安　我是国土保安部的。这是命令。

沙布衣　（对其他人）先生们，对不起，你们也一样要回避一下。

〔博杜安和沙布衣把大家都弄出去了。只剩下德米多

夫和乔治。

第十三场

〔德米多夫，乔治。

德米多夫 （不住地打量乔治，没有发现别人都出去了）这个人不是涅克拉索夫。

乔治 你别费那个劲了；现在就剩下咱们两个了。

德米多夫 你不是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是小个子，矮胖身材，腿还有点瘸。

乔治 他是个瘸子？真遗憾，我怎么早不知道呢？（稍停）德米多夫，我早就想找你谈谈。

德米多夫 我不认识你。

乔治 我却很了解你。关于你的情报，我得到不少。你是一九五〇年到的法国。那时候，你是列宁派布尔什维克，你常有孤独之感。有段时间，你接近了托洛茨基分子，于是变成托洛茨基派布尔什维克。那个集团破裂之后，你转向铁托，于是就自称为铁托派布尔什维克。后来，南斯拉夫与苏联和解，你又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声称自己是毛派布尔什维克。由于中国没有和苏维埃决裂，你又疏远了中国，并自称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我说得对吗？

德米多夫 对。

乔治 这些巨大的变化都发生在你的头脑里，你一直是光杆一人。过去，《巴黎晚报》登过你的文章；现在，哪儿也不要你的文章了。你住在阁楼上，养着一只金翅鸟。金翅鸟也快死了，房东会把你赶出门去。到那时候，你就只好到救世军

的驳船上过夜罗。

德米多夫　贫困吓不倒我。我只有一个目标：铲除苏联的官僚机构。

乔治　哈！你完蛋了，我可怜的老兄。西方已经把你吃干净了，你现在不值钱了。

德米多夫　（抓住乔治的脖子）你这条淫荡的毒蛇！

乔治　放开我，德米多夫，放开我！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准能叫你摆脱困境。

德米多夫　（放开了乔治）说什么也没用。

乔治　怎么没用？

德米多夫　你不是涅克拉索夫。我来这里就是要揭穿你。

乔治　不能说出来，你这个可怜虫！说了，只对你的敌人有利。你对苏维埃的仇恨还很不深，因为你自己还不能窒息自己热爱真理的欲望。好好考虑考虑吧！穆东把你忘了，现在去把你找出来，为的是搞我。你干完了，他就又不管你了。直到有一天，人们在乱坟坑里找着你。你窝窝囊囊地死了，含恨而亡。你说说，到那时候，谁拍手称快呢？是全俄罗斯的官僚嘛！

德米多夫　你不是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是瘸腿的……

乔治　对，对。我知道。（稍停）德米多夫，我想参加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党。

德米多夫　你？

乔治　是我。你好好掂量掂量，这下子你迈了多大的一步呀！当一个党只有一个成员的时候，发展成两个党员的机会和可能是很小很小的。可是，要是有了两个党员，谁能挡住它明天发展成为拥有百万名成员的党呢？你接受我吗？

德米多夫　（被乔治的一番话说得有些飘飘然）我的党会有两个党员？

乔治　没错儿。两个。

德米多夫　（仍疑虑重重）你知道我们的原则是集中制。

乔治　这我了解。

德米多夫　（接着讲下去）我们的规矩是集权的民主。

乔治　这我知道。

德米多夫　领袖，是我。

乔治　我只是个基层的积极分子。

德米多夫　只要你搞一点儿派别活动，我就开除你！

乔治　你别担心，我忠于你。但是时间紧迫。今天我出名，明天也许人家就把我忘了。要利用这个机会，越快越好！现在全世界争看我的文章。今后，你说什么，我想什么。

德米多夫　就揭露这一代技术官僚是如何排挤老革命家的，你看怎么样？

乔治　好，每栏我都写这个。

德米多夫　你把奥尔洛夫写得越坏越好。

乔治　奥尔洛夫是谁？

德米多夫　我原来的顶头上司。一条豺狼。

乔治　此人明天就会成为全欧洲的笑柄。

德米多夫　好极了。（向乔治伸出右手）一言为定，涅克拉索夫。

〔乔治与他握手。众宾客战战兢兢地出现在门槛上。

第十四场

〔众宾客，乔治，德米多夫，穆东，博杜安，沙布衣。

穆东　喂，德米多夫？这个人是谁？

德米多夫　他吗？涅克拉索夫呀。

〔欢呼声四起。

穆东　你撒谎！刚才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到底搞了什么鬼？

乔治　我向他介绍苏联国内出现的地下抵抗组织活动的情况。

穆东　骗子手！

乔治　（向众客宾）我请诸位作证，诸位都看到了，这家伙为共产党干事！

众宾客　（对穆东）滚回莫斯科去吧！滚回莫斯科去吧！

穆东　你这个恶棍，逼得我走绝路，我死，也非得把你拉上不可。（掏出手枪，对准乔治）感谢我吧，诸位先生，我从世界上清除了一个坏蛋，一个客观上的共产党员！

布努米夫人　杀人啦！杀人啦！

〔博杜安与沙布衣向穆东扑去，夺下他的枪。两个警卫从右侧门跑上。

沙布衣　（指着穆东，对两警卫说）把这位先生带走。

穆东　（挣扎着）放开我！放开我！

众宾客　滚回莫斯科去！滚回莫斯科去！

〔二警卫驾着穆东，把他从右侧门带下。

博杜安　（对众宾客）我们事先就料到会有人行刺。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一切危险都已排除；请诸位回到各个大厅里去。我们暂时让涅克拉索夫先生和我们呆一会儿，研究一下安

全保卫的措施。请大家放心，我们很快就让他回到你们中间。

〔众宾客纷纷下场。

第十五场

〔乔治，博杜安，沙布衣。

博杜安　先生，您说实话，我们是不是您的守护天神？

沙布衣　要是没有我们，这个混蛋早把您当面撂倒了。

乔治　二位先生，我感谢你们。

博杜安　没什么。我们只是尽责而已。

沙布衣　我们能把您从危难中救出来，实在太高兴了。

〔乔治微微躬身，准备走出去。博杜安拉住他的胳膊。

乔治　怎么……

沙布衣　我们遇上点麻烦，怎么说呢……

博杜安　我们需要您助我们一臂之力。

乔治　（坐下）我能帮二位做些什么呢？

〔二警官也坐下。

沙布衣　是这样：我们俩正办一桩严重损害国民士气的案子。

乔治　法兰西民族的士气垮了？

沙布衣　还不到那个地步，先生。有我们在防着呢。

博杜安　不过，的确有人竭力破坏民族的士气。

乔治　可怜的法国呀！谁如此大胆……

沙布衣　两个新闻记者。

乔治　四千万人里头，才有两个？这个国家也有点太弱不禁风了吧。

博杜安　这两个人只是露在外面的招牌而已。政府打算，通过这两个人打击一下欺骗读者的可恶的新闻界。

沙布衣　打得要快、要狠。

博杜安　我们打算明天就逮捕这两个人。至迟后天。

沙布衣　不过要我们提供证据，证明这两名被告蓄意破坏国民士气……

博杜安　照我们俩看来用不着这么麻烦……

沙布衣　可是，司法方面认为非有证据不可。

博杜安　唉，这一回呀，运气总算帮忙……

沙布衣　您明白了吗？

乔治　我明白了吗？

博杜安　您难道还不明白吗？

乔治　天啊，我明白了。我尽力而为吧。

沙布衣　那就好了！请您给我们当证人。

博杜安　作为苏联的部长，一定是您雇佣了这两个记者。

沙布衣　您要能证实这一点，我们感激不尽。

乔治　他们叫什么？

沙布衣　罗贝尔·杜瓦尔和查理·麦斯特尔。

乔治　麦斯特尔、杜瓦尔……杜瓦尔，麦斯特尔……说实话，我不认识他们。

博杜安　这不可能！

乔治　那为什么？

沙布衣　昨天您亲口说的嘛，登在《巴黎晚报》上，您与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乔治　这是捏造的，强加到我头上的，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博杜安　这倒可能。不过，文章登出来了。何况，退一步说，他

们是共产党员。杜瓦尔在共产党里头影响还不小哩！

沙布衣　杜瓦尔这个人，您该认识吧！

乔治　在苏联，每个部长手下都有自己的人，别的部长根本不知道。您二位去找找宣传部门或者新闻部门的人吧，外交部门或许也知道。我呢，你们不是不知道，我管的是内政部。

博杜安　您有顾虑，这我们完全理解……

沙布衣　我俩要处在您的地位，也会有同样的顾虑。

博杜安　可是，既然杜瓦尔是共产党……

沙布衣　那就不一定要您亲眼看到过他的名字。

博杜安　从常识上看，您可以确信他是苏联特务。

沙布衣　那您就可以心安理得，出来作证，证明他是拿了卢布干事的。

乔治　很遗憾，我不能作证。

〔一阵沉默。

博杜安　很好。

沙布衣　好极了！

博杜安　法国是个自由之邦。在我们这里，说还是不说，每个人完全有自由。

沙布衣　我们不坚持了，我们不坚持了！

博杜安　但愿我们的上司也不坚持，那就好了。

〔一阵沉默。

博杜安　（对沙布衣）咱们的头儿会不坚持吗？

沙布衣　（对博杜安）谁知道？麻烦的是，涅克拉索夫先生树敌太多啦。

博杜安　（对乔治）那些看到您出名就感到不舒服的人……

沙布衣　（对乔治）他们还说，是莫斯科派您来的。

乔治　胡说八道！

沙布衣　当然。

〔两人站起来，立在乔治两边。

博杜安　可是，总得把造谣中伤压下去啊。

沙布衣　就得采取一个使您深深地陷进去的行动。

博杜安　不管怎么说，上个月，您还是我国的死敌呢……

沙布衣　……没有证据表明，您现在已经不是了……

博杜安　有人常指责我们，说我们玩忽职守……

沙布衣　……还说应该把您立即押送出境。

博杜安　好好想想吧。到那时候，可要把您交给苏联警察当局啦！

沙布衣　您交代完了之后，那头一刻钟可够您受的！

乔治　我相信法国的殷勤好客，你们真的忍心把我赶走？

沙布衣　（笑出声来）嘿！嘿！

博杜安　（笑出声来）殷勤好客！

沙布衣　（对博杜安）为什么不说是避难权呢？他以为现在还是中世纪呢！

博杜安　我们的确殷勤好客，但是，这是对英国爵士……

沙布衣　德国旅游家……

博杜安　美国大兵……

沙布衣　被剥夺居留权的比利时人……

博杜安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看来，您并不打算叫我们对苏联公民也同样殷勤、同样好客！

乔治　这简直就是讹诈！

沙布衣　不，先生，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抉择。

博杜安　我说呀：两者挑一。（沉默）

乔治　那就把我送出边境吧。

〔停顿。

博杜安　（改变口气）怎么样？我的小乔治？要我们不客气吗？

沙布衣　要我们来硬的吗？

乔治　（惊跳而起）你说什么？

博杜安　坐下吧。

〔两人又使他坐下。

沙布衣　你这一套，吓不住我们，懂吗？

博杜安　我们这些人，真正厉害的见多了，硬汉子有的是。

沙布衣　谁都知道，一个骗子只不过是个无能之辈。

博杜安　一个娘儿们。

沙布衣　有什么轻轻戳你一下……

博杜安　你就会马上老老实实全招了。

乔治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沙布衣　嗨！你懂，你心里全明白！

博杜安　我们的意思是说，你就是乔治·德·瓦列拉，国际流氓。高伯莱警官正找你呢，我们可以立即把你交给他！

乔治　（竭力发出笑声）乔治·德·瓦列拉？这是误会，一个挺有意思的误会。我……

沙布衣　你别再做梦了。八天来，你的警卫偷偷地、仔仔细细地给你拍了一大堆照片。你的指纹，也叫他们取来了。我们只要把你的特征卡片拿来对照一下就行了。你这回完了。

乔治　他妈的。（沉默）

博杜安　你可要看到，我们这些人并不坏。

沙布衣　此外，捉诈骗犯，也不归我们管。

博杜安　那是司法警察的事。在我们国家，对司法警察，大家并

没有什么好感。

沙布衣　至于警官高伯莱，你叫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

博杜安　我们只想整掉那两个记者。别的，什么也不要。

沙布衣　你要是成全了我们，你还能当你的涅克拉索夫，想当多久，就当多久。

博杜安　当然，还可能有些小事，也要请你帮忙。

沙布衣　有时候，我们指给你看一些人。

博杜安　你就说认识他们；不为别的，为了我们。

沙布衣　作为交换条件，我们为你保守秘密。

博杜安　除了我们，别人谁也不知道这底细，你心里要有个数。

沙布衣　注意，有人已经把这事对董事长说了。

博杜安　不过，关系不大：他不会知道的。

沙布衣　他说："我不想知道。"

博杜安　这个人哪，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什么，他心里全有数。

沙布衣　明白这里面的奥妙了吧，你这个小脑瓜子？

博杜安　星期四，我们来找你，带你去见预审法官。

沙布衣　他会问你，你认不认识杜瓦尔……

博杜安　你就说：认识。因为，你不能说别的。

沙布衣　再见，我的小伙伴，再见。

博杜安　星期四见，哥儿们，别忘记。

〔两人下。

第十六场

〔先是乔治一人，后来德米多夫上。

乔治　好啊！好，好，好！……（走到镜子前面）永别了，我童年

时代的俄罗斯大草原！永别了，荣誉、光荣！涅克拉索夫，永别啦！永别啦，可怜的、亲爱的大人物！别了，叛逆、无耻之徒！永别了，坏蛋！乔治·德·瓦列拉万岁！（掏衣袋）七千法郎。我轰动了全世界，可是才拿到七千法郎。什么狗差事啊！（对着镜子）乔治啊，我的老伙计乔治，你想象不到，我又找到了你心里有多么快活！（走上前台）女士们，先生们，涅克拉索夫既然死了，乔治·德·瓦列拉就该溜号了。（思索着）正门，出不去，警察把着呢。走便门……（去开右侧的门）他妈的，我那两个警卫守着走廊。（从大厅这头走到那头）窗户行不行？（从窗口探身往下看）离地有十米，非粉身碎骨不可。看不见有水管子吗？（爬上窗台）离得太远了。哎，我的天，我要是有法子把我那两个卫兵支开就好了……

〔德米多夫上，一把抓住他的大腿，把他从窗台上扶下来。

德米多夫　别这样，积极分子！我禁止你这样做。

乔治　我是……

德米多夫　自杀。头三个月，谁都免不了有这个念头。你慢慢就会明白，过了这段时间也就习惯了。我是过来人啦。（悄悄地）我刚从大厅来，因为我多喝了几杯。积极分子，我可不能醉。注意着我点。我一醉呀，那可就吓人啦。

乔治　（听得津津有味）哦！是吗？

德米多夫　是啊。

乔治　真的吓人吗？

德米多夫　我见什么摔什么。有时候还杀人。

乔治　你说的这些真有意思！

〔众宾客及布努米夫人突然进来。

第十七场

〔乔治，德米多夫，布努米夫人，贝尔德里叶，以及所有宾客。

布努米夫人　(对乔治)哎呀，这回总算可以接近您了。我想，您还不走吧？我们现在就开始社交节目。

乔治　社交节目？

布努米夫人　是啊！

乔治　我知道有一种玩法，当年它把克里姆林宫里的人逗得眼泪都笑出来了。

布努米夫人　我对这个倒挺有兴趣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乔治　那我就说说吧！是这样的：大家心情好的时候，我们有个习惯，就是给德米多夫灌酒。诸位恐怕想象不出来，他这一醉呀，那主意、点子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逗人乐。他可是个真正的诗人。

布努米夫人　这太好玩了！咱们也来试试，好吗？

乔治　您给大家传话，其余一概由我安排。

布努米夫人　(对一男宾客)灌醉德米多夫。听说他一喝多了就逗死人了。

〔一个个往下传话。

乔治　(对德米多夫)我们的朋友都想和您碰碰杯。

德米多夫　行啊。(一名仆役用木盘托来斟满酒的杯子)这是什么酒？

乔治　不甜的马蒂尼酒。

德米多夫　不喝美国饮料。来伏特加！

布努米夫人　（对仆人）拿伏特加！

〔一仆人托着木盘，送来伏特加数杯。

德米多夫　（举杯）我为消灭苏联的官僚干杯！

布努米夫人及众宾客　为苏联官僚的灭亡干杯！

乔治　（从托盘上又拿了一杯，递给德米多夫）你把技术官僚忘了吧。

德米多夫　为消灭技术官僚干杯！

众宾客　为消灭技术官僚！

〔德米多夫一饮而尽。

乔治　（又递一杯）还有奥尔洛夫呢！（对众宾客）是他的顶头上司。

德米多夫　（一边喝着）为绞死奥尔洛夫干杯！

众宾客　为绞死奥尔洛夫！

乔治　（又递一杯）该为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党祝酒了。

德米多夫　行吗？

乔治　那还用说！你应该宣布出去。应该想到宣传的效果呀！

德米多夫　（边喝边说）为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党！

众宾客　为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党！

〔大部分宾客都显露醉态。有的戴上纸帽子，有的吹起芦笛，有的掷彩色纸条。在下面的场面里，德米多夫讲话时，都有芦笛声加强节奏。

德米多夫　（对乔治）现在，该为什么干杯了？

乔治　（又递一杯）为你的金翅鸟。

德米多夫　为我那只金翅鸟干杯！

众宾客　为他那只金翅鸟干杯！

〔乔治又递过去一杯酒。

德米多夫　该为什么干杯了？

乔治　我也不知道该为什么了，或许，为法兰西吧？这样更合乎礼貌。

德米多夫　不！（举杯）我为那些被坏心肠的牧羊人拴住不放的善良的俄国小老百姓干杯！

众宾客　为俄国老百姓干杯！

德米多夫　你们会把他解救出来的，是不是？我这些可怜的小百姓，你们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不是吗？

众人　我们一定解救他们！一定解救他们！

〔芦笛声大作。

德米多夫　谢谢诸位。我为倾泻在我的人民头上的铁与火的洪流干杯！

众人　为这股洪流干杯！为这股洪流干杯！

德米多夫　（对乔治）我喝的是什么呀？

乔治　伏特加。

德米多夫　不对。

乔治　你自己看哪。（拿过酒瓶给德米多夫看）

德米多夫　快逃命吧！这可是法国伏特加呀！我是个叛徒啊！

乔治　得啦，德米多夫！

德米多夫　住嘴，我党的积极分子！俄国人，不管他是谁，只要喝了法国伏特加，那就是背叛了他的人民。该枪毙我。（向大家）快动手！还等什么？

布努米夫人　（设法使他安静下来）亲爱的德米多夫，我们可远没有想到这上面去呀！

德米多夫　（推开夫人）那么，把所有的俄国人都解放了，把他们

统统都解放了！只要还有一个活着的，他就要指着我的鼻子说："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你小子喝法国伏特加。"（回答一个想象中的对话者）"这要怪奥尔洛夫。我的老舅唉，在他手下，我可受不了啦！"（又喝一口）我为解放人的炸弹干杯！（大家默不作声，感到有些恐怖。德米多夫用威胁的口气对贝尔德里叶说）干呀，你干呀！

贝尔德里叶　为炸弹干杯！

德米多夫　（威胁的神态与口吻）什么炸弹？

贝尔德里叶　我，我哪里知道，为氢弹干杯！

德米多夫　你这个黄鼠狼！豺狼！你以为能叫我们相信，用一只爆竹，就能使历史停下不前进了吗？

贝尔德里叶　可是我没想叫历史停下呀！

德米多夫　我，我要求马上把历史停下来。因为我知道谁在写历史！是我的小小老百姓，还有看管他们的那些坏牧羊人。你们懂吗？奥尔洛夫在写历史，可我呢，我就象一只小鸟从窝里掉出来一样落到历史外边。（好象有个东西以很高的速度穿厅而过，别人看不见；可是，德米多夫两眼紧随）历史多快呀！让它停下！让它停下！（又拿了一杯酒）我为Z弹干杯！有朝一日，这种炸弹会炸掉整个地球。（对贝尔德里叶）喝呀！

贝尔德里叶　（声音已经半哽咽了）不喝。

德米多夫　你不愿意地球爆炸？

贝尔德里叶　不愿意。

德米多夫　你要是不把人类毁灭了，如何能使人的历史停下来呢？（对着窗户）请看！请看外面的月亮！从前，那也是一个地球。可是，月球上的资本家比诸位敢作敢为。他们一

闻到烤焦了的气味，便放了一通钴弹，使月球的大气层膨胀起来；从此，太空才变得如此寂静。虽然几百万个月球还在空间运行，可是几百万座钟表，与历史在同一时刻，一下子就都停住了。现在只剩下一个，以便使它留在太阳的旁边滴答作响。诸位要是有胆量，这恼人的滴答声，咱们可以使它不响。我举杯，为下一个月球，也就是地球，干杯！（乔治打算溜走）你到哪儿去，积极分子？为了月亮，干一杯！

乔治　为月亮干杯！

德米多夫　（喝酒，又恶心地吐出来）呸！（对乔治）积极分子，你感到了吗？我处在未来的月亮上，喝着法国的伏特加。女士们，先生们，我是个叛徒！历史必胜，我要死了；后辈儿孙将来会在书里读到我的名字：叛徒德米多夫在布努米夫人家中，喝过法国制的伏特加。我错了，女士们，先生们，在未来的世纪面前，我有愧。请诸位举杯。我感到孤身一人。（对贝尔德里叶）你这个豺狼，跟我一起喊：历史进程万岁！

贝尔德里叶　（非常害怕）历史进程万岁！

德米多夫　把我象牛粪一样碾得粉碎，并且象我推翻这张桌子一样把一切古老的社会打得稀巴烂的历史进程万岁！

〔德米多夫一下子把冷餐桌推翻。大家恐怖万状。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再加上两名警卫，高伯莱，希比洛。

乔治　（打开右侧的门，叫两警卫进来）他发疯了！把他管住！

〔二警卫向德米多夫扑去，打算把他制伏。乔治正想逃跑，不巧，与右侧门进来的高伯莱迎面相遇；高伯莱肩

上背着酩酊大醉的希比洛。

高伯莱　（把希比洛放到扶手椅上）老兄，躺好了，等一等，我去给你找个湿毛巾敷一敷。

希比洛　我的好高伯莱，你简直是我的亲妈。（放声哭起来）我背叛了我这个妈。我把她拉到厨房里使她没能抓住一个骗子！

高伯莱　（一下站起来）哪个骗子？

希比洛　乔治·德·瓦列拉！

〔这时候，乔治转了个弯，避开希比洛和高伯莱，走到右侧便门。

高伯莱　乔治·德·瓦列拉？在哪儿？

〔乔治已经走到右侧门口。

希比洛　（用手指乔治）那儿！那儿！那儿！

高伯莱　他妈的！（拔出手枪，追逐乔治而下，还放了几枪）

众宾客　（惊恐万状）行刑的人来了！行刑的人来了！

德米多夫　（出神地）来了！来了！这就是历史。

〔博杜安和沙布衣追高伯莱下；德米多夫摆脱了两警卫，奔去追赶两警官；两警卫明白过来，也奔出追逐。

——幕落

第七幕

〔希比洛家一九二五年式客厅。

第一场

〔乔治，维罗尼克。

〔夜间。乔治跨窗而入。维罗尼克走进来，打开灯。她的衣着与第三幕相同，也正打算出门。乔治站在她身后，双手高举，面带微笑。

乔治　晚上好。

维罗尼克　（转过身来）啊！涅克拉索夫。

乔治　他已经死了。叫我乔治吧。把窗帘拉上。（放下双手）小姑娘，你从来也没有告诉过我，你叫什么。

维罗尼克　维罗尼克。

乔治　温柔的法兰西啊！（顺势坐到扶手椅上）上一回，我坐的也是这把椅子，你也正要出去，警察围着房子转。一切又重演了。上次，我多么年轻啊！（注意静听）有警笛声？

维罗尼克　没有。他们追捕你？

乔治　从我二十岁起就开始了。（稍停）我刚把他们甩掉。噢，马上会回来的。

维罗尼克　要是他们进来呢？

乔治　他们肯定要来的。高伯莱是出于习惯，国土保安人员是

闻着味来的。不过十分钟之内来不了。

维罗尼克　你让国土保安部门也盯上了？

乔治　德杜安警官和沙布衣警官。你认识吗？

维罗尼克　不认识。不过我了解国土保安警察。你危险了。

乔治　（开玩笑地）有一点！

维罗尼克　别留在这儿啦！

乔治　我要跟你谈谈。

维罗尼克　谈你的事？

乔治　你朋友们的事。

维罗尼克　我明天来见你，在哪儿都行，什么时间都行。现在，快跑吧！

乔治　（摇头）我一离开你，你就再也见不着我了。他们这就会把我抓起来。（维罗尼克做了个手势）你别不信。这种事情，只要是干这一行的，都有预感。再说，你叫我去哪儿呢？我没有一个肯藏我的朋友。半夜里穿着夜礼服，人家不大注意；可是，明天，中午大太阳地里……（突然心生一计）你父亲的旧西服，在哪儿放着？

维罗尼克　都送给看门的了。

乔治　新的呢？

维罗尼克　除了他身上穿的那一件，别的还没做好呢。

乔治　你看：我的运气有多坏。维罗尼克，我的星辰陨灭了，我的天才黯淡无光了。我完了。（踱步）今夜，准有个人被捕，这你不必怀疑。是谁呢？被捕的是哪一个呢？你能告诉我吗？高伯莱追寻瓦列拉，国土保安人员找的是涅克拉索夫。谁先抓到我，我就变成他们要的那个人。要打赌，你押在哪一边呢？是司法警察呢，还是国土保安警察？是乔治呢，还

是尼基塔？

维罗尼克　我押在国土保安警察身上。

乔治　我跟你一样。（稍停）通知一下麦斯特尔和杜瓦尔。

维罗尼克　通知他们什么？

乔治　听我说，我的孩子，尽量把我的话听明白。（非常耐心地）国土保安部会把我怎么样？把我关起来？他们没那么傻：涅克拉索夫是法国的客人。他们会为我租一幢郊外的别墅，当然是四周无邻的，有着漂亮的向阳房间。会让我住在最好的房间里，我将日夜卧床不起，因为，涅克拉索夫，这个可怜虫，身体太虚弱了。他过去受够了苦。然而，你父亲仍然可以按照我揭露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续继往下搞。他基调已掌握住了，没有我也能自己往下编。（学报贩子的喊叫声）"麦斯特尔和杜瓦尔秘密到过莫斯科。涅克拉索夫付给他们美金！"我想，这就是所谓创造心理气氛吧；要是把他们两个拖到泥坑里，再指控他们犯了叛国罪，公众就会感到这是很自然的了。

维罗尼克　我父亲写的那些文章，法庭不会理睬的。法庭要的是证人。

乔治　你以为我不会出庭作证吗？

维罗尼克　你？

乔治　不错，是我。用担架抬着我出庭。我不喜欢吃拳头，小姑娘。要是天天给我来上一、两顿，很快我就要腻了。

维罗尼克　你认为，他们真会揍人？

乔治　他们难道会感到不好下手！哎！你可以瞧不起我，我太象个艺术家了，以至于在肉体方面缺乏勇气。

维罗尼克　我怎能瞧不起你？再说，谁跟你说要你肉体的勇气

了？只要明白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就行了。

乔治　那还用说，我当然明白！

维罗尼克　你不愿意当个告密者，对吗？

乔治　不愿意。不过，我也不愿意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你说说，我该选哪条路？

维罗尼克　你这个人太傲气了，你不会招认的。

乔治　我还有傲气吗？

维罗尼克　你一身都是傲气！

乔治　但愿老天爷能听你的！没关系；我要是知道杜瓦尔和麦斯特尔没事了，我就大大地放心了。

维罗尼克　知道了又怎么样？

乔治　我要是受够了，就可能咬他们。我知道，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坐牢的。

维罗尼克　你要是咬了他们，他们就要判罪了。

乔治　既然不会关他们，判个什么罪关系不大。

维罗尼克　（无能为力地）我可怜的乔治呀！

乔治　（没有听维罗尼克）你现在明白了吧，黄毛丫头。我要走了；你呀，快去给他们报个信儿，叫他们快逃跑。

维罗尼克　他们不会逃跑。

乔治　警察紧跟而来，眼看就要蹲五年班房，还不逃走？你发疯了？

维罗尼克　他们不愿意逃跑，因为他们是无罪的。

乔治　那么说，刚才你催我走，是因为我犯法了？你这逻辑真够可以的！照你的法子办，全法国的罪犯都没事，可以去捕鲟鱼，而没犯法的人呢，却常年蹲在监狱里。

维罗尼克　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

乔治　别再说空话了，小妞儿。事实上，你是看着他们两个往下掉！

维罗尼克　让他们来抓吧。然后等着瞧。

乔治　早瞧见过了：你们上街去，大喊大叫，贴标语，开大会，游行示威：真是大大地热闹一番。可你们的两个同志呢，他们在哪儿？在牢房里。他妈的：你们要的就是把他们俩关的时间越长越好。（发出笑声）可我这个可怜的白痴，为了通风报信，自投狼嘴。可不是给他们通风报信嘛！可是你们这些人却无所谓。我干了件大蠢事，可我不责备你们：人人为己嘛。不过，我还是有点讨厌你们，这是因为，我要去坐牢了，所以我觉得该拉一把被你们当作牺牲品的两个可怜的小伙子。（维罗尼克拨电话号码）你要干什么？

维罗尼克　（对着电话筒说）罗贝尔，是你吗？有一个人在电话里要跟你谈谈。（对乔治）是杜瓦尔。

乔治　他们电话可能有人监听。

维罗尼克　没关系。（把电话筒递给乔治）

乔治　（对着电话筒说）喂，杜瓦尔吗？老朋友，请听我讲，您明天就要被捕，至迟过不了后天。而且很可能要判罪。您甚至连收拾行李都来不及了：挂上电话，就赶快溜吧！什么？啊！啊！什么？（放下电话筒）他倒骂了我一通！

维罗尼克　（对电话筒）不，罗贝尔，不是，你安静些；不是个挑衅者。不是，看你想到哪里去了！会向你解释清楚的。（对乔治）要不要我给麦斯特尔打电话？

乔治　什么也不干了，我全明白了。（大笑起来）我这辈子，帮人的忙，这还是头一次。看来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稍停）我只能走了。晚上好，请多原谅！

维罗尼克　晚上好。

乔治　(突然发作)一句话，都是些大傻瓜！一点儿想象力都没有的可怜虫！连坐牢是什么滋味都不琢磨琢磨！我可尝过这滋味。

维罗尼克　你没有坐过牢。

乔治　不假。可我是诗人啊。从今天晚上起，监狱就象粘到我身上一样，我骨头里都好象有监狱味。五个人进监狱，出来至少有两个成了痨病鬼，这他们知道吗？

维罗尼克　杜瓦尔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七日进了监狱，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日出来。得了痨病。

乔治　那么，他就更不能原谅了。

维罗尼克　不能这么说，我的小乔治。他和你一样，怎么对他有利他怎么办。

乔治　对他有利？还是对你们有利？

维罗尼克　对他，对我，对我们，都是一回事。你呀，除了一条命，就没什么了；你想救自己的命，这是非常自然的。杜瓦尔也爱惜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并不是天天想他的命，他有他的党，有他的工作，有他的读者。要想挽救他这一切，他必须留下。(稍停)

乔治　(粗暴地)可耻的利己主义者！

维罗尼克　你说什么？

乔治　人们皆大欢喜：他将戴上荆冠①殉难，你们将借此大大热闹一番。我呢，一帮混蛋，我在这里头，会变成个什么呢？一个叛徒，一个密探，一个告密者！

① 据《圣经》所载，耶稣临死前，被戴上"荆冠"，备受凌辱与痛苦。

维罗尼克　你只要……

乔治　什么也没用！警察把我绑在行军床上，一天三顿“开导”我；有时为了歇口气，他们问我：“你到底作不作证？”我这时无法回答：脑袋瓜子胀得比南瓜还要大，里边就象有铃铛不停地摇。这当儿，我会想起这两位受折磨的人，两位纯粹的人，他们由于不愿意逃走，弄得我好不是滋味。我自己对自己说：“你要是顶不住，他们可要坐五年牢。”我要是真顶不住了？那好，你们便皆大欢喜。没有犹大[①]就没有耶稣，你说对不对？可怜的犹大，这儿也有一个你这样的人，他心里可难受啦。这个人，我理解他。我尊重他。要是我真能顶住……那可得挨不少揍啊，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可我得到什么报酬呢？唾骂；你父亲在《巴黎晚报》上一篇又一篇地编造我的假谈话，你们的报纸庆祝杜瓦尔获释，同时大肆宣扬中伤诬蔑者涅克拉索夫遭到可耻的失败。你们把获释的朋友抬到肩上，庆祝胜利。就在这个时候，兴高采烈的人群从我身上踩过。我象一个小孩一样被人家操纵。大家都要弄我！在那边，我是仇恨的工具；在这儿，我是历史的工具！（稍停）维罗尼克！你能不能把我的处境给你的朋友讲清楚？也许他们会发善心，同意逃走。

维罗尼克　我怕他们不同意。

乔治　混蛋！啊！我本想当你的面抹脖子，用我的血弄脏你家的地板。你真走运，现在我没这勇气了。（又坐下来）我什么都不明白了。过去，我有自己小小的人生哲学，它支持我活下去。如今，我什么也没有了，连我的原则也丢光了。

---

①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后来出卖了耶稣。

啊！我真不该搞政治！

维罗尼克　走吧，乔治，走吧。我们什么也不要求你做；你也不欠任何人的账。走吧。

乔治　（走到窗前，半打开窗帘）夜深了。大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我得贴着墙溜，一直晃到天亮。然后呢……（稍停）你想知道真情吗？我来这里就是准备被捕的。一个人一旦入了修院，他在外面看到的最后一张人脸对他来说会很重要，会长时间留在他的记忆里。我希望我最后看到的就是你的脸。（维罗尼克微笑）你应该多笑笑。一笑你就更好看了。

维罗尼克　对我喜欢的人我就微笑。

乔治　我没什么讨你喜欢的地方，而你也并不招我喜欢。（稍停）我要能使这两位有魄力的汉子不去坐牢，可这反而给你们帮了个倒忙！（踱步）我的天才，快来帮帮吧！让我看看你还存在吧！

维罗尼克　天才，你知道……

乔治　安静！（转过身子，背向维罗尼克，鞠躬）谢谢！谢谢！（转回身向着维罗尼克）我遗憾地通知你，你那两位好朋友不会被捕了。再见了，本来准备热闹一番，还有给殉道者的棕榈枝，如今全不必了。戈斯达涅夫人就会复职。谁又能断定，贝尔德里叶的那十万张选票，下星期天，不会投到共产党候选人的名下呢？我要叫你们看看，我这个人是不是会让人任意摆布，让人牵着走？

维罗尼克　（耸肩）你没啥好办法了。

乔治　找个人把我藏起来。明天，你来见我，我给你个全世界独家专访。

维罗尼克　又来了！

乔治　你不要？

维罗尼克　不要……

乔治　可是，我想出个好标题："我是怎样变成涅克拉索夫的——乔治·德·瓦列拉亲述"。

维罗尼克　乔治！

乔治　我可以在你的伙伴家住两个礼拜，你们可以大量拍照，各种各样的照，戴眼罩的，不戴眼罩的都要。巴洛丹、奈西亚、穆东那帮人，我一个个都了解。我要透露一些驳不倒的秘密。

维罗尼克　第一篇文章一出来，他们就该派警察来抓你了。要是我们不把你交出去，他们就会在报上宣布，说你的那番话统统是编造的。

乔治　第一篇文章出来后，你以为他们还敢逮捕我？这我见得多了。怎么着？如果他们还要逮捕，就把我的地址告诉他们。你们那二位无谓地去受难，叫我心里总不好受。要是非得有个人去受难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呢？

维罗尼克　你瞧，你还是充满了傲气。

乔治　是啊。（片刻停顿）专访的事，你同意吗？（维罗尼克拥抱乔治）要保持分寸。（笑出声来）我最后还是赢了吧。你那家进步报纸，竟要登一个骗子的文章。这对我来说，跟以前差不多，没什么变化：原先我口述，让爸爸写，以后由我说，让女儿写。

〔博杜安与沙布衣跨窗而入。

第 二 场

〔乔治，维罗尼克，博杜安，沙布衣。

沙布衣　您好，尼基塔！

博杜安　高伯莱警官正在找您。

沙布衣　不过，别怕，有我们保护你呢。

维罗尼克　全完了！

乔治　谁又料得到呢？我又找回了我的天才；看来我的星辰没有陨落。

博杜安　尼基塔，跟我们走吧。你现在很危险。

沙布衣　这个女的跟共产党素有交往。

博杜安　说不定就是派来暗杀你的。

乔治　我是乔治·德·瓦列拉，就是那个骗子，我要求把我交到高伯莱警官手里。

沙布衣　（对维罗尼克）可怜的尼基塔！

博杜安　（对维罗尼克）你的俄国朋友们，不久前把他的妻子，还有成年的儿子，都关起来了。

沙布衣　（对维罗尼克）痛苦使他神志不清，使他失去理智。

〔博杜安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两名护理入。

第 三 场

〔人物同前场，加上两名护理。

博杜安　（对护理）就是他。手脚要轻点。

沙布衣　尼基塔，你需要休息。

博杜安　这两位先生带你到一个漂亮的疗养所去。

沙布衣　还有个阳光充足的花园。

乔治　（对维罗尼克）你看，给我找个多好的地方。这主意比去郊区别墅还习。

博杜安　（对护理）带走！

〔两名护理走上前来，但身后的房门仍然开着。他们抓住乔治。高伯莱上。

第　四　场

〔人物同前场，加上高伯莱。

高伯莱　先生们，女士们，自然罗，诸位没有见到一个身高一米七八的男子……

乔治　（大声地）在这儿，高伯莱！我是乔治・德・瓦列拉！

高伯莱　瓦列拉！

乔治　我承认行骗一百二十次！这回，年底前您肯定可以当上首席警官。

高伯莱　（惊喜，向前走）瓦列拉！

博杜安　（挡住高伯莱）同行，搞错了。他是涅克拉索夫！

高伯莱　（躲过博杜安，向乔治奔去，一把抓住乔治的一只胳膊）多少年了，找你找得好苦啊！

沙布衣　（抓住乔治的另一只胳膊拖他）告诉你，他是个疯子，自己说自己是瓦列拉！

高伯莱　（拉乔治的胳膊）放开他！这是我的财产，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人，这是我逮住的东西。

沙布衣　（用力拽）你他妈的给我松手！

高伯莱　没门儿。

博杜安　你再闹，我们就要求停你的职！

高伯莱　那你们就试试吧！事情会传开闹大的！

乔治　高伯莱，使劲！我跟你走！

博杜安　（对护理）把这两个都给我带走！

〔两名护理向乔治及高伯莱扑去。

维罗尼克　救人啊！

〔沙布衣用手捂住维罗尼克的嘴。维罗尼克猛烈挣扎。这当儿德米多夫露面，他怒不可遏。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加上德米多夫。

德米多夫　我的积极分子在哪里？

乔治　德米多夫，快救我！

德米多夫　我的党员！他妈的！把我的党员还给我！

博杜安　（对德米多夫）你搀和什么？

德米多夫　我搀和什么？去你的吧！（德米多夫把博杜安打倒在地。其他的人扑向德米多夫）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党万岁！坚持住，我的战士！打倒警棍！（把一名护理打倒在地）好啊！你们想分裂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党！（又把沙布衣打倒在地）好啊！你们想阻挡革命的前进！（把高伯莱打翻在地。乔治与维罗尼克互相使了个眼色，从窗户逃走。德米多夫一拳又把另一名护理撂到地上，然后环顾四周，呼叫着从大门跑出）坚持住，积极分子，我来啦！

高伯莱　（神情沮丧地爬起来）我早就说过，我抓不住他。（一头栽倒，昏厥过去）

——幕落

第八幕

〔巴洛丹的办公室。黎明。灰白色的光线。灯亮着。

第一场

〔奈西亚，沙里维，贝尔热拉，莱米尼埃，儒勒。

〔奈西亚头戴一顶纸做的贝雷帽；贝尔热拉吹着芦笛；沙里维与莱米尼埃疲惫地坐在椅子上；每个人的夜礼服上都绕着好几圈五颜六色的纸条。儒勒在一旁踱步。人人神情疲倦，脸色阴沉。待决犯联谊会的标记别在每人胸前。这标记是个相当大的胸徽，观众可以看清上面的"待决犯"三个金字。——这一幕演出过程中，舞台逐渐由暗转亮。儒勒离去之后，整个办公室阳光耀眼。

沙里维　我脑瓜子疼！

莱米尼埃　我也疼！

贝尔热拉　我也疼！

奈西亚　（生硬地）亲爱的朋友们，我也疼。有什么办法呢？

沙里维　我要睡觉。

奈西亚　不行，沙里维，那不行。我们在这儿等涅克拉索夫，你也得跟我们一块儿等！

沙里维　涅克拉索夫啊！他还在跑呢！

奈西亚　他们保证，黎明之前一定把他弄回来。

沙里维　（指着窗户）黎明前？黎明到了！

奈西亚　可不。一切马上就会结束了。

沙里维　（走近窗户。又厌恶地退了回来）真难看！

奈西亚　你说什么？

沙里维　黎明！二十五年没有再见过它，它怎么老成这个样子！

〔静场片刻。

奈西亚　亲爱的朋友们……（贝尔热拉吹芦笛）看在上帝的面上，贝尔热拉，别吹你那芦笛了！

贝尔热拉　这是一把小号。

奈西亚　（耐住性子）亲爱的朋友，小号就小号吧。能不能请您为我把它扔了？

贝尔热拉　（生气地）扔掉我的小号？（想了想）我可以扔掉，不过您得把您那纸帽子摘下来。

奈西亚　（吃惊）我的……？亲爱的，您醉了。（用手摸了摸脑袋）啊！……（气恼地扔掉纸帽子，然后站起来）先生们，注意点儿仪表举止！我们在开会呢。把这些纸条都给我揪下来扔掉。（贝尔热拉把芦笛放在办公桌上，其他人掸自己的衣服）好了！（儒勒一直不停地踱来踱去，心事重重。此刻，他走到办公桌前，打开一扇柜门，取出一瓶烈性酒和一个杯子。他想倒酒喝）啊！不行，亲爱的朋友！您不能喝。我一直以为您从不喝酒。

儒勒　我喝酒是为了忘却。

奈西亚　忘却什么？

儒勒　忘却我现在虽然掌握着我此生得到的一条最精采的新闻，然而却禁止我发表它。"涅克拉索夫其人，就是瓦列拉"。

怎么样？你们看，这不寻常吧！两个名人合二而一，大标题一个顶俩。在新闻界里，这是绝无仅有的一场双人会①！

奈西亚　您哪，亲爱的，您头脑不清楚了。

儒勒　我做梦呢！（踱步）当一回左派报纸，就当一天！就这么一天！多么引人的标题呀！（停下来，自我欣赏地）我看到了：第一版整版还登不下，只得延伸到第二版，又移到第三版……

奈西亚　你少说点行不行！

儒勒　行，行！（痛苦地）对马海战以后，日本一家大报的社长，也遇到了类似的良心问题：他最后切腹自杀了。

奈西亚　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的朋友。涅克拉索夫，他是涅克拉索夫，他刚才跑掉了。因为，他以为自己成了共产党行刺的对象。（直勾勾地望着儒勒的眼睛）这就是真相。

儒勒　（叹了一口气）真相哪有梦想美好。（敲门声）请进！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以及博杜安与沙布衣。

〔两名警官头上缠着绷带。沙布衣一只胳膊用三角巾悬吊着。博杜安拄着双拐。

众人　可来了！

奈西亚　他在哪儿？

博杜安　我们在希比洛家撞见了他……

沙布衣　正和一个女共产党员谈情说爱……

① 德国风俗，聚会吃核果时，如有人巧得双仁核，即与另一人分食。日后两人再次相遇，先说"菲利普你好"的，可得对方的礼物。

儒勒　和一个女……准能引起轰动！

〔他正要去打电话，奈西亚挡住他。

奈西亚　（对二警官）接着讲！

博杜安　他正打算向《解放者》报出卖情报。

沙布衣　“我是怎样变成涅克拉索夫的——乔治·德·瓦列拉亲述”。

儒勒　卖给《解放者》？

贝尔热拉　乔治·德·瓦列拉亲述？

沙里维　我们险些吃大亏呀！

奈西亚　当然，你们二位一定把他抓住了吧？

沙布衣　当然。

众人　（除了正在沉思的儒勒）好！二位先生！太好啦！

沙里维　把他关到哪个城堡里去！

莱米尼埃　把他发配到魔鬼岛！

贝尔热拉　给他戴上铁面具！

博杜安　可是……（犹豫不决）

奈西亚　说吧。嗨，快说呀！

沙布衣　我们刚把他抓住，这时来了二十几个共产党徒……

博杜安　向我们冲过来，把我们狠狠地揍了一顿。

沙布衣　（指指头上的绷带）瞧，全是伤。

奈西亚　是啊，是啊……可是，涅克拉索夫呢？

沙布衣　他……跟着他们，逃走了……

莱米尼埃　蠢货！

沙里维　傻瓜！

贝尔热拉　白痴！

博杜安　（指着他的双拐）先生们，我们是因公受难哪！

奈西亚　受得还不够。非常遗憾，他们没有打断你们的脊梁骨。我们要向总理告你们！

贝尔热拉　还要到让-保尔·达卫那儿告状！

奈西亚　出去！

〔两警官下。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少了博杜安及沙布衣。

贝尔热拉　（悲伤地摘下胸徽，仔细端详）完了！（把胸章扔掉）

莱米尼埃　（与前者动作相同）完了！

沙里维　（与前者动作相同）这回我们可要寿终正寝了！（沉默）

儒勒　（自言自语，神色忧郁）他走运哪！

奈西亚　谁？

儒勒　我那《解放者》报的同行。

奈西亚　（粗暴地）够了！（拿起儒勒的酒瓶及酒杯，摔到地上。然后对儒勒、沙里维、莱米尼埃三人说）拿出胆量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用清醒的头脑考虑未来！

贝尔热拉　未来没有喽。明天就是咱们送命的日子。《解放者》要把瓦列拉的自白登出来；当天，各家晚报，我们那些竞争对手，都会兴高采烈地全文转载。这样一来，咱们可就栽大跟头，传为笑柄啦。

沙里维　亲爱的朋友们，不光是笑柄，要招人家恨啊！

莱米尼埃　人家要指责我们为共产党效劳！

贝尔热拉　那我们就破产了，名誉扫地了。

沙里维　我想睡觉！我想睡觉！（打算出去，奈西亚阻止他）

奈西亚　你怎么那么热衷于上床啊？着什么急嘛，反正你肯定能在床上得个好死。(贝尔热拉又吹起他的芦笛) 还有您，亲爱的朋友，我最后一次求求您，把芦……不，把小号搁一搁吧！

贝尔热拉　我总还有权利到音乐中寻求安慰吧！(在奈西亚的逼视之下)好，好吧！(扔下芦笛)

奈西亚　(向众人)还没有输定。但是，必须想一想。怎么才能挽救咱们的报纸？

〔长时间的沉默。

儒勒　要是可以让我……

奈西亚　请说吧！

儒勒　给《解放者》来个措手不及，今天下午这一期，咱们就把消息登出去。

奈西亚　嗯？

儒勒　(念出他想好的大标题)"艺超亚森·罗苹[1]：瓦列拉骗过全法国"。

奈西亚　请您住口。

儒勒　咱们会销三百万份。

众人　够了！够了！够了！

儒勒　那好！那好！(叹气)真是坦塔罗斯[2]受刑，功亏一篑啊！

〔停顿。

奈西亚　经过考虑，我采纳巴洛丹的建议。不过我要加以补充，

---

① 法国侦探小说中的人物。

② 典出希腊神话。坦塔罗斯杀子飨众神，触怒宙斯，被罚永受饥渴之刑，水到唇边不得饮，果到嘴边不能食。用作文学典故，含功亏一篑之意。

使之完善；因为我们的揭露一发表，必然激起公愤……

贝尔热拉　那可怎么办？

奈西亚　用牺牲某个人的办法去平息它。咱们就说，我们的诚挚之心被愚弄了。咱们里头要找一个人，叫他出来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在报纸上揭露，说他处理此事极为轻率，简直是犯罪；把他骂一顿然后赶走。

〔沉默。

沙里维　您说谁合适？

奈西亚　董事会不管具体的新闻业务。每一位董事都没有罪责。

众人　说得好！（鼓掌）

儒勒　（停止鼓掌）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不出来……（突然停住。众人都盯着他。他来回走动。别人的目光随着他的步子移动）你们为什么都看我？

奈西亚　（走到他身边）我亲爱的巴洛丹，拿出勇气来！

贝尔热拉　咱们的报纸，我们大家差不多都把它当成您的儿子。

沙里维　父亲用自己的死保儿子的命，这并非没有先例。

儒勒　啊？好啊！你们这是要……（停顿片刻）我接受。

众人　好极了！

儒勒　我接受。不过，这作用不大：我是个什么人？一个微不足道的雇员而已。公众甚至连我的名姓都说不上来。为了引人注目，我有个建议，最好还是牺牲你们的董事长。

贝尔热拉　（吃了一惊）哎！

莱米尼埃　哎！哎！

沙里维　巴洛丹的话并不是一点没有道理：

奈西亚　亲爱的朋友……

沙里维　嗨！您最好来个高姿态！

奈西亚　您好接替我当董事长，是不是？我很遗憾。不过，是巴洛丹把瓦列拉介绍给我们的。

沙里维　那倒不错。然而，您毫不查核就把他的话信以为真。

奈西亚　你也信了。

沙里维　可我不主持董事会。

奈西亚　那会儿，也不是我主持。是穆东。

沙里维　（向奈西亚走去）穆东那时有所怀疑，亲爱的可怜人！

莱米尼埃　（向奈西亚走去）所以说，咱们上了当不能怪他。

贝尔热拉　而正是您，奈西亚，是您施展阴谋诡计，把他赶跑的。

〔奈西亚后退几步，正好碰上手提箱。

沙里维　（不禁大叫）当心！

奈西亚　（一回头）什么？

众人　箱子！（众人惊恐地打量着手提箱。过了一会儿，大家突然都发起火来）

奈西亚　（对手提箱）去你妈的蛋！（在手提箱上踢了一脚）

贝尔热拉　（对手提箱）什么放射性粉末！我他妈的才不在乎你呢！（又踢一脚）

沙里维　（指着手提箱）就是它，祸根就是它！

莱米尼埃　处死瓦列拉！（又踢一脚）

众人　处死它！处死它！（众人你一脚他一脚地踢手提箱。穆东上，后面跟着希比洛）

第　四　场

〔人物同前场，再加上穆东和希比洛。

穆东　好哇，先生们，锻炼身体哪；诸位这个年龄还行。

奈西亚　穆东！

众人　穆东！穆东！

穆东　我的朋友们，是我，穆东，你们的前董事长。诚实的希比洛都跟我说了。希比洛，请进来，别害怕！

希比洛　（走进来）我请诸位原谅我。

儒勒　糊涂虫一条！

穆东　安静！好样的希比洛，您没什么可抱歉的。您帮了我们一个了不起的大忙。报纸要能得救，全靠您了。

沙里维　能得救吗？

穆东　我若是没把握，能到诸位这里来吗？

贝尔热拉　您有法子啦？

穆东　有。

沙里维　（拉住穆东的手）我们过去有罪……

贝尔热拉　您怎样才能原谅……

穆东　我从不原谅。当别人能使我忘却的时候，我就忘却。《巴黎晚报》是一笔文化财富；它要是消失了，那法国就要贫困了。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计较个人恩怨。

沙里维　那您的建议是什么？

穆东　我不提任何建议，我提的是要求。

贝尔热拉　那就要求吧！

穆东　（提出第一个要求）毋庸讳言，我仍然是你们的董事长。

奈西亚　对不起，亲爱的朋友，是通过正式投票表决才……

穆东　（对其他人）请诸位只考虑报纸的前途。奈西亚要能挽救它，我就告辞了。

沙里维　奈西亚？他无能！

奈西亚　我要说……

众人　(除儒勒和穆东外异口同声)辞职！辞职！

〔奈西亚耸耸肩，并离开人群。

穆东　(提第二个要求)你们开除了七名无辜的同事。我要给他们复职，并赔偿其损失。

莱米尼埃　理所当然！

穆东　现在来谈正题。先生们，一年来，报纸滑到邪路上去了。我们一心想扩大发行量；同人们疯狂地追求耸人听闻的新闻，忘记了我们严肃而崇高的格言是："赤裸裸的真实性"。(讲话时，手指墙上的标语)

莱米尼埃　唉！

穆东　问题出在哪里？先生们，照我说就是因为我们把报纸的经营委托给一个冒险家，一个既无原则又无操守的家伙。我点他的名：巴洛丹。

儒勒　现在咱们算明白了！是呀，您一直就憋着要整我！

穆东　先生们，请诸位选择：要他，还是要我！

众人　要您！要您！

儒勒　我是报纸的心脏，每一行字里都跳动着我的脉搏。可怜虫们，要是没有我这个客观报道的拿破仑，你们能干些什么？

穆东　滑铁卢战败之后，法国又怎么样了？法国活下来了，先生。我们还要活下去。

儒勒　活得不好！大家不要上当！(指穆东)这家伙是路易十八①，要搞复辟。我走了，我到圣赫勒拿岛去②。不过，你

① 路易十四的孙子。拿破仑失败后，回到法国，复辟了波旁王朝的统治。

② 大西洋上一小岛。拿破仑被放逐到该岛上，最后死在那里。

们要提防新的七月革命①！

穆东　出去！

儒勒　我愉快地走！先生们，你们活该倒霉！从今天早晨起，时事新闻掌握在左派手里，每日引起轰动的消息也左倾了！左倾，使人们重新战栗吧！既然他们都左倾了，我也要到他们那边去。我要办一家进步报纸，把你们挤垮！

希比洛　老板！老板！我对不起您。谎言使我透不过气来，我……

儒勒　往后站，你这个犹大！你给我上吊去！（下）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只少了儒勒一人。

穆东　没什么可遗憾的。这是一次公共卫生大扫除。（指着窗户）请看，巴洛丹一离开咱们，太阳就出来了。今后，我们要说真话。先生们，咱们要到处宣传事实真相。我们所从事的，是多么崇高的事业啊！我们的报纸和太阳一样，它们共同的使命就是给人带来光明。（走近众人）请诸位发誓，要讲真话。要全部讲真话。只讲真话。

众人　我发誓。

穆东　希比洛，走近点儿。对于这位伟大的正直人士，我们的救星，我要求诸位同意，把报社的领导职责托付给他。

希比洛　给我？（瘫了）

穆东　下面谈谈我的计划。刚才我和部长通了电话。当然，他放弃对杜瓦尔和麦斯特尔的追捕。因为能否占上风还是未知数。

①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路易-菲力浦取得政权。

沙里维　部长发火了吧？

穆东　他开始很生气；不过，我总算把他的怒气平息了。我们俩商定要采取几项措施。明天拂晓，有三千人聚集在苏联大使馆门前。到十点钟，示威人数增加到三万。要三次冲破警戒线；还要打碎十七块窗玻璃。下午三点，多数党一名议员，要在议会提出质询，他将要求查抄苏联大使馆。

沙里维　你们不怕引起外交事件……

穆东　我就是要这个。

沙里维　我们要冒引起冲突的危险！

穆东　哪儿会呀，苏联和法国没有共同边界。

奈西亚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这么大作文章？

穆东　为的是把《解放者》将引起的震动预先压下去。亲爱的朋友们，这么一来，开始跳舞的信号，可就由咱们发出了。民众的愤怒，反苏的示威，要由咱们今天这一期挑起来。（摇晃希比洛）

希比洛　（恢复了神态）唉？

穆东　动手干吧，我的朋友。第一版要全部重编。先给我放个眉题："乔治·德·瓦列拉卖身投靠共产党"。大标题要占半个版面："涅克拉索夫在布努米夫人家举行的招待会上被苏维埃人员绑架"。最后还有副标题，你这么写："在苏联使馆的地窖里蹲了十二小时之后，这个可怜的人可能已被装入木箱运回莫斯科"。懂了没有？

希比洛　懂了，董事长先生。

穆东　文章要占六栏，由你尽情发挥。

沙里维　人家信吗？

穆东　不信。不过，《解放者》的文章也就没人信了。这是主要

的。(对希比洛)对了，我的朋友，在涅克拉索夫的文件里，警察又发现一个补充名单……

沙里维　什么名单？

穆东　要枪决的犯人名单，那还用说！(对希比洛)在第一版上，你把几个主要的名字登出来，有吉贝尔·培戈，乔治·杜哈麦尔；还有穆东，你们的董事长。(弯腰拾起一枚"待决犯"证章，别在一个扣眼上)

沙里维　我可以睡觉了吗？

穆东　当然可以，亲爱的朋友。我一个人值班就行了。(往门口推同事们。奈西亚显露出抗拒的神色)您也走吧，奈西亚，您也走。我敢肯定，你脑袋一沾枕头就不干蠢事了。(站在门槛上，回过头来对希比洛说)希比洛，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里。

〔众人下。

第　六　场

〔希比洛一人，后塔维尼埃及佩里格尔上。

〔希比洛站起来，在室内踱步。开始步子较慢，后来越走越快。最后脱下上衣，一下子扔到扶手椅上。他打开房门，大声呼叫。

希比洛　塔维尼埃，佩里格尔，来开头版碰头会。(塔维尼埃及佩里格尔跑上。看见希比洛，两人停下来，惊愕得目瞪口呆。希比洛直直地看着他们)喂，我的孩子们，你们喜欢我吗？

——幕落

五 幕 剧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

（一九六〇年）

沈志明 译

说　明

我原以为格拉赫这个名字是我自己杜撰的。我弄错了，其实我在哪儿见过，后来记不清了。我对自己的差错特别感到遗憾的是，这个名字恰好是一位反对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很勇敢、很出名的人物的名字。

黑尔姆思·冯·格拉赫为法德友好、为和平真可谓鞠躬尽瘁，奋斗一生。一九三三年，他在被放逐的德国人中是主要人物，他本人和他家族的财产被没收了。接着他又把他最后的精力放在救助他流落异地的同胞上。两年后，死于他乡。

现在要更改剧中人物的名字已经来不及了，谨请他的生前友好和亲属原谅，并请他们接受我的歉意。

人　　物

莱妮

尤哈娜

魏纳尔

父亲

弗朗茨

纳粹党卫队员和美国人

某妇女

克拉吉斯中尉

某副官

第　一　幕

〔一间宽敞的客厅，摆满了似乎讲究、但式样难看的家具，多半是德国十九世纪末的产品。里端有一节楼梯通向二楼楼梯小平台，平台处有一道紧闭的门。右侧两扇落地长窗向着一座树木茂密的花园，透进来的阳光，由于从浓密的树叶里穿过，几乎是绿色的。舞台后部左右两侧各有一扇门。墙上挂着三张弗朗茨的大幅照片，每个镜框的右下角镶着黑纱。

第　一　场

〔莱妮，魏纳尔，尤哈娜。

〔莱妮站着，魏纳尔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尤哈娜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们都没有说话。静场片刻后，德国式大摆钟敲了三下。魏纳尔急忙起立。

莱妮　（哈哈大笑）立正！（稍停）亏你三十三岁啦！（不快地）你再坐下吧！

尤哈娜　为什么？不是到时候了吗？

莱妮　时候到了？现在开始等待，等着就是啦。（魏纳尔耸耸肩膀。她向着魏纳尔）我们等吧，你心里很清楚。

尤哈娜　他怎么会清楚呢？

莱妮　因为这是惯例，每次开家庭会议……

尤哈娜　以前常开家庭会议吗？

莱妮　这是我们的家庭节日。

尤哈娜　好一个家庭节日。能讲一讲吗？

莱妮　（接前句）魏纳尔总是早到，老兴登堡①总是迟到。

魏纳尔　（对尤哈娜）什么也别信她的。父亲总是象军人一样的准时。

莱妮　对极了。我们每次在这儿等他的时候，他却在办公室里一边抽雪茄，一边看表。到三点十分，他迈着军人的步子走进屋。迟到十分钟；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科室人员会议他迟到十二分钟；遇到他主持董事会的时候，迟到八分钟。

尤哈娜　为什么要劳这分神？

莱妮　好让我们有时间战战兢兢。

尤哈娜　要是去船厂呢？

莱妮　领导总是最后一个到。

尤哈娜　（惊愕）什么？谁规定的？（笑）现在谁也不信这一套了。

莱妮　五十年了，老兴登堡始终信这一套。

尤哈娜　也许不错，但现在……

莱妮　现在嘛，他什么也不信啦。（稍停）不过他照例要迟到十分钟。老规矩不时兴了，老习惯仍留了下来。他的习惯还是在俾斯麦活着的时候养成的哩。（向着魏纳尔）我们是怎么等他的，你不记得了吗？（对尤哈娜）他每次都发抖，还一个劲地问，这回谁要倒霉啦。

① 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魏玛共和国总统（1925—1934），一九三五年任命希特勒组阁。此处的"兴登堡"是莱妮给自己父亲起的绰号。

魏纳尔　你不发抖，莱妮？

莱妮　（冷冰冰地一笑）我？我怕得要死，但心想："到头来他自食其果。"

尤哈娜　（嘲讽地）他自食其果了吗？

莱妮　（笑吟吟地，但话很刻薄）他正在自食其果。（回转身向着魏纳尔）谁要倒霉，魏纳尔？咱们俩谁要倒霉？我们又成了小孩啦！（突然暴躁地）我讨厌对刽子手必恭必敬的受害者。

尤哈娜　魏纳尔不是受害者。

莱妮　你瞧瞧他吧！

尤哈娜　（指着镜子）请你自己照照吧！

莱妮　（吃一惊）我？

尤哈娜　你并不那么胆壮，话却说得很多。

莱妮　为了给你们解闷嘛。我早就不怕爸爸了。再说，这回我们也知道他要对我们说什么。

魏纳尔　我可是一无所知。

莱妮　一无所知？别装了，伪君子，你把什么不顺心的事全藏在心里！（对尤哈娜）老兴登堡快完蛋了，尤哈娜。难道你不知道吗？

尤哈娜　不知道。

魏纳尔　瞎说！（颤抖起来）我告诉你这是瞎说。

莱妮　别发抖呀！（突然暴躁起来）完蛋！是的，他快完蛋了！象一条狗一样的完蛋！而你早就得到了消息，证据就是你什么都对尤哈娜讲了。

尤哈娜　你搞错了吧，莱妮。

莱妮　得了吧！他还能对你保密呀！

尤哈娜　偏偏他对我保了密。

莱妮　那么谁告诉你的？

尤哈娜　你呀！

莱妮　(大吃一惊)我？

尤哈娜　三个星期以前，诊视完毕后，一个医生到蓝色客厅来找你。

莱妮　对，是希贝特。那有什么？

尤哈娜　他刚走，我就在走廊里碰见了你。

莱妮　后来呢？

尤哈娜　没啦。(稍停)从你脸上可都看出来了，莱妮。

莱妮　这我还不知道，谢谢。我当时欣喜若狂吗？

尤哈娜　你好象惊恐万状。

莱妮　(大叫)不可能！(镇定下来)

尤哈娜　(和缓地)到镜子那儿照照你的嘴巴，恐怖还在哪儿呢？

莱妮　(干脆地)镜子，留给你们自己照吧。

魏纳尔　(拍着安乐椅扶手)够了！(他怒冲冲地瞧着她们)即使父亲真的快死了，那也不要声张，这才合乎道理。(对莱妮)他怎么啦？(莱妮不回答)我问你他怎么啦。

莱妮　你心里有数。

魏纳尔　没有的事！

莱妮　你比我还早知道二十分钟。

尤哈娜　莱妮，你怎么能这样？……

莱妮　希贝特医生到蓝色客厅去之前，先去了玫瑰客厅，在那儿他碰见了我哥哥，什么都对他讲了。

尤哈娜　(惊愕)魏纳尔！(他蜷缩在扶手椅里，一言不发)我……我不明白。

莱妮　您还不了解我们格拉赫家的人，尤哈娜。

尤哈娜　（指着魏纳尔）三年前我在汉堡认识一个，对他一见钟情：那时他自由自在，诚恳，快活。现在你们使他完全变了样。

莱妮　你这个格拉赫在汉堡的时候害怕说真话吗？

尤哈娜　我明白告诉你，他不怕。

莱妮　那么他在这里却怕。

尤哈娜　（转向魏纳尔，不胜悲伤）你欺骗了我！

魏纳尔　（迅速而高声地）别再说了。（指着莱妮）瞧瞧她笑的样子，她在造舆论呐。

尤哈娜　替谁？

魏纳尔　替父亲。咱们是他们选定的受害者。他们第一个目标是要把咱们俩分开。不管你是怎么想的，请别责怪我，否则你就落入他们的圈套了。

尤哈娜　（温柔，但严肃地）我没有什么好责怪你的。

魏纳尔　（样子古怪，心不在焉）那好，再好也没有了！再好也没有了！

尤哈娜　他们要我们干什么？

魏纳尔　别害怕，他们会对我们说的。

〔静场。

尤哈娜　他怎么啦？

莱妮　谁？

尤哈娜　父亲。

莱妮　喉癌。

尤哈娜　致命吗？

莱妮　一般是致命的。（稍停）他能拖。（和和气气地）你以前对他有好感，是吗？

尤哈娜　我一直对他有好感。

莱妮　他讨女人的喜欢。(稍停) 多受罪啊！这张过去多么讨人喜欢的嘴……(见尤哈娜不解其意) 你也许不知道吧，喉癌就是有这个很大的不方便……

尤哈娜　(领会)别说啦。

莱妮　好极了！你也成为一位格拉赫女将了。(莱妮去取十六世纪的一本又厚又沉的《圣经》，她吃力地把《圣经》搬到独脚小圆桌上)

尤哈娜　这是什么？

莱妮　《圣经》。每次开家庭会议，就把《圣经》放在桌上。(尤哈娜瞧着《圣经》，不胜诧异；莱妮略有不快，补充道)是啊，以备我们起誓时用。

尤哈娜　没有什么好起誓的。

莱妮　难说。

尤哈娜　(以笑来使自己镇静)你们既不信神也不敬鬼呀。

莱妮　这倒是。但我们既去教堂做礼拜，又以《圣经》起誓。我对你说过，这个家族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还保留着良好的习惯。(她看看时钟)三点十分了，魏纳尔，你可以起立了。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加上父亲。

〔就在此刻，父亲从落地窗门上场。魏纳尔听见开门的声音，转过身来。尤哈娜想站起来，但迟疑了一下，最后不得已地站起身。这时父亲快步走过去，双手按着

尤哈娜的双肩，让她坐下。

父亲　请坐，我的孩子。（尤哈娜坐下，父亲俯下身去吻她的手，然后一下子直起身子，看着魏纳尔和莱妮）其实，我没有什么新东西可告诉你们。这也好。咱们就开门见山，别拘礼了吧！（稍停）我得了不治之症。（魏纳尔扶着他的手臂，父亲几乎是粗暴地挣脱了他）我说了，别搞这套。（魏纳尔悻悻然转过身去坐下。稍停，用眼睛看着他们三人，用嘎哑的声音说）你们大家都相信我快死了吧！（目不转睛地瞧着他们，似乎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我快完了，我快完了。这是明摆着的事。（镇定下来，颇诙谐地）孩子们，上天可真跟我作对啊！不过我好坏就是这个样子了。好在我这身体从未难为过别人。六个月以后，我将成为一具僵尸，给你们招各种麻烦，而带不来什么好处。（见魏纳尔有所表示，笑起来说）坐下，我会体体面面地去世的。

莱妮　（关切和谦恭地）您将……

父亲　象我这样教钢铁飘洋过海的人，你想我会容忍几个增殖的细胞为非作歹吗？（沉默片刻）把我的家业安排停当，六个月绰绰有余。

魏纳尔　那么六个月以后呢？

父亲　以后？你还要剩什么？全没了。

莱妮　什么也没有了吗？

父亲　一起人为的死亡，让自然规律最后再屈服一次。

魏纳尔　（喉咙哽噎）谁能办到？

父亲　你，要是你有能耐的话。（魏纳尔吓了一跳，父亲笑）得了，我自己安排一切，你们只要管一下丧葬就行了。（沉默）这件事就到此为止。（长久的沉默。和颜悦色地向着尤哈

娜)我的孩子，我请你再忍耐一会儿。(向着莱妮和魏纳尔，改变语气)你们要一个接一个的起誓。

尤哈娜 (不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您刚才还说不搞这一套呢？有什么好起誓的啊？

父亲 (很随和的样子)事情不多，我的儿媳。况且结缘的亲眷用不着起誓。(转向儿子，从他郑重其事的样子看不出究竟是当真还是开玩笑)魏纳尔，你站起来。我的儿啊，你当过律师。弗朗茨死的时候，我把你召来帮我办事，你当时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律师的职业。这值得给予报偿，你将成为这栋房子的主人和企业的领导。(对尤哈娜)你看，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吧：我使他成为一个今世之王。(尤哈娜沉默不语)不赞成吗？

尤哈娜 这不该由我来回答。

父亲 魏纳尔！(不耐烦地)你拒绝吗？

魏纳尔 (阴郁而慌乱地)您愿怎样，我遵命。

父亲 这是天经地义的。(他瞧着儿子)不过你不情愿吗？

魏纳尔 是的。

父亲 一个最大的造船企业！我把它给了你，这么做却使你很伤心。这为什么？

魏纳尔 我……算是我当之有愧吧。

父亲 这很可能。但我没有法子：你是我唯一的男性继承人。

魏纳尔 弗朗茨倒具备各种条件。

父亲 可惜他缺一样：他已经死了。

魏纳尔 请想一想，我曾经是一个不错的律师，要我当一个没能力的老板，我于心不甘。

父亲 你也许不会太差。

魏纳尔　只要我跟别人面对面，我就没法给他下命令。

父亲　为什么？

魏纳尔　我觉得自己比不上他。

父亲　那你眼睛朝上看，别瞧他好啦。（摸摸自己的前额）比如说这儿，这儿只有骨头。

魏纳尔　需要有您的尊严。

父亲　你没有吗？

魏纳尔　我哪儿来的尊严啊？您不遗余力地按您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弗朗茨。而您只教我唯命是听。这难道怪我吗？

父亲　这是一回事。

魏纳尔　怎么？是一回事？

父亲　服从与命令，不管你处在什么地位，你都是在传达你接受的命令。

魏纳尔　您也接受命令吗？

父亲　不久前我才不再受命于人了。

魏纳尔　那么以前谁给您下命令呢？

父亲　不知道。也许是我自己。（微笑）我告诉你一个诀窍：你要指挥别人的时候，就把自己当作另外一个人。

魏纳尔　我不把自己当作任何人。

父亲　等我死了以后。我死后一个礼拜，你就把你自己当作我。

魏纳尔　决策！决策！什么事都得自己决断。一个人。以十万人的名义。亏您活得下去。

父亲　很久以来我不作任何决断了。我只是签署信件。明年得由你签署啦。

魏纳尔　您别的什么也不干了吗？

父亲　近十年来什么也不干了。

魏纳尔　那还需要您干吗？谁都能干喽？

父亲　谁都行。

魏纳尔　譬如说我行吗？

父亲　你行。

魏纳尔　事情不总是十全十美的，有那么多的机构层次，要是哪儿出了毛病……

父亲　那就调整调整，反正有格尔贝在嘛。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为我们干了二十五年。

魏纳尔　好吧，我有运气。由他去主管。

父亲　由格尔贝？你疯了！他是你的雇员，你雇佣他，让他告诉你该下什么命令。

魏纳尔　（稍停）哦，父亲，您一生中从未让我挑过重担。现在您把我推到企业之主的位置上，就因为我现在是您唯一的男性继承人，而您原先只想把我变成花盆。

父亲　（苦笑）花盆！那我呢？我是什么？挂在桅杆顶上的一只帽子。（他的样子忧伤、温和、苍老）欧洲最大的企业……这可是一大摊子事啊，是不是，好大一摊子事……

魏纳尔　那好。要是我闲着没事，我就重温我的辩护业务。随后我们外出旅行。

父亲　那不行。

魏纳尔　（诧异地）这是我所能干的最不引人注目的事啊。

父亲　（命令式地、斩钉截铁地）不行。（瞧着魏纳尔和莱妮）现在听我说。遗产是不可分的。绝对禁止向任何人出卖或转让你们各自的那份遗产。禁止出卖或出租这幢房子。不许离开这栋房子，你们要在这儿住到死。起誓吧！（向莱妮）你先开始。

莱妮　(微笑)说老实话，我提醒您，誓言对我没有约束力。

父亲　(也微笑)起誓吧，起誓吧，莱妮，我信得过你，给你哥哥做个榜样。

莱妮　(走近《圣经》，伸出手)我……(她强忍住笑)哎呀！要么算了。爸爸，原谅我，我憋不住要笑。(偷偷对尤哈娜一个人说)我每次都这样。

父亲　(和善地)笑吧，孩子，我只要求你起个誓。

莱妮　(笑着)我对《圣经》起誓永远遵守您的遗志。(父亲笑着瞧她。对魏纳尔)轮到你啦，一家之长！

〔魏纳尔心不在焉。

父亲　魏纳尔？

〔魏纳尔猛地抬起头，走投无路似地看着父亲。

莱妮　(一本正经地)哥哥，快使我们大家解脱吧，起个誓，这事就完了。

〔魏纳尔转向《圣经》。

尤哈娜　(以彬彬有礼和平静的语气)请等一等。(父亲瞧着她，故作讶惊以吓唬她；她还了一眼，毫不心慌)莱妮的起誓是一出闹剧；大家笑个不停；可是轮到魏纳尔起誓时，谁也不笑了，这是为什么？

莱妮　因为你丈夫对什么都很认真。

尤哈娜　那就更该笑啦。(稍停)你在暗算他，莱妮。

父亲　(威严地)尤哈娜……

尤哈娜　父亲，您也在暗算他。

莱妮　这么说来，你也在暗算我。

尤哈娜　父亲，我希望我们开诚布公地说清楚。

父亲　(感到有趣)我和你？

尤哈娜　您和我。(父亲笑笑。尤哈娜捧起《圣经》，费劲地搬到一个较远的家具上)首先谈谈，然后怎么起誓都行。

莱妮　魏纳尔：你让你妻子替你辩护吗？

魏纳尔　难道有人攻击我吗？

尤哈娜　(向着父亲)我想知道为什么您要主宰我的命运？

父亲　(指着魏纳尔)我主宰他的命运，因为他的命运是属于我的。但我没有权力主宰你的命运。

尤哈娜　(微笑)您以为我们俩的命运能分开吗？您是结过婚的人，您爱他们的母亲吗？

父亲　恰到好处。

尤哈娜　(微笑)我明白啦。她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死的。而我们，父亲，我们之间的爱超过了"恰到好处"，一切有关我们的事，我们都是共同决定的。(稍停)要是他被迫起誓，要是为了遵守他的誓言，他把自己关在这栋房子里，那么他就只能是一个人，并且是违背我的意志作出决定。这样您就把我们俩永远分开了。

父亲　(微微一笑)你不喜欢我们这栋房子吗？

尤哈娜　一点也不喜欢。

〔静场。

父亲　它哪儿使你不顺心，我的儿媳？

尤哈娜　我嫁给了汉堡的一个律师，当时他除才干之外一无所有。三年之后，我来到这座冷冷清清的堡垒，成为船舶制造商的妻子。

父亲　难道这是一个悲惨的命运吗？

尤哈娜　对我来说，是的。我当年爱魏纳尔，是因为他自力谋生，而您知道他现在已经丧失了自主性。

父亲　让谁拿走了呢？

尤哈娜　您。

父亲　十八个月以前，你们是共同决定搬到这儿来住的啊。

尤哈娜　那是您要我们来。

父亲　要是有什么不对的话，你也有份。

尤哈娜　我那时不愿意让他在您我之间进行选择。

父亲　你错了。

莱妮　（和颜悦色）魏纳尔本该选择你。

尤哈娜　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但他会百分之百地厌恶他所作出的这个选择。

父亲　为什么？

尤哈娜　因为他爱您。（父亲不快地耸耸肩膀）您知道没有希望的爱情是什么滋味吗？

〔父亲脸色变了，莱妮察觉。

莱妮　（迅速地）尤哈娜，你呢，你知道吗？

尤哈娜　（冷淡地）不知道。（稍停）魏纳尔，他知道。

〔魏纳尔站起身，朝落地窗门走去。

父亲　（对魏纳尔）你上哪儿去？

魏纳尔　我告辞。你们可以更自在一些。

尤哈娜　魏纳尔！我所以争辩，为的是咱们呀！

魏纳尔　为咱们？（很生硬）在格拉赫家里，女人是不随便插嘴的。（欲离开）

父亲　（温和而带命令的口吻）魏纳尔！（魏纳尔立即站住）回来坐下。

〔魏纳尔慢慢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背朝他们坐下，双手捧着头，表示拒绝参加谈话。

魏纳尔　让尤哈娜讲。

父亲　好吧，我的儿媳，继续讲下去。

尤哈娜　（用不安的目光看着魏纳尔）改时间再谈吧，我很累了。

父亲　不，我的孩子，你既然开了头，就应该说完。（稍停。尤哈娜不知所措，默默地望着魏纳尔）你的意思是说我死后你不愿住在这儿，我理解得对吗？

尤哈娜　（几乎是恳求的语调）魏纳尔！（魏纳尔不吭气。她突然改变态度）是的，父亲，这正是我想说的意思。

父亲　你们住哪儿？

尤哈娜　住我们原来的房子。

父亲　你们回汉堡去吗？

尤哈娜　我们回去。

莱妮　如果魏纳尔愿意的话。

尤哈娜　他一定愿意。

父亲　而企业呢？你同意他掌管企业吗？

尤哈娜　要是您喜欢的话，要是魏纳尔有兴致当个傀儡老板的话，我同意。

父亲　（好象在思考似地）住在汉堡……

尤哈娜　（抱有希望地）我们对您没有任何别的要求。您就不能向我们作出这唯一的让步吗？

父亲　（和蔼可亲，但已作出决定）不行。（稍停）我的儿子要住在这里，住在这里，死在这里，就象我一样，就象我父亲和我祖父一样。

尤哈娜　为什么？

父亲　为什么不呢？

尤哈娜　房子必须要有人住吗？

父亲　是的。

尤哈娜　（一时暴躁）那就让它塌掉算了！

〔莱妮哈哈大笑。

莱妮　（彬彬有礼）要不要我放上一把火？我小时候曾梦想过这么做。

父亲　（看看四周，风趣地）可怜的房子，难道它那样令人憎恶吗？……使魏纳尔厌恶吗？

尤哈娜　使魏纳尔和我厌恶，它太难看了！

莱妮　我们知道。

尤哈娜　我们现在四个人。到年底我们只剩三个人。难道我们需要三十二间堆满东西的房间吗？魏纳尔到船厂上班，我一个人害怕。

父亲　因此你们要离开我们？这可不是正当的理由。

尤哈娜　不是。

父亲　还有其他理由？

尤哈娜　有。

父亲　谈谈看。

魏纳尔　（喊将起来）尤哈娜，我不许你……

尤哈娜　那你自己讲吧！

魏纳尔　有什么用？你很清楚我会听他的话！

尤哈娜　为什么？

魏纳尔　他是我父亲。嗳！咱们结束了吧！（站起身来）

尤哈娜　（走到魏纳尔面前站住）不，魏纳尔，不！

父亲　他说的对，我的儿媳。咱们结束了吧！一幢房子，就是一个家。我请你住这幢房子，是因为你进了我们的家。

尤哈娜　（笑着）家庭倒是个好借口。您莫不是要我们为家庭而

牺牲？

父亲　那还为谁？

魏纳尔　尤哈娜！

尤哈娜　为您的大儿子。

〔静场许久。

莱妮　（平静地）弗朗茨死在阿根廷快四年了。（尤哈娜朝她冷笑）我们收到他五六年去世的死亡证明书，您到阿尔托纳市政府去查吧，那里的人会出示给您看的。

尤哈娜　死了？我倒想知道，他现在在这里过的日子该怎样称呼？不管死也罢，活也罢，肯定无疑的是，他现在就住在这里。

莱妮　不对！

尤哈娜　（朝二楼的那扇门做了个手势）就住在上面。在那扇门后面。

莱妮　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谁告诉你的？

〔稍停。魏纳尔平静地站起来。一谈及他哥哥，他的眼睛就发亮，他已镇定自若。

魏纳尔　你想会是谁呢？是我。

莱妮　晚上睡觉时悄悄说的？

尤哈娜　为什么不可以？

莱妮　呸！

魏纳尔　她是我的妻子，她有权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

莱妮　爱情的权利？你们多么无聊！我愿为我爱的男人赴汤蹈火，但如果有必要，我会一辈子不对他讲真话。

魏纳尔　（粗暴地）听听这个瞎子居然给我们大讲颜色。你想骗谁？骗鹦鹉吗？

父亲　(命令的口吻)你们三个都住嘴！(抚摸着莱妮的头发)头盖骨是硬的，头发是软的。(她猛地挣脱，他戒备着)弗朗茨住在上面已经十三年了，他足不离户，除了照料他的莱妮外，谁也见不着他。

魏纳尔　还除了您。

父亲　除了我？谁对你说的？莱妮？你信她的话？你们俩，一旦要害我的时候，倒是配合得不错。(稍停)我有十三年没有见着他了。

魏纳尔　(呆若木鸡)这是为什么？

父亲　(非常自然地)因为他不愿意见我。

魏纳尔　(惊诧不解)噢，原来如此！(稍停)原来如此！(回到原位)

父亲　(向尤哈娜)我感谢你，我的孩子。你看，在家庭内部，我们丝毫不想隐瞒真实情况。不过，每次只要可能，我们总设法由外边的人说出事实真相。(稍停)是的，弗朗茨住在上面，他有病，只身一人。但这能改变什么？

尤哈娜　差不多能改变一切。(稍停)父亲，您该高兴了：一个姻亲，一个外来的女人，替您说出事实真相。据我所知，四六年发生了一起丑闻，我不知道详情，因为我丈夫当时在法国的监狱里。似乎是法律进行了追究。弗朗茨失踪了，你们说他去了阿根廷，其实他一直藏在这里。五六年格尔贝到南美进行了一次闪电式旅行，带回来一张死亡证明书。不久您便命令魏纳尔抛弃他的职业，您把他安置在这儿，作为您未来的继承人。我没说错吧？

父亲　没错，继续讲下去。

尤哈娜　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弗朗茨是谁，他干了些什么，他

现在干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唯一能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留下来，就得给他当奴隶。

莱妮　（粗暴地）不！我一个人服侍他就够了。

尤哈娜　应该认为你一个人是不够的。

莱妮　他只愿意见我一个人。

尤哈娜　这有可能。但父亲在背后保护着他，以后就该由我们来保护他。或者监护他。也许我们又是狱卒，又是奴隶。

莱妮　（怒气冲冲）难道我是他的女看守吗？

尤哈娜　我怎么说好呢？难道不是你们——你们俩——把他关在里面的吗？

〔静场。莱妮从口袋里掏出钥匙。

莱妮　上楼敲敲门，看他开不开门，喏，给您钥匙。

尤哈娜　（接过钥匙）谢谢。（看看魏纳尔）我该上去吗，魏纳尔？

魏纳尔　随你便。上去也罢，不上去也罢，你会明白这是骗傻瓜的花招……

〔尤哈娜犹豫了一下，慢慢走上楼梯。她敲门，一次，两次。突然她神经质地烦躁起来，拳头象下雹子似的落在门上。她转向客厅，准备下楼。

莱妮　（平静地）你不是有钥匙吗？！（稍停。尤哈娜迟疑不决，她害怕。魏纳尔惶惶不安。尤哈娜控制住自己，把钥匙塞进门锁里，钥匙虽然能转动，但打不开门）怎么样？

尤哈娜　里面有插销，他大概插上了。（走下来）

莱妮　谁插上的？我吗？

尤哈娜　也许还有一扇门。

莱妮　你明知道没有别的门。这间房子与别处不通。要是有人

插上门闩，只能是弗朗茨自己。(尤哈娜走到楼梯下)怎么样？是我们把这个可怜虫关在里面的吗？

尤哈娜　要禁闭一个人有很多办法，最好的方式是设法让他自己把自己关起来。

莱妮　怎么能办到呢？

尤哈娜　骗他。

〔尤哈娜瞧着莱妮，莱妮显得张惶失措。

父亲　(向着魏纳尔，很快地)你为这类案件担任过辩护吗？

魏纳尔　什么案件？

父亲　非法监禁。

魏纳尔　(喉咙哽住)有过一次。

父亲　好。假若检察院受理这样的案件，是不是要到这儿来搜查呢？

魏纳尔　(上了钩)为什么要来搜查呢？十三年来从未搜查过。

父亲　那是因为我在。

〔静场。

莱妮　(向尤哈娜)再说，你对我说过，我开车开得太快。我很可能撞到树上去。那么剩下弗朗茨怎么办呢？

尤哈娜　如果他没有丧失理智，他雇佣人好了。

莱妮　他没有丧失理智，但他不肯雇佣人。(稍停)到头来别人只能用鼻子闻出我哥哥死了！(稍停)人家只能破门而入，发现他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四周全是贝壳。

尤哈娜　什么贝壳？

莱妮　他喜欢吃牡蛎。

父亲　(友好地向尤哈娜)我的儿媳，听她的话吧。假如他这么个死法，那将成为千古丑闻。(她不作声)千古丑闻，尤哈

娜……

尤哈娜　（生硬地）跟您有什么关系？那时候您反正已在九泉之下了。

父亲　（微笑）我嘛，当然喽。但你们不会。让咱们再回到四六年这起案子吧。还有时效吗？回答！这可是你的本行呐。

魏纳尔　我不了解犯罪的内容。

父亲　轻者：殴打伤人；重者：谋杀未遂。

魏纳尔　（喉咙哽住）没有时效了。

父亲　那好，你要知道，等待我们的罪名将是：参与谋杀案，伪造文书和使用伪造文书，非法监禁。

魏纳尔　伪造文书？伪造了什么？

父亲　（笑）死亡证书呀！这张证书花了我不少钱哩。（稍停）你怎么看，律师？该上刑事法庭了吧？

〔魏纳尔沉默不语。

尤哈娜　魏纳尔，事已至此。现在由我们作个抉择：要么我们成为他们所偏爱的疯子的佣人，要么我们坐在被告席上，你挑哪个？我主意已定：上刑事法庭。有期徒刑蹲监狱总比无限期服劳役要强吧。（稍停）你说呢？

〔魏纳尔不作声。尤哈娜作了个失望的动作。

父亲　（热烈地）孩子们，我实在感到吃惊。讹诈！圈套！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是逼出来的。我的儿子，我只求你对你的兄长有点恻隐之心。有的情况靠莱妮一个人是对付不了的。除此之外，你们完全自由，象空气一样。你们会看到，一切都将有个好结局。弗朗茨活不长久，我怕他是活不长了。总有一天晚上你们把他埋在花园里。他的死标

志着最后一个真正的冯·格拉赫家族的人消失了……（魏纳尔有所表示）……我的意思是说最后一个魔鬼。你们两人，既健康又正常。你们会有正常的孩子，他们将来爱住哪儿就住哪儿。你留下吧，尤哈娜！看在魏纳尔孩子们的分上留下吧。他们将继承这个企业，这可是万贯家财啊，你无权剥夺他们。

魏纳尔　（吓了一跳，他目光冷酷，眼睛发亮）嗯？（大家都看着魏纳尔）您是说为了魏纳尔的儿子们吗？（父亲一惊，作了一个肯定的表示，洋洋得意）瞧，尤哈娜，好一个假惺惺的花招。对魏纳尔和他的孩子们，哼，爸爸，您才不在乎呢！您才不在乎呢！您才不在乎呢！（尤哈娜走近魏纳尔。稍停）即使您能活到那一天，看见我的第一个儿子出世，您也会讨厌他的，因为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因为自从我出世的那一天起，我的肉体就使您厌恶。（向着尤哈娜）可怜的爸爸！多么糟糕！倘若是弗朗茨的孩子，他才宝贝哩！

尤哈娜　（急切地）别说了！你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你要是心一软，我们就完了。

魏纳尔　正相反，我倒得救了。你要我怎么办？要我丢下他们不管吗？

尤哈娜　是的。

魏纳尔　（笑着）好极了！

尤哈娜　向他们说你不同意。不要喊，不要笑。就说：不。

〔魏纳尔转向父亲和莱妮。父亲和莱妮默默地看着魏纳尔。

魏纳尔　他们在看我。

尤哈娜　那又怎么样？（魏纳尔耸耸肩膀，准备去坐下。她显出

很厌倦的样子)魏纳尔!

〔魏纳尔不再看尤哈娜。长时间的静场。

父亲　(掩饰着他的洋洋得意)怎么样,我的儿媳?

尤哈娜　他没有起誓。

父亲　他会起誓的。弱者总是为强者服务的,这是规律。

尤哈娜　(感到受了刺伤)您认为,谁是强者?是上面那位既不疯、又不癫,却连吃奶的孩子都不如的人呢,还是曾被您抛弃而能独立谋生的魏纳尔?

父亲　魏纳尔是弱者,弗朗茨是强者,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尤哈娜　强者活在世上干些什么呢?

父亲　一般说来,他们什么也不干。

尤哈娜　我明白。

父亲　这些人天生就和死神有很深的交情,他们手中掌握着别人的生死命运。

尤哈娜　弗朗茨是这样吗?

父亲　是的。

尤哈娜　十三年之后,您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啦?

父亲　我们这里四个人的命运由他掌握着,可是他自己想也没有想到。

尤哈娜　那他想什么?

莱妮　(讥讽,粗鲁,但很真诚)想螃蟹①。

尤哈娜　(嘲讽)成天想吗?

莱妮　这是很吸引人的啊。

---

① 弗朗茨经常产生幻觉,在他的幻觉中人人都成了螃蟹。螃蟹成堆是互相倾轧的象征。

尤哈娜　陈词滥调！象你们的家具一样，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了。请问，您不相信这一套吧？

父亲　（微笑）我只有六个月可活啦，我的儿媳，六个月时间太短，来不及相信什么了。（稍停）魏纳尔可是相信的。

魏纳尔　您错了，爸爸。这是您的想法，而不是我的，是您把它灌输给我的。既然久而久之您已经把它遗忘，要是我也摆脱它，您不会感到不快吧。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既非强者，亦非弱者，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尽力干活。至于弗朗茨，我不知道是否还能认出他来，但我确信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向尤哈娜指着弗朗茨的相片）他比我多点儿什么？（瞧着弗朗茨的相片，出了神）他甚至长得也不好看！

莱妮　（嘲讽）说的是，他不好看！

魏纳尔　（还是出神地，但声音已减弱）我什么时候生下来就是为他服务的？奴隶还起来造反呢。我的哥哥决不能决定我的命运。

莱妮　你情愿你妻子决定你的命运吗？

尤哈娜　你把我也算作强者？

莱妮　是的。

尤哈娜　多么奇怪的想法啊！请问为什么？

莱妮　你从前当过演员，不是吗？一位明星？

尤哈娜　的确是，但后来我失败了。怎么着？

莱妮　怎么着？于是你嫁给了魏纳尔。从此你啥也不干，光想着死。

尤哈娜　要是你想侮辱他，那是枉费心机。在他认识我的时候，我早已永远离开舞台和银幕，我当时失去了理智，幸亏他救了我，他可以为此而感到骄傲。

莱妮　我打赌他并不感到骄傲。

尤哈娜　（向着魏纳尔）该你说话了。

〔静场。魏纳尔不回答。

莱妮　你真把他给难住了，这个可怜虫。（稍停）尤哈娜，要是你不失败，你也会看中他吗？有些婚礼其实是葬礼。

〔尤哈娜欲反驳。父亲打断莱妮的话。

父亲　莱妮！（抚摸她的头，她怒冲冲地躲开）你表现得比平时好，我的女儿。要是我自信的话，我会认为我的死使你恼火。

莱妮　（很快地）这是当然的事，爸爸。很明显，您的死将使事情复杂化。

父亲　（笑了起来，向着尤哈娜）不要责怪莱妮，我的孩子。她的意思是想说我们是一类的；你，弗朗茨和我。（稍停）我喜欢你，尤哈娜。有时候，我感到我死的时候你会哭的。只有你一个人会哭。（对尤哈娜微微一笑）

尤哈娜　（生硬地）要是您还关心活人，要是我有幸讨您的喜欢，您怎么敢当我的面侮辱我丈夫呢？（父亲点头不语）您是站在死神一边吗？

父亲　这一边，那一边，并没有什么区别。六个月，我是一个前途无望的老人。（望着空处，自言自语）我们的企业要不断发展，只靠私人投资已经不够，必须要有国家插手。弗朗茨在上面呆十年，呆二十年，他会很痛苦……

莱妮　（不容置辩地）他并不痛苦。

父亲　（没有听见她的话）我要死了。眼前我虽然继续活着，但却已置身于生活之外了。（静场。他坐下，蜷缩着，眼光凝视前方）弗朗茨的头发将变成灰白……象囚犯那样虚

胖……

莱妮　（激烈地）您不要说了。

父亲　（没有听见她的话）这是难以忍受的。（样子很痛苦）

魏纳尔　（慢腾腾地）如果我们留下，能减轻您的痛苦吗？

尤哈娜　（迅速地）注意！

魏纳尔　注意什么？他是我的父亲，我不愿意他痛苦。

尤哈娜　他是为那个人痛苦。

魏纳尔　反正一样。（他去取过《圣经》，放回刚才莱妮放的桌子上）

尤哈娜　（表情不变）他在作戏给你看。

魏纳尔　（怀着恶意，用话里有话的语气）你呢？你不是也在对我演戏吗？（向父亲）您说，能减轻您的痛苦吗？……

父亲　我不知道。

魏纳尔　（向父亲）我们看吧。

〔静场片刻。父亲和莱妮都没有作任何表示。他们等待着，防备着。

尤哈娜　提一个问题。只提一个问题，然后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魏纳尔瞧着尤哈娜，神情阴郁，固执。

父亲　魏纳尔，等一等。（魏纳尔离开《圣经》，咕噜了一声，表示同意）什么问题，我的儿媳？

尤哈娜　为什么弗朗茨隐居起来？

父亲　要回答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尤哈娜　那就给我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父亲　（略带讥讽）嗨，因为战争呗。

尤哈娜　大家都经历了这场战争。怎么别人不躲呢？

父亲　躲起来的人，你见不着他们呀。

尤哈娜　这么说，他打过仗？

父亲　一直打到战争结束。

尤哈娜　在哪条战线上？

父亲　在俄国。

尤哈娜　什么时候回来的？

父亲　四六年秋天。

尤哈娜　很晚了，为什么？

父亲　他所在的团被歼灭了。弗朗茨是徒步走回来的，到一处躲一处，穿过波兰和被占领的德国，一天有人按门铃。（远处传来铃声，隐隐约约）原来是他。

〔弗朗茨在舞台后部出现，站在他父亲背后，处在半明半暗处。他穿着便服，样子年轻：二十三或二十四岁。

〔尤哈娜，魏纳尔和莱妮，在这个倒叙和以下的倒叙中，看不见被追述的人。追述中有关的人——在第一、第二个倒叙场面中的父亲，在第三个倒叙场面中的父亲和莱妮——在需要与被追述的人对话时才转向他们。演出倒叙场面的人物其语气和表演均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即采用“间离效果”[①]，以区别过去与现在，甚至在暴烈的行动中也是如此。此刻，谁也看不见弗朗茨，即使父亲也看不见他。

〔弗朗茨右手拿着一瓶打开口的香槟酒，只在他喝酒的时候，观众才能看见酒瓶。一个香槟酒杯放在蜗形脚桌子上，被一些小摆设遮盖。当他要喝酒的时候，才拿

---

①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用语，指演员与角色、观众与剧情要保持一定距离。

起酒杯。

尤哈娜　他回家后立即就闭门不出了吗？

父亲　是的，马上闭门不出；一年之后，他便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了。

尤哈娜　那么在这一年中，您每天见到他吗？

父亲　差不多。

尤哈娜　他干些什么？

父亲　喝酒。

尤哈娜　他说些什么？

弗朗茨　（从远处传来死板的声音）你好！晚安。是。不。

尤哈娜　别的什么也不说吗？

父亲　什么也不说。但有一天，他讲了一大套。我什么也没听懂。（苦笑）当时我正在书房里，正收听着无线电广播。

〔无线电收音机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固定节目前的预告曲，这些声音好象被捂住似的。广播员的声音：亲爱的听众，现在报告新闻。纽伦堡消息，盟国法庭判处戈林①元帅……

〔弗朗茨走过去关掉收音机。在他走动的时候，始终处在半明半暗的地方。

父亲　（惊愕地转过身来）你干什么？！（弗朗茨用毫无生气的眼睛瞧着父亲）我想知道怎么判的。

弗朗茨　（整个舞台回响着玩世不恭、阴沉忧郁的声音）绞刑，把

---

① 戈林（1893—1946），纳粹德国战犯。希特勒上台后任空军部长。为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创立者和"国会纵火案"的主谋。曾制定迫害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计划。一九四六年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前畏罪自杀。

他吊到断气为止。（喝酒）

父亲　你怎么知道的？（弗朗茨沉默。父亲转身向尤哈娜）你那时不看报吧？

尤哈娜　很少看。我才十二岁。

父亲　他们全部落到了同盟国的手里。“我们是德国人，因此我们有罪；我们有罪，因为我们是德国人。”每天，每一页报纸上都是这类言论。缠得你受不了。（向着弗朗茨）什么八千万罪犯，胡说八道！最多不过三、四十个，把他们吊死好了，但给我们恢复名誉，应该结束这一场噩梦了。（命令的口吻）你把收音机给我打开。（弗朗茨喝酒，站着不动。很冷淡）你喝得太多了。（弗朗茨瞧着他，眼光冷酷之极，父亲只好不作声，神态不自在。静场片刻之后，父亲接着说，表现出渴望了解的心情）把一国人民推到绝望的境地，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我，我干了什么啦，要承受全世界的蔑视？我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你，弗朗茨，你一直战斗到底了吗？（弗朗茨无礼地笑了起来）你是纳粹分子吗？

弗朗茨　活见鬼，我根本不是。

父亲　那么你选择吧，要么由人家去惩罚那些该负责任的人，要么让他们的罪责转嫁到全体德国人的头上。

弗朗茨　（没有动作，迸发出一阵既粗野又冷漠的笑声）嘿！（稍停）其实这都一样。

父亲　你疯了吗？

弗朗茨　毁掉一国的人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他们全部否定了，另一种是强迫他们背弃自己推崇的领袖们。第二种方式最坏。

父亲　我不背弃任何人，因为纳粹分子不是我的领袖。我勉强

接受他们是领袖而已。

弗朗茨　你对他们听之任之。

父亲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弗朗茨　什么也不干。

父亲　讲到戈林，我还身受其害呢！你到我们船厂去看看。挨了十二次轰炸，没有一个厂棚是完好的。他就是这样保护我们船厂的。

弗朗茨　（粗鲁地）我就是戈林。他们要吊死他，就吊死了我。

父亲　你从前是讨厌戈林的啊！

弗朗茨　我服从了。

父亲　服从了你部队里的长官，这是事实。

弗朗茨　那么他们服从谁呢？（笑）希特勒，我们恨他，别人却喜欢他，区别在哪里呢？你给他提供舰艇，我给他提供炮灰。你说说看，就算我们崇拜了他，我们不也就是这点事吗？

父亲　就是呀！罪过人人有份吗？

弗朗茨　他妈的，才不是呢！除了甘愿接受战胜者审判的死狗外，谁也没有罪过。好厉害的战胜者！我们早在一九一八年就领教过了①，就是这些人，有着同样虚伪的美德。之后，他们把我们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自己又变成什么样了？听我说，总是由战胜者来安排历史发展。他们担起了此任，给了我们希特勒。这些审判官，他们就从来没有抢劫、屠杀、强奸过吗？广岛上的原子弹是戈林扔的吗？现在他们控告我们，将来谁将控告他们？他们大讲我们的罪孽，那是为了使他们暗地干的勾当合法化：有步骤地消灭德国人民。

---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是战败国。

（把酒杯摔碎在桌子上）在敌人面前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所有的人：您、我、戈林，以及所有其他的人。

父亲 （喊叫）弗朗茨！（弗朗茨周围的灯光减弱，熄灭，弗朗茨退下）弗朗茨！（静场片刻。父亲缓慢地转向尤哈娜，和蔼地笑了笑）我根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你呢？

尤哈娜 我也不懂。后来呢？

父亲 讲完了。

尤哈娜 可是，还得选择呀：要么人人无罪，要么人人有罪？

父亲 他不选择。

尤哈娜 （沉思片刻后说）这没有什么意义。

父亲 也许有吧……我不知道。

莱妮 （激情地）别再往下问了，尤哈娜。我哥哥当时很少关心戈林和军用飞机，因为他是步兵。对他说来，既有犯罪者，也有无辜者，但两者不一样。（向着正想开口的父亲）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天天见他。无辜者当年二十来岁，这就是士兵；犯罪者五十来岁了，这就是他们的父亲。

尤哈娜 我明白了。

父亲 （失去了轻松和善的样子。他一讲到弗朗茨，声音就带有激情）你什么也没有明白，她在撒谎。

莱妮 爸爸！您明明知道弗朗茨恨您。

父亲 （有力地，向着尤哈娜说）弗朗茨过去爱我胜过爱任何人。

莱妮 那是在战前。

父亲 战前，战后。

莱妮 既然如此，为什么您说：过去爱我？

父亲 （愣住）这个……莱妮……刚才我们讲的是过去的事啊。

莱妮 不要改口啦。您已经说出了您的想法。（稍停）我哥哥十

八岁就当兵了。如果爸爸愿意讲讲这是为什么，尤哈娜，你就会更清楚这个家族的历史了。

父亲　你自己说吧，莱妮，我不会剥夺你这分乐趣的。

魏纳尔　（竭力使自己镇静）莱妮，我可要提醒你，你只要道出一件有损爸爸荣誉的事，我马上离开这间屋子。

莱妮　你那么害怕相信我的话吗？

魏纳尔　谁也别想在我面前侮辱我父亲。

父亲　（向魏纳尔）冷静点，魏纳尔，我自己来说。从战争一开始，国家就向我们定货。舰队的军舰是我们造的。四一年春天，政府通知我说想购买我们某些不使用的土地，就是小山岗后面的那片荒地。你是熟悉这个地方的。

莱妮　所谓政府，就是指希姆莱①。他当时正在找地皮准备建立一个集中营。

〔沉闷的静场。

尤哈娜　您知道这一点吗？

父亲　（冷静地）知道。

尤哈娜　您接受了？

父亲　（用同样的语气）接受了。（稍停）弗朗茨发现了这项工程。有人向我报告，他不时沿着铁丝网徘徊。

尤哈娜　后来呢？

父亲　没事。没人提起这事。可是四一年六月里有一天，他自己打破了沉默。（父亲转身向着弗朗茨，注意地瞧着他，但同时继续对魏纳尔和尤哈娜讲话）我一下子就看出他干了

① 希姆莱（1900—1945），纳粹德国战犯。秘密警察头子，总揽法西斯特务组织，其地位仅次于希特勒。德国战败后被捕，服毒自杀。

一桩蠢事，而且时机非常不巧：戈培尔①和窦尼兹②海军上将正在汉堡，并且要参观我新建的设施。

弗朗茨　(声音年轻、温和、亲切，但不安)爸爸，我想跟您谈谈。

父亲　(瞧着弗朗茨)你到那边去过了？

弗朗茨　是的。(突然不胜惶恐)爸爸，他们简直不象人了。

父亲　看守吗？

弗朗茨　囚犯。他们的样子太可怕了，我觉得恶心：污秽不堪，满身虱子，遍体鳞伤。(稍停)老是胆战心惊的样子。

父亲　这副样子是别人给造成的。

弗朗茨　谁也不能把我搞成这么个样子。

父亲　不能吗？

弗朗茨　我顶得住。

父亲　谁向你证明他们顶不住呢？

弗朗茨　他们的眼睛。

父亲　你处在他们的地位，你的眼睛也会那样。

弗朗茨　不会。(非常自信地)决不会。

〔父亲认真地望着他。

父亲　瞧着我。(托起弗朗茨的下巴，盯住他的眼睛)你这个念头从哪儿来的？

弗朗茨　什么？

父亲　害怕被关押。

弗朗茨　我并不害怕。

---

① 戈培尔(1897—1945)，纳粹德国战犯。希特勒上台后任宣传部长，为希特勒亲信之一。苏军占领柏林后自杀。

② 窦尼兹曾先后担任纳粹德国的潜艇部队司令、海军司令和北方地区军政长官。希特勒死后组织新的帝国政府，后被英军逮捕。一九四六年由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处十年徒刑。

父亲　那你愿意被关押？

弗朗茨　我……不。

父亲　哦，（稍停）这块地皮，我不该卖吗？

弗朗茨　您卖了它，那是不得已，没有别的办法。

父亲　我可以不卖。

弗朗茨　（惊愕）您可以拒绝吗？

父亲　当然。（弗朗茨反应强烈）怎么？你信不过我吗？

弗朗茨　（表示出信任的样子，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知道您会给我解释清楚的。

父亲　有什么好解释的呢？希姆莱要安置俘虏。若是我拒绝卖我的地，他也能买别人的。

弗朗茨　向别人买？

父亲　一点不错。往东一点或往西一点，还是这些俘虏，照样在这些“卡脖”①们手下受苦，而我却在政府内部树了敌。

弗朗茨　（固执）您不该插手这件事。

父亲　为什么呢？

弗朗茨　因为您是您啊。

父亲　好让你落个一身干净，你这个小清教徒。

弗朗茨　父亲，您真叫我害怕：别人受苦，您并不怎么难过。

父亲　当我有办法消除别人痛苦的时候，我就会为他们难过了。

弗朗茨　您永远不会有办法的。

父亲　因此我不为他们难过。那是浪费时间。你替别人的痛苦难过吗？算了吧！（稍停）你并不爱别人，弗朗茨，否则你不敢鄙视这些囚犯。

---

① “卡脖”指看管战俘的德国刑事犯。纳粹利用刑事犯当看守，他们杀人成性，凶残无比。

弗朗茨　(被父亲的话刺伤)我没有鄙视他们呀！

父亲　你鄙视他们，因为他们脏，因为他们害怕。(他站起身走向尤哈娜)他还相信人类的尊严哩。

尤哈娜　他错了吗？

父亲　这个么，我的儿媳，我可就一无所知了。我能对你讲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格拉赫一家人都中了路德[1]的毒，这位先知先觉的人使得我们傲气十足。(他慢慢地走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向尤哈娜指着弗朗茨)弗朗茨在小山岗上徘徊，在思想斗争。但他一旦良心上接受了某种信念，你即使把他剁成泥，也难以让他改变主张。我在他那个年纪，也跟他一样。

尤哈娜　(嘲讽)您也有过良心吗？

父亲　有过。但我把它丢了，要不起啊。这是王孙公子才要得起的玩艺儿。弗朗茨可以有，因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满可以自认为以天下为己任。而我，我得工作呀！(向着弗朗茨)你要我对你说什么好呢？说希特勒和希姆莱是罪犯吗？那么好吧，算是我对你说了这句话。(笑)这纯属个人见解，而且毫无用处。

弗朗茨　怎么？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吗？

父亲　是的，如果我们甘愿无所作为的话。如果你成天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谴责世人，你就对世人毫无贡献。(稍停)从三月份以来，我的工人已达八万。我要扩大，还要扩大。我的船厂，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我具有无比巨大的权力。

弗朗茨　当然，因为您为纳粹服务。

---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

父亲　因为他们为我服务。这批人是贱民掌权。但是他们发动战争为的是替我们寻找市场，我犯不着为一宗地皮的事跟他们闹翻。

弗朗茨　(固执地)您不该管闲事。

父亲　小王子！小王子！你想把世界扛在肩上吗？世界沉着呐，而且你并不了解这个世界。放下吧。办好咱们的企业，今天它是我的，明天就是你的；我的身体和我的血液，我的权势，我的力量，你的前途。二十年以后，你将成为船王，你的船将游弋四海，那时谁还记得住希特勒？(稍停)你是一个脱离实际的人。

弗朗茨　并不象您想象的那样。

父亲　嗳！(仔细地打量着他)你干了什么？干坏事了？

弗朗茨　(高傲地)没有。

父亲　干好事了？(沉默许久)天知道！(稍停)怎么样？事情严重吗？

弗朗茨　严重。

父亲　我的小王子，不用害怕，我会处理的。

弗朗茨　这次不行。

父亲　这次和以前几次一样。(稍停)怎么啦？(稍停)你要我来盘问你吗？(思考)这关系到纳粹党人？好。集中营？好。(豁然开朗)波兰人！(站起来，烦躁不安地走动。向着尤哈娜)那是一个犹太教教士，波兰人。他前一天越营逃跑了。集中营长官已把事情向我通报了。(向弗朗茨)他在哪儿？

弗朗茨　在我的房间里。

〔静场片刻。

父亲　这个人，你在哪儿碰到的？

弗朗茨　在花园里，他连躲也不躲，他一时异想天开，逃了出来，现在他害怕了。要是他们抓住他？……

父亲　我知道。（稍停）要是谁也没有见着他，事情就好办了。我可以用卡车把他送到汉堡去。（弗朗茨仍很紧张）有人看见他了吗？啊？谁？

弗朗茨　弗里兹。

父亲　（向尤哈娜，用谈话的口气）他是我们从前的司机，一个真正的纳粹分子。

弗朗茨　他今天早晨开汽车走了，说什么他要去阿尔托纳汽车库。他还没有回来。（略带几分自豪感）我是那么不讲实际吗？

父亲　（微笑）比往常更不实际。（改变声调）为什么你把他藏在你房间里？要赎我的罪吗？（沉默）回答，是为了我吧！

弗朗茨　为了我们。您，就是我。

父亲　得。（稍停）要是弗里兹揭发了你……

弗朗茨　（立即接口）他们要来的，我知道。

父亲　到楼上莱妮的房间里去，把门插上，这是命令。一切由我来处理。（弗朗茨狐疑地瞧着父亲）怎么啦？

弗朗茨　犯人……

父亲　我说了，一切由我处理。犯人在我家里。走吧！

〔弗朗茨退下。父亲重新坐下。

尤哈娜　他们来了吗？

父亲　四十五分钟之后到的。

〔一个纳粹党卫队员在舞台后部出现，他背后有两个人，一动不动，默不作声。

党卫队员　希特勒万岁！

父亲　（在静默中）万岁！您是谁？有何贵干？

党卫队员　我们刚才在您儿子的房间里发现，他跟昨天晚上躲在他屋里的一个逃犯呆在一起。

父亲　在他的房间里？（向尤哈娜）弗朗茨不肯躲到莱妮的房间里去，这好小子。他承担了一切风险。（向党卫队员）噢，以后呢？

党卫队员　您明白了吗？

父亲　很明白，我的儿子干了一件冒失的事。

党卫队员　（吃惊而愤怒）一件什么？（稍停）我跟您讲话时，您得站起来！

〔电话铃响。

父亲　（拒不站起）不。（拿起话筒，也不问是谁打来的，就把话筒递给党卫队员，后者从他手上夺过话筒）

党卫队员　（听电话）喂？啊！（两个靴跟互撞，立正）是。是。遵命！（边听边吃惊地打量着父亲）好！遵命！（两个靴跟互撞。挂上话筒）

父亲　（严厉地，毫无笑容）他干了一件冒失的事，是不是？

党卫队员　没有别的。

父亲　你们要是动了他一根头发……

党卫队员　他先向我们扑过来。

父亲　（惊讶，不安）我的儿子？（党卫队员作了一个肯定的表示）你们打他了吗？

党卫队员　没有。我向您发誓。他被擒住了……

父亲　（思考的样子）他扑向你们！他不会这样的，肯定是你们先向他挑衅。你们干什么了？（党卫队员沉默不语）那个囚

犯！（父亲站起身）在他的眼前？在我儿子的眼前？（蠢怒，神态可畏）我看你们真过于卖力！叫什么名字？

党卫队员　（一副可怜相）海曼·阿尔德里希。

父亲　海曼·阿尔德里希！我敢保证您这一辈子都能记住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这一天。走吧。

〔党卫队员下。

尤哈娜　他记住了吗？

父亲　（微笑）我想他记住了。他没有活多久。

尤哈娜　弗朗茨呢？

父亲　他当即被释放了，条件是他要参军。当年冬天他在俄国战线当了中尉。（稍停）怎么啦？

尤哈娜　我不爱听这个故事。

父亲　我没说这个故事好听呀！（稍停）这是四一年的事，我的儿媳。

尤哈娜　（冷冷地）后来呢？

父亲　总得活下去。

尤哈娜　波兰人没有活下来。

父亲　（无动于衷）没有。这不是我的过错。

尤哈娜　难说。

魏纳尔　尤哈娜！

尤哈娜　您当时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为了救您的儿子，您都干了些什么来着？

父亲　你清楚得很。

尤哈娜　戈培尔当时在汉堡，您给他打了电话。

父亲　是的。

尤哈娜　您告诉他逃跑了一个囚犯，您恳求他宽恕您的儿子。

父亲　我也请求饶囚犯的命。

尤哈娜　这还用说。（稍停）您打电话给戈培尔的时候……

父亲　怎样？

尤哈娜　您不可能知道司机已经告发了弗朗茨。

父亲　怎么会不知道！他不断地监视着我们。

尤哈娜　对。但有可能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开车出去也许为别的事。

父亲　这可能的。

尤哈娜　自然罗，您什么也没有问过他。

父亲　问谁？

尤哈娜　问这个弗里兹呗。（父亲耸耸肩）他现在在哪儿？

父亲　在意大利，躺在木头的十字架下。

尤哈娜　（略停）我明白了。这么说，我们永远也搞不清了。如果不是弗里兹出卖那个囚犯，那必然是您了。

魏纳尔　（怒冲冲地）我不允许你……

父亲　不要老是嚷嚷，魏纳尔。（魏纳尔不作声了）你说得对，我的孩子。（稍停）当我拿起电话的时候，我心想，有一半的运气。

〔静场片刻。

尤哈娜　一半的运气使一个犹太人被杀。（稍停）这件事从来没使您睡不着觉吗？

父亲　（平静地）从来没有。

魏纳尔　（向着父亲）父亲，我无保留地赞成您。所有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但倘若必须选择的话，我想首先选择儿子的生命。

尤哈娜　（温和地）问题不在于你的看法如何，魏纳尔，而是要知

道弗朗茨当时怎么想的。他当时怎么想的，莱妮？

莱妮　（微笑）你可是了解冯·格拉赫家族的啊，尤哈娜。

尤哈娜　他默不作声吗？

莱妮　他连嘴巴都没有张就走了，也从未给我们写过信。

〔静场片刻。

尤哈娜　（向着父亲）您对他讲：一切由我来处理。因此他一如既往地相信你。

父亲　我实践了我的诺言：囚犯，我已经得到保证不惩罚他。我能想象他们竟会在我儿子的面前把他杀了吗？

尤哈娜　父亲，那是在四一年。在四一年，为谨慎起见，什么都得想到。（她走近弗朗茨的照片，一张一张打量着。稍停。她一直瞧着弗朗茨的放大照片）他是一个小清教徒，路德的受害者，他情愿用血来偿还您卖掉的土地。（她转身向着父亲）您把一切都包揽下来了。给富家子弟留下的只是一场游戏，当然，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危险由游戏的对方承担。弗朗茨明白人家让他随心所欲，是因为他无足轻重。

父亲　（神情开朗，指着尤哈娜）这才是他需要的女人呢！

〔魏纳尔和莱妮一下子朝父亲转过脸去。

魏纳尔　（怒气冲冲地）什么？

莱妮　爸爸，多低级呀！

父亲　（向着魏纳尔和尤哈娜）她一下子就明白了。（向着尤哈娜）对不对？我本该妥协一下，同意判他两年徒刑。办了件傻事啊！什么都比逍遥法外要强。

〔静场片刻。父亲沉思。尤哈娜一直看着大照片。魏纳尔站起身。抓住她的双肩，把她转向自己。

尤哈娜　(冷冷地)干什么?

魏纳尔　不要同情弗朗茨了,他不是甘心失败的那号人。

尤哈娜　怎么见得?

魏纳尔　(指着大照片)瞧!十二枚勋章。

尤哈娜　又是十二次失败。他去找死,倒霉,死神比他跑得快。(向着父亲)把他的事讲完吧。他打了仗,四六年回到家里,一年之后,发生了一件丑事。到底怎么回事?

父亲　是我们莱妮搞的一场恶作剧。

莱妮　(谦虚地)父亲过奖了。我提供了机会,仅此而已。

父亲　我们家住了些美国军官。她激起了他们的情欲,等到他们欲火如炽的时候,她就在他们耳边低声说道:"我是纳粹分子。"并且骂他们是臭犹太人。

莱妮　为的是给他们熄熄火。这很有趣,不是吗?

尤哈娜　非常有趣,火熄了吗?

父亲　熄了几回。但有几次他们大发雷霆。其中有一个人捅了漏子。

莱妮　(向着尤哈娜)一个美国人,他如果不是犹太人,就反犹太人,除非他是个反犹太人的犹太人。这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但他恼了。

尤哈娜　怎么啦?

莱妮　他想强奸我,弗朗茨来搭救我,他们在地上扭打,那家伙占了上风,我操起一个酒瓶,狠狠给了他一下。

尤哈娜　他死了吗?

父亲　(很冷静)哪儿的话!他的脑壳撞碎了酒瓶。(稍停)住了六个月的医院。自然,弗朗茨承担了一切。

尤哈娜　用瓶子打的那一下子,他也承认是他干的?

父亲　全认下了。（两个美国军官出现在舞台后部。父亲转身向着他们）这是一个冒失行为。（稍停）请原谅我用这个词，这是一件严重的冒失行为。（稍停）我请你们代我向霍布金斯[①]将军致谢。请告诉他，我的儿子一经获得签证，就马上离开德国。

尤哈娜　到阿根廷去吗？

父亲　（两个美国人下场的时候，父亲转身向着尤哈娜）这是条件。

尤哈娜　我明白。

父亲　（很轻松的样子）美国人真通情达理。

尤哈娜　象戈培尔在四一年一样。

父亲　比戈培尔强！强得多！华盛顿打算重振我们的企业，并委托我们重建商船队。

尤哈娜　可怜的弗朗茨！

父亲　我有什么办法？这关系到重大的利益，比那位美国上尉的脑壳重要得多。即使我不出面干预，占领者也会掩盖丑闻，息事宁人的。

尤哈娜　这完全可能。（稍停）他拒不出走吗？

父亲　没有马上拒绝。（稍停）我搞到了签证。他本应在某个星期六动身。但星期五的早上莱妮来对我说，他永远不再下楼了。（稍停）起先我以为他死了呢，后来我从女儿的眼睛中看出：她赢了。

尤哈娜　赢了什么？

父亲　她从来没有说过。

① 霍布金斯（1890—1946），罗斯福实行“新政”期间历任政府要职，左右白宫事务，协助罗斯福执行对外扩张政策。

莱妮　(微笑)您不知道吧，在我们家里，我们玩“输家算赢家”的游戏。

尤哈娜　以后呢？

父亲　我们过了十三年。

尤哈娜　(转向弗朗茨的大照片)十三年。

魏纳尔　干得不坏啊！请相信，我作为鉴赏家，非常钦佩这一手。可怜的尤哈娜，瞧你们已把她掌握在你们手里了。开始，她还不爱听你们的；最后，她却不厌其烦地问这问那了。好啦，现在，她象了。(笑)“你是他所需要的女人！”妙极了，爸爸！真是天才！

尤哈娜　别说了！你坏了我们的事。

魏纳尔　我们已经完了。我们还剩下什么呢？(抓住她的上臂，把她拉到自己跟前，瞧着她)你的眼神到哪儿去了？你的眼睛象泥塑木雕似的：有眼无珠。(粗暴地推开她)多么庸俗的恭维！你中了他们的圈套！亲爱的，你真叫我失望！

〔静场片刻。大家都望着魏纳尔。

尤哈娜　时候到了。

魏纳尔　什么时候？

尤哈娜　处决，我心爱的宝贝！

魏纳尔　处决谁？

尤哈娜　处决你。(稍停)我们落入他们的手掌之中了，当他们向我讲述弗朗茨的时候，他们是想方设法含沙射影攻击你。

魏纳尔　他们大概是引我上钩，对吗？

尤哈娜　他们不引诱任何人。他们想叫你相信他们是在引诱我。

魏纳尔　请问为什么？

尤哈娜　为的是要提醒你，什么都不属于你，连你的老婆都不属于你。（父亲轻轻地搓着双手。稍停。她突然粗声粗气地）把我从这儿弄走！（沉默片刻）我求求你！（魏纳尔笑。她变得僵硬、冷酷）我最后一次求你，咱们走吧！最后一次，你听见了没有？

魏纳尔　我听见了。你没有别的问题要向我提了吗？

尤哈娜　没有。

魏纳尔　好。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吗？（尤哈娜已精疲力尽，她做了个手势）很好。（手按《圣经》）我发誓遵循我父亲的遗志。

父亲　你留下啦？

魏纳尔　（手仍旧按着《圣经》）既然您要求我留在这儿，这幢房子就是我的，我生于此，死于此。（低下头）

父亲　（站起身，向魏纳尔走去，亲切地赞许）好极了。

〔父亲向魏纳尔微笑。魏纳尔起先闷闷不乐，后来带着感激的心情对父亲谦恭地笑笑。

尤哈娜　（看着所有的人）这就叫家庭会议。（稍停）魏纳尔，我走了。你跟不跟我走，由你选择。

魏纳尔　（不看她）不跟。

尤哈娜　好吧。（沉默片刻）我希望你不要太怀念我。

莱妮　我们大家会怀念你的，尤其是父亲。你什么时候离开我们？

尤哈娜　我还不知道。当我确信我输定的时候，我就走。

莱妮　你还不信服吗？

尤哈娜　（微笑）噢，不，还不到时候。

〔静场片刻。

莱妮　(自以为猜透了尤哈娜的心思)如果警察进来，会以搞非法监禁的罪名把我们三个人统统抓起来。而我呢，还会控告我犯了谋害罪。

尤哈娜　(不动声色)难道我象是去报告警察的人吗？(向着父亲)请允许我告辞。

父亲　晚安，孩子。

〔她欠身告辞，退场。魏纳尔笑起来。

魏纳尔　(笑着)好啊……好啊……(他突然不笑了，走近父亲，怯生生地碰碰父亲的手臂，温顺而不安地望着他)您高兴了吧？

父亲　(震惊地)不要碰我！(稍停)家庭会议到此结束，找你的妻子去吧！

〔魏纳尔颇为失望地瞧了父亲片刻，然后转过身去，退下。

第　三　场

〔父亲，莱妮。

莱妮　您不觉得您还是太严厉了吗？

父亲　对魏纳尔？必要的时候，我会温和的。但恰恰是严父出孝子。

莱妮　不要逼人太甚。

父亲　唔！

莱妮　他老婆倒是挺有主意的。

父亲　戏剧性的虚张声势罢了，气恼使她重新演戏，而演员是要下台的。

莱妮　愿上帝保佑您……(稍停)晚上见，爸爸。(她等着父亲离去。父亲一动不动)我该下护窗板啦，然后该服侍弗朗茨了。(恳求)晚上见。

父亲　(微笑)我走，我走！(稍停。有些畏畏缩缩的样子)他知道我的事吗？

莱妮　(诧异)谁？哦，弗朗茨！肯定不知道。

父亲　噢。(挖苦地)你让他免受这份罪，是吗？

莱妮　他？您钻到火车轮子底下去他也无所谓……(无动于衷)实话告诉您，我忘了向他提起您的事。

父亲　在你手帕上打个结，免得忘。

莱妮　(拿出一块手帕，打了一个结)喏。

父亲　你不会忘了吧？

莱妮　不会，但要候机会。

父亲　有机会，也设法问问他是否能让我见他一下。

莱妮　(厌烦地)又来了！(生硬，但没有火气)他不会见您的。为什么要逼我天天向您重复您十三年前就清楚的事？

父亲　(激烈地)我清楚什么了，小丫头？我清楚什么事？你撒起谎来就象你喘气一样容易。我不知道你是否向他转交了我的信件并转告了我的请求，有时我甚至怀疑你是不是让他认为我已经死了十年了。

莱妮　(耸耸肩膀)您到底要知道什么？

父亲　我要知道真相，或你是怎么撒谎的。

莱妮　(指着二楼)真相！真相就在上面。上楼吧，您到楼上就知道真相啦。上楼啊！去啊！

父亲　(怒气已消，好象有点害怕)你疯了！

莱妮　去问他，您就什么都弄明白了。

父亲　(表情不变)我甚至不知道……

莱妮　暗号!?(笑)噢!您知道暗号。很多次我发现您暗中盯着我。我听见您的脚步声，我看到您的影子，我没吭声，但忍不住要笑。(父亲正想反驳)我错了吗?那么，我很乐意亲自把暗号告诉您。

父亲　(低沉地，情不自禁地)不必啦。

莱妮　先敲四下门，然后敲五下，再敲两次三下。什么东西拦着您呢?

父亲　他会对我怎么样呢?(稍停。声音低沉)要是他赶我走，我可受不了。

莱妮　所以您情愿认为是我不让他投入您的怀抱。

父亲　(痛苦地)莱妮，应该原谅我。我常常错怪人。(他抚摸她的头，她抽缩着)你的头发很柔软。(他漫不经心地抚摸着，仿佛在深思)他听你的话吗?

莱妮　(骄傲地)当然罗。

父亲　你就不能慢慢地，巧妙地从事……我请你着重强调这一点，关键的一点:我首次见他也是最后一次见他。我只呆一个小时。如果这使他太累，时间少一点也行。特别要告诉他，我并不着急。(微笑)就是说，不太着急。

莱妮　只见一次?

父亲　只见一次。

莱妮　只见一次面，您就死了，那见他干啥?

父亲　为了看看他。(莱妮放肆地笑了)也是跟他告别。

莱妮　要是您悄悄地去世了，没见上，与不见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父亲　对我来说吗?完全不一样。如果我见着他，我的账就到

此为止，然后我就可以结算了。

莱妮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账目自己会清的。

父亲　你想有这么容易吗？（沉默片刻）我必须亲自把它一笔勾销，否则一切都会土崩瓦解的。（几乎是怯生生地一笑）不管怎么样，这一辈子，我是活过来了，我不愿意前功尽弃。（稍停。几乎是怯生生地）你肯跟他谈谈吗？

莱妮　（粗暴地）我为什么要跟他谈？我站岗已经站了十三年。现在只剩最后六个月，我却放松警惕了，行吗？

父亲　难道你站岗为的是提防我？

莱妮　提防所有想毁他的人。

父亲　我想毁掉弗朗茨？

莱妮　是的。

父亲　（激烈地）你疯了？（他平静下来。竭力想说服，几乎在恳求莱妮）听着，怎么做才对他有利，在这点上我们的意见可能有分歧。但我只要求见他一次。即使我想要伤害他，我哪儿来得及呢？（莱妮粗鲁地大笑）我向你保证……

莱妮　我要您保证了吗？别来这一套。

父亲　那么让我们把话说清楚。

莱妮　冯·格拉赫家族互相之间没什么可说的。

父亲　你以为你控制着我，是吗？

莱妮　（语气和微笑不变）我控制您，有这么一点，不多，不是吗？

父亲　（讥讽地撇撇嘴，轻蔑地）亏你想得出来！

莱妮　爸爸，咱们俩究竟谁需要谁？

父亲　（温和地）莱妮，咱们俩究竟谁怕谁？

莱妮　我不怕您。（笑着）别吓唬人啦！（她带挑衅地望着父亲）您知道什么东西使我立于不败之地吗？我感到幸福。

父亲　你？你知道什么是幸福吗？

莱妮　您呢？您知道吗？

父亲　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幸福进了这双眼睛，便是最高级的折磨。

莱妮　（几乎失去理智）对喽！最高级的！最高级的！我转呀，转呀！要是我停下来，我就完蛋了。这便是幸福，无以复加的幸福！（得意洋洋地和调皮地）我，我见弗朗茨。我要什么有什么。（父亲温和地笑。她突然不说了；目不转睛地瞧着父亲）不，您从来不吓唬人。我想您有一张王牌。那么，请亮出来吧！

父亲　（和气地）马上吗？

莱妮　（变得严厉起来）马上。您可别留着，等到我不提防的时候，突然拿出来。

父亲　（仍然和气地）要是我不肯拿出来呢？

莱妮　我强迫您拿出来。

父亲　怎么个强迫法？

莱妮　我就硬干。（她吃力地捧起《圣经》，把它放在一张桌上）弗朗茨决不会见您，我发誓。（把手伸过去）我向《圣经》起誓，您死以前绝对见不着他。（稍停）喏！（稍停）摊牌吧！

父亲　（平静地）噢！这一次你没有忍不住大笑啊！（他抚摸她的头发）每当我抚摸你的头发的时候，我就想到地球，外表贴着一层丝绸，柔软美丽，里面却是烈火一团。（他轻轻地搓着双手，和善地、温和地笑笑）我走啦，我的孩子。（下）

第 四 场

〔先是莱妮单独一个人，随后尤哈娜上场，再后是父亲。

〔莱妮的眼睛盯着里边左侧父亲刚从那儿出去的那道门。然后她恢复常态，朝右面的落地窗走去，打开窗，放下护窗板，然后关上窗门。室内顿时昏暗。她慢慢沿着楼梯上到二楼。敲弗朗茨的房门：四下，五下，两次三下。当她敲两次三下的时候，舞台后部右侧的门开了，尤哈娜不声不响地出现，她在窥探。传来转锁扣的声音和起铁闩的声音，楼上门开，从弗朗茨房间里射出一束电灯光。但弗朗茨没有露面，莱妮进屋，关上房门。听得见她关锁扣和上铁闩的声音。尤哈娜上场，走近一张蜗形脚桌子，用食指在桌上敲两次三下，以加深印象。显而易见，她没有听见莱妮敲的前五下和四下。她又重复敲两次三下。此刻大吊灯上所有的灯泡一下全亮了，她吓了一跳，差一点没叫出声来。这时父亲出现在左侧，是他开的灯。尤哈娜用手和前臂挡着眼睛。

父亲　谁？（尤哈娜把手放下）尤哈娜！（父亲朝她走去）我很抱歉！（走到屋子中间）在警庭审讯人的时候，他们用聚光灯照被告，刚才我一下子把这么强的光刺进你的眼里，你对我怎么想呢？

尤哈娜　我想您应该把灯关上。

父亲　（一动不动）还有呢？

尤哈娜　还有，我想您并不是警察，但您打算象警察审人那样来

审问我一下。(父亲微笑，放下双臂，装作沮丧的样子。尤哈娜生气地说)您从来不进这间屋的，要不是监视我，您来干什么？

父亲　可是，我的孩子，你也是从来不进来的啊。(尤哈娜不答话)不会审问你的。(他打开两盏台灯——灯罩是粉红色麻纱的——然后关了大吊灯)你瞧，这是两盏半明半暗的粉红色灯光。现在你是不是自在一些了？

尤哈娜　不。让我走吧。

父亲　听完我的回答以后，我就让你走。

尤哈娜　我什么也没有问哪。

父亲　你问过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吗，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尽管这对我来说并没什么可骄傲的。(沉默片刻)多年来，几乎是每天，当我肯定莱妮不会发现我的时候，我便坐在这张扶手椅上，等待着。

尤哈娜　(不禁感到好奇)等什么？

父亲　等弗朗茨在他房间里走动，我就可以听见他的脚步声。(稍停)他的鞋底与地板碰击的声音，这就是我与我儿子保持的全部联系。(稍停)半夜里，我下床。大家都睡了，但我知道弗朗茨没有睡；他和我，我们患的是同样的失眠症。这是一种在一起的方式。而你呢，尤哈娜？你偷偷地候着谁呢？

尤哈娜　我谁也不候。

父亲　那么，今天是碰巧了，再巧不过的巧合，而且是最合适不过的巧合了，因为我非常希望跟你单独谈谈。(尤哈娜恼了，父亲赶紧地说)不，不，没什么秘密，没什么秘密，只对莱妮保密而已。你可以把我说的都告诉魏纳尔，而且我坚持

要你这样做。

尤哈娜　既然如此，最简单的方法是把他叫来。

父亲　我只要求跟你谈两分钟，两分钟以后，如果你还坚持叫魏纳尔来的话，我就去把他叫来。

〔尤哈娜对父亲的最后一句话感到吃惊，她站住，面对面瞧着他。

尤哈娜　那好吧。您想说什么？

父亲　跟格拉赫家族年轻小家庭里的我的儿媳谈谈。

尤哈娜　这个格拉赫年轻小家庭已经支离破碎了。

父亲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尤哈娜　没什么新的意思，是您把这个小家庭砸碎的。

父亲　（抱歉地）我的天啊！那是我不当心的缘故。（关怀备至地）但我以为你有办法使它破镜重圆。（尤哈娜急速地走到舞台后部的左侧）你要干什么？

尤哈娜　（打开大吊灯所有的灯泡）审讯开始了，我打开聚光灯。（她走过来站在吊灯下）我该站在哪儿？这儿行吗？现在，在千真万确的实情和天衣无缝的谎言的冷光之下，我宣布我不会招供，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根本无供可招。我孤独一人，没有力量，而且很清楚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要走了。我到汉堡等魏纳尔。如果他不来……（作了个失望的手势）

父亲　（庄重地）可怜的尤哈娜，我们只给你带来痛苦。（语气骤然变为推心置腹和快快乐乐的）不过，要紧的是，你要打扮得漂亮些。

尤哈娜　您说什么？

父亲　（微笑）我说，你要漂亮些。

尤哈娜　（几乎大怒，粗暴地）漂亮！

父亲　这并不费劲啊。

尤哈娜　（表情不变）漂亮！是不是要我在与您永别的那天给您留下一个更好的印象？

父亲　不，尤哈娜，我是说你到弗朗茨房间里去的那天。（尤哈娜大惊失色）两分钟已过，我要去叫你的丈夫来吗？（尤哈娜示意不要）那好，这将成为我们的秘密。

尤哈娜　魏纳尔会知道一切的。

父亲　什么时候？

尤哈娜　几天以后。是的，我将去找他，您的弗朗茨，我要见见你们家的这个霸王，宁找阎王，不求小鬼。

父亲　（稍停）我很高兴，你愿意试试你的运气。（搓起手来，然后把手放到口袋里）

尤哈娜　对不起，我看您高兴不了。

父亲　为什么？

尤哈娜　因为我们的利益是互相对立的。我希望弗朗茨能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

父亲　我也这么希望。

尤哈娜　您？只要他一踏出门去，警察就会把他抓走，你们家就名声扫地了。

父亲　（微笑）我想你想象不到我的势力有多大。我的儿子只要肯下楼，我保管立刻什么事也没有了。

尤哈娜　要使他赶紧跑回楼上躲在房间里永不出来，这倒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静场。父亲低下头，看着地毯。

父亲　（声音低沉）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他会给你开门，有百分

之一的可能性他会听你说话，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会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获得这千分之一的可能性……

尤哈娜　怎么啦？

父亲　你是否愿意告诉他我快死了？

尤哈娜　莱妮没有……？

父亲　没有。

〔父亲抬起头。尤哈娜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尤哈娜　原来是这样？（一直看着他）您没撒谎吧。（稍停）千分之一的可能性。（吸了口冷气，但立即恢复常态）还要问他是否愿意见您？

父亲　（害怕，急速地）不，不！只不过告诉他一声，老头快死了。别的不用说。说定了？

尤哈娜　（微笑）我对《圣经》起誓。

父亲　谢谢。（她始终望着他。他喃喃自语，仿佛在向她解释自己的行为，但低沉的声音又仿佛在对自己说话）我很想帮助他。今天不必去试了。莱妮很晚才下楼，他一定会很累的。

尤哈娜　明天？

父亲　行。明天中午以后。

尤哈娜　要是有事，到哪儿找您？

父亲　你找不到我。（稍停）我要到莱比锡去。（稍停）如果你没搞成……（做手势）我过几天就回来，不管你成不成功。

尤哈娜　（惴惴不安）您让我一个人干？（恢复常态）为什么不可以呢？（稍停）好吧，我祝您一路顺风，但我求您千万不要对我寄以希望。

父亲　请等一等。（带歉意地微微一笑，但很严肃）我担心使你不

耐烦了，我的孩子。但我得向你重复一遍，要打扮得漂亮点。

尤哈娜　又来啦！

父亲　弗朗茨十三年没有见人，没有见过生灵。

尤哈娜　（耸耸肩膀）除莱妮以外。

父亲　莱妮不是生灵。我怀疑他是否注意她。他打开门后，将会怎么样呢？他害不害怕？他是不是永远沉沦在孤寂之中？

尤哈娜　我涂脂抹粉一番起什么作用？

父亲　（温和地）他从前喜欢美貌。

尤哈娜　这个工业家的儿子要美人干什么？

父亲　他明天会告诉你的。

尤哈娜　他什么也不会说。（稍停）我不美。这不是很明显吗？

父亲　如果你不美，那么还有谁美呢？

尤哈娜　谁都不美，有的只是打扮成美人的丑八怪。我决不再打扮了。

父亲　也不为魏纳尔打扮了？

尤哈娜　也不为魏纳尔打扮。不要扯到他。（稍停）您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以前人家把我打扮成……一个美女，我每演一个电影就成了一种美女。（稍停）请原谅我，这是一种画出来的美人头，谁要碰它一下，这头就掉了。

父亲　应该是我请你原谅，我的孩子。

尤哈娜　别说了。您是不可能知道的，或许您知道了，这无关紧要。（稍停）我认为我从前漂亮……反正人家对我说我漂亮，我相信了他们的话。难道我知道我在世上将要做些什么？一个人的生活是需要证实其价值的。糟糕的是人家把我看错了。（突然）都是些无稽之谈，这也有必要证实吗？

父亲　没有必要。

尤哈娜　我想也是。（稍停）我就这个样子去见弗朗茨，就穿这件衣裳，脸也就这个样子。随便哪个女人，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总是有吸引力的。

〔静场。在他们头顶上，弗朗茨开始走动。脚步很不规律，时而缓慢而不均匀，时而快速而有节奏，时而原地踏步。

〔她不安地望着父亲，好象在问："是弗朗茨吗？"

父亲　（回答这个讯问的眼神说）是的。

尤哈娜　您就这样整夜整夜的呆着……

父亲　（脸色苍白、痉挛）是的。

尤哈娜　那我罢手不试了。

父亲　你以为他是疯子？

尤哈娜　一个该捆起来的疯子。

父亲　不是什么疯癫症。

尤哈娜　（耸耸肩膀）那是什么？

父亲　不幸。

尤哈娜　谁能比一个疯子更不幸呢？

父亲　他。

尤哈娜　（粗鲁地）我不上弗朗茨那儿去了。

父亲　去吧，明天中午以后。（稍停）我们没有别的机会了，你没有，他没有，我也没有。

尤哈娜　（转身向着楼梯，慢慢地）我将登上这个楼梯，去敲那扇门……（稍停。停下脚步）好吧，我明天打扮得漂漂亮亮。为的是保护我自己。

〔父亲向她微笑，搓着双手。

——幕落

第二幕

〔弗朗茨的房间。左侧四墙内有一扇门（门向着楼梯口平台）。锁扣。铁门闩。房间尽里在床的两边各有一扇门：一扇门通浴室，一扇门通工作室。一张很大的床，床上既无被单，又无床垫，一条叠好的毯子放在床绷上。一张桌子靠着右边的墙。只有一把椅子。左边是一堆杂七杂八损坏了的家具和破损的小摆设：这一堆东西便是原来房中的家具和摆设的残余。尽里边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希特勒像（靠床右侧上方）。右边还有几个格架，格架上放着一些带盘（录音机磁带）。墙上有些牌子——用手写的印刷体，写着"不要打搅"，"不许害怕"。桌上放着牡蛎，香槟酒瓶，高脚酒杯，一把尺，等等。

〔四周墙壁和天花板上霉点斑斑。

第一场

〔弗朗茨，莱妮。

〔弗朗茨身穿一套破烂的士兵制服。从制服的几个破洞明显地露出肉来。

〔他坐在桌子上，背对着莱妮，身子的四分之三向着观众。

〔桌上，牡蛎和香槟酒瓶。

〔桌下，藏着录音机。

〔莱妮面向观众，连衫裙外面套着白围裙，她在扫地。

〔她静静地干活，不紧不慢，如同能干的家庭主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当弗朗茨说话的时候，她几乎象睡着的样子，但不时向弗朗茨投以短促的目光。看得出她在窥视他，等他把话讲完。

弗朗茨　躲在天花板后面的居民们，请注意！躲在天花板后面的居民们，请注意！有人欺骗你们。二十亿假证人！每秒钟提供二十亿份伪证！听听人们的怨言吧："我们被我们的行为出卖了，被我们的言论出卖了，被我们混帐的生活出卖了。"十足类①，我证明他们言不由衷，行非所欲。我们要申辩：没有犯罪。尤其不要根据供词，哪怕是签字画押的供词去判罪，因为那年头人们说："被告已认罪，因此可免罪。"亲爱的听众，我的时代是一场大拍卖：对人的贱价处理是由上面决定的，首先从德国开刀，干个彻底。（他自斟自饮）只有一个人说得对，那就是受了伤的泰坦②，他是目击者，多少世纪以来的见证人，守信的见证人，世俗的见证人，直至世界末日来临。我。人类死了，我是见证。时代啊，我要告诉你我所处的时代的味道，然后请你宣布被告无罪。至于事实怎样，我不在乎。我留给这些假证人去诉说，让他们去分析什么偶然的原因和根本的原因。有过这种味道。以前我们满嘴全是。（他喝酒）我们喝酒为的是解掉这

① 在弗朗茨的幻觉中，人象螃蟹那样横行，故他把人称为十足类。此处的听众，所谓"躲在天花板后面的居民"，指未来世纪的人。

② 泰坦是希腊神话中的巨神族。此处弗朗茨以泰坦自诩。

种味道。(沉思)这是一种怪味,嗯,什么?(他突然惊恐似地站起来)我以后再谈这个问题。

莱妮　(以为他讲完了)弗朗茨,我有话对你说。

弗朗茨　(叫嚷)螃蟹们别作声!

莱妮　(声调自然)听我说,这事关重大。

弗朗茨　(向螃蟹们)你们不是选择了甲壳吗?好极了!那就不再赤身露体了!但为什么还留着你们的眼睛?这是我们最丑的东西。嗯?!为什么?(他装作等待。咔嗒声。他吓了一跳。他的声音变得无情、急促、刺耳)怎么回事?(他转身向着莱妮,用怀疑和严厉的眼光望着她)

莱妮　(平静地)带盘。(她蹲下去,取出录音机,放到桌上)带子录完了……(她按一个键盘,带子倒转,人们听到倒过来的弗朗茨讲话声)现在,你听我说。(弗朗茨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抽搐地抓前胸。莱妮中断讲话,转身向着弗朗茨,看到他在痉挛,好象很痛苦。不动声色地)怎么啦?

弗朗茨　什么怎么啦?

莱妮　心脏吗?

弗朗茨　(痛苦地)跳得厉害。

莱妮　诡诈大王,你要什么?再来一盘磁带?

弗朗茨　(突然平静下来)千万别来!(他抬起头,笑起来)我死了,累死了,莱妮,累死了。给我拿掉!(莱妮去卸磁带)等等!我要听听我的声音。

莱妮　从头听起?

弗朗茨　从哪儿开始都行。(莱妮开动录音机。听到弗朗茨的声音:"只有一个人说得对……"弗朗茨听了一会儿,脸绷得紧紧的。他对着录音机说)我根本没想说这些。谁在说话?

一句真话也没有。(侧耳细听)我受不了这声音。这声音不复存在了。停下，我的上帝，停下啊，你简直使我发疯了！……(莱妮不慌不忙地关了录音机，倒回磁带。她在磁带上写了一个号码，然后把它和别的磁带捆在一起。弗朗茨瞧着她，神情沮丧)好。一切得重新开始！

莱妮 和过去一样。

弗朗茨 不，我在前进。总有一天，言词自然而然地向我涌来，我将说出想说的话。然后，休息！(稍停)你说这存在吗？

莱妮 什么？

弗朗茨 休息。

莱妮 不存在。

弗朗茨 我也是这么想的。

〔静场片刻。

莱妮 听我说话，好吗？

弗朗茨 嗳！

莱妮 我害怕！

弗朗茨 (吓一跳)害怕？(不安地望着她)你是说，害怕？

莱妮 是的。

弗朗茨 (粗暴地)那么，滚开！(拿起桌上的尺，用尺的一头敲打一个挂牌："不许害怕！")

莱妮 好吧。我不再害怕了。(稍停)听我说，好吗？

弗朗茨 我成天听你说，头都痛了。(稍停)说吧。

莱妮 我不完全知道就要发生的事情，但……

弗朗茨 将发生什么事情？在哪儿？在华盛顿？在莫斯科？

莱妮 就在你脚底下。

弗朗茨 在底层？(突然明白)爸爸快死了。

莱妮　谁说父亲来着？他活得长，等着埋我们呢。

弗朗茨　再好没有。

莱妮　再好没有？

弗朗茨　好不好，坏不坏，我不在乎。怎么啦？到底出什么事了？

莱妮　你有危险。

弗朗茨　（满有把握地）是的。我死之后！如果世界失去了我的踪迹，恶魔把我吃了，那还有谁来拯救世人呢？莱妮？

莱妮　谁愿意救就救呗。弗朗茨，从昨天开始，你就处在危险之中，你有生命危险。

弗朗茨　（无所谓地）那么，你保护我吧，这是你的事。

莱妮　当然。但你要帮我忙。

弗朗茨　没有时间。（发脾气）我在撰写历史，你净用些屁大的事来打搅我。

莱妮　他们要害死你，这也是桩屁大的事？

弗朗茨　是的。

莱妮　要是他们过早地害死你呢？

弗朗茨　（皱眉头）过早？（稍停）谁要害我？

莱妮　占领者。

弗朗茨　我明白了。（稍停）他们想让后人听不见我的声音，用伪造的文件来欺骗三十世纪的人。（稍停）他们为此派人来了吗？

莱妮　我想已派了。

弗朗茨　谁？

莱妮　我还不清楚。我想是魏纳尔的妻子。

弗朗茨　那个鸡胸驼背的女人？

莱妮　是的，她到处刺探。

弗朗茨　给她吃点耗子药。

莱妮　她鬼着呢！

弗朗茨　这可麻烦了。(不安)我需要有十年的时间。

莱妮　给我十分钟吧。

弗朗茨　你真烦人。(朝房间尽头的墙走去，用手指掠着架上的磁带盘)

莱妮　要是他们偷了你的磁带？

弗朗茨　(突然转过身来)什么？

莱妮　磁带。

弗朗茨　你疯了。

莱妮　(冷冰冰地)假设他们乘我不在的时候来这儿，或者干脆把我除掉再下手呢？

弗朗茨　那又怎么啦？我不开门。(感到很有意思)他们也想除掉你，是吗？

莱妮　他们想的。没有我，你怎么办呢？(弗朗茨不回答)你会饿死的。

弗朗茨　饿肚子不要紧。大不了死掉就是了。我，我演说。死亡，这是我肉体的事情，我甚至感觉不出来；我要继续讲话。(停了一下)好在用不着你来给我合眼。他们破门而入，见到的是什么呢？一具被暗杀的德意志尸体。(笑)我会腐烂发臭，象悔恨一样使人难受。

莱妮　他们才不会破门呐。他们会敲门，你还活着，你会给他们开门的。

弗朗茨　(故作惊讶)我？

莱妮　你。(稍停)他们知道暗号。

弗朗茨　他们不可能知道。

莱妮　自从他们盯我的梢以后，你可想而知，他们已经探得暗号了。喔，爸爸，我肯定他是知道的。

弗朗茨　啊！（沉默）这里边也有他？

莱妮　天知道？（稍停）我对你说，你会给他们开门的。

弗朗茨　以后呢？

莱妮　他们取走录音带。

〔弗朗茨打开桌子的一个抽屉，取出一支军用手枪，笑着给莱妮看枪。

弗朗茨　还有这个吗？

莱妮　他们不会强抢的，他们会说服你自己交出来。（弗朗茨哈哈大笑）弗朗茨，我求求你，咱们换个暗号吧。（弗朗茨不笑了。望着莱妮，样子阴险而不知所措）好吗？

弗朗茨　不。（他逐渐编出一套拒绝的理由）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的。历史是一句神圣的名言，哪怕你改动一个逗号，就什么也不复存在了。

莱妮　那好。咱们不要触动历史。你会把磁带奉送给他们，外加录音机。

〔弗朗茨朝磁带走去，用不知所措的神情望着录音带。

弗朗茨　（先是犹豫、痛苦）磁带呀……磁带呀……（稍停。他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猛地举起左臂一挥，把磁带盘全部打落在地板上）我就这样奉送！（他说话慷慨激昂，仿佛向莱妮吐露一个重要的秘密。其实他是一面编造一面说出来的）这只是一个预防措施，记住。要是到三十世纪还没发现窗玻璃的话。

莱妮　窗玻璃？这真新鲜。你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

弗朗茨　我不是什么都说的，小妹子。（他搓着双手，兴高采烈，

活象第一幕中的父亲)设想一下，这是一种黑色窗玻璃，比乙醚更细，灵敏极了，透口气，哪怕稍稍透口气，也会反映进去。整个历史都刻写在里面，自从开天辟地，一直到我弹这个响指。

〔他弹了一个响指。

莱妮　在哪儿？

弗朗茨　窗玻璃？到处皆有。这儿也有。这是背面。他们将发明一些仪器使它振动，于是一切均将重现。嗯？什么？(突然陷入幻觉)我们所有的行为，(语调又变得急促，象着了魔似的)都是电影，我对你说：团团围着的螃蟹瞧着熊熊燃烧的罗马和翩翩起舞的尼禄。(向希特勒像)他们将看到你，小老头。因为你跳过舞，不是吗？你也跳了一阵子。(用脚踢了几下磁带盘)烧！烧掉算了！这些东西，我有什么屁用？你给我弄走。(突然)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六日晚上八点十分你干什么来着？(莱妮耸耸肩膀)你记不起了？他们可清楚，他们把你的一生都展现出来，莱妮；我发现了叫人毛骨悚然的真相：我们生活在软禁之中。

莱妮　我们？

弗朗茨　(面对观众)你，我，所有这些死人：所有的人。(笑)你站直。人家瞧着你呐。(阴郁，自言自语地)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莱妮苦笑了一声)你快笑吧，莱妮。三十世纪象个小偷一样悄悄地来了。有一根操纵杆在动，黑夜在颤抖。你得跳入三十世纪的人群中去。

莱妮　活着？

弗朗茨　作为死了一千年的人。

莱妮　(无动于衷地)唔！

弗朗茨　死而复活：窗玻璃反映得清清楚楚，连思想也被反映出来。嗯？什么？（稍停。神情不安，看不出是真的不安还是装出来的）要是我们已经置身其间该有多好？

莱妮　哪儿？

弗朗茨　置身于三十世纪中。你能肯定这个喜剧是第一次上演吗？我们是活着还是死而复生？（笑）你站直。如果十足类瞧我们，请相信他们一定觉得我们是丑八怪。

莱妮　你怎么知道？

弗朗茨　螃蟹只喜欢螃蟹，这是再自然不过的。

莱妮　如果是人呢？

弗朗茨　到三十世纪？如果那时还剩下一个人，就把这个人保存在博物馆里……你认为到那时他们就不保留我们的神经系统了吗？

莱妮　这样就能产生螃蟹吗？

弗朗茨　（很干脆地）是的。（稍停）他们的躯体与我们不一样，因而思想也不一样。什么思想，嗯？究竟什么思想呢？……你是不是估计一下我的任务的重要性及其异乎寻常的艰巨性？我在尚未有幸结识的法官面前为你辩护。瞎子们干的事，可以估计到，人们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会象瀑布似的一世纪接一世纪的往下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有时当我想对他们说黑的时候我却说了白吗？（突然他瘫倒在椅子上）天啊！

莱妮　还有什么？

弗朗茨　（疲惫不堪）窗玻璃！

莱妮　怎么啦！

弗朗茨　现在一切都是直接的。我们应该时刻留神我们的言

行。我早就想找到这种窗玻璃！（强烈地）为窗玻璃解释！为窗玻璃辩护！一刻不停地进行！男人们，女人们，被追捕的刽子手们，冷酷无情的受害者们，我是为你们而牺牲的。

莱妮　要是他们自己什么都看得见，他们还要你说服干吗？

弗朗茨　（笑着）嗨！莱妮，他们是螃蟹么，他们什么也不懂。（用手帕擦擦头，看看手帕，气恼地把手帕扔在桌上）盐水。

莱妮　你怎么啦？

弗朗茨　（耸耸肩膀）血汗症。我得了血汗症。（重新站起来，很有精神，装作快乐的样子）莱妮，听我指挥！我要直接利用你。试一试声音。说话声要大，发音要清楚。（声音很大）在法官面前作证，民主的十字军不愿意让我们重建我们家园的院墙。（莱妮不作声，生气）来呀，如果你服从我，我就听你说话。

莱妮　（对着天花板）我作证，一切都毁了。

弗朗茨　再大声一点。

莱妮　一切都毁了。

弗朗茨　慕尼黑还剩下什么？

莱妮　两块砖。

弗朗茨　汉堡呢？

莱妮　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

弗朗茨　最后剩下的德国人，他们在哪儿？

莱妮　在地窖里。

弗朗茨　（对着天花板）唉，你们呢，你们想得到吗？十三年之后！荒草遍街，我们的机器上长满了牵牛花。（装作倾听）一种惩罚？干了什么蠢事？在欧洲不能有竞争，这才是原则和学说。喂，我们的企业还剩下什么了？

莱妮　两个船坞。

弗朗茨　两个！战前我们有一百个！（他搓双手。向着莱妮，声音自然）今天就到这儿吧！声音太弱，但你使劲叫的时候，还可以。（稍停）现在你说吧。刚才你要说什么？（稍停）有人想消磨我的斗志？

莱妮　是的。

弗朗茨　打错了算盘，我斗志如钢。

莱妮　我可怜的弗朗茨！他要把你怎样就能把你怎样。

弗朗茨　谁？

莱妮　占领者派来的人。

弗朗茨　哈！哈！

莱妮　他来敲门，你去开门，你知道他要对你说什么吗？

弗朗茨　管他说什么，我不在乎。

莱妮　他会对你说，你把自己当作证人，可是你是被告。（沉默片刻）你如何回答？

弗朗茨　我赶你出去。他们收买了你，你才是想挫伤我的斗志呢。

莱妮　你如何回答，弗朗茨？你如何回答？十二年来你拜倒在这个未来的法庭面前，你承认它拥有一切权利，为什么不承认它有审判你的权利？

弗朗茨　（喊叫）因为我是为被告辩护的证人！

莱妮　谁挑选了你？

弗朗茨　历史。

莱妮　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一个人自以为被历史选中了，其实历史召唤的却是他的邻人。

弗朗茨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你们大家一律被宣告无

罪，甚至包括你，这是我的报复。我要让历史从老鼠洞里钻过去。(他打住话头，不安地)嘘！他们在窃听。你老激我，激我，害得我最后发脾气。(对天花板)请原谅，亲爱的听众，我言不由衷了。

莱妮　(激烈而带讽刺的语气)瞧，好一个斗志如钢的人！(鄙视地)你把时间泡在原谅自己上了。

弗朗茨　我想看看你怎么样。今晚他们要吱吱叫啦。

莱妮　螃蟹会吱吱叫吗？

弗朗茨　这类螃蟹会叫的，叫起来令人非常不舒服。(向着天花板)亲爱的听众，请记录我的更正……

莱妮　(发作)够了！够了！让他们见鬼去吧！

弗朗茨　你精神失常了吗？

莱妮　拒绝法院的审判吧，我求求你，这是你唯一的弱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审判官！"这样你谁都用不着怕了，不管是在今世还是在来世。

弗朗茨　(粗暴地)滚开！(拿起两个牡蛎壳，来回搓着)

莱妮　我还没打扫完呢。

弗朗茨　很好，我上三十世纪去。(站起身，仍然背向着莱妮，把写着"不要打搅"的牌子翻过来，牌子反面写道："明天中午以前不在家"。他重新坐下，又拿起牡蛎壳来回搓)你老瞧着我，害得我的后脖子火辣辣的痛。我禁止你看我。你要留下，就干你自己的事吧！(莱妮不动)请你垂下眼睛，好不好！

莱妮　你对着我说话，我就垂下眼睛。

弗朗茨　你简直使我发疯了！疯了！疯了！

莱妮　(轻声笑，但不快乐)你自找的。

弗朗茨　你要看我？那就看好了！（他站起身，正步走）一，二！一，二！

莱妮　立定！

弗朗茨　一，二！一，二！

莱妮　停下，好不好！

弗朗茨　怎么啦，我的美人，你怕大兵吗？

莱妮　我怕瞧不起你。

〔她解下围裙，扔在床上，准备退场。弗朗茨突然停下了。

弗朗茨　莱妮！（莱妮已走到门口。他有点心慌意乱的样子，声音是温和的）别留下我一个人。

莱妮　（她转过身，热切地）你要我留下？

弗朗茨　（语调不变）我需要你，莱妮。

莱妮　（她向他走去，不禁动情）我亲爱的！（走近弗朗茨，犹豫地伸出一只手，抚摸他的脸）

弗朗茨　（他让她抚摸了一会儿，猛然向后跳了几步）保持距离！保持应有的距离。尤其不要动感情。

莱妮　（微笑）清教徒！

弗朗茨　清教徒？（稍停）你是这么想的吗？（弗朗茨走近莱妮，抚摸着她的双肩和脖子。莱妮任他抚摸，但心绪慌乱）清教徒是不会抚摸女人的。（他抚摸她的乳房，她微微打颤，闭上眼睛）而我，我会。（莱妮贴着弗朗茨的身子。突然，弗朗茨挣脱开）滚开！你叫我厌烦啦！

莱妮　（后退一步，异常冷静）不见得老叫你厌烦吧！

弗朗茨　我一直讨厌你！一直！从第一天开始！

莱妮　跪下！你还不赶快向他们请求宽恕？

弗朗茨　宽恕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生啊！

莱妮　昨天呢？

弗朗茨　没有，我对你说！什么也没有！

莱妮　没有什么，只是兄妹通奸，乱伦。

弗朗茨　你总是夸大其辞！

莱妮　你不是我的哥哥吗？

弗朗茨　是的，当然是。

莱妮　你没有跟我睡过觉吗？

弗朗茨　少得很。

莱妮　哪怕你只干过一次……你就这么害怕说这几个字吗？

弗朗茨　（耸耸肩膀）字眼！（稍停）什么？要找字眼来形容我这行尸走肉所遭受的不幸。（笑）你认为，我同你发生了两性关系？噢，小妹子！你在我这儿，我搂你，人类与人类性交，如同这个星球上每天夜里人类亿万次进行着的事情一样。（对着天花板）但我要宣布，格拉赫的大儿子弗朗茨从来没有想占有他的妹妹莱妮。

莱妮　胆小鬼！（对着天花板）躲在天花板后面的居民们，时代的见证人是一个作伪证的证人。我，莱妮，与哥哥通奸的妹妹，我爱弗朗茨出自情欲。我爱他，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只要你们还有一点儿家庭的感情，你们就可以最终判处我们。但我不在乎。（向着弗朗茨）可怜的误入歧途的人哪，这才是应该向他们讲的呐。（向着螃蟹们）他要我的肉体，但并不爱我，他羞得无地自容，因为他在黑暗里跟我睡了觉……结果呢？是我赢了，我想占有他，我占有了他。

弗朗茨　（向着螃蟹们）她疯了。（他向螃蟹们使了一个眼色）等她不在的时候，我再向你们解释。

莱妮　我禁止你这么做！我快死了，我已经死了，我不许你替我

辩护，我只有一个法官：我自己，而我宣告我无罪。啊！为被告辩护的证人，在你自己面前作证吧！如果你敢说："我为我所欲，我欲我所为"，那么你将立于不败之地。

弗朗茨　(他的脸突然呆住了，神情冷淡，咬牙切齿地，用怀疑的口吻厉声说)我到底干了什么了，莱妮？

莱妮　(喊叫)弗朗茨！要是你不替自己辩护，他们就会要你的命。

弗朗茨　莱妮，我到底干了什么了？

莱妮　(不安，向弗朗茨让步了)哦……我已经对你讲过了……

弗朗茨　乱伦？不，莱妮，你说的不是乱伦。(稍停)我到底干了什么了？

〔长时间静场：他们面面相觑。莱妮首先转过脸去。

莱妮　好。我输了，忘掉它吧。我自己来保护你，也不要你帮忙了，反正我习惯了。

弗朗茨　滚开！(稍停)如果你不服从，我就以沉默表示抗议。你知道我能坚持两个月不说话。

莱妮　我知道。(稍停)而我做不到。(她向房门走去，抬起铁闩，转动锁扣)今晚，我给你端晚饭来。

弗朗茨　不用了，我不会开门的。

莱妮　那是你的事啦，我的任务是给你端来。(弗朗茨不回答。出房门时，莱妮向着螃蟹们说)要是他不给我开门，我可爱的螃蟹们，那我现在就祝你们晚安！

第二场

〔弗朗茨一人。

〔他转过身子，等待片刻，走过去放下铁闩，关上锁扣。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的脸仍然绷着。当他最终感到安全时，他放松下来，显得放心的样子，几乎是轻松了。但从这时开始，他的神经好象最不正常。整个这一场戏他都对着螃蟹们说话。这不是一场独白，而是同看不见的人物的一场对话。

弗朗茨　证人靠不住。必须是我在场的情况下并根据我的指示进行庭议。（稍停。他感到放心，样子疲惫，软绵绵的）暖？她叫人厌倦吗？干那个事，是的，她挺叫人厌倦的。但火一般的感情呀！（打哈欠）她的主要作用在于让我醒着。（打哈欠）本世纪已经有二十年漆黑一片，半夜里睁大眼睛不是很舒服的。不，不，其实只是半醒半睡而已。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老打瞌睡。（昏昏欲睡）我不该把她打发走。（步履蹒跚，突然挺直身子，迈着军人的步子走到桌边，拿起几个牡蛎壳，扔向希特勒像，大叫）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胜利！（立正，两个鞋跟互撞）元首，我是一名士兵。要是我睡着了，事情就严重了，非常严重：放弃职守。我向你发誓，永远醒着。嘿，你们这帮人，探照灯对着我吧！把灯开得亮亮的，对准我的脸，朝我的眼里照，这样使我不困。（等候）混蛋！（向椅子走去，声音软绵绵的，声调和解）好，我要坐一会儿……（坐下，摇晃着头，眨眨眼睛）玫瑰花……啊！太客气了……（猛然站起来，由于太猛以至碰翻了椅子）玫瑰花？如果我接受这束玫瑰花，他们就给我来个狂欢节。（向螃蟹们）一个厚颜无耻的狂欢节！朋友们，听我的，这一套我太清楚了。人家想把我往洞里引，这是莫大的诱惑！（走到床头柜旁，从药管里取出几片药，塞到嘴

里嚼起来）亲爱的听众，请记录我新的预告信号：D.P.C.，意思是，我大声疾呼内心的痛苦。大家都在听，吱吱叫吧，吱吱叫吧，要是你们不听我说，我就睡着啦。（弗朗茨往一只玻璃杯里倒香槟酒，喝了一口，把另一半酒洒在军上衣上，双臂自然沿两胁下垂，用指头夹着酒杯），就在这期间，世纪溜跑了……他们使我昏头昏脑。望出去一片迷雾，白色的。（眨巴着眼睛）白雾贴近田野徐徐飘荡……白雾保护着他们。他们匍匐前进。今晚要流血。

〔远处传来枪声，嘈杂声，马蹄声。他昏昏入睡，双眼闭拢。副官海尔曼打开工作室的门，走向已经转身对着观众的弗朗茨。弗朗茨眼睛仍紧闭。海尔曼敬礼，立正。

第 三 场

〔弗朗茨，副官海尔曼。

弗朗茨　（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眼睛仍闭着）有游击队？

副官　二十来个。

弗朗茨　死了人吗！

副官　没有，两名受伤。

弗朗茨　在我们这边？

副官　在他们那边。我们把他们关在粮仓里。

弗朗茨　你们是知道我的命令的。走吧。

〔副官望着弗朗茨，神色犹豫，怒气冲冲。

副官　是，中尉。

〔副官敬礼，转身，从工作室的门下，随手带上门。静

场。弗朗茨的头垂到胸前。他怪叫一声，惊醒了。

第 四 场

〔弗朗茨一个人。

〔他惊醒过来，茫然若失地望着观众。

弗朗茨　不！海因里希！海因里希！我对你说不！（他吃力地站起来，从桌上拿起一把尺，往左手的指头上敲打。好象得到了一次教训）当然是我同意的！（用尺敲打着）我负全部责任。莱妮，她怎么说来着？（把莱妮的话当作自己的话）我为我所欲，我欲我所为。（不知所措）三〇五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庭讯，中尉弗朗茨·冯·格拉赫。不要把我的时代扔入垃圾箱。在没有听完我的申辩前，不要扔。法官先生们，邪恶，邪恶，这是唯一的原材料。人们把它送进我们的提炼厂加工。善良就是最后的成品。其结果：善良变成邪恶。但别以为邪恶能变成善良。（他微笑，表情温厚，头低了一下）唉？（喊叫）是昏昏欲睡吗？不是！是智力衰退。人家想从头部打击我。各位法官，你们留神：如果我智力衰退，我的时代就会被吞没，世纪的羊群里就少掉一只癞皮羊。如果二十世纪迷失了方向，节肢动物们①，四十世纪该怎么办呢？（稍停）没救了吗？永远没救了吗？就按你们的意愿办吧。（他回到舞台前端，准备坐下）唉！我万不该把她打发走。（有人敲门。他听着，站起身。听出这是约定的暗号，高兴得喊起来）莱妮！（他跑到门口，拉起门闩，打开锁扣，动作干

---

① 蟹属节肢动物。

净利落。他完全清醒了。开门）快进来！（后退一步，让她进屋）

第 五 场

〔弗朗茨，尤哈娜。

〔尤哈娜出现在门口．非常漂亮，化了妆，穿着长裙子。弗朗茨往后退了一步。

弗朗茨 （嘶哑的叫声）啊！（后退）怎么回事？（她欲回答，但他阻止了她）什么也别说！（后退，坐下。久久地望着尤哈娜，跨坐在椅子上，象着了迷似的。他示意尤哈娜进来，用克制的语气说）请。（沉默片刻）她将进来……（弗朗茨说这番话的时候，尤哈娜走了进来）……但以后我仍将是一个人。（向着螃蟹们）谢谢，同志们！我非常需要你们的援助。（似乎心醉神迷）她不会说话，只是失神而已，我要瞧着她！

尤哈娜 （她看上去也有些昏乱，而后，又恢复了镇静。她微笑着说话，为的是控制自己不要害怕）我需要跟您谈谈。

弗朗茨 （他倒退了几步，离尤哈娜远一点，但眼光一直没有离开她）不！（拍桌子）我早知道她会把事情全搅个乱七八糟。（稍停）现在有一个人了。在我家里！快走开吧！（尤哈娜不动）我要叫人把你当作野妓赶走。

尤哈娜 叫谁？

弗朗茨 （叫喊）莱妮快来！（稍停）头脑狭隘，但清醒，您找到了突破点：我只有一个人。（他突然转过身去。稍停）您是谁？

尤哈娜 魏纳尔的妻子。

弗朗茨　魏纳尔的妻子？（站起身，望着她）魏纳尔的妻子？（他惊愕地打量着她）谁派您来的？

尤哈娜　谁也没派。

弗朗茨　您怎么知道暗号的？

尤哈娜　通过莱妮。

弗朗茨　（笑了一声）通过莱妮！我信您才怪呢！

尤哈娜　她敲你的门，让我碰上了。我记住了她敲几下，怎么敲。

弗朗茨　有人提醒我说您到处在刺探。（稍停）嘿，夫人，您冒着害死我的危险前来。（尤哈娜笑）笑吧！笑吧！我很可能一激动就要倒下的，那您该怎么办？人家不允许我接待客人，因为我心脏不好。要不是有个无法预见的情况，这个器官肯定是要垮的：幸好您很漂亮。喔！等一等，这回完了。上帝才知道我把您当作什么啦……也许当成一个幻影。赶紧趁这个幸运的错觉，趁现在还没有犯下罪行的时候，快离开吧。

尤哈娜　不。

弗朗茨　（叫喊）我要……（向尤哈娜走去，咄咄逼人，但又站住了。他瘫倒在椅子上。他自己号脉）至少跳一百四十下。快滚开，他妈的，您看得清清楚楚，我快完蛋了。

尤哈娜　也许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弗朗茨　嗯？（他把手从胸前移开，不胜惊讶地望着尤哈娜）她说的对：您是被人收买的。（他站起来，悠然自得地走动）不能那么快就解决了我。慢慢来！慢慢来！（他突然回头向尤哈娜走去）您说最好的解决办法？为了谁？为了世上所有做伪证的人吗？

尤哈娜　为了魏纳尔和我。（她瞧着他）

弗朗茨　（感到很吃惊）我妨碍你们吗？

尤哈娜　您折磨我们。

弗朗茨　我甚至还不认识您哩。

尤哈娜　您认识魏纳尔。

弗朗茨　我甚至连他的模样都忘了。

尤哈娜　有人强迫我们留在这里，以您的名义。

弗朗茨　谁？

尤哈娜　父亲和莱妮。

弗朗茨　（感到很有意思）他们打您了，把你们拴起来了？

尤哈娜　没有。

弗朗茨　那怎么啦？

尤哈娜　用诡诈手段。

弗朗茨　这很可能。他们善于搞这一手。（笑了一声。又用诧异的语调）以我的名义。他们要干什么？

尤哈娜　把我们作为后备力量，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可以接班。

弗朗茨　（感到很新鲜）您丈夫给我做汤，您给我打扫房间吗？您会补衣服吗？

尤哈娜　（指着弗朗茨身上破烂的军服）针线活并不招人喜欢。

弗朗茨　您错了！这是些很难补的窟窿。要是我妹妹有仙女般的手艺……（突然一本正经地）不需要接班。把魏纳尔给我带得远远的，别让我再见到您！（他走近椅子，刚要坐下，又转过身来）还在那儿呆着？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还给你们自由。

尤哈娜　您什么也没有还给我们。

弗朗茨　我告诉您你们自由啦。

尤哈娜　空话！去您的吧！

弗朗茨　要实际行动？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那好。该怎么办呢？

尤哈娜　最好的办法是干掉您。

弗朗茨　又来啦！（笑了笑）老实说，别指望这个。

尤哈娜　（稍停）那么，您自己想想办法吧！

弗朗茨　（惊呆）嗯？

尤哈娜　（热烈地）应当帮帮我们，弗朗茨。

〔静场片刻。

弗朗茨　不。（稍停）我不是本世纪的人。我要一下子拯救所有的人，但我不帮助任何个别人。（激动不安地走动着）我不许你们把我卷入你们的破事。我是一个病人，您懂吗？有人利用我的病使我处在最卑贱的从属地位，您既年轻又健壮，您居然求一个残废的人，一个受压迫的人来援助您，您应当感到羞耻。（稍停）夫人，我很脆弱，安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医疗上的要求。即使有人在我面前掐死您，我连手指也不会抬一下。（讨好地）我使您讨厌吗？

尤哈娜　讨厌透了。

弗朗茨　（搓手）好极了。

尤哈娜　但还没有讨厌到使我想走的程度。

弗朗茨　好。（他拿起手枪瞄准尤哈娜）我数到三。（尤哈娜微笑着）一！（稍停）二！（稍停）嘭！人没了。变没了！（向螃蟹们）多么安静！她不吭声了。这就尽善尽美啦，同志

们。"打扮漂亮点，但别说话。"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否映入你们的窗玻璃？没有！那映进去什么了？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击打空，房间里挨了一下，虚无缥缈。虚无缥缈，一个不划任何窗玻璃的金钢钻；失神；美人。可怜的甲壳动物们，你们将看到火光一闪。你们借用我们的眼睛察看存在的事物。而我们，在人的时代，我们用同样的眼睛，能看到不存在的东西。

尤哈娜　(平静地)父亲快死了。

〔静场。弗朗茨扔下手枪，突然站起来。

弗朗茨　死不了！莱妮刚告诉我说他身体结实得很。

尤哈娜　她撒谎。

弗朗茨　(自信地)她对所有的人都撒谎，就是对我例外，这是比赛规则。(突然)您快去躲起来，否则您会羞得无地自容：一套如此拙劣的把戏，而又如此迅速地被戳穿了！嗯，什么——不到一个小时，机会变得好得多了——而您居然不利用这个空前难得的机会！我的弟媳妇，您属庸人之辈，魏纳尔娶了您，我现在不再感到奇怪了。

〔弗朗茨转过去背向着尤哈娜，坐下，拿两个牡蛎壳互相敲打。脸色沉了下来，一副孤僻相：好似尤哈娜并不在他旁边。

尤哈娜　(第一次显得尴尬)弗朗茨！(稍停)……他六个月以后就要死了！(沉默。她克制着胆怯的心情，走近弗朗茨，碰碰他的肩。弗朗茨没有反应。尤哈娜把手放下，默默地望着他)您说的对，我确实不会利用我的这次机会。永别了！(准备退场)

弗朗茨　(突然地)等一等！(尤哈娜慢慢地转过身来，但弗朗茨

仍背向着她)那边，在瓶子里有药片。瓶子在床头柜上，给我拿来。

尤哈娜　(尤哈娜走向床头柜)苯海索片，是这个吗？(弗朗茨点点头。尤哈娜把药瓶向弗朗茨扔过去，他在空中用手接住)您为什么吃苯海索片？

弗朗茨　为了能奉陪您。(吞下四片)

尤哈娜　一次四片？

弗朗茨　刚才吃了四片，一共八片。(弗朗茨喝了口水)人家讨厌我活着，我知道，夫人。您是某个杀人犯的工具。现在是讲讲清楚的时候啦，嗯，什么？要很谨慎小心。(他吞下最后一片药)有过迷漫之雾……(手指放在前额上)……这儿。我在这儿安了一个太阳。(他喝，竭力控制自己，转过身来。面容正经，严厉)这件衣裳，这些首饰，这条金链子，谁劝您戴的？谁让您今天戴的？是爸爸派您来的吧。

尤哈娜　不是。

弗朗茨　但他给您出了好主意。(尤哈娜欲说话)不用争辩！我很了解他，他行事就象是我授意的一样。说实在的，我不太清楚我们俩之间谁学了谁。当我要预卜他要什么花招的时候，我先把我自己的脑子清洗干净，我相信凭空而出的想法，自行冒出来的第一批想法，一定是他的想法。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塑造我的，要么就是他自己变成了他所塑造的形象。(笑)您莫名其妙吧？(懒洋洋地作了一个横扫的手势)这是反应问题。(学着父亲的口气)"特别注意要漂亮点！"我在这儿就听见他说了。他喜爱美色，这个老疯子；那么他是知道我不会把任何东西置于美色之上了，除了我自己的疯狂之外。您是他的情妇吗？(尤哈娜

摇摇头)那是因为他老啦！那么是他的同谋吗？

尤哈娜　在来您这儿之前，我是他的对头。

弗朗茨　对头变盟友了？他最喜欢搞这种名堂。(突然严肃地)就剩六个月了？

尤哈娜　过不了。

弗朗茨　心脏病？

尤哈娜　喉头。

弗朗茨　癌？(尤哈娜示意说是)一天吸三十支雪茄！笨蛋！(沉默)癌？那么，他会自杀的！(稍停。他站起来，拿起牡蛎壳，向希特勒像猛扔过去)他会自杀的，老元首，他会自杀的！(沉默。尤哈娜望着他)有什么事？

尤哈娜　没有什么。(稍停)您爱他。

弗朗茨　如同爱我自己一样，比爱霍乱差一点。他想干什么？见一次面？

尤哈娜　不。

弗朗茨　这样对他更好。(叫喊)他活着，他完蛋，我一概不在乎！瞧瞧他把我搞成这个样子。(拿起药瓶，准备拧开盖子)

尤哈娜　(温和地)请把药管给我。

弗朗茨　与您有什么相干？

尤哈娜　(伸出手)给我。

弗朗茨　我必须吃兴奋剂：我讨厌别人改变我的习惯。(尤哈娜仍伸着手)给您，但不要再对我提起这件愚蠢的事了，同意吗？(尤哈娜作了一个含糊的表示，看上去是同意了)好。(弗朗茨把药管给了尤哈娜)而我，我会忘记一切。眼下，我就忘记我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力量，嗯？(稍停)就

这样，安息吧，怎么样？对我讲话呀！

尤哈娜　讲谁？讲什么？

弗朗茨　除了我们家，讲什么都行。讲讲你自己。

尤哈娜　没有什么好讲的。

弗朗茨　这要由我来决定。（仔细打量着她）一条美人计，这就是你的使命。（仔细端详她）很内行，职业的。（稍停）是演员吗？

尤哈娜　从前是。

弗朗茨　以后呢？

尤哈娜　我嫁给了魏纳尔。

弗朗茨　因为你不红？

尤哈娜　不怎么红。

弗朗茨　配角？二流明星？

尤哈娜　（作了一个不屑回顾过去的手势）算了吧！

弗朗茨　明星？

尤哈娜　随你说吧。

弗朗茨　（带嘲笑的赞赏）明星！但你没能出人头地？你想要什么？

尤哈娜　想要什么？什么都想要。

弗朗茨　（慢吞吞地）什么都想要，是的。总是这一套。要么什么都想要，要么什么都不想要。（笑着）这不会有好结果的，嗯？

尤哈娜　的确是这样。

弗朗茨　那么魏纳尔呢？他什么都想要吗？

尤哈娜　不。

弗朗茨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尤哈娜　因为我爱他。

弗朗茨　(温和地)不是吧。

尤哈娜　(很抵触地)什么?

弗朗茨　凡是想什么都要的人……

尤哈娜　(表情不变)怎么啦?

弗朗茨　他们不可能爱。

尤哈娜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要了。

弗朗茨　除他的幸福之外，我希望如此!

尤哈娜　是的。(稍停)请帮帮我们的忙!

弗朗茨　我能为你们干些什么?

尤哈娜　我们期待您复活。

弗朗茨　喔!(笑着)您刚才还建议我自杀呢!

尤哈娜　非此即彼。

弗朗茨　(恶意地嘲笑)现在一切都清楚啦!(稍停)我被控告犯杀人罪，只有在剥夺了我终身权利之后，这场官司才算了结。您知道这件事,对吗?

尤哈娜　我知道。

弗朗茨　那您还希望我复活?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我明白了。(稍停)要是杀不了夫兄,就把他关进监牢。(她耸耸肩膀)我应当在这儿等待警察呢，还是去自首投监呢?

尤哈娜　(不高兴地)您不会进监狱的。

弗朗茨　不会吗?

尤哈娜　当然不会。

弗朗茨　那么说，他肯处理我的事了。(尤哈娜点头称是)他倒

没有泄气？（充满怨恨地讽刺）他为我真是做到家了，大好人呐！（作手势指指房间和他自己）而这一切便是结果。（暴躁地）你们统统见鬼去吧！

尤哈娜　（失望之极）哦！弗朗茨！您是一个胆小鬼！

弗朗茨　（突然站起来）什么？（他平静了下来，做出玩世不恭的样子）就算是吧，那又怎么样？

尤哈娜　这些是什么？（用手指尖轻轻掠过弗朗茨身上戴的勋章）

弗朗茨　这些？（拉下一枚勋章，剥去锡纸，勋章原来是巧克力做的，他把它吃了）喔！所有的勋章都是我得来的，全部属于我，我有权利吃。英雄主义，这正是我要的东西，至于英雄……反正您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尤哈娜　不知道。

弗朗茨　有各式各样的英雄：警察与小偷，军人与百姓，——百姓中英雄不多——懦夫与闯将，真是应有尽有。只有一个共同点：勋章。我，我是一个懦怯的英雄，所以我佩戴巧克力勋章，这更得体。您想要吗？不必客气，我抽屉里还有一百多个。

尤哈娜　要。

〔弗朗茨摘下一枚勋章，递给尤哈娜。她接过巧克力勋章，吃了。

弗朗茨　（突然暴躁地）不行！

尤哈娜　什么？

弗朗茨　我不能听任我弟弟的老婆来审判我。（用力地）夫人，我不是一个懦夫，监狱并不使我害怕，我现在就在蹲监狱。别人强加给我的这种监禁，要是您，您三天都受不了。

尤哈娜　这说明什么呢？您自个儿挑的。

弗朗茨　我？我从来不挑什么，我可怜的朋友。我是被选定的。我出世前九个月，人家就取好了我的名字、确定了我的职业、安排了我的性格、规定了我的命运。我对您说，别人强加给我了这种隔离监禁，您应该理解为，如果没有重大的理由，我是不会屈从的。

尤哈娜　什么理由？

弗朗茨　（他后退一步，沉默片刻）您的眼睛闪闪发亮。不，夫人，我不坦白交待。

尤哈娜　弗朗茨，您已经无路可走了，要么阐述您站得住脚的理由，要么任凭您弟弟的妻子最终判处你，二者必居其一。

〔尤哈娜走近弗朗茨，想取下一枚勋章。

弗朗茨　死神，是您吗？不，还是摘十字勋章吧，这是瑞士巧克力做的。

尤哈娜　（她取下一枚十字勋章）谢谢。（她离开他一点）死神？我象死神吗？

弗朗茨　有时象。

尤哈娜　（她朝镜子里瞥了一眼）您使我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象？

弗朗茨　当您漂亮的时候。（稍停）您当了他们的工具，夫人。他们作了安排，让您来责问我，如果我向您交待了，我就有生命危险。（稍停）算我倒霉，我愿冒一切风险，请问吧！

尤哈娜　（稍等片刻）您为什么藏在这儿？

弗朗茨　首先，我并没有躲藏。如果我真想逃避法律追究的话，我早就可以跑到阿根廷去了。（指着墙）原来这里有一扇窗。这儿，窗向着我们以前的花园。

尤哈娜　向着以前的？

弗朗茨　是啊。（他们相视片刻。弗朗茨接着说）我让人把它堵上了。（稍停）出了事了吧。在外面，出了一些我不愿看到的事吧。

尤哈娜　什么事？

弗朗茨　（用挑战的目光瞧着尤哈娜）杀害了整个德国。（弗朗茨一直望着她，恳求和威胁的神情交织在一起，好似为阻止尤哈娜说出：他们已到达了危险区）请听我说，因为我见到了废墟。

尤哈娜　什么时候？

弗朗茨　我从俄国回来的时候。

尤哈娜　那已过去十四年了。

弗朗茨　是的。

尤哈娜　那您认为什么也没有变化吗？

弗朗茨　我知道一切都越来越糟糕。

尤哈娜　是莱妮告诉您的？

弗朗茨　是的。

尤哈娜　您看报纸吗？

弗朗茨　她念给我听。城市被夷为平地，机器被砸烂，工业被洗劫一空，失业人数直线上升，肺病蔓延，出生率急剧下降，我什么都知道。我妹妹抄下了所有的统计数字（指着桌子的抽屉），在这个抽屉里放着呢；历史上最残忍的谋杀案，我有一切证据。少说二十年，最多再过五十年，德国人要死绝。别以为我在抱怨，我们战败了，人家掐我们的脖子，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你也许能理解，我不愿亲眼目睹这场大屠杀。我不愿去饱览被毁坏的教堂和被烧掉的工厂，我不

去看望那些拥挤在地窖里的家庭，我不愿与残废者、奴隶、叛徒和妓女为伍。我想您对这些现象已经习惯了，但我坦白告诉您，我可受不了。照我看，所谓懦夫者，就是那些能容忍这种惨象的人。这场战争，我们本应该打赢，想尽一切办法打赢。我说想尽一切办法。嗯，怎么？否则就完蛋。请相信，我完全有朝自己脑袋开枪那种军人气概，但既然德国人民接受别人强加的这种苟延残喘，我才决定留下一张嘴以便高声抗议。（他突然神经质起来）不！无罪！（高喊）抗议！（沉默）就这些。

尤哈娜　（慢吞吞地，不知如何是好）别人强加的苟延残喘……

弗朗茨　（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尤哈娜）我说完了，就这些，全部讲完了。

尤哈娜　（心不在焉地）是的，就这些，全部讲完了。（稍停）就只为这个理由，您闭门不出？

弗朗茨　就只为这个理由。（沉默。尤哈娜思索着）怎么啦？结束您的工作吧，我使您害怕了吗？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为什么，好心人？

尤哈娜　因为您害怕了。

弗朗茨　怕你？

尤哈娜　怕我要说的事。（稍停）我倒想不知道我已知道的事情。

弗朗茨　（克制自己极度的焦虑不安，用挑战的语气）您知道些什么？（尤哈娜犹豫不决，他们两人互相打量）嗯？您知道些什么？（尤哈娜不回答。沉默。他们面面相觑：因为他们彼此都害怕。有人敲门：五下，四下，三次两下。弗朗茨

隐隐一笑。他站起身，走过去打开一扇尽里的门。观众可以瞥见一个浴缸。向尤哈娜低声地)一会儿就完事。

尤哈娜 (低声地)我不躲。

弗朗茨 (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 嘘！(低声地) 您硬要逞强的话，您的小计策就会前功尽弃。

〔尤哈娜犹豫了一下，终于下决心躲进浴室。门外有人又在敲门。

第 六 场

〔弗朗茨，莱妮。

〔莱妮拿着托盘。

莱妮 (惊讶地)你没有闩门？

弗朗茨 没有。

莱妮 为什么？

弗朗茨 (冷冷地)你盘问我吗？(很快地)给我托盘，你呆在这儿。(从莱妮手中接过托盘，放到桌上)

莱妮 (目瞪口呆)你怎么啦？

弗朗茨 托盘太沉了。(他转过身，瞧着她)你责怪我的殷勤吗？

莱妮 不，但我害怕。每当你变得殷勤的时候，我总感到要坏事。

弗朗茨 (笑)哈哈！(莱妮进屋，随手把门带上)我没有叫你进屋啊。(稍停。他拿起一只鸡翅膀，吃起来)好啦，我要吃晚饭啦。明儿见。

莱妮 等等。我要请你原谅，是我跟你吵了架。

弗朗茨 (鸡翅膀塞满了嘴)吵架？

莱妮　是的，刚才。

弗朗茨　（含糊其词地）噢，是的！刚才……（迅速地）那好吧！我原谅你。

莱妮　我对你说过我怕要瞧不起你，这是不对的。

弗朗茨　好极了！好极了！一切都好极了。（吃鸡）

莱妮　你的螃蟹们，我承认他们，我服从他们的法庭。你要我告诉他们吗？（向着螃蟹们）甲壳动物们，我崇敬你们。

弗朗茨　你怎么啦？

莱妮　我不知道。（稍停）我也想告诉你，我需要你存在下去，你，我们家族姓氏的继承人，唯有你对我的爱抚使我动心而不使我感到羞辱。（稍停）我一文不值，但我生在格拉赫家，这就是说，非常高傲，我只能跟一个姓格拉赫的男人发生关系。乱伦，我只能这样，这是我的归宿。（笑）一句话，这是我加深家庭关系的方法。

弗朗茨　（专横地）够了！明天再谈心理学吧！（莱妮吓了一跳，她对弗朗茨的疑心又上来了，她观察着他）我们俩和解了，我向你保证。（沉默）喂，鸡胸驼背的女人……

莱妮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哪个鸡胸驼背的女人？

弗朗茨　魏纳尔的老婆。她长得还算漂亮吧？

莱妮　一般。

弗朗茨　我明白了。（稍停。一本正经地）谢谢你，小妹子。你已经尽力而为了，已经竭尽全力了。（一直把莱妮送到门口。她顺从着，但很不放心）我不是一个好侍候的病人，嗯？再见！

莱妮　（装出笑容）这么郑重其事！我明天还要见你的，不是吗。

弗朗茨　（温和地，几乎是温存地）我衷心希望明天能见到你。

〔弗朗茨打开门，低下头，吻莱妮的前额。她昂起头，突然在弗朗茨嘴上吻了一下，退场。

第七场

〔弗朗茨一人。

〔他关上门，扣了锁，拿出手绢，擦擦嘴唇。然后回到桌子边。

弗朗茨　同志们，你们别搞错了，莱妮不会撒谎。（指着浴室）撒谎的女人在那里边。我要搞得她下不来台。嗯，什么？不用害怕，我办法很多。今天晚上你们将看到一个伪证败露的狼狈相。（他发现他的手在颤抖，眼睛盯着双手看，竭力控制自己）好了，我的小手，别抖啦！停！停！（手渐渐停止颤抖。他朝镜子看了一眼，拉拉上衣，紧紧腰带。他变了样。从本幕开始以来，第一次见他完全控制了自己。他走向浴室的门，打开门，向里边点了点头）干活吧，夫人！

〔尤哈娜走出来。弗朗茨关上门，很严厉地窥测着她。在整个下一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弗朗茨千方百计想压倒尤哈娜。

第八场

〔弗朗茨，尤哈娜。

〔弗朗茨关好门。他回来站在尤哈娜面前。尤哈娜向房门口跨出一步，又停下来。

弗朗茨　别动，莱妮还没有离开客厅。

尤哈娜　她在那儿干什么？

弗朗茨　整理屋子。（尤哈娜又走了一步）留神您的鞋跟！（弗朗茨轻轻敲着门，摹仿女人高跟鞋的声音。弗朗茨讲话的时候，眼睛始终看着尤哈娜。看得出他是在掂量他冒的风险有多大，他的话都是预先考虑好的）您想走了吗，但您不是有秘密要告诉我吗？

尤哈娜　（从浴室出来以后，好象觉得很不自在）不，没有。

弗朗茨　啊！（稍停）那就算了！（稍停）您什么也不说了？

尤哈娜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弗朗茨　（突然站了起来）不，我亲爱的弟媳妇，没有那么便宜。起先想把秘密捅给我，后来改变了主意，末了一去不复返，故意留下团团疑云，来毒死我，办不到！（他走到桌旁，拿起两只酒杯和一瓶酒，边往酒杯中倒酒，边说）是德国吗？德国变富了吗？我们繁荣昌盛了吗？

尤哈娜　（被激怒）德国……

弗朗茨　（很快地堵住双耳）用不着说了！用不着说了！我不会相信您的话！（尤哈娜望着弗朗茨，耸耸肩膀，默不作声。弗朗茨走来走去，从容潇洒）总之，这是一次失败。

尤哈娜　什么失败？

弗朗茨　您的卤莽行动。

尤哈娜　哦，（略停，声音低沉）应该是这样：要么治好您，要么杀掉您。

弗朗茨　对！对！（和颜悦色地）您会找别的办法。（稍停）至于我，您给了我瞧您的乐趣，我要感谢您的慷慨大方。

尤哈娜　我并不慷慨。

弗朗茨　那么您费了那么大的劲又怎么解释呢？还有对着镜子

下的这番工夫？花了您好几个小时吧。为了一个男人，下这么多的钓饵！

尤哈娜　我每天晚上都这样打扮。

弗朗茨　为了魏纳尔。

尤哈娜　为了魏纳尔。有时也为了他的朋友。

弗朗茨　（笑着摇摇头）不对。

尤哈娜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蓬头垢面吗？我不梳洗吗？

弗朗茨　那也不是。（他停止看尤哈娜，眼睛转到墙上，一边想象尤哈娜的样子，一边描绘着）您的身子直挺挺的，笔直笔直的，这样头就能露出水面。头发是披散的，嘴唇没涂口红，没扑一点香粉。魏纳尔可以享受体贴、温存、亲吻。至于您的微笑，则从来享受不到，您不再微笑了。

尤哈娜　（微笑）幻想家！

弗朗茨　隐居者掌握了一种特殊的光，能使他们互相认得出来。

尤哈娜　他们大概不常见面。

弗朗茨　是啊，您瞧，有时能见面。

尤哈娜　您认出我来了？

弗朗茨　我们互相认出来了。

尤哈娜　我也是一个隐居者？（她站起身，照照镜子，转过身来，很美，第一次露出撩人的媚态）我倒没有想到。（向弗朗茨走去）

弗朗茨　（赶紧地）留神您的鞋跟声！

〔尤哈娜笑着把皮鞋脱下，一只一只向希特勒像扔过去。

尤哈娜　（走近弗朗茨）魏纳尔当律师时，我见到过一个委托人的女儿，她戴着手铐脚镣，瘦得只有三十五公斤，浑身是虱子。

我象她吗？

弗朗茨　如同姐妹。我猜想她什么都想要，这注定要失败的。结果她什么也没有得到，于是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闭门不出，装作什么也不想要的样子。

尤哈娜　（恼火）还要议论我很久吗？（后退一步，指着地板）莱妮该已经离开客厅了。

弗朗茨　还没有。

尤哈娜　（看看手表）魏纳尔快回来了。八点了。

弗朗茨　（暴躁地）不！（尤哈娜惊讶地望着他）这儿从来没有时间概念，这里是永恒。（平静下来）耐心点，您很快就自由啦。

〔静场片刻。

尤哈娜　（又似挑逗，又似好奇地）怎么？我隐居起来了吗？

弗朗茨　是的。

尤哈娜　出于高傲？

弗朗茨　当然喽！

尤哈娜　您还有什么？

弗朗茨　您还不够漂亮。

尤哈娜　（微笑）这是恭维！

弗朗茨　我说出了您的想法。

尤哈娜　而您？您怎么想的？

弗朗茨　对我自己吗？

尤哈娜　对我。

弗朗茨　您着了魔。

尤哈娜　疯了？

弗朗茨　疯到极点。

尤哈娜　您跟我扯些什么？您的事还是我的事？

弗朗茨　咱们的事。

尤哈娜　您，您着了什么魔呢？

弗朗茨　这能说得出吗！空虚。（稍停）不如说，伟大……（笑）它使我着了魔，但我没有得到它。

尤哈娜　这才说对啦。

弗朗茨　您监视您自己，嗯？您要使自己措手不及吗？（尤哈娜表示同意）您抓住了您自己？

尤哈娜　亏您想得出来！（她顾影自怜地照照镜子）我看见过这个。（她指着镜子中的面影。稍停）我以前经常去城区的电影院。当女明星尤哈娜·泰斯悄悄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我听见一阵小小的嘈杂声，他们很激动，每个人都由于别人的激动而激动。我看着……

弗朗茨　看见什么？

尤哈娜　什么也没看见。我根本没有看见过他们所看见的东西。（稍停）你呢？

弗朗茨　喔，我也跟您一样，没有获得自己。人家在全军面前给我授勋章。魏纳尔觉得您漂亮吗？

尤哈娜　我很希望他觉得我不漂亮。只有一个男人觉得我漂亮，您想想看，这有啥意思？

弗朗茨　（慢吞吞地）我，我觉得您漂亮。

尤哈娜　那您就这样认为吧，但不要再说了。自从观众不捧我了，没有一个人，您听见了没有，没有一个人说我漂亮……（她平静了一点，笑）您把自己看成是整整一个军团啦。

弗朗茨　为什么不呢？（不停地看着尤哈娜）应该相信我的话，这是您的运气，您要是相信我的话，我就成为拥有数不清的

成员的一个大军团。

尤哈娜　(神经质地笑笑) 这是一笔交易:"加入我的疯狂之中,我也加入您的疯狂之中。"

弗朗茨　为什么不呢?您什么也不会丧失。至于我的疯狂,很久以前您已经加入了,(指房门) 当我给你开门的时候,您看见的不是我,而是我眼底的某种形象。

尤哈娜　因为您的眼睛是空的。

弗朗茨　是这样。

尤哈娜　我甚至不记得不复存在的女明星的形象是什么样了。您说话的时候,一切都消失了。

弗朗茨　是您先讲话的。

尤哈娜　因为我受不了。必须打破沉默。

弗朗茨　打破了。

尤哈娜　不管怎么说,总算说话了。(稍停)您怎么啦?(神经质地笑笑)您的眼睛象摄影机的镜头。别看了。您死了。

弗朗茨　为您效劳。死亡是死亡的镜子。我的伟大反映出您的美貌。

尤哈娜　我是要讨活人们的欢心。

弗朗茨　取悦那些渴望死去的疲惫不堪的芸芸众生吗?您给他们观看了纯真安详的长眠的脸庞。电影院是公墓啊,亲爱的朋友。您叫什么?

尤哈娜　尤哈娜。

弗朗茨　尤哈娜,我并不想要您,我不爱您。我是您的见证,我是所有人的见证。我要世世代代为您作证,我说:您很漂亮。

尤哈娜　(仿佛入迷)好。

〔弗朗茨使劲敲桌子。

弗朗茨　(声音严厉)承认您说了谎吧，照实说：德国奄奄一息。

尤哈娜　(近乎痛苦地打了一个哆嗦。清醒过来）啊！(打了个寒颤，面孔抽搐，片刻间变得丑陋)您把一切都搞糟了。

弗朗茨　一切，我搅和了形象。(突然)您居然想让我枯木重生？您这是徒劳的。叫我下楼与你们生活在一起，我和全家人一起吃饭，这样您就可以跟您的魏纳尔一起到汉堡去。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呢？

尤哈娜　(恢复了常态。微笑)到汉堡去。

弗朗茨　到了汉堡，您永远也美不起来了。

尤哈娜　是的，永远也不行了。

弗朗茨　可是在这儿，您天天都是美的。

尤哈娜　是的，要是我天天来的话。

弗朗茨　您会来的。

尤哈娜　您开门吗？

弗朗茨　我开门。

尤哈娜　(学弗朗茨刚才说的话)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呢？

弗朗茨　这里是永生呀！

尤哈娜　(微笑)这里是两人说疯话……(她思索。迷惑消失，看得出她想起了原来的策划)好，我一定再来。

弗朗茨　明天吗？

尤哈娜　可能明天来。

弗朗茨　(温和地，尤哈娜沉默不语)您说德国奄奄一息，说啊！否则，镜子就粉碎啦。(恼火起来，双手又抖起来了）说啊！说啊！说啊！

尤哈娜　(慢慢地)反正是两人说疯话，好吧！(稍停)德国在奄

奄一息。

弗朗茨　是真的吗？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会把我们掐死吗？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好。（注意倾听）她走了。（捡尤哈娜的鞋子，跪在她面前，替她穿鞋。她站起身。他站直身子，一鞠躬，两个脚跟咔嚓并拢）明天见！（尤哈娜快步走到门口，弗朗茨跟在后面，转开锁扣。开门。尤哈娜向他点头示意，微微一笑。她要离开时，弗朗茨叫住她）等一等！（尤哈娜转过身，弗朗茨突然怀疑地瞧着她）谁赢了？

尤哈娜　赢什么？

弗朗茨　第一个回合。

尤哈娜　您猜猜。

〔尤哈娜退场。弗朗茨关上门。插铁闩，上锁扣。他如释重负，走到台中央，站住。

第　九　场

〔弗朗茨一人。

弗朗茨　喔唷！（脸上浮起一阵笑容，片刻间面色难看。他害怕）我疾呼内心的痛苦！（痛心疾首）吱吱叫吧！吱吱叫吧！吱吱叫吧！（开始颤抖）

——幕　落

第 三 幕

〔魏纳尔办公室。家具陈设很时髦。有一面镜子。两道门。

第 一 场

〔父亲、莱妮。

〔有人敲门。台上空无一人。继续有敲门声。父亲上场。他左手提着一个公文皮包，雨衣搭在他的右臂上。他关上门，把雨衣和公文包放在一只扶手椅上，后又改变了主意，回到门口，把门打开。

父亲 （向幕后的人高声喊）我看见你了！（沉默片刻）莱妮！

〔片刻后莱妮上场。

莱妮 （有点满不在乎）我在这儿呐。

父亲 （抚摸她的头发）你好，你躲着哪？

莱妮 （稍稍后退）您好，爸爸。我是躲着呢。（瞧着父亲）气色多好啊！

父亲 旅行活络了我的血气。（咳嗽，短促的干咳使他很难受）

莱妮 莱比锡有流感吗？

父亲 （没听明白）流感？（明白了）不，我咳嗽。（莱妮带着恐惧的神情看着父亲）这碍您什么事吗？

莱妮 （转过头去，望着空处）我希望这不碍我什么事。

〔静场片刻。

父亲　(诙谐地)这么说,你在监视我?

莱妮　(和蔼地)我在监视您。大家轮着来嘛。

父亲　你时间抓得挺紧,我才到呀。

莱妮　我很想知道您一到就干些什么。

父亲　这很清楚嘛;我是来看魏纳尔的。

莱妮　(看一眼手表)您知道得很清楚,魏纳尔此刻应该在船厂。

父亲　我等他回来。

莱妮　(装作惊讶)您?

父亲　为什么不可以呢?(坐下)

莱妮　确实,为什么不可以呢?(跟着坐下)要我陪您吗?

父亲　我一个人等。

莱妮　好。(站起来)您干了些什么?

父亲　(诧异地)在莱比锡?

莱妮　在这儿。

父亲　(表情不变)我干了些什么?

莱妮　是的,我在问您。

父亲　我的孩子,六天前我就离开这儿了。

莱妮　星期天晚上你干什么来着?

父亲　啊!你真烦人。(稍停)什么也没干哪。我吃了晚饭,睡觉了。

莱妮　为什么一切都变了?

父亲　什么变了?

莱妮　您自己明白。

父亲　我刚下飞机,什么也不知道,我还什么都没看见呢。

莱妮　您看见了我。

父亲　那倒是。(稍停)你永远也不会变的，莱妮。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总是老样子。

莱妮　爸爸！(指着镜子)我也一样，我瞧见了我自己。(她朝镜子中的自己走去)当然，您把我的头发弄乱了。(整理头发)当我自己见到自己的时候……

父亲　你认不出自己来了。

莱妮　一点也认不出了。(她垂下双臂)得了！(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清醒对着镜子看着自己)多么轻浮！(不转身)昨天，吃晚饭的时候见到尤哈娜，她打扮得浓胭厚脂的。

父亲　噢？(眼睛豁然开朗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常态)还有什么？

莱妮　就这些。

父亲　女人每天都要打扮一番。

莱妮　她可从来没有打扮过。

父亲　她大概想重新博得丈夫的欢心。

莱妮　她的丈夫！(轻蔑地撇了撇嘴)您没有看见她那双眼睛哩。

父亲　(微笑)喔，没看见。她眼睛怎么啦？

莱妮　(简简单单地)您自个儿瞧吧。(稍停冷笑)嘿！您会谁都认不出来了。魏纳尔说话扯大了嗓门，他大吃大喝。

父亲　可不是我使你们变的啊。

莱妮　除了您还有谁？

父亲　没有谁，是我这患喉病的老人异想天开的结果，好吧：父亲要与世长辞了……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我已经提前六个月通知你们了。你们有足够的时间想办法，你得感谢我才是。

莱妮　我很感谢您。（稍停。声音变了）星期天晚上，您赠送给我们一枚定时炸弹。埋在哪儿？（父亲耸耸肩膀，微笑）我反正能找到。

父亲　一颗炸弹！为什么你要……？

莱妮　世上的大人物不乐意孤独地去世啊。

父亲　难道我要把全家炸了不成？

莱妮　全家，才不呢。您爱这个家还没有爱到如此程度。（稍停）弗朗茨。

父亲　可怜的弗朗茨，我死后，倘若这个世界还在，难道我只带他一个人进坟墓吗？莱妮，我非常希望你阻止我带他进坟墓。

莱妮　包在我身上。（她向父亲跨一步）如果有人企图接近他，您就该立即离开人世，而且孤零零一个人走。

父亲　好吧！（沉默。坐下）你没有别的话要对我说吗？（她示意没有了。父亲带命令的口气，但语调不变地对莱妮说）你走吧。

〔莱妮看了父亲一眼，低一下头表示告辞，退场。父亲站起身，走去打开了门，朝走廊里看一眼，好象要证实一下莱妮是否藏在那儿，然后关上门，用钥匙锁好，在钥匙上挂上手帕，以堵住锁眼。他回过身来，穿过屋子，走到尽里边的门口，把门打开。

第二场

〔父亲，尤哈娜后上场。

父亲　（用力地）尤哈娜！

〔一阵咳嗽打断了他的声音。他转过身，现在他只身一人，不再控制自己了，显然很痛苦。他走近办公桌，拿起一只凉水瓶，给自己倒一杯水，喝了。尤哈娜从尽里的门上场，看着父亲的背影。

尤哈娜　谁啊……(父亲转过身去)喔，是您啊？

父亲　(嗓子还是堵着东西似的)嗳，是我。(吻尤哈娜的手。他的嗓音清楚了)你没有想到是我吧？

尤哈娜　我把您给忘了。(恢复常态，笑笑)您一路上好吗？

父亲　很好。(她瞧着门钥匙上挂着的手帕)这没有什么，堵死一只眼睛。(稍停。他望着尤哈娜说)你没有擦胭脂抹粉。

尤哈娜　没有。

父亲　那么你不上弗朗茨那儿去了？

尤哈娜　我谁那儿也不去，我等我的丈夫。

父亲　但你看到他了吗？

尤哈娜　谁？

父亲　我的儿子。

尤哈娜　您有两个儿子，我不知道您讲的是哪一个。

父亲　大儿子。(沉默)说啊，我的孩子？

尤哈娜　(一惊)父亲？

父亲　记得我们的协议吗？

尤哈娜　(装作惊讶的样子)不错，您是可以这么问！多么好笑！(几乎是推心置腹地)在楼下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甚至连您，这个快死的人，都是滑稽可笑的。您怎么能够保持那样富有理性的神情呢？(稍停)好吧，我见到了他。(稍停)我肯定您蒙在鼓里。

父亲　(他料到尤哈娜会承认见了弗朗茨，但听到尤哈娜这样回

答却不禁有些不安)你见到弗朗茨了？(稍停)什么时候？星期一？

尤哈娜　星期一和这星期的每一天。

父亲　每天！(大惊)五次？

尤哈娜　大概是吧，我没有算过。

父亲　五次！(稍停)这简直是奇迹。(搓手)

尤哈娜　(虽没有提高嗓门，但却带命令口吻)请您听着。(父亲把双手插到口袋里)请不要为此高兴。

父亲　原谅我，尤哈娜。在回来的班机上，我直出冷汗，我以为一切都完了。

尤哈娜　现在呢？

父亲　我听说你每天见他。

尤哈娜　是我一切都完了。

父亲　为什么？(尤哈娜耸耸肩膀)我的孩子，他肯给你开门，证明你们俩关系很融洽。

尤哈娜　我们是很融洽。(语气显得不顾廉耻而且生硬)我们是狼狈为奸。

父亲　(困惑不解)嗯？(沉默)总之，你们成了好朋友？

尤哈娜　除了成为朋友外，什么都成了。

父亲　什么都成了？(稍停)你的意思是……

尤哈娜　(惊讶地)什么？(哈哈大笑)情人？你认为我们没有朝这方面想吗？对您的计划说来，这样做有必要吗？

父亲　(带几分不快之意)我的儿媳，恕我直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因为你决心叫我什么也不明白，所以你什么也不给我讲清楚。

尤哈娜　没有什么要讲清楚的。

父亲　(不安)至少他没有……生病吧。

尤哈娜　生病？(她明白其意。以极度鄙视的口吻)噢！疯了？(耸耸肩膀)我怎么会知道呢？

父亲　你亲眼见到他如何生活的啊。

尤哈娜　要是他疯了，我也疯了。为什么我不会疯呢？

父亲　不管怎么样，你总可以告诉我他是否痛苦吧。

尤哈娜　(感到有趣)这个嘛！(告以真情)在上面，言词的意义和我们的不一样。

父亲　噢，那在上面，一个人痛苦，怎么个说法？

尤哈娜　不痛苦。

父亲　啊？

尤哈娜　他忙着哩。

父亲　弗朗茨很忙？(尤哈娜点头称是)忙什么？

尤哈娜　忙什么？您想说为谁忙吧？

父亲　是的，这就是我的意思。为谁。

尤哈娜　这与我无关。

父亲　(温和地)你不愿意跟我说说他的情况吗？

尤哈娜　(极其厌倦的样子)用什么语言？每时每刻都要为您进行翻译，这太累了。(稍停)父亲，我要走啦。

父亲　你撂下他不管了？

尤哈娜　他谁也不需要。

父亲　自然，这是你的权利，你是自由的。(稍停)你答应过我一件事。

尤哈娜　我遵守了诺言。

父亲　他知道了……(尤哈娜点点头)他说了什么？

尤哈娜　他说您抽烟太多了。

父亲　还有呢？

尤哈娜　别的什么也没说。

父亲　（深深感到受了屈辱）我早知道了！这个臭姑娘，她什么都骗他！十三年当中她都向他胡扯了些什么啊……

〔尤哈娜微微一笑。父亲突然不说了，瞧着尤哈娜。

尤哈娜　您瞧，您不明白吧！（父亲望着尤哈娜，脸沉了下来）您知道我在弗朗茨那儿干了什么吗？我对他撒谎。

父亲　你？

尤哈娜　我只要一开口就欺骗他。

父亲　（大惊失色，几乎毫无办法）可是……你是厌恶撒谎的呀！

尤哈娜　我一直厌恶撒谎。

父亲　那是怎么回事呢？

尤哈娜　就是这么回事，我撒谎。我以沉默不语来欺骗魏纳尔，用滔滔不绝的话语骗弗朗茨。

父亲　（冷冰冰地）这可不是我们原先商定的啊。

尤哈娜　不是。

父亲　你刚才说的对，我……我确实不明白。你这样做对你自己不利。

尤哈娜　对魏纳尔不利。

父亲　这是你们的利益。

尤哈娜　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静场。一时不知所措的父亲恢复了镇静。

父亲　你倒向另一个阵营了？

尤哈娜　不存在什么阵营。

父亲　好。那么，请听我说，弗朗茨非常值得同情，我看出你本想成全他，可是你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倘使你屈从于对

他的恻隐之心……

尤哈娜　我们没有什么恻隐之心。

父亲　你们是谁？

尤哈娜　莱妮和我。

父亲　莱妮，那是另一码事。而你，我的儿媳，不管你把你对他的感情叫做什么，不要再欺骗我的儿子了；否则你会使他毁得更快。（尤哈娜微微一笑。父亲以更有力的语气）他只有一个愿望：自我逃避。要是你用谎言把他填满了，他就会沉沦至深渊之中。

尤哈娜　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他造成很大痛苦。我对您说我要走了。

父亲　什么时候？到哪儿去？

尤哈娜　明天，随便到哪儿。

父亲　魏纳尔跟你走吗？

尤哈娜　不知道。

父亲　是逃跑？

尤哈娜　是的。

父亲　为什么？

尤哈娜　两种语言，两种生活，两种真理，您不觉得这对一个人来说负担太重了吗？（笑）譬如，杜塞尔多夫的那些孤儿，我无法不管他们。

父亲　胡扯些什么？谎言吗？

尤哈娜　在楼上都是实情，这是一些被遗弃的孩子，他们在集中营里快饿死了。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反正他们是存在的，因为他们一直盯着我，直盯到楼下。昨天晚上，我差一点没问魏纳尔我们是否能救救他们。（笑）其实这不是什么

了不起的事，但在上面……

父亲　怎么样？

尤哈娜　我是我自己最可怕的敌人。我的嘴巴在说谎，我的身体却揭穿了我自己的谎言。我谈到饥荒，我说我们将饿死。现在请瞧瞧我，我象是吃不饱的人吗？如果弗朗茨瞧见我……

父亲　他看不见你吗？

尤哈娜　他还没有细看我呢。（好象对自己讲）一个叛逆者。他受到了某种启示，非常自信，于是侃侃而谈，别人听着他。然后，突然间他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只写着一个词，而这个词只在他不说话的时候才看得见："背叛"。这就是每天在您儿子房间里等待着我的噩梦。

父亲　这是所有人的噩梦。白天，黑夜，它每时每刻都缠着人们。

〔静场。

尤哈娜　我能向您提一个问题吗？（父亲点了点头，尤哈娜接着说）你们家的事与我有什么相干？为什么您要把我弄进来？

父亲　（冷冰冰地）我的儿媳，你神志不清了吗，是你自己要介入的。

尤哈娜　您怎么知道我决意介入呢？

父亲　我并不知道。

尤哈娜　您责备我撒谎，您自己别撒谎呀。不管怎样，谎话不要说得太早，六天时间挺长的，您使我有时间好好想了一想。（稍停）家庭会议其实是为我一个人开的。

父亲　不，我的孩子，是为魏纳尔开的。

尤哈娜　魏纳尔？得了吧！您把攻击目标对准了他，为的是让我出来保护他。是我想到要跟弗朗茨谈的，这我承认。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我想出了这个主意，您把这个主意藏在屋子里，您非常巧妙地引导我，最后这个主意一下子跳到我的眼前来了。是这样的吧？

父亲　我确实希望你去见见我的儿子，其理由你是很清楚的。

尤哈娜　（大声地）其理由我是不清楚的。（稍停）当您使我们面对面地在一起的时候，我是知情的，他却不愿知道，您是否预先告诉过我只要一个字就能把他置于死地？

父亲　（问心无愧地）尤哈娜，我对儿子的情况一无所知啊。

尤哈娜　确实一无所知，但您却知道弗朗茨千方百计想自我逃避，以及我们用谎言帮助他自我逃避。算了吧！您肯定是在演戏；我告诉您只要一个词就能把他置于死地，而您听了甚至不动声色。

父亲　（微笑）我的孩子，什么字？

尤哈娜　（当面嘲笑他）富足。

父亲　什么？

尤哈娜　这个词或别的什么词都行，只要能表达出我们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稍停）您好象并不感到奇怪。

父亲　我不感到奇怪。十二年前，我从他脱口而出的一些话里了解到我儿子的恐惧。他以为有人要消灭德国，因此闭门不出，避免目睹我们的毁灭。当初，倘使有人能够向他展示前途，他是会病愈的。如今，挽救他比较困难了，因为他养成了习惯；莱妮惯坏了他，闭门修行的生活给她提供了某种方便。但别担心，治他的病，唯一的妙药就是说实话。开始他会不乐意，因为你使他的赌气成为无的放矢了；

一个星期之后，他会主动向你道歉的。

尤哈娜　（暴躁地）无稽之谈！（粗暴地）我昨天已经见了他，这你还感到不够吗？

父亲　不够。

尤哈娜　在他楼上，德国比月亮还死气沉沉。要是我使德国复活了，他非朝自己嘴里打一枪不可。

父亲　（笑）亏您想得出来！

尤哈娜　我对您说，这是明摆着的。

父亲　他不再爱他的国家了吗？

尤哈娜　他非常热爱。

父亲　那么！尤哈娜，这就不合人之常情了。

尤哈娜　啊！在这方面，确实不合。（有点精神失常地笑）人之常情！这儿（指着父亲的头）在这颗脑袋里有人之常情。而在我的脑袋里，装着他的眼睛。（稍停）一切都停下吧！您可怕的机器会在您手里爆炸的。

父亲　我什么也阻挡不住了。

尤哈娜　那么，我走好了，不再见他了，永世不再见他了。至于真情实况，请放心，我是要说的。但不是对弗朗茨说，而是对魏纳尔说。

父亲　（生气地）不行！（他恢复平静）这只会使他痛苦。

尤哈娜　难道从星期天以来我对他有好处吗？（远处传来汽车的喇叭声）他回来啦，一刻钟之后，他什么都会知道。

父亲　（强制命令地）等一等！（尤哈娜停下，发愣。父亲走到门口，取下手帕，开了锁，然后转身向尤哈娜）我向你提一个建议。（尤哈娜默不作声，全身紧张。稍停）对你丈夫什么也不要谈起。最后再去见一次弗朗茨，告诉他我想见

他一面。如果他同意，我便解除魏纳尔的誓言，然后你们俩高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沉默）尤哈娜！我给你自由。

尤哈娜　我知道。

〔汽车开进花园。

父亲　怎么样？

尤哈娜　这个代价不行。

父亲　什么代价？

尤哈娜　要弗朗茨死。

父亲　我的孩子！你怎么了？你说的话和莱妮的话一样。

尤哈娜　您明白就好。我们是孪生姐妹。不要奇怪，是您使我们变得一样的。如果世间的女人先后都去了您儿子的房间，她们都会象莱妮一样起来反对您。

〔刹车声。汽车停在门前台阶上。

父亲　我请你暂且不要作出任何决定！我答应你……

尤哈娜　没有必要。要花钱找个杀人的人，请找男的去。

父亲　那么你什么都告诉魏纳尔吗？

尤哈娜　是的。

父亲　好得很。但是如果我什么都告诉莱妮呢？

尤哈娜　（目瞪口呆，大惊失色）告诉莱妮，您？

父亲　为什么不呢？反正这个家要毁了。

尤哈娜　（近乎歇斯底里发作）把家毁了吧！把地球毁了吧！最后我们都清静！（发笑，起先笑声阴沉，后来情不自禁地放声笑起来）清静！清静！哈哈，清静！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父亲急速走向尤哈娜，猛然抓住她的双肩，一边摇着她，一边紧紧盯着她。

〔尤哈娜终于平静下来。在门打开的时候，父亲离开了尤哈娜。

第　三　场

〔除上场原有人物外，加上魏纳尔。

魏纳尔　（步子急速地进屋，看见父亲）啊！是您！

父亲　你好，魏纳尔。

魏纳尔　您好，父亲。您这次出门满意吗？

父亲　嘿！（下意识地搓搓手）满意，是的，满意。也许非常满意。

魏纳尔　您想找我谈谈？

父亲　找你？不，我没有想找你。你们呆在这儿，我走了，我亲爱的孩子们。（在门口）尤哈娜，我的建议仍然有效。（下）

第　四　场

〔尤哈娜，魏纳尔。

魏纳尔　什么建议？

尤哈娜　我会对你讲的。

魏纳尔　我不喜欢他到这儿来管闲事。（走过去从柜子里取出一瓶香槟酒和两个酒杯，把酒杯放在办公桌上，打开酒瓶塞子）喝香槟吗？

尤哈娜　不喝。

魏纳尔　好吧，我一个人喝。

〔尤哈娜把酒杯都推开了。

尤哈娜　今晚别喝了，我需要你。

魏纳尔　你使我很惊讶。（他瞧着尤哈娜。突然地）不论怎样，这和喝酒没有关系。（他砰的一声拔出瓶塞，尤哈娜轻轻地叫了一声，魏纳尔笑了起来，斟满两杯，望着尤哈娜）我敢说，你害怕了。

尤哈娜　我神思不定。

魏纳尔　（似乎挺满意）我说你害怕嘛。（稍停）怕谁？怕爸爸吗？

尤哈娜　也怕他。

魏纳尔　你要我保护你吗？（轻蔑地一笑，但更放松了）我们的角色倒过来了。（他一口气喝干一杯）跟我说说你的心事吧。（沉默）这么困难吗？来！（尤哈娜不动，魏纳尔拉她贴近自己，她全身紧张）把头靠在我的肩上。（他似乎用力地把尤哈娜的头扳低下来。稍停。他照照镜子，微笑着）别紧张了！（沉默片刻）说吧，我亲爱的！

尤哈娜　（抬起头看着魏纳尔）我见了弗朗茨。

魏纳尔　（怒冲冲地推开尤哈娜）弗朗茨！（他转过身去不理尤哈娜，走到办公桌旁，又倒了一杯香槟，喝了一口，然后从容不迫地回过身来向着尤哈娜，镇静，笑盈盈地）再好不过了！我们全家人你都认识了。（尤哈娜瞧着魏纳尔，神色慌张）我哥哥，你觉得他怎么样？虎背熊腰吧，嗯？（尤哈娜仍然目瞪口呆，摇摇头）噢！（感到有趣）噢！噢！那么他是弱不禁风的喽？（尤哈娜难以开口）怎么啦？

尤哈娜　他没你个儿高。

魏纳尔　（表情不变）哈！哈！（稍停）他那身漂亮的军官服呢？

还一直穿着吗？

尤哈娜　军服已不漂亮了。

魏纳尔　破烂不堪了？告诉我，这个可怜的弗朗茨身体很糟糕吧。（尤哈娜紧张地默不作声。魏纳尔拿起酒杯）为他的康复干一杯。（举起酒杯，可是发现尤哈娜两手是空的，他走过去拿过另一杯酒来，递给尤哈娜）让我们来碰杯！（她犹豫不决。魏纳尔命令她）拿着！

〔尤哈娜强硬起来，接过酒杯。

尤哈娜　（挑战地）我为弗朗茨干杯！

〔尤哈娜想把酒杯往魏纳尔的酒杯上碰。魏纳尔赶紧缩回自己的酒杯。

〔他们面面相觑片刻，彼此都不知说什么好。然后魏纳尔哈哈大笑，把自己酒杯里的酒泼在地板上。

魏纳尔　（带着一种高兴的冲动）难以想象！简直难以想象！（尤哈娜惊愕不已。魏纳尔走向尤哈娜）你决没有见到他，我一点也不相信。（他当面嘲笑尤哈娜）我的小宝贝，门锁扣呢？铁门闩呢？他们有暗号，这是没错的。

尤哈娜　（恢复了冷冰冰的神态）他们有一个暗号，但我得到了暗号。

魏纳尔　（一直笑哈哈的）怎么？莫非你问了莱妮？

尤哈娜　我向父亲打听的。

魏纳尔　（吃一惊）啊！（沉默许久。他走到写字台旁，放下酒杯，思索起来。然后回过身去对着尤哈娜，神态仍然是愉快的，但看得出他竭力在控制自己）是这样！很可能就是这样。（稍停）父亲决不做没有目的的事，他到底用心何在？

尤哈娜　我正想知道哩。

魏纳尔　他刚才向你建议什么来着？

尤哈娜　如果弗朗茨同意会他一面，他就解除你的誓言。

魏纳尔　（变得阴沉，多疑，在下面的对话中，他的疑心越来越重）一次会面……弗朗茨会同意吗？

尤哈娜　（很有把握地）会的。

魏纳尔　以后呢？

尤哈娜　没事了，我们就自由啦。

魏纳尔　什么自由？

尤哈娜　自由离开啊。

魏纳尔　（干笑，苦笑）去汉堡吗？

尤哈娜　随我们去哪儿。

魏纳尔　（表情不变）好得很！（苦笑）啊，我的妻，这是我一生中所遭受的最阴险的一次暗算。

尤哈娜　（惊愕）魏纳尔，父亲可一刻也没想到……

魏纳尔　他的小儿子？当然没有想到。弗朗茨将接收我的办公室，坐在我的扶手椅里，喝我的香槟酒，把他的牡蛎壳扔到我的床底下。除此以外，谁会想到我呢？我算个什么呢？（稍停）老头改变了主意；事情就是这样。

尤哈娜　这么说，你什么也不明白？

魏纳尔　我认为他要我哥哥来领导他的企业，我还认为你欣然同意当他们的中间人；只要你能把我从这儿弄走，哪怕人家把我从这儿踢出去，你也无所谓。（尤哈娜无情地瞧着魏纳尔，她让他讲下去，甚至不想插话作任何解释）他们断送了我的律师生涯，把我软禁在这座倒霉的破房子里，让我重温童年时的美好回忆；有一天，浪子愿意下楼了，人家就杀猪宰羊，大摆宴席，以资庆祝，而一脚把我踢出门外。于

是乎皆大欢喜，我老婆带头拍手称快！多么美好的故事呀。你将来可以到汉堡去大讲特讲。(他走到写字台旁，又给自己倒一杯香槟酒，喝了下去。显然略有醉意。到本幕结束前他的醉意越来越浓）至于行装，你最好还是慢点打，因为你该明白，我还不知道自己让不让别人任意摆布呢。(大声地）我掌握着企业，我要保住它，要人家瞧瞧我的厉害。(他走过去坐在写字台旁，声音平静，怨恨，并带有很大的疑心）现在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我要好好想一想。

〔静场片刻。

尤哈娜　(从容不迫，声音冷淡，平静）我讲的和企业没有关系，没有人跟你争企业。

魏纳尔　除了我父亲和兄弟外，没有别人。

尤哈娜　弗朗茨不会领导船厂。

魏纳尔　为什么？

尤哈娜　他不愿意。

魏纳尔　他不愿意还是不能够？

尤哈娜　(勉强地）两者都有。(稍停）而父亲是知道的。

魏纳尔　他要怎样？

尤哈娜　他想在临死之前再见一次弗朗茨。

魏纳尔　(松了口气，但还不放心）这叫人捉摸不透。

尤哈娜　非常叫人捉摸不透，但这跟你并不相干。

〔魏纳尔站起身，走到尤哈娜跟前。他直盯着她看，尤哈娜也瞧着魏纳尔。

魏纳尔　我相信你的话。(他喝酒。尤哈娜转过头去，心中不快）一个无能之辈！(笑）而且还是一个矮小瘦弱的男子。上星期天，爸爸还谈论皮下脂肪过多哩。

尤哈娜　(马上接口)弗朗茨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魏纳尔　是的，不过肚子鼓鼓的，象所有的囚犯一样。(他照照镜子，挺胸凸肚，几乎是下意识地)无能之辈，衣衫褴褛，半疯半癫的人。(他转过身向着尤哈娜)你见了他……常见吗？

尤哈娜　每天。

魏纳尔　我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可说的。(他又泰然自若地走动起来)“无家不出废物。”我记不得谁说过这话。可怕啊，但这是实话，嗯？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以为我自己是废物。(把两手搁在尤哈娜的双肩上)谢谢，我的妻，你解救了我。(他准备去取酒杯，尤哈娜阻止他)你说的对，不该再喝香槟了！(他一手把两个杯子扫到地上，杯子落地，粉碎)让人替我把酒给他送去。(笑)至于你，你再也不要去见他，我不许你见他。

尤哈娜　(始终冷冷地)好极了，那就带我离开这儿吧。

魏纳尔　我对你说你解救了我。你看，我起先是胡思乱想了。从今以后，万事如意。

尤哈娜　对我来说并不如意。

魏纳尔　为什么？(他瞧着尤哈娜，脸色变了，双肩微微拱起)即使我向你发誓我将洗心革面，并且使他们每个人规规矩矩，也不行吗？

尤哈娜　那也不行。

魏纳尔　(突然地)你们睡过觉了！(冷笑)告诉我，我不责怪你。听说，此人只要吹一声口哨，娘儿们就纷纷送上门去。(他恶狠狠地瞧着尤哈娜)我问你呢。

尤哈娜　(非常严厉地)如果你强迫我回答，我就不会原谅你。

魏纳尔　回答我。用不着原谅。

尤哈娜　不。

魏纳尔　你们没有睡过觉。好！不过你非常想跟他睡觉。

尤哈娜　（没有发作，但带着憎恨的口吻）你真下流！

魏纳尔　（笑嘻嘻，但恶意地）我是格拉赫家族的一员啊。回答！

尤哈娜　不。

魏纳尔　你怕什么呢？

尤哈娜　（仍然冷冰冰的）在认识你以前，死亡和狂热都引诱过我。在弗朗茨的楼上，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了，我不愿意。（稍停）他的那些螃蟹，我比他更相信是存在的。

魏纳尔　因为你爱他。

尤哈娜　因为这些螃蟹确实存在。疯子吐真言，魏纳尔。

魏纳尔　真的吗？什么真言？

尤哈娜　只有一句话是真的：厌恶活着。（重新变得有火气）我不愿说！我不愿说！我宁愿欺骗自己。如果你爱我，那就救救我。（指天花板）这顶盖子把我压死了。带我到一个一切都属于大家的城市去吧，到一个大家都互相撒谎的城市去吧。吹吹外边的风，从远方吹来的风吧。这样我们又能言归于好，魏纳尔，我向你发誓。

魏纳尔　（突然非常暴躁和蛮横地）我们言归于好？嘿！怎么谈得上失掉了你呢，尤哈娜？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你。算了吧！你的关心对我有屁用。你给我的全是些假货！我本想娶个妻子，却只得到她的尸体。要是你疯了，活该！反正我们要在这儿呆下去。（学尤哈娜的语调）“保护我吧！救救我吧！”怎么个办法？逃之夭夭？（他控制住自己。狞笑，冷淡）刚才我发了火，原谅我。你会尽力当好一个正派的妻

乎，这是你在生活中角色，但一切乐趣都是为了你自己。（稍停）怎样才能使你忘掉我哥哥呢？我们逃到什么地方为止？火车，飞机，轮船，多么费事！多么劳累！你将用有眼无珠的眼睛看待一切：一个无用的遇难者，这改变不了你一丝一毫。而我呢？你想过没有，我会怎么想呢？我不战就宣告失败，连手指都不抬一下就逃跑了。一个懦夫，嗯，一个胆小鬼，你就爱我这个样子，你就这样安慰我啊！象母亲爱抚孩子一样！（大声地）我们要留在这儿！直到我们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死了为止：你，我哥哥，或是我。

尤哈娜　你把我恨之入骨了。

魏纳尔　等我征服你以后，我会爱你的。我要斗下去。你放心好了。（笑）我将取胜。你们这些女人，你们只爱权势。而权势，是由我掌握着哩。

〔魏纳尔搂着尤哈娜的腰，粗野地抱着她，吻她。尤哈娜用握紧的拳头打他，挣脱开，笑起来。

尤哈娜　（哈哈大笑）哦！魏纳尔，你想他咬人吗？

魏纳尔　谁？弗朗茨？

尤哈娜　你愿意仿效的兵痞！（稍停）要是我们留下的话，我每天都到你哥哥那里去。

魏纳尔　我巴不得这样。而你每天夜晚在我床上跟我过夜。（笑）自然而然就比较出来了。

尤哈娜　（慢吞吞地，很伤心地）可怜的魏纳尔！（向门口走去）

魏纳尔　（突然不知所措）你上哪儿去？

尤哈娜　（恶意的一笑）我去比较比较。

〔尤哈娜开门，退场，魏纳尔没有作任何阻止的动作。

——幕落

第 四 幕

〔弗朗茨的房间。布景和第二幕相同，但所有挂着的纸牌子都不见了。地板上没有牡蛎壳了。桌子上有一盏台灯。只有希特勒像犹在。

第 一 场

〔弗朗茨一人。

弗朗茨　躲在天花板后面的居民们，请注意！躲在天花板后面的居民们，请注意！（沉默。冲着天花板）喂？（嘀咕着）我感觉不到他们啊。（大声地）同志们！同志们！德国在对你们讲话！殉难的德国在对你们讲话！（稍停。垂头丧气地）今天听众这么麻木。今天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但又无法证实：今晚历史要停止前进了，一下子停了！地球爆炸已在计划之中，科学家们的手指已在电钮上，永别了！（稍停）不过我倒挺想知道地球爆炸之后，幸存的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恼火，近乎暴躁）为了讨好他们，我不惜出卖肉体，他们连听都不听。（兴冲冲地）亲爱的听众，我恳求你们听着，如果我说话你们不听，如果伪证哄骗了你们……（突然）等一等！（在口袋里掏东西）我抓住了罪魁祸首。（掏出一只手表，拴住皮表带的一头，不胜厌恶）有人送给我这个古怪的礼物，我错不该接受。（瞧着表）十五分钟！她晚了十

五分钟！简直不能容忍！这表，我要把它砸了！（把表戴在手腕上）十五分钟！现在十六分钟了。（发作）如果人家用针刺般的嘀咕声来烦我，我怎么能够保住我经久不渝的耐心呢？这不会有好下场。（稍停）我不开门，这很简单；我让她在楼道口等上整整两个小时。

〔有人敲三下门。他急忙去开门。

第　二　场

〔弗朗茨，尤哈娜。

弗朗茨　（后退，让尤哈娜进屋）十七！（用手指指手表）

尤哈娜　请问什么意思？

弗朗茨　（用电台报时的声音）现在四点十七分三十秒。你把我弟弟的照片带来了吗？（稍停）怎么啦？

尤哈娜　（不情愿地）带来了。

弗朗茨　给我看看。

尤哈娜　（表情不变）你要照片干什么？

弗朗茨　（放肆地大笑）要照片干什么用？

尤哈娜　（犹豫一下之后）在这儿！

弗朗茨　（瞧照片）哟，我都认不出他来啦。简直是一个运动员啊！祝贺，祝贺！（把照片放进口袋里）我们的孤儿们怎么样？

尤哈娜　（有些尴尬）什么孤儿们？

弗朗茨　哎呀！杜塞尔多夫的孤儿们呗。

尤哈娜　噢……（突然）他们统统死了。

弗朗茨　（对着天花板）螃蟹们，他们共七百人呐。七百个无家

可归的可怜孩子……(停了下来)我亲爱的朋友，我不管这些孤儿了。尽快让人把他们埋了！这件事就了结了！(稍停)喏，喏，由于你的过错，我成了一个坏德国人。

尤哈娜　由于我的过错？

弗朗茨　我本该知道这玩艺儿会把一切都搞乱的。为了把时间概念从这个房间里赶跑，我花了五年时间，而你只用了一会儿功夫就把时间概念领回来了。(指着手表说)这个温存的动物围着我的手腕轻声鸣叫。当我听到莱妮敲门，我就赶紧把表塞到口袋里。这个表是统一的时间，是电台报时的时间，是时刻表和天文台的时间。你要我拿它干什么使？难道我是统一的人吗？(瞧着手表)我觉得这个礼物可疑。

尤哈娜　那你把它还给我。

弗朗茨　才不呢！我留着它。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送我这个礼物。

尤哈娜　因为我还活着，你也还活着。

弗朗茨　什么叫活着？等你来？一千年以来我什么也不等。我这盏灯是不灭的，莱妮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我瞌睡的时候，就随便睡一会儿，一句话，我从来不知道时间。(略带情绪地)现在呢，日夜颠倒了。(看一眼手表)四点二十五分，天暗下来，白日黯淡下来，我讨厌傍晚。你要是走开，那将是一片黑暗；你呆在这儿，就光辉灿烂！你一走，我会害怕的！(突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准备什么时候埋他们入土啊？

尤哈娜　我想是星期一吧。

弗朗茨　在教堂的废墟上设一个露天的点蜡烛的停尸室，一大群衣衫褴褛的人守着七百个小棺材！(瞧着尤哈娜)你今

天没有打扮？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忘了？

尤哈娜　没有。我原不打算到这里来。

弗朗茨　（暴躁）什么？

尤哈娜　今天是和魏纳尔呆在一起的日子。（稍停）是的，今天是星期六。

弗朗茨　他要一个白天干什么，他每天夜里不都是和你在一起。星期六？……哦，是的，英国式工作周①。（稍停）当然还有星期日罗。

尤哈娜　当然！

弗朗茨　如果我听明白了你的话，今天是星期六喽。但是，夫人，手表上看不出来，应该给我送一个日历记事本来。（冷笑一下，突然）两天见不着你？我受不了。

尤哈娜　你以为我会牺牲唯一能和我丈夫呆在一起的时间吗？

弗朗茨　为什么不可以呢？（尤哈娜笑而不答）他对你有权利吗？很抱歉，但我也有啊。

尤哈娜　（近乎暴躁）你？没有任何权利。一点儿也没有！

弗朗茨　是我去找你的吗？（大嚷）你什么时候能明白这种无聊的等待已经使我背离了我的职责。螃蟹们困惑不解，他们起了疑心，因为伪证获胜了。（近乎辱骂）你这个达莉拉②！

---

① 星期六下午（或全日）和星期日均休息的工作制，最初在英国采用，现已在欧美普及。

② «旧约·士师记»记载，达莉拉是力士参孙的情妇，受非利士人的收买，骗取了参孙力大无穷的秘密，剪去了他蕴藏力量的头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降服，交给了他的敌人。

尤哈娜　(恶意地大笑)呸！(向弗朗茨走去，傲慢地望着他)那么你就是参孙[1]喽？参孙！参孙！(停止笑)我以前可不是这么看的啊！

弗朗茨　(令人生畏地)参孙就是我。千秋万代压在我身上，如果我直起腰，今后的世世代代就统统要垮掉。(稍停。语调自然，辛辣地嘲笑)况且参孙是一个可怜的人，我确信无疑。(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完全处在受人支配的地位！(沉默。坐下)夫人，你使我为难。

〔静场片刻。

尤哈娜　我不再难为你啦。

弗朗茨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尤哈娜　我什么都对魏纳尔说了。

弗朗茨　哟！这是为什么？

尤哈娜　(话里有刺)我也说不好。

弗朗茨　他听后没生气？

尤哈娜　他很生气。

弗朗茨　(不安，神经质地)他要离开我们？他要把你带走？

尤哈娜　他留下不走。

弗朗茨　(放心)一切顺利。(搓手)一切非常顺利。

尤哈娜　(辛辣地嘲笑)这样你眼睛一直看着我。但你到底看到了什么呢？(她走近弗朗茨，双手捧着他的头，强迫他看她)

---

① «旧约·士师记»记载，参孙是以色列犹大族英雄，被非利士人诱捕后，给剜去双眼，锁在监里推磨。但他的头发逐渐长出，又恢复了力气。一日，非利士人宴饮，以侮辱参孙取乐，参孙便抱住大殿的两根柱子，一手一根，用力摇动，使大殿倒塌，他自己也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对，就这样，现在你还敢讲一切顺利！

弗朗茨　（瞧着她，挣脱开）我明白了，是的，我明白了！你怀念汉堡。安逸的生活。男人的赞赏和他们的追求。（耸耸肩膀）这都是你所关心的。

尤哈娜　（伤心，但冷酷地）萨姆逊仅仅是个可怜虫而已。

弗朗茨　是的，是的，是的。一个可怜虫。（横着走起来）

尤哈娜　你干什么？

弗朗茨　（声音刺耳，深沉）我学螃蟹哩。（对自己刚才说的话大吃一惊）嗯，什么？（回过身来向着尤哈娜，声音自然）为什么我是个可怜虫？

尤哈娜　因为你什么也不懂。（稍停）我们会遭地狱之苦。

弗朗茨　谁？

尤哈娜　魏纳尔，你和我。（沉默片刻）他是出于妒忌才留下来的。

弗朗茨　（吃惊）什么？

尤哈娜　出于妒忌。明白吗？（稍停。耸耸肩膀）你甚至不知道妒忌是什么意思。（弗朗茨笑）他准备让我每天上你这儿来，甚至星期天也来。在船厂，在他那间部长式的大办公室里，他折磨着自己。晚上，我付出代价。

弗朗茨　（真的感到稀奇）我请你原谅，亲爱的朋友。他妒忌谁呀？（尤哈娜耸耸肩膀。弗朗茨拿出魏纳尔的照片，看了看）妒忌我？（稍停）你对他讲过……我成什么样子了吗？

尤哈娜　我对他讲过。

弗朗茨　那他怎样？

尤哈娜　他妒忌你。

弗朗茨　这简直是反常！我是一个病人，也许是一个疯子；我躲

藏着。战争毁了我，夫人。

尤哈娜　战争没有毁坏你的傲气。

弗朗茨　这就足以使他妒忌我吗？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告诉他，我的傲气已化为乌有。就说我自吹自擂是为了自卫。啫，我干脆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好了，告诉魏纳尔，我也妒忌。

尤哈娜　妒忌他？

弗朗茨　妒忌他的自由，妒忌他健壮的肌肉，妒忌他的笑容，妒忌他有妻子，妒忌他健全的知觉。（稍停）嗯？他的自尊心能够得到多大的抚慰呀！

尤哈娜　他不会相信我的话。

弗朗茨　那他活该！（稍停）你呢？

尤哈娜　我？

弗朗茨　你相信我的话吗？

尤哈娜　（拿不定主意，恼火）不。

弗朗茨　夫人，有人走漏了风声，我对你们每分每秒的私生活了如指掌。

尤哈娜　（耸耸肩膀）莱妮对你瞎说。

弗朗茨　莱妮从不谈起你。（指着手表）是这个多嘴婆，它什么都说。你一走，它就唠叨开了：八点半，在家吃晚饭；十点，各人回房，你跟你丈夫单独在一起；十一点，睡前梳洗。魏纳尔睡觉，你洗个澡，十二点，你进他的被窝。

尤哈娜　（放肆地笑）进他的被窝？（稍停）不。

弗朗茨　你们分床睡？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你们在哪个床上亲热呢？

尤哈娜　（激怒，放肆）有时在他床上，有时在我床上。

弗朗茨　（低声埋怨）哦！（他看照片）八十公斤！他象个运动员，大概压得你够呛吧！你喜欢这样吗？

尤哈娜　我之所以选择他，就因为我喜欢体格魁梧的运动员，而不喜欢瘦骨嶙峋的侏儒。

弗朗茨　（嘀哩咕哝地瞧着照片，然后把它放进口袋）我已经六十小时没有合眼了。

尤哈娜　为什么？

弗朗茨　我一睡着，你就不跟他睡觉了！

尤哈娜　（冷笑）那你就永远别睡觉吧。

弗朗茨　这就是我的意图。今天夜里，当他搂住你的时候，你会知道我醒着呐。

尤哈娜　（暴躁地）很抱歉，但我可要剥夺你这肮脏的、怪僻的乐趣。今晚你好好睡吧，魏纳尔不会碰我。

弗朗茨　（茫然）噢！

尤哈娜　这使你失望吗？

弗朗茨　不。

尤哈娜　只要由于他的错我们留在这儿，他再也别想碰我。（稍停）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吗？他以为是你勾引了我！（辱骂地）你！（稍停）你们俩多相象啊！

弗朗茨　（拿出照片来）不象！

尤哈娜　一路货！两个格拉赫，两个想入非非的人，一对异想天开的兄弟！我，我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一件折磨人的工具罢了。每个人都想在我身上找到别人抚摸的痕迹。（走近弗朗茨）瞧瞧这个肉体。（抓起弗朗茨的手，硬把它放

在她的肩膀上)以前，我在男人中间混的时候，他们想占有这个肉体，并不需要搞假正经。(她推开弗朗茨，离开了他。稍停。突然)父亲想跟你谈谈。

弗朗茨　(无所谓的样子)喔！

尤哈娜　如果你见他，他就解除魏纳尔的誓言。

弗朗茨　(平静、没有表情)然后呢？你们就离开这儿？

尤哈娜　这全取决于魏纳尔。

弗朗茨　(表情不变)你希望我见他吗？

尤哈娜　希望。

弗朗茨　(表情不变)我应该不再与你见面了吗？

尤哈娜　当然！

弗朗茨　(表情不变)那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尤哈娜　你再回到你的永生中去。

弗朗茨　好吧。(稍停)去告诉我父亲……

尤哈娜　(突然地)不！

弗朗茨　哎？

尤哈娜　(怀着激烈的热情)不！我什么也不对他说。

弗朗茨　(表面上无动于衷，内心感到他胜利了)我应当给他一个答复啊！

尤哈娜　(表情不变)用不着答复，反正我不转达。

弗朗茨　那你为什么向我转达他的要求呢？

尤哈娜　因为我憋不住。

弗朗茨　你憋不住？

尤哈娜　(小声笑，目光中仍充满着憎恨)请注意，我想杀你。

弗朗茨　(非常和蔼可亲)喔！很久就有这个想法了吗？

尤哈娜　才五分钟。

弗朗茨　现在没有了？

尤哈娜　（微笑，平静）现在我只想抓你的面颊。（两手抓他的脸。弗朗茨听任她摆布）就这样。（放下手，离开弗朗茨）

弗朗茨　（仍旧和蔼可亲）五分钟！你走运了。我，我整宿都想杀你。

〔静场。尤哈娜坐在床上，望着空间。

尤哈娜　（自言自语）我再也不走啦。

弗朗茨　（窥视尤哈娜）永远也不走啦？

尤哈娜　（不看弗朗茨）永远。

〔她茫然一笑，张开两手，好象从手上掉落什么东西，瞧瞧她的双脚。弗朗茨仔细打量她，改变了举止，他又变得怪僻，装得一本正经，恢复到第二幕中的神情。

弗朗茨　跟我在一起，寸步不离。

尤哈娜　在这间屋子里？

弗朗茨　是的。

尤哈娜　从此不出屋？（弗朗茨点点头）隐居？

弗朗茨　就是隐居。（他边说话边走动。尤哈娜用眼睛跟着他。弗朗茨说话的时候尤哈娜恢复镇静，并且强硬起来，因为她明白，弗朗茨只想保护他的精神失常状态）我十二年来生活在高山之巅冰封雪地的屋脊上。我把多如蚂蚁的玻璃珠子统统倒在漆黑的深渊中。

尤哈娜　（开始有所警惕）什么玻璃珠子？

弗朗茨　世界啊，亲爱的夫人。你生活的世界啊。（稍停）这个不公道的破烂世界复活了，被你复活了：你一离开我，它就老缠着我，因为你在里面。你把我压在撒克逊瑞士山脉①的脚下，我在海拔五米的一个猎人小屋里胡言乱语。

在浴缸里水从你皮肉的四周重新涌出，现在易北河在流动，草木在生长。女人是不讲信义的，夫人。

尤哈娜　（阴沉、僵硬地）倘若我背弃了某个人，这个人也不是你啊。

弗朗茨　是我！等于是我！你这个两面人物！二十四小时中有二十小时你在我地板底下跟其他人一起观看，感觉，思想，你使我屈居在庸人的天地之下。（稍停）如果我把你锁在屋里，那就绝对太平了；世界回到苦海之中。你将只是现在的你，（指着她）就这样！螃蟹们便会恢复对我的信任，我将继续对它们讲话。

尤哈娜　（嘲讽地）你有时也对我讲话吗？

弗朗茨　（指着天花板）我们一起对它们讲话。（尤哈娜哈哈大笑。弗朗茨望着她，张惶失措）你拒绝吗？

尤哈娜　有什么可拒绝的？你对我讲了个噩梦；我听着，不就这些吗？

弗朗茨　你不离开魏纳尔吗？

尤哈娜　我对你说过不离开他。

弗朗茨　那么离开我吧。喏，这是你丈夫的照片，（把照片交还尤哈娜，尤哈娜接过照片）至于手表，当报时信号响第四下[②]的时候，它将进入永恒。（解下手表，看着表面）去吧！（把手表扔到地上）从今以后，永远是四点半，作为对你的纪念，夫人。永别了。（走到门口，打开锁扣，抬起门闩。长时间静场。他低头鞠了个躬，请尤哈娜出去。尤哈娜不慌不忙走到门口，关上锁扣，放下门闩。她向弗朗茨走去，

---

① 撒克逊瑞士山脉位于德国易北河两岸。

② 指广播电台的报时信号“嘟，嘟，嘟，嘟”，共四下。

平静，没有笑容，但很有权威的样子）好吧！（稍停）那你将干些什么？

尤哈娜　干我星期一以来所干的事：来来往往。（作手势）

弗朗茨　要是我不开门呢？

尤哈娜　（平静）你会开的。

〔弗朗茨弯下身子，捡起手表，放到耳朵上听，脸色和声音都变了，说话时情绪激动，从尤哈娜这次接话后，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默契。

弗朗茨　我们很走运，表还在走。（看表面）四点三十一分。永恒外加一分钟。表针，转吧，转吧！应该活下去。（向着尤哈娜）怎么活法？

尤哈娜　我不知道。

弗朗茨　我们将是三个躁狂型的疯子。

尤哈娜　四个。

弗朗茨　四个？

尤哈娜　如果你拒绝见你父亲，他会告诉莱妮的。

弗朗茨　他完全做得出来的。

尤哈娜　会出什么事吗？

弗朗茨　莱妮不喜欢闹得太复杂。

尤哈娜　她会怎么样？

弗朗茨　她会采取简单化的做法。

尤哈娜　（把弗朗茨桌上的手枪拿在手里）用这个？

弗朗茨　用这个或别的办法。

尤哈娜　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朝女人开枪。

弗朗茨　莱妮只能算半个女人。

尤哈娜　你不乐意死吗？

弗朗茨　老实说不乐意。(指着天花板)我没有找到他们能理解的语言，你呢？

尤哈娜　我不愿意魏纳尔孤零零一个人。

弗朗茨　(转身笑，概括地)我们既死不了，又活不成。

尤哈娜　(学着他的表情)既不能呆在一起又不能分离。

弗朗茨　我们莫名其妙地被卡住了。(坐下)

尤哈娜　莫名其妙。

〔尤哈娜在床上坐下。静场。弗朗茨背对着尤哈娜，把两个牡蛎壳互相搓着。

弗朗茨　(背朝尤哈娜)必须找到一条出路。

尤哈娜　没有出路。

弗朗茨　(用力地)必须找到一条出路！(怪僻地、失望地搓着牡蛎壳)嗯，什么？

尤哈娜　扔下你的牡蛎壳吧，真叫人受不了。

弗朗茨　住嘴！(把牡蛎壳向希特勒像扔去)看见我使的力气没有？(他回身一半朝尤哈娜，并给她看他发抖的双手)你知道什么使我害怕吗？

尤哈娜　出路？(弗朗茨点点头，仍然全身紧张)你怎么啦？

弗朗茨　别急！(站起身，不安地走动)你别催我。所有的道路都堵死了，哪怕不太好的道也不通了。畅通无阻的路只剩一条，因为此路无人行走，即最坏的道路。咱们走这条道吧。

尤哈娜　(喊出)不！

弗朗茨　你瞧你明明知道有出路。

尤哈娜　(充满激情)我们这样很幸福嘛。

弗朗茨　地狱般的幸福？

尤哈娜　（激动地接词）是地狱般的幸福，你不情愿，我也不情愿，但我请求你，我恳求你，让咱们维持现状吧。不作声，不行动，等待吧。（抓住他的手臂）咱们不要改变。

弗朗茨　别人要改变的啊，尤哈娜，别人要使我们改变。（稍停）你以为莱妮会让我们这样活下去吗？

尤哈娜　（激烈地）莱妮，由我来对付她。如有必要开枪，我先下手。

弗朗茨　让我们把莱妮排开吧，我们俩单独在一起，面对面的，那又会怎么样呢？

尤哈娜　（情绪依然激昂地）什么也不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改变！我们将……

弗朗茨　可能你会毁了我。

尤哈娜　（表情不变）决不会。

弗朗茨　只要我和你一起，你就肯定会慢慢地把我毁了。我的疯狂已经开始瓦解，尤哈娜，疯狂是我的藏身之地。当我重见天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尤哈娜　（表情不变）你病就好了。

弗朗茨　（短暂的发作）啊！（稍停。苦笑）那我就不中用了。

尤哈娜　我决不会加害于你，我不想给你治病，因为你的疯狂便是我的笼子，我在里面转来转去。

弗朗茨　（带着辛酸、惆怅的感情）你转来转去，小松鼠？松鼠的牙齿可厉害了，你会把笼子的铁条咬断的。

尤哈娜　不对！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俯首帖耳屈从你的各种要求。

弗朗茨　说的好。但说过头了，你的谎言成了招供。

尤哈娜　（紧张）我从不对你撒谎！

弗朗茨　你专门撒谎。讲起来滔滔不绝，一本正经，活象一个勇敢的小战士。只不过你撒谎撒得很拙劣。撒谎要使人相信，首先自身必须是一个假象，我就是这样的。而你，你是真实的。当我望着你的时候，我看出真实是存在的，但真实不在我这一边。（笑）如果杜塞尔多夫还有孤儿的话，我敢打赌，他们准象鹌鹑那样胖乎乎的！

尤哈娜　（用机械的、执拗的声调）他们死了！德国消灭了！

弗朗茨　（粗暴地）住嘴！（稍停）怎么样？你现在知道这条最坏的出路啦？你没法让我闭上眼睛，结果反而让我张开了眼。而我，每天戳穿你，我成了你的同谋，因为……因为我依恋你。

尤哈娜　（有点恢复常态）因此每个人都在做与他愿望相反的事情。

弗朗茨　确实如此。

尤哈娜　（用傲慢、被挫伤的声调）那怎么办呢？出路何在？

弗朗茨　每个人都要甘愿做他被迫做的事情。

尤哈娜　这么说我必须乐意毁掉你罗？

弗朗茨　我们必须互相帮忙以求得真理。

尤哈娜　（表情不变）你从来不要真理。你已经虚假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弗朗茨　（冷淡、疏远）嗳！我亲爱的，早该替我辩护啦。（稍停。热情了一点）我立即抛弃变魔术的把戏，当……（犹豫不决）

尤哈娜　当什么？

弗朗茨　当我爱你胜过爱我的谎言的时候，当你不顾我的真理而爱我的时候。

尤哈娜　（嘲讽地）你还有一套真理？什么真理？是你对螃蟹们

讲的真理吗？

弗朗茨　（冲着她直吼）什么螃蟹？你疯了吗？什么螃蟹？（稍停。他转过头去）喔！是的。这么说，是的……（突然一下子改变语气）螃蟹就是人呀！（稍停）嗯，什么？（坐下）我曾经到什么地方找过？（稍停）我以前……是知道的。是的，是的，是的。我操心的事太多了。（稍停。用果断的语调）正人君子们，和善和俊美的人在世纪的阳台上，而我，我在院子里爬着，我好象听见他们在说："兄弟，这是什么玩艺儿？"这玩艺儿，就是我……（站起身，行军礼，立正。用有力的声音）我，螃蟹。（转向尤哈娜，亲昵地对她说）喂，我说不行，有些人不会对我的时代作出评断。说到底，他们是些什么人？我们儿子的儿子。难道可以允许娃娃们判他们老祖父们的罪吗？我反其道而行之，我大声疾呼："喏，我就是人类，我死后世界毁灭，我也不管；世界毁灭之后，就是螃蟹们，是你们呀！"统统现原形了，挤在阳台上的全是些节肢动物。（郑重其事）你不是不知道，人类一开始就起错了步，而我使人类令人难以置信的厄运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把人类的尸体交给了甲壳动物们的法庭。（稍停。横走，慢慢地横走）好。照这么说，甲壳动物也是一部分人。（轻轻地笑，精神失常的样子，后退着朝希特勒像走去）一部分人，你明白这个意思吧！（突然生气）尤哈娜，我否认他们的审判权，我不让他们管这个案子，我把它交给你办。审判我吧！

尤哈娜　（有些吃惊，但主要还是用顺从的口吻）审判你？

弗朗茨　（大嚷）你聋了吗？（从焦急不安转为暴躁）嗯，怎么办？（恢复常态。冷笑，近于自命不凡的神态，阴沉）你来审判

我，毫无疑问，你审判我吧。

尤哈娜　昨天你还是见证人，人类的见证人啊。

弗朗茨　昨天是昨天。(把手放到额头上) 人类的见证人……(笑)你认为人类见证人是怎么样的人？其实，夫人，这就是人类自己。连三岁小孩也猜得出来。被告为他自己作证。我承认有恶性循环。(语气阴森傲慢)我是人类，尤哈娜；我是任何一个人又是全人类，我是整个时代，(突然谦卑得可笑)其实任何人都和我一样。

尤哈娜　那么我就办另一个人的案子啦。

弗朗茨　谁的？

尤哈娜　随便谁的。

弗朗茨　被告看来具有典型性，可以杀一儆百，我本该替被告辩解，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自控有罪。(稍停)当然，你是自由的。但要是你不听我的申辩，或者害怕了解我，而撇下我的案子不管，那你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已经作出了判决。你决定吧。(稍停。指着天花板)我把脑袋里想的都对他们说了，但从来没有给我回音。我对他们吹牛皮，说笑话，我正在寻思他们是信以为真呢，还是都记了下来，以便有朝一日找我算账。一座沉寂的金字塔，这个一千年也不吭一声的东西压在我的头上，真叫我受不了。他们是不是不知道我？他们是不是把我忘了？要是没有法庭，我会怎么样呢？真太瞧不起人了！——“你愿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才不在乎哩！”——噢，怎么？我就那样微不足道吗？一个没有被认可的生命，只能被大地所吞没。这是《旧约全书》中说的，喏，听听《新约》：你是未来和现在，人间和我；除你之外，一切都不存在，因为你使我忘记时间的流逝，我能活下

去。你会听我说话，我将碰到你的目光，我要听你回答我的问题；有一天，也许几年之后，总有一天你会承认我无罪，我会知道的。那该是多么隆重的节日呀，钟鼓齐鸣，你将成为我的一切，一切都将宣告我无罪。（稍停）尤哈娜！这可能吗？

〔静场片刻。

尤哈娜　可能。

弗朗茨　人家还能爱我吗？

尤哈娜　（悲伤地一笑，但是真心诚意地）不幸，能爱你。

〔弗朗茨站起身，如释重负，几乎是快活的。他走向尤哈娜，用双臂搂着她。

弗朗茨　我再也不会孤单了……（他准备吻她，但突然把她推开，又是原来怪僻而冷漠的神情。尤哈娜望着弗朗茨，明白他犯孤僻病了，于是也生硬起来。弗朗茨带着恶意的嘲讽意味，但只针对自己）我请求你原谅，尤哈娜，腐蚀我自己选择的审判官未免太早了一点吧。

尤哈娜　我不是你的审判官。对自己心爱的人，人们是不会审判的。

弗朗茨　如果你不再爱我了？这难道不就是判决吗？不就是终判吗？

尤哈娜　我怎么会呢？

弗朗茨　当你知道我是谁的时候。

尤哈娜　我已经知道了。

弗朗茨　（兴奋地搓着双手）啊，不！你根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稍停。完全是疯子的神态）总有那么一天，这一天跟哪一天都一样，我说出了我的经历，你听着。突然间，爱

情的大厦倒塌了，你厌恶地看着我，我感到重新变成……（他爬在地上，横爬着）……螃蟹！

尤哈娜　（厌恶地瞧着弗朗茨）别爬了！

弗朗茨　（爬在地上）你会这样瞪我的，就象这样瞪我！（他敏捷地爬起来）被判了刑，嗯？被最终判了刑！（改变语气，用装腔作势和乐观的腔调）当然，我也可能被宣告无罪。

尤哈娜　（蔑视、紧张）我不敢肯定你是否真心愿意。

弗朗茨　夫人，我衷心希望把事情了结，不管结果如何。

〔静场片刻。

尤哈娜　你赢了，好样的！如果我离开你，我就是给你判了刑；如果我留下，你就在我们之间制造猜疑；这种猜疑已经在你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了。好吧，咱们就按计划办吧：让我们一起堕落，小心翼翼地互相使对方变坏，我们把我们之间的爱情变成一种折磨人的工具。我们喝酒，是吗？你喝你的香槟酒，我喝我的威士忌，威士忌酒由我自备。每人一瓶酒，面对面，各喝各的酒。（恶意的微笑）人类的见证，你知道我们将成为什么样子吗？我们将成为一对夫妻，和天下所有的夫妻一样！（给自己斟了一杯香槟，举杯）我为我们干杯！（一饮而尽，把酒杯向希特勒像扔去。酒杯砸到像上，碎了。尤哈娜走到破家具堆前捡了一张椅子，把椅子支起，坐下）怎么样？

弗朗茨　（尴尬地）尤哈娜……难道……

尤哈娜　该我审问了。怎么样？你有什么好说的？

弗朗茨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向你发誓……

尤哈娜　哪还有什么别人？

弗朗茨　（痛心地）莱妮，我的妹妹。我之所以决心讲真话，是为了使我们摆脱她。我会讲出……应该讲的事情，决不姑息自己，但以我的方式，一点一点地讲出来，这需要几个月，几年，管他呢！我只要求你相信我，如果你答应只相信我一个人的话，你将取得我的信任。

尤哈娜　（久久地瞧着弗朗茨。语气缓和一些）好。我只相信你一个人。

弗朗茨　（有点郑重其事，但很真诚地）只要你遵守这个诺言，莱妮就对我们无可奈何。（坐下）刚才我很害怕。我把你搂在怀里，我想得到你，我正想……但突然间我仿佛见到我的妹妹，我心想："她要干掉我们的。"（从口袋里取出一块手帕，擦额头上的汗）喔唷！（用温和的声音）现在是夏天了吧？天该热啦。（稍停。望着空处）你知道他曾经把我变成一部可怕的机器吗？

尤哈娜　你父亲？

弗朗茨　（表情不变）是的，一部指挥机器。（小声笑。稍停）又是一个夏天了！机器还在运行。但一如既往，空转着。（他站起身）我要向你讲述我的一生，不过你别以为我干过许多伤天害理的事，不，我没干过这样的事。你知道，我所责怪自己的是：一生无所作为。（灯光渐渐暗下来）无所作为！无所作为！一辈子无所作为！

第　三　场

〔弗朗茨，尤哈娜，一个妇人。

一个妇人的声音　（轻声地）士兵！

尤哈娜 （没有听见这个女人的声音）你们发动了战争。

弗朗茨 哪儿的话！

〔台上灯光开始暗淡下来。

妇人的声音 （声音较响）士兵！

弗朗茨 （站在台的前景，观众只能看见他。尤哈娜坐在扶手椅子上，在暗处）战争。我们没有发动战争，而是战争发动了我们。人家打仗的时候，我却玩的痛快，我是穿着军服的老百姓。可是一天夜里，我成了终生士兵。（他从背后的桌子上拿起一顶军官帽，猛地戴在头上）一个到处乞讨的可怜的战败者，一个无能之辈！我从俄国回来，躲躲藏藏地穿过了德国，我走进一座夷为废墟的村庄。

妇人 （观众始终看不见她，但她的声音更响了）士兵！

弗朗茨 嗯？（突然转过身去。他左手拿着一只手电筒，右手从枪筒中拔出手枪，准备射击；手电筒没有打开）谁叫我？

妇人 找找吧。

弗朗茨 你们多少人？

妇人 象你这样站着的，一个没有。躺在地上的，有我。（弗朗茨突然打开手电筒，照着地上。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靠着墙，半躺在地上）把手电关上，你照得我睁不开眼睛。（弗朗茨关上手电。台上灯光暗淡，他们周围有一抹光线，观众可以看到他们）哈哈！开枪吧！开枪啊！你以杀害一个德国女人来结束你参加的战争吧！

〔弗朗茨发现他无意之间把枪口对准了这个妇女，恐惧地把手枪放进口袋。

弗朗茨 你在那儿干什么？

妇人 你不是看见了，我在墙脚下。（很自豪地）这是我家房子

的墙，全村最结实的一堵墙，唯一没有倒塌的墙。

弗朗茨　上我这儿来。

妇人　把手电打开。(弗朗茨打开手电，一束灯光照在地上。他照亮了一条把那个妇人从头裹到脚的毯子)瞧。(她把毯子的一角掀开。弗朗茨把光束朝她指给他看的地方照去，但观众见不着。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咒骂声，突然把手电熄灭了)瞧这儿，原先我还有两条腿。

弗朗茨　我能帮你干什么？

妇人　你坐一分钟。(弗朗茨靠近妇人坐下)我请我们的一个士兵在我家墙脚下呆一会儿！(稍停)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稍停) 我原希望这个人是我的兄弟，但是他已经死了。死在诺曼底，算了；你也行。我想对他说："瞧瞧！(指着村子的废墟)这是你的杰作。"

弗朗茨　他的杰作？

妇人　(直截了当，向弗朗茨)也是你的杰作，小伙子。

弗朗茨　为什么？

妇人　(觉得再明显不过)你让人家打败了。

弗朗茨　别胡说八道啦。(他突然站起身，面对着妇人。他见到一张标语，这标语早先在暗处看不见，现在聚光灯亮着才看见了。标语贴在墙上，离地一米七十五公分高，靠妇人的右侧，上面写着："有罪的是你们！")又是标语！他们到处贴啊！(准备扯下标语)

妇人　(仰面瞧着他)留着！我说，留着它，这是我的墙！(弗朗茨离开标语)有罪的是你们！(她念着，指着弗朗茨)你，我的兄弟，你们大家！

弗朗茨　你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吗？

妇人　完全同意。他们对上帝说我们是吃人肉喝人血的，上帝相信了他们，因为他们打胜了，但人家始终改变不了我的看法，真正吃人肉喝人血的，是战胜者。士兵，你承认吧，你不想吃人。

弗朗茨　（疲惫不堪地）我们毁坏了城市和村庄，摧毁了一些京城！

妇人　他们打败了你们，因为他们毁坏的城市比你们还多。（弗朗茨耸耸肩）你吃过人吗？

弗朗茨　你的兄弟呢？他吃过人吗？

妇人　肯定没有，他保持着文雅的举止，象你一样。

弗朗茨　（沉默之后）有人跟你谈过集中营吗？

妇人　什么样的集中营？

弗朗茨　你知道得很清楚，灭绝人的集中营。

妇人　有人跟我讲起过。

弗朗茨　假设有人对你说，你兄弟死的时候是集中营的看守，你会感到骄傲吗？

妇人　（残暴相）会的。好好听我说，小伙子，如果我兄弟的良心上有成千上万条人命，如果这些死者里有象我一样的妇女，有象在这片瓦砾下腐烂的儿童，我会为他感到骄傲，因为我确信他已经在天堂，他有权认为："我，我已经尽力而为了。"但我了解他，他爱我们，但更爱他的荣誉，更爱他的品德。结果呢，喏！（她作了个手势，指着周围一片瓦砾，语气激烈地）必须搞恐怖，你们本应该摧毁一切！

弗朗茨　我们已经做了。

妇人　差远了，永远不够！集中营不够多！刽子手不够多！你放掉了不属于你的东西，就是对我们的背叛，每当你饶过敌

人营垒中的一条性命，哪怕是还在摇篮里的一条性命，就意味着你夺去了我们自己人的一条命。你原想不怀着仇恨打仗，其结果是使我染了这种仇恨，使我心碎。你的道德在哪儿，坏士兵？败兵，你的荣誉在哪儿？有罪的是你！上帝不是根据你的所作所为来判你罪的，而是根据那些你不敢干的事情，根据你应该犯而没有犯的罪。(灯光渐暗，台上一片漆黑，唯有标语可见。妇人的声音重复回响，远去)有罪的是你！是你！是你！

〔标语消失。

第 四 场

〔弗朗茨，尤哈娜。

弗朗茨的声音 (在黑暗中)尤哈娜！

〔灯光。弗朗茨光着头站在桌旁。尤哈娜坐在扶手椅上。妇人已消失。

尤哈娜 (吓了一跳)什么事？

〔弗朗茨向尤哈娜走去，久久地望着她。

弗朗茨 尤哈娜！(望着她，竭力驱散他的回忆)

尤哈娜 (向后仰着，有点冷淡)她后来怎么样了？

弗朗茨 那个妇人？这要看情况而定。

尤哈娜 (没有想到)看什么情况？

弗朗茨 看我的梦是怎么做的。

尤哈娜 原来不是一个回忆啊？

弗朗茨 是的，但也是一场梦。有时我想着她，有时我忘了她，有时……不管怎么说，她死了，这是一场噩梦。(两眼发呆，

自言自语地）兴许是我把她杀了。

尤哈娜　（没有感到意外，但感到害怕和厌恶）嗨！

〔弗朗茨笑起来。

弗朗茨　（作扣扳机的动作）象这样！（得意洋洋的微笑）要是你，你会让她受痛苦吗？条条路上都有罪恶，预先制好的罪恶，只待犯罪者去完成。真正的士兵路过，就当仁不让。（突然）你不喜欢这个故事？我不喜欢你的眼睛！唉！随你给这个故事编一个你喜欢的结局吧。（他大步离开尤哈娜，走到桌边，转过身来）“有罪的是你！”你觉得怎么样？她说的好吗？

尤哈娜　（耸耸肩膀）她一定疯了。

弗朗茨　是的，但何以见得？

尤哈娜　（有力而明确）我们打败了是因为我们缺人，缺飞机。

弗朗茨　（打断尤哈娜的话）我知道！我知道！这是希特勒的事。（稍停）我跟你讲我。战争是我的命运，我到底应珍惜它到什么程度？（尤哈娜欲开口）考虑考虑！好好考虑考虑！你的回答将起决定性作用。

尤哈娜　（不自在，恼火，板着脸）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弗朗茨　（略停）假设我犯了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的种种滔天罪行……

尤哈娜　哪些罪行？

弗朗茨　我怎么知道！种族灭绝和所有乌七八糟的事情。

尤哈娜　（耸耸肩膀）你为什么会犯这些罪呢？

弗朗茨　因为战争是我的命运，我们父辈搞大我们母辈的肚子，她们就生产士兵。我不知道为什么。

尤哈娜　一个士兵也是一个人啊。

弗朗茨　首先是一个士兵。怎么？你还爱我吗？（尤哈娜说话）别急着回答，他娘的！（尤哈娜默默地望着弗朗茨）怎么样？

尤哈娜　不爱。

弗朗茨　你不再爱我啦？（尤哈娜作了否定的表示）我使你厌恶了？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哈哈大笑）好，好，好！请放心，尤哈娜，跟你打交道的是一个童男。保证洁白无邪。（尤哈娜依然怀疑和无情）你满可以向我笑笑，因为我多愁善感才扼杀了德国。

〔浴室门打开。克拉吉斯进场，随手关门后，慢步走到弗朗茨的椅子旁坐下。弗朗茨和尤哈娜均未注意到他。

第　五　场

〔弗朗茨，尤哈娜，克拉吉斯。

弗朗茨　那时我们在斯摩棱斯克有五百人，被牵制在一座小村庄里，少数被打死。上尉们也丧了命，只剩下我们两个中尉和一个副官。奇怪的三头执政：克拉吉斯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一个理想主义者，成天想入非非……海恩里希副官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但他是个十足的纳粹。游击队切断了我们的后路，他们用火力封住了道路。我们只有三天的给养。我们抓到两个俄国农民，把他们关进一个谷仓，并称他们为俘虏。

克拉吉斯　（疲惫不堪）真是畜生。

弗朗茨　（没有回头）啊？

克拉吉斯　海恩里希！我说他真是畜生！

弗朗茨　（含糊其词，仍未回头）噢……

克拉吉斯　（一副倒霉相）弗朗茨，我的处境狼狈极了！（弗朗茨突然转向他）他决定要拷问这两个乡下佬。

弗朗茨　喔！喔！（稍停）而你，你不愿意他碰他们？

克拉吉斯　我错了吗？

弗朗茨　问题并不在这儿。

克拉吉斯　问题在哪儿？

弗朗茨　你不许他进谷仓吗？（克拉吉斯表示是的）那么他就不应该进去。

克拉吉斯　你知道他不会听我的。

弗朗茨　（装作气愤而惊异的样子）嗯？

克拉吉斯　我找不到理由。

弗朗茨　嗯？

克拉吉斯　找不到说服他的理由。

弗朗茨　（不胜惊愕）你居然还想说服他！（粗暴地）象狗一样对待他，要他在地上爬！

克拉吉斯　我做不到。要是我鄙视一个人，只要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刽子手，我就会不再尊重任何人了。

弗朗茨　如果你的一个下级，只要一个下级拒绝服从你，就不会有任何人服从你了。尊重人，才不在乎这个哩，但如果你把纪律抛到九霄云外，那就会一败涂地，随便杀人，或两者同时发生。

克拉吉斯　（站起身，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一点儿，朝外面瞧一眼）他在谷仓外面，正在窥测呢。（又把门关上，转身向着弗朗茨）救救他们吧！

弗朗茨　如果你挽救了你的权威，你就救了他们。

克拉吉斯　我想……

弗朗茨　什么？

克拉吉斯　海恩里希对你唯命是听。

弗朗茨　因为我对他如同对待一堆狗屎，这是合乎逻辑的。

克拉吉斯　（感到为难）如果由你来下命令……（恳求）弗朗茨！

弗朗茨　不！俘虏属你管辖。如果我替你下命令，势必使你失去权威。如果你失去权威后的一小时我阵亡了，那么海恩里希将独揽指挥大权。那事情就糟透了：他指挥不了我的士兵，因为他太愚蠢；你的俘虏也该倒霉了，因为他太残忍。（弗朗茨穿过房间，走近尤哈娜）克拉吉斯这一来可要倒大霉了，因为尽管他是中尉，海恩里希准能使他坐牢。

尤哈娜　为什么？

弗朗茨　克拉吉斯希望我们战败。

克拉吉斯　我不是希望，而是要我们战败。

弗朗茨　你没有权利！

克拉吉斯　战败会导致希特勒垮台。

弗朗茨　那德国也垮台了。（笑）完蛋了！完蛋了！（回过身来向着尤哈娜）他是言不由衷的好手：他的人为纳粹分子服务，心却谴责纳粹分子，聊以自慰。

尤哈娜　他没有为纳粹分子服务！

弗朗茨　（向着尤哈娜）行了！你们是一路货色。他的双手为纳粹服务，他的声音为纳粹服务。他对上帝说，"我不愿意干我所干的事情！"而他却干着。（回过头去对克拉吉斯）战争找上了你的门，你如果拒绝战争，就等于你宣判自己无能；你毫无代价地出卖了灵魂，道德家！而我打仗，是要战争付

出代价。（稍停）首先打胜，然后再来对付希特勒。

克拉吉斯　那就太晚了。

弗朗茨　我们走着瞧吧！（回过身来向着尤哈娜，咄咄逼人地）夫人，人家欺骗了我，所以我下决心不再受骗上当。

尤哈娜　谁欺骗了你？

弗朗茨　你问这个？路德。（笑）懂了！明白了！我打发路德见鬼去了，于是我出发上前线。战争是我的命运，我从心眼里盼望战争。我总算行动了！我重新作了一番整顿，我终于跟我自己取得了一致。

尤哈娜　行动就是杀戮吗？

弗朗茨　（向着尤哈娜）行动就是行动，书写自己的名字。

克拉吉斯　写在什么地方？

弗朗茨　（向着克拉吉斯）到什么地方就写在什么地方，我把我的名字写在那块平原上。我要为战争负责，就象这场战争是我一个人打的。如果我得胜，我将再次入伍。

尤哈娜　（非常冷淡地）弗朗茨，那两个俘虏呢？

弗朗茨　（转过身去向着尤哈娜）嗯？

尤哈娜　你声称对一切负责，你对他们负责了吗？

弗朗茨　（稍停）我已经使他们脱身了。（向着克拉吉斯）怎样给他下这个命令而又不使你丧失权威呢？等一等。（思索了一下）好！（走到门口，打开门，叫喊）海恩里希！

〔他回到桌旁，海恩里希跑步进场。

第　六　场

〔弗朗茨，尤哈娜，克拉吉斯，海恩里希。

海恩里希　（行军礼，立正）您有什么吩咐，中尉。（他对弗朗茨讲话时，脸上露出隐约的笑容，充满信任，近乎温和）

弗朗茨　（不慌不忙地向副官走去，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副官，你不修边幅。（指着悬挂在扣眼上的一个钮扣）这是什么，这个？

海恩里希　这个……哦……这是一个钮扣，中尉。

弗朗茨　（和颜悦色地）你的钮扣会丢的，朋友。（一下子把他的钮扣拽下来，拿在左手上）把它钉上。

海恩里希　（抱歉的样子）中尉，现在谁也没有线呀！

弗朗茨　你回嘴，混蛋！（飞起左手给他一个嘴巴子，接着又打了一下）捡起来！（故意让钮扣落到地上。副官弯下身子捡扣子）站直！（副官捡完扣子，必恭必敬地站着）从今天起，克拉吉斯中尉和我，我们决定每星期交换担任职务。过一会儿你开车把他送到前沿去；我，在星期一之内，我行使他的职权。出去！（海恩里希行军礼）等一等！（向着克拉吉斯）有几个俘虏，是吗？

克拉吉斯　两个。

弗朗茨　很好，由我负责。

海恩里希　（双眼闪闪发亮，他以为弗朗茨将接受他的建议）中尉！

弗朗茨　（粗暴、诧异的样子）什么事？

海恩里希　他们是游击队员。

弗朗茨　有可能！怎么啦！

海恩里希　如果您允许的话……

克拉吉斯　我已经不许他管俘虏了。

弗朗茨　听见了吗，海恩里希？这已经解决了。出去吧。

克拉吉斯　等一下。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

海恩里希　（向着弗朗茨）我……我开了个玩笑，中尉。

弗朗茨　（皱眉头）跟上司开玩笑？（向着克拉吉斯）他问你什么来着？

克拉吉斯　“如果我不服从您，您怎么办？”

弗朗茨　（用平淡的声调）啊！（他转身向海恩里希）今天，副官，由我来回答你。如果你不服从的话……（拍拍他的手枪套子）……我就毙了你。

〔静场片刻。

克拉吉斯　（向着海恩里希）开车送我到前沿去。（和弗朗茨交换了一个眼色，随海恩里希退场）

第　七　场

〔弗朗茨、尤哈娜。

弗朗茨　杀掉自己的士兵，这好吧？

尤哈娜　你并没有把他们杀掉啊。

弗朗茨　我没有尽力使他们不死。

尤哈娜　俘虏不肯招供。

弗朗茨　你怎么知道？

尤哈娜　他们是些乡下佬嘛！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

弗朗茨　谁证明他们不是游击队呢？

尤哈娜　一般说来，游击队员不肯开口。

弗朗茨　一般说来，是的！（语气肯定，样子疯癫）德国不折不扣等于罪过，嗯，什么？（摆出上流社会人物的风度，过分潇洒，近乎滑稽可笑）我不知道是否说明了我的意思。你已经

属于另一代人。（稍停。激烈，无情，真挚；不看尤哈娜，眼睛发呆，差不多笔直站着）生命短促，但有个好死！前进！前进！走到恐怖世界的尽头，还要穿过地狱！一座火药库：我要让它在黑暗中爆炸，把一切都炸个稀巴烂，只剩下我的国家；等等，我也许只不过是一束令人难忘的绚丽的焰火，刹那之后什么也不存在了，一片黑暗，只有我的名字铭刻在青铜像上。（稍停）应该承认我发了不少牢骚表示不满。道德准则，我亲爱的，没完没了的道德准则。至于那两个素不相识的俘虏，你以为我喜欢我的士兵胜过他们吗？应该说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那我岂不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人了吗？且慢，我最多不过是一个吃素的人。（稍停。夸张其辞，斩钉截铁地）干得不彻底的人等于什么也没有干：我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干的人不算是人。人？（好象点名时自己点到自己）到！（稍停。向着尤哈娜）这就是第一条罪状。

尤哈娜　我恕你无罪。

弗朗茨　我说应该进行辩论。

尤哈娜　我爱你。

弗朗茨　尤哈娜！（房门口有人敲门：五下，四下，两次三下。他们面面相觑）唉，太晚了一点。

尤哈娜　弗朗茨……

弗朗茨　你恕我无罪已经太晚了一点。（稍停）爸爸已经都讲了。（稍停）尤哈娜，你将看到人头落地。

尤哈娜　（瞧着弗朗茨）杀你的头？（有人又在敲门）你听凭宰割？（稍停）这么说你不爱我喽：

弗朗茨　（默默地笑着）我们的爱情，我一会儿再对你说……（指着门）让她在场，不怎么好。但记住这一点：我请你帮助我，

但你不肯伸出帮助之手。(稍停)如果还有一次机会……现在请进去吧！

〔他把她带到浴室门口，她进去。他关上门后，去给莱妮开房门。

第 八 场

〔弗朗茨，莱妮。

弗朗茨 (急忙摘下手表，放进口袋里。莱妮进屋，手里拿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是一小块撒满白糖的蛋糕。蛋糕上插着四支小蜡烛。她左手腋下夹着一份报纸)为什么这么晚还来打搅我？

莱妮 你知道时间啦？

弗朗茨 我知道你刚离开我。

莱妮 时间对你来讲过得倒挺快。

弗朗茨 是的。(指着蛋糕说)这是什么？

莱妮 一个小蛋糕，我本该明天给你送来当餐用甜食的。

弗朗茨 那？

莱妮 你瞧，我今晚给你端来了，还插上蜡烛。

弗朗茨 蜡烛，为什么？

莱妮 数一数。

弗朗茨 一，二，三，四。怎么是四支？

莱妮 你三十四岁了。

弗朗茨 是的，二月十五日以后就三十四岁了。

莱妮 二月十五日是你的生日。

弗朗茨 那今天呢？

莱妮　值得纪念的日子。

弗朗茨　好。（接过盘子，放到桌上）“弗朗茨”。是你雕上我的名字的？

莱妮　你想还会是谁呢？

弗朗茨　信息女神！（凝视自己的名字）“弗朗茨”三个字用玫瑰白糖写成，比起青铜像上的更漂亮，但不那么讨人喜欢。（点亮蜡烛）蜡烛啊，慢慢燃烧吧，蜡烛成灰时，我也就消耗殆尽了。（漫不经心地）你见到爸爸了吗？

莱妮　他来看过我。

弗朗茨　到你的房间里？

莱妮　是的！

弗朗茨　他呆的时间长吗？

莱妮　挺长的。

弗朗茨　到你的房间去，这可是破格的待遇啊。

莱妮　我要付出代价的。

弗朗茨　我也是。

莱妮　你也是。

弗朗茨　（切下两片蛋糕）这是我的躯体。（往两只酒杯中倒香槟酒）这是我的血浆。（把蛋糕递给莱妮）吃吧。（莱妮微笑着摇摇头）有毒吗？

莱妮　为什么放毒？

弗朗茨　你说得对，为什么放毒？（递给她一只杯子）你愿意为我的健康干一杯吗？（莱妮接过杯子，疑心地观察着酒杯）一只螃蟹吗？

莱妮　口红。

〔他从她那儿夺过杯子，砸碎在桌子上。

弗朗茨　这是你的口红！你碗碟没洗干净。(递给她另一杯满满的酒，她接过酒杯。他为自己往第三只杯子里斟香槟)为我干杯吧！

莱妮　为你。(举杯)

弗朗茨　为我！(把酒杯往莱妮的酒杯上碰)你祝愿我什么？

莱妮　祝愿你什么也得不到。

弗朗茨　什么也得不到？噢！之后呢？好主意！(举杯)我为了什么也得不到而干杯！(喝酒，放下杯子。莱妮身子摇晃，弗朗茨用双臂把她扶住，扶她走到扶手椅旁)坐下，小妹子。

莱妮　(坐下)请原谅，我累了。(稍停)难办的还在后面呢。

弗朗茨　正是这样。(擦额上的汗)

莱妮　(好象对自己说话)我一阵一阵发冷。又是一个霉烂的夏天。

弗朗茨　(惊愕地)天气很闷。

莱妮　(很诚心地)啊？也许是。(瞧着弗朗茨)

弗朗茨　你瞧我？

莱妮　是的。(稍停)你变成另一个人了。这理应看得出来。

弗朗茨　难道现在看不出来吗？

莱妮　看不出来。我看到了你。这使人失望。(稍停)谁也没有过错，亲爱的，你本来应该爱我，但我认为你现在做不到了。

弗朗茨　我很爱你。

莱妮　(暴躁地大嚷，怒不可遏)住嘴！(她克制自己的感情，但声音始终非常严厉)爸爸告诉我说你认识了我嫂子。

弗朗茨　她有时来看看我。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我替魏纳尔高兴。你以前跟我胡诌些什么呀？她根本不是鸡胸驼

背的。

莱妮　不，她是的！

弗朗茨　不、不是！（用手作直上直下的手势）她是……

莱妮　是的，她的腰背挺直，尽管如此，她依然是鸡胸驼背的。（稍停）你觉得她美吗？

弗朗茨　你呢？

莱妮　象死神一样美。

弗朗茨　你说得很巧妙，我也这么对她说过。

莱妮　我为她干杯！（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扔掉）

弗朗茨　（用旁观的语气）你妒忌了？

莱妮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弗朗茨　是的，还为时太早。

莱妮　实在还太早。

〔稍停。弗朗茨拿了一块蛋糕吃起来。

弗朗茨　（指着蛋糕笑着说）这可不好嚼呀！（左手拿着蛋糕，右手打开抽屉，取出手枪，一边吃蛋糕，一边把手枪递给莱妮）给。

莱妮　你给我手枪干什么？

弗朗茨　（指着自己）开枪，但不要惊动她。

莱妮　（笑着）把枪收到你抽屉里去吧。我还不会使哪。

弗朗茨　（手臂向前伸直，手枪放在手心上）你不会害她吧？

莱妮　难道我照料过她十三年吗？我乞求过她的垂青吗？我咽过她的唾沫吗？我给她吃过饭，洗过澡，穿过衣？我为了保护她而反对过所有的人吗？她不欠我任何情义，我才不碰她哩。我希望她稍稍受点痛苦，但这是出于对你的爱。

弗朗茨　（可以说用一种肯定的语气）而我，我的一切都多亏

你吗？

莱妮　(恶狠狠地)一切！

弗朗茨　(指着手枪)拿枪吧。

莱妮　你倒非常想挨一枪。不过你会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呢！守寡对她来说多合适呀，她天生是当寡妇的。(稍停)我不想杀死你，我的心肝，在这个世界上最使我害怕的莫过于你的死，不过我不得不使你大大痛苦一阵：我的想法是把一切都告诉尤哈娜。

弗朗茨　一切？

莱妮　一切。我要把你在她心中砸得粉碎。(弗朗茨的手紧张地握住手枪)向你可怜的妹妹开枪吧，我已经写好了一封信；万一我遭到不幸，尤哈娜今晚就能收到这封信。(稍停)你以为我在报复吧？

弗朗茨　难道你不报复？

莱妮　怎么样正确我就怎么做，不管是死，是活，按理你是属于我的，因为唯有我一个人按你的本来面目爱你。

弗朗茨　唯有你一个人？(稍停)昨天我可能会杀人，而今天我隐约看到了一个机会，她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接受我的要求。(把手枪放进抽屉)其所以让你活着，莱妮，是因为我决定死死抓住这个机会不放。

莱妮　好得很。让她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再看谁战胜谁吧。

〔莱妮站起身，向浴室走去。当她经过弗朗茨后面的时候，她把手中的报纸扔在桌子上。弗朗茨吓了一跳。

弗朗茨　什么？

莱妮　这是《法兰克福日报》，报上讲到我们的事哩。

弗朗茨　讲你和我？

莱妮　讲我们家。他们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重建德国的巨头们》。有什么样的地位就受到什么样的尊敬。论资排辈，他们从格拉赫家族讲起。

弗朗茨　（他下不了决心去拿报纸看）爸爸也是一个巨头？

莱妮　（指着文章）反正他们是这么说的，你自己看吧！他们说爸爸是巨头之最。（弗朗茨发出嘶哑的骂声，拿起报纸。他打开报纸。他面朝观众坐着，背向浴室，头被打开的报纸遮住了。莱妮敲浴室的门）请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呐。

第　九　场

〔弗朗茨，莱妮，尤哈娜。

尤哈娜　（打开门）太好啦。我不喜欢躲躲藏藏。（和蔼可亲地）你好。

莱妮　（和蔼可亲地）你好。

〔尤哈娜惴惴不安，推开莱妮，径直向弗朗茨走去，望着看报的弗朗茨。

尤哈娜　报纸？（弗朗茨连头也不回。她转身向着莱妮）你进行得好快哟。

莱妮　我着急啊。

尤哈娜　急于杀他？

莱妮　（耸耸肩膀）不，不。

尤哈娜　那你就赶紧吧，我们已经走到前头去了。从今天起我深信他将忍受现实。

莱妮　这就怪了，他也深信你将忍受现实。

尤哈娜　（微笑）我将忍受一切。（稍停）父亲把事情告诉你了？

莱妮　是的。

尤哈娜　他威胁过我。是他告诉我怎样到这儿来的。

莱妮　啊！

尤哈娜　他没有对你讲起吧？

莱妮　没有。

尤哈娜　他在耍弄我们。

莱妮　那还用说。

尤哈娜　难道你能认了？

莱妮　认了。

尤哈娜　你有什么要求？

莱妮　（指着弗朗茨）你从他的生活中出去。

尤哈娜　我永远不出去。

莱妮　那我把你赶出去。

尤哈娜　试试吧。

〔静场。

弗朗茨　（放下报纸，站起身，向尤哈娜走去。很贴近她）尤哈娜，你答应过我，只相信我一个人的话。现在是实现你诺言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爱情的成败全在于此。

尤哈娜　我只相信你的话。（他们互相看着。尤哈娜充满信任地向弗朗茨微笑，但弗朗茨脸色苍白，由于不断抽搐而扭作一团。他竭力向尤哈娜微笑，然后转过身，走向他自己原来的位子，又拿起报纸）怎么样，莱妮？

莱妮　我们是两个。有一个是多余的。谁是多余的人应当自己承认。

尤哈娜　那我们怎么进行？

莱妮　应当进行严肃的较量，如果你赢了，你取我而代之。

尤哈娜　你会作弊的。

莱妮　用不着。

尤哈娜　为什么？

莱妮　你肯定输。

尤哈娜　你说怎么较量吧。

莱妮　好。（稍停）他跟你讲过海恩里希副官和俄国俘虏吗？他谴责自己由于救了两个游击队员的命而置他的伙伴们于死地，是吗？

尤哈娜　是的。

莱妮　你对他讲过他做得对，是吗？

尤哈娜　（嘲讽地）你什么都知道！

莱妮　不必奇怪，因为他也这么哄过我。

尤哈娜　怎么？你认为他在撒谎？

莱妮　他对你说的没有一点是假的。

尤哈娜　可是……

莱妮　可是他的故事没有讲完。尤哈娜，较量开始。

弗朗茨　了不起！（他扔下报纸，站起身，脸色苍白，眼睛发呆）一百二十个船坞！如果把我们的船只每年航行的航程加在一起，就等于从地球到月亮的距离了。德国站起来了！德国万岁！（他迈着机械的大步子走向莱妮）谢谢你，妹妹。现在，你走吧。

莱妮　不。

弗朗茨　（命令的口吻，大嚷）我说了，请你走。（想拖莱妮出去）

尤哈娜　弗朗茨！

弗朗茨　怎么？

尤哈娜　我要知道故事的结局。

弗朗茨　故事没有什么结局。除了我，所有的人都死了。

莱妮　瞧瞧他。四九年某一天，他向我什么都承认了。

尤哈娜　承认了？承认什么了？

弗朗茨　鬼话。能跟她谈正经事吗？我说说闹着玩的！（稍停）尤哈娜，你答应过只相信我的话。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相信我吧，上帝啊！请相信我吧！

尤哈娜　我……有她在场你就不一样了。（莱妮笑）你要设法使我相信你啊！对我说她在撒谎，说啊！你没有作过孽，是吗？

弗朗茨　（几乎是骂骂咧咧的）没有。

尤哈娜　（暴躁地）说出来呀！得让我听见！你说：我没有作孽！

弗朗茨　（声音不由自主）我没有作孽！

尤哈娜　（不胜恐怖地看着弗朗茨，开始大叫）哈！（忍住叫喊）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弗朗茨　（执拗地）我没有作孽。

莱妮　你听凭别人作孽。

尤哈娜　谁？

莱妮　海恩里希。

尤哈娜　对两个俘虏吗？

莱妮　那两个只是开始。

尤哈娜　还有别人？

莱妮　万事起头难嘛！

弗朗茨　我要把事情说清楚。我见到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晕头转向了。你们让我受不了……尤哈娜，等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再谈吧……事情发展太快了……我将恢复理智，我将说出全部真相，尤哈娜，我爱你胜过爱我的生命……

〔弗朗茨抓住尤哈娜的胳膊。她大声嚷着挣脱了。

尤哈娜　放开我！

〔尤哈娜走到莱妮一边。弗朗茨面对着她，呆若木鸡。

莱妮　(向着尤哈娜)较量进行得很不顺利。

尤哈娜　较量失败了。把他留给你吧。

弗朗茨　(茫然不知所措)你们俩，都听我说……

尤哈娜　(带着憎恨的心情)你严刑拷打过人！你！

弗朗茨　尤哈娜！(尤哈娜望着他)别这么看我！不要这样。别这么看我！(稍停)我知道了！(他哈哈大笑，四肢着地爬起来)倒退！倒退！(莱妮吼斥。弗朗茨站起来)小妹子，你从来没见过我横爬吧？(稍停)你们走吧，两个人全走开！(莱妮走近桌子，欲开抽屉)现在五点十分。告诉爸爸，我约他六点在开家庭会议的地方会面。出去。(长时间的静场。灯光暗下来。尤哈娜第一个出去，头也不回。莱妮有点犹豫，跟着退场。弗朗茨坐下，重新拿起报纸)一百二十个船坞：简直是一个帝国！

——幕落

第 五 幕

〔布景和第一幕相同。时间是七点钟。天色暗下来。起先觉不出天黑，因为落地窗门的护窗板紧闭着，室内半明半暗。时钟敲七下，敲到第三下的时候，左边落地窗门的护板从外面打开，透进光线。父亲推门进来。同时二楼弗朗茨的房门也开了，弗朗茨出现在楼道口。两人相视片刻。弗朗茨手提一只黑色正方小箱子：他的录音机。

第 一 场

〔父亲，弗朗茨。

弗朗茨 （站着不动）您好，爸爸。

父亲 （声音自然，亲切）你好，孩子。（他踉跄了一下，扶住一张椅子的靠背）等等，我放点光线进来。（把另一扇落地窗打开，推开护窗板。第一幕快结束时出现的绿光透进室内）

弗朗茨 （下了一级楼梯）您说吧，我听着呢。

父亲 我没有什么可对你说的。

弗朗茨 怎么？您可是缠着莱妮要她转达您的请求……

父亲 我的孩子，我到这间屋里来，是因为你叫我来的啊。

弗朗茨 （他不胜惊愕地看着父亲，然后哈哈大笑）确实如此。（他又下了一级楼梯，停下）好一盘棋！您先用尤哈娜整来

妮，后来又用莱妮整尤哈娜，三步棋就把人将死了。

父亲　谁输了？

弗朗茨　我，黑方之王。您赢腻味了吧？

父亲　除了一件事外，我对什么都腻味了，我的儿子。这件事就是：我们永远赢不了。我尽量想捞回赌注罢了。

弗朗茨　（耸耸肩膀）您最后总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

父亲　这是最可靠的输的办法。

弗朗茨　（尖刻地）这倒是真的。（突然）直说吧，您有什么事？

父亲　此刻：看看你。

弗朗茨　我在这儿呐，请看吧，趁您还活着的时候，看个够吧。我专门拣好听的给您说。（父亲咳嗽）别咳嗽。

父亲　（带几分谦卑）我尽量不咳，（他还是咳嗽）不很容易……（控制住自己）不咳啦。

弗朗茨　（望着父亲，慢吞吞地）这么愁眉苦脸啊！（稍停）笑笑吧！今天值得庆祝，父子重逢，大摆酒宴吧。（突然地）您成不了我的审判官。

父亲　谁说这个来着？

弗朗茨　您的眼神。（稍停）两个罪人：其中一个以他们共同践踏的道德准则的名义审判另一个，这出滑稽戏叫什么？

父亲　（平静而不动感情）正义。（沉默片刻）你是一个罪人？

弗朗茨　是的。您也是。（稍停）我不承认您有权审我。

父亲　那你为什么还要找我谈话？

弗朗茨　为了告诉您，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您也将失去一切。（稍停）对着《圣经》起誓，您不审判我，请起誓，否则我马上回我的房间。

父亲　（一直走到《圣经》旁，打开书，把手伸过去）我起誓！

弗朗茨　那好！（走下楼梯，直走到桌旁，把录音机放在桌上。他转过身。父亲和儿子面对面）岁月对您不起作用吗？您还是老样子。

父亲　不。

弗朗茨　（走近父亲，仿佛被吸引过去。带着明显的傲慢神情，但不咄咄逼人）我重新见到您，完全无动于衷。（稍停。他抬起手。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把手搁在父亲的手臂上）老兴登堡，嗯，什么？（他朝后仰一仰。生硬地，恶狠狠地）我严刑拷打过人。（沉默。激烈地）您听见了吗？

父亲　（面不改色）听见了。接着讲。

弗朗茨　讲完了。游击队搞得我们精疲力尽，他们和村庄的老百姓串通一气，我企图使村民开口招供。（沉默。冷漠而神经质）最后总是同样的结果。

父亲　（语气沉重，缓慢，毫无表情）总是如此。

〔静场片刻。弗朗茨高傲地瞧着父亲。

弗朗茨　我想，您会审判我？

父亲　不。

弗朗茨　再好不过了，我亲爱的爸爸。我还要告诉您，我是施刑者，因为您是告密者。

父亲　我没有告发过任何人。

弗朗茨　波兰犹太教士？

父亲　连他也没有。我冒了风险……令人讨厌的风险。

弗朗茨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弗朗茨回忆过去）令人讨厌的风险？我也冒过这样的风险。（笑）嗨！非常令人讨厌的风险！（弗朗茨笑。父亲借机咳嗽）您怎么啦？

父亲　我跟着你笑呐。

弗朗茨　您咳嗽！别咳啦，他妈的，您把我嗓子都撕破了。

父亲　对不起。

弗朗茨　您快死啦？

父亲　你知道了。

弗朗茨　（准备走近父亲，但突然后退）这下可轻松了！（他的手发抖）大概难受得要命吧。

父亲　什么。

弗朗茨　该死的咳嗽。

父亲　（不快地）不，不。

〔又一阵咳嗽，然后平息下来。

弗朗茨　您的痛苦，我感觉得到。（眼睛发呆）我曾经缺乏想象力。

父亲　什么时候？

弗朗茨　在那边。（沉默许久。他的目光从父亲身上移开，瞧着尽里的门。他说话时，又回到过去的岁月；只有在直接对父亲讲话时，他才置身于现在）上司都成了肉酱；副官和克拉吉斯在我的手中；士兵统统跪在我的脚下。唯一的指令：坚持下去，我坚持了。我可以叫人死，也可以让人活：你，去死吧！你，留在这儿！（稍停。弗朗茨站在舞台前，庄严而凄凉）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稍停）嗯，什么？（仿佛在听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然后转身向着父亲）有人问我："你怎么行使你的权力？"

父亲　谁问？

弗朗茨　这是在黑夜的空气里发出的声音。每天夜里。（模仿看不见的对话者发出的呷哝声）你怎么行使权力？你怎么行使权力？（大嚷）笨蛋！我要坚持到底，直到权力用尽为止！

(向着父亲，突如其来地)您知道为什么吗？

父亲　知道。

弗朗茨　(有点张皇失措)啊？

父亲　你一生中间有这么一次认识到你无能为力。

弗朗茨　(大声笑着说)老兴登堡始终头脑清楚，祝他万岁！是的，我认识到了。(停止笑)在这儿，由于您的缘故！您向他们出卖了犹太教士，他们拚命揪住我，而另一些人把他掐死了。我能干什么呢？(举起左手的小拇指，瞧着)连小指都没有动一下。(稍停)奇异的经历，但我劝将来的头领们别重复我的经历，因为这种创伤是医治不好的。您立我为王子，父亲。您知道谁立我为王吗？

父亲　希特勒。

弗朗茨　对喽！这是羞愧所造成的。在这个……事件之后，权力变成我的天职。您也知道我很崇敬他吗？

父亲　希特勒。

弗朗茨　您不知道吧？哦！我恨他。在此前后都恨他。但那一天，我完全着了希特勒的魔。两个领袖人物，那只能是要么互相厮杀，要么互相结合。我曾经跟希特勒相结合。犹太教士流血而死，在我无能为力之时，我感到自己有一种莫名的赞同。(回忆过去)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希特勒使我变成另一个人，心如铁石而又神圣的人：变成了希特勒自己。我成了希特勒，超越了我自己。(稍停。向着父亲)没有给养了，我的士兵们围着谷仓转。(回忆过去)四个德国人会把我压在地上，我的下属会把俘虏们的血全放了。不行！我不能再次陷入可耻的无能为力。我起誓。天色已晚，恐怖还未实施……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要是有人掀

起恐怖的话，那便是我。我要搞邪恶，要以一个令人难忘的行为来显示我的权力，而且是别出心裁的：把人活活地变成虫；我要一个人对付俘虏，我将对他竭尽侮辱之能事：他们一定会开口招供的。权力是一座我能见底的深渊。光挑选去死的人还不够劲；用一把小刀子和一个打火机，我就能决定对人类世界的统治。(精神失常)多么令人神往！君主们统统进地狱，这是他们的光荣，我也去。

〔弗朗茨在舞台前处于幻觉状态。

父亲　(平静地)他们招了吗？

弗朗茨　(从回忆中醒悟过来)嗯，什么？(稍停)没有。(稍停)没招就死了。

父亲　输者其实是赢者。

弗朗茨　唉！一切都学得会，我的手不灵。还不灵。

父亲　(凄楚地一笑)这不是个理由，人类的统治是由输者决定的。

弗朗茨　(大声吼叫)我本来满可以象他们一样！我也满可以被乱拳打死而一声不吭！(冷静下来)然而我对此并不在乎！我保住了我的权威。

父亲　很久吗？

弗朗茨　十天。十天之后，敌人的坦克进攻了，我们全死了，俘虏也死了。(笑)对不起，当然除我以外，我没有死！根本没有死！(稍停)我所说的事没有什么是可靠的，唯一可肯定的是我严刑拷打过人。

父亲　之后？(弗朗茨耸耸肩膀)你就赶大路？躲躲藏藏？最后回到我们家？

弗朗茨　是的。(稍停)片片废墟证明我是对的，我喜欢见到我

们的房屋遭洗劫，我们的儿童骨断肢残。我认为我闭门不出是因为不忍眼看德国的末日。这不对，其实我希望我们的国家灭亡，而我闭门不出是因为不愿意看到德国的复兴。（稍停）审判我吧！

父亲　你已经让我对《圣经》起过誓了……

弗朗茨　我改变了主意，结束了算啦！

父亲　不。

弗朗茨　我对您说我解除您的誓言。

父亲　施刑者能接受告密者的审判吗？

弗朗茨　不存在上帝，不是吗？

父亲　我怕的是上帝不存在，不过有时没有上帝还真麻烦。

弗朗茨　好吧，不管你是不是告密者，反正您是我天然的审判官。（稍停。父亲摇摇头）您不审判我吗？一点也不肯？那么，您脑袋里一定装着别的什么东西！那就更糟糕。（突然地）您等待什么？

父亲　什么也不等；你已在我眼前了。

弗朗茨　您等！我知道您耐心地等待着，长时间地等待着。我见到在您面前出现过冷酷无情的人，心黑手狠的人。他们对您破口大骂，您却忍气吞声，您等待着，到头来好好先生们的毅力丧失殆尽了。（稍停）说话啊！说话啊！随便讲点什么！真叫人受不了！

〔静场片刻。

父亲　今后你想怎么样？

弗朗茨　回到楼上去。

父亲　什么时候再下楼。

弗朗茨　永远也不下来啦。

父亲　你不见任何人了？

弗朗茨　我只见莱妮；她侍候我。

父亲　尤哈娜呢？

弗朗茨　（生硬地）吹了！（稍停）这个女人缺乏魄力……

父亲　你爱过她吗？

弗朗茨　孤独曾经压得我喘不过气。（稍停）如果我象现在这个样子她要我的话……

父亲　你愿意保持这个样子吗？

弗朗茨　您呢？您要我吗？

父亲　不要。

弗朗茨　（被深深触动）甚至父亲也不要我了。

父亲　甚至父亲也不要。

弗朗茨　（声音变了）原来如此？那我们干吗在一起呢？（父亲不答。弗朗茨深感焦虑地）啊，我原不该再见您。我早就预料到了！我早就预料到了。

父亲　预料到什么？

弗朗茨　预料到会落在我头上的事情。

父亲　你什么事也不会有。

弗朗茨　事情还没有发生哩。您在那儿，我在这儿，如同在我梦中一样。您就象我在梦里看到的那样等待着。（稍停）很好。我也一样，我也可以等待。（指着他的房门）在您和我之间，我关上这扇门。耐心等待六个月。（用一个指头点着父亲的头）过六个月这个脑袋里将空空如也，这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虫子们将吃掉您的嘴唇，吃掉使嘴唇鼓鼓的趾高气扬。

父亲　我没有瞧不起你。

弗朗茨　(嘲笑地)真的！在我对您讲了这一切之后？

父亲　你没有给我讲什么新鲜事呀。

弗朗茨　(惊愕)你说什么？

父亲　你在斯摩棱斯克的那些事，我知道已经有三年了。

弗朗茨　(激烈地) 不可能！人全死了！没有见证人。死的死，埋的埋，全完了。

父亲　除了那两个后来被俄国人释放的家伙。他们来见过我。时间是一九五六年三月。费里斯特和舍德曼，你记得他们吗？

弗朗茨　(狼狈不堪)不记得。(稍停)他们要干什么？

父亲　要钱，以换取他们保守机密。

弗朗茨　后来呢？

父亲　我不会要挟人。

弗朗茨　他们守……

父亲　守口如瓶。你已经把他们给忘了，接着讲吧。

弗朗茨　(眼睛发呆)三年？

父亲　三年。我几乎立即宣布说你死了；第二年我把魏纳尔叫了回来，这样做比较审慎。

弗朗茨　(没有听父亲说话)三年！我对螃蟹们发表演说，我骗了他们！而三年之中，我在这儿早已暴露无遗了。(突如其来地)是不是从这时候起您千方百计想见我？

父亲　是的。

弗朗茨　为什么？

父亲　(耸耸肩膀)不为什么？

弗朗茨　他们坐在您的办公室里，您听着他们，因为他们认识我，突然间其中一个对您说道："弗朗茨·冯·格拉赫是一

个刽子手。”晴天霹雳。(试图开玩笑)我想这出乎您意料之外吧？

父亲　不。不太意外。

弗朗茨　(大嚷)在我离开您的时候，我是干干净净的，洁白无暇，我曾经想营救那个波兰人……不感到意外吗？(稍停)您是怎么想的？您当时什么也不知道，但一下子，您知道了！(声音更响)您是他妈的怎么想的？

父亲　(带着深厚的温情但又忧郁)我可怜的孩子！

弗朗茨　什么？

父亲　你问我是怎么想的，我告诉你。(稍停。弗朗茨挺直整个身子，突然扑倒在父亲的肩上恸哭起来)我可怜的孩子！(父亲笨拙地抚摸弗朗茨的后颈)我可怜的孩子！

〔静场片刻。

弗朗茨　(突然直起身子)行了！(稍停)意外打动了我的感情，我有十六年没有哭了，十六年后我又哭了。别可怜我，这反而使我恼火。(稍停)我不大喜欢自己。

父亲　为什么你要喜欢自己呢？

弗朗茨　对啊。

父亲　与此有关的是我。

弗朗茨　您喜欢我，您？您喜欢斯摩棱斯克的刽子手？

父亲　斯摩棱斯克的刽子手，是你。

弗朗茨　好，好，您别感到不好意思。(故意笑得俗不可耐)所有的情趣都是天生有的。(突然地)您在折磨我！每次您透露出您的想法，都是因为这些想法有助于您计划的实现。我对您说您在折磨我：先给我几下子，然后可怜我，当您认为我到时候了……得了！这件事您已经反复考虑了很久，

您太专横，以至于非按您的方式解决不可。

父亲　（忧郁的嘲笑）专横！这在我早已成为过去的事。（稍停，他自个儿笑了笑，轻松了一点，但仍然阴郁。然后他转身向着弗朗茨。非常温和，但极其坚定）但对这件事，我是专横的，由我来解决吧。

弗朗茨　（猛地朝后一跳）我不许您插手。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父亲　我要你不再痛苦。

弗朗茨　（冷酷、粗暴、好似在指责别人）我不痛苦，我使别人痛苦过。也许您能领会两者细微的差别？

父亲　我领会。

弗朗茨　我把什么都忘了，连他们的喊叫声都忘了。我脑子里现在是空空的。

父亲　我已料到了，但这更难受，不是吗？

弗朗茨　为什么？

父亲　十四年来你摆脱不了一种你自己造成的但你自己又感受不到的痛苦。

弗朗茨　谁请您谈论我？是的，这更难受，我好似一匹马，痛苦骑在我身上。但我并不欢迎痛苦这个骑士。（突然地）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瞧着他的父亲，圆睁双目）您滚吧！（转身背着父亲，吃力地登上楼梯）

父亲　（没有作阻止弗朗茨的表示。但当弗朗茨走上二楼楼梯平台时，他用很响亮的声音说）德国就在你的房间里！（弗朗茨慢慢转过身来）德国活着，弗朗茨！你再也无法忘怀了。

弗朗茨　我知道，尽管败了，但德国还勉强活着。我自己会安排的。

父亲　正因为德国失败过，所以今天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你怎么办？（稍停）我们既是祸根，又是赌注。人家宠爱我们，所有的市场都向我们开放，我们的机器开动着：这是一座炼铁炉，停不下来。得天独厚的失败，弗朗茨，我们既有黄油又有枪炮，还有士兵，我的儿子！明天还有炸弹。到那时，我们只要象马那样抖动一下鬃毛，你就会看到我们的保护人象跳蚤一样乱蹦乱跳。

弗朗茨　（最后的辩解）我们统治着欧洲，而我们是战败者。要是我们是战胜者，那会怎么样？

父亲　我们不可能战胜。

弗朗茨　那场战争，应该打败吗？

父亲　本来就应该玩输家算赢家的游戏，自古以来一直如此。

弗朗茨　您就是这么做的吗？

父亲　是的，从双方一交手我就如此。

弗朗茨　那些热爱国家而且为了胜利牺牲自己军人荣誉的人们……

父亲　（平静而冷酷）他们很可能延长屠杀和影响重建。（稍停）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作什么恶，只不过杀了个别人而已。

弗朗茨　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题；这下我回到房间里有事可干了。

父亲　你在房间里一刻也呆不住啦。

弗朗茨　那您就错了：既然这个国家否认我，我便否定这个国家。

父亲　你已经尝试了十三年，并无很大成效。现在你全知道了，你怎么还能旧戏重演呢？

弗朗茨　我怎么能丢得开我演的戏呢？要么德国灭亡，要么我

就是一名普通法的罪犯，二者必居其一。

父亲　正是这样。

弗朗茨　怎么办呢？（瞧着父亲，突然）我不愿意死。

父亲　（平静地）为什么不愿意？

弗朗茨　我倒正要问您为什么呢。您已经留名在世了。

父亲　你知道这我根本不在乎！

弗朗茨　爸爸，您撒谎，您要造船，您已经造出了。

父亲　我造船是为了你。

弗朗茨　哟！我以为您生下我是为了船哩。不管怎么说，船造出来了。您死了，船队载着您的名字。我呢？我能留下什么？

父亲　什么也没有。

弗朗茨　（精神失常）所以我要活一百年。我，我只有这一条命。（惊慌）我只有这条命。别想夺走我这条命。请相信我讨厌我这条命，但我觉得它比虚无要强。

父亲　你活，你死，总而言之，都是虚无。你什么也不是，你什么也不干，你什么也没干出来，你什么也干不了。（长时间静场。父亲慢慢走近楼梯，靠着灯站到弗朗茨下面，仰着头对他说）我请你原谅。

弗朗茨　（一下子吓呆了）请我，您？这是一个花招！（父亲等待着。弗朗茨突然问）原谅什么？

父亲　对不起你。（稍停。带着微笑）父母都是笨蛋，他们阻挡太阳。我以为世界是不会变的，而世界变了。你记得我给你描绘过的前程吗？

弗朗茨　记得。

父亲　我不断跟你讲前程，你，你也看到了你的前程。（弗朗茨

点头表示同意)其实这个前程只是我的过去。

弗朗茨　是的。

父亲　你以前就知道了吗?

弗朗茨　我一直知道。起初,我非常喜欢。

父亲　我可怜的孩子。我原想你在我之后领导企业。其实企业在领导我们,企业在选择它需要的人材,企业把我淘汰了,我拥有所有权,但我指挥不了了。而你,我的公子,企业一开始就把你拒之门外,企业要个公子哥儿来干吗?企业自己培养和招聘着它的管理人员。(在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弗朗茨慢慢走下楼梯)我把我的本事全给了你,给你灌输了我那贪婪的权欲,但这一切都无助于你,真遗憾!为了达到目的,你曾冒过最大的风险,但你瞧,企业把你的行动全变成了欺人之谈。你的烦恼最后促使你犯罪,到头来在你的罪行中,企业把你清除了,你的失败导致了企业的壮大。我不喜欢搞什么良心责备,弗朗茨,这无济于事。如果当年我能想到你可能在别的地方或以别的方式有所作为……但我把你培养成了一个君王,用现在的话来说,毫无用处的人。

弗朗茨　(带着微笑)我注定如此?

父亲　是的。

弗朗茨　注定无能?

父亲　是的。

弗朗茨　注定要犯罪?

父亲　是的。

弗朗茨　由于您?

父亲　由于我灌输给你的感情欲望。告诉你的螃蟹法庭,有罪

的只是我一个人，我承担一切罪过。

弗朗茨　(带着同样的微笑)这才是我想听你说出来的话哩。(他下完最后几级楼梯，然后与父亲并排站着)现在我接受了。

父亲　接受什么？

弗朗茨　接受您期待着我的事情。(稍停)唯一的条件是两个人一起去，而且马上去。

父亲　(突然变得尴尬)马上？

弗朗茨　是的。

父亲　(声音变哑)你是说今天？

弗朗茨　我是说，此刻。(沉默)这是您所希望的吗？

父亲　(咳嗽)不要……这么快。

弗朗茨　为什么不呢？

父亲　我跟你刚刚重逢。

弗朗茨　您没有跟任何人重逢，您自己也在内。(神态平静，老实，这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表情，但完全绝望了)我只不过是您诸多形象中的一个形象，其他形象还在您的头脑里。不幸的是我这个形象形成了肉身。在斯摩棱斯克的一天夜里，我这个形象有过那么……什么呢？有过一分钟的自主。而现在除了这件事外您承担一切罪过。(稍停)我在这儿过了十三年，我抽屉里一直放着一支上了子弹的手枪。您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自杀吗？我心里想："木已成舟，改变不了。"(稍停。非常真诚地)死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原希望……您会感到好笑，我原希望根本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在楼上并不成天撒谎。晚上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想念您。

父亲　而我，我就在这儿，坐在这张扶手椅上。你来回走着。我

听着你。

弗朗茨　(麻木，无表情地)啊！(紧接着说)我曾经想："如果有办法把这个叛逆的形象追回来，把它还给我，并使它融化在我之中；那么恐怕只有他了。"

父亲　弗朗茨，其实只不过有过我罢了。

弗朗茨　说得轻巧，请证明您的话。(稍停)只要我们都活着，我们总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稍停)梅塞戴斯牌汽车当时有六个座位，但您只带我一个人。您说："弗朗茨，应该锻炼你，我们开快车。"我当年八岁，我们沿易北河的那条道开出去……"鬼桥"还在吗？

父亲　一直在。

弗朗茨　那是条险道，每年都死人。

父亲　在那儿死的人一年比一年多。

弗朗茨　您一边对我说："我们到了"，一边加大油门。我害怕得要死，但又高兴得要命。

父亲　(微微一笑)有一次我们差一点翻车。

弗朗茨　有过两次。如今车速更快了吧？

父亲　你妹妹的那辆波尔舍牌汽车每小时能开一百八十公里。

弗朗茨　咱们就用这一辆吧。

父亲　这么快就去！……

弗朗茨　您还盼望什么？

父亲　暂缓一缓。

弗朗茨　您已经缓期了。(稍停)您很清楚不能再缓。(稍停)我没有一刻不在恨您。

父亲　现在呢？

弗朗茨　现在，不。(稍停)您的形象将同所有埋在您头脑里的

其他形象一起化为乌有。您是我的起源，也将是我的归宿，咱们善始善终吧。

〔静场片刻。

父亲　好。（稍停）我生了你养了你，现在我将毁掉你。我的死包括了你的死，最终其实是我一个人去死。（稍停）等一等。我也没有想到一切会发展得这么快。（微笑，但掩盖不了内心的焦虑）真有意思，一条生命在空廓的天空下报销了。这……这不说明什么。（稍停）不会有人审判我。（稍停）你知道，我，我也不喜爱我自己。

弗朗茨　（把手搁在父亲的手臂上）这和我有关。

父亲　（表情不变）到头了。我是一片云彩的影子，等下过一场骤雨，太阳又将照耀我生活过的地方，我才不在乎哩，赢者输了。这个压死我的企业，是我创建的。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稍停）弗朗茨，你乐意开快车吗？这能锻炼你啊。

弗朗茨　我们开波尔舍牌车，好吗？

父亲　当然。我去车库把车开出来。等我一下。

弗朗茨　您一会儿给个信号吧？

父亲　开车灯为号？好。（稍停）莱妮和尤哈娜在平台上。跟她们告别吧。

弗朗茨　我……好吧……叫她们吧。

父亲　回头见，我的孩子。（下）

第　二　场

〔先是弗朗茨一人，后莱妮、尤哈娜上。

〔传来父亲在后台的喊声。

父亲　（在幕后）尤哈娜！莱妮！

〔弗朗茨走近壁炉，望着他的照片。突然扯下黑纱，扔到地上。

莱妮　（刚出现在门口）你在干什么？

弗朗茨　（笑着）我活着，不是吗？

〔尤哈娜跟着进屋。弗朗茨走到台前。

莱妮　你穿便服了，中尉？

弗朗茨　爸爸马上开车送我去汉堡，明天我就搭船走。你们再也见不着我了，尤哈娜，你赢了。魏纳尔自由了。象空气那样自由。祝你一切顺利。（他站在桌子旁边，用食指点着录音机）我把录音机送给你，还有我最好的讲话录音：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录音。那天我很有灵感。你以后再听。哪一天你想了解我的辩护词，或干脆你只是想听听我的声音，你再打开。你接受吗？

尤哈娜　我接受。

弗朗茨　永别了。

尤哈娜　永别了。

弗朗茨　永别了，莱妮。（象父亲那样抚摸莱妮的头发）

莱妮　你们用哪一辆车？

弗朗茨　你的车。

莱妮　你们从哪儿走？

弗朗茨　走易北河岸。

〔两盏汽车的前灯在屋外亮着，亮光通过落地窗透进室内。

莱妮　我明白了。父亲在给你打信号哪。永别了。

〔弗朗茨退场。汽车开动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响，后又

逐渐减轻。灯光射到另一扇窗，然后消失。汽车开走了。

第 三 场

〔尤哈娜，莱妮。

莱妮　现在几点了？

尤哈娜　（靠时钟比较近）六点三十二分。

莱妮　六点三十九分我的波尔舍牌汽车将跌进水里啦！永别了！

尤哈娜　（感到恐惧）为什么？

莱妮　因为“鬼桥”离这儿只有七分钟的路程。

尤哈娜　他们要……

莱妮　是的。

尤哈娜　（刻薄、全身紧张）你杀害了他！

莱妮　（也很刻薄）你呢？（稍停）有什么办法？他不想活了。

尤哈娜　（始终竭力控制自己，几乎忍不住了）七分钟。

莱妮　（走近时钟）现在还有六分钟，不，五分半钟。

尤哈娜　难道我们不能……

莱妮　（始终刻薄地）追上他们？不妨试试。（沉默）现在你准备怎么办？

尤哈娜　（装出无情的样子）由魏纳尔决定，你呢？

莱妮　（指着弗朗茨的房间）上面需要有一个隐居者。现在轮到我了。尤哈娜，我再也不见你啦。（稍停）劳驾告诉海尔德，要她明天早上敲那扇门，我有事吩咐她。（稍停）还有两分钟。（稍停）我并不恨您。（走近录音机）辩护词。（打开录

音机）

尤哈娜　我不愿意……

莱妮　七分钟！得了，他们死了。

〔莱妮说完话立即按录音机的键。弗朗茨的声音立刻响起来。弗朗茨的说话声回荡的时候，莱妮穿过屋子，登上楼梯，走进弗朗茨的房间。

弗朗茨的声音　（从录音机发出）

千秋万代啊，我的时代，孤独而丑陋，他是被告。委托人亲手剖腹。你们以为是白色淋巴液的东西，其实是血，因为被告是饿死的，所以没有红血球了。但我要告诉你们引起器官千疮百孔的秘密：如果人类不被凶恶的世仇所暗算，不被发誓要毁他的食肉动物所暗算，不被没毛而恶毒的畜生所暗算，不被人类自己所暗算，这个世纪本来会是美好的。一加一等于一，这就是我们的奥秘。野兽隐藏着，我们意外地突然在我们同类的眼睛深处看到了野兽的目光，于是我们就大打出手：所谓预防性的正当自卫。我意外瞥见了这只野兽，我打了一阵，结果倒下的是一个人，在他死前的眼睛里我看到了野兽。活着的野兽：就是我。一加一等于一，多么大的误会哟！我嗓子眼里的这股油哈喇和寡味是谁的？是什么味？是人的？是野兽的？是我自己的？这是我们时代的滋味。幸福的千秋万代啊，你们不知道我们的憎恨，你们怎么会理解我们由杀生欲望而产生的那股残酷力量。爱，恨，一加一……请恕我们无罪吧！委托我诉讼的人最先懂

得羞耻：他知道他是赤身露体的。美丽的孩子们，你们是我们所生，是我们痛苦的产儿。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位妇女，她生儿育女，难道你们会给你们的母亲判罪吗？嗯？回答啊！（稍停）第三十世纪不肯回答。或许在我们这个世纪之后就不再存在什么世纪了。或许一颗炸弹把一切光明全都扑灭。一切都将死亡：眼睛，法官，时间。黑夜。啊，黑夜的法庭，你过去是，将来是，现在是，我曾经是那样一个人，我曾经是那样一个人！我，弗朗茨·冯·格拉赫，这儿，在这个房间里，我啊！我啊！我以肩负这个时代为己任，我说过：我将为这个时代负责。今天负责，永远负责。嗯，什么？

〔莱妮已进入弗朗茨的房间。魏纳尔出现在花厅门口。尤哈娜见到魏纳尔，向他走去。两人面无表情，他们互相没有说话就退场了。从“回答啊”这句话开始，舞台上空无一人。

——幕落

萨特谈“萨特戏剧”*

沈志明选译

关　于《苍　蝇》

一九四三年四月《苍蝇》预演，萨特在答记者问时避而不谈剧本的政治内容，只是一般性地谈了他的创作意图。原载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喜剧报》。

我想探讨与宿命悲剧相对立的自由悲剧，换言之，我这个剧本的主题可概括为：“一个人行了暴力，即使他自己也厌恶这个行为，但他肯承担全部的后果和责任，面对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

显然，以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不符合内心自由的原则，某些哲学家，并非微不足道的哲学家，如柏格森①，认为这种内心自由是唯一存在的自由，他们曾想从中寻找摆脱命运的源泉。这类自由始终停留在理论上和精神上，经不起事实的考验。而我

---

* 米歇尔·孔塔和米歇尔·里巴尔卡把萨特关于戏剧的论述和关于萨特戏剧的谈话汇集成一个册子，题为：《一种情境剧》。本译文除一篇选自《情境种种》（九）以外，全部选自这个册子。

① 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927），对普鲁斯特等作家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想从一个处境自由的人着手，他不满足于想象中的自由，而不惜采取一个特殊的行动来获得自由，哪怕这个行动是极其残酷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行动才能使他获得他自己的最终自由。

我采用了古典悲剧的骨架和人物，冒着重复古典悲剧的危险，我要说我的主人公犯下了表面上最不人道的罪行。他的行为是一个伸张正义者的行为，他为了替父王报仇，杀死了谋害他父亲的篡权者，但是他把惩罚扩大到他的生母——王后身上，把她也杀了，因为她是谋杀父王的原罪同谋。

人们不能把他的这个行为和他的感情反应孤立开来，通过这个行为，他恢复了节奏平衡，超越了善与恶的概念。但如果这个行为不是完全彻底的，如果这个行为将导致接受悔恨——这种感情只是一种后退，因为等于受过去的束缚，——那么他的行为仍将毫无结果。

信仰自由的人，思想境界很高，但只有在为他人重建自由之后，只有他的行为导致现存秩序的消亡和恢复原来应有的状况之后，他自己才有处境自由。

短促的戏剧内容要求特别紧凑的、富于戏剧性的情景。如果我的主人公是我杜撰的，那么他的行为所引起的恐怖必定无情地把我的剧本打入冷宫，所以我借用一个在舞台上已经出名的人物，我没有别的选择。

在法国解放的时候，萨特作了明确的补充，原载《十字街头报》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

为什么借用古希腊人的嘴说话？还不是为了在法西斯制度下掩盖自己的思想？

真正的悲剧，即我心里想写的悲剧，是恐怖分子的悲剧，

每次恐怖分子在街上暗杀了德国人，立即有五十来个人质被枪杀。

一九四七年《苍蝇》在德国上演，萨特在六月《果园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

一九四〇年我们失败以后，太多的法国人灰心丧气，悔恨交加。我创作了《苍蝇》，我试图表明悔恨不是法国人在我国军事失败之后所应选择的态度。我们的过去已经过去了，时间水一般的从我们的手中流逝，我们没来得及抓住它，仔细看看，以求甚解。但未来却是崭新的，尽管敌军依然占领着法国。我们有办法掌握未来，我们在自由地创造一个失败者的未来，或反之，自由人的未来，因为自由的人不会相信一次失败就标志着激起人生活愿望的一切美好事物的终结。

今天在德国人面前摆着类似的问题，对德国人来说，我同样认为悔恨是毫无用处的。我的意思不是说应当从他们的记忆中抹掉过去的错误。不。但是我确信不是靠讨好人的悔恨来获得世界对他们的宽恕，而是要全力以赴地、真心诚意地投入自由的和劳动的未来，坚定不移地建设这个未来，在他们中间出现尽可能多的满怀诚意的人。我不奢望这个剧本能指引他们走向这个未来，但我祝愿它能鼓舞他们达到这个未来。

一九四八年《苍蝇》用德语在柏林上演，围绕这次演出组织过一次讨论，讨论的内容以《围绕<苍蝇>的讨论》为题，在《果园杂志》（1948年第5期）上发表。这里我们只摘译萨特的发言。

整个辩论围绕着这个问题：《苍蝇》一九四三年在巴黎被占领时上演有什么意义？今天在柏林演出又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因为首先都是围绕悔恨的问题，其次前后两部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心议题是：一个在一九四三年可能是好的剧本，有价值的剧本，现今是否还有同样的价值，尤其在一九四八年是否还有一定的影响。应当根据当时的形势来解释剧本。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很多人非常希望法国人沉溺于悔恨，首先纳粹分子就竭力主张如此，贝当①和他的新闻界也沆瀣一气。还要说服法国人，要我们自己说服自己，让我们确信我们曾是一些疯子，堕落到了不能再堕落的地步，人民阵线使我们吃了败仗，我们的优秀分子统统辞职了，等等，不一而足。这场宣传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肯定不是提高法国人，也不是改造法国人，不是的，其目的是让我们沉溺于懊丧和羞耻，最终使我们无力进行抵抗，满足于我们的懊丧，甚至从中寻找乐趣。这对纳粹分子来讲是求之不得的事。

我创作这个剧本是想用我唯一的手段，非常微弱的手段，为把我们从悔恨病中解脱出来，为把我们从耽于懊丧和羞耻中摆脱出来作出微薄的贡献。为此，必须使法国人民重整旗鼓，恢复勇气。那些反对维希政府的人都非常好地领会了这个剧本的涵义，法国所有奋起反对纳粹统治的人们都认为维希政府是堕落的。当时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①

我创作的第二个动机更多地涉及个人。那个时期存在暗杀

---

① 贝当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新法兰西》（第167页）中写道："你们受痛苦，你们还要受长期的痛苦，因为我们还没有为我们所有的错误付出足够的代价。"

① 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第十二期上，刊登著名作家米歇尔·莱里斯撰写的未署名的文章，题为《俄瑞斯忒斯与国家》，赞扬《苍蝇》。

纳粹分子的问题，不仅暗杀纳粹分子，而且矛头指向德国占领军所有的成员。参与暗杀的人在干的时候自然是心安理得的，他们决不会想到什么良心。在他们看来，战争状态高于一切，向一个敌人扔一颗手榴弹就等于一个战斗行动，但是与之相关却产生另一个问题，属道义上的问题，即所谓人质的问题。德国占领军当时负责执行处决。暗杀三个德国人，就有六个或十个人质被枪决，这在道义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这些人质是无辜的，而且应该重申，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反对德国占领军的事情，人质的大部分甚至没有参加过抵抗运动。开始，人质多半是犹太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想到公开抵抗，对抵抗不负任何的责任，这种暗杀行为成了极为重要的问题。这类暗杀者应当知道，如果他不自首，人家就随意枪杀法国人，于是他承受第二种形式的悔恨，他必须经得起去自首的危险。应当从这些方面去理解我这个剧本的寓意。

所以当年上演的时候，人们不认为剧本是悲观主义的，相反是乐观主义的，我通过剧本对法国人说：你们用不着悔恨，甚至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谋杀犯的人也不用后悔，你们应当承受你们的行为，即使你们的行为导致了无辜者的死亡。

〔……〕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一九四三年的法国和一九四八年的德国，两种形势自然是非常不相同的，但是也不乏共同点。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为一个过去的错误而苦恼。一九四三年人们千方百计劝法国人只应当朝后看，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真正的法国人应当向前看；决心为未来而奋斗的法国人应当行动起来参加抵抗，不要懊丧，用不着内疚。罪责问题在今日德国也提出来了，当然是纳粹制度的罪责。但这种罪过是过去的事情，现在人

们所理解的这种罪过总是跟纳粹分子的罪恶联系在一起的。只想到这个过去，日日夜夜为之苦恼烦闷，这是贫乏的感情，纯粹是消极的。我不是主张应当取消责任感，相反，我说责任心是必要的，但要面向未来。当人们对懊丧有不同的理解的时候，人们往往混淆概念，由此产生对罪过感的内容或认识的误会。我想象我的罪过，我的内心为之十分痛苦，这就导致我怀有人们称之为悔恨的情感，也许因为后悔了，我可聊以自慰。这一切只不过是被动的，眼睛朝后看，我从中得不到任何有益的东西。反之，责任感能使我得到别的东西，某种积极的东西，即必要的恢复名誉，导致我为有生命的、积极的未来而行动。

[……]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够理解俄瑞斯忒斯的案情和他的决定。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剧中的社会背景，我想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归根结底俄瑞斯忒斯只能在争自由和受奴役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我看到有人作了选择，看到他选择了自由，在我看来问题就已解决了，因为主要的是他选择了自由，如果他选择了受奴役，那就有问题了，而且事情就严重了。俄瑞斯忒斯最终选择了自由，他决心在解放他的人民的同时，获得自身的解放，并且他想通过这次解放使自己同人民相结合。如果我们没有确切地理解这一点，大概是由于我们对阿耳戈斯的形势关注得不够。在舞台上，如同在生活中，剧本的这种自由选择始终意味着一次真正的解放，说到底，主要的是争取解放的意志，这就等于自由被确认了。持有这种看法，我们就可以不接受种种解释，辩证的解释也罢，心理分析的解释也罢，不仅可以不接受，而且可以把它们跟被压迫者的解释归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俄瑞斯忒斯和基督相比较。在我看来，

俄瑞斯忒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英雄。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但他是一个不愿听凭别人把自己同人民隔绝的人。在人民大众能够和应该意识到自身力量的时候，他一马当先冲向解放的道路，他第一个用自己的行为向他们指明了道路。当他一旦达到目的，他可以解甲归田，默默无闻地在人民的怀抱里休憩。〔……〕

关于《禁闭》(又译《密室》、《禁锢》、《绝境》、《隔绝》)

该剧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首次演出，初演期间和以后，萨特并没有发表什么言论。一九六五年在灌制该剧唱片的时候，他录制了一个前言，同年十月十一至十七日，《快报》周刊登载了详细摘要。现全文翻译如下。

当我们写一个剧本的时候，总有一些偶然的原因和某些深远的考虑。偶然的原因是，一九四三年岁末和一九四四年初，我写《禁闭》时正好有三个朋友，我想让他们演一个剧，演一个我写的剧。我不想突出任何一个人，就是说，我想让他们始终一起呆在舞台上，因为我心想，如果有一个人走了，他会觉得其他两个人在他不在的时候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总之，我想让他们呆在一起。我琢磨如何使三个人在一起，不让其中任何一个离开，自始至终待在舞台上，永不散伙。

于是我想出把他们放到地狱里，使他们每个人都是其他两个人的刽子手。这就是偶然的原因。

我应当补充一句，后来这三个朋友并没有演这出戏，如同你们所知，是由维托尔、塔尼娅·巴拉绍瓦和加比·西尔薇娅演出的。

但是当时有更为普遍的考虑，我想通过这个剧本表达另外的思想，不仅仅是偶然的机会提供我说一般的话。我想说：地狱即他人。但是“地狱即他人”一直被人们所曲解。人们以为我想说我们跟他人的关系总是很坏的，始终关系恶劣。然而我想说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跟他人的关系起了疙瘩，变坏了，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为什么？因为人要有自知之明，实际上他人最为重要。当我们捉摸自己，当我们试图了解自己，所用的其实是他人对我们的认识，我们运用他人掌握的手段，运用他人判断我们的手段来判断自己。不管我对自己怎么想，反正他人的判断已经进入我的脑海，不管我感觉自己怎么样，反正他人对我的感觉已经在我身上扎根。这就是说，我跟他人的关系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我自己完全依附于他人，于是我当然犹如处在地狱里。世界上有大量的人处在地狱的境地，因为他们太依附他人的判断。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跟他人有其他的关系，这只不过表明所有其他人对我们每个人说来是至关重要的。

我想说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人跟我们是不相同的，你们在《禁闭》中听到的三个人跟我们没有相似之处，因为我们是活人，他们是死人。当然，这里“死人”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我想指出的是，确实有很多人囿于陈规陋习，苦恼于他人对自己的定见，但是根本不想改变。这样的人如同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不可能冲破框框，超越他们的忧虑、他们的定见和他们的习惯，因而他们常常是他人对自身定见的受害者。由此清楚地看出他们是懦夫或坏人。一旦他们当上了懦夫，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这一事实，正因如此，他们是死人，或者说他们是活死人，这是一种说法，意思是指那些老是苦恼于他人的定见，受人摆布，

而不想改变现状的人。我这是极而言之，因为我们是活人，我想通过荒诞的形式指明自由对我们的重要性，即以行动改变行动的重要性。不管我们处在怎么样的地狱圈内，我想我们有砸碎地狱圈的自由。如果有人不这么做，他们就是自愿呆在里面，归根到底，他们自愿入地狱。

综上所述，跟他人的关系，禁锢和自由，通向彼岸的自由，这就是该剧的三个题材。我希望当你们听到剧中人说：地狱即他人，你们能想起上述的论点。

最后我要着重指出，当一九四四年这个剧本首次上演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非常罕见的幸福，对于剧作家来讲非同寻常的幸福，那就是这三个人物，加上地狱侍者，由上述三个演员和绍法扮演，真是让他们演活了。从此我一想起剧中的人物，维托尔、加比·西尔薇娅、塔尼娅·巴拉绍瓦和绍法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这个剧由别的演员重演了。我想特别指出我看过克里斯蒂亚娜·勒尼埃的演出，她把伊内丝演得活灵活现。

关于《死无葬身之地》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该剧首次上演前，萨特向记者发表了讲话，原载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日《战斗报》。

这不是一个讲抵抗运动的剧本。我感兴趣的是，极限的情境以及处在这种情境中的人的反应。我曾一度想把这个剧确定在西班牙战争时期。剧情发生在中国也未尝不可。剧中人提出的问题在全世界折磨过我们这一代许多许多的人："我如何经得住拷打？"对这个问题，他们的父辈是不用操心的。这正是剧中一个人物所注意到的问题，他的父亲被认为是英雄，因为他被打

死了，但他也许会在酷刑下屈服。

由于我认为现代剧应当写当代题材，今天我不会重写象《苍蝇》这样的剧本。我选择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为背景，我想着重表现在刽子手和他的受害者之间最后产生的这种内心深处的默契，这已超越了原则的冲突。民团的头头需要使抵抗运动分子屈服，迫使他们象他那样贪生怕死，这是唯一能使他聊以自慰的东西。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五日《青年自由手册》第一期上刊登了萨特对该剧的评价。

这是一个不成功的剧本。总的来讲，我处理的这个主题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受害者的命运完全是预先决定了的，谁都不会设想他们会招供，因此没有悬念，这是今天人们常用的词。我把命运早已确定无疑的人物搬上了舞台。一般在戏剧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忍受，二是逃脱。而这个剧的牌都亮在桌面上了。这出戏太凄惨，缺少出其不意。最好把它写成小说或拍摄成电影。

关于《恭顺的妓女》

该剧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首次上演。一九四八年二月在美国公演后获得巨大的成功，同年萨特为美国出版的该剧译本写了一篇序言，全文如下。

当我请人上演这个剧本的时候，有人说我以怨报德，辜负了美国人的盛情，说我是反美分子。我不是反美分子，我甚至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反对种族主义，因为我知道种族主义

意味着什么。我的美国朋友——在接待我的人中所有我喜爱的人——也都反对种族主义。我确信我没有写过使他们不高兴的或者暴露出我的忘恩负义的东西。

有人说我光挑别人的毛病，看不到自己的瑕疵，所谓严于责人，宽于律己。确实，我们法国人有殖民地，我们的行为有待改进。但是涉及到压迫问题，就谈不上什么严人宽己了，应当揭露任何地方出现的非正义。

作家在世界上干不出大事，他只能说说他的见闻。我谴责过反犹太主义。今天在这个剧本中我谴责种族主义。明天我要在我的杂志上搞一个专辑谴责殖民主义。我不认为我的作品有多么重要或能改变什么，甚至不认为我的作品会给我带来很多的朋友。随他去吧，我做作家该做的工作。

在我面前放着有关的材料。我很高兴"一年两次出版社"①的读者将能判断我是否想侮辱美国，还是我仅仅就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某些关系作了一个概括，况且这种关系不是美国独家所专有。

正当莫斯科的《真理报》强烈指责我是美国宣传的代理人的时候，在纽约，人们指责我搞反美主义，这岂非咄咄怪事。但是发生这样的怪事，无非说明一点：要么我拙劣透顶，要么我走在阳关道上。

---

① 萨特写的这篇序言曾转载在纪念"一年两次出版社"成立十周年的专辑上，专辑的题目是：《艺术与行动》。

关 于《脏 手》

该剧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首次上演，预演时萨特接待了各报记者的采访。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自由射手报》报导了他的谈话。

萨特：我犹豫了很长时间（在两个剧名之间：《激情的罪过》或《脏手》）。《脏手》……我有时担心这个剧名会引起带倾向性的解释，因为我把剧情确定在左派的阶层里。但最终我还是保留了这个剧名，因为这不是一个政治剧，不带任何程度的政治色彩……

——但可以说是外围政治吗？

萨特：确切地说是印证政治的。如果要为该剧题词，可以引用圣鞠斯特的这句话："没有人无辜执政。"① 换言之，搞政治的人（不管搞什么政治），没有不弄脏手的，没有不被迫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妥协的。

——为什么选择剧情发生在一个极左的党里？

萨特：出于同情他们，因为我对他们比较熟悉，还因为在保守党里或在反动的党里不存在，或不尖锐地存在"目的"与"手段"这种复杂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战斗报》报道了萨特在预演前接待记者的谈话。

---

① 圣鞠斯特（17 67—1794），法国政治家。他的原话是："人们不能无辜地统治。"这是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在国民公会上审判路易十六时说的话，他还说："凡是国王都是背叛者和篡权者。"

——您赞成理想主义和清白吗？

萨特：绝不。我不表态。一个好的剧本应当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在希腊悲剧中，所有的人物都有理，同时大家都没有理，为此他们互相残杀，他们的死亡也就是悲剧的高峰。况且雨果出狱以后，发现以前促使他杀害贺德雷的人们只是出于策略上的理由，他们现在执行的正是贺德雷提出的方针。他醒悟到自己毫无意义地杀害了贺德雷，他的行动只是跟自己作对，所以他情愿让人打死。

——您所描写的情境几乎在所有被占领的国家里都发生过。工人党面临的问题是：在抵抗运动的范围内，应不应该跟资产阶级政党合作？

萨特：确实如此。但问题更为广泛。这正是列宁首先在《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中论述过的问题。战前社会党也面临这个问题，当时人民阵线使社会党执政。

——您的剧本没有影射戴高乐主义吗？

萨特：没有。所有的剧情全部确定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我再说一遍，我只关心一点：一个革命者能否以效果的名义冒损害理想的风险？他是否有权"弄脏自己的手"？

弗朗西斯·尚松写的《萨特言行》（1955）中引用了萨特关于《脏手》的一段谈话。

我的学生或朋友中有一些出身资产阶级的年轻人，他们现今二十五岁，我首先希望他们从雨果动摇不定的态度中找到某些他们自己身上的问题。我对雨果这个人物从来没有好感，我始终不认为他是对的，而贺德雷是错的。但是我想从他身上体现某些青年的烦恼，尽管这些青年人具有地道的共产主义者的

义愤，但不能加入共产党，因为他们受的是自由化的教育。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错了或他们对了，否则我就会写成一个主题剧。我只不过描绘了他们。但是在我看来只有贺德雷的态度是健康的。

根据一九七三年的统计，《脏手》一剧自上演以来，在巴黎演出了六百二十五场，在外省演出三百场，在国外也有数量很多的演出。其间，萨特看到他的剧本在违背他的意愿下被利用成冷战的工具而非常不快，所以自一九五二年起，他决定凡是没有得到所在国共产党同意，一律不许上演《脏手》。一九六二年以后，萨特才同意在南斯拉夫、意大利和捷克上演该剧。

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萨特会见《辩证理性批判》的意大利文译者，应他的要求谈了有关《脏手》的问题，现节译如下。

卡鲁索：首先我想问问您当年刚写完《脏手》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就是说在该剧公开上演之前的想法。然后请您谈谈得知观众和批评界的反应之后的想法。最后，十六年之后的今天，您对这个剧的看法……

萨特：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一个戏剧作品跟其他作品，例如小说相比，不那么取决于作者本人，往往发生出乎他意料的情况。确实，彩排的那天和上演之后，观众和作者之间就产生某种距离，造成了剧本的某种客观现实，而且经常出乎作者的意料和违背他的意愿……也有这种情形，观众——尤其是有倾向性的观众，他们对一时的影响很敏感——来看戏的时候抱着某种目的，而恰恰是这些目的使他们不能深刻理解剧本。

卡鲁索：观众抱有某种成见或抱着某种期望，这当然是难以避免的。

萨特：另外，客观上我们不能否认，在某个时候，由于当时的形势，剧本得承受观众所赋予的某种客观意义。毫无办法，整个法国资产阶级为《脏手》叫好，而共产党人加以抨击，这说明客观上产生了某种效果，就是说剧本客观上成为反共的了，而作者的意图却不算一回事。那么现在我想干什么？想试验一下，因为我们处的时代不同了，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这个剧本的客观性。总之，如黑格尔所说，我对该剧有我主观的信念，有我自己的观点，在接受都灵的斯塔比尔剧团公演该剧之前，我力图重新检查我的观点。我的看法有了一点改变，但基本上跟原来相同，我继续认为，主观上，即在写剧本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反共的作品，恰恰相反，这至少是一个"同路人"的作品。但是如果这个剧本在都灵上演后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反共的作品，如果我跟左派力量之间的协议不能阻止右派报界和资产阶级继续说剧本是反共的，那么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脏手》永远不再上演。正因为如此，我非常重视斯塔比尔剧团的尝试，如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试验。

卡罗索：您预料会怎么样？一九四八年您认为没有创作反共剧本。您现在的信念跟过去是否一致？或者，剧本的客观意义是否仍旧相同？

萨特：恰好不相同。我的观点基本没有变，也许现在我赋予剧作另一层意义，甚至另一种实际价值。请您记住，当年主要的误会在于剧中的政治暗杀被看作是共产党党内斗争的常规，譬如可以理解为，如果多列士跟党内一个同志发生意见分歧，他就会用暗杀的方式把对方清除掉。其实很明显，作品的涵义完全不在这里。在地下武装抵抗的某一个时期——我们举全国解放战线

为例吧——出现了一些情况，非得把反对派从肉体上消灭不可，因为反对派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种情形在法国抵抗运动时期确实出现过，当然不只是在共产党内部。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措施。总之，很难想象采用公开活动的民主政党、甚至是集中制的政党所用的手段，来跟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进行地下武装斗争，因为这完全是两码事。而恰恰政治凶杀突出表明了这是"左派"的剧本；尽管正面人物贺德雷在某个时候说过："我不反对政治凶杀；在形势所迫时，政治凶杀总是会发生的。"① 换言之，左派政党把政治凶杀作为一种在特殊情况下采用的手段，典型的行动，而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在一般情况下左派政党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这就好象你描写抵抗运动时的一个破坏活动，便有人来问你："你认为搞破坏活动的人是共产党人吗？"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反对在工厂里搞破坏，认为这种方法是无效的。

[……]

他们(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搞破坏是错误的方法，因为这是个体行动。同样的理由，他们也反对政治暗杀，甚至在斗争非常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反对。但是在抵抗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一切都改变了，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抵抗运动分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出于无奈搞政治暗杀；谁都知道，在相同的情况下，敌方也发生过著名的政治暗杀。

卡罗索：这是第一个需要澄清的误解……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势所必然》中按时间的顺序指出：最初资产阶级报刊感到为该剧捧场不大有把握，等着共产党人的反应，只是在共产

① 贺德雷的原话："原则上我并不反对政治暗杀。所有的政党都搞这一手。"(见第四幕第三场)

党人大肆抨击之后，资产阶级报刊才拚命叫好。

萨特：确实是这样，共产党人先产生误会，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深远的原因，另一个是偶然的原因。深远的原因，就是所谓斯大林主义，在那个时代，持批评态度的"同路人"是不能见容于共产党的。唯唯喏喏的同路人可以容忍，持批评态度的同路人却被视为敌人。而您知道我以前是——现在仍旧是——持批评态度的共产党的同路人。况且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应当把纪律和批评结合起来，这是矛盾的，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应当使两者协调一致。没有纪律的批评不行，缺乏基本赞同态度的批评不行，但没有批评的赞同也不行（可以存在不持批评的赞同，但这不是知识分子特有的任务）。知识分子恰恰应以自身特性的名义，从客观进程出发，对他所见的事情作出客观的反应，他有责任阐述己见。

卡罗索：那么偶然的原因呢？

萨特：现在看来是一个错误，尽管不太严重，就是组织革命民主联盟①，即我参加的一个左派组织（但后来是我出于左的理由使该组织瓦解了）。总之，我们在受到党的排斥以后，决意成立一个自治的左派组织，站在党的一边。我们犯了错误，我在论述梅洛·蓬蒂②的文章（«梅洛·蓬蒂还活着»）中已经讲过：首先，即使我们成功了，我们也只能吸引一些接近共产党人的支持

① 革命民主联盟成立于一九四七年底和一九四八年初。«脏手»的首场演出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② 梅洛·蓬蒂（1908-1961），法国哲学家，曾参加领导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一九五五年跟萨特产生意见分歧，脱离«现代»，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突然去世。萨特为旧友写了一篇动人的文章，以示悼念，登在«现代»上（1961年10月）。

者，因此减少了可能参加共产党的人。〔……〕其次，在这个组织的内部有些人想利用这个组织达到个人往上爬的目的。《脏手》上演的时候，该组织早已成立了，该剧不可避免地被认为带有革命民主联盟的标记，因此成为反共的了。

〔……〕

卡鲁索：……贺德雷几乎成了理想人物的化身，对这样的革命者观众赞赏备至。他是正面人物，但从第一幕到最后一幕，整个悲剧都在雨果身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雨果身上，通过雨果的眼睛来观察剧中发生的事情。

萨特：确实是的，但尽管如此，剧本的意义并不符合雨果的命运。我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辩证地考察当时社会实践的需求问题。您知道，在我们法国，有过跟贺德雷类似的情形，即多里奥事件，虽说最后并未以暗杀告终。多里奥主张共产党跟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接近，为此他被开除出党。一年之后，为了避免法国沦为法西斯，并根据苏联的具体指示，法共走上了多里奥指出的道路，但从来没有承认多里奥是对的，而党从此奠定了人民阵线的基础。使我感兴趣的是，在某个时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存在的辩证的需要。

还有一点我想着重说明：我对雨果的态度深为谅解，但你要是认为我通过他体现我自己那就错了。而贺德雷却是我的化身，当然是理想的化身，不要以为我自认为是贺德雷，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在感情上更多地接近他。如果我是一个革命者，贺德雷是我仿效的榜样，因此我是贺德雷，哪怕从象征意义上来讲是如此。

卡鲁索：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您也是雨果。

萨特：不。雨果是我的学生，或更确切地讲，是我从前的学

生的化身。这些小伙子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之间要想加入共产党真是困难重重，因为他们受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教育，他们面前的党非但不能帮助他们，而且由于当时的教条主义，要么利用他们的缺点，使他们变成激进分子，极端分子，要么排斥他们，因此他们所处的地位实在难以忍受。既然如此，我想表现青年知识分子的矛盾（青年知识分子存在种种缺点，但人们总还能帮助他们超越他们所处的阶段，因为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可能的），但是他们正处在革命辩证法客观发展的阶段，以至对他们来讲不存在任何超越的可能性。雨果得到我的同情，只是指的这层意思：贺德雷本来可能使他成为有作为的人。但我有意安排了捷西卡-贺德雷的场面，显而易见，如果不发生这个事件（偶然事件），雨果本来可能放弃他承担的任务，而不打死贺德雷；如果贺德雷把雨果争取过来了，雨果很可能留下来继续当他的秘书，受到他的培养，他好歹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但雨果是受路易和象路易这样的人招引入党的，就是说，路易的教条主义也许实际上并非是一种极左的教条主义，却被雨果理解成“极左的”了。

卡鲁索：总之，这是一种跟雨果的理想主义很吻合的教条主义。

萨特：自然是的。回过头再谈谈《脏手》被误解的原因。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比其他原因更为客观。如果在一个悲剧性的情境中，一个年轻人（缪塞式的年轻人）跟一些成熟的人打交道，艰难地搏斗着，观众自然倾向年轻人。

有一个右派批评家，让-雅克·戈蒂埃，把雨果比作哈姆莱特式的人物。我认为，这不完全没有道理。我们看《哈姆莱特》的时候，确实同情主人公，因为他年轻，因为他陷入困境，等等。

然而他错了，剧本的结局说明他错了：他本应该下决心杀掉篡权者，不应自找麻烦，搞那么多纠纷。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些观众跟着他一起难受，我们不无同情地谅解他的处境，即使他错了。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哈姆莱特的优柔寡断使我厌烦，哈姆莱特看问题过于简单化，或诸如此类的意见。人们接受他的现状，他不是一个正面人物，但我们进入了他的角色。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资产阶级正是以这种方式看待«脏手»的。另外，不应当忘记雨果是出自他们阶层的人。结果怎么样？他来自他们的阶层，对左派失望，又不能脱逃，只能一死了之。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资产阶级对«脏手»的"宣传"。资产阶级一般都有这种看法，就象有的父亲对儿子说："想当初我也是革命者呢，我是过来人了。"此类事情不一而足。他们看着戏，交头接耳说："这个小伙子到这些人中间来干什么呢？"

[……]

雨果拒绝谎言是很彻底的。至于我，我认为在社会实践的需求所允许的范围内应当尽可能地减少谎言。但谎言不应该受到谴责，当然不应该先验地受到赞同（例如马基雅维里式的权术家搞的那一套），但是在形势所迫之下出现谎言，并没有什么不正常。贺德雷说："谎言不是我的创造发明，我只在必要时使用一下而已。"① 我认为他说得完全对。在任何政治形势下，取消谎言是绝对办不到的。我没有忘记，不管怎样我们应当为摆脱谎言而斗争，应当为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反对谎言，但是我不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能彻底否定说谎的必要性。当雨果说不应对同志说谎，这句话本身就受到资产阶级观众的藐视，因为

① 原话是："假话不是我创造发明的，它是在人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产生的，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继承了这东西。"（见第五幕第三场）

资产阶级持着唯心主义的道德，一方面从来没有停止过说谎，同时却宣称不应当说谎。雨果这个人物，他对自己所说的深信不疑。在他看来，对人说谎本身就意味着侮辱人。而贺德雷，他尽一切可能说真话，他本质上不是说谎的人，但是当谎言和暗杀成为社会实践的需求时，他却毫不犹豫。顺便说一句，今年五月我将在罗马的格拉姆奇学院举行的讨论会上从哲学角度讲这个问题。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道德与社会实践》。我将试图解释道德在什么意义上脱离社会实践就不复存在。道德无非是社会实践所需要的某种自我控制，但始终有一定的客观标准，所以道德建立在不断被超越的价值标准上，因为价值标准是根据先前的社会实践制定的。贺德雷想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

关于《魔鬼与上帝》

萨特用一九五一年六月七日首次上演时的一段谈话作为该剧的内容提要，印在加利马出版的白皮版封皮的背面上。

这个剧本可以看作《脏手》的补充、续集，尽管剧情发生在四百年以前。我试图描写一个和他同时代的群众格格不入的人物，如同《脏手》的主人公，资产阶级的年轻人雨果，他们俩对此都万分痛苦。这次痛苦的程度更深。由皮埃尔·布拉瑟尔扮演的主人公格茨痛苦异常，因为他是贵族和农民的私生子，他同时遭到两方面的唾弃。问题是如何使他抛弃右倾的无政府主义，去参加农民战争。我想把我的人物格茨描写成一个自由射手式的人物，作恶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以为大大摧毁了世界，其实什么也没有摧毁；他既没有摧毁社会，也没有动摇社会的基

础，他毁灭的是人的生命。他所做的一切到头来为王侯们所利用，对此他极为恼火。在第二部分他千方百计要行善，行绝对纯的善，这也毫无意义。他把土地分给农民，但馈赠引起了战争，在大规模的战争之后，土地被夺了回去。因此，绝对作恶或绝对行善的结果只是毁灭生灵。整个剧本探讨人与上帝的关系，或者可以说，人与绝对的关系。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发行量极大的周刊《星期六晚报》登载了萨特答记者问的摘要，题为《魔鬼和上帝是一码事……而我，我选择人》，现摘译如下。

萨特：格茨先作恶，然后靠掷骰子决定行善，前后的态度同样毅然决然。但实际上，他作弊了：作选择的是他，而不是上帝。同样，最后为了救一个女人，他吁请上帝毁他的身体，他再一次作弊。整个剧本讲的是一个出现不了的奇迹。

——所以格茨作弊。

萨特：格茨之所以作弊，因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一系列的事件向他证明了这一点。不管他行善或作恶，结果都一样，同样以惨败告终。为什么？因为行善也罢，作恶也罢，他的行为总跟上帝有关而与人无关。他起先肆虐，以示向上帝挑战，结果农民深受他抢劫之害；之后，他停止作恶，顺从上帝，但同样使农民遭受不幸，因为他拒绝组织他们造反。另外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他遵守天命，结果一步步毁掉了自己的人格。相信上帝的人只是一个可怜虫：非得撞到南墙方肯回头。格茨选择行善，结果毁了自己，落到痴愚的地步。

——落到痴愚的地步了吗？使人沮丧的结论。

萨特：就差变成痴子了，幸亏有最后一幕。我们曾经两度陷

入死胡同：上帝毁人不亚于魔鬼。于是格茨面临更彻底的选择：他判断上帝不存在，这是格茨信仰的转变，他开始皈依人。在抛弃绝对的伦理之后，他发现了历史的伦理、人类的伦理和具体的伦理。他起先酷爱暴力以便对抗上帝，后来摒弃暴力以便讨好上帝。现在他懂得有时应该强暴，有时应该平和。从此他跟兄弟们为伍，参加农民的造反。在魔鬼与上帝之间，他选择了人。

——这样，您第一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您的《伦理学》已经预告八年了，《自由之路》未来的结局在这里已见端倪了吗？《脏手》的中心是行动问题，并没有解决……

萨特：与一般人们想象的相反，我所同情的是活动家贺德雷，而不是雨果。雨果是一个年轻的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他不懂具体行动的必要性。格茨是转变了的雨果。

——因此，您的人物面对不同的社会现实应当尽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萨特：当然喽。但是这些态度跟我们现在比较，还是模糊的，这一点必须明确，由于十六世纪的特殊情况，而且我决意尊重当时这种特殊情况，突出的是所有的人物都在宗教的气氛中活动。格茨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自由之路：他从笃信上帝到无神论，从抽象的伦理，不着边际的伦理到具体的介入。他身旁的另一个人物，纳斯蒂，可能成为革命者，但因为他生活在十六世纪，他带着宗教的色彩，所以他自称先知；如果在别的时代，他可能创建一个政党。

当我研究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我感到震惊的是，当时产生宗教异端的关键归根结底无不来自社会的贫困，但这种异端是通过那个时代固有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纯洁派，再浸礼教派，基督教教派等等。总是由一个被压迫的集团千方百计以宗

教的形式阐明自己的思想，因为时代要求如此。

——所以如果搬到今天，格茨和纳斯蒂的对立便成了冒险家和活动家的对立了。

萨特：格茨是一个冒险家，他的失败永远不能使他成为一个活动家，但是能够跟活动家结成生死同盟。格茨和纳斯蒂终于经过双重失败之后和解了：活动家懂得了冒险的意义，并明白他也可能失误；冒险家意识到他实际上只做了保存旧秩序的事情。格茨的失败带有强制推行无政府主义的性质。譬如他决定分土地给农民，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他的行动完全是个人的行动，脱离整个具体形势。而只有把握全局才能解决问题。

——围绕格茨一纳斯蒂……

萨特：在他的周围首先有教士海因里希，格茨使人感到这个剧本是乐观的，而海因里希使剧本显得阴森森。我们的神甫往往认为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保持纯洁。今天我们知道，有时形势可以恶化到直接影响人的心灵。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形势：海因里希是十六世纪的一个穷教士，他被教会抚养成人，成为教会的人。他笃信上帝，对教会一片忠心。然而鉴于十六世纪沃尔姆地区教会的情况，他陷入了死胡同：如果他倾向穷人，他便背叛教会；如果他倾向教会，他便背叛穷人。说他身上存在着矛盾还不够，他本身就是矛盾。对他来说，问题绝对无法解决，因为他已经无可挽回地踏上了歧途。于是，出于憎恨自己，他选择充当恶人，必将面临绝境。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观察家》杂志刊登了萨特的一段谈话。

格茨发觉上帝完全无动于衷，上帝听凭他行动，从来不显

灵。所以当失去信仰的海因里希给他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他不得不断定上帝不存在。于是他恍然大悟，转向人生：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道德必然导致反人道主义。但在最后一幕格茨接受了相对的和有限的道德，因为这种道德适应人类的命运；他用历史代替了绝对。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费加罗文学专刊》发表萨特在该剧首次演出后不久的答记者问，现节译如下。

——上演两星期之后，现在观众的反应如何？

萨特：嗐！有一种没有预料到的反应，这种反应每天晚上都出现。格茨计划屠杀沃尔姆居民之前对大主教的使节说："我要杀掉他们，这是我的本分，大主教要宽恕他们，这是他的本分。"这里我感到他的话带有黑色幽默，大主教为被屠杀的人祝福。但是观众听不见这句话，因为在这之前观众已经笑开了。为什么笑？因为格茨说："我是军人，所以我杀人。"而这句话从十六世纪雇佣兵的嘴里吐出来是非常自然的，我根本无意影射当代的军人，朝鲜的军人或别地方的军人，对军人的看法，我的头脑还不至于那么简单吧。

——是否观众带有某些偏见？

萨特：大概是吧。第一天的演出并没有受到批评界的影响，但全场已经惊慌了。格茨自刺五伤的那场戏，当他对着十字架上的基督吆喝的时候，观众担心他是否要砸基督受难像。如科克托[①]所说的，人们不知道我"到底会走多远"。今天，这还谈不上是真正的观众，其中有许多外国人，一些文艺界的名流，一些

① 让·科克托(1889—1963)，法国作家。

心怀戒备的人，还有一些大学生。有一点是肯定的，演出时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人咳嗽，没有人擤鼻涕，这表明观众注意力集中，他们来这里，心想戏中有些名堂要搞搞清楚。我不太喜欢这种关注，因为他们不能听其自然。但他们毕竟不象批评家，批评家脑子里想的是作者，自认为有责任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个剧本有什么价值？"并且得出结论说，这是"带黑格尔色彩的尼采主义"的东西。我所喜欢的观众，是象这样一位妇人，她看完戏出来说："即使格茨行善成功了，难道他能继续行善吗？"我希望观众只注视一个人未知的命运，只提这样的问题："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第一幕的问题在于：他将作恶吗？第二、三幕的问题是：他将行善吗？事实上，第一幕是主菜前的小吃。第二幕的三场戏(即第四、五、六场)是展开部分，这里的戏比较弱，我有意这么安排的，观众可听可不听。剧情的关键在第七场，然后第十场格茨和海因里希对话，戏达到高峰。我希望观众把全部注意力留给第八到第十一场。

[……]

——您确信上帝不存在吗？

萨特：我坚信。

——坚信，还是肯定？

萨特：肯定。我出身在一个半耶稣教、半天主教的家庭。面对两教的争议，从十一岁开始，我的信念已经确定。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思考，最后肯定不疑。

我可以向您证明上帝不存在，但这是哲学推理，会把话题扯远了。

格茨终于明白了他跟上帝没有关系，而应该跟农民或穷乡

绊在一起，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关于《涅克拉索夫》

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该剧首次上演，六月七日《战斗报》刊登萨特在预演时的谈话节录。

萨特：我的意图是把《涅克拉索夫》写成一个讽刺剧。首先因为我们不能用这种形式论述当今的社会，其次因为在法国存在一种潜在的审查，扼杀这类戏剧。我知道马塞尔·帕尼奥尔写过一出很好的戏《多巴斯》①，但我指的是触及社会结构本身的讽刺剧。在古代希腊，讽刺作品很有作用，但是今天就不行了。从人们对《涅克拉索夫》排演的初步反应来看，我发觉讽刺戏剧很难站住脚。

——有人说您的剧本是针对报界的，是吗？

萨特：不是针对报界，而是针对某些报刊以及这些报刊所采用的反共伎俩。有人说我有意影射皮埃尔·拉扎雷夫。这真是莫须有，因为我不认为所有的晚报都是反共的。误解来自：(一)为了便于舞台演出，我选择了一家晚报；(二)原先被确定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路易·德·菲内斯是矮个儿，正好皮埃尔·拉扎雷夫也是矮个儿。说实话，尽管我认为讽刺剧可以采用真人真姓，但我无意针对某些个人。

——您谈到讽刺剧时特别提到《多巴斯》，但还有马塞尔·埃梅写的《别人的头》②呢？

---

① 马塞尔·帕尼奥尔(1895—1974)，法国作家和戏剧家。《多巴斯》写于一九二八年。

② 马塞尔·埃梅(1902—1967)，法国作家。《别人的头》写于一九五二年。

萨特：确实，但根本区别在于，《别人的头》针对某个司法机构，这个机构出于尊严没有作出反应，而《涅克拉索夫》矛头指向社会的一个不可触及的部分。何以见得？一部分报刊还不知道我的剧名，还没有被擦伤一点皮肉，就已经大叫大嚷了！这样的反应继续下去，我对我的剧本能否找到观众完全没有把握。

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人道报》，刊登萨特的一次谈话，题为《通过我的新剧本揭露反共报刊的伎俩，我要对争取和平的斗争作出一分作家的贡献》。

萨特：其实《涅克拉索夫》应该称作“闹剧性讽刺剧”，我的目的在于讽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口头表达形式中，戏剧最适合讽刺的形式。不幸，讽刺作品已经过时。我想到古希腊，那时候讽刺作品起着调节的作用，后来退化为活报剧，而且一般颇为反动。讽刺剧的形式当时相当松散，由于讽喻当今事件，显得生动活泼，请见阿里斯托芬的作品。由此我想结合我们对剧本创作的口味恢复讽刺剧的传统。您知道《涅克拉索夫》的主题吧，一个骗子冒充一个叛逃的苏联部长，在地区选举的前夕向“大报界”透露耸人听闻的秘密。这是一个夸张的事实，我想说，具有典型性的事实。看到涅克拉索夫，人们可以想到马祖索夫，这个美国法庭上臭名远扬的（反共）原告证人。这是一个很好的闹剧人物，如果他不招致别人坐牢的话。当然这类剧本会引起某些反应。“右”的讽刺作品总是被容忍的，“左”的讽刺作品是否也能被容忍，我们将拭目以待。

——您的剧本还没有问世，就已经引起骚动，不是吗？有些人是否惟恐天下不乱？

萨特：《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篇挑衅性的文章，文章说这是一个“暗藏的共产党人”的剧作。《费加罗报》忘记了希腊文的含义。“暗藏”者，掩盖也。然而我丝毫不掩盖我的意图；我想通过《涅克拉索夫》指出报刊的反共宣传运动可能造成的危害。甚至还没有看我的剧本就号召用流言蜚语大肆反对，这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

——这可不是“夸张事实”，而是歪曲事实了，但《费加罗报》的手段仍旧很有代表性。您的目的……

萨特：我要为争取和平的斗争作出一分作家的贡献。我们在维也纳许下了诺言[1]，应该实践我们的诺言。正当缓和得以强调的时候，正当宣布召开四国首脑会议的时候，阻挡我们希望，阻挡我们行动的一个强有力的障碍正是这类使事情恶化的报刊。我决意把这种报刊的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读者中善良的人们擦亮眼睛。这个剧有一点消极，但此时此地，戏剧从消极方面，即运用讽刺，大概更为有益。

——归根到底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消极作用”。您大概不反对使用“揭穿骗局”这个词吧。

萨特：绝对不反对。确实是揭穿骗局。这个剧本标志着我不再采用传奇而直接涉及社会现实的意愿。在《魔鬼与上帝》中我已深深涉及社会现实，但通过传奇。现在我要直抒胸臆。应当承认，我想论述的主题和巴黎戏剧界目前的观众之间存在着距离。总之，在这样的条件下上演这类剧本是件荒唐的事情。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九日《人道报星期增刊》发表萨特对首次演出

① 萨特自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参加了由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维也纳举行的各国人民争取和平代表大会。

后引起的反应的谈话。

萨特：我注意到了某些观众的失望情绪，因为他们感到剧本不够凶狠，但是我的意图恰恰是不使我的人物全盘阴暗：希比洛不完全是一个出卖灵魂的记者。他也是受骗上当的，是他的报纸所维护的思想的牺牲品。巴洛丹酷爱他的职业：新闻报道。涅克拉索夫，这个个人主义的骗子，逍遥取乐，自以为暗中操纵，而实际上他也只不过是整个制度的一颗小齿轮，跟其他人一样，最后不得不妥协，所有的人都只能在一定的阶段上起作用。制度、机构决定着人。我描写的人物，着重表现他们受害于某个环境，而不着眼塑造他们的性格。如果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他们很可能不一样。所以左派的讽刺应该是针对制度的讽刺，而不是针对个人的讽刺。

——马塞尔·埃梅的《别人的头》属于后一类吧？

萨特：是后一类的范例。这是一出相当辛辣的讽刺剧，但并没有遭到围攻，因为他的剧本只针对某些个人或某个团体，他们是一些法官，染上了职业恶癖，变坏了，但整个司法，一个阶级的司法并没有遭到非难。如果他的剧本所表现的法官并不比平常人坏，只是迫不得已干了卑鄙的勾当，表明这是执行制度的必然结果，是雇用他们的阶级迫使他们干的，那么必定引起哗然。诚然，马塞尔·埃梅的作品已经开始抨击社会，但批评得不彻底：似乎只要找到好的法官，司法机构将会好起来。《涅克拉索夫》的情况正好相反。我笔下的记者不是坏人，坏的是他们所服务的事业。

——有人责怪您给德米多夫"抹黑"。

萨特：但他并不让人讨厌呀！这也是一个受害者。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写了一些不诚实的文章，人家多少给了他一些钱。

但从此他被抛弃，没有生活来源，眼睁睁等着饿死，因冷战而穷途潦倒。我企图在他身上表现一个没有前途的人物，滑向越来越无能为力的境地。

——与此相反，有的批评家认为第七场景很有“建树”，从进步女记者身上发现一个“贞德”，一个主保圣人式的女英雄。

萨特：没有比这更使我吃惊的了，她没有多少戏呀，她没有作出什么了不起的英雄行为或冒险行动呀！〔……〕

今天的戏剧，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一天我在一所平民大学作了一个关于戏剧的报告，我问听众对他们最近看的戏有什么想法。回答是，他们没有看戏，因为他们从来不去剧院。巴黎很能反映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住在市中心，把工人推出郊外。剧院离工人的住处很远，票价昂贵。全国人民剧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受到官方条款的束缚。戏剧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只能表现一些有限的、被容忍的主题，即一些轻松的、不痛不痒的剧本，十九世纪末有一种现实主义的资产阶级戏剧，有时相当泼辣。那个时代，资产阶级还没有感到直接受到威胁。现在连写真正的爱情的剧本也没有了，因为这样的主题涉及问题太多。

人们对待爱情不严肃，不深谈爱情的问题。皮兰德娄[1]写过一些新鲜的题材，相当尖锐。现在连这样的东西也没有了。因此可以说戏剧出现了危机：有才华的作家出于成名的考虑不得不把创作的主题塞到适合要求的铸模里。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五日《青年自由手册》第一期上刊登萨特对《涅克拉索夫》的评价。

---

① 皮兰德娄(1867-1936)，意大利作家。

这是一个半失败的剧本。本应当以报纸为中心，而不应当以骗子为中心，骗子本身没有意思，最好使他陷入报界的运转齿轮里。当然，批评界认为这个剧本不好不只是这个原因。我抨击了报界，报界进行了反击。

关于《阿尔托纳的隐居者》

该剧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首次演出后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同年《人民戏剧》第四期刊登了萨特关于该剧的谈话，现摘译如下。

——这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剧本，您为什么把剧情安排在德国？

萨特：首先，因为我非常希望引起公众广泛的兴趣，而如果我正面触及暴力问题，照目前法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我就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一来我的剧本将遭"失败"，或演出将受到禁止，而是上演以前自我审查就会起作用，我会连排戏的导演都找不到：这样倒不至于有人起哄，因为剧本被扼杀了。

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尽管我们不是德国人，尽管我们的问题不同于他们在纳粹主义时期的问题，但德国人和我们有着非常特殊的联系。当年我们同他们对峙的局面正好是今天阿尔及利亚人同我们对峙的局面。

如果我的剧本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我希望观众的第一个反应是谴责舞台上出现的人物，这些人跟当年在代索塞街①

① 德军占领期间盖世太保在巴黎的所在地。

活动的人是一脉相承的。然后我希望观众慢慢感到不舒服，最后认识到这些德国人原来就是我们，就是观众自己。讲得雅一点，戏剧海市蜃楼慢慢消失，显露出背后的真情。

这符合我心目中的戏剧美学要求：必须跟展现的目的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这个目的在时间或空间移动。一方面，舞台上表现出的激情应该相当有节制，不应防碍观众的觉醒；另一方面，应该让戏剧海市蜃楼消散，这是我采用的譬喻，按高乃依的术语来讲，就是喜剧幻觉的消散。应当让观众处在人种志学者的地位：人种志学者深入到一个落后社会的农民中间，起先他几乎把农民看作物，然后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的看法渐渐改变了，最后领悟到，在研究农民的同时，他研究和发现了他自己。

〔……〕

我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想说明的是，在一个正向暴力社会演变的社会历史阶段，谁都逃脱不了折磨别人的危险。这一点，我认为《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观众是明白的，没有一个观众按表面的现象理解我所展示的德国，没有一个观众认为我真的想讲一个前德国兵在一九五九年的情况。在这个德国的背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阿尔及利亚，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批评家。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新法兰西报》刊登了萨特的一次讲话。

剧本讲的是德国一个大工厂主家族，这个家族在威廉二世时获得爵位，拥有巨大的船厂和船队。当这一家之主继承这份家业的时候，企业经理和产业主还是同一个人。纳粹分子上台执政，冯·格拉赫认为这是贱民篡权。他是一个冷酷无情和厚颜无耻的人。但是客观上，希特勒主义寻找海外市场，所以尽管他对希特勒主义有所保留，他仍然采取合作态度。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矛盾正是格拉赫灵魂的核心：他不可能接受希特勒主义；他所受的教育导致他如此；他反对集中营，但他有他的推理："我不能忍受希特勒的肆虐，但集中营不是我建立的，我只不过把地卖了，是人家在上面建立集中营啊。"

他家产万贯，是一个工业巨头。他是他那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一方面他跟纳粹主义合作，另一方面在道德上他厌恶纳粹主义，一种无能为力的厌恶。路德教义起了作用，特别他内心感到不能象以前那样完完全全地施行权力了。

战争结束，等到一切罪行了结后，他再次面临同样深刻的矛盾，即心理状态和德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西德重建商船队的计划纳入了美国在欧洲进行冷战的轨道。格拉赫跟美国资本家合作。他的企业又一次脱离了他的控制，因为有别的合伙人，因为有别的因素使当今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变得错综复杂，技术官僚深入到资本主义各个领域。财产拥有者的职能和管理者的职能分开了，个人权力，或者确切地说，个人权力的基础消失了。

格拉赫就在这样的悲剧气氛中挣扎。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大儿子是三十五年前出世的，就是说那时候他还是无可争议的船王。他把儿子作为未来的企业主培养。他传给儿子一个职责、一种责任的概念，可是不合时宜了，他自己也罢，他儿子也罢，已经不能履行了。他的命运跟他受的文化教育发生了冲突，控制权失去了。儿子弗朗茨是作为大资本家的苗子加以培养的，满脑子佛罗伦萨的美梦，这是意大利式的征服者和艺术家的教育结果，他企图挽救耶稣教的清教主义，其行动是拯救一个被纳粹分子追捕的囚犯。纳粹分子在他面前杀了受害者，并要求他自愿加入德国占领军以示赎罪。他当时十九岁，正赶上战争。弗朗茨在俄国前线被切断了跟后援的联系，他对当地居民掌握着

绝对的生杀予夺大权。令人陶醉而昙花一现的权力！他参与了他所厌恶的罪行。他所在的团被歼灭了。他穿过几个被战争毁坏的国家：苏联、波兰和德国。他思考为了不再出现这样的废墟应该怎么办，尤其是思考自己的前途，而把德国的前途丢在脑后。如果德国复兴了和改变了，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战争罪犯。于是他闭门不出，隐居了十三年，不愿见到德国复活，因为德国的复兴会使他的过去化为乌有，会使他目睹的一切化为泡影。他拒绝见非常爱他的父亲，而父亲十分清楚他的儿子正是他自己的复制品。应该让他面对现实吗？这样可能失去他。父亲对他怀着矛盾的感情。人们看得出悲剧早已铸成。格拉赫重见了他的儿子，向他讲明了真相，意图是两个人一起下决心自杀。他们驾着汽车，投易北河自杀了。

在我看来，世界造人，人造世界。我不仅想在舞台上塑造性格，而且想指出客观环境在一定的时刻决定着某某人的成长和行为。我曾想用另外的剧名，例如：《输者赢》，但这个剧名缺少事物的另一面，在我看来也是同样重要的一面，即：《赢者输》。我着意描写一个真实存在的情境，如实笔录一个世界的死亡。我调遣人物，借用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通过这些人物暴露无遗。当我谈到我们时代的暧昧，我的意思是想说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时刻准备获得自由，又同时陷入最严重的战斗。我写过一些剧本，其主人公和结局都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消了矛盾。《魔鬼与上帝》就是一例。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对一个象我这样的作家，除了写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之外，很难写别的东西。如果一个主人公最后不再生自己的气，那么从头到尾看他演戏的观众也很可能调和他们的疑问，消除未解决的问题。

一九六〇年《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在德国上演，五月萨特接见德国一家周刊的采访，现节译如下。

——您这个剧本的主要人物弗朗茨·冯·格拉赫是德军上尉，在斯摩棱斯克拷打了俘虏，之后他要求审判，即使不是普通的审判也行。然而在一般的情况下，斯摩棱斯克的刽子手是不找审判者的，相反逃还来不及呢。

萨特：是的，但是他的不幸恰恰是逃避现实，这几乎是对他的判决。剧中的意思是酷爱儿子的父亲情愿他死而不愿他逃避现实。归根结底，逃避是最难以忍受的判决，不是吗？逃避，不断地逃避，对自己说谎，继续逃避……这种逃避使人堕落，所以父亲决意使他的逃避变为自杀。

——是的，但是父亲接受了战后的形势，即繁荣，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惩罚。

萨特：父亲接受了，他是一个无所顾忌的人，不太讲道德。

——他代表了现时流行的行为。

萨特：是的，他代表资产阶级道德，但他使自己的名誉大大受到了损害。他也应该自责共犯关系，例如作为工业巨头，尽管被迫，毕竟他把造船企业变成了为战争服务的企业，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也有责任。但他不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平庸，从他顽固拒绝扪心自问这一点来看，此人不义。父亲唯一操心的事是他儿子的精神状态。儿子的道德心使父亲心绪不宁。换言之，如果他的儿子死在战场上，或他的儿子心安理得，那么父亲才不会操这分心呢。这个儿子给家庭带来道德上的不安，最后触及到了父亲。

——您说儿子代表了一种极限的情况，但同时他很明显地

代表了一部分德国人，您想描写的正是这一部分德国人吗？

萨特：实话告诉您，其实我不想描写任何一类德国人，并非因为您是一家德国周刊的记者我才这么说，若干时候以来轮到我们面临德国人以前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是作为这个问题的极限情境出现的。再说我剧中的人物是一九四五年的德国人，不是一九六〇年的德国人。

〔……〕

我记得一九四八年跟一些德国人谈过话，由于某个具体原因，他们引起我极大的注意。当年在德国举行的讨论，现在我记忆犹新。关于我的剧本《苍蝇》，我听到两类德国人的意见。一部分人严厉指责我，因为我主张悔恨没有伦理的价值，评价过去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变得与过去不一样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单纯的懊丧不属伦理的范畴。他们责难我这一点，因为这些德国人希望悔恨能多多少少被纳入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引起我更大的注意，他们是一些内心万分痛苦而不断扪心自问的人。这些人很象弗朗茨，至少我认为如此，他们说："我们当时是反对纳粹分子的，我们参加打仗，因为必须使我国取胜，所以我们拒不悔恨。"这些人引起我更大的注意，因为正是他们存在着内心矛盾，同时他们对自己作出评价，从而心情非常复杂。我感到这种态度其实是非常令人同情的，这些人心里痛苦，所以自问："怎么？我当兵打仗，有什么可指责的呀？"

——开始弗朗茨是一个清教徒，后来他滑下去了。

萨特：啊！我认为他一开始就往下滑了。在第一幕跟他父亲的第一次谈话就可以看得出。当时他还很年轻，他发现了犯人营，即集中营。当他对集中营的犯人感到厌恶的时候，已经在朝下滑，这时他以人类尊严的名义不仅谴责了集中营制度——

从道德角度来看这当然是十分好的，——但同时从感情上谴责了囚犯，几乎动了感情，他说："他们已经不象人了。"从这时起他已向下滑。父亲笑话他，正因为他自己对人不宽容，他对弗朗茨说："你不爱人，你只爱你的道德原则，爱你的清教主义。"①

——弗朗茨·冯·格拉赫在隐居期间，不肯接受集体犯罪的说法。

萨特：最初拒绝承担集体责任的辩护者不是弗朗茨，而是父亲。他说："应当抓七个、八个或一百个真正有罪的人。"但弗朗茨反驳道："如果你杀了人民所顺从的领导人，同时说什么：'人民没有责任，因为他们是受蒙骗的。'那么你的行为等于谴责人民。"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他的意思是说："我执行了命令，所以我的责任直接跟接到的命令联系在一起，是我自愿决定服从的。如果人们对我说我有罪，人们就判决好了。但是如果人们对我说：'你执行了命令，但你毫无责任，应由头头们负责，你是执行者。'这样对待我比判决我更糟糕，因为人们把我看成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我在前线是上尉，我服从了一些命令，我犯了某些罪，如果人们判决我的部队上司，不判决我，那他们就是根本不把我的内心痛苦当作一回事，不把我自己作出的抉择当作一回事。"所以他认为把头头们清除掉而不考虑集体责任问题，未免过于简单了。

——弗朗茨对"螃蟹"的讲话难道不是拒绝集体罪责的一种辩护词吗？

萨特：是的，但这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讲的：如果每个人都无动于衷，或甘心头脑半不清醒或容忍，那么集体犯罪必然存在。

① 原话："你并不爱别人，弗朗茨，否则你不敢鄙视这些囚犯。"（见第一幕第二场）下面的引语也是近似的。

这种现象在法国每天都可见到，从报纸上看，在别的国家里也存在。人们缺乏起码的求知愿望，求真理的愿望，结果，严格地说来，人们集体犯了罪。

——您所讲的"螃蟹法庭"是一种寓意吧，那么它象征着什么？

萨特：弗朗茨的自尊心深深受到挫伤，因为他一事无成，对他来说，如同分析家们指出的，他的傲气需要有过度的补偿。于是导致他面向未来的世纪，以他的民族和他的世纪的预言家自居。〔……〕我想指出，弗朗茨在这个时候——也是真正表现出他病态的时候——真的以世纪的见证人自居，从而满足了他的自尊心。换句话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在俗的路德，不再向上帝作证，而是向永恒的世纪作证，这也是他会晤上帝的一种方式。这是第一层意思，当然同时也是一种逃避现实，因为弗朗茨把问题转移了。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螃蟹"、上帝或别的什么，也不在于替他的人民的痛苦作证，首要的是通过他的证词替他自己推卸罪责。

——但是他在假想的法庭面前不是作为被告出现的，而总是明确地作为见证人出现。

萨特：这是他退出社会活动的方式，他企图说："我是这个德国的辩护律师"等等，但同时他又显出一点与众不同，这自然有点病态的成分，但主要出于逃避现实和自尊。总的来讲，我想通过这个剧本指明的东西以及我尽心竭力做的事情，就是使观众感到——我不知道是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未来的世纪正在对我们审判，如同我们的世纪对十九或十八世纪进行着审判，我希望使观众稍稍意识到自己是这种审判的对象。换句话说，整个剧本既针对现在，又移向过去——不是在我们之先的过去，

而是正在受观察但还未被判决的过去。

——“螃蟹”意味着历史判决吗？

萨特：“螃蟹”当然代表历史判决。

——最终的判决吗？

萨特：推心置腹地说，不存在最终的判决。

——不存在“螃蟹”？

萨特：不存在“螃蟹”，但判决还是存在的，相对的和不断的判决。

——弗朗茨自己说过，死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剧本安排他死也没有意义吧？

萨特：有人责怪我让他死去，对我说：为什么他不继续活下去以便赎罪？这个反对意见相当荒谬。如果一个已婚的农民——三个孩子的父亲——当了兵，在战争中犯了暴行，然后回到家，再一次肩负生活的必需，承担养家的义务，那么他可能慢慢重新找到出路，他的处境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处境。他这么做并不需要赎罪，我认为赎罪是宗教的事情。不过弗朗茨的情形有点特别，他不能什么也不干，而无论战前或战后，他一概无所作为，因为他从小是作为工业巨头加以培养的，而给他安排的这种地位已不复存在，就是说弗朗茨本来要成为家庭企业的总裁，以前产业主同时是企业主。而现在面临一种巨大的联合企业，他只能起一个次要的作用。

一九六〇年《戏剧的独特风格》月刊第三、四期连续刊登了萨特关于该剧的谈话，现节译有关剧中的两位女性和弗朗茨的关系问题的部分。

——我想问问您如何评价莱妮和尤哈娜这两个人物，我认

为她们两个人都起到了刽子手的作用。

萨特：这完全是我的想法。莱妮和尤哈娜把弗朗茨置于死地，一个采用文火慢速的办法，让他活着，但慢慢弄死他；另一个用急火快速的办法，因为她代表了现实，而现实能使他死亡。换言之，此人既不能忍受谎言，因为这等于发疯，也不能接受真相，因为这意味死亡。确实，我把她们两个人看成刽子手，但我并不由此泛指女人做的事情均属此类。

〔……〕

但是莱妮和尤哈娜如此对待他，也是弗朗茨自己造成的，因为他要求她们对他说谎，当尤哈娜上楼看他，决心向他诉说真情，是他，弗朗茨，用一套诱骗的办法，设法使她发现他的一套谎言，从而制造一种迷惑力，迫使年轻的妇人说谎。从此，他们结合在一起胡言乱语，否则局面难以维持。是的，这两个女人只能起刽子手的作用。实际上，唯一跟弗朗茨发生关系的是他的父亲。整个故事只是他们十五年关系的概括。弗朗茨利用他的妹妹莱妮反对父亲。

——但是这两位女性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萨特：她们两人都在谋求各自的利益，严格地讲，不是弗朗茨的利益。例如其中一人的畸形情欲，我写他们乱伦有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想指出莱妮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单纯忠于弗朗茨而不懂得她的利益所在的女人，否则将不可理解，其中必定有某种自私的成分，多少带有盲目性。

对莱妮说来，她的想法根本不顾及道德。她认为弗朗茨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你已经干了，你拷打了，现在你承受就是了。好，你说：我拷打过人，这不就完事了。"莱妮不懂这正好是问题的所在。象弗朗茨这样的人能如此一般地承受恶行吗？莱

妮却得意洋洋地承认乱伦，大声道："我，我承认。为什么你不象我这样承认呢？"她根本不懂，在一个已经大大衰落的家庭，在一个道德已经非常松弛的时代，要求认可她的乱伦，或要一个男人平静地承担他为之痛苦至死的事实，是完全行不通的。所以只要弗朗茨说不出口："我干了，我承担，"莱妮将继续说谎，同时她很清楚弗朗茨永远不肯说出口，因此他们将始终维持这样一种假性状态，莱妮在这里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因为同时她也是被弗朗茨所利用的。

尤哈娜的情况不同。她对弗朗茨没有任何特殊的好感，尽管在第一幕父亲给她描绘了弗朗茨的形象，脑子里已有先入为主的东西，但最初她上楼的动机是真挚的，她对弗朗茨说："请听我说，事实如此，现在请还我们自由。"但她和弗朗茨有共同的弱点，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人，只不过弗朗茨已不可挽救罢了。此人曾经想望崇高，到头来却严刑拷打了别人。若是一个卑微的人，他也许会想："我是跟着干的啊！"或有人干了这种事，但承认："上帝啊，真恶心，我还以为干得不错呢。"这种人比较容易复原，而那种把赌注全盘下在崇高上，甚至一度以为出于高贵才走到那个地步的，突然发现他的行为毫无意义，他所追求的是虚假的崇高和虚无，这种人则很难恢复正常。至于尤哈娜，对她来说，崇高等于美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虚无，从她所处的地位，要达到明星的高度，必须她的美貌受到承认，受到公众的承认。换句话说，她还不具有这种美貌。再换一种说法，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讨许多男人喜欢，但还算不上一个美人。美人就是明星，例如人们说：美人阿娃·加德纳尔；尤哈娜一度被人承认，但后来被人遗忘了，这在电影界屡见不鲜。从剧本中看不出是因为她不太美，或是因为她演得不太好，或是因为观众的兴趣转向十

七岁的姑娘，而以前是二十五岁，总而言之，尤哈娜失去了社会地位，然后落得一场空。在她看来，美貌象崇高一样是一种证据，其实当然就是所谓“异化”。如果一个女人仅仅是漂亮而已，那就谈不上异化的问题，这没有意义。譬如说她也许有点过分实俏，但这算不上异化。然而当人们对一个女人以一定的方式评价她的美貌时，那么她就被异化了；如果美貌是游动的，那么事过境迁，剩下的是虚无，其实美貌本身就是虚无，因为这是别人的看法。尤哈娜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美人。她知道起先人家认为她美，后来认为她不怎么美了。但是她照着镜子对自己的看法始终一致，就是说既不美，也不丑，而在于打扮。

——正象弗朗茨，既有罪，又无罪，而在于弄清思想。

萨特：两个人找到了共同点。弗朗茨迫使尤哈娜跟他唱谵妄双簧。如果她对他说德国已经死亡，从而为“崇高的”弗朗茨服务，那么他将对她说她是美人。由于她从一个颇异乎寻常的人嘴里听到此话，那么她将为他服务：她相信他的话。换言之，尤哈娜认为这个人能使她信服。这引起了她的谵妄，但谵妄不能持久，而一旦谵妄消除，尤哈娜必然成为刽子手。妹妹莱妮出于妒忌对她说：“弗朗茨拷打过俘虏。”尤哈娜的回答不是：“他拷打过，但这毕竟是过去的事。”她的反应不是这样，而是立即抛弃弗朗茨。她当然可以更深入一步，或要求解释，或帮助弗朗茨。不，她立刻甩掉了他。因为在我的思想里，这一场应该这么铺展：一旦莱妮说出拷打，弗朗茨就不再想说服别人了。事已定局，到此为止，他认输了。真相大白，好几个人都知道了，因此停战。现在应该找父亲算帐了。实际上弗朗茨拒绝一切帮助。他设法使人厌恶，他不肯说出：“好吧，我把一切都说了吧。”所以尤哈娜离开他是情有可原的，弗朗茨不要她了。

关于"自由选择"

一九四七年加利马出版社出版《萨特戏剧选》，包括《苍蝇》，《禁闭》，《死无葬身之地》和《恭顺的妓女》四个剧，萨特写了几行字作为选集的介绍，刊登在《新法兰西杂志简报》上(1947年7月)。

在任何情况，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人自由选择自己当叛徒或当英雄，当懦夫或当胜者。在为自己选择受奴役或获自由的同时，人必将选择一个受奴役或有自由的天地，悲剧在于人必定尽心竭力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在上帝面前，在死亡面前，在暴君面前，我们有一条是确信无疑的，得意洋洋也罢，惴惴不安也罢，反正确信我们是自由的。

一九六九年萨特在接见《新左派杂志》记者时提到上面这段文字，作了自我批评，并对自由选择作了新的解释。这次谈话刊登在该杂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号上，后收入《情境种种》(九)。现节译如下。

我很想通过我的传记解释我早期哲学著作中的某些观点，因为这有助于了解为什么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彻底改变立场。我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生活使我懂得了"势所必然"。其实，从《存在与虚无》起我就应该开始明白势所必然了，因为当时人们硬要让我当兵，而我很不愿意，所以我已经体验到某些违背我自由的东西，某些从外部控制我的东西。更有甚者，我被俘虏了，而我曾千方百计逃脱当俘虏的命运。因此我开始发现人置身于物中的现实处境，我称这种现象为"人生在世"。

然后我逐渐意识到世界还要复杂得多。在抵抗运动中，好

象存在着自由决定的可能性。我认为我早期的几个剧本非常能反映我在战争年代的思想状况，我称这些剧本为“自由剧”。有一天我重读了我为出版四个剧——《苍蝇》,《禁闭》，《死无葬身之地》，《恭顺的妓女》——写的前言，我着实大为恼火了一阵。我曾写道：“在任何情况，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人自由选择自己当叛徒或当英雄。”当我读到这些时，心想：“简直难以想象，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哩！”

要理解我当年何以有这种想法，应当记得抗战时期存在着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勇气问题：人们不得不承担行动的风险，就是说要冒被捕入狱或被流放、被关进集中营的危险。除此之外有别的选择吗？每个法国人要么赞成德国人，要么反对德国人，没有别的选择。导致你表示“赞成，但是……”或“反对，但是……”的真正的政治问题，在那个时期没有提到日程上来。所以我得出结论说，在任何情况下，选择总是可能的。这是错误的，非常错误，以至后来我自己批判自己，我在《魔鬼与上帝》中塑造了海因里希这个人物，他无法选择。当然他很想两者择一，但做不到，他既不能选择抛弃穷人的教会，也不能选择抛弃教会的穷人。他完全被他的处境束缚住了。

然而这一切，我是后来才明白的。战争的悲剧给我以及所有参加过战争的人带来的东西是对英雄主义的体验，当然不是我的英雄主义，我只不过干了一点苦力活。但是那些被逮捕和被拷打的抵抗运动积极分子在我们看来简直成了一种神话。这种积极分子当然是存在的，但对我们来讲是神话式的人物。我们自己在严刑拷打下也能顶得住吗？这实实在在需要考验身体的耐力，而不是挫败什么历史学的诡计，或揭穿异化的什么圈套。一个人被拷打：他该怎么办？他该招供或拒绝招供？这就

是我说的对英雄主义的体验，在我，这是一种并非实际的体验。

战后，我有了真实的体验，即对社会的体验。但是我认为对于我来说，首先体验英雄主义传奇是十分必要的。应当让战前的人物，即某种斯丹达式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身不由己地投入历史的潮流，同时还保留着表示赞成或反对的可能，然后才能对付战后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这时他完全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然而有足够的能力来决定承受这种制约，并对此负责。我有一个想法，也是我不断加以发挥的，就是每个人归根结底总是对别人所造就的自己负责，甚至除了承担这种责任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但我又认为一个人总能为别人所造就的自己做点什么，这就是我今天对自由所下的定义。自由是一种小小的行动，把完全受社会制约的生物变成部分摆脱他所受到的制约的人，譬如，圣·冉内①变成了诗人，而他生存的条件却不折不扣让他成为小偷。

《圣·冉内》也许是我阐述我所理解的自由的最详尽的书。冉内被迫成为小偷，他就说："我是小偷。"这二者之间细小的差别则是使他成为诗人的过程的开端，然后，总而言之，他不再是一个真正脱离社会的人，只是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地位，因而默不作声而已。象他这种情况，自由不可能是幸福的，自由不是一种胜利。对冉内来说，自由只不过为他打开了某些道路，而这些道路在他的生涯开始时对他是封锁的。

关于"情境剧"

萨特写过一篇短文论述他的戏剧，题为《为了一种情境剧》，刊登

① 指萨特写的传记《圣·冉内，殉道者和喜剧演员》的主人公圣·冉内。

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街报》第十二期上，现节译如下。

如果人确实在一定的处境下是自由的，并在这种身不由己的处境下自己选择自己，那么在戏剧中就应当表现人类普遍的情境以及在这种情境下自我选择的自由。性格在幕落之后才形成，性格只是选择的凝固，选择的硬化，克尔凯郭尔①称之为"反复出现"。戏剧最使人感动的东西，是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选择的时刻，即自由决定选择道德和终身的时刻。情境是一种召唤，它包围着我们，给我们提供几种出路，但应当由我们自己抉择。为了表现这种抉择是极其合乎人情的，是和所有的人利益攸关的，每一次必须在舞台上呈现特定的情景，就是说这种情景能展现抉择，而死亡就是其中的一种。因此，自由表现出极端性；为了能确认自由，人们情愿失去自由。只有求得各类观众的统一才成其为戏剧，因此必须找到普遍的情境，即所有人的共同处境。迫使人物陷入这种普遍的和极端的处境，只让他们两者择一，别无他法，于是他们在选择出路的同时选择了自己：那么你成功了，这是一出好戏。每个时代的作家都抓住人的处境，通过特定的情境确定为获得自由而面临的难题。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安提戈涅必须在为国和为家之间作出抉择，这种左右为难的问题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问题，目的和手段的问题，暴力的合法性问题，行动的后果问题，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事业与历史规律的关系问题等等。我认为戏剧家的任务是在这些极限的情境中选择最能表达他的忧虑的情境，并把这种情境作为旨在获得某些自由的问题提交给观众。只有这样的戏剧才能重获所失去的共鸣，才能"统一"当今

① 克尔凯郭尔(1813—1855)，丹麦思想家。

看戏的各类不同的观众。

一九四六年六月萨特在纽约作过一次关于戏剧的讲演，题为《塑造传奇》，现摘译如下。

为了取代性格剧，我们创立情境剧；我们的目的在于探索一切人类经历中最共同的情境，这种情境在大部分人一生中至少发生过一次。我们剧本中的人物各不相同，但并非写懦夫不同于吝啬鬼，或吝啬鬼不同于勇敢的人，而主要是人物行动的差异或冲突，再不然是权力与权力发生了冲突。在这一点上人们完全可以说我们继承了高乃依的传统。

因此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很少考虑心理学。我们并不着意于“准确”的词，以便突然揭示某种激情的发展，也不着力于“行为”，以便让观众感到最真实和最不可避免。我们认为心理学是最抽象的科学，因为它研究我们的情感结构时，并不考虑产生这些情感的真正的社会背景，不考虑激情背后的宗教和道德的价值，不考虑社会的禁忌和急需，不考虑民族的冲突，阶级的冲突，权力的冲突，意志的冲突，行动的冲突。在我们看来，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事业，激情属于这个事业的一部分。

〔……〕

在一般的情况下，戏剧观众的成分非常杂：一位大实业家身旁坐着一位旅行推销员或一名教授，一个男人坐在一个女人旁边，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操心的事。这种情景对戏剧家却是一种挑战：必须确立他的观众，把所有这些分散的人铸成单一的整体，在他们思想深处唤醒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关心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作者想运用象征手法，如果我们理解

的象征手法指的是间接表现现实或用诗表现现实，因为人们不能或不愿意直接把握现实。今天我们已经十分讨厌用一只不可捉摸的青鸟来代表幸福，如同梅特林克所作的那样。跟这类幼稚的玩艺儿相比，我们的剧本就显得太严肃了。然而，如果说我们拒绝象征剧，我们则主张我们的戏剧是一种传奇剧；我们想尽量向观众描绘死亡、流放、爱情的传奇。阿尔贝·加缪写的«误会»中，人物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一个母亲，一个女儿，一个长途旅行归来的儿子，他们悲剧性的经历本身说明了一切。然而这些人物却是传奇式的，所谓传奇式的人物，指的是分离他们的误会可以用来代表所有的误会：人自身的误会，人与世界的误会，人与其他人的误会。